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？

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南怀瑾讲《庄子》录音听记
序言

今天，我们开始讲《庄子》。《老子》与《庄子》从中国文化整个体系来讲，占的份量非常重。熟悉这两本书的人很多，而且历代注解《庄子》的人也很多，因感受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观点。我们现在重新对《庄子》做一个研究，先把《庄子》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，它所占的份量，特别地提出来。

我们都晓得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所谓诸子百家的学说，是非常的蓬勃发达。我们拿两个人物来作代表，在春秋的末期是孔子，在战国时期是孟子。春秋与战国正是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先后乱了三、四百年左右。在这个很动乱的历史阶段，对于学术思想来讲，却是最发达自由的时候。可是青年同学们有个观念要搞清楚，并不是说那时的学术思想是真自由的时候，这个名词不是那么讲法的，那个时候无所谓自由，也无所谓不自由。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，究其原因，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文化没有完全统一，文字也没有完全统一，有些甚至是互相抵触的，尤其政治的体制，是每一个诸侯各霸一方，那么，所有的学术思想也各有所不同，但都是周（周朝）一个中国文化的体系下来的。

我们看到《庄子》这本书中，并没有攻击过孟子，在《孟子》一书里也没有攻击过庄子，但攻击过墨子、杨子。我们晓得，墨子和杨子的思想，都是由道家的思想脱胎演变而来的。墨子的主张，“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。”从头顶一直到脚底，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，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，以利别人。而杨子，杨朱的思想，则与墨子绝对相反，他主张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”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，而你却该全部给我。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，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，才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。这两个思想，一个是绝对为公，大公无私，忘掉了自己；一个是绝对为私，个人主义，自由主义。这是一个最初思想的大问题。依墨子的思想，要想天底下的人，人人都牺牲自我，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，可以说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。譬如现在这个地方是十一楼，我们照应了自己这个楼层上的人，上边下边楼层里的人作什么，就没有办法照应，这个公啊，就在这个范围。扩大一点，扩大了我们照应到台北市，没有办法照应到整个台湾，照应了台湾，没有办法照应到整个世界。所以这个公字都是比较的，有范围慢慢地扩大，‘绝对为公很困难，有这个理而很少有这个事实。那么依杨子的思想，普天之下，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，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，那是否做得到呢？也不可能。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，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，但若要自私到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”的程度，却也没有人做得到，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。

那么，孟子攻击墨子和杨子，也是攻击这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。绝对的口号唱得很高，但绝对为公做不到，绝对为私也不可能。所以孔孟的儒家思想，客观地为“公”，适当地保留个人自我，适当地保留一点自私；专走中间路线，中庸之道，这会有助于社会的安定。我们看到，孟子对墨子和杨子有所攻击，但没有看到攻击过庄子。所以有人可以怀疑说，《庄子》是在《孟子》之后还是之前，这属于历史时代的考证范围，很难确定。

不过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，孔孟的文化思想以及文章，乃至他们所代表的一切，是周朝齐鲁文化的系统，也可以说是北方文化系统，具有北方朴实敦厚的气质。我们作为中国人，都念过《四书》，尤其像老一辈的读书人，为了要学好文章，必须要背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。苏东坡再三讲，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，这三部书的文章背得了以后，文章会写得很好。但是你看《四书》的文章文字风格，跟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是两回事。可以说，孔孟的文章章法，是北方文化系统的文学味道，很温柔，很敦厚，很严谨，也很风流。这个风流不是现在讲的浪漫，观念不要搞错了。

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文章，则代表了南方的文化思想，它的文学境界同《四书》完全不同，后世认为它代表了道家。中国所谓道家的思想，同儒家思想迥然不周（同）。在《庄子》之后，代表南方楚国的文学，便有着名诗人屈愿（原）《离骚》、《楚辞》的出现。这一类文章都是同一个系统，其文字境界潇洒而有韵律，非常空灵、洒脱，文章气势也不同。表面上看像一个神经病在说话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就像《庄子·齐物论》里讲的，“吹”，那的确是在“吹”。现在我们青年人讲话说的“吹”，这个“吹”字字眼的用法，是从《庄子》里面窃取而来的。但是，庄子“吹”得非常有味道。

研究历史文化，需要了解当时不同地区的文字风格的趋势。楚辞，以及词赋等华贵美丽的文学，作品，出于南方。后代思想的发展，老庄、禅宗皆在南方，尤其长江流域一带最为盛行。这一点，青年同学们在研究中国文化，重新整理中国文学、哲学时，有必要加以特别注意。一般来说，北方民风，温柔敦厚，朴实无华。方方正正，顶天立地的仁道文化，往往由北向南发展。而思想高明、空灵优雅的文化，则诞生于南方之地。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。我常以此观念，研究欧洲历史，美国历史也一样；欧美方面，北部出来的人物，或文化思想，就与南方不同，北部的人们，行为笃厚，气质浑厚，南方出来的人物，像卡特就很有问题。这很奇怪，只由于东、西、南、北地区方向的差别，冥冥中影响山川人物以及文化的异同问题，和《易经》的象数法则又大有关系。

千古以来，许多大文学家、大思想家，表面上都在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实际上都在偷偷地学。只有到了清朝，有个怪的文学家、思想家金圣叹，提出了六部“才子书”：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厢记》并且提出，如果你懂了“六才子”书，所有的文章技能都具备了。那么，有没有道理呢？也有道理。

我们现在说回来，《庄子》的文章思想在当时是那么汪洋博大，可是在代表齐鲁文化的孔孟着作里没有提到过。《庄子》里头倒有很多提到孔子的地方，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骂孔子，骂得很厉害，实际庄子都是在捧孔子，捧得很厉害。这就是文学技巧，有时候看起来反面的文章，实际上是正面的。《庄子》这部书，影响了后来几千年的文化，甚至到现在。每一个知识分子，每一个文学家，每一个思想家，受它的影响都很大。它内在的潇洒，讲人生境界，对东汉一直到南北朝三四百年间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，我们读了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很有意思。

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身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但是史书上说他也好，小说描写他也好，唱戏表演他也好，他没有穿过什么军服，始终穿一件八卦袍，头上挽一个逍遥巾，名士派书生的帽子，手里拿着鹅毛扇，优哉游哉的。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美。诸葛亮在前方指挥部队作战时，总是坐个车子叫人推着，四川人叫鸡公车，一个轮子的，推着声音比四轮大卡车还糟，“嘎唧嘎唧”地响、坐在上面也真真是很逍遥，这个风度很好。所以杜甫描写他的名诗：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。事实上这个风度在几百年间，不管是政治，军事，社会，教育，哪一方面的风气都形成了。它受了什么影响呢？老庄思想的影响。不但是诸葛亮一个人有这个风度，南北朝时候很多人都一样，又譬如晋朝名将羊祜，他在前方当大元帅的时候，是历史上有名的从容，他指挥军队作战，“轻裘缓带”，“轻裘”，穿着长袍，就是冬天的棉袍，不穿军服，“缓带”，古代文官武将腰里拴一根带子，松松地在肚子上挂下来。你看京剧里唱关公啊，周喻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出来的，都是一边穿的是窄袖子，另一边是大袍子，这个窄袖子是准备拿刀拿剑作战的。要知道戏台上这么一个人物出来，在中国文化中他代表了文武双全。那么古代的衣冠是不是照这个样子穿法呢？是这样穿法，所以很多读书人外面穿的是长袍，结果碰到要打仗的时候，长袍一脱，里面就是武装，身上都带剑的。那么他露一半，表示要打仗，我也可以来，要读书嘛，我也会写，就这个味道。

我们读一读南北朝的历史，会觉得很有趣，甚至在前方作战，都有些优哉游哉的味道。尤其历史上很有名的谢安石，他在淝水之战中，直至打败了符坚的八十万大军的时候，还在下棋呢。前方打了胜仗的消息报告给他，他下棋动都不动。实际上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，但表面上要表示《庄子》的逍遥，认为要轻松，其实下来跑得疯快，那个皮鞋跟都跑掉了。等于我们现在说，假如当选了议员的话：“嗯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睡觉要紧。”实际上呢，高兴得也是不得了。

还有一个故事。在前清的考试时代，民间相传一则笑话，有一个老童生，每次考试不中，但年纪已经步入中年了，这一次正好与儿子同科应考。到了放榜的一天，这个当老子的很紧张，就关在房里洗澡，轻松轻松。儿子看榜回来，知道已经录取，赶快回家报喜。儿子敲门大叫说：爸爸，我已考取第几名了！老子在房里一听，便大声呵斥说：考取一个秀才，算得了什么，这样沉不住气，大呼小叫！儿子一听，吓得不敢大叫，便小心翼翼地轻轻说：爸爸，你也是第几名考取了！老子一听，便打开房门，一冲而出，大声呵斥说：你为什么不先说。他忘了自己光着身子，连衣裤都还没穿上呢！这个道理呀，中国古代的考试说来都很紧张，看了过去好多的考试故事，那是假的从容啊。不管是真的从容还是假的从容，都受《庄子》的影响非常大。

我们手里拿的《庄子》这本书，分《内篇》《外篇》和《杂篇》，翻目录一看就知道，《内篇》只有七篇。在学者们的考据中，认为《内篇》真正是庄子写的，《外篇》跟《杂篇》靠不住，认为是后世人假托庄子的各义乱加上的。《内篇》是非常有名的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《外篇》与《杂篇》。做皇帝的帝王之术，军事上的用兵之道等，真正能够运用到《庄子》的，历代每一个大政治家，乃至聪明的帝王，聪明的人物，都受了《外篇》的影响。可以说，《外篇》是所有的谋略学的始祖。同时，《外篇》《杂篇》给我们人生的启发，修道的启发也非常大。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。

第一篇 逍遥游

《庄子》在中国文学中非常有名。下面我们开始研究《内篇》的第一篇，《逍遥游》。

在中国文化里头，逍遥这两个字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，庄子讲的逍遥，不是西门町那个逍遥池的意思，那是洗澡的地方；不过也许有一点取《庄子》里逍遥的意味。我们现在说人生要逍遥逍遥，这个逍遥常常是修道的人的理想，等于学佛的人要求解脱。结果我们看修道的人，又吃素又守戒，又这样又那样，认为这叫做道。看他一点都不逍遥，越看越苦。学佛修道要求逍遥解脱，人生既不逍遥又不解脱，这个人生是很苦的。

《逍遥游》，我们看了这个题目要特别注意，逍遥是逍遥，游是游，因为逍遥了才可以游，不逍遥不能游。借用佛家的观念，人生解脱了，才能够得游戏三昧，在人生的境界里面游戏。所以拿这个观念讲，什么叫人生？我们可以作一个答案：痛苦的累积叫人生。人生可以解脱痛苦，就一定得到逍遥自在。

我们现在首先要对《逍遥游》做一个纲要，大家要把握这个纲要。《逍遥游》全篇的内涵都指导着我们的方向。第一个主题，就是人生要“具见”，见地具备，就是普通讲的见解，再普通一点讲，就是眼光、思想。一个没有远见的人，见解都不行，要想成功一个事业，或是完善一个人生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庄子提出来“具见”，具备见地，才能够脚踏实地，从基本做起。因此后来的禅宗，首先讲；个人一定要“具见”，具备高远的见地，见到道才能够修道，不能见道还修个什么道。假如说我们见到了眼前有一块黄金，然后想办法把它拿起来，你没有看到黄金，在那里瞎想有什么用？所以庄子第一个提出，真正的要见道才能修道。换句话说，人修道也好，作人也好，要真正地了解了人生，才能够懂得人生。那么具个什么见呢？《逍遥游》

就告诉我们：解脱的见。人生不要被物质的世界，不要被现实的环境所困扰。假如是被物质世界、现实环境所困扰了，那么人生的见解已经不够了。所以能够具备了高远的见解以后，那就不会被物质的世界所困扰，不会被人生痛苦的环境困惑了，自然会超越，会升华。这一篇《逍遥游》，它的内涵就是如此。

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，同人的最深厚的感情一样，语言文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，不管什么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，没有办法表达。语言文字如果能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，那人舆人之间就不会有误会了。譬如怎么表达哭，只有哭了才晓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也有最高明的人，不能表达的东西，可以转个弯来表达，那就是用比喻来表达。所以世界上最高明的大宗教家就善于用比喻，释迦牟尼佛最善于用比喻，如用莲花的比喻等；耶稣也很会用比喻；庄子也常用比喻。因为有时候不用比喻讲不出来，譬如我们恭维一个人很漂亮：“你比杨贵妃还漂亮。”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，大家也没有看到过。不过拿来比喻来说明漂亮的程度。所以《逍遥游》里面有两个大方向，在很多关键的地方用比喻，来告诉我们人生和修养的方法。哪两个大方向？

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“物化”，这是中国文化中道家的一个大标题。宇宙中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一切外物，都是物理的物象变化，物与物之间互相在变化，所以叫“物化”。譬如我们人也是，“物化”变出来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彼此有变化，就变了那么多人；人生命活动中所需要的牛奶、面包、米饭、青菜、香肠等，经过我们的胃的变化又变成了人的肉体；人所排泄的汗、口水，大小便，又变成了肥料；肥料再变成万物；一切万物又互相变化，而且非变不可，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，这个就是“物化”。在道家的观念里，整个宇宙天地就是一个大化学的锅炉，我们只不过是里面的“化”物，受“化”的一个小分子而已。要如何把握那个能“化”，能“化”的是谁呢？把那个东西抓到了就得道了，就可以逍遥了，不然我们终是被“化”的，受变化而变化，做不了变化之主，造化之主。要把握住造化之主，才能够超然于物外，超出了万物的范围以外，所以庄子告诉我们“物化”的自在。那么，庄子同时在这个观念里头也告诉我们，人也是万物之一，人可以“自化”。如果明白了“具见”，见到了“道”的道理，我们人可以“自化”，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可以变化成无限的生命，有限的功能可以变化成无限的功能。第二个方向就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变化是什么？人的变化，我们人，可以把自己升华成超人。这个超人怎么变呢？超人就在最平凡中变。我们做到了《逍遥游》这两个要点，才真正达得到逍遥。

我们先从人的这个高度来讨论。

我想在座诸位先生、同修读过《庄子》，研究过《庄子》的很多，不过我报告我的意见。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；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鲲鱼化为大鹏鸟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

中国文化中，道家讲地理学由《山海经》开始。现在美国很流行《山海经》，最近在拼命地研究它。根据《山海经》的证明，我们的祖宗大禹治水到过美国，现在美国人在承认。如果研究《山海经》，我们老祖宗大禹治水不但到过美国，还到过欧洲，中东，红海，地中海一带。所以研究大禹治水的历史，简直有些不可思议。在九年当中，大禹就把长江，黄河打开了，把洪水放到大海里去了。根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东南亚各国大禹都到过的，他怎么走的？又没有飞机，道家讲他当时骑在龙背上，要到哪里龙就飞到哪里。那些神话就多了。大禹开黄河上游那个龙门，符咒一画，天上神人就下来了，然后大禹请神人帮忙，神人就把手放在华山上，两脚踏着黄河的对岸，头一伸，这么一推，龙门就打开了。当然很快，几分钟就开了。我们现在听了蛮好玩的啊，科学神话。仔细一想，这个里头有很多问题。上古连机械都不发达，不要说打开龙门了，以全国的人力拿来挖长江、黄河的一截，几十年也作不到，为什么大禹九年就把洪水治下去了？所以这些资料，你们要哪里找呢？在中国《道藏》里，你看大禹的传记。

《山海经》越看越神怪，里面记载世界上的人类有个贯胸国，人生来胸部这里有个洞，和背对穿的。贵人都有洞，不是贵人大概没有洞或洞要小一点。吃了饭要走路；两个人拿杆子往洞里一套就抬走了。《山海经》中还记载有各种各样的国家，各种各样的人类。现在倒不是我们中国人在研究，是外国人在研究，研究来研究去不得了，最近发表的论文证明，大禹是到过美国的。所以有个美国同学问我：“老师，台湾买不买得到《山海经》？”我说买得到啊，在哪里我告诉你。他说买得到正好，还准备要研究。

“北冥有鱼，”“北冥”，这本书上“冥”字没有三点水，别的书有三点水，尤其道家的书上都有三点水。根据《山海经》一书，中国上古讲的，“北冥”，等于现在讲的地球北极。道家的学说，在上古的时候，观念比现代人宽，学术思想境界比现代人大，反而后世的人，把“北冥”说成中国的渤海，范围被缩小了。中国的道家修道，什么是“北冥”呢？我们身体丹田海底之下叫做“北冥”；什么是“南冥”呢？头顶上。修道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练

到了头顶上，佛家叫化身千百亿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先把这些知识介绍给大家。

庄子说“北冥”，有一条鱼，叫做“鲲”，这个“鲲”有多大呢？“不知其几千里也。”不晓得有几千里大。注意了，庄子说那条鱼不晓得有几千里大，经常看到年轻同学写文章：庄子说那一条鱼就有几千里大。错了，庄子是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，你硬是确定为只有几千里，你已经把这一句错定啦，所以你变成庄子的老师了。庄子讲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，等于印度的佛经翻译过来的八万四千，不可知，不可见，不可量，无量无边。结果学佛的人打起坐来，都把它变为有量有边，坐着就是那么空，好象空起来就只有我那么大，这不是有量有边吗？曲解了佛学。

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

庄子说这条鱼古怪了，突然一个变化，从海里头飞上天，就变成鸟啦，叫做“大鹏鸟”。这个大鹏鸟的背，也“不知其几千里也。”

这个很怪了噢，先讨论这个问题，这就是中国的科学。年青人听了一定笑，你们乱扯科学。中国的科学是是中国的范围，实际上我们晓得，讲科学，我们强调自已老祖宗的文化，中国从来在世界的科学史上是领先的，当我们有科学的时候，西方文化还没有影子哩，当然现在落后了，几千年不肯求进步。中国文化还有许多理论科学，你要看了会笑死人，但是真是假还不知道，不要轻易笑。譬如，我们晓得台湾有鹿，它有些是鲨鱼化成的，鲨鱼到了年龄会跳上海来，在沙滩上打个滚，就跑到山里变成鹿了。你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，讲不讲由我。有一些东西的确会变的，苍蝇、蚊子是寄虫变来的，飞蛾是蠹虫变的。这是“物化”的道理。我们人也是变来的，精虫变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据中国道家的说法，唐代有个神仙谭峭，有一部道书叫做《化书》，专门讲“物化”的道理，什么变成什么，什么又变成什么。其实，万事万物都在变，人也在变，你看，每一个人思想、年龄在变，男女到了更年期，一个老实人突然变成刁钻古怪神经病。照心理学看，人都变坏啦，病院里头好人变病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坐在这里，大家都在变，过去是妈妈手里抱的小婴儿，现在已经这么大了，我呢，头发也变白啦。都在变，你不要忘记了自己也在变。

所以庄子说深海里头有条鱼，突然一变，变成天上会飞的大鹏鸟。这个问题很大，提出了两个东西，“沉潜飞动”。沉伏下来，潜伏在深海里的鱼，突然一变，变成了远走高飞的大鹏鸟了。深海里本来有生物哦，告诉你们知识要渊博一点，你们至少要看“动物世界”。深海里的生物多得很，都很庞大；深海很黑，那些生物本身都带光、带电，头上都有亮光。《逍遥游》开头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，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或修道还没有成功的时候，或者倒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要“沉潜”在深水里头，动都不要动。修到相当的程度，一变，就升华高飞了。我们至少要明白，这个意义。

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

鲲变成了大鹏鸟，大鹏鸟怎么飞啊？让我们写一定很简单：它要飞就飞了。庄子这里写“怒而飞”。这个：“怒”不一定是发脾气，它是形容词，等于努力的努字，表示鼓足了气，充满了气。生命到了最高点，“怒”，才能起飞，否则飞不起来。跟飞机要滑翔到最高速才起飞广样。

庄子说䱇变成大鹏鸟后，比原来还厉害，为什么？做鱼的时候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，变成了大鹏鸟，那个背就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，没有算两个翅膀哦。现在加了两个翅膀，那两个翅膀一展开啊，像天上的云一样，把天两边都盖住了，把东半球、西半球都遮住了。你说有多大？！如果我们写白话文，要加三个字：“我的妈！”如果不加这三个字形容不出来有多大。唐代有名诗人杜甫的诗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一个人写文章做诗啊，做出来要吓人，就成功了。如果做出来，大家看了连喷嚏都不打一个，这个文章就不值钱。杜甫的诗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要说话说得惊人，就要数庄子，他一吹就那么大。

大鹏鸟奋力一飞，翅膀张开，大概太阳都被遮住了，那我们连衣服也没办法晒了。等于佛经上讲阿弥陀佛说法的时候，舌头一吐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唉哟！不知道有多长！我看经，到这里一合掌：阿弥陀佛你不要说法了，要是舌头一吐出来，我们的衣服就没办法晒了。

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关键。“海运”不是做官，也不是交通部门的海运公司，它是庄子造的名词，代表一个大观念，宇宙间有一个动力，生命里有一个动能，就是“大运”。这个动力在佛家叫轮回。“海”是形容它的范围大得不得了；“运”，它永远在转动。这个动力一转动，生命非变不可，所以鲲鱼变成了大鹏鸟。大鹏鸟“怒而飞”，它飞到哪里去？由于这个动力的推动，大鹏鸟飞到“南冥”，南极去了。这句话，大家常常轻易地读过去，根据道家的解释，人修道，身上的气脉由海底发动达到头顶，就超越升华了。但这一步很难，必须有个帮助，你气脉成就了，它就会来。

“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”“南冥”与“北冥”不同，“北冥”是地球的根，“南冥”是虚空中跟太空接起来的，叫做“天池”。现在科学发展了，世界的科学家都联合起来到南极探险，至于对北极的考察，也只有些影子，真正的情况还远远没有搞清楚。老实讲没有办法，飞机只要到了北极的上空，指南针都要失灵。因为那里是旋的，也就是“海运”。科幻小说讲北极有个地方，飞机到了附近就不得了，要被吸进去的。这个洞像我们吃东西一样，嘴巴一吸进来，通过肠子，就从另外一边出来了。科学小说是这么幻想的，中国的小说早就那么讲了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

庄子说你不信啊？那我引证一段古书，以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《齐谐》，齐国人记载的笔记小说。《齐谐》专门记录古代那些神奇的事情，等于我们现在看的《山海经》。“志”就是记载。

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《齐谐》书上是这样讲的：大鹏鸟要到南极去时，两个翅膀一展开来，海水就飞上三千里高空去了。吓人吧，赶紧得去发台风警报。然后乘着风，一下冲到九万里高空。我们都看不见了，只能看到天空变黑，太阳给它遮完了。“搏”，好象在跟风浪搏斗；“扶摇”，古代人给大风起的名字。

生命之息

接下去庄子讲理由：

“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问题来了，大鹏鸟飞那么远干什么？跟我们相同，大鹏鸟夏天六月放暑假，要到南方去凉快凉快。这话古人看了一定不相信，六月南方热得要死嘛，怎么还去南方凉快呢？现在人都知道，南极的气温不知道零下多少度，冻得要死。大鹏鸟觉得这个世界发烧了，于是飞到南极的大冰山里去。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“六月息”？五月、八月不可以，七月半也不可以，一定要六月？学过《易经》就知道了，十二卦中，六月夏至阳极阴生。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个月，来表示地球气候、气运的旋转，以及地球物理的变化。什么叫“息”？要注意中国的文字，“息”不是息灭是成长。所以消息两个字，消是消耗，是放射完了；息是充电，是成长。大鹏鸟六月到南极去是休养补充。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“野马”不是一匹马喔，“野马”就是佛经上讲的“阳焰”，太阳光的幻影，古书叫做“海市蜃楼”。航海过程中，有时忽然会看到海中间，好象前面到了某个地方，有城市，有来往的行人；沙漠地带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。假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太阳照在海面上，就会看到海面不再是海，而是海岸的城市了，如果当真走进去，就会掉到海里去了。在高热和极冷的地方都容易发生这种现象。其实只是太阳光反射的一种投影。“尘埃”就是灰尘。讲最细小的物质，佛经常用“微尘”两个字。庄子说，一切物理的，生理的状况，大的像鲲和大鹏鸟那么大的生命，小的比一粒灰尘还小，它们存在于世界上靠的是什么呢？“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”自然的生命靠一个力量活着，叫做“息”。也就是修道人讲的气。这个气不是空气的气。生命有了气，就会像小孩子吹泡泡糖一样，完全充实了。气不够自然苍老了，最后死亡了。气吹大了呢？“怒而飞”，就鼓起来，可以升华了。

庄子的文章看起来，东一下西一下，毫不相干，其实处处相干，文章是呵成一气的，中间没有间断的。

天亦非天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庄子提了三个问题：

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”我们仰头看天，当天气晴朗得一点云都没有的时候，空中颜色青青的，那叫“苍”，我们现在认为那是蓝天。庄子他说我问你，天真是蓝的吗？你爬到天上看过啊？假如那个蓝色就叫天，那夜里这个黑色叫不叫天？早晨空中白白的一点曙光，那也是天啊？你看庄子多科学，多逻辑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天究竟是什么颜色，你没有办法断定它，因为它是空的嘛，没有一个固定的颜色。所以读《庄子》这本书要注意，问号的反面还有很多的内容。

第二个问题：“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”你认为宇宙是无限大吗？远得没有办法再远吗？是远得没有边的吗？那么我们站在这里，也算是宇宙一个起点喽！我还摸得着啊，宇宙就在这里啊，你怎么说它没有边呢？这是一个逻辑问题。

第三个问题：“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”当站在高空，所谓上方世界的人站在上面，看我们下方的世界，也是这样的吗？很多人坐过飞机，到了几千尺高空往下看台湾这个海岛，好象小孩子作业里画的图案一样，不再是站在地面看到的高楼建筑的样子了。立场不同，观点自然两样。

庄子提出问题来，他自己不说一个确定的答案。后世认为中国的禅宗完全受了庄子的影响，其教育方法是永远不给你答案。在这里，庄子并没有批判任何人，然而他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境界推翻否定了。你不要认为你的知识够了，都是错误的观念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；水浅而舟大也。

庄子举出一个事例，里面包括有几层的道理。如果水不深厚、不充满，就没有办法承受大船，除非像大海一样的深厚、广阔，才能载起几千吨、几万吨的大船在上面飘来飘去。我们在厅堂里挖个小坑，然后舀一玻璃杯的水倒在里面，使它刚好不溢出来，把小芥子放在水里面，就可以当作船一样行驶；如果把杯子放在上面，一下就胶住了，浮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水太浅，杯子

当船太大了。我们看庄子多会说话，学会了《庄子》我们就会参禅了。庄子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气度、知识范围、胸襟大小都不同。如果要立大功成大业，就要培养自己的气度、学问、能力，像大海一样深广才行。要够得上修道的材料，也要像大海一样汪洋才行。佛经上形容“如来如大海”，讲阿弥陀佛的眼睛像四大海那么大，我们的眼睛小得很，有时候连眼白还看不见呢！

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大鹏鸟要飞到九万里高空，非要等到大风来了才行，如果风力不厚，它两个翅膀就没有办法打开，飞不起来。风力越大，起飞就越容易、快速。懂科学的同学都知道，如果遇上风向不对，气流很乱，飞机就不能起飞，不然很危险。庄子用这个道理比喻人生，修道想成功也要借助于风力。一个人想成大功立大业，或者修道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要有本钱啊，本钱就是你的风。很多年轻人老是想：要是我呀，就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想了半天，有没有本钱啊？一毛钱也没有。没有风，还飞个什么？所以青年人要想做一番事业，你的能力才智都要去培养才行。风力不够，没你的事，本钱积累厚了，才可以飞上九万里的高空。那时候，俯视天下万物，你不会觉得自己伟大，已经没有伟大可言了，一个个都很藐小。你到了高空上面，如果下面有个英雄拿个大刀在玩，很了不起，你一看，会好笑：哎！这个小孩子在干什么？你想想这个境界，人生被那么一讲啊，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意思？一层一层道理还很多，都是禅宗的话头。

大鹏鸟飞起来，背对着青天，青天有多远呢？“莫之夭”，无量无边。在这样一个空灵的环境，它才可以到达南极。道家讲南极是长生不老之地，所以寿星叫做南极仙翁。庄子告诉我们，要达到空灵的境界，才能有大的成就。一个人，思想气度，不空灵，太小气，就永远不会认识这个宇宙，得不到逍遥。他得到的是“消摇”，消耗完了只好发抖了。

读了《庄子》这本书，我们的心胸自然就会扩大了。我有个朋友，地位很高，当年我们叫他“哼字号”，譬如问他好，他就：“哼”；到了台湾就变成“哈字号”了，你一问他，他就“哈”。所以人称“哼哈二将”。一天他来看我，“哎呀，我烦恼得不得了，你怎么叫我打坐啊？打坐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拿一本书你回去看。”“哼哈二将”很听话，果然回去读《庄子》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：“我懂了《庄子》，舒服之极，现在也不哼也不哈了。”《庄子》确实处处都是解脱境界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境界大小的差别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

“蜩”就是蝉，也叫知了。知了夏天在树林里叫得很好听的；秋天到了要蜕壳，蜕壳了以后，自己变化走了”，壳留下来就是蝉蜕。蝉蜕是一种中药，它有清火作用，可治疗喉咙沙哑。“学鸠”是小鸟。

一只小鸟一只小虫，没有看到过大鹏鸟，因为大鹏鸟一飞起来，它们看都看不见，只不过听人家说有这么一件事”，听了就笑：那个大鹏鸟多事，何必飞那么远？像我呀，决起而飞，”什么是“决起而飞”？“嘣”一下跳去了，这形容飞出去不远嘛；大鹏鸟是“怒而飞”，飞得很远，这之间何止天壤之别。小鸟小虫自已也很得意；“枪榆枋，”从这棵小树飞到那丛草上来，很远嘛，也很痛快。“时则不至，”时间不够，万一我飞不到掉下来怎么办？“而控于地而已矣，”不过掉在地上，也不会跌死。这个叫做飞啊？老母鸡被我们赶急了的时候，“咯咯咯咯”的，它也会“嘣”地一下飞个两步，就到前面去了，它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。这就是人生境界的不同。所以它们笑大鹏鸟：这个老兄真是多余，飞到南极去干什么呀？

下面一句话庄子都不讲了。

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很多。有些了不起的人，当他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你东笑西笑，最后自己变成小鸟了。譬如历史上南唐的朱温没有当皇帝之前，可怜得很；妈妈带他三兄弟给人家帮工，他自己也要去干活。老板一天到晚骂他：“你这个家伙个子大大的，活懒得干，还光吹牛。”他实在给骂气了，就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是乡巴佬，光知道盖房子，置财产，我们大丈夫做事，你懂得个屁啊！”老板很生气就要打他，老板的妈妈说：“不能打，这个孩子将来前途无量，要好好对他。”老太太问朱温：“你这个不肯干，那个不肯干，究竟想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借杆打猎的枪，到山里给你打打猎，弄点好菜给你吃吃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好吧，你要什么都帮忙。”后来朱温当了皇帝，对老板的妈妈好得很，把她同自己的妈妈一起接来，很感谢她。看到那个老板恨不得把他宰了：“你这个家伙，眼光那么小，看人看不起。”大家看人眼光放大一点啊，不要像这个小鸟小虫。庄子没讲的，我把它补充说出来了。

适莽苍者，三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

“适”是走路。天空早晨的颜色叫“莽”，晚上的颜色叫“苍”。南北朝有一首诗：“天苍苍

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那是西北地区傍晚的景色。还有一种解释：“莽苍”指近郊的草木之色。所以“莽苍”代指较近的地方。到近郊的草木间去，一天在那里吃上三顿，回来了肚子还饱饱的；假如走一百里路呢？就不同了，得带一点干粮，算不定要两三天才能回来；如果走一千里路，那就要准备带两、三个月的粮食了。庄子好象很喜欢旅行一样，告诉我们出门该怎么准备，实际上他讲的是人生的境界。前途远大的人，就要有远大的计划；眼光短浅，只看现实的人，他抓住今天就好了，没有明天；或者抓住明天，不晓得有后天。有一种人今天、明天、后天都不要，他要永远。庄子就是告诉这个东西。因此说：

之二虫又何知？

这两个小动物又懂什么？它们的知识范围有限啊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

如果一个人没有眼光气度，就会看不远，那他的前途就有限。有远见有大见的人，他就有千秋的事业，永远有他的伟大。这是智能大小有别。一个人寿命的长短，看你能不能把握。有些人活了几十年就死了，不晓得把握它。所以说：“小年不及大年。”“物化”的作用，就是关于一切的生物互相变化，所以鲲鱼变成了大鹏鸟的观念，第一个要点是“沉潜飞动”，庄子用寓言，也是用事实来说明。这属于中国古代的科学，不要拿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说，至于它的对与不对，需要另加求证。第二个要点，一切万有的生命之所以变化，中间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庄子提出来一个名词，叫“息”。中国后来的道家，取了一个名称叫“气”，万物皆是气化。说到气化，庄子文章写作的方法，和他讲话表达的方法不同，说到这里，恐怕人家不相信，他就提出来，我们抬头看天，究竟这个天是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这个样子？假如我们到了高空，例如坐飞机，倒过来看这个地球，地球等于在我们头的上面，那个时候看这个天又是什么颜色呢？这就说明一个道理，等于佛学所讲的：人世间一切的学问知识，都属于“比量”，不是“现量”的境界。所谓“现量”，就是呈现出来那个真实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借用了佛学名称，就能了解庄子所说的道理。人类的见解、知识和生活经验都是“比量”，不是真实的。同样一个气候，同样一个空间，一个时间，一个颜色，因人而产生的感受各异。譬如说热，热到什么程度？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。因此，冷热一切等等，都是比较的，不是绝对的真正的知识。所以，庄子拿大海作比喻，水不深不能载船，水要很深，面积也要很宽，大船才能行驶。然后讲大鹏鸟从北向南飞的时候，必须要等待大风，要有大风的风力，才能超越九万里的高空。

下面又提到小鸟和蝉。小鸟和蝉笑这个大鹏鸟，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？为什么一定要飞到南极去？等于讲，为什么要看尼加拉瓜瀑布？到我们新界看看那个流水，也是瀑布，差不多嘛？还要买飞机票出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这就是谈到境智“比量”的不同。每一个东西境界的大小，智能的深浅，观念等等是完全两样。因此庄子提出来，小鸟和蝉的境界小，智能浅，所以看大鹏鸟远大的高飞，不可想象。我们生活的经验，一辈子在艰难困苦中过惯了的人，看到那个富贵和特别伟大的场面，自己就觉得路都走不动，也不晓得如何自处了。这就是说明境界大小的不同。所以庄子跟着提出来：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”智能的深浅，寿命的长短，小的境界和大的境界相比较，差别太大。活了二百岁的人，他所经历的人世间的经验，同只活了二十多岁的年青人，这个中间差别很大。这种境智的不同，犹如佛经的一句话，叫“循业发现”。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历、思想见解、智能境界等，看一个东西的观念都不同。

因为《庄子》文章太美，看起来东说一句西说一句，如果你把全篇的逻辑贯穿起来了，是非常有条理的。中间都是申述理由。庄子并不是用纯逻辑、纯理论性的方法，抓到一个主题，死死地在那个牛角尖上钻下去。庄子用文学境界的方法，从各种方面旁敲侧击，喜笑怒骂，正面反面地写来，所以《庄子》本身有他的文学境界的逻辑。

奚以知其然也？

那怎么样知道这个道理呢？“奚以”，是当时古文的写法。后来一直到秦汉唐宋元明清，许多人学古文的人，都用这个方法来写文章。“奚以”就是何以的意思，等于白话文的那怎么样。

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

现在我们讲香菇、小菇，有些野生的香菇不叫做香菇，叫小菌类，尤其夏天下大雨以后，阴暗潮湿的地方，第二天一早，看墙边或树根上，都镶了一些白色的小菌，这类由细菌化生的生物，“不知晦朔”。“晦”，每个月的月底叫晦；“朔”，每个月的初一叫做朔。“朝菌”这种东西，寿命不到一个月，两三个礼拜就没有了。所以，假设它每个月初三开始，生长的，不到三十号就死亡了，它不晓得人世间有一个月的时间。“蟪蛄”就是蝉。蝉分两种，有一种夏天生，一到秋天边上就死亡了；有一种叫寒蝉，我们形容一个人不大说话，或者在某一种环境中不敢说话，不敢反对也不敢赞成，哑巴一样发不出声音，像冷天里的蝉叫，不出声来，用中国文学比喻就叫“噤若寒蝉”。所以这两种蝉，有些生在夏天，遇一阵就死亡，蜕变。庄子说它们不知道千年当中有春天和秋天，“此小年也。”

拿生物界的寿命来作比方，这是庄子所讲的，比较的，他举出来我们人知识范围所看到的。还有一些生物，如细菌等，几秒钟的寿命，或者几分钟、半天的寿命，我们人以为它们可怜，认为自己活了五六十年、七八十年就蛮伟大的。其实，那些生物活了几秒钟，它也很快活，也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。感受的境界各自不同，每个生命都不同。因此，庄子说小的我们人还容易懂，大的就不大容易相信了：

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

“冥灵’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实际上是一种大乌龟，有些书上解释“冥灵”；是一种植物，这是

不恰当的。乌龟有很多种种类，“冥灵”就是乌龟的一种，这种大龟像海里的玳帽，尤其在长江以南比较多，所以叫“楚之南”。有的乌龟千年可以不死；因为它们可以食气，有时候也吃一点小细菌。墙下压一只乌龟，它几十年上百年不吃东西，也死不了。它有时候把头伸出来，或者有小飞虫到它前面吞一口，吃一个小飞虫等于我们到大馆子吃了一顿大餐，也就够了。然后它饿了，头伸出来，吸一口气，可以憋很久，活得很长。所以我们给人家做寿，不是送乌龟的标记，就是送白鹤的标记，这两种生物寿命都活得很长。所以庄子提出来“楚之南有冥灵者”，它可以活一千年，以五百岁为春天，五百岁为秋天。以我们来看，乌龟的寿命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庄子说，还不足：

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

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，“上古”有一种树，叫“大椿”，“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”它的生命一万六千年。这在道家看来不稀奇，所以中国的道家说，人练气养气的功夫修成功了，可以與“天地同修，日月同寿。”“修”就是长，跟天地一样的长；跟太阳月亮一样的寿命。后世有些学者认为，“大椿”的生命一万六千年，不敢让人相信，他们的着书注解上，什么叫“大椿”呢？“椿”的拆字：木字拆成十、八，春字拆成三、八什么的，随便加一个数字一拼凑，然后认为，“大椿”是庄子假设的，不需要去考证它。你管庄子说的是假的还是真的，反正树木的寿命，譬如我们阿里山的神木就活得很长。自己的知识经验有时候不到，因此把古人的许多东西曲加解释。庄子现在讲“大年”，由时间的比例，提到了动物和植物，然后讲到人：

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。

“彭祖”是中国有名的一个长寿者，他的名字叫，南方楚国人，据说活了八百岁。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都会讲彭祖年高八百寿。彭祖是尧时候的人，在上古讲来，这个寿命不算小，不过也不长，跟老子比起来并不算长，在中国道家历史上，老子不晓得活到多少岁了，因为每一个时代他都出现，每个时代都变一个名字，我们现在所讲的老子是他周朝时期的名字，实际上不晓得他活了多少岁。

我们都晓得彭祖活了八百岁，不过中国人有个笑话，有一个老太爷祝寿，有人恭维说：“老太爷，您真有福气啊，您跟彭祖一样会长寿。”老太爷回答：“你拿彭祖来跟我比，那你小看了我。”这个人脸红了，老太爷不接受恭维，于是问：“老太爷究竟要活多少岁呢？”我活一千岁啊！彭祖活八百，他少了两百年。”“那很难办了，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的比方啊？”“那你读书才少呢，你不晓得‘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’，哈！我就是祸害。”这位老太爷很幽默。

“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”以彭祖活了八百年的年龄来讲，叫我们一般人跟他来比比，自己太渺小了，活了几十年，已经是老太爷，老太太了，很可怜，而且可悲。

这一段说明寿命时间的长短，是根据人的知识“比量”来的。庄子说一条鱼怎么变成大鹏鸟，不过中间插了那么多故事，就说明一个东西：你们不要不相信，因为人的知识范围有限，没有那么高的见地，所以境界、智能的“比量”不同。那么庄子下面就说明大鹏鸟由北极向南极飞的这一件事情，他又回转来，在下一段里头要作结论，当然不是全篇的结论。我们这样一研究，就晓得庄子的文章不是散漫，古人不是批评而是赞扬，四个字“汪洋徜徉”，就是博大，是形容庄子的文章看起来简直像大海一样伟大，像大海里的波浪，不晓得有多少波浪，但是归结起来还是大海。庄子的文章我们看起来好象很散乱，东一下西一下，所以读《庄子》，读到后面忘了前面，不晓得他讲到哪里去了。但我们把这个逻辑抓住了以后，就知道《庄子》非常有规律的，还是在说一个主题——宇宙间一切的生命都是“物化”。下面庄子就引用古代例子做一个说明。

汤之问棘也是已：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鲲；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辨也。

南北两极相通

汤之问棘也是已：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

我们先把它截断，文章其实是连着的。商汤问当时很有学问、很有道德修养的“棘”，“是已”，有这件事情可以来证明，并能说明庄子自己讲的“北冥有鱼”，突然变成大鹏鸟向南飞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什么叫“穷发”？“发”，地下的头发是什么？草！“穷发”，没有草。中国上古什么地方叫做“穷发”呢？苏联到北极一带。这要研究《山海经》舆中国的上古史。所以中国上古时叫北方的民族，北方的人类，譬如叫俄国人为“穷发之民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，在这一段文章里头，深切地证明庄子所讲的“北冥”就是北极。“穷发之北”有个地方叫“冥海”，就是《庄子》开头所提到的“北冥”。我们注意，《庄子》前面提过，大鹏鸟向南飞，到了南极“天池”，现在又转过来，为什么讲北极又是“天池”呢？

研究中国上古的科学物理思想，我们早就知道，由北极到了极点，一直再往北走，走到了头就是南极，南极走到了头就是北极，南极跟北极连着的，因为地球像个皮球一样是圆的。不过没有一个人敢去走，也许有人走到了，据说走到的人到地球中间去了，他永远不死，不回来了。但是真到了北极、南极那个地方，你回不来了，地心有一个吸风把你吸进去了，出不来了。据说地球内部很闹热的，还有个世界比我们还好，进去了以后永远长生不死，还不止活一万六千

年。传说，中国甘肃我们老祖宗黄帝的坟后有一个洞，从那里可以到地球里面去，西藏高原里和四川以及陕西华山，也有可以达到地心去的这种洞。

我们不管那些神话，可是，庄子在本篇的文章里头确实提到，“北冥”叫“天池”，“南冥”也叫“天池”，猛然一看，冲突了。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地球物理的思想，晓得南极與北极相通，就一点都不稀奇了。那么，这段文章看起来是在重复运用，什么意思呢？庄子上面是讲人的知识有限，寿命有限，经验不够，小境界不知道大境界，说了半天以后，然后说，用现在话讲：你不相信啊，我用考古的经验，引用历史证明，在我们上古时，商汤当年就向棘问过这个问题。可见上古就流传这个大问题。

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鲲；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

重复上面的故事。“广”就是宽，“修”就是长，这一条鱼不晓得几千里大。“扶摇”是上古大风的名称，是从海底里面出来吹遍了大地的风，现在叫做台风一类的；“羊角”也是风，不是现在生病昏了过去，躺在地上嘴歪手脚抽搐的“羊角疯”，“羊角”是龙卷风一类，由地下冒出来向上旋转，形状长得像羊角；这两种风不同。“抟”，把风裹进来谓之“抟”，不是搏斗，搏斗是跟风斗争。大鹏鸟的翅膀把大风都包裹了，超过了九万里的高空。

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

大鹏鸟到了最高处，大气层都在它的下面，所以叫“绝云”。高空上面没有云，到了太空的边缘，连空气也没有了，“绝气”。但是太空上面还有的，在中国文学中叫“青天”，也叫“青冥”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想一想，中国的文学与上古的文化很妙，怎么妙呢？现在科学发展到人类可以到达月球，在超过地球以外时，有一段黑暗，其实不是黑暗，它什么都没有，是空的，这是地球与其它星球之间，就是中国上古所讲的“青冥”、“青天”。“然后图南，”“图”是企图，大鹏鸟准备向南极飞，它到南极去干什么？乘凉休息去。

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”

“斥鴳”就是小鸟。这只小鸟笑了：大鹏鸟何必到达南极去呢？何必飞得那么辛苦呢？像我一样，一跳，跳了几丈高；一飞，飞了几丈远；好得很了嘛！就是飞下来，在那个“蓬蒿之间”，乱草之间一站，这不也是飞吗？也飞得很痛快了。这个大鹏鸟，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到南极去呢？

那么庄子在这一段的结论：

此小大之辩也。

我们要是用逻辑看这篇文章，《逍遥游》第一句话是“北冥有鱼”开始的，到这里一段，做了一个结论，说明“物化”的观念，讲给一般人听会不相信，为什么不相信？“此小大之辩也”。智能境界大小不同，所以不大相信这个道理。

提到《逍遥游》，整个宗旨说明一个观念，人可以解脱物理世界的束缚，而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自在与自由，同时也说明，人民人世界不管做任何，乃至修道，第一个要见地高超，所谓要有远见，才能有真正的成就。一个人见解不高，他有所成就也有限，不是讲他没有成就，也成就，也同这个小鸟一样，腾飞跃个几丈高，在乱草上一站，随风摇啊摆啊，也很舒服嘛。你要来抓我，“咚”地一跳，就跳到那棵树上去了，岂不是优哉悠哉。人生的境界也是如此。所以眼光小，知识范围低，他活了一百岁，活得很快活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茶杯里丢一片小小的树叶，或者弄一点黄豆壳壳在上面漂漂，“你看我的船，开到哪里了？唉哟，开到纽约了，你看靠岸了，靠岸了。”然后用嘴“呼，呼”地把它吹动，“嗬，大风来了！”两个小孩子这样可以玩上一天。他那个境界與做生意发了一千万美金的财，舒服的境界是一样的啊。如同爱吃辣椒的人，吃下去辣得满头大汗，那个舒服境界都是一样。

《庄子》这篇文章，影响了中国文化很深远，小而言之，人们取名字都用它。如岳飞的字叫“鹏举”，就是引用大鹏鸟来的；宋朝的神仙陈抟，为什么叫抟呢？取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之意，陈抟的号叫“图南”，也是从《庄子》里来的。古往今来叫图南的，叫飞的，叫鹏的，不晓得有多少。人家有出门读书的，我们送给他“鹏程万里”四个字。《庄子》影响之大，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南唐时代有一位文学家叫高越，在他没有得志的时候，文学境界很好。南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五代时期，天下很乱，军阀各霸一方，这个称王，那个称帝。高越当时在湖南，湖南有一位姓李的称王，看到高越很有学问，很有前途，就想把女儿嫁给他。如果是普通的青年还真是求之不得，一个小国王把公主嫁给自己，那鹏程万里，前途无量啦。可是高越不干，他看出姓李的有这个意思，就套用《庄子》里的典故写了一首诗：“雪爪星眸凤鸟归，”他形容像鹰、大鹏鸟一样，爪是白的，一个任何的生物，寿命活得很长，变白了；“星眸”，眼睛像天上的星星，亮得不得了。“摩天抟带锦毛衣，”就是庄子所讲的：“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。”这样的飞，文学上叫做“摩天而飞”，跟青天相摩擦。“虞人不漫张罗网，”你不要想布好网，把我这个大鹏鸟抓住。“虞人”是中国古代管山林，管动物的官职，相当于农林局局长兼野生动物园园长。“未肯平原迁草飞。”老实告诉你，你这个地方太小，还不够我翅膀一展开，我不想在这里飞。换一句话：你不要找我做女婿，我也不会干。这一首诗表达了高越非凡的志气。一个青年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志气，所以倒霉一点没有关系，将来反正“绝云气，负青冥。”

中国文化很多都同《庄子》有点关系。有古人画了一幅画，画上是一只鸟站在一根树枝上面，嘴巴闭着不动。讲到中国画，画的境界一定要配上文学，自己会题诗，会写字，这画就够得上文人画了。这么一幅画，题一首诗，怎么题法？这就是难题了。

有人拿起笔来一题，把这幅画题绝了："世味尝来浑是蜡，莫教开口向人提。"人世间的经验多了，实在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人生的味道像吃白蜡一样。人的一切艰难困苦，不要向朋友诉说，也不必向别人埋怨，像这个鸟站在这里闭着嘴巴一样，连屁都不放，最高明了。"世味尝来浑是蜡，莫教开口向人提。"这是真的。你说你肚子饿了三天，没有饭吃，你给人家讲，人家不一定同情你，或许还会笑你。你只有自己想办法去找面包吃就是了，没有面包找渣子吃。像这一类的文学境界的故事，从《庄子》里头钻出来的很多，如果你读书多了，看中国文化，很多地方同庄子的《逍遥游》都有密切的关连，尤其是关于大鹏鸟。

《逍遥游》现在由"物化"，物的变化，讲到了"人化"，人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上面提到物理世界万物自己的变化，下面提到人精神世界心的变化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；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竟。斯已矣。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返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四等人材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

现在青年同学要挑起中国文化的重担，就要对中国文字特别留意。近年以来，对同学们的文字教育太差了，差得已经没有办法再革命，因为没得命了，不需要革了。所以现在要把文化的命根重新培养起来。这一段很简单，我们很容易懂，但每一句、每一个字都必须要留意。"故夫"，就是白话文的那么，是虚字，没有实在的意义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虚字呢？古文是要念读出声的，念的时候声音像唱歌一样，平抑音韵，铿锵朗然，要唱着下去，中间就必须换气，所以加上虚字，既可以换气，又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。如果不加上虚字，就念不下去了，那就成了吵架一样，那就不对了。文学境界是柔和、很美的音乐。所以庄子拖长音韵，那么那么来了，因此加上了"故夫"。

"知效一官，"注意这个"效"，有些人的知识范围有没有用处呢？有用处，用处就是成效，效果。他的学问知识及天生的才能，可以做一个官。官有大有小，有些人的智能知识，行为效果，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还可以，但不能当皇帝。历史上很多人当宰相时了不起，结果给他当皇帝就当不好啦。有些人做小官，味道真好，做大一点就完啦，把他压死了。有些人做个公务员，很有效；有些搞学问写文章的人，如果叫他去修一个坏水管，他会把事情搞得更糟，他没有办法做实际的事情。

"行比一乡，"重点在"比"字。你看庄子绝不用重复的字，"知效一官"。写古文，写白话文一样，每个字逻辑思考要清楚，下的定义要准确，下不准确不行，尤其是写书面文章。绝非新闻报道，马上机器在动了，下一分钟就要出来，管他什么话，报道出来看清楚了就算了，反正五分钟寿命，因为大家看过了报纸就丢嘛。要写流传久一点的文章，就不能马虎了。

有些人的行为，可以在乡邻里比较比较。我们到地方上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中国外国都一样，你到一个地方打听一二，哪个人最出名，不管他是一个绅士也好，流氓也好，他的行为在这个乡村比起来呱呱叫，真可以做一个领导作用。所以他的行为可以"比"，在一个乡村里比起来，他是老大，是顶尖人物。当然在一个乡里是顶尖人物，拿到国内比起来就不行啦，因为人材更多了。

"德合一君，"古代的"德"字，不光指道德好，而且一切思想行为，做人做事都好。有的人德性刚好和皇帝合得很好，他两个在一起，可以搭档二十多年，如果换了一个人，怎么都用不好。这是人生历史的经验。你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人物，有汉高祖就有萧何，萧何不碰到汉高祖，换上其它两个人就合不来，合不好。等于男女之间，有的夫妇就配合得那么好，虽然天天吵架，但是吵得很艺术，没有他们这样吵啊，就不会过一辈子。你不相信？有这种人啊，夫妻之间吵来吵去，要是去了一个，另一个也活不长了。另外找一个来，吵得都不是对象，吵得都没有味道，打得也没有味道，这就是"合"的道理。做生意也一样，老板有一个忠心的帮手，他当董事长就配合得好，假如换了一个，就搞不好了。

"而征一国者，""征"，经验，效果。有的人治理国家当领袖，或者当第二号人物，他的聪明智能能够发挥，如果叫他下来开小店，他绝对受不了，他光会大的，小的干不好。

这是"人化"，所以下面庄子加一句话：

"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"每个人的知识境界，"比量"不同，自己看自己都了不起。都像那个小鸟一样，你大鹏鸟飞那么高那么远干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"咚"地一声，就跳到那个树上去了，我这样还不是也在飞。所以用中国文学来批评就是："自视甚高"，自己看自己很高。我们拿镜子照照自己，都是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漂亮，越看越伟大，没有一个人讨厌自己。由此你可以了解人生，人看自己都很可爱，看别人都是觉得不行，这是一定的。偶然做错

了事，脸红一下，过三个钟头一想，我还是对的，格老子，一定是他错了。

出格的高人

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

上面提到了“知效一官”，“行比一乡”，“德合一君”，“而征一国者”这四等人材，而且都是领袖人材。什么叫领袖？出人头地，比人家高明一点。你看有的人做小老板蛮好，像我有个同乡的朋友，开馆子发了大财，慢慢他要开大公司，结果不到三年就一蹋糊涂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还有一个人，爱国奖券中了二十万，我说你要小心啊！可是他一下要做大生意，还不到八个月，二十万光了，最后还要去坐牢，所以他的命就是二十万。因此这四等人，他们的范围就是如此，这些人“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”自视甚高，可是碰到另外一个高人，这个人叫“宋荣子”。这一类的高人，古代称为出格的高人，超出了人格范围以内，因为他没有个格，没有范围可以范围他。“犹然笑之，”就笑这四种人，看不起他们。

庄子在下面就提倡了一个隐士思想，他不是有意在提倡。中国文化的道家思想推崇一种特殊的人，这在中国文化中非常特殊，影响了我们的历史。在拨乱反正的时代，国家民族到了最艰难困苦的时候；这一类隐士，在幕后都起了大作用。《论语》上也提到，孔子碰到几个隐士，如楚狂接舆等，每个都把孔子骂得晕头转向，最后孔子只有赞叹一番：“鸟兽不可以同群”！实际上孔子的思想，对隐士非常崇敬。什么叫“鸟兽不可以同群”？鸟类是高飞的；它要高飞就高飞去吧；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，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。这些高人，该飞的飞了，该住山的跑了。而我们呢？既不能高飞，也不想入林，还是规规矩矩在人世间做个人吧！这是孔子捧隐士的话。而后世儒家就引用这句话，解释为孔子在骂那些隐士是禽兽，这是完全把书读错了。孔子只讲“鸟兽不可以同群”，他没讲这些隐士是禽兽啊！这是后世儒家乱加的，这就叫读书不老实。

下面标榜了一个人格，普通人可以通过修养变成什么样的人呢？

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竟。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

这里提出了第五种人格。“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”全世界的人都恭维他：你了不起！喊万岁，跪下来捧他，他理都不理。他既不想了不起，也不想起不了。“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”全世界的人骂他、反对他，他决不改变自己的方向。达到这一种人格很难了，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人。孔子在《易经·文言》里对“潜龙勿用”的解释，“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”就是要有特立独行的修养，不受任何时代、环境所影响。可见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同一个道理。只是庄子的文章笔法华丽飘逸，汪洋惝恍，显得更美一点，孔子只说了一句，温柔敦厚，方正朴实。这就是齐鲁孔孟文章與老庄南方楚国文章不一样的地方。“定乎内外之分，”“分”是份量。什么是我？什么是他？什么是物？什么是心？他对自己做人的道理看得很清楚。“辩乎荣辱之竟。”他对于人世间什么叫做真正的光荣，什么叫做真正的耻辱，看得很清楚。自己遭到了耻辱，绝不因为现实社会的影响而有所改变。生活中钱多了当然很光荣，倒霉了谁都看不起，他一概不管，因为这个现象与他本身独立的人格不相干，所以他能辨别得很清楚。“斯已矣。”这些人了不起啊。儒家标榜的圣人、贤人、君子就做到了这种程度，庄子也非常佩服。

“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”这句话妙了，可以作两种解释：一方面，历史上的高人隐士不是屡时有的，不容易看得到，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；第二种解释，这些高人隐士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地方不同意。“数数”，没有常常认为都同意了。就像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里的，既不赞成也不反对，可以保留这一票不投。

说到隐士思想，在这里我们插一段题外话。挂在这儿的这幅对联，是道家的陈抟写的。陈抟道号希夷，他早已被道家推为神仙的祖师。一般民间通称，都叫他陈抟老祖。他生当唐末五代的末世，一生高卧在华山修道。五代末期有个皇帝，历史上称为周主，很了不起很精明，当时周主几乎统一了中国，可惜三十九岁就死掉了。周主曾经找陈抟帮忙，陈抟婉言推辞了。陈抟有一首名诗：“十年踪迹走红尘，回首青山入梦频。紫绶纵荣争及睡，朱门虽豪不如贫。愁看剑戟扶危主，闷听笙歌聒醉人。携取旧书归旧隐，野花啼鸟一般春。”从这首七言律诗中，很明显地表露陈抟当年的感慨和观感。“十年踪迹走红尘，回首青山入梦频。”陈抟生当乱离的时代，在他少年或壮年时期，何尝无用世之心。只是看得透彻，观察周到，终于高隐华山，以待其时，以待其人而已。“紫绶纵荣争及睡，”周主请他当宰相当军师都不干。“紫绶”，古代做大官，穿紫袍，系玉带，我们看戏就知道，戏中的大官出来，在腰里挂那个带子，好象有水桶那么大，这并不是为了把衣服捆紧，而是拿来做官阶的装饰。“朱门虽豪不如贫。”富贵人家的房子门口，都是用最好的红油漆粉刷的。可是陈抟认为世界上最享福的是穷，一无牵挂。接着是他当时看到的情况：“愁看剑戟扶危主，”因为陈抟生在唐末到五代的乱世之中，几十年间，这一个称王，那一个称帝，都是乱七八糟，一无是处。但也都是昙花一现，每个都忙忙乱乱，扰乱苍生几年或十多年就完了，都不能成为器局，所以才有“愁看剑戟扶危主”的看法。同时又感慨一般生存在乱世中的社会人士，不知忧患，不知死活，只管醉生梦死，歌舞升平，过着假象的太平生活，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代。因此便有“闷听笙歌聒醉人”的叹息。因此，他必须有自处之道，“携取旧书归旧隐，野花啼鸟一般春。”高卧华山去了。这是隐士思想的代表作。我们小的时候都晓得：“彭祖年高八百岁，陈抟一睡一千年。”他老人家睡醒了一问：“我那个老朋友彭祖呢？”“已经死掉了。”“短命鬼，才活了八百岁就死了。”你们看，这幅字就是他写的，很有神仙味道。实际上陈抟是介乎道家和儒家之间的人物。宋朝的大儒邵康节，从他那里接受了《易经》的学问。他高卧华山，等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

了当起皇帝来了，他正好下山，骑驴代步，一听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，笑得从驴背上跌到地下来，人家问他怎么搞的？他说从此天下太平了。他是万事都有未卜先知之明的。这一类人物，就是“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”你懂了这种历史，就会对“未数数然也”一句，有臭豆腐一样特别的味道了。

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即使这样，他还没有建树，还没有得道呢。

这一段；庄子提出来的是“人化”。也就是人的真“比量”的境界。但这还属于俗谛，还不属于真谛。

御风而行的列子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第六种人了不起了。庄子的老师“列子”，“御风而行”，他是会飞的，到达了地仙之份。列子在空中飞了多久呢？他挺凉快挺舒服地飞了半个月，就又飞回来了。人修到地仙这一步也很好啊，活得蛮有趣味的。“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”你们一般人天天吃素，天天拜佛求佛保佑，求菩萨赐福，你能求得到这个境界吗？你不信，去拜一万年佛，看看能不能拜飞起来。

“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”一般人认为这很了不起，“但是庄子并没有认为他有什么了不起，飞起来不过是不需要走路而已嘛，还是相对，还要依靠一个东西：风，没有风你飞个什么啊？同鸟没有空气就飞不了一样。这仅仅是佛法中的一种小乘境界。修得神通具足，会飞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要是被庄子看见了，会马上把你拉下来。像我们打坐，只有个空的境界，就是相对，就束缚在里头了。

真俗不二

第六种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第七种人妙了：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

这种人没有看见遇，不过满地都是，他是大乘境界。“乘”的是什么？“乘”的是“天地之正气”，气是我加上的。什么叫“正”？我们坐着也很正，并不歪啊，也算“乘天地之正”吧？要参！勉强套用孟子一句话，就是“浩然之气”，即天地正气。这一类人也不要飞，也不要作怪，普普通通。“而御六气之辩，”哪六种气呢？有两种说法：拿中国的医学来讲，阴阳风寒暑湿六种气；还有一种说法，《易经》的十二辟卦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，六个月属阴，六个月属阳。由乾坤两卦开始变化，五天一候，三候一气，六气一节，所以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，气候变化都不同，影响我们的生命活动，因此而产生生老病死的现象。如果有修养的人懂得了修道，物理世界起什么变化，他心理和生理都会有所准备，因为他本身“乘天地正气”，有了很高的修养功夫，他就不受物理世界的支配，而且可以支配物理世界，就可以驾御控制“六气之辩”。“以游无穷者，”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玩，一切都在游戏三昧中，优哉游哉。游到哪里呢？游到“无穷”，无量无边的时间空间不能限制他，因为他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束缚。

“彼且恶乎待哉？”人生提升到这样一个境界，是绝对的，没有什么相对。等于佛家释迦牟尼佛生下来说的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。这个“我”不是指释迦牟尼这个人，并不是指这个小我，而是说人的生命有一个“大我”，超然而独立，超越了物理世界。庄子是用另一个方法来表达“恶乎待哉”？宇宙间一切都是相对的，要超越了一切物质世界，才能达到真正的绝对。

庄子所讲的大乘境界，什么道理呢？这里我们姑且安一个佛学名称：“真俗不二。”“真”是真谛，“俗”是俗谛。不要离开现实的世界，他自己就超越了这个现实，世间与出世间“不二”，“不二”就是不二法门，就是？“一”。那么怎样才能做得到“真俗不二”呢？下面庄子点题了：

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这是老子讲的真正的“无为”，不过老子只讲原理、原则。庄子提到了“至人”；“至者，到也。”人要是做人做到了头，能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叫“至人”。如果我们没有做到，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不算“至人”。怎么才能成为“至人”呢？“无我”。“至人无己”，没有我自己。这个难了，人生要达到无我很不容易。睡觉睡着了不叫无我，那叫昏头；死了的人可以做到无我，那不算。我们坐在这里活着的人，谁能做到无我？无我不光是理论，它也是工夫啊！什么工夫呢？道家讲：能够“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”，才能做到“至人无己”。

“神人无功，”比“至人”更进一步的是“神人”。我们这里参考佛学思想，到达八地以上菩萨境界，叫“无功用地”，一切都无所用功了。也就是老子所讲的“无为”。无论上帝也好，耶稣也好，菩萨也好，他救了世界的众生，人看不到他的功劳。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功劳，也不需要人跪下来祷告礼拜感谢，他觉得你应该感谢自己，与他毫无关系。真到了“神人”，是“无功”，无功之功是为大功，如同太阳一样，永远给天下光明，而不需要任何感谢。

“圣人无名。”叫“圣人”只是勉强加一个代号，真正的“圣人”，他不需要“名”。世界上圣人菩萨很多，我经常发现社会上很多普通的人，做了好事，甚至做了很了不起的事，别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常常看到“圣人”，而且是真的“圣人”。像我们这些只是“剩人”，多余的

人。

庄子提出了第七种人，这是真正的榜样，比那些飞起来的神仙高得多了。但是他在哪里呢？在最平凡当中！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是平凡。所以了不起的人在哪里找？就在现实世界最平凡中去找。因为“圣人无名”嘛。菩萨、神人绝不挂一个招牌说我是菩萨，我是神人，如果挂招牌，那是广告公司的事情，与他没有关系。这是《逍遥游》的第四个重点，“人化”。人化有三个原则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尤其明白了“圣人无名”这一句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老子所讲的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”一般人粗浅地读过去了，认为老子是骂圣人，不错，是骂圣人，骂哪一种圣人？其实老子骂的是标榜自己是圣人的圣人。真正的圣人非常平凡，绝不承认自己是圣人。如果觉得自己有道，那是贴标语，喊口号，没有用的，这已经不是圣人了。所以，“圣人无名”。无所谓圣人不圣人，最伟大的在最平凡里头，能够做到真正的平凡，“无己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，功盖天下而自己觉得没有做过事，道德修养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。因此庄子下面举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来说明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。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！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尧让天下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。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！”

我们中国历史上相传有这么一件事，这是上古的史料记载的故事，正史里没有的。上古史料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尧、舜、禹几位都让过天下。中华民族的上古老祖宗是公天下，天下不是属于哪一家的，德者居之。三代以后变成家天下，封天下了。

尧年纪大了，觉得要让位了，于是想找个继承人。当时有几个了不起的人，最有名的是许由，另一位是许由的好朋友巢父。尧就到山里找到许由，说我年纪大了，你是圣人，国家需要你出来接皇帝的位。许由一听，当然推辞了，推辞的话各书所载不一，然后把尧送下山去。许由觉得听了让位当皇帝的话很脏，心烦得很，就跑到溪边去洗耳朵。刚好巢父牵了一头牛过来，就问老兄你今天怎么在这里洗耳朵？许由讲了原因。巢父说你把清水给洗脏了，那我的牛就不在这里喝水了。于是把牛牵走了。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。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，为什么那么推崇古代隐士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呢？其实这些高士、隐士走的就是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的路线。历史变乱到了极点，他们出来拨乱反正，等国家天下太平了，又一个个都溜掉。

我们现在回到原文：尧让位给许由的时候，当时有一套说辞：你老先生要知道，太阳与月亮出来了，在阳光和月光下还点蜡烛，拿纸捻子烧火，“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”这个光明藐小了，这是很难过很讨厌的事情。尧是推崇许由象太阳月亮一样伟大，像我嘛，太阳下面一枝小蜡烛，不算什么。第二个比方：“时雨降矣，”夏天热的要命，结果大雨倾盆，街上满都是水，就是“时雨”。“而犹浸灌，”大家却觉得不够，还从水井、水沟里打水。“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”天上那么大的雨水下来了，结果还到水沟去打水，那点水算什么啊！

这两个比方很有道理。一个比方了不起的人，就是日月的光明；一个比方人在社会上有功德，就像天上下的大雨。在历史上经常用这些个来恭维人。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上，无论正史还是小说，都把适时的下雨比方给予别人的恩惠。《水浒传》上就写到梁山寨上当土匪头子的宋江，他的外号叫“及时雨”。《水浒传》你们注意，每个外号都有哲学。“及时雨”？夏天热得要命，下来的雨多好啊，结果这个家伙“宋江”送到江里去了，这个雨没用了。军师是“智多星”吴用，智多星好啊，智能那么高，办法又多，象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他的名字叫“吴用”智多星无用。看完《水浒传》人物的绰号同他的本名，你就会哈哈大笑了，加上小说描写的人物的个性、人品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尧作了两个比方之后，接着说：“夫子立而天下治，”古代尊称别人为“夫子”，相当于后代的先生。他说先生只要在那里一站，不需要讲话，天下就太平了；“而我犹尸之，”“尸”就是尸体，换句话说代表傀儡。我好象给人捧起的傀儡一样坐在上面当皇帝，实际上白吃了世间一辈子的饭，象尸体一样站在这里。所以我反省自己，自己缺点太多；想你出来当皇帝治理天下。

越俎代庖

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许由答复尧：你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很太平，现在叫我来接班代理，我为了什么？求些虚名吗？“名者，实之宾也。”这个道理要注意，真正的“名”是实际行为成果的一个附属品，所谓主与宾之分，功劳是主体；有功劳因此就有大名。譬如一个人真有道德，接受了奖赏，那是名与实相同，如果没有事实而只有名，文学上就称为虚名，假的。许由的意思说：真正的名要有

事实，要有功劳。天下如果没有治好，我出来为你抬轿子还有一点功劳，你现在已经治好了，连轿子都不用人抬了，我还出来干什么？

下面许由也作个比喻：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小鸟在森林里，只要有一条树枝给它立足就很高兴了。风一吹过来，一摇一摇的，鸟在那里又唱又闹，两个眼睛滴溜溜到处转，它觉得整个天地都是属于自己的，非常自由自在。像我们青年同学联考过后，出了考场，到山里头找一块大石头躺下来，那个时候，爸爸妈妈都看不到，谁也不过问，就会觉得整个天地都是我的，很伟大，跟这个小鸟一样的，不过一上课堂就要命了。“偃鼠”是田里的老鼠。“偃鼠”口干了跑去喝水，它只要喝一点点水肚子就胀了。这个比喻是说小人物，小境界，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可以了，再找一个环境去满足是不必要的。

你们年青人境界看得少。我们当年在大梦山游玩的时候，有些高的山坡爬都爬不动，有些地方爬一步，爬第二步膝盖就要提起来；路又特别窄，两边是万丈悬崖，看都不敢看，看了人要发晕的。像我们这些自认为了不起的，到底还是起不了。这些地方我们当然不行，就找本地人背着走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他们都是山里头的人，背着箩筐一样的东西挂在肩膀上，我们是反过来坐在上面，当然我们坐在上面，只能拿一句话去形容：惭愧惭愧。这些人就背着我们上去了，我们坐在后面反过来看，像《封神榜》上的申公豹一样，申公豹的头是歪的，后脑在前面；脸孔在后面，我们那时觉得自己变成申公豹了。开始专门只看来路，两边不敢看，坐着看着，觉得真舒服啊，人在半空中，下面都是白云，云层里有些亮光走来走去，配合着“嘟噜咙咚”的声音，其实下面在打大雷，我们走在雷的上头，天空太阳朗照，风景很好，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。有时他们背累了，我们也坐累了，大家就停下来休息，我们在树林里找石头坐下来看风景，他们呢，不大坐的，拿个木头横起来那么一靠，然后点一支叶子烟，一毛钱不晓得买好几支，烟吸进来一吐，看那个的神情啊，那时候尧来请他当皇帝都不干。他们劳累过后，到了庙子就可以拿到钱了，然后买馒头一吃，肚子吃得饱饱的，舒服得很，像当了皇帝或是发了大财一样。所以人生境界不同。

许由说：我只需要现在过的境界就满足了，“归休乎君，”古代人穿大袖子，我们可以想象到许由的样子：把袖子一拂，“你回去吧。”有唱京戏的味道。“予无所用天下为！”有道之士，何必干这个事呢？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“庖人”是厨师。“祝”是祷告的意思。什么叫“尸祝”呢？古代的巫师，相当于现在天主教的神父，佛教的法师，回教的阿訇这一类人。厨师不在厨房里做菜了，当神父当法师的总不能把他的位置占了，替他去做菜吧。

为什么庄子引用厨师来作比喻？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讲究吃的，历史上也出过好几个名厨师，有好有坏。第一个好厨师是伊尹，商汤的宰相，他没有当宰相以前，故意请求做厨师，以便有机会跟皇帝见面。他的菜做得非常好，据说做出的好菜要有十个条件才行，不但味道好营养高，而且想胖吃了就能胖起来，要瘦吃了就能瘦掉，简直吹神了。像过去卖梨糕糖的吹牛一样：老太婆吃了梨糕糖就长生不老，年青人吃了马上长高，赶考的人吃了马上就考上了，要考不起的吃了梨膏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效果就有那么神奇。伊尹后来当了宰相，使国家兴旺。我喜欢吃，也晓得做厨师的确很难，虽然能够使大家吃了都满意，可他在厨房里可够苦的，累得汗流浃背，一般人吃饱了，还不知道厨师是怎样辛苦做出来的。所以名厨师喜欢吃一点酱瓜，一点稀饭，因为好菜做出来他自己都吃不下了。治理天下国家也一样。看到政通人和，社会安定，也不晓得上面的人是多辛苦治理好的。所以古人有句诗：“洛阳三月花如锦，多少工夫织得成。”宋朝的首都洛阳，三个月来整个变成花都了，我们只欣赏它的成果好看，却不知道创业的艰难。

许由说，尧，你做了几十年厨师，天天做好饭菜给天下人吃吃，自己苦死了，热死了，你现在想不干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做饭，光会念经，只晓得“南无南无......”或者祷告上帝，“啊！圣母玛丽亚......”菜我不会做，没有办法来管厨房，管不好的，只有各人干各行。所以，庄子用厨师来作比喻，这一段包含了很深的意义。

要做一个自我超越的人，就必须摆脱世俗的枷锁，否则很容易为名利所困，名利所困是很难解脱的，这是事实。所以许多人讲：“我什么都放得下来，生活嘛，有什么办法？”一听好象是真理，不一定。实际上我们做了一辈子人都没有为自己在生活，都是厨师，做了半天饭，都是做来给别人吃的，或者做给子女吃的，或是做给别人吃。因此必须要解脱了世俗的枷锁，才可以不为名利所累，做到“圣人无名”。

许由连皇帝都不想当，我们看起来已经觉得很高了，但是庄子告诉我们，人超越升华到这个地步，也只是世俗的解脱而已，还没有达到出世的解脱。下面他引出出世解脱的来了。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。大有迳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曰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未知亦有之！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。孰肯以物为事？”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纹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

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"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。大有迳庭，不近人情焉。"

这段文章很美，不过看起来别别扭扭的，孔孟文章的章法就不会这样写。我们打个比方，孔孟的文章温柔敦厚，方方正正，就像线条中的直线；老庄的文章华丽飘逸，汪洋惝恍，就像很出色很漂亮的曲线。"肩吾"是人名，《神仙传》上说他叫"施肩吾"。"连叔"也是神仙。一天，肩吾问连叔说：我听到"接舆"乱讲话。"接舆"也是人名，《神仙传》说他姓陆，叫"陆接舆"。这个人，我们在哪里见过呢？在《论语》上，又称他为"楚狂接舆"，是楚国有名的疯子狂人，孔子挨过他的骂。这个接舆的话："大而无当，"吹牛啊吹得大得没有影子了。"往而不返，"他的话不兑现的，光说，话说过了回不来的。我听了觉得晕头转向，"惊怖"并不是说害怕，等于讲听得头都昏了。"犹河汉而无极也，"像天上的银河一样没有边际。"大有迳庭，""迳"是门外面的路。"庭"是门内的客厅。客厅同外面当然两样。肩吾说，接舆的话同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，总而言之，那个家伙说些不近人情的疯话。

连叔曰；"其言谓何哉？"曰："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"

肩吾把接舆骂了一顿，连叔等他骂完了问：他给你讲些什么呢？接舆他说："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""姑射山"，历来的注解认为在山西，至于在山西哪里谁也讲不清楚，实际上它是个假托的地方。"藐"是指很遥远，从那里往西方走。中国、印度的文化很怪，神话里所有神仙住的地方，都是从某一个地区开始向西走的，不管你住在地球哪个角落，都是如此，这就是个大问题，非常妙的东西。我们古代道家的神仙住在西方的昆仑山顶，这里讲。"姑射山"上有一个"神人"，注意喔，"神人"也是人变的，人修成功，神化了，就叫做"神人"。

"肌肤若冰雪，"皮肤又细又白又嫩，比冰霜里的那些雪还要好看。身材之苗条，三围之标准，"淖约若处子；"像十二四岁非常健康的童子，活活泼泼的，永远是个童子的相。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"不食五谷，"他不吃饭的，大米、大豆、麦子、高粱，什么都不吃，那吃什么？"吸风"，吃西北风，"饮露"，也不喝茶，而喝天上的露水。他怎么出去玩呢？"乘云气，"高兴的时候手一招，天上的白云就来了，当然黑云也可以，然后"乘云"随便玩玩。想走远一点呢？"御飞龙，"要用摩托车了，手一招，天上的龙来了，龙是他的摩托车，骑在龙背上说去哪里，龙就飞到哪里。"而游乎四海之外；"古人也晓得地球有四大海，到哪里玩呢？四大海的外面，拿现代观念来讲，超过地球到太空外面玩去了。他的生活很舒服。"其神凝，"注意啊，他的精神始终很凝定，不乱，一望就是个菩萨、神仙。我们这些人啊，多看一眼的话，眼睛就眨呀眨的眨起来了，不然就是各种表情来了。他始终是入定的，精神凝定不散的。"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，"他在那里一站，这个地方都太平了，所以万物接触到他的范围，都会自然地和顺安定，不管气候也好，庄稼也好，一接触他的神光，大病小病都没有了。"疵"是小毛病，"疠"是大毛病。人们不需劳作，谷子、稻子都能自然长出，成熟。换句话说，谁要见到他，就可以逃脱生老病死。这个描写就像佛经上讲的另一个世界北俱庐州一样，人们思食得食，思衣得衣，非常富足，舒适。肩吾对连叔说：接舆给我讲这些话，我越听越觉得他是疯子，尽说些疯话，叫人怎么相信呢？世界上绝对没有这种人。

连叔曰："然。瞽者无以舆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舆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！"

连叔听完肩吾的报告说：对的。第一句话还蛮好听，下面就开始骂人了。连叔说不是你讲的对，接舆的话是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瞎子，没有办法让他欣赏世界上的文彩，艺术。"文"是文彩。"章"是大自然构成的美丽图案。我们后世把用文字组织起来的东西叫做文章。一个聋子，没有办法让他听到最好的音乐，即使打钟打鼓打雷他也听不见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形体上有瞎子和聋子，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知识上的聋子和瞎子。你看这些神仙骂人的艺术多高，他们骂人是不带脏字的，但把人全都骂完了。

庄子这里提出"神人"。庄子的文章有个重点：他强调说明有这么些人可以做到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之所以做不到，是由于自己学问上的不够，知识上的聋盲。下面接着讲一个道理：

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旁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？

连叔说：接舆当时告诉你的话，老实讲是对你而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知识范围太低，他当时比较客气，我就告诉你，他没有把话讲完。"之人也，"那个人呀，就是接舆告诉你姑射山上的那个"神人"，他的成就到了什么程度呢？"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""磅礴"为形容词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融化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"神人"在那里一站，就可把万物融化了，与万物变成一体。你说他是人也可以，你说他是万物也可以，你说他是心也可以，他和万物融为一体。不是万物把他融化为一体，他能融化万物为一体，也就是"心能转物"。"蕲"就是安定，他在那里一站，这个世界就自然安定起来。所以像这样一个人，怎能"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""弊弊焉"，就是很轻视、渺小，谁还愿意很渺小地只是想出来治理一个国家？治理一个天下？那是小事一件，他使整个世界人类安定下来还不算数，他能够融化了万物，使

万物都安定了。这里是讲“神人”的成就。

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

连叔说：你要知道，接舆告诉你的这个“神人”，物理世界任何东西没有办法伤害他。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”假使北极冰山熔化了，整个地球都变成洪水滔天，对于他来说，不过觉得像在水龙头下，正好洗个澡。“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”碰到这个世界大旱天的时候，地球的矿物质，整个都融化了，矿物质都变成液体流汁，“土山”都烧焦了，变成煤炭灰一样了，他觉得是暖气开了，烤烤正舒服呢。

庄子这里讲的，看起来都是些神仙境界的神话，不过佛也讲过类似的神话，是关于打座修禅定的。所谓禅定的道理，就是庄子上面讲的“其神凝”三个字，这个“凝”就是定。所以我们大家修瑜珈、修道，没有做到“其神凝”都谈不上定。佛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修禅定，“其神凝”是有程序的，有初禅、有二禅、三禅等。佛讲得最清楚，这个地球是要毁灭的，那时候会出现三灾，也就是三劫。地球的大劫，第一个是水劫。水劫来的时候，地球北极的冰山溶化了，整个地球被水淹完了。水淹到什么地方呢？淹到初禅天到二禅天之间。如果水劫来了，得了初禅定的人还是怕的，怕被淹死了，他在那里打座入定也没用，也把你泡掉了，这就是初禅天。所以我们打起坐来要流汗啦，身上生疮啦，有时动感情啦，或产生欲念的冲动啦，遗精和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跟这个水有关。这都是人体上欲界的水灾。第二个劫就是火劫，火劫来的时候，天上不止一个太阳，相当于十日并出的力量照射地球，整个地球火山爆发，地球燃烧起来了，一直烧到二禅天到三禅天之间。水劫来了二禅天的人不怕，但火劫一来他就抗不住了。我们打坐修道也一样，身体都要经过火劫，人会热得受不了，简直都要爆炸了。第三个劫就是风劫。风劫来了的时候，气流产生变化，地球就像一股空气一样自己就化了，其实并不是风，是气。三禅天还怕风劫。三禅天再高一点，超过四禅，三灾八难都不能到达。

庄子那个时代，佛法并没有进入中国，可他也讲到了初、二、三、四禅，水劫（初禅天）、火劫（二禅天）伤不了“神人”，实际上庄子晓得有个风劫（三禅天），也害不了他，因为“神人”可以“乘云气，御飞龙”。如果研究这个道理，这就很奇妙了，那时候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没有交流，我们再扩大地研究世界几个古老国家，如埃及等的文化，所讲上古那些神人也达到这个层次，乃至西方的神秘学也有类似的说法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可见人类不分人种地区，最初的老祖宗，根据上一次地球的灾劫，从同一文化而来，一开始就晓得人生命的价值有这样高，就看你自己做不做得到。

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

“秕糠”，我们吃的谷子，壳剥下来就是米糠，这里等于讲是麦子的麸皮。我们看过济公和尚的小说，济公和尚是一天不洗澡的，人家生病了，他就在脊肋骨上把他的汗垢一搓，搓成一陀油丸，别人拿去吃了就好。人家问他这个是什么药？他说是伸腿瞪眼丸。吃下去两腿一伸，眼睛一瞪就会死的，看你敢不敢吃，结果人家吃了都好了。这里讲“神人”把身上的“尘垢秕糠”拿出来，人吃了这些“尘垢秕糠”，“将犹陶铸尧舜者也”，都可以造就尧舜这样的入世的圣人，治世的帝王。因此你想想看，“神人”的生命价值升华到如此之高，他哪里会把物理世界一切东西看在眼里呢？

肩吾本来告诉连叔，想博取他的同情，骂接舆是狂人疯子，随便吹牛。结果他反而让连叔骂了一顿，世界上本来有这样的人，你自己真是聋子瞎子。骂完了，又说了一个道理：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纹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，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然丧其天下焉。

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”这里为什么做生意要提到宋国？怎么不提鲁国也不提齐国？因为宋人是殷商之后，是代表殷商的文化。战国时候宋国文化最高。孔子也是宋国人。“资”是贩卖，“章甫”是礼帽礼服。宋人当时带着礼帽礼服到越国去做生意。越国是现在的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在当时是野蛮嘏开发之地。“越人断发”，相当于当代人，头发是剪短了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“越人”本色。古人讲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也”，中国文化是要留长头发，要梳起来的。不像西方文化，野蛮文化留短发。“纹身”，身体上都刺花的，裸体的。宋人把礼帽礼服带到没有文化的地方去卖，结果都卖不出去。把高度文明的东西，带到最原始的地方当然没有用。

庄子的文章是东一下西一下，看起来好象毫无头绪，没有连带的关系，但一看下文能懂得他的意思了。最近这两天，我告诉几位老头子朋友说：我们写的东西不行，要让年轻人写，因为他们写得比我们好，现在年轻人写文章，也是东一句西一句，看了半天都不懂，直到看完才明白他的意思。“庄子式的文章”。所以情愿大家不要学这种“庄子式的文章”。

“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”尧治理了天下海内，几十年国家太平，那真是千古万世圣明的帝王。“往见四子，”尧跑去看四个人，哪四个人不知道。不过后来各家注解《庄子》，把《庄子》里说的怪人都拿出来充数，说许由是一个，许由的朋友巢父也算在内，再找两个也很容易。不过文章没有写出来哪四个人是个妙事。“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”尧在山上往西方一看，有这么样的四个神人，“然丧其天下焉。”尧看看这些神人，感觉自己简直太渺小了，治好了天下又算什么呢？

我们学到《逍遥游》第六节，就晓得庄子把生命的价值直接指出来了：“神化”。人本身就具

备精神这个“神”，可以自我地去变化物质，精、气、神三者都是“心”的作用。换句话说就是：“心”可以使自己生命的功能超神入化。“神化”了以后就可以作入世的圣人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小事一件，最后再出世。大家要注意，我们中国的历史，中国文化开始就是那么标榜的，如黄帝，我们这位老祖宗平天下治国家，安顿了万民以后，在鼎湖乘龙而上天，入世而后出世。上天以后把他左右的干部、大臣都带走了，只有几个小干部，没有抓住龙胡子，一下从半空掉下来。但是这几个人到汉朝、宋朝还在，宋朝以后就不知道了。“攀龙附凤”这个典故就是这样来的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透过中国远古时的神话，证明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，始终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两个阶段：一是作入世的圣人，人可以作到入世的圣人，这是入世最高的文化价值；然后由入世的成功，再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”，成为出世的圣人。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。这段文章庄子已经把要点点出来了，“神化”。不要忘记了，庄子首先讲到“物化”：鲲鱼化成大鹏鸟，由北极飞到南极，这里面没有什么稀奇；是宇宙当然的道理，是一种自然法则。宇宙间每一个生命，都有“神化”的功能，可惜我们自己的智能不够，把这个功能丧失了。庄子接着再谈到，人这个生命的“神化”的修养，“神化”的功能。庄子在下面一段文章要做结论了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呺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！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，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；而浮乎江湖？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；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；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牦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；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、广莫之野？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

不龟手之药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呺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

这里举出一个与庄子同时代的人，惠子。惠子是当时的“名家”。古代文化讲“名家”，这个“名”就是逻辑，所谓“名理”，表示名称、思想和观念的意思，任何一个思想、名称和观念，都要合乎条理才行，即后世西方的逻辑学。惠子是当时的“名家”，讲逻辑，讲论辩，他和庄子非常好。惠子有一次告诉庄子说：魏王送我一个大瓠瓜的种子，我就种起来，结果长了一个大瓠瓜。有多大呢？“五石”，大概比我们这个讲台的桌子还大三四倍，如果我们现在拿来做菜，这里满堂也都够吃了。古人在农村里常常把瓜切开，晒干了当水瓢用。惠子说：如果我拿它来作盛水用，又拿不动；如果我把它剖开了晒干作舀水用的水瓢，水缸又没有那么大。这个东西大是大，但是大得没有用。

庄子曰：夫子固拙于用大矣！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

庄子对惠子说：你这个逻辑专家，当然比博士还要博，比教授还要会教，可是你光讲空洞的理论，不会实际去用。庄子接着给惠子讲一个故事：宋国有一个人，家里有个不裂手的秘方。在大陆北方天冷的时候，手很容易冻裂的，乡下的人就晓得用些羊油、猪油擦在手上，就不再裂开了。天冷一下子走到房间里烤火，千万不要摸鼻子，一摸鼻子就会全掉下来，也不觉得痛的，等身上暖和起来了，血液流出来才会觉得痛，像鼻子掉了，耳朵掉了，那都是真实的事。宋人有了这个家传的秘方，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，不生冻疮，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，所以这家人，凭了这个秘方，世世代代漂白，都不会伤手。现在年青人没有看过，我们小时候,自己家里的布织了以后要漂白，染布也要漂，漂布要站在流水中漂，人光着脚在水里站上半天一天的，要是冬天冻都要冻死。所以漂布有这个“不龟手之药”太好了。在南方还有一种药，冬天了吃过这种药后，可以脱光衣服跳到深海里，几个钟头都不觉得冷，然后上来穿衣服正好，如果吃了药不到冰冷的水里泡着，人是要烧死的。这个故事讲另外一个人经过这里，听说这家里有这个秘方，要求以“百金”——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，购买这个秘方。于是这家人开了一个家庭大会议，认为保存了祖传的秘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最多给人家漂布，靠做苦工吃饭，而且每个月做下来也不过几千块钱，只够生活而已。现在一下子就卖了一百万美金，全家人从此都发财了。于是就把秘方卖了。

客得之，以说吴王，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

这个人买了秘方以后干什么呢？到南方去游说吴王。吴越地在海边，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，他游说吴王成功，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，替吴国练兵。到了冬天，和越国作战，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，不怕冷，不生冻疮，大败越国，因之立了大功，“裂地而封之”。古代打仗有了功劳，要分封一块土地归他收税，叫“裂地而封”。你看同样一个秘方，有智能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，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，名留万古。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，世世代

代替人家漂布。同样一个东西，就看人的聪明智能，怎样去运用，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。因此一个人，穷困潦倒了不要怨天尤人，要靠自己的智能去想办法翻身。所以任何思想，任何制度，不一定可靠，主要在于人的聪明智能，在于能否善于运用，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

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？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

讲完这个故事，庄子就批评惠子：你现在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大瓠瓜，太好了，怎么怕没有用处呢？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，交通很不方便，要找一只船都是很难的事。庄子说你把大瓠瓜晒干了挖空，像坐在大船里一样，也不买船票，到处都可以玩。结果你还担心瓠瓜太大了没有用。“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这句话不仅骂了惠子，还骂了古今中外的天下人，就是说你心里乱作一团，大草包一个，是个大笨蛋。后世的文学家经常骂人“蓬心”，其典故就是这么来的。

这是《逍遥游》第七节。我们借用佛学的观点给它做个小结论，即智量境界的异同。世界上的事物，本来就没有大小和好坏之分，一个人智量大，见地高，境界应用高，就能把一个不相干的小事情用来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修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一个不相干的方法可以使他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。如果智量境界应用的见地不够，即使再了不起、再高明的东西，到了他手里也会没有用。像庄子他本身很高明，写了一部《庄子》，结果呢？留给我们后来的学者作为拿学位的论文资料而已，把《庄子》用小了，也变成惠子的瓠瓜，很可怜。

无何有之乡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；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

我们看到这里可以想象成，这是当时谈话记实的剧本。庄子跟惠子素来是好朋友，也是死对头，碰到就抬杠。惠子跑来看庄子，说他有个大瓠瓜，庄子就说你不知道用大瓠瓜，真是一个大傻瓜。惠子挨了骂，没有生气，接下来他反而把庄子给骂了。惠子说，我还不止只有那个大瓠瓜，我家里还有棵大树，叫“樗树”。樗树在南方都有，福建很多，比榕树还容易种，但根部非常的臃肿，外面有很多瘤。“不中绳墨，”“绳墨”是古代，甚至几十年前木匠都在用的工具“墨斗”，现在做木工的很少用了。用墨斗把一条墨线拉起来，两边绷直扯好，用手一弹，木上就留下了一条笔直的黑线，锯子沿着这条黑线就可以锯下去了。但是“绳墨”对于那个大树根却没什么办法，树根中间到处鼓起包，无法使弹出笔直的黑线。这种樗树的枝条歪歪曲曲，不合乎规矩标准；长在路上，木材行的大老板看都不看。而且这种樗树，还有一股臭味，不好闻，因此没人看得上。

惠子骂人也是不带脏话的，他刚才挨了庄子的骂，这里又回转骂过来。他说老兄你的话“大而无用”，你也光吹大牛，像那棵树一样，既无用又讨厌，还发臭，谁看到你都要头一歪走掉的。

庄子曰：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

你看他们两人骂架多有艺术，决不骂“格老子”，“你混帐”之类，两人光在说故事，但不知不觉就把对方给骂了。庄子说：这有什么稀奇啊！你有没有看到遇“狸狌”？狸是狸，狌是狌，两种不同的
□跟狐狸差不多，我们普通在南方看到的多半是狌，不是真正的狐狸，假狐狸谓之狌，也叫野干。所以研究《庄子》，植物，动物都要用到，很麻烦。庄子为什么说狸狌，而不提出狼狗呢？庄子这里骂人是转弯的，因为狸和狌，这两样东西是有名的狡猾，心性多猜疑。中国文学中常把那些多疑，狡猾，有头脑的人形容为“狐疑不定”。

狸狌独走路矮着身子，“卑身而伏”，偷偷地慢慢地过来，不让人发现。它以为自己聪明，别人不知道，结果高明的猎人都晓得它这个毛病，就在它易常进出的路线上，一下子把它抓住了。狸狌就是这样，喜欢玩小聪明。有时候它也觉得自己很伟大，在树上屋顶上跳过来跳过去，“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”它觉得自己跳得高，很有本事，所以胆子很大，也不害怕。但是人聪明啊，把机关已经埋在那里了，等它一跳，“咚”的就掉进去了，“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”那些抓它的机械、罗网都布置好了，它怎么能逃得掉？你看庄子并没有当面骂惠子，这个家伙小聪明，鬼聪明，就像狸狌一样，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啊？他没有这样骂。如果是我们骂架会很笨蛋，一定骂得很难听，最后说不定还要打起来。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，舒服得很。

今夫牦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；此能为大矣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、广莫之野？彷徨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

庄子说惠子：你呀，简直是小家把式，你以为你逻辑讲得好，知识就是那么高，你看那个“牦牛”伟大得不得了，有什么用？连老鼠也抓不住。中国的大牛有好几种，牦牛出在中国的西边，陕西过去靠近青海西康一带，那里的大牛叫牦牛，也叫牦牛。庄子开始先骂惠子像狐狸一样狡猾，自以为聪明能干，被人家抓住了，现在骂你以为你伟大？像那条大笨牛，连老鼠也抓不住。

庄子说：惠子你家里不是有棵大树吗？有了大树，又有大瓜，有什么不好？你真是个大傻瓜。你把大树栽在一个地方，哪个地方我告诉你：“无何有之乡”，什么都没有，了不可得，“本来无一物”的那个地方。“广莫之野”，无边无量，万物都看不见的地方。你把大树栽在那里，一天到晚在那里优哉游哉，逍遥自在。那棵树，晴天当斗笠，可以挡太阳，下雨可以当雨伞，什么都管不到你。你睡在下面，谁也不来砍它，万物都不来扰害你。因为看到没有用嘛，蚂蚁都怕臭，不来做窝的，什么都不理你。然后你才真的自在，真的逍遥。《逍遥游》，点出了最后的结论，“无何有之乡”。

所以，大鹏鸟飞了半天，不是真逍遥，庄子说的真逍遥是“神化”。“神化”到哪里去了？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在哪里啊？在那个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那里又的确有个东西的地方。你到了那个“了不可得”的境界里头，就可以得逍遥。我们借用佛学的观点就可以作一个结论：要得世法、出世间法的大机大用，必须先要具备“真知灼见”，所以禅宗要具见。大机大用取决于佛法所谓的“见智”，“真知灼见”所见的那个智能。所以“见智”之所见，非心识之所识，不是一般心意识能了解的，是“无何有之乡”。庄子讲的“神化”，要达到神的变化，才能得真正的逍遥自在。其实，就是佛家讲的解脱。

如果真的到达了“无何有之乡”，了无一物可得的时候，这是真正的逍遥。跟后来禅宗讲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”同一个道理。这是讲归到真正的解脱，必须要了解本体，佛学的名词叫法身，必须要达到法身的境界。所谓的身，也无所谓一个身，而是假定一个名称，代名词。

讲了解脱，还没有讲解脱起用。到了《齐物论》才讲气化，解脱起用。实际上，《庄子》内七篇是有连带关系的，等于我们讲《论语别裁》，里面二十篇也是连贯的。

第三篇　养生主

《庄子》内七篇是连贯的，我个人认为，等于是一篇文章，等于《论语》二十篇是连贯的一样。内七篇所讲的程序，分七个联合体。第一篇《逍遥游》，讲人如何升华而得到解脱；第二篇《齐物论》，解脱以后才能谈齐物，才能使身心内外达到形而上的绝对的“齐一”之道；齐物以后才可以养生，然后第三篇讲《养生主》，人的生命，怎样在现实环境中，使人生很自然，很洒脱，很自在地为人处世。这里面的道理，庄子在后面提出了三个故事来比喻。

先了解《养生主》这个题目。

我们对于生命活着，如何少故里很好、很自然、很幸福，这是主要的课题。我经常跟外国同学讨论，把自己的文化吹高一点，我说西方文化医学只讲卫生，是消极的，卫生是防御性、抵抗性的；中国文化讲养生，是积极的，没有病先养着，首先把生命养好。可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活着不晓得养生，自己尽量在消耗，往死亡路上走，这就是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上讲过的一句话：“不亡已待尽”。要想活六是真活着，不等死，就要懂得养生，这就是《养生主》的道理。大家打坐，修道，学佛，不管是大乘佛法还是小乘佛法，以庄子的观念讲，不过是养生而已。立场不同，解释名词就不同。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生有涯而知无涯

《养生主》前两句话指出：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

庄子说：生命是有限度的，而学问知识是无穷尽的，拿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无穷尽的知识，多危险呀！

你看，真好！不要联考，也不要念书，我要求同学写日记，同学就说：老师你不要骂我了，庄子说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下面两句你忘记了？我一点也没有忘记，以有限的生命跟着无穷尽的知识去追，太危险了！记得抗战时，在大后方，碰到一位老年朋友，问他身体好不好？他说很好，因为我很讲卫生，第一就是不看报，他说看到报纸，又气又伤心又烦恼。所以，无知无识是幸福，这个是养生的道理。

但是，我们不要被庄子骗了，既然以有限的生命跟着无穷尽的知识去追，“殆已！”那他自己为什么又写《庄子》？对不对？等于白居易写的一首诗：“言者不如知者默，此语吾闻于老君，若道老君是知者，缘何自着五千文。”既然不说话是大智能，老子自己又为何写了五千言《道德经》。老子若是碰到白居易，会问得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不要上庄子的当。

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

我们再回转来说，生命有尽，知识学问无尽，以有尽的生命跟在无穷的知识后面追，是很危险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拿着一点点知识，就自以为了不起，自己认为是智能，有学问，了不起，是自找麻烦，太危险了！

有许多学禅的同学对我讲：老师啊，你不是说我们学识不够，要我们看书吗，那个六祖连一个大字都不认识嘛？我想，你该不是七祖呢？六祖以前没有六祖，六祖以后也没找到七祖，六祖是六祖，你是你。六祖不能超越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从小到十几岁，世间的学问学遍了，你为什么不学释迦牟尼佛？一定要学六祖呢？就是这个道理。真有道理，道理是什么？学问到

了极点，要“入乎其内，出乎其外”，进得去，跳得出来，然后把一切书本知识丢光，白纸一张，到这个境界，可以养生，可以谈道，可以学禅。所以庄子讲的是对的，学问到了最高处，把所有学问丢光，这是高明人。自己没有学问，本来是一张黑纸，冒充白纸一张，是不对的。

讲养生，中国民间文化归纳出两句话，是从《庄子》里面出来的，不过是消极的，不太好。“知识少时烦恼少，识人多处是非多。”但是话说回来，为了养生，这两句话是真正名言。所以知识越高，痛苦越深，学问越多，烦恼越大，这是我们深深体验到的。有时自己看到书，恨不得把它烧掉，就是被书害，但书并未害人。南朝梁元帝读书读呆了，敌兵临境，还要文武诸臣戎服听他讲书。他在投降时，放一把火，把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烧光了。他说读书几十年，结果还弄得我亡国。你说笨不笨？学问并不害人，要懂这个道理。

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己！”这两句话从表面上看来是反对知识的，因为所知越多，烦恼越多。譬如现在很流行的一本书，明朝理学家澈自诚先生的《菜根谭》，这本书两百多年来不见了，清末民初，有人到日本留学发现了，就把它带回国内，因此《菜根谭》才流行。书中第一条就说“涉世浅，点染亦浅；历事深，机械亦生。”“涉世”就是处事的经验。“机械”代表心理、机心、办法、烦恼。年青人刚刚踏上社会，人生的经验比较浅一点，像块白布一样，染的颜色不多，比较朴素可爱。慢慢年龄大了，嗜欲多了，（所谓嗜欲不一定是烟酒赌嫖，包括功名富贵都是。）机心的心理，各种鬼主意也越来越多7。这个体验就是说，有时候年龄大一点，见识体验得多，是可贵！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，年龄越大，的确麻烦越大。有些人变得沉默寡言，看起来似乎很沉着，似乎修养非常高，但实际上却是机械更深。因为有话不敢说，说对，得罪人，说不对也得罪人。假使一个心境比较朴实的人，就敢说话了。“故君子与其练达，”我们普通喜欢讲做人要通达，“不如疏狂。”不如有些地方马虎一点。意思大约是如此。

讲到“练达”，就想起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我们小时候偷偷地看，书上的好句子都会背，那时认为《红楼梦》已经黄得不得了，现在看起来清白得不得了。《红楼梦》上有幅名对子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世事一切都洞明，很透彻，是真学问。“练”等于经验很多，对人情世故很通达了，这是大文章。这两句话是人生最高的名言。可以说，一个人一辈子的修养能够做到这两句话，就非常成功，书中的主角贾宝玉，不大肯读书，这位少爷最讨厌这幅对子，换句话说，贾宝玉之所以讨厌这幅对子，就是受了庄子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”思想的影响。既然已经说了“世事洞明缘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就已经不够洞明世事，不够练达了。真洞明世事，真练达了，连句话都没有，就是既高明，而又到达最平凡。

因此我们又晓得，关于这一类的人生哲学思想，在中国文化里是非常特殊的。在西方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行为，却很少构成这一类的文字，变成系统的哲学思想。但这一类文字，这一类思想对于中国文化，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都很大。

袁才子和郑板桥

比如请朝名士袁牧（字子才）、郑板桥等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。清代才子袁牧在康干盛世，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，出来做县长，赴任之前，去问老师，干隆时名臣尹文端辞行请训，老师问他：年纪轻轻去做县长，有些什么准备？他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准备了百顶帽子。老师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？袁牧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，有几个像老师这样不要戴的。老师听了也觉得他说得有理。当袁牧出来，同学们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，他说已经送出了一顶。这是袁子才很有名的故事。他做了两任县长，太平盛世做官是很舒服的，“一任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做两任知县后，不干了，回来当名士，买了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，改名叫小仓山房。那时，两三百年前，他的房子里已经装上透明红色玻璃，还是进口的，小仓山房在里头，树林、林园之美没得说。

跟袁子才相反的，就是有名的郑板桥。他没有考取功各前是教书的，很可怜。古今中外教书的都一样可怜。郑板桥在教书时，刻薄的主人给吃的稀饭，他形容“鼻风吹动浪悠悠。”鼻子的呼吸使饭碗里的稀饭起波浪，你说有几粒米在里头？所以有名的诗：“命薄不如趁早死，家贫无奈做先生。”他是江苏人，而逃难到扬州来教书，为什么？过节时，债主来要账，账还不起，只好逃避到外省去。他后来考取功名做了官，此人非常有趣，也非常高雅，做了两任知县就不干回家了。他有几句名言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但不要学，学不好要学坏的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：“聪明难，糊涂也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”绝对的聪明，最后通达了，学到绝对的糊涂更难。“放一手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作人处事，放一手，等于现在请放一马，当下心里就很安祥，但并不像宗教家万事慈悲，来生要得个大福大报。

在中国文学、哲学中，充满了这一类思想教育。历代走这种路线的人太多了。郑板桥、袁子才等等，讲究穿、讲究吃、讲究玩，在康熙、雍正、干隆一百多年间，差不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一现状，为什么？当时天下实在太平，社会太安定了，安定到人活着不晓得怎么打发这个生命，那么自然合于庄子讲的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”如果要引用历史上的资料，来说明庄子的这个道理，事例太多了。集中这些资料，可以写一部很厚的专着。

现在我们归结下来，庄子所讲的少知道，少烦恼，知识学问越高，痛苦烦恼越大，尤其生当乱世，知识学问越高的人，所谓忧世、忧国、忧民的心理，随时都有忧烦中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才构成了庄子所讲的《养生主》前面这段话。这个时候，人生不经过变乱，乃至说不经过我们

这个时代，物质文明发展了，人为了追求物质的文明，自己不能安祥，为生活在奔走，为生存而竞争时，自然感觉到知识越高，欲望越发展，痛苦越大的道理。

为善无近名

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。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这等于庄子的格言。庄子这一段话，如果说是教育，我们历代的教育家说不出口，它非常消极，也很逃避，而且对人生处世非常滑头。不过，有它的道理。

“为善无近名，”做善事应该的，做到了没得名气地做善事，别人不晓得你在做善事。“为恶无近刑。”没有一个绝对的善人，每一个人内在的私生活上总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做坏事不会达到犯法的边缘，不会达到受打击痛苦失败到极点的边缘。就是说善恶之间恰到好处，你说这人好吗？好不到哪里去，坏吗？也不坏。这两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。所以有人研研究《庄子》，认为道家都是逃避的、消极的。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
“为善无近名，”中国的文化，不只是《庄子》这么讲，诸子百家都是如此。中国文化讲做好事，有四个字，叫做阴功积德，不知道你们年青人听过没有？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，这个道理灌输得很多，做人一辈子要阴功积德。阴是暗，偷偷做好事，别人不知道，这才是阴功，真正的阴功才是真正的积德。为了做好人而做好事，为了让人家去表扬，为了让人家叫我们好人，看到我们做了善事，那就不算善事了。

我经常提到中国有一部书《聊斋志异》，这本讲鬼、讲怪、讲狐狸烼的小说，它的宗旨在哪里？很多人不懂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一篇是什么？《考城隍》。故事是有一个读书人，做梦时接到通知，叫他立刻参加考试。他到考场一看，上面坐的主考官是关公。中国人素来对关公尊重得不得了，比包公还可怕。关公发下题目，他就做，卷子里有几句话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。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就是说一个人有心地去做好事，表现给别人看，或表现给鬼神看，虽然是好事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奖励的。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，随手丢掉，而不幸伤了人，实在没有存心要伤害他，那么虽然是一件坏事，也不该处罚。关公当场阅卷，拍案叫好，于是命令他马上去做城隍，就是阴间的地方官。这个读书人一想，糟糕！那要死了以后才能做的，只好向关公请求，我妈妈很大年纪了，只有我一个儿子，马上去做城隍，妈妈谁孝养呢？关公一听，好极了，有慈心。命令秘书查寿籍册，看看他妈妈还有几年阳寿，秘书一查，还有九年阳寿。关公说，等你九年，那地方的城隍先请主任秘书代理。这个故事说明“为善无近名”的道理。

“为善无近名”，就是叫你不要逃避，真为善，不求名利，也不要为了因果报应。拿历史的经验来证明，历史上的忠臣、孝子，很多的故事，足以启发我们，他们的人生做法，“为善无近名”的太多了。我常常碰到宗教界的一些朋友，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好多善事，磕了好多头，拜了好多佛，念了好多经，天天到教堂做礼拜，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会死掉呢？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答不出来，只好看看他，没办法答。这种心理就是为善近名。

“为恶无近刑”，更不是鼓励我们去做坏事。孔子的思想，所谓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矣”，我们常常这样解释，道德的大原则绝对不要超过标准范围，小地方有时可以马虎一点。照我的看法，这样解释完全错了。实际上，孔子是讲道德的大原则绝对不能违反，小地方不是叫你可以违反，“出入可矣”，就是要慎重考虑，“出入”不能做马虎解释，一出一入就值得慎重，做与不做之间，两可之间时，要慎重考虑，这是主张小德都不能违反。透过了文字的了解，就晓得孔子所说的小的过错也不能犯。我们不能随便把孔子的话“出入可矣”。所以古人的注解很多地方也有错误，你不要认为古人一定很高明。了解了孔子的这两句话，我们就知道，“为恶无近刑”也就是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矣”的意思。

“这善无的名，为恶无近刑。”归纳下来，庄子这两句话就是讲人生行为要做到至善。

缘督以为经

庄子这几句话分成两段，有三点：

第一点，一个人养生，把自己身心搞得不烦恼、不痛苦、不忧烦、很安祥、很平凡、很快乐地过一生。有学问、知识、经验，而不被其所困，要能解脱。换句话说，要提得起，放得下。

第二点，人在善恶之间，在人生的行为上，绝对要走至善的路子。不过庄子的文学气氛，两面一说：“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”，我们往往被文章的气势迷惑了。

第三点，“缘督以为经”。麻烦来了，这一句话严重得很。后来科家神仙之学、炼丹、求长生不老，祛病延年的这一套中国特有的学问，笼统就叫养生之学，修道的人就是走养生之学的路线。养生之学的观念，都取自庄子《养生主》这一篇。我们要道德了解这一点。

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特别要提的，养生之学是中国文化特有的，只有中国文化才有，西方文化没有。西方文化也讲人的生命可以长生，后来演变成西方的宗教，所谓到天堂去，就得永生，那是讲肉体生命死后，精神生命可以得到永生，只有中国文化非常特别，认为肉体生命可以通过某种学问，某种方法修咸永恒的存在，叫做长生不死，这就是后来讲的神仙，也就是庄子所讲的“真人”。全世界的文化研究完了，可以说，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很大胆地提出来这么一个假设，假设人的生命通过某种方法去修炼，可以永远地活下去。

那么，修炼的方法呢？看武侠小说看多了，就晓得现在很流行的道家、密宗所讲的气脉之学。

人体有气脉，中国医学讲人体有十二经脉，统帅了西医所讲的神经系统、肌肉、细胞许多东西，除此之外，学中医特别要注意，还有奇经八脉。十二经脉都是相对的，人体左右的神经是交叉的，比如左边臂膀很痛或者发酸，左边神经的根据在背脊骨的右边。内在呢，连着内藏，和心肝脾肺肾有关连性。左边膀子不舒服，可能是阳明经脉不通，也会造成胃不舒服，或胃上有风湿，这是气的不通；又如右腿不舒服，走路发酸，也是胃不好；不过胃不好的情况不同，因为神经上下交叉、左右交叉，神经组织是很奇特的。十二经脉在中医学上称为六阴六阳，六根阳脉，六根阴脉，统帅了各个神经系统、肌肉、内脏等等。

道家与中医所讲的人体有奇经八脉，奇经八脉不是六阴六阳，不是相对的，是独立的，所以叫奇经。如说天上一只鸟在飞，单的，谓之奇。奇经八脉的奇字，不应念成奇怪的奇，应念“支”。奇经八脉的主脉是督脉，就是“缘督以为经”。督脉是什么东西呢？人的身体是一个骨杆，前面两个伸出来是手，上面加上去是头，下面两个叉是脚，人体是以背脊骨为中心的，心肝脾肺肾五藏都挂在背脊骨上，这是人的优点，所以人立着，顶天立地。动物跟人不同，它们的背脊横放着，心肝脾肺肾也横下挂着，所以动物生命在佛学上叫“横生”，也叫“旁生”。人是直的，以督脉为主，督脉最重要，就是背脊神经，背脊骨一直到头脑，称为中枢神经系统，人活着健康时最主要的就靠中枢神经系统。到了前面，舌头以下，连着心肝肺大肠小肠膀胱等，这一系统，在旧书翻译中称自律神经系统。人中风嘴歪了，发抖，可人还活着，就是自律神经出了了病，不能做主了。

督脉是中枢，那么，督脉是背脊骨的中心吗？这一问题是千古以来道家、密宗、瑜珈术讨论得非常有害的，现在还在讨论。过去西医不承认有督脉，现在开始承认，所以科学还是要慢慢进步的。我们知道，背脊骨一节一节接拢来，中间是空的，有脊髓。人生病，医生用真空乏从骨节洞里打进去，把脊髓抽出一点来化验，脊髓是什么？譬如我们吃炖的猪背脊时，里面有白白的，软软的一条，这就是脊髓。脊髓是液体，脊髓中间很细很细的一点，从下一直到后脑，这就是督脉。一般印度瑜珈，或有些道家这样认家。但有些道家、密宗认为这种说法不对，太粗浅。督脉是背脊骨脊髓的中间的中间，比人的头发丝还细，有一条空的路，一直透到上脑。有这么一个现象而无形，因为脊髓中间是空的。比方香蕉树，看起来是一筒，若一层一层地剥开，最里面是空的。

人老了，背脊弯了，头也低下来了，生命根本的力量不够了，是因为督脉不通了，闭塞了，乃至坏了，所以修道的人讲打坐，最重要的就是打通督脉。

讲到督脉，世上的修炼方法都是名称的不同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可一般学佛、学密、学道的很可怜，学问不能融汇贯通，被许多宗派的术语名词困惑了，始终在搞术语，搞名词，搞各家经验发生的理论，都有边缘上摸，摸了半天，搞不清了。实际上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，古今中外哪一个道，人的身体就是这么个身体，不会是道家的身体与佛家的身体不同，更不会是现在人身体同古人身体变化太大，都是一样。道家的术语，因为中国人的关系，讲起来比较方便，但不要被名词术语困住了，就对了。

道家经常讲到后三关、前三关。督脉有三个部位最要紧，腰部叫尾闾关。女性常腰痛，腰酸，是腰部因生孩子等衰弱了，气脉破碎了，甚至于闭塞了，始终没有恢复，所以腰没有力量。而女性本来腰就没有力量，我常跟大家讲，男人走路跟女人走路不同，男人走路是两个膝盖在走，假使男人年纪大了，膝盖弯得不灵便了，就很讨厌，越年青，膝盖越灵便；女人走路是屁股在走，因为腰在扭，这是气脉的关系，不是骨骼的关系。腰中间一圈叫带脉，非常重要，带脉的气不够，到腰这里就气不足。督脉这一节，男女都一样。大家打坐都勾腰驼背的，坐直一点，要命，腰部都很脆弱。背脊骨两边的穴道是命门，这是生命的根本。所以老年人腰酸背痛，捶腰捶背非常需要。什么叫按摩叫推拿啊？就是痛得没办法了，只好叫人家打，只有挨打才活得痛快。

督脉很通俗很简单地分成三个部位，每一关尾闾疾最难打通。尤其是年青人，打坐练气功，讲修养做功夫，往往到这一关，一百个有五十双垮掉，男女都一样。到这一关，刚刚打坐到精神好起来，气脉还未走通，身体就出毛病，乃至发生遗精，及各种各样的毛病。据我所知，非常普遍，男女都存在，很可惜，我们这个民族因为礼仪的关系，个个有这个病，个个都不敢说。所以许多修道也好，练功夫的也好，尾闾关包括腰部以上，通通没有打通，从而影响肠、胃、肾、膀胱等，百病丛生。如果这一部分绝对健数了，那么人体内藏胃的一半以下，这些病绝对没有了，而且不管男女，身体生理上永远保持很年表，象童体一样。

第一关通了以后，上来就是夹脊关。夹脊就是背脊骨的两块骨头拉拢来，那里有个窝的地方，这里与肺呼吸系统、肝、脾、胃连带关系很重要。做功夫修养把这一关打通的人，那不同了，他平常坐在那里，很难得弯下腰来，自然很直，你叫他弯腰，他并不舒服。你看年纪大的人，总喜欢弯腰，喜欢把腿跷起来，坐在办公室里，希望靠在椅子上，脚跷到办公桌上去，只要有机会，两条腿总想放高不可。以中医来讲，这是下元亏损。夹脊关不通，前面所讲的中宫、胃气都不充足了，问题多了，各方面的毛病都来了。这是后三关的第二关。

第二关上来，叫玉枕关，就是后脑，许多人打坐修道，做功夫，不管修净土念阿弥陀佛，或者基督教的祷告，乃至道家的修炼功夫，在我的经验上，很少修到这一关的，尤其打通这一关的，非常少见。有人静坐修道到这部位，非常痛苦。拿佛学来讲，童真入道，女性就是当第一次月经还没有来时，男性就是性知识完全未开窍时，此时修道不会有这个毛病。可是不可能，童体不会有这个智能，除非天才的天才。人到十几岁不是童体以后，脑部神经大部分衰坏了，闭

塞了，或死亡了。为什么近视眼的视神经老化？就是这里衰老了，退化了，用道家笼统的名词讲，就是玉枕关气脉不通。修道的人修行到此，头痛得不得了，眼睛痛、牙齿痛、耳朵出毛病，各种毛病都来了。加上现代报纸副刊上医学知识，有一点毛病就怀疑是这样是那样，再加上恐癌症，结果找医生，当然找医生并没有错，那么，有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生命拿来试验一下，我也不主乡随便乱试验，往往经过的境界又退回去了，等于没有用。或者有些修道学佛的修行到此，有眼通，看到这看到那，实际上玉枕关并未通，而是在静坐中，身上的血液、气脉在运转流行，身心气血，二者相互摩擦生电，形成这种现象。如果你认清楚这只是静坐过程必然的阶段而已，再放下一切，不执不着，顺其自然，慢慢身心会一步一步变化，一步一步提升。一般人修行到此，气刺激了视神经，在将通未通之际发生许多怪象，加上心理的牵强附会，看到光或者什么的，自己认为有神通了。轻一点，大神经变成了小神通，小事看得蛮灵，大事就不行了；严重一点的，大神经小神通也没有了，完全神经了。许多人打坐修道疯了，武侠小说所说的走火入魔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实际上没有火，也没有魔，就是“缘督以为经”。如果玉枕关气脉通了，不管多大的年纪，思想、身体不会疲劳，记忆力不会衰退，也不会耳朵聋、眼睛花，应该说比年青人还行。这就是督脉部分。

讲督脉，讲气脉之学，解释“缘督以为经”，就是说把整个身体背脊骨督脉系统打通。怎么叫“缘”呢？佛学翻译得很好，叫“攀缘”，攀等于人爬楼梯，一节一节慢慢爬上去，“缘”就是沿着这条道路，一切节向上连锁的关系。所以，“缘督”就是以督脉为主，沿着督脉这条道路，以生命的气化一节节向上爬，保持健康。“以为经”这个“经”，不是奇经八脉的经，这里应作常字解释，督脉中枢神经、背脊骨关联着整个身体的中心，要经常保持使它健康。

刚才讲的自律神经系统都叫任脉，是在身体前面；横的叫带脉，在身体中间，有相而无形的是冲脉，也就是后来密宗、道家所认为的中脉。不过有人辩论，冲脉不是中脉，都为名望辩论得有害，暂不去管它。反正人体四个脉，加上两手两脚到头脑，上下八个脉非常重要。真正健康的人，打通了，没有缺陷、闭塞、病痛。

然而，庄子只提到督脉的重要，他为什么不讲下去？任脉、带脉不重要吗？因为有一个“缘督以为经”，对于有形的活着的肉体生命，背脊骨到脑中枢神经最重要，是主干。一般人，先要保持以督脉为主，督脉打通了，后面再跟着一路一路来，所以“缘督”，以督脉为基础。如果有些修道、修密宗的认为中脉才最重要，那是后来的说法。怎么讲是后求的说法呢？督脉、任脉不通，中脉没法通，真正中脉通了，奇经八脉当然通。但是到达这个境界，不可能的，几乎不可能。

长生不老，据我的想象，不能说我的经验，多活一下，慢一点老，不是完全不老，可以，绝对做得到，不过要专修。不像一般人学佛修道，地皮要炒，房地产也要有，美钞、黄金多少也要有一点吧，名片上总要印一条官衔，或者不是“长”的，总要来个“员”的。如果一忙这些，想做到“缘督以为经”，奇经八脉打通，修到长生不老，据我所知，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！那真是庄子前面讲过的人生的大梦。

青年同学注意，人的欲望，随着年龄、知识、经验在升高，非常可怕，假使一个人的欲望不跟着这些升高，差不多可以修道了，减退更好。许多学佛学道的人，讲起来自己什么都看空了，未必如此，不容易看空啊。这样一来，不能专修，想“缘督以为经”，想长生不老，绝对不可能。人随着欲望的升高，到了皇帝，历史上秦始皇，汉武帝，唐朝明朝的几个皇帝，要做神仙，人到了权位最高处，还要想另外一个超越，一超越，不都是搞死了吗？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，有两个人讲话很影响他，一个是道家的神仙东方朔，东方朔很滑稽，经常搞得汉武帝哭笑不得；一个是汲黯，汲黯当面批评汉武帝：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，内在欲望那么大，而外面讲大仁大义，又想修道，成神仙升天，“岂可得乎？”天上能爬得上去吗？历史上讲汲黯很憨，汉武帝的大臣哪个敢说这种话，非杀头不可，只有汲黯，当面这样骂汉武帝，汉武帝一声不响，晓得汲黯好人一个，忠心耿耿，讲的老实话。其实，岂止历史上汉武帝，大概所有学佛修道的都是汉武帝的徒弟，都犯了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这个毛病。真正做到无欲无求，“缘督以为经”，一句话就成功了。

庄子只讲了“缘督以为经”，下面几句话来了：

“可以保身”，督脉打通时，身体健康长寿是绝对的，没有病；“可以全生，”怎么叫“全生”？一生很幸福、很快乐地活着，全万全终；“可以养亲，”不会死在父母前面，当然可以孝顺父母，照应家庭子女亲人；“可以尽年，”就是生命可以活到真正该死的时候，尽了天年。

许多人死亡，没有尽到天年，在佛学叫横死。按道家说法，人活一万年很普通的。道家有一本书算得很妙，最短命的活一千年也很自然，我们把活一百岁视为高寿，在道家看来是不通的。人有一万年的寿命，为什么人会活得这样短呢？道家有一个会计制度的算法，高兴时哈哈大笑一下，少了半年；发一顿脾气，少了五年到十年；哭了一场，又扣好多年。那一本帐很有趣，我把这本道书找出来，叫个学统计的同学画一画表，扣一扣以后，就只能活几十年了。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这不算“尽年”，真正的“尽年”是规规矩矩活到千年万年，然后不叫死亡，道家有个名词，叫做“登遐”，“登”就是上升，“遐”就是到很高远的另外一个世界去，等于佛家讲往生到其它的佛国。

然后庄子提出三个故事。要特别注意，故事的内容并没有什么，很简单，可是《庄子》文章的笔法一写，很漂亮。二千多年来，中国文学各方面，经用《庄子》的这些故事，做各种说明的，太多了。如果现在有人用白话，高度的文学手法，再把每个故事描写出来，应该更好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倚，砉（huà）然响然，奏刀騞（huō）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

文惠君曰：“譆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”

庖丁释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；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（kuǎn）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（gǔ）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謋（huò）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而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杀生的艺术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

“庖”是给皇帝管厨房的人，“丁”是人名。是什么人的厨师呢？“文惠君”，就是“孟子见梁惠王”的那个梁惠王。庖丁给文惠君杀牛，当然现在有更好的杀牛机器，但杀牛是当时的一种手艺，当时的一种技术。

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

“手之所触，”把牛一拉，绳子一拽，手在牛背上一拍，我们普通拍一下很爱护，杀牛的人一拍，牛就倒霉了；“肩之所倚，”绳子一拉，牛鼻子拉歪了，把牛拉转了，肩膀一靠，牛就被靠倒跪下去了，很有功夫的；“足之所履，”脚压在牛身上；“膝之所踦”，膝盖顶住一个穴位，后来我研究，同人的穴位一样，顶得发麻了。庄子一定学过杀牛，至少也观察过杀牛才这么写的。

砉（huà）然响然，奏刀騞（huō）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

“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”刀在牛下面轻轻一拉，“莫不中音”，几句话描写的动作，干脆、利落，牛哼都不哼，几下就成功了，一条生命就回家了。刀从皮套里拉出来，“兹……”就一下子，好了。“合于桑林之舞，”看起来庖丁不是在杀生，简直是在跳舞，“桑林之舞”是夏时商时有名歌舞，是艺术，是音乐。“乃中经首之会。”刀一下去，在牛身上十二经脉的纹理轻轻拉一下，整个皮就脱开了。

这一段描写杀牛，杀得高明，我们无以名之，只好叫杀生的艺术，杀生达到艺术的境界。实际上，庖丁杀牛的技术，使被杀的牛痛苦很少，我想牛的灵魂出窍时会讲：你的技术真高明，不大痛苦啊！古代杀头真是害怕，犯人上了法场，向刽子手说：拜托，我们生生做个朋友，给我利便一点(就是快一点)。刽子手杀人快得很，就看他的刀在犯人头上一靠，不是画上画的刽子手杀头时，拿刀像切瓜那样吹，可见画画的人没有看过杀头。杀头时，刽子手把狠人头发一抓，刀一靠就完了，快得很。我年青时看过。

杀生的艺术，给庄子写成了这样的技巧。固然说杀牛的技术很美，总是不好，庄子讲得好好的，前面叫人养生，活得很长，可是为什么又讲到杀牛？你说怪不怪？读书时要从这些方面去想。

文惠君曰：“譆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”

文惠君站在那里看杀牛，嘴里惊叹：好啊！你本事这样大，
杀牛真利落，技术真高明！大概还在鼓掌，只是这里没写。文惠君在赞叹杀生，孟子看到了，一定要骂他的。

技进乎道

庖丁释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

文惠君一赞叹，庖丁“释刀”，把刀一摆，那姿态比跳舞的还优美，就告诉皇帝：没有什么稀奇，报告陛下，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”我真正喜欢的是修道，因为我学道，所以会杀牛。“好”“道”，以修搉的精神来做任何事情，技巧的高明，都超越了，已经不是在形而下，而在形而上。等于大艺术家陈教授塑造人物，随便一块泥巴，在他手上一捏一转就成形了，“好”“道”而“进乎技矣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庖丁杀牛，“好”“道”而“进乎技矣”，修养到了道的境界，任何技术都可以达到超神入化的程度，这就是讲养生的道理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人生的生活，做生意也好，做官也好，联考考得像杀牛一样，就好了。联考进考场无所谓，考题一拿来，笔一画就是了，考完了，笔往桌子上一丢，冰淇淋来一杯，很有把握；做生意到这种程度，无所谓发财，就是爱发就发，不发就不发。这是讲原则。

你看这位杀牛的庖丁说法，在给文惠君传道，拿佛学讲就是“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”。庖丁以杀牛身而说法，因为他杀牛，文惠君杀人，当皇帝都喜欢杀人，杀人杀牛差不多，所以在传道。

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；

注意，开始杀牛时，看到什么都是牛，都想杀。这里讲个笑话，年青人刚学拳时，手发痒，看

到人，手就想动一下，没有看到人，柱头也要打两下，这才痛快。等于小狗长牙齿时，看到臭鞋子都要咬一下，不然牙根发痒。

开始学技术时，看到什么都是牛时，什么都想动。以前剃头师傅收徒弟，教怎么拿刀，怎么剃，开始不能用人头做实验，只能拿刀在葫瓜上面慢慢削皮。那时的学徒都带着做家务，师娘在屋里煮饭了，叫徒弟打一点水，徒弟就把剃刀往葫瓜上“咚”地一放，进去舀水了，然后出来慢慢刮。这样搞惯了，师傅让徒弟给人家剃光头，师娘又在屋里叫打水，徒弟就把剃刀往人家头上“咚”一放，当然这个人就完蛋了。这是个笑话。

讲到剃头，就想起以前的故人，他一辈子做理了匠，人小时喜欢坐在桃担子的矮凳上，让他剃头，不像现在坐在冷气底下，旁边还有人剪指甲，我一辈子不敢，只觉得这样很可怕。这位故人也会做诗，给我剃头时就谈起诗来，所以我很喜欢他给我剃头，尤其是夏天，剃得光光的，热水一洗，那清凉的味道，比在电风扇底下好，再听他讲最近做了什么诗，后来看到理发店的对子，是他念给我听的，譬如“毫末生意，顶上功夫，”我说好，就背下来。还有一幅，后来知道是左宗棠的：“问天下头颅几许？看老夫手段如何！”一个个都把头砍下来，这就是左宗棠少年时的气派，后来变成理发店的名对子。我常常让他剃头，并跟他谈诗，过后我有点害怕，他一边嘴里讲诗，一边在我头上乱剃，若他讲忘了，在我头上“咚”地一下，那还得了啊。其实他剃头已到了庖丁杀牛的境界，把头不当头了，随便划两下头就光了，眼睛都不看的。后来长大了出门以后，想起坐在乡下的柳树底下让他刮光头，夏天用热水洗洗凉快一下，追忆这个境界，超过了冷气底下喝咖啡。

开始杀牛时，所见无非是牛，就像师大同学毕业前一年去诚教，上课时两个小时腿都在发抖，上课久了，目中无学生了。开始三年，所见无非是牛，“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，”目无全牛了，看到牛都不是牛了，眼睛里头没有牛了，技术经验到了这个境界。等于开始打坐，只晓得自己两腿痛．“始臣之打坐时，所见无非腿也，三年之后，未尝之坐也。”坐得昏沉，忘记了腿痛，坐在那里睡觉了，始终也没有学好打坐。

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

我向大家报告，刚才讲的那个剃头师傅，一边讲话，眼睛还看到书上，一边用剃刀在我的头上乱剃，头皮剃得比西瓜皮还青，他是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，用不着眼睛，也不是用手在剃，他的剃刀，他的意识，跟我的头三者合一，精神的境界就过来了。注意，任何艺术家、文学家到此境界时，写出一篇好文章或一首好诗，再过后一看，这是我写的呀？！有时看到得意之作，我说这诗做得蛮好，问谁写的？同学告诉是我自己写的，有同学还以为我作假，其实我早就忘了。我心里想，笑一笑，当时怎么写出来的，我不知道。

“官知止而神欲行。”“官”指五官。譬如刮牛身上的毛，技术搞熟了，刮得痛快时，觉得猪皮、牛皮已经利得蛮干净了，眼睛看到可以了，不用刮了，可是刀顺了，“哗”地再来一刀，这一刀是“神欲”之刀，无意识的。但这一刀下来是真正的干净彻底。“官知止”，五官，生理的机能有意地停止，停止不了，精神的境界而“神欲行”，自然还要来一下，很优美。

提请诸位注意，庖丁杀牛的技术，已经达到道的境界。任何一门专长的技术，到达“神化”的境界，不是用头脑，不是用肉体的功能，完全是“神行”，精神意志自然而来。譬如大艺术家，大文学家，乃至开刀的医生，医道到了最高明的地方，对于下刀的深浅程度已经感受到了，所谓“神行”。原文是“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”只用“神”而不用眼睛了，这个“神”不是眼神的神，而是精神的神，是超乎身体官能的。技术到了最高，到了道的的境界，是精神的世界，精神的领域，四肢的官能想停止也停止不了，很自然就滑下去了。而“神”的境界呀，欲行不断、连绵不绝。下面接着讲庖丁杀牛技术的程度：

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（kuǎn）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（gǔ）乎！

“依乎天理，”所谓“天理”，就是物质天然的纹理。做人要讲天理良心，这是中国文化最流行的一个术语。“批大郄，导大窾，”刀下去的时候，在大关节的地方，譬如膀子呀、肚子呀、腿子呀，“依乎天理”，引导着刀下去的方向，顺乎自然，顺着经脉的流行，肌肉的纹理，就把它自然解脱开了。大要紧的关键解脱开了，细节之处自然也就解脱开了。
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一句话：“因其固然。”生理上有其当然的道理，自然就解脱开了。

所以他讲一句结论：“技经肯綮之未尝，”这个“技”既代表技术，也表示肢节的肢；“经”就是我们现在讲神经丛，是大关键，大要紧的地方；“肯綮”，关节。他说，当我的技术达到这种造诣时，技术所经过的地方，也就是刀下去经过的地方，哪一丛神经，哪一块肌肉，哪一个关节，我都没有注意了，顺着刀势就下来了。等于一个雕刻家，顺着石头的纹理，自然就下来了。“而况大軱乎！”更何况大的骨头，大阻碍的地方，这乃顺着一溜就自然解脱开了。

这几句文字的大要，我们作了一个解释。我们要注意，庖丁现在讲的是杀牛的道理，实际上和作人做事的道理一样。所谓作人做事的道理，如果到达了超越的境界，不管你怎样做事，或者作领导人，或者被人领导，或解决一个问题，也就是“依乎天理”，从自然之势，“批大郄，导大窾”，大关键的地方，要点的地方，把它解开了，就能把事办好。但是，不是勉强做得好的，要“因其固然”而来。所以对于枝节的地方根本就不理，枝节的地方也不是不理，你顺着自然而来，关键的地方解开了，枝节的地方也就解开了。

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

庖丁批评一般杀牛人：技术高明的杀牛人，一年要换一把刀，这个刀他用了一年，非换不可，下面是一个注解："割也；"庖丁说他们呀，不是在杀牛，是在割牛，慢慢地割。杀牛的人痛苦，被杀的牛也痛苦。"良庖"算是一个国家的高手了，至于"族庖"，小地方上有些高明的杀牛者，一个月要换一把刀："折也"，那不是在杀牛，那是硬剁下去的。我们看现在的医生用的手术刀，岂止一月，开刀一次后，就怕有问题，就要换。

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

庖丁告诉文惠君：我现在的这把刀用了十九年，杀了几千头牛了，也没有换过，这个刀刃就像新的一样，没有缺口，还锋利得很。

这个道理说得很深刻，等于们们小时候学写毛笔字，自己的字写不好却嫌笔不好。现在最好的毛笔，几千瑰一支，写了几个字，这个笔不听话，我想向这边，它要往那边，换一支。同样道理，不会杀牛的，嫌刀不锋利。如果技术到了最高点，修养到了最高点，如同会写字的人，最坏的笔能与出最好的字。高明的书法家，他喜欢写坏笔，能够把要丢了的坏笔，写出神韵的字来，还超过了用新笔写的字，那已经不是写字了，那就是"官知止而神欲行"，到了神化的境界了。这个道理同时也说明，一个才具高的人，处理国家大事也好，个人事务也好，乃至说做菜也好，会做菜的人，随便一个蛋，一点油，一点盐巴，炒出来也很好吃。像我们不会做菜的，不管油多油少，花生米怎么都要炒焦。文章写得好的人，随便怎么写都写得好，写不好的人，挖空心思也写不好。所以，庖丁讲到这把刀的道理，是在于自己意境的造诣高不高，不在于工具的好坏，作人处事，就看你智能高不高，修养高不高，不靠环境条件的帮忙。

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

庄子的文章影响我们的文化极其深厚，"刀刃若新发于硎"，"游刃有余"这两句成语，文学、诗词，乃至一些大文章，到处都用到。这里庖丁以杀牛的道理来做比喻："彼节者有间，"牛身上的关节，任何一个最严密的关节都会有空隙。古书上印的"闲"字，门里面一个月亮，现在写成间，间隙的意思。这句话要注意呀，任何一件困难的事，它都有空隙的，譬如我们两个指头捏得很紧，还是有缝的，厚的东西穿不过这个指头缝，如果非常非常薄的东西，一拉就穿过去了。所以最严密的事情，都有漏洞，都有缺点，都有空隙，同人体上的关节一样。"而刀刃者无厚，"庖丁说，可是这把刀在我手里，已经变得没有厚度了，变成非常空灵，没有刀了，那么没有空隙的地方都可以过去，何况还有一点点空隙的地方呢？所以我以一把无形的刀，"以无厚入有间，"进入那个有空隙的地方去，就可以"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""恢恢乎"是形容词，就是舒服得很，潇洒从容得很。这把无形的刀，在没有空隙的地方，都把它变成一个大空隙了，所谓"游刃有余"，庖丁这把刀不是在杀牛，好象是在物体上游泳一样，很轻松很自在地就过去了，是非常地潇洒从容。

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

因此这把刀我用了十九年还没换过，它和刚刚出炉的刀一样新。

这一句话是重点。我们作人做事，要永远保持着刚刚出来的那个心情。譬如年青人刚出学校，是满怀的希望，满怀的抱负。但是入世久了，挫折受多了，艰难困苦经历了，或者心染污了，变坏了；或者本来很爽直的，变得不敢说话了；或者本来很坦白的，变成很歪曲的心理；本来有抱负的，最后变得很窝囊了。我们一般认为，这是社会与环境影响了一个人。其实懂了庄子讲这个故事的道理，就知道社会与环境不踊以影响人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有独立的造诣，独立的修养。自己独立修养的精神超神入化，在任何复杂的世界，任何复杂的时代，任何复杂的环境里头，"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"，都可以永远保持最初开始时的心理状况。这是最高的修养，这在中国儒释道三家，叫做"初心"。人能够永远保持"初心"，不受外界环境影响，不受外界环境染污，永远保持光明磊落，坦白纯洁，就像《老子》上所讲的"能婴儿乎"，那么，就会如庄子所说，这一把刀，"刀刃若新发于硎"，永远不会坏，永远长新。

同时，我们要了解，生命的修养也是这个道理。人为什么会苍老呢？受了情绪的变化和一切外界的影响，使我们慢慢由青年到中年，到老年。所以修道与处世，就是庖丁解牛的道理。虽然处于很复杂的世间，"批大郄，导大窾"，处理大关键，把握大要点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头脑，保持着自己的初心，像这把刀刚出炉一样，不硬砍，不硬剁，不硬来那么可以永远使生命健康，永远使生命青春。

由极高明而归于平凡

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

上面庄子借用庖丁的嘴，讲自己修养的造诣境界，和处世的方法原则。这里这一段话更重要。但是当我到了一般的杀牛匠那里去看看，牛一来，杀牛匠那个小心，那个紧张，做了非常严谨的准备，我看见了那个情形，自己"怵然为戒，"生起一个警觉性，警觉什么呢？"视为止，"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榜样。庖丁的技术那么高明，杀牛不用眼睛，把刀拿起来随便一挥，就感觉到了，可是在看技术差的人杀牛时，并没有看不起人家，反而更看得起人家，因此对自己更加有一个警惕，不要认为自己学问好，本事大，技术高。人生作人处事，就要像庖丁那么小心，那么谨慎。一方面这几句话也描写普通杀牛的人，看到牛求，"视为止"，那个眼睛看到牛来都瞪直了；"行为迟，"走路都是慢慢的，不敢一下子靠到牛身边去。另一方面也形容庖丁看了别人杀牛，"行为迟"，本来自己很轻松，因此也亦得走路都不敢乱走，慢慢走到前面，看他们怎么杀牛。

动刀甚微，謋（huò）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而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

之。”

庖丁说，我学了他们的样子，虽然自己技术很高明，但动刀慢慢地，很小心很仔细地下来，“哗”地一声，牛的四肢都解开了，牛身像泥巴一样散在地上。这个时候，我一身也累了，像一般杀牛匠把刀一丢，躺在地上也像一团泥巴一样。休息一阵，威风又来了，“提刀而立，”把这把刀一拿起来，往那里一站，英姿四顾，就像大英雄打了胜仗，站在高台上四面一看，觉得我是英雄，“为之踌躇满志。”

这一段描写很有趣味。然后，“善刀而藏之。”把这刀擦得干干净净，再打上凡士林或防锈的油，用布包好，好好藏起来。等于很有钱的人，一定要把美钞美金包得好好地藏起来，装起没有钱的样子。

你注意哟，庖丁杀牛的技术之高明，眼睛里面没有看到牛了，刀随意这么一挥，一条牛一秒钟就解决了，那已经不是技术了，已经到了神化的境界。但是，学问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以最平凡、最肤浅的人做自己的老师，做自己的榜样，那么就大成功了。如果你技术、学问到了最高处，认为老子天下每一，你注定失败。没有天下第一！只有小心加小心，谨慎更谨慎。所以庖丁说：虽然至此，我常常到了一般杀牛匠的地方，看到他们杀牛那么小心，我也跟着他们学，也那么小心。我们用文学上一句话来描写，一个人的一生呀，由最绚烂而归于平淡，由极高明而归于平凡，这才是成就，这样的成就才是养生之主。这个要点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，就是儒家道家讲的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庄子这里形容人由极高明归于平凡的时候，掉了几句尾巴，来描写这个人生。把牛杀完了，“如土委地”，牛肉堆了一地，自己也像泥巴一样坐在了地上，哎呀，总算完成了工作。这就是人生，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一件事情做成功了，或者做生意发了赌，先是觉得困难害怕，睡了一觉醒来，“提刀而立”，我还是英雄，站在台上呀，“为之四顾，踌躇满志”。这个描写很幽默，人都是这样，过后越想越觉得自己英雄，在当时却痛苦得很。可是庄子在后面又加上一句，“善刀而藏之”，这句话是要点。这就是庄子的文章，像禅宗的话头，要透过文字以外去参的。

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文惠君听了庖丁讲完，他说：好啊！我听了你讲的这番道理，懂得人生了。

庄子用道家的思想，用汪洋曲折，非常优美的文字，借用庖丁解牛这么一个故事，写出了人生的道理。如果拿儒家来讲呢？还是我们常提的一句话：“诸葛一生唯谨慎”，不恃才，不傲物，很平凡。这个“谨慎”，既不是自卑，也不是瞻怯
更不是自我的颓废，是小心谨慎。这就是养生的道理。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“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？”曰：“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”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神虽王 不善也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“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？”

庄子这里所引用的故事，根据后人的考据，据说出在战国时的宋国。“公文轩”，人名。“右师”是一个人职务的称呼。公文轩看见右师，很惊讶地说：这是个什么人呀？怎么只有一只脚呢？这是天然生成这个样子呢？还是后天因生病而变成这个样子？

曰：“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”

右师说：这是天然的。这里的“天”不是宗教里的什么东西，是指自然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是因为车祸，撞断了一条腿；还是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；或者因为生病受伤，割掉了一条腿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样子，它都是天命，都不能归之于人为。天然给我生命，要让我用一只脚活着，我就用一只脚活着。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生命，每个人的身体形貌都是独立的，各有独自的精神。你认为我只有一只脚不好看，我还觉得你长了两只脚很怪呢！或者你认为我的鼻子长歪了，我还看你鼻子长得太直了，不够漂亮；说我驼背，驼背有什么难看？你还没有呢，不相信你驼驼看；笑我歪嘴，歪嘴有什么不好？对不起，你还歪不了呢，除非你去动手术，开了刀才歪得起来。“人之貌有与也”，这句话很深刻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人的相貌是相对的，外形不能妨碍了我们精神生命独立的人格，每个人要有自己生命的价值，人活着要顺其自然，不要受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。右师说：我懂了这个道理，因此我答复你：这是天命！一切都不是人为，是自然的。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庄子的这几句话，在中国的文学故事中，尤其在《高士传》中引用得很多。“泽雉”，就是江河边旷野里的野鸡。不晓得大家看到过没有，野鸡走几步路，脖子就伸一伸，往地上啄一啄，找虫子找东西吃，走几百步，走得更远一些，看到有水就喝一点。你看野鸡挺可怜的，为了一点饮食，为了吃饱，一天到晚到处跑。虽然如此啊，它活得很快活很高兴，“不蕲畜乎樊中。”“蕲”就是乞求，它不乞求关在笼子里。关在笼子里好啊，野鸡如果被人关在笼子里，天天有米吃，现在还有各种配好的饲料，又有水喝。但是，被关在笼子里不舒服呀，它宁肯饿肚子，也要自己在外面找吃的，这才自由啊！这才舒服啊！所以它的生命并不希望关天动物园的笼子里。为什么？

“神虽王，不善也。”“王”通旺。你看关在笼子里的动物，譬如我们去看孔雀，它把脖子一伸，头一弯，再把羽毛一张开，那是孔雀王，很了不起的样子。再了不起，你还不是被人关在笼子里，它自己也学得不自在。它的“神”，那个精神虽然看起来像王一样，可是“不善也”，不好。其实，我们大家也都关在笼子里，这个宇宙就是个大笼子。你看现在的建筑，譬如现在我坐在上面，给大家讲《庄子》，人自己看自己，好象很了不起一样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从外面看进来，洋土盒子就好象笼子里关了我们这一堆人，还翘头翘脑，自己称王，这不好。生命就是这个道理，我们人，有时候觉得自己顶天立地，功成名就，或者了发大财，当了大老板，出来那个肚子挺得特别大，表示有钱，可仍然是被关在笼子里。照庄子的说法，“不善也”。

　　这是第二个故事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“非夫子之友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吊焉若此可乎？”曰：“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悬解。”

　　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　　随缘世事无挂碍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“非夫子之友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吊焉若此可乎？”

这是讲老子死了的故事。至于老子死没有死，这在中国文化史上，素来是个迷。据说老子是永远不死的。这里庄子说老子死了，他的月友“秦失”来吊丧，按一般地看法，看到月友的尸体，眼泪至少要掉两颗，秦失却不这样，他看到老子的尸体，“三号而出。”大叫三声，既不是哭也不是笑，“哈哈哈”叫三声就走了。老子的学生就说：这个家伙不是我们老师的好朋友，他今天来，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，分明是来讽刺嘛。秦失听到老子的学生这样讲，就答复他们：我是你们老师的好朋友哟。老子的学生就问了：老师死了你来吊丧，又不行礼，又不掉眼泪，干嚎几下，大叫几声，道道可以吗？

曰：“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

秦失说：当然可以，而且这是最高的礼貌。我最初对你们的老师很敬佩，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等到我老远跑来吊丧的时候，看到有些年纪大的人哭得不得了，好象死了自己儿子一样伤心，又看到有些年轻人来吊丧，哭得好象死了自己妈妈一样伤心。为什么他们见到老子死了哭得那么伤心？“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”这是真情的流露，动了情感，讲不出来话来，为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，可以表示的那一番情感而哭。这是人的感情没有错，但是你们的老师老子，中应该是普通人，他是教人能够超越世俗感情，超越物理环境以外，达到超神入化的人，就是下面所说的“哀乐不能入也”，七情六欲已经不动心了。也就是说，得道的人，生死也不入于心中，生死一体，活着是睁开眼睛在这里做梦，死了是闭着眼睛在那里做梦，反正在梦中游戏。结果呢，你们这些跟老子学道的学生还动了真感情，大哭大叫，可见你们没有得道。换句话说，老子没有把你们教好。

“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。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”这个“天”不是普通的天然，是形而上道。人的感情自然有喜怒哀乐，可是哭得非要唱起歌来，大声把喉咙哭哑了才算伤心，这个感情已经做假了，不是真感情，这是违反天然的，已经忘记了生命的本来。生命的本来是什么？“崇高改至堕落，积聚必有消散，有命咸归于死”，到了最高必然要掉起来，聚集在一起久了必然会散开，所谓“生者寄也，死者归也”，有活着的生命，自然有归宿的那一天。这是必然的道理。

　　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悬解。”

秦失说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顺着生命叩拜自然之势来的；年龄大了，到了要死的时候，也是顺着自然之势去的。所以老子也提到：“物壮则老”，一个东西装成到极点，自然要衰老，“老则不道”，老了，这个生命要结束，而另一个新的生命要开始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的生命不在现象上，从现象上看到有生死，那个能生能死的东西，不在乎这个肉体的生死，所以，我们要看通生死。“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。”这是最高的修养。把生死的道理看通了，随时随地心安理得，“而处顺”，人生除死无大事，死是最大的问题，生死的问题看空了，顺其自然，自己就不会被后天的感情所扰乱了。

“古者谓是帝之悬解。”在中国文化中，帝字，还有道字，天字，有各种的解释。帝可以代表宗教的上天的主宰，也可以代表形而上的本体，生命的本来。在这里，你不要把帝当作一个有形的上帝来解释，不过，把它当个有形的上帝也可以，就是有个生命的主宰，它和形而上生命的主宰，也就是“悬”，同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无法解释，无法用世间的文字，语言来解释，要最高的智能来理解。理解了这个道理呀，就了却生死了。了却生死之后，又如何呢？

　　薪尽火传

　　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这个“指”，古人争论得很厉害，有人认为，这个指头的指，是代表肉体；有人认为，这个指

是代名词，不要那个提手旁，就是宗旨的旨。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：我们真正的生命，就像用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之后，把这个火传到蜡烛上去。火柴擦燃过一会就息灭了，火柴的形象没有了，可是传到蜡烛上的火呀，那个光明永远不断，绵延不绝。“不知其尽也。”也就是无穷无尽。那么在中国文化里，就是一句话：“薪尽火传”。火柴烧完了，火柴的形象不见了，可是它精神的生命，永远是亮的，而且是无穷无尽的。

我们肉体的生灭是两头的现象，生命的根本不在这个现象上，那个能生能死的生命，它的光辉永远不生不灭，无穷无尽。庄子用“薪尽火传”这个比喻，表达了道家的思想，和佛家儒家的思想一样。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，对于生死，就看得非常解脱，非常轻松，非常自在，因此呀，自然就哀乐不入心中了。

《养生主》三个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再回来看一看。第一个故事：庖丁解牛。庄子告诉我们对于做人处世，立身行事，生存生活要做到超神入化，自己造诣要超凡入圣，不要被外境所拘，虽然在物质的世界里，精神也要超脱，如庖丁解牛一样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作人做事还是处处谨慎小心。第二个故事，庄子用右师的故事来说明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生命的价值，人活着要有独立不可拔的精神。而真正的生命价值就要效法天然，超越樊笼之外，自己要有打破环境的能力，创造自然的生命。一只脚的人也顶天立地活在世上，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，决不受外形，外境界的影响。我们人最可怕的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卑感，任何的英雄也有自卑感。人受到环境的影响、打击，自卑感也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常说，一个非常傲慢的人，就是因为他自卑感太重。因为傲慢是对自卑的防御，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，所以要端起那个架子来。没有自卑感的人很自然，你看得起我，还是看不起我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是很自然的。人到了这个境界，是真的认识了自我。所以人顶天立地，古往今来，无非一个我。第三个故事，庄子告诉我们要看破生死，我们能够看破了生死，生死的时候，很自然地接受，一点无所恐惧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生死不自卑，我们为什么怕死呢？很自卑，因为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。庄子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并没有到哪里去，我们那个能生死的生命，“薪尽火传”，永恒常在。真正的生命永远是光辉，永远是亮着的，“不知其尽也”。

第二篇 齐物论

这是研究《庄子》最头疼，问题夹杂得最多的一篇文章。《齐物论》的思想、理路给人的感觉是：“汪洋博大，堂皇迷离”，因为它中间说的内容太丰富，太丰富了！我们往往把它前后的逻辑把握不住。所以古人都批评《庄子》的文章“汪洋博大，堂皇迷离”。实际上一点都不迷离，条理很清楚。

我们看一下题目：“齐物论”。宇宙万物，宇宙万有是不齐的，不平等的。所谓不平等，就是有差别。现在庄子提出是“齐物”，宇宙万有平等，没有现象的不同，那麽《齐物论》讲万物平等，没有差别。我们人如何解脱物理世界的束缚，达到那个真正无差别平等的道体，这篇文章最重要是谈这个问题。由开头讲如何求证这个无差别道体，到最后说明无差别里头有差别的道理。到底差别是怎麽来的？差别是由于“气”的变化来的。

现在开始讲《齐物论》。庄子首先说明无差别的求证，他以故事的方式说明。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。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？”

子游曰：“敢问其方。”子綦曰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呺。而独不闻之翏翏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、似口、似耳、似枅、似圈、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；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；厉风济则众窍为虚；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

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”子綦曰：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耶？”

生灭变化无常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

“南郭”是复姓，“子綦”是名字，后世道家的《神仙传》、《隐士传》都把他列进去了。现在假设我们在看电视、电影或剧本，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南郭子綦，把他想成个老头子。我们要注意，在庄子那个时代没有凳子、椅子，我们看到日本人坐的榻榻米，上面放一个矮茶几，大家盘腿坐在席子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生活。什麽叫做“隐机而坐”呢？就是这样软下去，一溜就下去了，好像茶几都把他盖住的样子。不是像现在同学们坐累了就趴在桌面上睡，那叫伏几而坐。

南郭子綦这样一副懒得不得了的神情，人往下一溜，半坐不坐的，软下去了，然后把头一翘，“仰天而嘘”。为什麽“嘘”？“嘘”在秦汉以後不叫“嘘”，所有的《神仙传》《隐士传》上，“嘘”叫做仰天长啸。譬如魏晋时代有一个隐士叫孙登，书上讲“孙登善啸”。老虎叫就是啸，难道他坐在那里学老虎叫吗？不是的，啸和这里的“嘘”是一个东西，就是吹一个很长的口哨。

“荅焉似丧其耦。”“荅焉”不是答话的答，就是头一低，人向茶几下一溜，头仰起来，吹一个很长的口哨，等把气吹平了，又把头一低。“似丧其耦”，好像损失了个东西似的。古人讲

两夫妻叫对偶，这里的“耦”木是指对偶，是说好像丧失了所有的外境，相对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就这麽一软软下去，死了不像死了，活着也不像活着，反正是懒洋洋的像没有骨头一样。就那麽个神态。

我们要注意呀，第一篇《逍遥游》的开始，鲲鱼化成大鹏鸟，直上万里的高空向南飞，那个气势非常壮观，最後到达了“无何有之乡”，了不可得，一无所有。那麽《齐物论》的开始，这个人什麽都没有，也不是灰心，也不是失望，是懒到了极点，什麽都没有。

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

第二个镜头：出现了南郭子綦的学生“颜成子游”。“颜成”也是复姓，“子游”是名字。颜成子游站在旁边。古代长辈坐着的时候，晚辈要站立侍候在前，等着长辈吩咐要做什麽事，有问题请教则是跪着，表示一种尊敬。古人有时讲“膝行而前”，怎麽叫“膝行而前”呢？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，两个膝盖跪在榻榻米上，爬着就过来了。颜成子游看见老师这麽一个情形，就问了：老师啊，我现在看到你的外形像一块枯的木头，毫无生气，由外形看到内心，内心像死灰一样，一点活气都没有，冷冰冰的。人的身心怎麽可以到达这个样子？

“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特别注意这两句话。从文字上讲：你今天靠在茶几上休息的这个状况，跟从前的情形完全两样。如果单照字面上这麽讲，一定很冤枉庄子，其实在这两句话里头，庄子已经点题了。我们作古文叫点题：“画龙点睛”，魏晋时候的僧繇，他画龙不画眼睛，画了眼睛，“画龙点睛，破壁飞去”，龙就变成真的；飞走了。庄子这时候才落点睛之笔：“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要了解《齐物论》就得了解这两句话。

当我们第一秒坐在这椅子上，第二秒已不是第一秒钟了，第三秒更不是第二秒了，每一分每一秒宇宙万事都在变化。这就是後面讲到的孔子告诉颜回的一句话，四个字：“交彼臂过”。两个人走路，你过来我过去，两人对面走在一起，两个膀子刚刚在同一条横綫同一个位置上时，两个膀子这麽一碰，一刹那，已经过去了，你往这边走，我往那边去了。任何时间，任何地区，一切的事情，这一刹那之间都在变化，不会永恒存在的。两个手臂一碰，拉一下手，等再拉一次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原来的了，中间已经有很多的变化了。当我们刚刚靠着一坐的时候，当下就过去了，等于佛法的一句话：“刹那无常，“刹那”是梵音，一弹指，“啪”，就是六十个“刹那”。所以这里尽管是颜成子游在问，但庄子已经点题了：“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

庄子借用南郭子綦的嘴，在《齐物论》中谈到，怎样忘掉了内、外境，进入没有分别，万物平等的“无何有之乡”。

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。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

南郭子綦说：是的，你问得好啊，你看我这样不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我这样很好嘛！你觉得有疑问吗？我告诉你：“今者吾丧我，”此时此刻，我已经没有我了，“丧我”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要真正解脱物理世界的困扰，解脱一切烦恼而到达真正的逍遥，唯有“丧我”，亡我。没有达到亡我，不能了解那个万物不齐之间，有超乎形而下到形而上是完全“齐一”的。所以这一篇的题目：求证齐物。万物不齐有都是相对的，要想求证那个绝对的，那个形而下万物不齐后面的本体，那个形而上了无一物，了不可得的“无何有之乡”，怎麽求得呢？要达到真正的亡我。那麽才可以谈《齐物论》。到这里，《齐物论》已经讲完了，下面都是延伸和发挥。

人籁地籁天籁

中国後来许多禅宗祖师都是这样，讲着讲着不讲了，问你懂不懂？看你还楞眉楞眼站在那里的话，就给你一棒：“去你的，没有脑子。”就不讲了。南郭子綦不是这个作风，他回答颜成子游，我已经进入无我的境界了，你自己去悟，懂不懂？颜成子游当然不懂，那麽南郭子綦就再讲：

“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？”

这里提出“人籁”，“地籁”，“天籁”，这几个词是庄子提出来的，後来中国文学用得很多。“籁”代表那个音声。南郭子綦说人境界的实在的音声你可以听得到，但是你却听不到地境界的音声。地境界也有音声，地下热闹得很，古人有办法听到，古人睡的枕头是木头或竹子做的，里面是空的，睡下去地下音声可以听得到，至少地面上音声听得很清楚。这个“地籁”只有趴到地下听。“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”假定你懂得了“地籁”，也没有办法懂得“天籁”——自然的音声。这个“夫”字要拉长声音读，相当于一个拉长的问号。

要注意啊，《齐物论》首先告诉我们一个重点，万事万物生灭无常，不会永恒存在，“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就是“今之听话者，非前一秒之听话者也”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都可以体会到，只要是清醒的，一定有思想。但回转来反省、体会一下，没有一个念头，没有一个思想是永恒存在的。一个个很快地过去了。我们脑子里的意识形态，只要一想到“我现在”，便又立即过去了，现在是不存在的。未来还没有来，我们说一声“未来”，就已经变成现在了，这个“现在”又立即过去了。像流水的浪头一样，一个个过去了。所以大家做功夫做到亡我，还是你自己在捣乱，你那个“我”就不存在，它每秒总是自己就把你亡掉了，过去了。这个道理要把握住。然后，庄子说你要懂生灭无常这个道理，只有达到亡我的境界才可以体会，既然不能亡我，那已经到了形而下。现在庄子提出来，形而下万有的现

象里，自然界要分三个等次，天、地、人三才。不过庄子是用音声的境界来描写。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情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在哲学上，尤其是宗教哲学上，最喜欢应用音声来表达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程。这个宇宙中的音声和光是范围最广的，是使人可以走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引导的力量。所以，庄子提出来天、地、人三种音声，《齐物论》已经开始从形而下讲起了。

子游曰："敢问其方。"

"方"就是方向。"敢问"，是下辈对长辈礼貌谦虚的话，不敢乱说，不敢问。像我们小时候，对长辈、对老师的问话："我们不敢说啊。"实际上表示已经要说了。不敢问就是敢问，说我不敢问，实际上是已经问了。颜成子游说：天地人这三种音声的关系，请老师指示我一个方向，告诉我一个头绪。

子綦曰："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"

首先提出一个"气"的问题。中国道教的思想认为，形而下第一个发生的作用是气化。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，我们晓得，关于宇宙万有的原始元素，人类世界东西方的宗教家们都有一套说词，有的说这个世界上人的创造，是神拿泥巴，水啊什麽的捏成的，再问一下你的神是谁创造的，不能问了，宗教家是"到此止步，谢绝参观"。信就归主，不信就不管你了，这是宗教。也许有人要说：你叫我信可以啊，但你告诉我一个理由，你把理由说给我听，我就信了，说上帝创造也好，神创造也好，菩萨创造也好，开始是先创造哪一样东西呢？一问就愣了，因此产生了哲学。我们看东西方哲学，大部份的说法都认为宇宙万有的原始元素，最先创造的是水，先有水，再生长万物；印度和埃及则认为：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元素是同时的，也就是泥巴，水、热能、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万物的最初。这种是唯物哲学最初的说法，与宗教所言的宇宙，根本脱离开了。

中国的道教，认为第一个成分是"气"，万物都是"气""化"的作用。这个"气"不是风，不是印度、埃及哲学中地水火风的风。最初的《庄子》古本里面的"气"，无火之为"炁"，这个"炁"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"无以名之"，拿现在的观念说，就是能，能量。以後，产生了中国道家原始的地球物理思想，它同现在的科学走的路线不相同，但是不能不承认它是个科学。中国过去的地球物理科学，当然并不是从庄子开始的，在庄子同一时代，道家的科学思想、物理思想非常发达，那个时候，燕、齐之间充满了方士，现在也可以讲是搞科技的科学家，他们修道、炼丹的学说非常发达。所以庄子、孟子都受到他们的影响，孟子还讲到过"养气"之说。

按照中国道家方士的看法，地球是一个活的整体的生命，这个看法现在仍有很高的价值。站在地球的角度讲，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的上面，不过是些细菌而已，等于有些细菌寄生在我们的表皮上。以道家的观点看，天地是一大宇宙，人身是一小天地。地球也是一个有生机的大生命，他有呼吸，他有活力，他有意志。譬如认为江、河、海是地球的肠胃血管，血脉都相通，地球的里面，中心是通的，人如果有机会到达地球的里面，在里头优悠自在，有得吃，有得玩，不晓得多少年都不会死。

地球是"噫气"的，地球的呼吸之气，最重要的是在西北。那么，认为地球是通气的，这都有书可证，不过这些书现在连书名都很难听到了。清朝有一个大文豪纪晓岚，纂修过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个人不太讲迷信，是个怀疑主义者，讲求实际验证，不过他也好记载这些东西。他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上记载：他有一次犯了罪，充军到新疆天山的北部，在那里有个洞，它要叹气的，土人都认为是地球的嘴巴。每年清明，人、骆驼、马都要躲得远远的，地球要开始叹气了，里头有出气呼吸声音："呵……"，一团气出来。这是庄子所讲"大块噫气"。纪晓岚的笔记上讲，那股气出来不得了，任何人、马、骆驼碰到这股气，就会连骨头的影子都没有了，化成气了。这气出来，往哪里走不知道，二十四小时以後，它要沿老路回来，因此这条路二十四小时大家都要避开的。等它回到了洞口，好像人的吸气一样，倒咽下去，又没有事了。这一段记载，说明了中国传统的道家学说认为地球是活的生命，不能随便破坏，破坏得厉害了地球要出毛病的，甚至于将来会毁灭。

回到庄子本文，"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"这里所讲的，不同于刚才纪晓岚见到的那个情形，这是讲地球有它本身的生命，一股热气上去，就是地球的"噫气"，变化形成风了。我们想想庄子的话对不对？譬如说，热湿气流上升遇到高空的冷气，冷热气流相互接触才会下雨。但地球高空的气是有限度的，到了一定的高度，空气就完全稀薄了；超过了太空以上，就几乎没有空气了，那不再属于地球的气，那就是地水火风空的空了。因此庄子讲的是有科学道理的，值得研究。拿地球和人相比也一样，凡是人呼吸之气达得到的地方，人体外面的光芒就有那麽个范围。用现代科学技术照相可以照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人呼吸之气放射的范围，就只有两个手围成一圈这麽大。除非经过打坐修持，像南郭子綦一样达到忘我的境界，光与气的放射就不同了。因此我们讲，人体放射的气，到达外面的作用叫做风。这一段比较麻烦的词语要先把它搞好。

这里同南郭子綦忘我境界不同了，到达忘我的时候，没有谈气不气，那是解脱的境界，同《逍遥游》最後的结论"无何有之乡"是联带的。我们让南郭子綦躺在那里，"隐机而坐"好几个礼拜，求忘我去，我们转过来从"有我"境界开始。"有我"境界第一个："噫"动就有"气"，"气"动了就形成风。注意这是两层，造一口"气"出来以后，呼出来就变成风了。不要认为"大块噫气"就是风，里面有层次的不同。于是庄子开始作他的文章了：

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呺。

这股气变成风以後，除非不起作用，起了作用以后，那厉害了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“万窍怒呺。”“窍”就是洞，有洞的地方就发出声响来，没有洞穴的地方听不到有风的音声。《庄子》处处都是科学。你说风有没有形体？风没有形体，我们感觉到风吹在脸上，是我们的反应；风有音声没有？没有音声，我们听到风的音声，是风碰到了东西后相互摩擦发出来的，风的本身不是那个音声，风的大与小也只是我们感受的形态，所以读《庄子》就要留意了。

庄子讲形而上的本体“无何有之乡”，了无所有，了不可得，由形而上到形而下，“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呺。”研究佛学多年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两句话，形而下起用，就是佛学唯识学的一个名词，叫作“依他而起”。如果不靠万物，不“依他”，那个本体的功能就呈现不出来。不靠外物作用和现象，本体的功能哪里看得出来？但是本体有没有功能呢？有！一切万有的用就是它的用，一切万有的现象都是它的现象，是“依他而起”。庄子形容风没有起作用，静态的时候，什麽都看不出来，等它一起作用，动态一来，什麽现象都出来了。这是讲风，讲气，同时要注意这也是形容我们心的境界。我们心里平静的时候，什麽现象都没有，心里念头一动，什麽喜怒哀乐，什麽怪象都来了，同庄子形容的风一样。

而独不闻之翏翏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、似口、似耳、似枅、似圈、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
　　这里庄子在玩他的文字技巧，形容物理界被风吹的现象：

“而独不闻之翏翏乎？”开始那一阵风，高空的风，天风“翏翏”，像现在这个天气，我们穿一件夹克，爬到阿里山的山顶上，在都市住久了，爬到高山上，高空那个风吹到耳朵里来，声音“翏翏”然，好舒服啊！这个时候人很平静的。第二个形容：“山林之畏佳，”我们到了山林，有岩石的地方。“畏”是山畏，指山转弯抹角的地方，山谷突出和凹下去的地方，高山岩谷的地方。庄子说这些地方的风才大咧，听着吓都要吓死人。

山上的大风不是“翏翏”然，你注意啊！第一句“而独不闻之翏翏乎？”天风“翏翏”然，那很好听，很清雅。第二句就不大对了，要是到高山上有转弯抹角的地方，你再去听听，各种各样的怪声音都出来了。尤其到夜里下雨的时候，你爬到山里头，一个手电筒也没有，你坐在那里，各种怪叫吓都要吓死你了，那就是“山林之畏佳”。“畏佳”不佳喔，不要看字面，那是形容山林弯弯的地方。

庄子接着形容，跑到原始森林去听那个风声，森林里有“百围”的大树，树上有洞，风吹出气，“嘘……”像鬼叫。庄子形容那些洞穴，凹的像人的鼻子一样，有的像嘴巴张开着，有的像耳朵，像枅，像横杠，像圈圈，像捣臼，有些洼进去，“似污者，”有的像个大的深水池一样。这是庄子的文学境界，是一副真的画面和模型，那些洞穴遇到风一吹，百声齐发，百家争鸣，你看庄子很艺术吧。我们看他文字上形容得很好，如果来一根有很多洞的大树，把它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，里面用大风给它一吹，外面又下起大雨，伴着风的怪叫声，你是会吓死的哟。“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”这些都是形容风吹百窍洞穴发出来的声音的名称，我想就不作多余解释了。
　　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；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；厉风济则众窍为虚；

“于”就是嘴巴攒起来发出“吁……”的声音。“随者唱喁，”“喁”是喉咙发出来的声音。所谓“泠风”，指高空上的风，这个“和”不是和平的和，是各种声音混杂的和音，“小和”，声音和得比较轻巧，高雅。大风来了，各种声音和得很混杂。当真正的大台风来了，那些洞穴像闷住了一样，反而发不出声音来。这个道理又是一个物理现象。陆放翁的诗：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在山边住着，夏天大雨快下的时候，那真是风满楼。古人还有一句诗：“万物无声蒸雨来”，夏天热极了，天气闷得人的呼吸都出不来，树叶一动都不动，一根草也不摇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闷了一阵，大雨就来了。从文学的境界看来很舒服，但科学境界各有不同。

我们回到原文，看看庄子是怎麽作文章的，他形容风，从“万窍怒呺”开始，“而独不闻之翏翏乎？”夏天晚了，上到高楼的顶上，天风“翏翏”然，很清凉。他形容各种洞穴，横的、扁的、长的、深的、浅的、每个发出的声音都不同，吹了一阵，吹得很难听，就把声音调和下来，“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；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；”接着，“厉风济则众窍为虚”，一阵最有力量的风吹来，万籁无声，没有声音了，把你闷了一阵。闷过去了以後，声音又出来了，“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注意啊！第一句话“而独不合之翏翏乎？”是耳朵来听的；下面都是耳朵听风吹的声音，到了“厉风济则众窍为虚”以後，不是耳朵听的哟，是眼睛看的。最后，“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那些小风大风过后，一阵和风吹来，水波不兴，那些草啊，树叶子慢慢地飘呀飘呀，摇呀摇呀。讲到这里完了。所以庄子全盘都是禅宗，后世禅宗祖师们说法就是学他的，跟你盖哟，那真是大盖，跟说评书人一样，嘴巴要快，那风“哗啊……”“轰啊……”一路吹到这里，然后，轻轻地飘啊飘啊。後来，说完了，没有了。
　　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”

“人籁则比竹是已”。人的感情，人的喜怒哀乐怎么样看呢？可以通过吹箫或者弹琴看出来。古代的乐器都是拿竹子做的，在竹子上可以表达出人的思想感情，叫做“比竹”。这个“比”字用得非常妙。人的心理，人的情绪的变化同风一样，在脑子里头乱吹动，于是产生了人世间的是非善恶。我们借用佛学唯识的名词，这些都不是绝对的，属于“比量”的境界，通过比较而产生的，都是“依他而起”。颜成子游这位徒弟一直在听，听南郭子綦躺在那里半睡半醒的侃，侃到这里，他说，老师啊，你刚才讲风吹的声音，那是地球上的现象，天地人三才中地的

作用，是“地籁”，“人籁”就是人的感情变化，心里有气打鼓都难听，发脾气骂人的声音，就像狼叫一样，很难听，这个“人籁”我也懂了，唯一不懂什麽是“天籁”？

关于“天籁”，先放下来，我们回头再来讨论。注意，庄子讲《齐物论》是由无我境界来的，由无我所起的，庄子借用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嘴巴来演话剧，对白中间提到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”。这股气的作用，变化成声音，有那麽多的现象，有好听的，有难听的。先是听，听完了还可以看得见各种地球上的现象。

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、《冲虚经》是道家的三经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为大经，庄子的《南华经》与列子的《冲虚经》为小经，后来修道的人，把这三经列为做功夫的必读之书。我们看看道家为什麽那麽看重《庄子》。把这本书叫《南华经》，成为道家三经之一？但是我们看了半天，《庄子》里头没有传你功夫呀！可有一点，你要留意体会《齐物论》。庄子讲风吹，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”，在座的有许多人打坐，修瑜珈、修密宗、修道，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球，打起坐来，什么上面打嗝下面放屁，肠子咕噜咕噜叫啦，气脉动啦，耳朵里头听到声音啦，都是“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”。许多人打坐都是跟着现象转，打坐都坐成神经了，要认清楚，那都是现象，那是你的气不能调和而产生的。气真到了能调和的境界，“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”，这个时候气快要充满了。接着是“厉风济则众窍为虚”，身体上气充满了，不动了。所以佛家讲修禅定工夫，到了二禅的境界，就四个字：“气住脉停”，也即是“众窍为虚”。到那个境界，你就感觉到清灵了。等到气充满了，你自己看它“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身上的气机就觉得很轻松，很自然了。到那时，才由“人籁”到达“地籁”。“人籁”是什麽呢？就是我们心理上喜怒哀乐的情绪随时在变化，思想烦恼不能停止。气通了以後，慢慢由情绪的变化，到思想的升华，从人的本位进入到“地籁”的境界，但是还谈不上道。那麽再进一步，第三步，由“地籁”到达“天籁”，“天籁”是什麽？

咸其自取

子綦曰：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耶？”

“吹万不同”，风刮遇来，那个吹的味道，庄子起了个名词叫做”吹万”。我们现在说吹牛，这个“吹”是从《庄子》来的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年轻时候见到的事情。四川青城山上有很多道家的庙子，其中一个叫上清宫，如果诸位到青城山玩遇就会看到，那个道观很大，里头有面墙壁很高，有人画了一幅画在上面，游人见了都站在那里看半天，看了就笑，笑得不得了，昼面上是一头牛，很多人抓着牛在吹，有的抓尾巴，有的抓耳朵，有的抓牛的脸，有的抓牛的腿，都在那里吹，有人抓住牛的腿吹，那个牛一腿蹬过去。用吹牛两个字画了这么一幅画，那幅画画得真妙。

庄子不讲吹牛，讲“吹万”，宇宙万有的生命，都是这股“气”一“吹”，吹出来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，看过卖一种“糖人”，不管你要什么形状，他都能一口气吹出来。宇宙万有的生命就是相近于那么“吹”出来的。形而下这个生命怎么来？一“气”所生，我们不要当成风喔，也不要当成空气的气哟，这个“气”是个代名词。庄子说“吹万不同”，一股“气”吹山来，就产生现象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，就有男女老幼，胖瘦高矮，健康不健康等各种不同的样子。形而下就是这股力量吹出来的。吹出来使宇宙万有不同，这个还容易懂，那宇宙万有怎么来的？讲形而上，“无何有之乡”，“本来无一物”“天籁”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
“而使其自已也。”一“吹”出来变成万物以后，就不齐了，但是原始就是一口“气”，“吹”出来以后，每一口气又分散成万气，所以你有你的气，我有我的气，大家的牛脾气狗脾气老虎狮子脾气，各有不同，“吹万不同”。那么，谁去主宰啊？没有主宰，上帝、神、菩萨都作不了主宰，“或其自取”。天堂地狱，喜怒哀乐，善恶是非，都是你造的，你“吹”出来的。“怒者其谁耶？”这里的“怒”不是发脾气，是形容很坚强的生命的气力。它形容吹的时候脸都涨起来了。像发了脾气一样。你把泡泡糖吹成球，越吹得大，你的脸就越涨得红，脸两边鼓起来像发怒一样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叫“鼓吹”。这个“吹”“气”的是谁啊？是上帝吗？还是上帝的外婆？是唯物吗？还是唯心？都不是，就是你自己！

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戚其自取，怒者其谁耶？”《齐物论》的中心要点，就这几句话。一股“气”吹出来变成了这个生命后，把它抓住就有万气的不同了。“咸其自取”这个“其”，等于大海的水一样，你心量大一点就多舀一点，心量小一点就步舀一点。所以这个生命，你抓取多一点，气就大一点，抓取少一点，气派就小一点；有些人是正气，有些人是邪气；有些人是阴阳不正气，有些人是半阴半阳的气；各种各样，是万气不同。谁作主宰？无主宰。自然来的，归于自然。庄子这个道理同佛说的《楞严经》一样：“清静本然，周遍法界。”它没有主宰，也不是自然。“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循业发现。”“随众生心”，随你的心；“应所知量”，“应”是感应，你所知的范围量有多大，它“吹”的“气”就有多大；“循业发现”，跟着你自己心念的业力发现。你要晓得哟，佛当时在印度的时候，是比庄子前还是后，这个时间无法考证，但他们说的原理是一个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。庄子是这样表达“怒者其谁耶？”生命里头有一“气”，你找找看，那个东西谁啊？”那就是生命的本来。“吹”“气”，那个东西不属于“气”。我们喉咙只有三寸，一口气上不来，“吹万”也不吹了，这个形体不属于我了。这个形体，不能依它的时候，那佃东西跑到哪里去了？要找回来。所以禅宗后来提出一个“参话头”的方法，参“念佛是谁？”“找是谁？”庄子早就给你提出来了：“怒者其谁耶？”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闲闲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：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栝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

守胜之谓也；其杀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

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慹，姚佚启态。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魂魄与神气

下面庄子告诉我们知见上要懂：

大知闲闲，小知閒閒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

庄子的文章不是说空话吗？你不要看两个字都是闲，但它们是不同的闲。前面的“闲”是门字里一个木架子；后面的“閒”是门字里一个月亮。严格来讲这两个字在古文里有差别，后来则是通用，中国原始的文字并不一定是通用的。因为古人盖的房子没有房门，原始的房子盖起来，像碉堡一样，下面开个门，下层养猪呀、猫呀的，上层住人。如果去大陆的西南、西北边疆有些地方就能看得到，一些山洞的门口用木架子一挡就算了，并不怕小偷，只防牛羊跑出去，所以叫“闲”。这个“闲”，门字里头一个木架子，古代叫做“鹿角”，像鹿的角一样，现在叫“木马”，拿木马来挡就挡住了，所以这个“闲”字也有房子的意思。后面的“閒”字，我们晚上吃完饭没有事情，在屋里坐着，看从门缝里面透进月光来，优哉游哉，当然是很清闲的。所以庄子用这两个字是有道理的。

“大知闲闲，小知閒閒；”真理大智慧的人，他是有个范围的，有他的道德的标准。

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

“其寐也”，睡着了，“魂交”，“魂”跟谁交呢？“魂”跟气相交。气就是“魄”，所以我们叫“气魄”。真理睡着的话，神气相交，因此第二天能精神饱满，如果睡不好，神气没有相交，就不行。

“魂”“魄”这两个字，都是从田从鬼的象形会意字。魂字左边的云字，就是象征云气的简写。一个人的精神清明，如云气蒸蒸上升，便是魂的象征。在白天的活动，它就是精神，在睡梦中的变相活动，它便是灵魂。魄字，边旁是白，一半形声，一半会意。在肉体生命中的活动力，包括荷尔蒙、维他命、维你命、维我命的，气呀血呀，肌肉，蛋白质等等，都加起来，就是它的作用。所以俗话说一个人的气魄、魄力等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些人身体衰老了，变得不成样子，成了骷髅一样，就是魂跟魄两个分开了。年轻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总在一起。以神仙丹道家学说来讲，认为生时魄在肉体生命活力中普遍存在。不经亦修炼，不得和魂凝聚为一，死后魄就归沉于地。因此，魂就是鬼影，魄是鬼形。到了宋代的理学家们，一变张横渠的理论，便构成“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”的说法。二气，是指抽象的阴阳二气。其实，都是从道家的魂魄之说脱胎转变而来。

为什么老年人睡不着呢？中国养生的道理，医学的道理告诉我们：水火不相济。水火为什么不相济啊？心肾不交，心火不能下降，思想情绪的火不能清下来；肾水不能上升，荷尔蒙、维他命等不够了。心火不降，肾水不升，心肾不交，就睡不着了。中国养生之道讲究培养脾气，把心神一宁定就睡着了，爱睡得很，所以老年人爱睡觉是长寿之相。老年人睡不着，从生理上讲是因为心肾不交，在理论上讲是因为魂魄两个分开了。按照中国文化的讲法，人睡着时，魂并没有离开身体，而是归到某个部分。如果魂在后脑，就会做梦，如果到了前脑，就醒了，魂藏在心肾的中间，能睡得很安祥。我们看到中国古画里，人做梦的时候会在头顶上有一个自己出去了。

“其觉也形开，”睡醒了，就像那个花一样，神气充沛了，因为它们相交了一夜，睡够了。那形态，充满了气与神，像花一样张开了。

“大知闲闲，小知閒閒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”一个是讲智能的境界，知识的境界，一个是讲吹大牛，说小话的境界；“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”是讲睡着跟醒来的境界。好象这六句话不相干，现在我们说明你就懂了，都相干。神气充足的人是“大知”，他们的智慧高，不充足就“小知”；神气充足的人是“大言”，不充足是“小言”，这些都是由你的精神魂魄，就是神与气两个东西充沛与否来的。所以脑子过度使用，文章写多了，不容易睡着，因为魂与魄两个不相交了。如果多炼气养气呢，气养充足了，一定能睡着。这是气把魂魄、精神吸收回来了，就睡着了。

世上无如人欲险

下面庄子形容一个人思想用多了，用心过度了，魂和魄相分割：

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；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

这是形容心理状况。普通的人，不知神与气相交的道理，每天醒了以后，一接触到外面的环境，就“为构”，勾心斗角，一天用心思。那么勾心斗角到什么程度呢？庄子形容得得很妙，“日以心斗，”一天到晚自己的心里，在作内在的斗争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庄子形容自己骗自己；“缦者，”自己用起心思来像涂油漆一样，表面上把它漆得很好，还密封起来，其实自己骗自己，坐在那里越想越得意，我今天准备到股票市场买一千块，三天以后涨了三万，自己再拿去卖。“窖者，”赚了钱怎么办？放在银行靠不住，我看放在公司里，四分利息也靠不住，还是放进保险柜，省得人家打主意。“密者。”有时候自己想到什么了笑一笑，问他笑什么，“嗯，没什么”，在心里头保密。庄子一句话概括出来：“日以心斗”，都是自己心里捣鬼，心里闹斗争。

接着又形容人的心理：“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”人生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害怕的境界里。佛也用过这个名词，佛在《金刚经》里提到过“恐怖”，“恐怖”就是“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”如果我们检查自己的心理，就会发觉每天都在恐怖中，恐怖自己钱掉了，恐怖自己生病了，恐怖自己没有事情做，自己没有饭吃了，一天到晚都在伤脑筋，活着没有一天痛快过。

其发若机栝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

心理状况开始心念一动，一开发的时候，像手指按开关一样，只要一按机关，稍稍有某一点小问题就会引起大烦恼，引出一大堆的是非利害。那么开关不打开，心里有事不向外发，留在里头呢？就是“诅盟”，自己在那里捣鬼，心里自己在骂人、打架、打官司，“其守胜之谓也；”“守胜”是什么呢？道家解释叫“压胜”。譬如说今天他运气不好，到关帝庙去买两根香蕉、几支香、几个馒头去拜一拜，也属于“压胜”。或者叫人画一张符放在家里，或是在哪个地方点个灯啊什么的，乡下很多庙子上都有，成都那个城隍庙经常搞这个事，还叫人抓一把香灰回去，那都叫“压胜”。“压胜”的道理，就是自己总想要把坏的一面去掉，总想人生得到真正的胜利，只是想达到目的。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希望自己怎么胜利，怎么成功。所以这里讲：发出来作用像机关一样，放在心里头则是“诅盟”。

人生在这个心理状态里头过日子，好可怜啊！本来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很长的，为什么凋落得像秋天的落叶那么快呢？像冬天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一样，一点生气都没有，因为不晓得这种情况会促成自己生命的消亡，是一种自杀。等到生命真消耗得差不多，魂魄、精神没有了，就讨厌这个世界了，所以对万事都很讨厌，灰心到极点，嘴巴像封起来一样，你问他什么都懒得讲。所以快要死的人，一点阳气都没有。这里形容人是如何消耗自己的神与气，以至于达到那么可怜的生死状况。

庄子讲到体的起用，从智慧的差别，讲到人的心理的作用。“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”人快要死的时候，这个“死”并不一定是年龄大了，灰心到了极点，人心就死完了，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再没有一点阳气了。注意，《齐物物》开始讲“吹万不同”，这里讲“近死之心”，就是中国道这所说的两个东西：“神”与“气”的作用。所谓“神”，就是现在我们活着的心理作用，精神；“气”就是后世所讲的生命体能上的活动力，气魄。《庄子》里头没有提到“神”，春秋战国时的书多半不用“神”这个字，而用魂，灵魂的魂。现在庄子从心理，那个魂的作用来说明。

心态与情态

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慹，姚佚启态。

把每个字连起来，当文句念，四个字一句，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文章的作法，也可以说是道家文章的作法，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以及后来的《楚辞》、《离骚》都是如此。我们再三提醒大家注意，孔子、孟子的齐鲁文学，和南方文章在体裁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

“喜怒哀乐”，这四个字值得研究，我们中国儒家有一本书叫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上就提出这四个字。尤其后世，都在这四个字上作学问，讲哲学的道理，讲生理的状态。实际上我们讲《中庸》的时候，诸位也听过，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。这个“中”不能念成中央的中，如果照北方、山东话念“种”就对了，表示这个事情对了，打枪打子弹，打中了。一定要解释成中央的中也可以。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”，喜怒哀乐没有发的时候，对了；“发而皆中节”，发对了“谓之和”。子思写这篇《中庸》的时候，与庄子在时间上前后相差不会太远，大约几十年。我们看到，文化、哲学的发展，由春秋到战国庄子阶段，走到科学的路线，求实证去了，求实证要有一种修养的方法，就产生了后世的道。

《中庸》上把“喜怒哀乐”看得那么重要，后世人的解释认为这几个字代表了心态，换成现成新名词，是心理的思想形态，也可以叫做意识形态。好像清代以来的解释都是如此，实际上这里头是有问题的。心态不属于“喜怒哀乐”，勉强可以叫它心态，它是配合情绪而来的。为什么《中庸》只提到四点，在《礼记》上是七情：“喜怒哀乐爱恶欲”，《中庸》与《礼记》之所以后三个字不同，是因为“爱恶欲”属于纯粹的心态，“喜怒哀乐”是情态，情绪的作用。什么叫情绪的作用。什么叫情绪呢？情绪是生理影响，换一句话，就是气的作用，生理的因素。我们“喜”，高兴；“怒”，发脾气，“哀”，有时候心里难过起来，看到什么都掉眼泪，很悲伤，“乐”，有时高兴起来什么都快乐。这四种东西我们理智上都知道要控制，不要随便发脾气，也不需要傻乎乎地就笑，但是心理情绪的变化，带上生理的关系，气的作用，你理性禁止不住，它自然就发，勉强的禁止反而变成一种病态。所以，在《中庸》上如果完全把“喜怒哀乐”作为心态来讲，我们研究的方向就错了。它同《庄子》这里恰恰相合，庄子也是讲；“喜怒哀乐”是情态。这四种典型，我们经常碰到的。

下面讲心态：“虑”，思虑，思想。“叹”，因为思想引起的感慨，由感叹发出声音来。因此由“虑”到“叹”，也由心理的变化而到“慹”的过程。慹就是佛学讲的执着，抓得很紧，由此产生人身体外在的形态。“姚佚启态”，什么叫“姚”呢？就是放任，我们现在讲浪漫、大方、随便。“佚”，懒惰。“启态”，变成生活的各种形态。

“喜怒哀乐”如果一个很好的艺术家，看到这十二个字的描写，就可以画出几十幅画面来，各个形态不同，有内在的心态情绪的变化，有表达在外面的形态，脸上的喜怒哀乐，身体的四肢的动作，各不相同。

有生于无，无中生有

乐出虚，蒸成菌。

庄子开头讲过“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”，接着他又起个高潮，描写心态与生活状态。上面庄子讲出一个原理，由心理的变化而成了生理，身体活动的状况。中间有个东西，书上没有直接讲，我们不要给瞒过去了，他说了六个字：“乐出虚，蒸成菌”这就是庄子的文章，我们如果随便念过去的话，抓不住要点，所以古人批评庄子的文章“汪洋博大，堂皇迷离”，其文章的气势啊，如“银瓶泄水”，所谓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、你抓不住他的中心，其实他的逻辑很严谨。现在我们为了年轻的同学讲古文方便，所以罗嗦一点。

这里庄子提出“乐出虚，蒸成菌”两个相反的作用。“乐出虚”，可以读成音乐的乐；也可以读成快乐的乐。如果按音乐这个乐的音来解释，这个“乐出虚”是物理的状态，接着上面“吹万”来的。前面庄子描写音声，大风起来，碰到物理界的这里一个洞，那里一个洼，发出“呜……”，“嘘……”的各种声音。音乐的声音要发出来，必须通过虚的、空的乐器。同样的，我们吹箫，吹笛子，弹琴奏乐的时候，心里面都要很空灵，没有杂念，很清虚的，发出来的音乐就会特别美。这是“乐出虚”的一种讲法。历代解释《庄子》的，大部份都赞成这个讲法。道家的解释则读成快乐的乐。一个人心里高兴的时候，气要散的。高兴或者悲哀到极点，都可以使人死亡，因为太高兴，气就散了，虚了，所以说“乐出虚”。这两种理由都成立，重点在于人的心理同生命的作用向外发展厉害了，就会空虚。

如果向内部缩，闷在里面呢？就是“蒸成菌”，一阵大雨过后，山里阴暗潮湿的地方，那些香菇、细菌最容易生长。大家喜欢吃的白木耳，在培养的时候，就是选择又闷热又潮湿的地方，白木耳很容易长成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空气很郁闷，水蒸汽弥漫上来，化生变成另处一种细菌，甚至于我们吃的香菇，都可以慢慢地生长繁殖起来。“乐出虚，蒸成菌”这两句话，庄子为什么把它放在人的心态、情态的变化之中来说呢？这正说出了我们的生命有“心能转物”的功能，心理的作用可以变化生理。所以我们的性情兴奋或是郁闷久了以后，生理产生许多疾病。道家很重视这两句话，道家解释《庄子》，修道的要点，强调念头要空、清静，如果保持这种清虚的状况，那么跟形而上道就容易接近了，如果心里有所为，有一个东西转来转去的，那慢慢会变出另一个东西，所以，“乐出虚”是讲由有变成空，“蒸成菌”，以物理的状况说明由空可以产生有，重点在于“心能转物”。

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

我们这个生命，由空一下变成有。譬如高兴过了头，高兴到极点，乐极必定生悲，不是眼泪笑出来，肠子、肚子笑得痛，也许就笑得跌一跤，缝两针也说不定。心理状态也是如此。所以每个情态、形态过份了，就要产生另外一个现象。我们这个心理跟生理“日夜相代”，在互相替代变化。譬如快乐到极点，乐极就会生悲；大运动之后，疲劳过度就需要休息，休息替代运动。“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”生命的前面有一个东西，昼夜彼此互相在替代，在交流，可是我们人很可怜，自己找不出究竟是谁使我起思想？是谁使我身体衰老？又是谁促使我这个生命的开始萌芽怎么来的？这就是人现在有的生命。

“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”庄子说算了，算了吧！昼夜生命在互相交流，我们人一天到晚，思想、运动、作用，但自己找不到主宰是什么？生命的主宰找不到，因此就把现在的现象，姑且当成人生就是这个样子。早晨醒来，第一个思想怎么来的？而且我们今天夜里睡觉了，明天一个思想来的是什么？自己都不知道，因此找不出我生命的来源，只有一个逃避的办法：算了，算了吧！

庄子的文章很少有重复的对仗，前面有“日夜相代乎前”下面就改成“旦暮得此”，“旦暮”跟前面的“日夜”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写古文也好，白话文也好，在这种地方请注意，重复使用，文章的味道就没有了，就要多动动脑筋，换个词。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必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。可形已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百骸、九窍、六藏，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悦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。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，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，而不见其成功，苶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？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

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，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，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？

真宰是谁

庄子上面讲了一句“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”我们昼夜生理在互相变化，每个思想，每个观念在交流，好像我们生命是活的，但活到多久，是个什么东西找不出来，既然找不出来，算了吧！就把我们这个白天到夜里活着的，又会叫，又会闹，又会哭，又会笑的东西，姑且就把这们当成一个生命存在，好不好呢？我们当然会认为不好。不好怎么办？下面庄子又提出：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。

“非彼无我”，“彼”就是他，不是他，没有我，“非我无所取”不是我，抓不住一个东西；“是亦近矣”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这是在讲什么话呢？可是翻译成白话也就只能这样翻呀，就像有些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一样：不是你，就没有我，不是我嘛，也抓不住你，这样吧，差不多。《庄子》这不是一个年轻人写的情书吗？那么这是讲的什么呢？庄子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根源：“心”“物”两个是一样的作用。“彼”就是物，拿我们讲是现在的生命存在，就是生理、身体；“非彼”，没有它，显不出“我”的作用。“我”是什么？“非我无所取”，我们有形体的活动，如果没有“我”，没有这个灵魂在内，这个肉体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能够这样去了解就差不多了。

我们从佛学的角度看“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”这一段，佛学讲，这个生命的存在是意识的流注，我们思想意识，自己感觉活了一天，想了一天，每一个思想像河流一样，表面上看这个河流是一种存在，不晓得已经跑到大西洋还是大东洋去了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我们看起来有个“我”存在在这里，实际这个“我”是“假我”，我们的思想、情绪不过是意识流注而已，真的找不到。但是，意识的流注要借物，没有生理，没有物理，不能代表出来，我单我们身体是意识的流注而形成万象。这些庄子在后面说得很多，我们暂时作出相比较的了解。至于后来庄子提到：“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。”这就是后世禅宗临济宗所讲的宾主关系，拿西方哲学比较，就是主观与客观之间，如果没有客观，何以能形成主观？主观和客观是相对了，同样的，没有主观，也无所谓有客观的存在。庄子他说你这个样子去了解，就差不多了，还不是完全对。为什么呢？他跟着讲：

　　而不知其所为使。

为什么差不多？差不多在哪里？因为你并没有找出生命的主宰来，因为你不知道“其所为使”，能够使我们有思想的，能够使我们身体有感觉的，最初这个机关相开动，指挥你动的，那个是什么？你没有找到，所以啊，这就是“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”。

　　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。

假定有人说：这个生命不要追究了，我们这个生理作用，生命来源里头有个主宰，这个主宰就是“真宰”，宗教家就叫他上帝、神、菩萨，你把我的感情、思想停止一个钟头好不好？给我轻松一下。这个“真宰”不答应，还是照样机关开动，那我们就不敢随便冒昧地相信上帝、神、菩萨这个东西？所以，“而不知其所为使。”，开始指示我的是什么？这个生命，当我们父母没有生我以前，要我来投胎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还是没有东西？“若有真宰”，如果有一个作主的，它在那里？我们找找看，“而特不得其眹”，找不出一点影子，找不出一个真正的“我”来。那一般人怎么办呢？

　　可行已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

我们每一天做人的思想、行动上，好像有个思想，有个行动在动。“已信”，好像主宰这个东西就是我，是我吗？你找找看，我是什么样子？“而不见其形”，但是又找不到它的形状。是你的灵魂吗？灵魂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心吗？心又是什么？心不是心脏啊，我们把心脏割了换一个还可以活着；也不是脑，现在科学进步了，把它换一换，稍稍动一个手术，还是可以思想，可见也不是脑。这个主宰是“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”。人的生命就这么奇怪，有这个感情。我们很爱我们的身体，对它是最有感情的。对父母的爱也好，男女间的相爱也好，说“我爱你”，真的呀？靠不住！我还是爱我，这个最重要。我真的爱自己吗？也不一定，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一边要割掉才可以活，那就割掉不要了，对自己还是不爱。究竟爱的是什么？找不出来，所以虽然是“有情”，“而无形”。

　　百骸、九窍、六藏，赅而存焉。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

“百骸”，很多的骨头；“九窍”，人身上有九个窍，头部七个：鼻孔、眼睛、耳朵各两个，嘴巴一个，下面雨个。“六藏”，肚子里头有五藏六腑，心肝脾肺肾大小肠等等。“赅而存焉”，把这东西凑拢来，合成一个机器，叫做人，活在这里，存在在这里。佛经上也说，人体是三十六样东西，如头发啦，骨头啦，牙齿啦，眼睛等等拼凑在一起，成了一个人，遣这个身体，哪一样是我最亲爱的？你说眼睛是我最亲爱的，把你耳朵割掉好了，你绝对不干。究竟哪一样是我亲爱的？或者说这个生命存在，一根头发，一个指甲，全体我都很喜欢它；或者说，我特别爱我的眼睛，或特别爱我的嘴巴。实际上我们研究下来，自己全部的身体，没有一样喜欢的，但是样样也都喜欢，因为它是属于我的生命。换句话，这个身体，现在这个生命存在，是我暂时之所属。犹如买了一个房子，产权是属于你的，但是它毕竟不是你真有，死了以后它就不属于你的了。

　　如是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

这个形容很妙，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原理。例如古代帝王领导天下，下面的都是我的臣民，都是我的妻妾，从理论上讲，我的臣民、妻妾个个都是好的，可是他们”不足以相治”，内部之间并不友爱。所以当人犯了罪，要被打屁股的时候，屁股很讨厌头脑，都是你，为什么害得我挨打呢？我们这个生命同样经常不平衡，今天头疼，明天又牙疼，刚刚把拉肚治好了，又开始便秘，说明“臣妾”之间“不足以相治”，彼此都不和爱。庄子又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互相作主的民主作风，要看书的时候，眼睛当主席；要弹琴的时候，指头当主席，其它都不要管事。所以，“递相为君臣”，递相为宾主。但是，你找找看，身体里是不是有一个真正作主的“君”存在？

我们看了《庄子》这一段，再看看佛学的《楞严经》，这一段跟《楞严经》的上半部分一样，

就是找了半天，你的心在哪里？灵魂在哪里？身体上面都不是。
　　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《庄子》处处都是话头，经常讲着讲着，给你一个问题，却不做回答，但是有没有答案啊？好象又有答案。庄子说你找找看，在现有的存在的生命、身体中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宰呢？假定你在我们生命的内部找出来一个东西，好象找到了，有一点影子，“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”不是真找到。或者说你在身体内部、生命中找遍了，都找不出生命的主宰是什么？“无益损乎其真。”没有关系，对现在身体的存在也没有损害，还是照旧的活下去，那个真正的主宰不管你找到与否，都没有关系。

看起来，这两句话好象后世禅宗所讲的“迷与悟不二”，开悟与不开悟都是一样，从表面上看来是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生命的“君”，“真宰”，它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，不迷不悟，不多不少，不老也不死。永远就是如是，你懂也好、不懂也好，它都一样。但是我们要懂得它，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庄子后面自然会讲。
　　活着在等死
　　这个生命的主宰：
　　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

庄子说悟到了或没有悟到，同生命的本源没有关系，迷悟既然不二，我何必悟道呢？迷了也一样嘛，我找这个真宰二什么？如果我们听了很安慰，那就上了庄子的当了。庄子接着告诉你，要是找不到的话，“一受其成形，”一入胎受精以后变成这个形体，生出来就有生命了。你以为自己活着啊？生命存在，庄子一句话：“不亡以待尽。”出生的第一天，觉得自己是活着，实际上活着干什么？在等死。活了一百岁是等了一百年才死，活到八十岁嘛，从第一天生出来的时候，就等了八十年才死。

对于生命存在，按庄子的说法是：“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”换成佛学唯识学的说法，叫“流注生、流注死”。它像一股水流，不断的连接起来。在佛法唯识学中，这个名词讲得很好听，不像庄子说得那么露骨。如果我们把“不亡以待尽”这一句话看通了，有时会觉得特别伤感。不过不能璃庄子的，听了我们会很灰心。

活着在等死，这是庄子的话，对不对不知道，我们再等一等好了！接下来庄子又讲另一个现象：
　　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

生命活着同外界万物的一切，彼此像刀一样互相在争斗，互相在克制，也互相在欺骗。“相刃相靡”这个道理，按中国文化的阴阳家所说，就是生克的变化，互相相生，又互相相克。也相当于道家讲的：“天地是万物之盗，人是天地之盗”。所谓“盗”，修道的人就是小偷，什么打坐炼丹，打太极拳等等，都是把天地之精华偷到自己这里来。但是要注意，我们的父母加上我，三个人联合起来偷了天地的精神，然后有了我这个生命。这个活着的身体像马一样，一天天向前，向尽头很快地走。你想把生命停留在现有状况，永远做不到的。这看来是多可悲啊！这一段话看起来很消极，不过不要听庄子的，也并没有那么惨。
　　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!

人生一辈子都忙忙碌碌做什么呢？庄子这里干脆把内幕都拉开了，一句话：“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”。“役役”，做自己身体的奴隶，做物质的奴隶。我们一日三餐下厨房，蒸上牛排啊、面包啊、饭啊、面条啊，一天到晚勤劳苦得要命，就是为了这个身体，把它哄饱了以后，等一下又饿了，又要来了，所以是为身体作奴隶。人活着先是为身体作奴隶，然后为别人作奴隶，为儿女啊，为亲戚啊，为升职啊，“终身役投”，终身都在服役。结果在哪里呢？“而不见其成功”，最后是一无所成地跑掉了。《易经》的坤卦也有一句话，“无成有终”，一生看不到成果。但是有没有结果呢？有结果，儿女讲起当年爸爸妈妈怎么样，总算有这么一个结果，已经是很好的一面了。

“萧然”是形容词，就是这样子；“疲役”，为生命所奴役，一辈子都在疲劳到极点的状态。我们真正的归宿在哪里？找不到。“可不哀邪！”上面来一句“可不悲邪！”这儿又来一句“可不哀邪！”我们听听，简直声泪俱下了。生命的价值被《庄子》这一段批驳得一塌糊涂，这个还不算数：
　　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？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

假定你修道，真做到了长生不死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就算活一万年，也不遇多等了一万年才死。所以这个形体的生命，毕竟非究竟，不是真道。为什么说活到长命百岁，乃至长命万岁，没有用呢？庄子说如果你活了一百岁呀，一百岁的老头子和年轻人的精神完全两样，其实我们明天同今天的精神都会不同，所以昨天晚上，我们几个老朋友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讲：“老了就不去作事情了，想做，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耐烦。这个“不耐烦”就是体能不够。年轻人对越麻烦的事情越有兴趣，“格老子，非碰它一下不可！”老了碰不动了，就不行了，这是“形化”，形体的变化。“其心与之然，”“心”已经随着身体外形变化，体能的消耗。也演变去了。我们现在看花、喝酒，去跳舞、去听歌，绝不是十几岁时听歌的感觉，“可不谓之大哀乎？”活长了又有何用呢？长生不死做个神仙又值几毛钱呢？这是真正的大悲哀。
　　师心自用
　　这么说来人生太悲哀了，《庄子》下面又是一转，这就是禅宗所讲的转语。

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人生啊，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茫茫然吗？“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”人类也有人真正找到了生命的本来，他并不茫茫然，他的生命活得很有意义，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真谛。谁找到了自己的真谛呢？这在禅宗又是个话头，你去参吧！

有些人认为自己找到了，开悟了，有些人认为自己懂得真理了。所以说世界上的宗教，因此就有各种的不同。庄子下面批评：

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，愚者与有焉。

一个人，如果依照自己生理和心理意义，自己建立一个观念“而师之”，认为这个才是最高明，然后根据自己这个高明的观念解释一切。每个宗教、哲学家解释生命的根本，都有一个理论，乃至佛教的小乘大乘，显教密宗，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理论。这些理论的成立，是“成心”而出的，都是自己把自己的心理、思想、构成了一个形态。拿现在哲学观念的话来说，是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了。

按自己的心态来判断一切、观感一切，如果这样认为是了不起的真理的话，认为自己就是大师，“谁独且无师乎？”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个老师，所以谁都看不起谁，因为我有我的高明之处，而且不传给你。

这个道理不需要另外一个逻辑的方法来研究替代它，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。“而心自取”，这是关照上面的“咸其自取”。每个人都形成一个自己的思想理论，越笨的人，他就认为越高明。

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

假使一个人没有主观的“成心”，借用西方哲学的说法，就是绝对地客观地看一切事物，看一切的现象，“而有是非”，可能吗？庄子说了一句名言：“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”今天我们到了越国，不能说今天到，而是从前就来到了。你说这是什么话？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，今天刚刚在华盛顿下了飞机，人家问几时来的？我说我没有动过，我一万年就在这里。你说这话通不通？

鸠摩罗什大量的弟子僧肇法师，他的名着《肇论》在中国哲学史上份量很重，其中一篇《物不迁论》，讲宇宙万物没有动过。有一名句：“旋岚偃岳而常静，江河竞注而不流。”“旋岚”，大台风的名字，卷起来能把山都震倒了，僧肇法师说这个时候一动都没有动；长江、黄河的水昼夜在流，如果你悟到了“物不迁”的道理，这个水没有流动过。《物不迁论》的道理与“是今日迁越而昔至也”有关系，所以提一下。明朝的憨山大师，他在五台山住茅棚修道，住了好几年，有一天突然他悟道了。怎么悟的？小便时悟的。憨山大师打坐了很久，起来小便，一下子看到自己的小便，“啪，......”“江河竞注而不流”，开悟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禅宗的悟确实很难懂，憨山大师把僧肇法师的原文背得很熟，因此碰到机缘一启发，就悟了。

现在产生一个问题：人世间哪个是真理？哪个是是？哪个是非？哪个是黑？哪个是白？其实对与不对，都是人的“师心自用”。就是说一个人有“成见”，有主观的观念，自以为对就对，叫“师心自用”。“未成乎心”就是没有“师心自用”。可是天地间有没有是非呢？也可以说有。形而下的是非，是空间、时间，加上人的思想感觉产生了是非的观念。对于形而上真正的真理，万象都在动，它一动都没有动。但形而上真正的真理，它有没有是非的存在？有！那个是非是泯齐是非的是非，是看起来没有是非的是非。这是最好的观点了。因此庄子说：

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？

最高的那个是非，不是“师心自用”来的，它是泯齐了形而下一切是非以后所建立的真理。那个真理中间，自然有它的是非，这主要的是因果不灭论，还是有是非。形而上绝对的真理，本身泯齐了形而下的是非，而产生的是非，你叫它是非善恶也可以，不叫它是非善恶也可以。因此庄子说：“是以无有为有。”在形而上本体上“了不可得”，就是《逍遥游》最后“无何有之乡”，和《齐物论》开头南郭子綦讲的“丧我”，这个时候，“无有”是空的。但它并不是唯物论的没有，那个没有是断见。就是空的吗？“无有为有”。宇宙生命怎么来的？“真空”中生的，“无中生有”来的。“真空”里头怎么样生出一个“妙有”的呢？“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”即使智能高得像大禹王一样，也不能够了解。依照中国上古神话史，大禹王九年里把洪水治好了。道家的资料记载，大禹王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变化和法术，他的神通智能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。但是庄子提出来，“真空”如何生出“妙有”，纵然有大禹王那样无比的神通和智能，都不能了解。大禹王不能了解，叫我们一般人又怎么办？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彀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、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

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穷，非

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彀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

“夫言非吹也，”翻译成白话很容易翻为：讲话不是吹牛。这是不对的。你注意，《齐物论》开始讲大风“吹万不同”，吹出来不同的声音，实际上庄子一开始就在骂人，骂春秋战国时各家学术，各家争鸣，都是懂大一点吹大一点，懂小一点吹小一点，都在吹，所以“吹万不同”。同我现在一样，也在吹，诸位听7也在吹，不过我吹出来了，诸位在心里吹，吹得小声一点，只有自己听得见。“夫言非吹也，”言语不是“吹”，不是与风吹在洞里发出的声音一样，庄子的意思是：言语不是音声。“言者有言”是“言者”就有话说吗？这样解释也不对。言语的本身，每一音声都有它的内涵和意义。它的意思是言语本身并不是光发出物理的音声，言语本身后面还有一个语意。所以现在外国有称之为“语意学”的这一套学问。“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”不过每一个人所发出的言语，每一句话说出来，中间都有一个逻辑不能辩的真理不确定性。所以人吃饱了饭，辩论的事情就多了，你也说一套理论，我也说一套理论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都没有确定。

庄子现在提出来”语意学”的哲学论辩，“语意学”的哲学论辩怎么说呢？“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”庄子这里又推翻了。前面他说言语的本身都有音声，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有语意的真实性存在，跟着又讲是“未定”的。这里讲，每一句话都有它的语意真实存在吗？“其未尝有言邪？”真的存在吗？不一定。因为每一句话所谓的真实性，说了就说了，都是靠不住的。为什么呢？言语本身都是空洞的东西，说过了就没有，我们人自己认为自己讲出来的话是真理，尤其搞逻辑的人认为自己的论辩是绝对真理，庄子说看起来像真理，其实同蛋壳里有鸟叫的声音没有什么两样。“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”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你再论辩一下，用逻辑来推理一下，看能否再产生一个逻辑，或者说有比言语存在更真实性的最高真理的逻辑。

所以，研究《庄子》无法用各家的注解，至少我的本事不够。我认为只有用后世的佛学做比较，才比较容易说明，但对佛学要有真正的了解。在佛教看来，“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”它讲的是旋陀罗尼总持法门。佛学里叫旋陀罗尼，就是一般人说的咒子，一切咒语都是旋陀罗尼。咒子的意思不能解释，只要一心念去就可以了。旋陀罗尼是什么道理呢？等于看见人“嘿”地一声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“嘿”，不一定叫你，这个音声发出来没有意义，但都懂了。如同我们对动物发出声音，没有含义、动物都懂了，这就是旋陀罗尼。声音有它的意义，“夫言非吹也，”但是这个声音就是究竟吗？等于学密宗的念一个咒子，觉得不得了，咒子就是佛法，是不传之密，但佛在因明上讲，声音是无常，完了！一切又统统推翻了，旋陀罗尼又统统旋开了。庄子也提到“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彀音。”前面讲声音是旋陀罗尼，后面又推翻了，声音是无常，一切声音说过了就过去了，不存在。那么庄子这一段话什么意思？它说明了言语音声的作用，言语文字是指导你了解形而上道，你不能执着于言语文字，如果你执着文字言语，你就完了。

道隐于小成 言隐于荣华

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

庄子先提出两个原则：“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”道无时不在，“恶乎隐”，没有哪个地方遮起来看不见。实际上道普遍存在，应该让任何人都有所了解，是真理，永远都不会变的，道是天下的公道，没有秘密。世上有人认为，我是真道，他是邪道；我这个是正道，你那个是歪道，为什么有这类是非呢？等于说，言语本来讲话给你听，就是要你懂，但是人类很可怜，不论用哪一种言语文字说出来，没有辨法表达其真正的思想。所以人与人之间永远有误会。言语它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人类真正的思想与情感，人频通过言语反而不懂言语的真实思想，这很有趣。

释迦牟尼讲释迦牟尼的道，孔子说孔子的道，墨子说墨子的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，盗也有道，哪个是真道？应该到哪里去找道？“道恶乎往而不存？”道也没有到哪个地方去呀？它本来就在这里。

你看庄子的文章很有逻辑，文字很有美感。我们拿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话来阐释：“无所从来，也无所从去，是名如来。”你们真懂了这三句话，就懂了《庄子》了。或者反过来，你们把《庄子》“道恶乎往而不存”，做这三句话的注解，也就懂了《金刚经》了。“言恶乎存而不可？”言语那里存在呢？佛在“因明”上讲声音是无常，言语讲出来就没有了，就空了，佛经上讲如山谷的响声，空的，讲过了就不存在了。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。何必说一定要我讲的话对，我讲的是真理，你讲的不是真理呢？这太笨了！但是，世界上是非与真理，尤其对道，大家都好胜，都在争一个真一个假。

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

道本来是天下的公道，无所不在，无古今、无中外、无来去，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但是既然道存在，为什么我不不悟道？“道隐于小成。”一般人度量小，智能小，打起坐来身上放光，身上摇起来，再不然身体转起来，再不然气脉通等等现象，这些都是“小成”，小玩意。凡是小玩意一来，大道就“隐”了，所以你永远不能得到大道。

“言隐于荣华。”“言”本来代表真理，但大家对言语文字背后的真理找不到，被言语文字骗了。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你懂了吗？不懂。都被外面的

虚华，都被言语文字的优美骗住了。因此，庄子又骂人了：

故有儒、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

因此世界上有那么多乱七八槽的学说，儒家孔子有孔子的道，墨家墨子有墨子的道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道，你说他的不对，他说你不对，这一套争来争去。”以是其所非”，以我主观的看，你的一切的都不对，“而非其所是”，又以你的不对，来证明我自己的对。庄子说，如果真想搞清楚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，哪个真正是道，哪个真正不是道，“则莫若以明”，最好你去明心见性，开悟了，那么你才可以真正地明白道。

我再重复一遍，内七篇是一个系统。《逍遥游》谈如何解脱生理、物理的困惑，而进入道的境界。庄子提出一个最后结论：“无何有之乡”，相当于后代禅宗所谓的“了不可得”。道的起用，到了形而上，一切作用、现象都是不齐的。那么，在万物不齐里头，是不是有一个真正万物归于平等的、绝对的“齐物”。庄子提出来，有的！但没有明显地讲。要求证它，庄子先提出南郭子綦忘身忘我的境界，在不齐的万物里头，进入了绝对的、自性平等的道体。道体起用的时候，庄子先用”人籁”，“地籁”，“天籁”加以阐释，从宇宙万有的一切音声变化的不同而进入道，我们如果用佛学来比喻的话，就是由观音菩萨修行法门闻声而入道，由闻声而悟入不齐里头的平等、自在和形而上的道。关于万物不齐的现象和作用，庄子说“吹万不同”，用物理世界的“气化”来作说明。譬如风是气的现象，风是同一个风，风所接触到各种空隙的地方，能够发出声音的这个现象不同。因此，在同一个风的作用下，发出来的声音有百千万亿的不同。我们人的心理状况，思想观念也同这个道理一样。中间有个重点，就是“咸其自取，怒若其谁耶？”鼓动这个生命作用的是谁呢？无主宰，非自然。这个道理等于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：自性“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”一切众生，之所以起各种不同的作用，是“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”而来的。一切都是自我在捣鬼，每个人都是自我在捣鬼。

庄子讲到，因为每一个人，由于自我的观点不同，所以理解不同，方法不同。接着就讲到当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，百家争鸣，由形面下到形而上道体，各种的是非，争论得很厉害。重点就是两句话：“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”因此则有儒墨两大家的对立。每个人都站它自己的观点上，看人家都是错的。那么，庄子提出来，要想明确一切是非
唯有一个办法，真正能够明道。这个明道，就是能够明白万物“不齐”而归于“齐一”这个道体。

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

“物”就是这个东西。“彼”就是它。照白话文来翻译，“物无非彼，”这个东西没有哪样不是它；“物无非是，’这个东西没有哪样也不是的。你说这讲的什么话？如果翻译成这样的白话，可用古文来批之为“不知所云”。实际上，这是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楚国文学，在写作技巧上相当高。年青同学特别要济意，高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知道，要把自然科学，或者钝理论纯逻辑的东西文学化，非常困难。例如，现在学校念的课本，假使你把物理学、化学、机械学，变成文学化，怎么变？如果这个学生的头脑特别机械，他对于科学这方面的东西，就比较容易接近；但喜欢文学的学生，他对于数学这些东西，就没有办法接近。这就是现在学问中所产生出的“性向”问题。“性向”这个名词，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，就是个性的趋向。一个孩子向哪一方面发展，这是现代科学要解决的问题。要把科学的东西文学化，很困难，过去我们曾经试过，我有一个学生，在中学教化学，他在讲化学公式的时候，突然冲入一首文学境界的诗词，最后在教育上他成功了，学生差不多有百分之八九十，对科学的理解都有高度的兴趣。不过，他谈起这个创作，很痛苦。

我们回到原文，庄子在这里讲一个纯逻辑的问题。”物无非彼，”就是说每一样物质的东西，都有它单独的自体存在，水就是水，水不是火，火就是火，火不是风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看到万物，认定这个叫灯光，这个叫黑板，那就是佛学唯识学所讲的，我们心理的观念，一切都是“依他而起”，因为有外境界的现象，我们的心理就相应产生了这个观念。“物无非是”，没有哪一样东西不属于我，属于我什么？——心。一切是唯心。而这个道理就是说，最高处形而上是“心物一元”。形而下呢？物质就是物质，心灵就是心灵。两个是分开的，但归根结底是一个。所以说“物无非彼”，每个东西各有它单独自己存在的一个现象，不是它自己的性质，每个东西都无自性，凑合起来，则“物无非彼”。“物无非是”，“是”个什么呢？一切是我们观念唯心所生。道理在哪里？与下文连起来就看到了：

“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，”你受外物的影响，跟着环境在转，光在物理上去追求，形而上这个道体永远找不到。那么，形而上的道体，庄子提出来，要求证这个东西，不像自然科学求证外物一样，可以向外面去追，必须要回转来追求自己，要回转来“自知”。因此庄子下了个结论：

“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”因为我们自己主观观念认定了，这个事物就出来了。譬如我们的手表，假使开始把它叫成水桶，我们现在也可以把手表叫水桶。“彼出于是，”是我们人类知识的认定。但是我们主观的认定哪里来？“依他而起”，我们主观认定这个是这样，这就是依外界的物质而起，所以“是亦因彼”。

这些道理，我们听起来很简单。今天世界上之所以有战争，也就是唯物思想同唯心思想的战争。我们回转来找自己的文化，在《庄子》里头，已经很明显讲到“心物一元”的论辩的道理，都是认为主观意识形态所形成的。具有唯物思想的人，喜欢用一个名称，经常批评人家“你的观念，你的思想，是你意识形态形成的”，实际上，他自己讲别人那个意识形态，也是个意识

形态，也就是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”

方生之说

彼是，方生之说也。

这是个纲领，下面庄子就论辩这个东西。

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

这一段完全是逻辑的论辩。庄子为什么写这一段文字？在战国时代，我们文化里头，称为名家，亦称名理之学，现在西方译为逻辑、论辩。逻辑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简单的了解，人类世界最初的文化，都是从宗教来的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哲学家，每个人都怀疑地我是怎么生下来的？天地间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？我的生命在没有我之前是怎么样的？死之后又到哪里去？这些问题，凡是人都想过。是不是其它的一些众生，例如动物有没有想过？我们不敢判断，因为我们不能断定动物绝对没有思想，你非动物，你怎么知道动物没有思想？你不是动物，你怎么知道动物有思想？这就是论辩的问题。

世界上一切的学问都是由宗教而来，后来演变成哲学。因为宗教只叫人信，而且是专制强权，绝不容许你怀疑。然而人类的智能是不可满足的，你叫我信，可以，你告诉我理由，你打开门让我看一看，只要看到一眼，我就信了。这是哲学精神。那么，在我们看来，宗教素来是把大门关着的，等于说，信就行了，不要多问了，到比止步。但是，哲学家不干了，就要在门外敲一个洞看看，究竟里头生命来源怎么样？对此哲学家有两派见解：一种是唯物思想，在几千年前，宇宙生命来源之说在希腊、埃及、印度等地，都在同一个阶段同时存在。唯物的理论认为，宇宙最初的元素是水，由水变成火，而后冷却逐渐形成现在的大千世界。印度也有一派讲地、水、火、风的四大是天地间开始的根源。相当于中国上古金、木
水、火、土五行的道理。这些理论慢慢演变成后世的唯物思想。另一派是讲唯心的，唯物思想在几千年中一直跟唯心思想争论着。唯心的理论认为，宇宙有一个超越物质的精神主宰，物质是由他所创造产生的。这牵涉到哲学问题，解说很多。随着年代向后，人的知识越来越开放了，就认为不够了
提出了问题，问及哲学家你怎么可以认定宇宙是什么做的呢？不管宇宙是上帝造的，或者不是上帝造的，你怎么晓得？哲学家说是靠学问思想来的，那么先要研究你哲学家那个思想(工具)的判断靠得住靠不住？思想的本身是个什么东西？因此产生了逻辑学。对思路法则的研究。这种思路的法则学，在印度的佛学中，早在希腊之先就有了。在印度佛学里头有，逻辑叫因明，学佛第一就要学会因明，故而大乘菩萨道，不懂因明，不能学菩萨道。

对于这问题，世界学者也有两派说法：一派是西方人的立场，认为印度佛学的因明是受希腊逻辑的影响产生的；另一派是东方人，包括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，认为希腊的逻辑，是受印度因明的影响而产生的。这里永远考据、论辩到现在无法清楚它。

西方哲学的发展，正是知识论同实证经验论同存的时代。光靠知识理想，没有实证的经验去求证，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西方哲学里头，这种学问又产生两派，一种光是知识论，学问到了就行，然而不行，非实证不可。实证的一派在西方文化就叫经验论，必须查清自己的经验来。后来，由于哲学的发展，又形成了科学，科学家更进一步说，光看一下还是不行，我要摸到以后，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。所以由宗教而哲学，而科学，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。

我们了解了西方，再看自己的文化，《庄子》的这一段同西方的论辩是一样的。不过，我们的文化喜欢简单、简化，庄子这里提出来一句话：“彼是，方生之说也。”“是”就是我认定，主观的东西。他说，我们上面所讲的一切，不管是我们的主观认定，或者是因外物依他而起，而产生我们的思想，这些都属于“方生之说”。
“方生”，从文字讲，刚刚生起，这有个比方，我们先了解这一段完了，再了解“方生之说”。“方生”的“生”，庄子用这个字，是很妙的。

我们先要解决“方生之说”，是个什么“方生”呢？这个所谓是非、心物，都不是因为外界的关系，拿中国大乘佛学禅宗的观念来说，道都是“一念之所生”，就是说，都是因你的观点而产生。但是，庄子的文章舆他的思想，非常锋利，那是智能之学，高到极点，马上推翻了自己的话：

“虽然”：但是，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”文字我们很容易懂，当一个东西刚刚生下来，是死亡的开始，当一个东西我们认为他是死亡的时候，活着的另一个生命开始了。所以一般人要修道，尤其禅宗讲了生脱死，你看了《庄子》，很可以了然。当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刚刚生下来的第一天，不叫做存在，第一天生命已经过去了，“方生”就“方死”，生死是两头的现象，那个能生能死的不在生死上面，与这两头的现象不相干。等于说白昼是黑夜的开始，白画是黑夜的开始，这是个逻辑思想的问题。我们认为天亮了，认为黑夜里睡着了，夜里看不见了那是你自己被现象骗了。所以，同生命存在一样，“方生方死、方死方生”。

你看庄子的文章，刚刚讲了“方生方死”，接着就支过来讲“方死方生”，他两头都说完了，如珠子走盘，不着边际。跟着又讲到人的观念问题：

“方可方不可，”当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可以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已经过支了，没有了，当你主观肯定的时候，肯定这一念本身就是否定；“方不可方可；”你认为否定了，否定这一念本身则是肯定。所以没有主观客观，天下的是和非，我主舰上认为对，不同于我的看法叫做不对，对和不对是相对而言的，因为觉得别人不对，所以才认为我对，故而还是一念主观来的。所以，

是和非互为因缘因果，靠不住的。

我们刚才留了一个问题，就是“彼是，方生之说也。”这一句话，在庄子那个时代，佛学还没有进入中国，等佛学传过来，“缘生之说”也就是这个道理，万物“不自生”，不是自由来的，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；“不他生”，也没有哪个主宰造得出来，不依他；万物“不自生”，“不他生”，“不共生”，“不无因生”，也不是没有因，缘于因来的，是名为“缘生”，一切是因缘所生。那么，这一观念就是后来的佛学中道观，这一观念实际上舆庄子有相同之处，不遇庄子只有一句话，就是“方生之说”，这也就是佛学“性空”的道理，“缘生性空”。

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故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

庄子又进一步否定了一切，这就是庄子的逻辑。“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”“圣人”，得道的人，不需要做后天个人的主张，很自然的，不由自主的“而照之于天”。这个“天”不是指天体，是代表形而上的道，以天道自然“照”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。但是，虽然你认为自己是非都不动，不管对，也不管不对，不落空，也不落有，我得道了，你当心！庄子说“亦因是也”，你认为两边都不落就是道，道也是你自己认定的，还是一个主观。

“是亦彼也，”你这个主同的认定，还是属于“依他而起”。这个”彼”不是指外物。因为认为你的不对，我的对，“彼亦是也。”那他的对与不对，也同你相对，所以客观主观是相封的。我们经常听人家讲，我很客观地告诉你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相信有客观，因为说了我很客观地告诉你这句话，已经是主观了嘛。所以，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”世界上的思想观念，他讲他的一套对，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对。究竟哪个对？究竟哪一个真正的“是乎哉”对呢？究竟哪一个真正的不对呢？

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

“彼是莫得其偶，”“偶”就是相对。真正的道，离开了相对，绝对就是绝对，既不是空，也不是有；既不是是，也不是非；既不是恶，也不是善。一切的相对都离开了以后，那么，你可以得到一个道的什么东西呢？“谓之道枢。”你把握了道的中心的枢纽，但并不是说完全得道了。你认为得了中观了，那已经落偏了，用庄子的道理来讲，这不过是个“道枢”而已。“枢”者，一个轴心，如一块手表，绕一个中心点。得了这个“道枢”，有个好处，可以得其“环中”。“环中”是一个圈圈的中央，在圆的中心点可以四面八方活动。宇宙和生命都是无始无终，像一个圆圈一样，这个圆圈有个中心点，你要是把握到这个中心点，在出世入世之用，可以“以应无穷”。我们一看到无穷，一提到无量无边，一定在观念上尽量扩大，错了！你忘记了自己，边际就在这里，无穷，也无开始，不要忘记了这个起点，即无始无终。所以庄子的文章很妙的，得了“道枢”，“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

我们晓得，学佛的很多法师，学佛的标记，拿个念珠，108颗或者200颗，道教则是拿着相互套着的连环在手里玩来玩去，这个东西就是“环中”。过去在大陆，看到很多道士手上带着相互套着的两个圈的风藤，这种天然的植物，当时怎么长拢来的？还是雕刻的？搞不清楚。道教喜欢戴这种东西，在《封神榜》里叫做乾坤圈，乾坤圈就是“环中”的作用。人体也是这么两个“环中”，上半身一圈，下半身一圈。所以有些人传道，道在哪里？给你一点，这里，在其“环中”，密宗也用在这种地方。有没有道理？有他的道理。我认为这无所谓秘密，这都是小孩子玩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在道家、密宗认为秘密得不得了。我素来喜欢公开，这不是道，充其量是用这么一个方法使你能向这一方面转而已，不是真正的道就在这里。但是，庄子虽然这么讲，是要我们做到心物相忘，使它归到中枢。人能够真正修养到心物相忘，外境与自我都相忘，可以归到“环中”的境界。

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讲到学术规念，也等于人生的观念，包括政治哲学、社会哲学、经济哲学，一切的观念，我们中国人的老话，那是最高的哲学：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有理说不到底。”庄子说的“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”即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是非都是“无穷”，“故曰：莫若以明。”最后是明道，明道以后，是非皆明。因此，古人有两句诗“自从三宿空桑后，不见人间有是非。”什么叫三宿？佛家的戒律，“头陀不三宿空桑”，一个出家修头陀行的人，也就是苦行僧，不居庙子，在一棵树下过夜、打坐不能超过三天，这是戒律规定；到第四天非离开不可。因为在那个地方住久了，就会与那里发生感情，就会留恋了。《太公素书》(就是圯上老人送给张良作军师的那本兵书)中说“绝嗜禁欲，所以除累也”。人要能割舍了嗜好，抛弃了欲望，才能除累，才不会受感情的拖累。人感情的牵挂比什么都厉害，不但封家乡土地有感情，对个周围的一切，久而久之，也都会产生感情、产生留恋。所以很多修道的人，不能有所成就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古人的诗：“自从三宿空桑后，不见人间有是非”，与庄于的观念相同，绝对做到离尘弃欲，离开切鏖，抛弃了一切欲望，使生命没有多的拖累，就要明这个道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为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因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机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恑憰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适得而几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。

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朝三。何谓朝三？狙公赋予，曰：“朝三而暮四。”众狙皆怒，曰：“然则朝四而暮三。”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。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

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。三子之知几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

引喻失义

下面就是庄子的名言，是历代学者辩论很多的地方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

几千年来，这一段文章在中国的哲学思想、文学思想上的份量都很重。文字看来很啰嗦，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”翻来复去。假认同学们是学文学的，你看能不能简化呢？很可以简化，用不着这么啰嗦，可庄子的文章笔法就是这样，我们经常引用。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《唐史》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，出外散步，看到一匹马在狂奔、踩死路上一条狗，欧阳修想试试他们写史稿件文章的手法，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，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。有一个说：“有犬卧于通衢，逸也蹄而杀之。”有一个说：“马逸于街衢，卧犬遭之而毙。”
欧阳修说，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，恐怕要写一万本书也写不完。他们就问欧阳修，那么你准备怎么写？欧阳修说：“逸马杀犬于道”六个字就清楚了。所以，往往几百年的历史写来，桌子上一堆，就是那么一小本。如果我们几千年的历史，照现在白话文一写，那实在不得了！但是照《庄子》的文章写也不得了，以指喻指，非指……讲了半天，是马指你，还是你指马，搞不清楚。

对于“以指喻指之非指”这一句，我看了很多的文章，而且现在的书也在讨论，认为这个指呀，不是指头的指，这个指啊，就是中指的指，引经据典，写论文，就这个办法，苏格拉底怎么说的，孔子怎么说的，反正看到一点半点指头，就把它抄上去，然后下面注明我看了一些什么书作引证，学问很渊博，实际上看了半天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没有意思，因为这些书我都看过了，所以结论留给谁做呢？留给别人去做吧。现在很多文章，只能这样。

很简单，这个“指”就是指头。庄子这一段讲什么？讲逻辑论辩。我们晓得，以印度的因明学来讲、论辩一定有四个步骤，比西方的逻辑还要完备，还要严密。因明的四个步骤，简单地讲：“宗、因、喻、合”。“宗”就是前提，说话必有宗，引申“宗”的理由为“因”。有时候有宗有因还讲不清楚的事，只有用比喻来说明，这就是“喻”，在庄子中叫做“寓言”。因为人类世界上的任何语言文字，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人的思想，所以意识思想、意识形态很难表达。你说我会画画，把意思昼出来，那个画已经不是你的意思，那已是三四层以后的意思了。那到怎样表达人类的意思？用比喻。人类文化中，每一个宗教的教主都很会用比喻，最善于用比喻的是释迦牟尼，其次基督教《圣经》里有很多都是用比喻。为什么宗教的教主喜欢用比喻呢？因为最高形而上的道理很难讲出来，只好讲一个比喻。譬如一个人问：“某人什么样子？”“我经你讲，你也没有看见，反正那个家伙长得脸像马一样。”我们就会一笑，反正晓得脸长，这就是比喻。我们人常常喜欢用比喻，比喻是论辩上表达情智的最好的一种方法。守、因都讲通了，那么就是结论的“合”了。

那么，庄子对当时喜欢讲论辩的名理学家如惠子、公孙龙，他也提出来“以指喻指之非指”，他说拿一个指头，告诉你这个不是指头，他说这个比喻不大好。这叫做什么呢？引喻失义，就是用了比喻以后，反而丧失了真正的意义。年青同学读古文都念过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其中有一句劝他的皇帝，刘备的儿子阿斗的话：“不可引喻失义”，我们看了诸葛亮的造句话，就了解了刘备的儿子阿斗非常聪明，会辩论，做错了事，他会盖得很好。所以诸葛亮以亚父的身份教训他。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”庄子这一句“以指喻指之非指”，他这个话有点引喻失义，还不如用不是指头来做比方不是指头的道理。禅宗大师翻译佛学《楞严经》时，比庄子用得高明“以指指月”，指个月亮给你看，以指指月叫你看月．不是看指头，不要把指头当月亮。后来禅宗有一部书就叫《指月录》。现在研究禅学的人非常多，都是抓住了指头当月亮。拿庄子的话来批评：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”，如果你研究禅宗的公案而讲禅的话，不如绝口不谈禅或许还能进入禅。“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”这和上一句是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喻意。

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

“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”这是庄子的名言，后来的人因这两句话悟道的也很多。庄于归纳“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”表达“心物一元”的观点。“心物一元”绝不是唯物，也不是唯心，但也可以说是纯粹的唯心。(不同于西方哲学的“唯心”。)这个“天地一指”的“一

指”，并不是一个手指，而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体的意思：“万物一马也，”是以宇宙万物不过是一匹马来作比方，整匹的马，有马头、马脚、马尾、马毛……等等。所有天地间的万物，就好象马的头，马的脚，马的毛……等等总合起来，才叫一匹马。离开了马的胜，不是完整的马，离开了马的尾巴，也不是完整的马，离开了马的任何一样，都不是完整的马。由众归到一，由一散而为众。所以明朝憨山大师有两句着名的诗：“天地蜩双翼，乾坤马一毛”，他这个名句的观念，也就是应庄子的“天地一指，万物一马”来的。我们知道，南北朝一个着名的年轻和尚僧肇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会万物于己者，其惟圣人乎。”僧肇只活了三十几岁就死了，但他的着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他的名着《肇论》，融和了儒、道、佛三家。他这话是真正的圣人境界，修养不是理论到物我同体。人与物是一个来源，一个本髓，只是现象不同，好比在这间屋子里，我们都同样是人，但相同中又有所不同。因为你是你的身体，你的样子，我是我的身体，我的样子。但是虽然各人不同，却又同是人类，“乾坤马一毛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庄子为什么用逻辑的道理讲这一段呢？当时一般讲逻辑论辨的这一帮人，惯用的这些比喻，庄子拿来批判一番，但是．庄子用的比喻，它影响后世很大。比方，中国产生大乘佛学，到唐代有十宗的不同。唐武则天时，是华严鼎盛的时代，华严宗第

三代祖师贤首大师，法名叫法藏，他有一篇很着名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的文章《金师子章》。庄子拿马来比方，他就用狮子来作比方。贤首大师用《金师子章》，说明天地一指，万物一狮子，这个宇宙万物等于一个狮子，狮子的头、狮子的尾、狮子的脚、狮子的毛，分析起来，狮子全身无数的毛，每一根毛代表了这一个狮子，每一根毛也都不是这个狮子，由此而说明华严境界是玄门，所谓帝纲重重无尽的道理。那么，贤首大师“万物一狮子”的观念同庄子“万物一马”的观念是一样的道理。

庄子用逻辑的道理讲到这里，跟着还是在批判逻辑，是非观念和一个人观念的认定。

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

庄子说：是非观念所产生可以不可以，是从我们的主观来的，我们的认识，你认为可以就可以，你认为不可以就不可以，宇宙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离开身心以外的是非观念。他提出了一个结论：“道行，之而成，”我们要想成道，要想返回到形而上道体上，只有实行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庄子偏重于经验论，讲实验，只有真正去行道而成道，不是讲空洞的理论。拿论辩思想来当道，完全错了。现在讲道、讲佛学，都变成一种思想学问，那完全错了。“物谓之而然。”“物”就是宇宙万物，我们认定对了就对了，你认定这个东西叫什么，这个就叫什么，一切唯心作用。所以，形而上的道要修行就到，即“行之而成”；形而下的万物是人为的，你认为什么就是什么，“物谓之而然。”那么，讲对了或者不对？他又引用：

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

“恶乎然？”怎么叫对了呢？“然于然”，怎样一定认为对了？还是唯心的作用．你观念认为对了，它就对了。“恶乎不然？”怎么认为不对呢？“不然于不然。”你的观念认为不对就不对。这是庄子的文章，狂放恣肆。白话翻译过来很简单，庄子这么一写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就像戏台上跟人打斗一样，上面来个花样晃一下，花枪东一挑，西一挑，实际上他一刀从中间就打过来了，他的文章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要被庄子的文字骗过去了。“物固有所然，”天地万物它有它的所以然，既然宇宙形成了万物。电就是电，电通过灯时，它发亮；通过录音机收音机时，它发声。这个物体有它所以然的特别的性能。“物固有所可。”所以万物有它适宜应该的本位。有它适宜应该的立场。但是在现象界来讲，各有各的性质，水跟火两个就不同
水有水的用途，火有火的用途，“物固有所可”，形而下的是这样。形而上来讲呢，“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”归到道体，两个

东西都变成原来的能量了。只是一个能量，那没有关系，因此说明一个道理：

唯达者知通为一

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恑憰怪，道通为一。

因为有形而下，形而上的道理不同，在这里产生一个现象。这里讲：“莛”
茅草的一根杆杆，很细，很轻贱，很脆弱；“楹”：
一个大柱头，大殿的柱子，很粗，很大，很贵重，这是两个相反的东西。“厉”就是一个很丑的丑八怪；“西施”古代的一个美女，最漂亮，两个相反相对。“恢恑憰怪”，讲人的现象，人的心理，人的个性。只讲四大类，“恢”：豁大，什么事情不在乎，胸境恢豁；“恑”：狭窄，脚境狭小；“憰”：很奸巧；“怪”：很怪。这四种不同的现象，万有的现象，同人的个性、现象，各有各的不同，“物固有所然”，就是这句话的解释。丑的就是丑的，漂亮的就是漂亮的，细的就是细的，粗的就是粗的，胸境大的就是大的，胸境窄的就是窄的，古里古怪就是古里古怪，有些人很奸巧就是很奸巧，现象都不同，作用也不同，这是“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”但是，“道通为一。”形而上讲起来，它是一个东西，譬如人，长得漂亮与丑的，死了以后变成白骨，白骨变成灰尘了，漂亮与不漂亮一样，这是“一”：一个毛草杆与一个大柱头化成灰了，还是一样，这是“一”，所以“恢恑憰怪”到了最后，还是“道通为一。”那么，在这个里头又产生形而上、形而下的道理：

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．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

这是物理的道理。一个东西分化了的时候，是它成功的时候，譬如，我们把稻子割下来，把它加工磨成细粉，分化开了，可以做成很多好吃的东西。“其分也，成也，”分散开，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，等于夫妻结合生了自己的孩子，两个人的分化成了一大家人。但是，“其成也，毁也。”这就是“方生方死”之说，成功的时候，也是开始毁坏的时候，譬如这个房子，当我们第一天盖成功开门的时候，从这一天已经在开始毁坏了。所以，他有个结论：“凡物无成

与毁，复通为一。”天地万物没有永远存在的，也没有永远毁坏的，空久了以后，加上许多因缘的构合，自然会形成有，这是自然的有，最后，还是归到“一”。下面有个中国文化重要问题来了：

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

我们晓得中国儒家约文化，在几千年来，人文思想占了最重要的一环，儒家的文化到宋朝以后，所谓《四书》。《四书》里头有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背诵，我们当年读书，在小孩子的时候，就非背诵不可，不会背诵，老师就要打手板，肿得象螃蟹盖一样，痛好几天，很可怜的。这个《中庸》，有大学者考据提出来，认为子思比庄子还后一点，子思的《中庸》是依据庄子这个思想来的。称“中庸”，“中庸之用”，是庄子在这里先提出来的。几千年以后的人考据几千年以前的事，说绝对准确，我不大相信，因为我经常考据自己，前天做了些什么事，自己今天想考据一番，都不大准确的，自己前天放的东西，今天就找不到了，而且有时候忘记了，有时候昨天的事，今天都不大考据得出来，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个经验。所以，现在根据古董，根据死人的骨头，就断定几千年以前的人，是这个样子，是那个样子，我只能引用庄子的话“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，是者谓之是也，非者谓之非也。”很难说了。

“唯达者知通为一，”庄子这里提到“庸”的作用，所以他讲，“唯达者”，只有真正得了道，通达者，“知通为一”，归到形而上的一体，是绝对的，“一”也不是一，就是绝对的。天地间的事，没有成败、是非、善恶，从形而上道体上讲什么都没有，形而下万有的现象是不齐的，形而上是“知通为一。”

那么说，得了道的人；“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”始终不用。所以有些人学庄子学坏了，我过去看老一辈的朋友，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几倍，学问好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一辈子喝酒，优哉悠哉，我问他们：“为什么世界这么乱，不出来做一番事业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不晓得，我不了庄子。无用之用是为大用。”我那时年青，很喜欢跟这些老朋友开玩笑，我就叫他们外号：《水游传》上智多星吴用，“无用”。庄子的道理，无用之用是为大用，“不用而寓诸庸。”怎么叫做“庸”呢？“庸”就是“用”的意思，庄子说“庸也者，用也。”把《庄子》内七篇搞通了，就明白庄子并非是主张完全不用，还是用，用而恰当，用而适可，他下面就有“用”字的解释：“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”所以《中庸》的来源差不多也有这个意思。

在庄子那个时代，变乱到了极点，那个时候人的思想，有相通之处，处乱世之间，慢慢会逃避现实，人容易变成“乡原”。然而现实逃不逃得开？人是逃不开现实的，只有想办法，善于用现实，而不被现实所用，用得好，就是庄子所讲这个“庸”，用得不好，就变成乡原。乡原看起来样檬都好，像中药里的甘草，每个方子都用得着他，可是对于一件事情，问他有什么意见时，他都说，蛮有道理：又

碰到另一方反对意见，也说不错。反正不着边际模棱两可，两面讨好。现在的说法是所谓汤圆作风或太极拳作风．而他本身没有毛病，没有缺点，也很规矩，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恶之间，下一个定论时，他却没有定论，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样子。所以孔子最看不起“乡原”，认为“乡原者，德之贼也。”庄子所讲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，只有通了道的人，得这个“用”，中庸之“用”的作用。庄子这一段，关于逻辑论辩而讲到是非、成败，我们不要给他这一段骗过去了。什么叫“不用而寓诸爑”呢？“庸”不是马虎，不是差不多，是“得其环中”，恰到好处，换句话，“庸”不是庸庸碌碌，也不是后世所讲的笨人叫做庸人，而是高度的智能，最高的智能到了极点，看起来很平常，但“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

适得而几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。

“适得”，得到了这个道理，“几矣”就是差不多了。这也就是上面说的“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“环中”是很圆的，虽然很圆，它中心是直的，不走弯曲，直道而行。

“因是已，”得到这个“适得而几”，差不多了。“几”就是机关，电灯的开关，手指头只要一点原子弹的按纽，只要国家首领用一个指头轻轻一按，地球就可以被毁掉，这就是“几”。“几”是很轻松的

就那么一点，最困难就是这一点。你得其“几”，你懂了这个，“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。”这个机关在这里，高度的智能，用起来极简单、极容易，但是中间包含了最高的智能。那么，我们有一这个最高的智能，在用的时候，不觉得是道，也不觉得自己是智能，很平凡的这个用。下面庄子就拿道的用，说明一般人的用。

朝三暮四

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朝三。何谓朝三？狙公赋予，曰：“朝三而暮四。”众狙皆怒。曰“然则朝四而暮三。”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

这一段是骂世人的，也是警告世人。我们人不晓得用这个“庸”，聪明人为什么反被聪明误？就是喜欢玩弄自己的聪明，笨人吃亏在哪里？不晓得玩弄自己的笨，所以更笨，聪明的人也很笨，玩弄自己的聪明也是笨人。这些人笨是为什么？庄子说：“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后也。”把自己的精神、聪明向一点上钻。这个“劳神明为一”的“一”，不是“道通为一”的“一”的意思，不要搞错了。只向一点上钻牛角尖，他认为自己最高明，不晓得向大同方面钻，这些人叫“朝三暮四”。怎么叫“朝三暮四”？有一位“狙公”，一个养猴子的老头，动物园的院长，拿板栗喂他养的很多猴子，（“予”，像板栗一样的另外一种食物，究竟是什么，考据出来

甚是为难，这个东西是猴子喜欢的食物。)本来每天早上喂四个，晚上喂三个，有一天，老头子好玩，忽然对这些猴子讲：明天开始，早上喂三个，晚上喂四个。猴子就吵了。老头说：仍然是早上喂四个，晚上喂三个。猴子乖乖的。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一群猴子，高明人玩一切众生像玩猴子一样，反正七个板栗给你吃就是了。时间安排不同，位子安排不同，你不要这么高兴，骂你一声混蛋，你气得非要打架，恭维你天下第一，这一下高兴了，实际上都是给人家玩弄。这就是"朝三暮四"、"暮四朝三"的道理。所以，庄子最后一个结论："名实未亏而喜怒属用，亦因是也。"等于那个喂猴子的老人板栗一天喂了七个，实质并没有变，只是把观念变一变就受不了。

民曰未便

你不要小看这个故事，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哲学的道理都在内，政治上的道理也一样，领导政治的人很困难，一个政策一转变，明明这个办法拿出来，全社会全世界都有利的，开始老百姓绝对反对，不习惯，如果一件坏的事情习惯了，叫他改变也会觉得不习惯。所以我们读了历史，非常感叹，历史上有"民曰未便'这种事，老百姓习惯了的，法令办法有改变，闹起来造反了。实际上造了半天，改变了的就是"狙公赋予"。

历史上的商鞅变法，当时改变政治的"法治"主张，第一项是针对周公的公产制度。商鞅在秦国的变法，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，主张财产私有。由商鞅变法，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，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。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，遭遇打击很大，关键就在四个字："发曰不便"，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，这就讲到群众心理、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。大家要了解，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，习惯很难改，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，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，社会的形态，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，社会组织非常严密，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，开始的时候，"民曰不便"，老百姓统统反对，理由是不习惯。可是商鞅毕竟把秦国富强起来了。他自已失败了，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、道德确有问题，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。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，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，不止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，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，中国后来的政治路线，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。

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，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。到了王莽，他想恢复郡县，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。王莽的失败，又是"民曰不便"。王莽下来，再经过七八百年，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，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，在他当时，并没有成功。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，道德、学问样样都好，他的政治思想精神，后世永远留传下来，而当时失败，也是因为"民曰不便"我们读历史，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，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，要把书本摆下来，宁静地多想想，加以研究。这"不便"两个字，往往毁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家，也毁了个人。以一件小事来比喻，这是旧的事实，新的名词。所谓"代沟"，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，"老人曰不便"。就是不习惯，实在便不了。这往往是牵涉政治、社会型态很大的。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，于是就产生"突变"与"渐变"的选择问题。渐变是温和的，突变是急进的。对于一个社会环境，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，慢慢改变他的"不便"而为"便"的，就要靠自己的智能。

像当年在四川成都开马路的时候，就发生这种事，那里的路都是石头铺成的，下雨很滑，成都当时开马路很困难，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，大家反对，所谓五老七贤，出来讲话，硬是不准开。五老七贤是满清遗老，地位很高，财产很多，学问很好，社会力量很大。后来有一先生(他是在这里去世的，后人叫他军阀)，他实在府有办法，有一天，他请五老七贤来吃饭，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，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折掉了，等五老七贤回家，已经是既成事实。随便大家怎么骂法，而事情还是做了。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，连瞎子都说：有了马路走路不用手棍了。天下事情，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。有时必须正以逆众意，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確的政策。要有这个但当。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，也有的时候，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，宁可自己忍痛牺牲，这都是难能可贵的。

一个时代，一个环境，譬如我们这个环境，假如下一次来改变了，许多人就会觉得"民曰未便"，一定一塌糊涂，其实都是心理作用。很多事情，不但政治、社会、家庭也是这样。你的孩子读书不用功习惯了以后，一下又叫他用功，"民曰未便"，他也不会用功的。所以，"朝三暮四""狙公赋予"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哲学意义，很深的人生实用，太多的道理，你当一个笑话听过去了，那就辜负了庄子。

道并行而不悖

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

形而上之道无是也无非，无善也无恶，形而下之道，有是非，有善恶。那么，得道的"圣人"，取形而下之道，人与人之间怎么处呢？一个字，"和之以是非"，是非善恶要调和。道个"和"就是《中庸》这个"庸"的意思。《中庸》也提到"中和"这个"和"字，"至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"所以有人提出子思着《中庸》是根据《庄子》来的。

所以得道的圣人，晓得形而下有是非，是非是绝对的，只有调和它，中和了，在人道，在形而下就好多了。但是还不行，要进一步"休乎天钧"，这是庄子取的名字，"天"就代表形而上道，"钧"就是平衡，像天地一样的公平。像天地一样的公平，怎么调和？这就是智能之学。依我们看，天地并不公平，当我们喜欢热的时候，它偏要冷起来；当我们喜欢冷的时候，它偏要热起来。但是，这个天地有了白天给你闹，还有夜里给你休息，它又是很公平的。要怎么才能做到天地一样的公平呢？这个中间的调和，要参透天地的造化，"而休乎天钧"，在《庄子》里提出来，这叫做"两行"。"两行"的道理，拿我们现在的观念，认为庄子是主张双轨的

。许多东西都走双轨的路线，走双轨的路线往往发生矛盾，发生争斗。实际上，“两行”的道理不是双轨，也就是孔子讲的一句话：“道并行而不悖”。

讲到这里，我们不要被庄子文章汪洋倘恍迷住了，说了半天，还由逻辑讲起，自己各说一番理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”然后他又批评了每一个人所用的逻辑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形成，天地间没有真正的是非，形上、形下都讲遍了，中间引用的很多。庄子的文章等于我们去看一个喷水池一样，万花筒喷出来，给灯光一照，五光十色，水池里头波浪起伏，就这么一个画面。但不要被骗住了，我们还是要看水，不要看那个现象，看现象已经上了庄子的当。他始终讲形而上的道，现在还没有讲到中心来，还在中间转。下面，庄子又提到道的影子啦。

生命的来源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、尽矣，不可以加矣。

通过对道的研究，对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辩论，庄子提出来，中国上古早就有人懂得形而上的道。

“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”他的智能高到了极点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“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”认为宇宙万物没有开始以前那个东西：“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。”道在哪里？万物没有开始以前，世界没有天地、太阳、月亮以前，一切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个境界，是形面上的道体，在中国文化里、后来叫做“无极”，佛家就叫做是“空”。庄子提到，中国上古的老祖宗，早知道形而上道体是“空”的，是“无极”。

我们这个生命从哪里来？从“真空”里面“妙有”变出来的。怎么样？这是个大问题了。那么，庄子又讲：

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

以庄子的观念，看世界上的哲学，《庄子》这一段可以作评论。就是说，刚才讲到上古的时候，老祖宗们已经晓得宇宙万物没有开始以前，是空的，那个空的东西，也可以叫它“唯心”，“心物一元”。等而下之，“其次以为有物矣，”其次有些人晓得宇宙寓物刚刚开始以后，物质的力量很大，物理的作用很大，或者先有水，由液体变为热能，或者由气体变属风、或者地水、火、风，金
木、水、火、土一起开始运动，有“物”在变化，但是物质一变出来形成这个世界以后，“未始有封也”，并没有界线。

我们看到我们祖宗的文化，很多都提到遭个根根，庄子在这里提到，孔子在《易经》上也提到，那幺，这也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、社会学思想、经济学思想的根。譬如地球形成以前，拿社会观念讲，没有什么叫做财产制度，也不能分出哪个是公有，哪个是私有，这些观念都没有，等于一个人到荒岛上去开荒的时候，“未始有封也”，没有说这个界线属于你，那个属于我，地球开始也是如此，到了人类人口懂慢多了，生活的需要引起人私心来了，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了，就你有你的范围．我有我的范围，开始占有，这就“有封”了。人类社会到了这个时候，就是庄子那一句话：“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”虽然“有封”，但此时人类还少，人的私心还不大，是非争斗还没有。

现在我们经常讲时代在进步，在哲学的观点、逻辑的观点上，时代究竟在进步？还是在退步？很难讲。在东方的文化，我们的固有文化里，一切宗教原有的文化开始，认为人类的文明在衰落退步，越到后世越乱，是退步的。我们现在讲社会时代进步了，是站在物质文明的发展立场来讲。所以用逻辑用哲学的观点，只能说人类的物质文明，越向后是进步的，至于人类道德文明不能是进步的，退化了，我们的文化素来这样认为，佛家的文化也讲人类越向后走，越堕落，越退步。

物质文明发展是进步的

精神文明是堕落的，是退化的，至少站在我们赤去文化的立场这么认为，现在庄子也是为个观念。

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

有是非就有争斗，是非争闭发达了以后，与形而上道就越来越远。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看到古书上古人得道啊，或者学问成功的人，以前好得多，也快得多，为什么后来这么差呢？昨天我还接到国外一个同学的来信，就是问这个问题，他说我也很用功，也很努力，修了那么久的道，一点影子没都有，为什么古人一修就会，他说老师啊，我有点不相信，是不是古书骗我们的。为封信现在还压在案头上没有回，这一回信就要写长文章了。古人并没有着书骗我们，物质文明越发达，社会越复杂，思想之混乱，是非善恶观念之复杂，都是障道的因缘，而且人类教育越普及，知识越开化了，学问越设有基础了，知识并不一定是学问，我是站在庄于的立场来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庄子说“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”这个“爱”呀，代表私心的偏爱，人的自私越来越严重。

我再提一下全篇的宗旨，道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本来是绝对、同一的。当道体起作用的时候，一切万类的现象不同，作用不同，但道体是一样的。比方，像水一样，水的性能就是湿性，至于水有清水、浑水，或变成各种味道如咸、淡等，其性能不变，只是它的现状、作用变了。这个原则，我们必须要把握。读《齐物论》，实际上是有其连贯性的，因为中间的文章和理论引用得太多了，我们容易被庄子的比喻说明所骗，看似漫无头绪，实际上狠连贯。

比方上我们讲到，中国文化里惯用的典故“狙公赋予”，“朝三暮四”，就是观念上随便一变，大家就被这些现象、概念迷住了，就引起人情绪上好恶是非的不同。讲到“朝三暮四”这个故事，因为比喻讲得太好了，我们容易被这很小的故事引走了，忘记了全篇里头引用这个故事的道理。那么全篇说什么呢？道体是“一”的。因为大家自己的观念不同，被现象骗了，所以各家有各家的看法，儒家有儒家的看法，墨家有墨家的看法
道家有道家的看法，各种说法都不同，应用的方法也不同。因此，被现象迷住了，忘记了本来。庄子讲的重点在这里。

这个重点把握住了，就明白庄子的比喻如同佛经上引用的一个道理一样：“众盲摸象
各执一端。”一个大象站在那里，由一群瞎子来摸这个象，他们摸到了象的鼻子、耳朵、嘴巴、腿、尾巴，就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点，认为整个象就是这个样子。每个瞎子摸的一点都是象的一部份，不能说它不是象，但是，毕竟不是全体的象。换一句话说，全体都错了。佛学里头还有一个比方，禅宗常用的“分河引水，各立门庭。”世界上的水是一样，因为海洋、江河性质的不同，土壤的不同，种种原因的不同，所以水的味道有咸、有淡、有清、有浑、有硬、有软，一般人喝了一种水就以偏概全，概括天下的水大概就是这样。这种“众盲摸象，各执一端”、“分河引水，各立门庭”的道理，同庄子所讲的观念是同一个道理。

不过，庄子表达方式不同，尤其他的故事说得很美。所以庄子讲到“狙公赋予”
“朝三暮西”这里，他说正好，两边都放下，取其中道而行，不过他没有建立一个“中”字，庄子这里来个“庸”，“中庸之庸”，在结论里叫做“两行并存”，我们引用了孔子在《易经》上说的“道并行而不悖”来说明。接着，他引申这个道理，就讲到人对于道体形而上的知见，开始有一个最初追求原始生命的来源，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这个道体最后的来源，理论知识越来越进步了，因此辩论也多了，各人的私心思想的偏见越来越多，那么，庄子最后的结论就是：“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；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”下面，庄子接下去又说明一个道理。

成亏之间

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

这里我们看了庄子的文章，再看历史上写古文的很多的名人，如宋朝的苏东坡，他全体是采用《庄子》的东一句西一句的笔法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，我们幽默地称他为苏东皮。跟着下来，包括明朝的袁中郎、李卓吾、冯梦龙，清朝的金圣叹，李笠翁等等，这一类都是庄子文学路线与佛学路线、禅学路线相结合的中国文章的格式。你看庄子的文章，没有一句话是固定的，所以后世说庄子是禅宗的开山祖师，是禅、禅师的文学。禅宗大师们的讲话，多半是这个样子。

庄子说：果然真的有成功与失败马？果然真的没有成功与失败吗？这是一个观念。但是拿逻辑来讲是四面的，庄子文学很美，运辑也很清楚，他只提出这个问题。接着提出“昭氏”，姓“昭”，名“照文”，鲁国人，因而称“鲁照文”。他是鼓琴的音乐家，技艺已经出神入化，所谓进入道的境界。他的琴一弹。可以使听的人忘掉一切万物，人只要听到他的琴，就进入道的境界，人就升华了，变成神了。庄子讲昭氏鼓琴，“有成与亏”乎哉？就是说，昭氏为什么弹琴？他是在琴音表达世界有生灭、盛衰、成败。这个世界由许多的物质构成，花开了，花又落了；春天来了，春天又过去了，人生出来了，又衰老了，死亡了，这个成亏之间，生灭变化，使人引起很多感慨，由这个感慨、情感的表达，所以“昭氏之鼓琴也”。当弹琴完了以后，最后一声，这个手啊，把琴一停，声音也清寂了，人也忘我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天地皆空，不需要弹这个琴了，所以“昭氏之不鼓琴也”。这就是说，昭氏弹琴的技艺，弹琴的应有的境界，正符合道的境界。当他对人生、宇宙万有的盛衰、成亏的许多的感情一来的时候，他在弹琴；当他弹完琴的时候，一声不响，天地万物皆空，这个时候是合于道的体。此时，世界上没有成功与失败，一切皆空。庄子先提了昭氏鼓琴，同时提了二个音乐家：

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。

“枝策”是乐器。就是八仙之一曹国舅手里拿的那个竹筒子。这个东西两块竹片，用手一捻，可以发出声音，也叫做板。“师旷”是晋国名音乐家，他的板的造诣到了最高峰、同昭文弹琴境界一样。师旷音乐造诣高，在《孟子》里头经常提到。我国古来的大音乐家，差不多全是瞎子。像师旷为了要使自己的音乐素养更上一层楼，他觉得眼睛外视容易使精神耗散，所以将自己的双眼刺瞎，果然成为中国的一代音乐宗师，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道家修持的理论，“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。”也就是老子所说的“不见可欲
其心不乱。”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及生理，都是靠食物来补充，但又由思想、九窍消耗。而补充的永远比不上消耗的，所以人才有衰老、死亡。惠子是有名的逻辑专家，他弹古琴。等于我们今天的国乐大师孙教授一样，独一无二的弹古琴专家，把惠子换成孙子，就是“孙子之据梧也”。惠子弹琴的时候，长袍一穿，摸着那个琴弦，他自己胡子长在哪里都忘记了，就是说他那个境界非常超越。庄子提的这三位大音乐师造诣都很高，他们表达音乐的境界和情绪，关键在音乐弹起来的时候，声音的音量、清浊，时有变幻，万以不齐，情感的表达，喜、怒、哀、乐都不同，当一曲，所谓“曲终人散后，江上朔风吹”，天地万物非常寂寥，在第一声没有弹以前那么高雅，那么空旷、那么高远。这个时候，没有盛衰成败，也没有喜怒哀乐，心里很平静。

《齐物论》开始就讲，大风直吹，万窍始呼。我们要特别注意
庄子在这一段为什么要提出音乐境界？音乐、绘昼或者诗歌等一切艺术，都是基于人的感情的发挥，所谓有感慨，当喜、怒、哀、乐无法表达，就用音乐这个东西表达出来，乃至用歌舞等等，都是同一道理。人的情绪的变化，分析起来就多了，古代归纳为喜、怒、哀、乐。人世的喜怒哀乐四个字与人事的成败盛衰相关联，成败盛衰之间又引起人的喜怒哀乐。下面有一句话

作结论：

三子之知几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

这三位历史上的大音乐家，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。”已经由音乐而进入道的境界，成了神仙了。庄子说道三个人，音乐的造诣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是“知几”的境界。这个“几”在哪里呢？当情感来的时候、表达出来、简直跟天地风云变化是一样的。当风云雷雨过了，宇宙万象正在清明的时候，他一声都不响，就同天地的空灵一来。所以，这个“知几”，拿音乐的境界、艺术的境界讲，现在叫做灵感，这是小的方面；大的方面，“三子之知几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”都是在他精神、身体、技能、艺术造诣到最高的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他把握住了成功，所以留名万古。等精神衰老的时候，譬如弹琴，脑子想到某一手法怎么弹，但两手有风湿病，或者神经不对，纵然有高度的理想，表达不出来了。所以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一样，修道与做人都一样，人要晓得“知几”，把握自己生命的重点，不”知几”，对于自己是在开玩笑，没有用。“知几”的道理呢？庄子点题了：“皆其盛者也”，当他鼎盛、登峰造极的时候，成功就在那一刹那，再不能有第二下，“几”一过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那么，庄子引申这一段，又进一步讲：

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

昭文、师旷、惠子，为什么他们的音乐到达了神仙的境界呢？这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爱好不同。一个人有所“好”，这也是“几”，把握这个长处，专搞这一行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所以任何学问，任何东西，“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”，“好’到什么程度，“好”到发疯了，入迷了，他一定成功。“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；”

“彼”就是外面一切其它的东西，都不在话下，都不在心目中，这就是人的成功之路。“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”了不起的专家，万世留名的有专长的人物，因为他对某一件事有偏好，所以他死死地钻进去，硬要把这个问题弄到透顶、透彻，因而才有成就。

下面又回到逻辑上来了。“彼非所明而明之，”庄子说可是有些人，像他的朋友惠子，好辩，惠子好辩并不是爱讲话好跟别人辩论，而是好研究逻辑，好研究思想的方法问题。逻辑就是把思想有方法的去思想。庄子认为，不去研究思想本身，而去研究怎么去思想，这些是“彼非所明而明之”，是浪费时间、“故以坚白之昧终。”“坚白非坚”“白马非马”，惠子始终在自己逻辑的圈子里，把自己套住，逻辑讲了半天，他本身最不逻辑。世界上有些理论逻辑虽然讲得通，实际上行不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庄子说，可惜这些讲逻辑的人，自己以为学问很好，他们由于有文字论着，写书写文章，在逻辑的理论上，又发表逻辑的理论，逻辑的逻辑，不晓得逻到哪里去了。一句结论：“终身无成”，搞了半天，自己修道也好，人世间做一件事情也好，没有成功的。

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

这就是庄子的文章，他两边都说完了，绝不留一个尾巴给你拿的。

用逻辑思维去推测形而上道究竟怎么样，永远搞不清楚，庄子已经骂了用逻辑方法、用推理求道，认为思想就是道，根本错了。“若是而可谓成乎？”如果认为一天到晚在那里讲空话，等于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骂东吴一般读书人“坐以立谈，滔滔不绝，灵机应变，百无一能。”把一批学者统统骂完了。诸葛亮口才的章法好象就是学庄子来的。如果认为这样坐以立谈，滔滔不绝叫做学问，也叫做成功，庄子很幽默又很傲慢也很认真谦虚地说：“虽我亦成也。”那我早就成功了。

“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”那世界上什么叫有用的？“物与我无成也。”天地万物与我本来没有个结论，都无所谓成功。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，最后又变成一蹋糊涂而毁灭，天地万物跟我们一样，都没有结论。不要认为学问论辩没有结论，就无所谓成功。庄子两面都说完了，你看庄子究竟站在哪一边讲话，你认为这样是对的，以偏概全，错了；你认为那样是对的，也是以偏概全，也错了；你说我偏也不偏，全也不全，你又错了。那么，要如何不错呢？庄子告诉我们一个路子：

用而不用 不用而用

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

“是故滑疑之耀，”“滑疑”，庄子提出这个名词，这个名词要了命了。“滑”，古代读音为古，现在读音为华。滑头的滑，加上怀疑的疑，滑头和怀疑搭在一起，后面又加上“之耀”，发了光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“圣人之所图也。”修道人要走这个正途，就是实证的路线。这个实证的路线是“滑疑之耀”。什么是“滑疑之耀”呢？“滑疑”这个东西就是时有时无，非真非假，内心自然的光明的这么一个境界。庄子他自己也没有辩法讲清楚这个境界是什么？他

造了一个名词叫“滑疑”。严格来研究这个名词，要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中南方的音。我一直留意湖北人的说话，湖北同河南边界一带的一定有一句土语同这个音一样，这个音就是楚国的土音。那么，如果借用佛家来解释呢？容易懂了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脱粘内伏，耀发明性”，这个时候，一切外界，六根六尘脱开了，(“内伏”不是身体以内，这个“内”也是假定的。)到了那个道体以内了，自性的光明就出来了。可以说，庄子这一段所发挥的道的境界，不是推理的，实证到了就是这个样子。

到达了“滑疑之耀”这个境界，“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”那就离开了市俗一般人的应用，那个

时候就到达用而不用，一切无为而这之，这是道的境界。这样就叫做明道，悟了道。所以，用理论推理来求道，思想妄念不断，永远不是，必须要求证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不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

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天发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隹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！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？无适焉，因是已！

庄子跟惠子可以说是好朋友，庄子对于惠子平时喜欢讲道理，以推理来说道理，以逻辑讲道，思想上是痛恶的。另一点，我们看出来，历史文化上，战国时候，各家学说争鸣，思想很发达，可是因为思想发达，论辩太多了，大家茫茫然，无所主。

历史上有三个阶段是学说思想非常发达的时期，一是战国时期，庄子这个时代；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所谓清辩，三玄之说、其实不止于三玄；三是南宋北宋时期，实际上宋朝只有半个中国，应叫第二个南北朝，那个时候，理学特别发达，该学说一发达，对我们历史上产生三道痕迹，很悲哀。另外半个中国是辽、金、元，有他高度的文化，可是我们研究历史以汉人为主，往往把辽、金、元忘记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天下都是在很乱的时候，学说思想非常发达，可是社会给思想挠乱子，所以庄子痛恶搞论辩搞思想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颊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

庄子上面讲到一个实证的境界，提出一个名词，“滑疑之耀”，先把它摆在这里，这就是庄子的禅，后来的禅宗许多大师也这样，讲到最重要之处，一点题，刚刚点一句，等于照相一样：“你注意啊，笑一笑，笑笑……”“咔嚓”，镁光灯一亮，没有了，你准备啊，来不及也，已经给你照了。庄子的教育手法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懂了也这一下，不懂也在这一下，下面又推开了，看起来不相干，其实是连带的。

“今且言于此，”我先说，先声明：“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”不晓得我讲的与你们讲逻辑的相同不相同，或者我讲的话合于你的逻辑，或者不合于你的逻辑。庄子的文章很活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。下面是他的结论：“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”或者同你的也好，同他的也好，或者同两家都不同也好，乏他对与不对，那就是我的，也总算一个对吧。这就是论辩上下反合的论辩办法。“则与彼无以异矣。”这一句话，把自己建立逻辑观念又推翻了。

总而言之，我现在要说一句话，不晓得对不对，你们的观念认为合不合逻辑，都不乏，如果你们认为，都丰富这个不合逻辑，我自己也成立一个体系，虽然如此，也同你们一样乱七八糟，没有两样。这一段也可以这么解释，现在我先要同你讲一句话，不晓得中听或者不中听，不管中听也好，不中听也好，反正我讲了，你一定要听，听了对不对，反

正是狗屁的话，啰嗦过去就算了。你说庄子他有道理吧？他非常有道理，道理都对了。这几句文字，非常简单，如果用普通的方法看《庄子》，如果当国文老师，这几句很可以拿红笔划掉，有也行，没有也行，多余的。可是，真正懂逻辑的人写的逻辑文章，一个字都不能动它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学会了这样一种论辩术，很高明了。

道可道 非常道

虽然，请尝言之。

“虽然”，翻译成白话就是但是，“虽然”两个字从文章中哪里来？“则与彼无以异矣。”一句结论推翻——切，就不改说话了，虽然不要说话，但是，“请尝言之”，我还是啰嗦给你说一说吧，结果他还是要说。

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

这就啰嗦了，他说你要闻道道，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要研究的先有鸡先有蛋？也就是宗教哲学所要研究的上帝从哪里来的？上帝的外婆谁生的？究竟宇宙从哪一天开始？这是西方哲学的问题。中国哲学没有一个单独成立的系统，要讲中国哲学，有四样东西是要连起来的：第一文哲不分，文学家是哲学家，一个中国哲学家先要懂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。《诗经》里头都是哲学，中国哲学。文哲素来不分，不像西方，哲学家、科学家、诗人都是独立的。第二，文史不分，文学家和史学家不分。第三：文政不分，一个大文豪往往是大政治家，这个政治也不是讲普通主观的政治，它同人生实际作人处事分不开的。第四文史哲也不分，大文豪往往是大政治家，也是文学家。

西方哲学，问先有鸡先有蛋？宇宙有创世纪，中国哲学没有谈这个东西，中国的哲学在哪里找呢？譬如我们随便举文学的境界，像隋唐之间的有名的诗，叫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这篇长诗充满了哲学问题，最有名的两句：“江上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”这个文学境界，比先有鸡先有蛋这种问题好多了。我们经常讲苏东坡，现在讲他的笑话，苏东坡还在宋朝时就想当太

空区的区长，为什么？他作的词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”他很想坐火箭上去看看。这就说明，中国的哲学思想充满在文学着作里。如果把中国人的文学着作，文章、诗词、歌赋、对联里有关哲学的东西找出来，那不得了，哲学的问题，哲学的解答，多得很。

庄子在之里，就提到这个哲学问题。天地间有一个“未始”，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对这个地球来说，男人女人还没有，鸡跟蛋都还没有。“有始也者，”应该有一个东西开始。体说是个空，对呀，假使叫佛家来讲，就不要问了，原来是空的；假使是一个讲逻辑哲学的人就要问了，这个空是谁使它空起来的呢？这个空是自然空起来的，还是有人造出来的一个空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假使自然空起来，最后也必定归于空，这个空本来自然，那我何必要修道呢？我等到那一天自然空了就对了，何必辛苦修一场，白修的嘛！如果不是自然，那么这个空是谁造的呢？你说没得人造，那么这个空又从哪里来呢？这个问题会把人问疯的，我们不能再问了，如果再问下去结果非发疯不可。所以学哲学的人，因为问不出来究竟，最后很多都学到跳江了。

“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”这里有个三段假设的问题，一段一段地向前面推。如果拿我们中国文化来做注解，那好辩，名称多嘛。“有始也者”，有开始的，那叫太极。“有未始有始也者，”那叫无极。“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，”无极之前，我看最好起一个名字叫太太极。有人这样注解：“有始也者，”万物之始；“有未始有始也者，”叫太极；“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，”这叫无极。拿中国文化来注解它，这是三段。

青年同学应注意研究文字上的技巧，庄子这一段文字蛮啰嗦，我们就啰嗦不出来。“有始也者，”有一个开始的；“有未始有始也者，”有一个没有开始以前的那个有开始的：“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”，有一个没有开始好象又有一点开始的那个东西。怎么这样讲话？好象是带有神经质的讲话。拿佛家来说，释迦牟尼以前的佛学论辩也是这样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像中国的孔子一样删诗书，定礼乐，重新裁定就是“能”、“所”两个字。譬如佛学讲八识，在释迦牟尼以前，有讲到十识，十一识，十二识的，后面引申很多，释迦牟尼佛把它们归纳起来，裁定为八识。这些都是论辩学说的建立。那么，庄子也是这样，他代表了中国上古这一思想。

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

“有有也者，”有一个有；“有无也者，”有一个没有。有跟无是相对立的。“有未始有无也者，”有一个有无都没有开始的；“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”有一个有和无都没有开始，就是刚才所讲的“能”与“所”的“能”。

“俄而有无矣，”天地还没有以前，空空洞洞，突然之间生出一个有，一个无，一面有，一面空，“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”
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有与空，究竟是真的有，还是真的空？这个问题比较科学了，实际了。

空，是像空间一样空空洞洞的空，还是代表绝对没有了的空？我们到一个空的房间，或者到高山绝顶上见到天地太空，这个空是空间的空。那么，还有一个空是理念上的空，这个理念上的空同空间的空是两样。所以这个有跟空都如有如无也，究竟怎样叫做有，怎样叫做空？空是哪一个空？

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果有其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

庄子说，我现在提出一个理论，所谓宇宙万物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有，有一个空，我不知道所讲的空与有，“果有果无”，究竟是真正的有，还是真正的无？

庄子为什么讲这一段？上面所讨论的，宇宙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没有开始，不管有没有开始，只有一个空，一个有，在我们没有求证到空有以前，统统是思想假设的主题，是唯心所造，这很虚玄，靠不住的。把《庄子》研究到这里，全篇前后一看，他原来说这个。看他的文章，手法之高明，花拳绣腿，实际上他说得很清楚。换言之，天地间，人世间的一切学问，不管是宗教的，哲学的，科学的，古代诸子百家的，现在的科学分门别类，都有一个大原则，一切学问与人身心性命没有关系的，它不会成立不会存在。你说预言、卜卦、算命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吧？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要知道生命究竟怎么样？所以它几千年都存在。有人说七月半有鬼，你知道有鬼无鬼？如果是庄子，就会说：“果其有鬼乎哉？果其无鬼乎哉？果其有鬼之于无鬼又何哉？”谁知道呢？可是它对人的身心性命有关系呀，无法解释的时候，说你撞到鬼了，因此鬼神之说它也存在。所以，天地间的学问，与人身心性命无关的它不会存在，它自然淘汰了。那么与身心性命有关的呢？

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

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

庄子的《齐物论》点题了。

前面几个高潮告诉我们：“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”高潮结论一起来，像台风骤起，海水倒灌，水流到平地，一点小水都没有，到最后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这个高潮到了最高峰。这就是庄子，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那个道。

庄子批驳一般人讲逻辑，乱七八嘈，辩驳了半天，没有用，实际上，庄子本身就是大逻辑家。

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”天地之间最月的是什么？秋天的毫毛。头发不是毫毛，刚生下来的

小孩子身上的细毛叫“毫”，那很细，眼睛不好还看不见。秋天的毫更细，为什么秋天更细？人跟动物一样，春秋两季要换一层皮，所以春秋两季洗澡身体特别脏。到了秋天毛掉了，刚刚长出来的新毛是“秋毫”，细得不得了，看都看不见，那代表最小。什么东西最大？“秋毫”最大。“太山”不说大，说小，这是什么话？你说什么叫大？大到无可说处，那也不大，你能理解的，都不大，没有办法理解的才最大，那也是最小，就在眼前。小得没有辨法看见，那当然最大，它同虚空一样。大小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因此，大小，是非，善恶，都是唯心观念所生，没有毕竟的。故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。”“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”古人把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死掉叫“殇子”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三岁以内死的，一种七岁以内死的。反正小孩子死了就叫“殇子”。庄子说小孩子生下来就死了，寿命最长。我们老祖宗有一个叫“彭祖”，活了八百岁，那算短命。

空间的大小，寿命的长短，都是人唯心所造的观念，没有绝对的标准。绝对的标准在哪里？庄子在上面都说完了，要我们去证悟。

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这个是道，没有办法解释了，大家读了也懂了，读了也得道了，因为都懂了吗，你要注意，不要以为懂了，“天地与我并生”，并不是说天地就是我，也不是说我就是天地，天地还是天地，天地人并生，一起来的；“万物与我为一”，万物与我不是一个，都是那个东西的一份子。

这两句话看起来都懂了，其实我看许多人，引用错了，解释错了，都把“天地与我并生”当成天地就是我，“万物与我为一”当成做馒头，把面、盐、糖合在一起，就叫咸甜馒头，完全错了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两句，再看古人今人的许多注解，经常把这个重点搞错，这一错，错大了，“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”还不止。注意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这里特别提出来，天地是与我同存的，万物是与我同一的，我们跟万物同样都是那个东西的一份子，并非天地就是我，也不是我就是天地，物是物，我是我，天还是天，地还是地。

这是文章的高潮。

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

庄子他老先生又来了，既然已经一体了，还有什么好讲？既然已经一体了，为什么没有话讲呢？这就是逻辑的道理。大家学禅宗，觉得禅宗很玄妙，禅宗的祖师就是搞最高逻辑的颠师，没有一句话，一个动作不合逻辑，非常合理。你懂了《庄子》，也就懂了禅宗。譬如说，我已经不对了，你为什么骂我？既然已经不对了，骂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既然已经不对了，骂与不骂都没有关系，所以骂可以，不骂也要得，都合理吗。这个都就是这样。

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，看中国的哲学，喜欢西方文化的引证。这一百多年来，关于“道”这个名称，我们在学术上，文学上习惯用西洋哲学思想的翻译，叫“本体”。大家要知道，“经济”，“哲学”，“物理”，“自然科学”，这些名词，不是中国人翻译的，而是日本人翻译的，我们当时翻译西方文化，二手货，因为日本人用中国的文字首先翻译，我们翻译再看日本翻好的，这样就把二手货拿过来了，“哲学”，“经济”也就来了。譬如“经济”，这个词翻译得不大恰当，可现在经济也用了一百多年了。过去我们中国人讲的“经济”，思想观念可大了，以前过年门上贴的对联，“文章西汉双司马，经济南阳一卧龙”，双司马——司马迁、司马相如；什么叫经济呢？经纶天下，济世之才，这个学问在古代叫经世之学。后世西方文化的经济观念进来，把有东西弄出来卖，口袋里空空的，把它变出钱来，这个东西叫经济。这一下，中国文化的经济观念完了。对西方把“道”翻译成本体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有了这个名称后，现在研究哲学，一讲到本体，已经不是道的那个境界，思想观念已经有了个东西，就偏向唯物的思想去了。

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呢？因为同这一节有关系，庄子提出来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是一体的。“既已为一”，共存，是一个东西，“岂得有言乎？”既然是一个，为什么不霭呢？那么就让你讲吧。

穷到源头穷亦空

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？

“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”这个思想是从老子《道德经》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来的。“一与言为二”，说一个“一”，已经是两个了，等于说，我很客观地告诉你，说个客观，它已经是主观了，在这个观念已经是两个了；“二与一为三，”告诉你这里只有一个，，批驳你不要认为是两个，这个“一”是对“二”而言，我讲了这句话，这一句话讲出来中间已经有三个了。同一句话，三个存在。

所以太极含三，禅宗临济宗一句话含三玄门，一玄门有三要义，这理由，这道理都是逻辑。宇宙发生有三个层次，所以基督教圣父、圣母、圣子三位一体；佛家法、报、化三身三位一体；道家上清、太清、玉清，一气化三清，三位一体。天地间万事不过三，中国文化就是天、地、人三个符号。研究起来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，写博士论文小题大做，大题小做，你一定成功。

“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”“道生了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老子也同庄子一样，

“三”以后不谈了，“三”以后变成多少？电脑都算不清楚，什么叫“巧历”？就是数学家。谈到科学，天文是第一位，世界科学的发展，最早是发展天文，中国的天文，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。在全世界而言，是一马当先的。如果了解天文，必先研究数学，而中国的数学，六千年以前，也很发达。尤其发展到像《易经》的数理哲学，实在是精深幽远。中国文化的科学，全世界最早，几千年前就有，那时西方还没有发展。中国上古文化，数学叫历算，也叫历数。历算是干什么的？算天文的，尧舜黄帝的时候，就算二十八宿太阳月亮五星的行动跟我们地球的关系，所以建立了一年十二月，一月三十天，一年二十四节气，七十二候，这是几千年前建立的，更妙的是，中国上古历算没有数字，数字太多了，归纳起来，只有用一个字代表。我看西方的科学发展，可以大胆地预言，将来数学发庵到最高处时，不用数字了，于是产生一个新的八卦或者新的什么代号。

天地间“一生二”，“二生三”，过了“三”以后无穷无尽地发展，“巧历不能得，”庄子讲最巧妙最高明的数学家，永远搞不清了，下不了一个结论了，“而况其凡乎！”最好的第一流的头脑，懂得天文数字的，都不能了解，何况一般的凡夫？

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？

注意，讲宇宙的来源，当万物没有开始以前，究竟有没有，不去管他。听了这个话，你如果认为万物没有开始以前真的没有，你就错了，不过为了了解宇宙这个道体，宇宙的来源，只好把这切断。所以佛学也好，其它的科学、哲学、宗教也好，只好到这里把它截断。那么，“无”以前那一段有没有，我们不要先下结论，暂时保留在这里。

“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”这个层次的变化，以“三”为最有力的基础。就是说，从“无”亦到“有”，经过三个阶段。宇宙发生有三个层次，天地间万事不过三，所以中国的《易经》开始画卦，一卦为三爻，三爻成一卦，画成六爻是后人加上去的。“而况自有适有乎？”由“无”到“有”经过三个层次，要由“有”回转到“无”就难了，还有一个更难的，由“有”再发展下去，无穷无尽，没有底了，佛家有一个名词，叫无量无边。研究佛学要注意，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，是有的发展，但是一般学佛的把这个名词当成空的观念，错了，在禅宗又要吃棒了。有的发展，无量无边，所以中国《易经》最

后一卦叫“未济”，永远下不了结论，永远不需要做结论。你说没有结论的东西怎么办？这就结论。

无适焉，在是已。

“适”就是到达那里，既然到不了底，那就“因是已”，那就截止到这里，到目前为止。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有畛：有左有右，有伦有仪，有分有辩，有竞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何也？圣人怀之，衆人辩之，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

夫大科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仕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五者园而几向方矣！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。此之谓葆光。

接着庄子讲他的逻辑，这个逻辑不是空泛的讨论，是根据道是“一”，绝对的，就在这里。或许因为我们喜欢用思想推测，庄子就用逻辑来表达。

夫道未邕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

“夫道未始有封，”这个道没有什么界限，无所谓形上形下，也无所谓古今，也无所谓本体非本体，

“未始”不是开始的意思，“封”就是界限。“言未始有常，”“言”就是言语，代表所有的文字理论，也代表所有的思想，没有一个言论思想是永恒的真理，没有什么是永远存在的。如果言语文字可以确定，那就永远都不变，实际上人类言语文字，三十年变一次，再过六十年，我们的许多讲话，说不定后人又听不懂。“为是而有畛也”，不得已，人文假设建立一个区域，“畛”就是界，畛界，建立一个象田坎一样的畛界。

请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伦有仪，有分有辩，有竟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

我们刚才上面提到了《易经》，庄子的“八德”观念，跟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》上提出的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相通。这个“方”字，有的人解释成猴子，这个理由不成立。“方”就是方位。东南西北，每一方位一同，人类动物植物矿物就不同。“方以类聚”，以类来分开，“物以群分”，万物是一群一群的，这是孔子的思想。我们把庄子提出来的“八德”，用孔子的《易经》思想一归纳，即“群、分、类、辩”四个字。

庄子用“八德”，这八个方法，八个程序的罗辑，把战国时的逻辑名家如惠子、公孙龙等人，辩得一塌糊涂，在庄子圆的逻辑面前站不住。禅宗也是走这个路线，如珠之走盘，没有边际，没有轮廓，

逻辑论辩到这个地步，没有边际可以给你拿，没有尾巴给你抓。西方的黑格尔的辩证法，只是

正、反、合三段论法，印度有因明五段论辩法，有人讲中国的《易经》也是三段论辩法，我说不要乱讲，《易经》的辩证是八段乃至十段观象，那是有根有据的。只在大家学过“卦”的道理，每一个卦的错综复杂，真是“八面玲珑”，都有八面的看法，最深点来讲，且有十面的看法。假若任何理论只是正、反、合，肯定，否定，矛盾统一，那么，也可以说永远只有否定，也可以说永远都是肯定啰！由这个道理我们便知道老庄的思想与孔孟的学说，都是由“易”理而来，就明白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。

庄子在这个普通的论辩上，提出了“八德”，他讲什么呢？“有左有右”，物理世界的次序；“有伦有仪”，人文社会的次序；“有分有辩”，理念世界的次序；“有竞有争”，人类社会的现实，他不过用八个类别加以归纳。

我们知道，孔子让人家挖苦得最惨的是道家，这个圣人碰到道家的人物，每个都幽默他几句，但是天理良心，道家每个人都很捧孔子，后人不懂道家的幽默，不懂道家的机锋，以为在骂孔子，都错了。骂孔子最有害的是庄子，但捧孔子最有害也是庄子，可以说庄子是孔子的知己。这里他又在捧了。

春秋经世

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；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

青年同学特别要注，我们现在提倡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是什么？我还下不了定义，你说馆子里的菜，辣椒炒豆腐，那是中国文化？故宫博物院那些老祖宗的画，说我们的文化多么了不起，我经常告诉青年同学，了不起是我们祖宗的，不是你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惭愧惭愧。如果有人问到中国文化，你把他带到故宫博物院，你怎样不把他带到你的书房处呢？因为你书房里没有东西，只好找老祖宗撑面子。所以中国文化下不了定义。

讲中国文化哲学问题，宇宙的来源，先有鸡先有蛋？“江上何人初见月”？上帝怎样创造世界？庄子说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因为搞这个会搞逻辑，搞逻辑会搞发疯，你搞五千年还没有搞出结果，没有结论。所以《易经》最后一卦叫“未济”，永远下不了结论，永远不需要做结论。如果拿现实来讲，我们老祖宗蛮聪明。

什么叫“六合”？东南西北四方加上下，叫“六合”；四方如四个角，叫“八方”，佛教进入中国，八方加上下，叫“十方”。“十方”是佛学传入中国以后，中国文化关于宇宙天地的观念，“八方”和“六合”是稍后的观念。庄子提出，最早的上古文化，老祖宗对天地宇宙的观念叫“六合”。天地以外究竟还有没有世界？人类是否是外星球过来的？这是中国文化和佛经里讨论得最有厉害的事情，是有根有据的。人类从哪个星球过来的？佛学里有明确地指定，怎么来的，坐什么来的。来了以后，流落在地球上，变成了我们的老祖宗。我们老祖宗流落在地球上很可怜的，是贪吃盐巴搞坏了的。

“六合”之外的事情，庄子说“圣人存而不论。”注意这个“存”字，不是没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永远存在，不过暂时不去追问，“存”而不论。

那么宇宙的人事，“六合之内”呢？“圣人论而不议，”就是讨论研究不加以批判，不做一个严格的结论。

在这两个原则之下，我们的历史比任何国家，任何民族都完备，都早。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历史，都是后人慢慢追溯的，例如印度，自己国家没有历史，到了十七世纪以后，才由德国人英国人写出印度史来。大部分的印度历史资料，保存翻译成中国的佛经经典《大藏经》里，西方人有意的不承认，都没有采用，很可惜，印度有两个原因，不大讲究自己的历史：没有时间观念，也没有数字观念。它的民族文化究竟好与不好？很好，很解脱。所以修道优哉游哉，饿了躺在香蕉树下，拿根香蕉吃吃，起来后打个坐；没有裤子，拿片叶子遮一遮，这很好。讲人文文化就不对了。

只有中国从老祖宗开始就建立历史观念，这个历史叫春秋。我们学历史就知道，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，我们后世称它为“春秋时代”，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，孔子写了一本书叫《春秋》，后来“春秋”成了历史的代名词。在孔子前后，有人写了历史，都称春秋。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“春秋”而不称为“冬夏”呢？照理冷就是冷，热就是热，称冬夏也无不可。中国文化是自天文来的，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只有一个现象，一个冷一个热。冷到极点是冬天，热到极点是夏天；秋天是夏天进到冬天的中间，不冷不热，最舒服；春天是冬天进入夏天的中间，也是不冷不热，所以在我们的上古文化二十四个节气上，夏至是白昼最长，团夜最短；冬至是黑夜最长，白昼最短；只有春分与秋分那两天，就是在经纬度上，太阳刚刚走到黄道中间的时刻，白昼默认一样长，不差分毫，这两天不冷也不熟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。春秋是最和平，最公平，“持其平也”，历史是持平的公论，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，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，社会、政治的好或不好，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平上来批判。拿现在的观念来说，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，你当了多少年皇帝，对得起国家吗？你做了多少年官，对得起老百姓吗？都替你称一称。历史叫做“春秋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孔子写《春秋》，“从往今也”。如果大家认为，孔子的《春秋》写的历史，是从以往到今也，那就错了。

“春秋经世先王之治，”中国文化的开头就是“春秋”的道理。中华民族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文化呢？历史是给人类留下人生的经验，把人类历史过去的经验，兴衰成败、是非善恶，都留

下给后世人做榜样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之学，也叫经世之道，是救世救人的学问，不是学校经济系的经济。所以，《春秋》是“经世”之学，是“先王之治”，使我们了解祖宗的文化，了解和平安乐是怎样。我们后世的子孙不孝，把天下人类弄成这样的痛苦，这就是非先王之治。

“春秋”的着法，是“议而不辩”，平论。孔子着《春秋》，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。这个大标题，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，他的定义怎样下法呢？重点在“微言大义”。所谓“微言”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，不太要紧的话，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，可以增删；但在《春秋》的精神上看，则一个字，都不能易动；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。所以

后人说“孔子着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为什么宁害怕呢？一字表决，一个字下去，把你的罪名万代都判了。而“《春秋》责备贤者”，社会搞坏了，历史搞坏了，社会领导坏了，与老百姓无前，《春秋》要批评的是历史上负责的人。因为老百姓是被教育者，而你是负责教育，你有这个责任。这就是《春秋》的道理。

上次讲到，庄子提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道，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其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”这几句话，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儒、道、释三家的不易之论。后来的文化，关于历史哲学，东方哲学的看法，一切的观想，都是以这几句话作基础的，各方面都引用到，尤其儒家很严正地引用它，可是大家把这个本来忘记了，这几句话出处《庄子。，也可以说属于道家的思想。

对于庄子本题来说，说了半天，庄子在本篇还是讲逻辑观念问题，还是讲人文文化思想论辩的问题，现在他提出来我们传统文化人伦道德伦理的看法，以及人生哲学，一般哲学、历史哲学的看法，因此这一节的结论。

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

“故分也者，”这个“分”念份量的份，“有不分也；”这个“分”念分开的分，所以各部分的看法，有些是不可分割的，要整体的看。“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”天地间道理讲不完，如果作逻辑观念的推理，辩下去，讲不完。辩到了最后，是无言之辩，没得话可讲。佛学《维摩诘经》上讲的“不辩”，不说之说，不论之论，同庄子的观念一样。因此佛家论辩的最高处，就是释迦牟尼的自辩自答，没有什么可辩的，也没有什么可答的。

真正的理是什么？一个字都没有，没有话可讲，那是真理。换句话说，“本体”“道体”是空的，等于佛家说的“不可思议”，到了最高处，佛学就有个名词“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”，禅宗经常提到。道理到了最高处，没有文字，没有理念，什么都谈不上，一切到那里都石沉大海，它本身包罗了一切文字，一切语言，一切思想。庄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佛学并没有进入中国，可见东西方的圣人，有道之士，他们的境界都是一贯的。

曰：何也？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，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

既然这个道无可辩，无可答，什么原因呢？“圣人怀之，”“圣人”代表学问真正到了最高处，真正得了形而上道，“怀之”，胸怀里只有自己知道，这点说明起来比较难，很难透彻，也只好引用佛学的观点加以说明，佛学里的有一句名言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就是“圣人怀之”，到了那个程度，那个境界，“圣人”只有自己知道。一般人呢？不在自己身心上体会，就只在嘴巴上论辩；“以相示也”，来表明自己的高明。“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”如果从推理，从思辩上来求这个道，越辩神识越散乱，越辩越看不见道，距离道越远。

接着，庄子连带讲一段人伦的思想，人伦的规范，由道讲到德。我们要了解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道德两个字大部分的书还不合用，譬如《老子》上半部分是讲道，下半部分讲德，所以，道字与德字各有单独的一个内涵。这个德是讲用，人生的行为言语、人伦道德的作用。现在，他由道说到德。

五不方能称其大

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

可以说，庄子对春秋战国时代，到处标榜的仁义道德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也指示了一个正确的路线。那个时代，到处标榜仁义道德，事实上呢，可以说是最不仁，最不义的时代，老子也批评过。同时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的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，从古以来，我们自己号称是礼仪之邦，号称是忠孝仁义之道，事实上，深入研究了历史文化，从历史的经验上记录的，我们对这几句话，是让人非常的难过，很痛心。你要知道，孔子提倡孝，可见社会上都不孝，因此才提倡孝，大家都不仁，所以他提出仁。等于说，社会有了这个病态，他因病给药。实际上，我们标榜的忠孝仁爱等等，几千年一样都没有做到。例如，庄子所提过的“春秋经世先王之治”，拿孔子所举春秋四百二十多年的历史，子杀父的，臣杀君的，不知有多少。可以说，这个自己号称是礼仪之邦的民族，非常的不礼仪。知道了这个观点，才知道老子、庄子正是针对在文化学说上，教育上的这些标榜的目标、口号而进行的批评，认为这些标榜没有用，结果看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相反。

因此，他在这里提到“大道不称，”真正的道是没有理由，没有名称的，不像我们的社会讲了几千年的道，现在社会上狭隘的宗教，譬如道教，基督教，天主教，回教等等，这些以外，民间各种各样的什么一贯的二贯的，鸡蛋的鸭蛋的各种教，加上各种的迷信，起码都有一百多种

，全世界的宗教有五六百种，每一个都说自己有道，而且都说自己是正道。但是庄子“大道不称”的观念，就是大道没有名称的，真得道的人，自己也不标榜自己得了道。

“大辩不言”，这是针对当时惠子他们讲逻辑，讲思想，讲名学的，真正的道理到了最高处，没有话讲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到一个历史故事。

宋太祖赵匡胤刚做皇帝时，南唐还没有平定下来。南唐李后主文学很好，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”就是他写的。李后主派了一位叫徐铉的出使宋朝，外交部向皇帝报告，派哪个外交官来接待他呢？等于现在讲，世界的名学者来做大事，哪一位有学问的人来接待呢？赵匡胤知道徐铉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，结果赵匡胤在自己卫队中，选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卫士，穿了外交礼服，去对付徐铉。徐铉到了宋朝，一一表演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、哲学、科学、文学都搬出来。而这位冒充外交官的卫士，唯唯是应，什么都不谈。三天以后，徐铉就认为宋朝的确有人才，以负责接待的先生来说，深藏不露，不知道有多大的学问。赵匡胤这一手很厉害，你学问再好，派一个没有学问的跟你谈。当然这个人要稳得住，如果没有学问反而爱谈，那就糟了。“大辩不言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佛家也有一句话：“是非以不辩为解脱”，禅宗注重的行为，不完全是打坐，所以百丈禅师讲“疾病以减食为汤药”，有了病最好少吃东西，肠胃清理一下，不管中医西医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是非越辩越糟糕，故“大辩不言。”

“大仁不仁”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个话就牵涉到道家的思想，我们大家都研究过老子，老子有句话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我们一般都认为老子这个话，讲宇宙是很残忍的，上天不仁慈，他把万物都看成刍狗，就是草扎的狗。上古我们的老祖宗是吃狗肉的，现在广东人保持了这一习俗，上古祭祖宗都要用狗肉来祭，大约到了商、周以后，在祭礼中，才渐渐免除了狗肉这项祭品，但在某些祀典中，仍然须用草扎一个象形的狗，替代一头真的狗，这就是刍狗的来源。刍狗还未登上祭坛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顾，看得很重要。等到祭典完成，用过的刍狗就视同废物，任意抛弃，不值一顾了。这正如流传的民俗祭神，有时简化一点，不杀活猪，便用米粉做一个猪头来拜拜，拜过以后，也就可以随便任人当副食，而不像供在祭坛上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。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这是说天地并没有自己立定一个仁爱万物的主观的天心而生万物，只是自然而生，自然而有，自然而归于还灭。假如从天地的立场，视万物与人类平等，都是自然的，偶然的，暂时存在，终归还灭的刍狗而已。表面看起来，老子说天地不仁慈，把万物当成刍狗一样在玩弄，但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同庄子“大辩不言，大道不称，大仁不仁”的道理一样，天地并没有仁与不仁的观点。天地生万物，是非常的仁慈，好的它也生，坏的它也生，稻子它也生，毒药它也生，它包容万象，一切都是它所爱的，下雨也一样，好的地方下，坏的地方也下，太阳光也是这样。所以，天地是无心的，没有特别有个观念，没有特别有个标榜，它看万物都是平等的，自然而成。如果把人当成刍狗，万物也是刍狗，把刍狗当成人，人也就是刍，真正的“大仁”，如太阳一样，如天下雨一样，普遍的，自然的，它并没有对某一方面特别的仁。如果你有心来求，已经不是“大仁”，那是做出来的。

“大廉不嗛”，这个“廉”就是廉洁，中国文化里头，标榜人伦的道德，要求人非常廉洁，尤其历代要求做官的一定要做清官，清官就是廉洁，廉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清到底，家里稀饭都吃不起。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包公，铁面无私。我们中华文化的小说也好，历史也好，所标榜的清官铁面无私。什么是铁面？看了包公的历史传记就知道，包公一天到晚没得笑容，没有笑过，亲戚朋友一概不往来，脸板得像铁板一样，铁板的气色是青的，那个脸是铁面。老实讲，包公的学问很了不起，人品也了不起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我不会跟他交朋友，因为没有味道。一个人脸板板的，像块铁一样，脸还发青，不要说没有红润，一点黄颜色都没有，大概有肝病或者其它什么病。他亲戚朋友一概不往来，当然家里很穷。这个很廉洁。实际上《包公案》这部小说，把历史上很多清官的故事，都集中在包公一个人身上。我们研究历史，包公固然了不起，包公的老板，宋仁宗同样了不起，有后台老板支持，尽管干，出了事老板负责，包公当然可以铁面。没有这种老板，不要说铁面，你肉面凉面都不行。所以包公了不起，宋仁宗更了不起。有后台老板支持，那我们每个公务员都可以做到铁面无私，不会铁也可以铜一下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要看时代环境允不允许。

“大廉不嗛”，真正的大廉没有谦让，“嗛”与谦是相通的。怎么叫“不嗛”呢？比如说，廉洁的人有爱谈钱，谈钱不好，历代知识分子标榜做官要做清官，钱字都不敢谈，不愿意谈。中国文化里头，这个钱字还有另外一个别号“阿堵物”。南北朝时有个人叫王夷甫，很清高，做了大官以后，人家给他送钱送红包一概不要，而且连钱字提都不提，家里人等他睡着了，在床前摆着钱，等你明早下床总要讲把钱拿开吧，结果他醒来一看说，把这些“阿堵物”拿开，就是把这些堵住他的东西拿开，还是不谈钱。

谈钱就脏了？这倒不然，我倒赞成清代才子袁枚的思想，“不谈未必是清高”，因为你心中还有钱的观念，还有怕与不怕，人真到了最高处，无所谓钱与不钱了。这一句诗，所千古“大廉不嗛”的道理都说完了。真正的廉洁就是人生冰清玉洁，任何行为都做到一清二白。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冰清玉洁，岂止不谈钱不要钱，没有嗛与不嗛，并不是不谦虚，他用不着标榜自己这个叫廉洁。

“大廉不嗛”的道理，我经常说一个笑话，拿什么来比呢？拿猪来比，实际世界上最爱干净的是猪，研究生物学的都懂。你看猪一天到晚用嘴东拱西拱，人们以为猪脏，其实它最爱清洁了，脏东西一点都看不惯，看到脏东西就把它拱开，结果是越拱越脏。由这个笑话，我们可以了

解，人真做到了冰清玉洁，一尘不染，不一定是真正的清廉，倒是在污浊的尘世打滚，心里不着任何一点外缘的，他可以做到“大廉”。这也就是庄子所讲的“大廉不嗛”的道理。

“大勇不忮”，真正有勇气的人“不忮”。什么是“不忮”？以现代观念来解释，就是心中很正常、坦荡。孔武有力的人，他到处可以打架，站在那里，都要摆起一个样子给人看，但这不是“大勇”。“大勇”的人看起来很文弱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忮爱的表示。

上面说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人伦之道。庄子讲了半天，从“吹万不同”开始，这一“吹”，怎么吹到这里来了呢？他提出“天籁”，“地籁”，“人籁”，这一段都是讲“人籁”。因为这一篇文章长，引用的文章四面八方，汪洋渊博，你被他的文章迷住了。这与《齐物论》有什么相干？这一段讲“人籁”，那么他相反地提到“人籁”就是人道。

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

“道昭而不道”，“道昭”就是道无所不在，昭昭灵灵，没有固定的规范，没有固定的方法，你不要另外去找一个道。所以佛说的，老子说的，庄子说的，孔子说的，孟子说的，耶稣说的，穆罕默德说的，都对，都是说全体道的某一点，某一个个体。既然标榜了一个道，就不对了，道无所不在，随时随地都在那里，也都在人人的心灵中。因此，“道昭”，明明白白，“而不道”每个宗教，每个修道的，你说只有我这样才是道，他那个不是道，那你就无道。因为“道昭而不道”，它很明白，无私的。

“言辩而不及”，天地的理论到了最高处，没有话讲了，讲出来的都不是。譬如，人如果有痛苦，有高兴，我们表达出来：“你痛不痛？”“好痛啊！”那不算痛，痛到了极点，没有话讲了，因为痛死了；“你高兴不高兴？”“我高兴到了极点！”那是有限度的，真高兴到了极点，会把人高兴死的。世界上情绪到了最高处，无言可讲，故“言辩而不及。”

“仁常而不成，”什么是真正的仁慈，慈悲？那是很平常的。你冷了，我还有件衣服，你穿上；你饿了，我正好在块面包，你吃吧，很平常。不要说你饿了，我拿块面包给你吃，因为我学佛，是我慈悲你，那就完了。天地间哪个没有仁心？人人都有爱人之心，都是说每一样生物，它对别的一种生物有抵抗，有残害时，残害的心理是防御自己，但是它自己的种类，有时都有一种仁爱之心。所以仁道是常道，并不是不平常。“仁常而不成，”没有个陈规在那里。

“廉清而不信”，真正廉洁的人，自己显示清高。这个“不信”不是讲没有信用，廉洁很清高，但不要讲信用，如果这样做文字解释就错了。真正的廉洁，清高，没有外面的信号，没有外面一个标榜给你看到，不展示出来给你看，清高就是清高。

“勇忮而不成，”大勇的人如果标榜自己，处处表现出自己有力气，或者我会打人，我会做人，这已不成功了，不是真勇，真勇的人看起来没有勇的。

五者圆而几向方矣。

“五者”就是言语，思想，仁慈，廉洁，大勇，简言之，就是大仁，大智，大勇。这“五者”，五个条件全都完备的人，“几向方矣”，差不多摸到向道的路上这个方向走了。

绝顶聪明绝顶痴

庄子这一段由“吹万不同”，“天籁”，“地籁”，讲到“人籁”，他在这一切加一个研究的总结论：

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

“故知”，一般的知识智能。道，有没有一个最高的标准？有，“止其所不知”，到了最高处，不知。所以真正了解了道的人。所有的智能，知识，思想没有用处，用思想，知识的道理来推测，那不是道，跟道不相干，道最后到无念之境，无道可道，“止其所不知”。

南北朝时高僧，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，他有名的文章《肇论》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离不开的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《般若无知论》，智能到最高处，没有智能可谈，那是真正的智能，那个就是道的智能。这个观念同庄子所说的一样。我们在《论语》中也看到孔子学生问他，孔子说自己一无所知。什么都不会，因此能够样样会。如果一个人有某一专长，某一个最高境界，它会挡住一切。所以到了最高处，就像禅宗经常标榜的如珠子走盘，它没有一个方所，没有一个固定，它一无所知，因此无所不知。所以庄子说“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”知识最高处就是“无知”，就是始终宁静，没有主观，先没有一个东西存在，这是最高的学问境界。不但孔子庄子如此，世界上很多大宗教家、教主、哲学家，都是如此。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也和孔子一样，出身贫苦，什么都懂，行为做人也很相似于孔子，他说：“你们把我看成有学问，真笑话！我什么都都不懂。”

这是真话。释迦牟尼也讲过这样的话。他十九岁放弃了王位而出家修道，到了三十二岁开始传教，八十一岁才死。四十九年之间，他最后自己的结论说“我这四十九年中，没有讲过一个字，没有讲过一句话。”真理是语言文字表达不出来的。我们可以退一步说，庄子讲的“无知”，是俗语说的“半罐水响叮当，满罐水不响。”
学问充实了以后，自己硬是觉得不懂，真的自己感觉到没有东西！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，这是有学问的真正境界。如果有个人表现出自己很有学问，不改考虑，这一定是“半罐水”。从学武的人就很容易看到，那些没练到家的人，就喜欢比画，他是筋骨发胀，并不是故意的。而练

到了家的人，站在那里好象风都会把他吹倒。打他两个l耳光，他会躲开，绝不动手。学问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显得满腹经纶的样子，就是“有限公司”了。所以真正的学问到了最高处是“无知”。

下面一段还是讲“人籁”，人伦之道，因为把人伦之道做完了，才能由“地籁”到“天籁”，超越人的世界。因此、庄子说人伦之道，由普通一个人，怎样去修道？

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

庄子说，假使你懂了最高处没有语言文字可以讲，一切言语思想所不能到达的道理，是“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”，没有各种的法则，也没有道理可讲形而上的道。

道在哪里？就在平凡，非常平凡，非常现成中。“若有能知，”假使能知道这个，认清了这个方向修道，“此之谓天府。”庄子定名为“天府”，这个“天”不是天文上形象的天，而是指理念世界的天，“府”就是它的宫殿，用“天府”来代表形容道的宝库，拿现在的话讲，就是道的渊源。你懂了这个以后：

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。此之谓葆光。

真讲做功夫，修禅修佛同修道家是一样的。譬如流行的瑜伽的打坐，学道的打坐，学佛的打坐，你坐起来干什么？坐在那里辩论，收里自己给自己辩论：这个不对吧？这个不大静吧？这个不是功夫吧？这个气脉没有通吧？这个恐怕不是道吧？都是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心里思辩。真到达了内心无争的境界，没有思辩，脑子里心里绝对的清净，“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”，也没有管什么方法，什么都不管了，那么，你已经跟道的东西接近了，就是庄子讲的“此之谓天府”。修养到了这个境界：“注焉而不满，”像流水一样，永远把水灌进去都不满，所以老子也讲，此时才叫“虚怀若谷”，心中空空洞洞的，像山谷一样，流水尽管灌进去，一万年一亿年的流水也灌不满，它没有底的；同样的，“酌焉而不竭，”像流水一样，你把它舀掉，也永远舀不完，它不增不减。那么，这个“道”的能量，身心的能量哪里来的？

“不知其所由来。”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不知道的来源，也不知道的去处。“此之谓葆光，”生命的光辉永远是挥发的，永远是存在的。

大家修道，不管修道家、密宗、禅、瑜伽，修到这样，对了。庄子现在传我们道，这个方法很好，不要你打坐，不要你念咒子，免得一个咒子学来，还要花五千块钱，划不来。万一要念咒了，就念“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”就行了。这是庄子的咒子。出自《庄子》的“天府”、“葆光”，后来道家经常引用。内在的光辉永远在挥发，这是讲内养之学，每个人内在的修养，就是修道。下面讲外用之学，就是仁道。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“我欲伐宗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其故何也？”舜曰：“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。若不释然何哉！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！”

圣人也有烦恼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“我欲伐宗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，其故何也？

研究中国三代以上的上古史，庄子这里提出来的资料，不是根据孔子那里来的，别的地方很少看到这个资料。庄子说尧当皇帝时，所谓公天下，要培养一个继承人，就是舜。舜跟着从政三四十年，从小职员开始到宰相，当了副皇帝四五十年，尧到一百多岁才交给他，有一天，尧问舜，西南方的边疆，有两个小国家，“宗脍”、“胥敖”，有两种说法：一种认为边疆地区的这两个小国家，是被我们上古老祖宗赶出了家门的，流落在边疆；一种认为西藏、云南边疆地区都是。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宗脍同胥敖因为不服教化，文的教化不行，要武的教化，尧想出兵打他们。尧是圣人，以道德做政治的，道德实在教化不了，只好出兵去打。

“南面而不释然，”“南面”是形容帝王的境界，中国古代帝王素来坐北朝南。读古书读到南面称雄，这就是王者。因为中国古代方向有一定，所以几千年帝王专制时代，老百姓的房子不准身正南的，总要偏一点。如果向正南，不得了，你想当皇帝啊，杀头的。只有每个地方的政府机关，寺庙，可以坐北身南。尧告义舜，他想出兵打宗脍、胥敖，“南面”坐着一想，“不释然”，心里头总是难过。“其故何也？”心里放不下这件事，这是什么理由？如果这一段历史是真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尧讲这段话有两层意思：实际上，尧舜传位之间，真正的实权已经交给舜了，但主要的事情还要跟尧讲一声，一方面尧主要想测验一下，你接位了，有不有仁慈的心理，一方面虽然尧舜是已经到了圣人的境界，有时候心里遇到一点不满意的事情，还是很难平下去，可以从这两方面看。

舜曰：“夫二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，若不释然，何哉？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？”

舜答复说：这两个同民族的同胞被赶出去了，现在还在边疆，文化落后，过着野蛮的禽兽一样的生活，你心里过不去，我心里也过不去。“昔者十日并了，万物皆照，”古时代讲天上有十个太阳，光明遍照万物，舜告诉尧：凡是人类你都要爱护，还有我们人类的同胞流落在边疆，你心里当然很难过，但是他们又不听教化，你想出兵去打，又不愿意，这是当然的，这就是仁慈。况且你的道德爱天下，爱万民像天上的太阳一样，比太阳还要光明，你想到这个事情，当然心里不高兴。

《齐物论》的这一段讲人伦之道，说“人籁”。我们用普通的观念讲，庄子讲到这里，人伦之道差不多告一小段落，跟着提出人超越于平常的生命，而找回来真正的生命的道理。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然则物无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虽然，尝试言之：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女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鳅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恂惧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蝍蛆甘带，鸱鸦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猵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”

啮缺曰：“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”王倪曰：“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”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”“然则物无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！虽然，尝试言之：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

“啮缺”、“王倪”是上古修道的人物，都被列入《高士传》，称为隐士，道家称作是古代的神仙。他们两个的对话很有意思。啮缺问：你知不知道，天

地万物有一个到了最高处基本是相同的，绝对的同一的那个东西？王倪答复：我哪里知道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不知道。啮缺又问：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不知道的？王倪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懂。那幺啮缺就问：既然这样，宇宙万物的最高处是无知吗？王倪又说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成语，叫“一问三不知”，就是出自这里。

他们的对话换一句话：“你懂不懂得道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你怎么不懂得道？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懂得道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？”“那么世界上没有道，没有智能了？”“那我也不知道”，一问三不知。

辩来辩去辩不完

讲到这里，王倪就答话了：“虽然，尝试言之，你虽然这样问，我实在不知道，但是，“尝诫言之”，不过呢，我给你讲。“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？”“庸讵知”是庄子的文法，创作的一个文章体裁。在中国历代大文豪的文章中，尤其是苏东坡的文章，常常引用庄子的“庸讵知”，不过这三个字也没有什么稀奇，拿现在的白话文翻译过来，就是你哪里知道。“吾所谓知之”，我如果告诉你这些我都知道，那知道这个“知”，“非不知也”，懂得越多，知道得越多，就是智能的愚痴，他的愚笨就越厉害。“吾所谓知之非不知”，那是真正的无知。

“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”他说，你哪里知道，我告诉一切都不知道，才是真知道，就等于说，不知道的是真知道，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知道。讲了半天，这就是禅。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结论，一个人的智能，一个人的论辩，尽于“知止；最高的智能，最高的学问，尽于“知止”，一切到了最高处，无知。注意啊，我们在座的学佛学道，你认为自己懂得佛法，懂得修道，懂得中国哲学什么的，你所认为知道的，就是你最不知的。所以，你修道不成功，是头脑懂得太多，太聪明就是最笨的人。人有本能的自然的灵感，那个真智能不属于学问，思想、聪明的，所以智辩尽于“知止”，这是我个人的结论，不是定论。再进一步，我们知道，人不外乎知觉和感觉，知觉思想到了最高处，完全宁静，无所不知里头，实在好象无知，那是最高的境界。

现在庄子又把知觉与感觉连起来讲，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是答复上面的话。庄子借用王倪的嘴巴往下讲，看起来他在狡辩：

“且吾尝试问乎女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鳅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恂惧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”

“民湿寝”，“民”就代表一般的人。我们人在水里头，或者睡的地方太潮湿，“腰疾偏死”，慢慢地腰也痛，肩膀也痛，风湿病就来了，结果风湿病还害得你死掉。“鳅然乎哉？”那个泥鳅呢？一天到晚在水里，怎么没有腰痛呢？也没有风湿呢？可见这个感觉不一样。“木处，则惴栗恂惧，”如果把一个人吊在或挂在树上，会害怕掉下来跌死。“猿猴然乎哉？”猴子呢，越爬得高越好，越挂在树顶上越好。你看庄子这个论辩很巧妙，人在湿地上睡久了，会得风湿病，而泥鳅生活在水中没有风湿病。人爬高了怕跌死，而猴子越爬得高越好。

“三者”，人、泥鳅、猴子，“孰知正处？”你说说看，哪个感觉究竟是对的？哪个是正道？知觉感觉都不同，换句话，秉赋的生命功能不同，习惯不同，一切感觉思想就不同。

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蝍蛆甘带，鸱鸦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

“民食刍豢，”人类吃什么？菜、饭、肉，素的荤的合拢来。“麋鹿食荐，”“麋”是头上没有长角的小鹿，属鹿的一种，“麋鹿”吃草。“蝍蛆甘带，”有一种虫像大蜈蚣，喜欢吃蛇。“甘”就是觉得味道很好。“带”就是蛇。“鸱鸦耆鼠，”空中有种飞鸟，很凶的，叫老鸱，

喜欢吃死老鼠。

“四者”，人、麋鹿、蛆、鸱鸦，人喜欢吃菜吃饭；糜鹿喜欢吃草；蛆喜欢吃蛇；鸱鸦喜欢吃臭的死老鼠。四样东西比起来，“孰知正味？”哪个是真正的对呢？这是饮食的不同。

猿猵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

“猿猵狙”，“猿”是猴子的一种，猴子有猿、猴好几种，有猵，有猵狙，等于北方的牛有黄牛、水牛的分别一样。猴子里头有一种猴，同性恋，以“猵狙”为雌。“麋”和“鹿”没有父母、兄弟、姐妹的分别，互相交配。“鱼”与“鳅”做好朋友，甚至于它们互相交配。这是生物的现象。庄子对于生物很了解，常常引用到这些东西。“毛嫱”、“丽姬”是中国古代的两个美人，大家知道她们长得很漂亮。“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”鱼看见她们就沉下去了，鸟看见她们就飞走了，山里的野兽看见她们就立即跑掉了。

“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”哪样叫漂亮？哪样叫不漂亮？你以为漂亮的，而别的东西认为不漂亮。庄子骂人家逻辑诡辩，而他的诡辩比别人还厉害。

这些看似不伦不类的比喻，但是拿现在的观念看，都深有科学道理，庄子所引用的每一样东西，如果把专门的资料找来，叫生物学家、物理学家来研究分析，觉得庄子引用得非常对。总而言之，这里提出了三迠：第一，提出感受的不同；第二，提出饮食的不同。其实佛经上也有这种比喻，只是同庄子的说法不同，譬如说水，佛经上比庄子讲得还玄一点，我们看到是水，佛经上讲饿鬼看到的不是水，是火，所以饿鬼的口一天到晚都是干的，不敢喝水，即使他喝水，一进到嘴里也会变成火了。这个我们没见过，但有一点我们知道，不会喝酒的人喝一口酒，嘴里烧得要死，酒不能说不是水呀，怎么会发烧呢？还有，佛说我们人吃的饮食，欲界天以上的天人看到臭得不得了，当我们吃最好的饮食，天人都要掩鼻而过，看都不也看，觉得人这个动物，怎么吃这样脏的东西？佛经上说的这些，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因为天人我们没有办法找来对证，饿鬼也没有办法站出来证明。庄子的这些比喻，拿生物来研究，是有道理的。第三，提出人性好恶的不同。因此庄子辩论的结果，，推翻了春秋战国一般的诸子百家的学说，儒家、墨家讲怎么可以救国，怎么可以救世，怎么可以救人，等于美国人天天讲人道，实际上是搞得世界上不人道，同一个道理。

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”

环境不同，感受就不同，教育环境的不同，思想观念也就不同，自己心理秉性也不同。有色盲的人，用正常眼睛看起来，有知道色盲的正常，还是我们的正常。等于我们到神经病医院，自己傻了，不知道他是神经病，还是我是神经病，搞不清了。神经病四面八方围到你的时候，搞了半天，发现我们是神经，他们是正常，你到了那个环境，分别不清了，但是你要搞清楚。

庄子说，依我看起来，你们天天讲“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”辩来辩去，“樊然肴乱”，物质文明越发达，知识越普及，智慧越低落，人类的智慧越低落，文化越衰落。“吾恶能知其辩”，你叫我来辩，我讲不出哪里是真理？真理究竟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也懒得来辩。这一段话，是庄子借啮缺问王倪，王倪答复的话说的。说到这里，他们两个又对辩，作这节的结论。

至人的境界

啮缺曰：“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”

啮缺说：既然你不知道人世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你不知道利害，“至人”都不知道利害吗？庄子这里提出来一个“至人”，得道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庄子就人的价值，提出了三个名词，后来的中国文化道家道教经常引用，每一个是《逍遥游》提出的“神人”，第二个在这一节提出的“至人”，后面还要提出“真人”。以庄子的观念，我们现在不是人，因为把人的本钱玩掉了，虽然我们活着，都在玩掉自己的本钱。人的本钱真做到会变成仁人，人变成仁人就超神入化，超出了物质的世界，升华到精神与物质的统一。我们人活在世间，没有达到人的真正价值，没有做到这个标准，道家叫做行尸走肉。我们是个尸体在走，里头空空洞洞的，没有东西，只是几十斤肉在街上跑就是了。但是人做到了，不是条尸走肉，那叫作做人。有时，同学跟我说笑，老师，你越来越瘦了，我说这是所谓标准的“行尸”，胖一点就是“走肉”。

庄子把“人籁”讲完了，下面由“人籁”又到了“天籁”：

王倪曰：“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”

中国文化里头，生命的价值，庄子在这里讲完了。我们做到了，印度佛教就叫成佛了，中国就是成神人了。

王倪说，你老兄不要问这个问题，当然我们是普通人，“至人神矣！”“至人”是真正到了道的境界，已经达到神化。“大泽焚而不能热”，整个四大海洋，火山爆发，烧起来，庄子在上篇《逍遥游》提过，他觉得温暖，洗个澡，一点都不热。“河汉沍而不能寒”，整个海洋，北极冰山化了，他觉得像吃了冰淇淋，到冷气间里坐坐，凉快凉快，“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”，整个地球震开裂了，山海动摇，海水干了，他一点没有感觉，也不害怕，觉得是小孩子把泥巴弄坏了。“至人”修养超神入化到了这个程度，庄子这么一写，中国后来道家神仙思

想，《封神榜》等都是从这里来。

人做到了这个境界，不要坐飞机，手一招，天上的云就来了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；太阳、月亮拿来就是摩托车的两个轮子，就骑上了；“而游乎四海 之外；”到宇宙外玩玩。“至人”修养到了生死同他毫不相干，他已经不生不死，物质世界的变化与他毫不相干。他当然不懂人世间什么叫是非，什么叫利害，不是不懂，而是人世间的是非，在他看来，犹如小孩子的争吵，跟自己毫不相干，就等于我们看蚂蚁打架，又等于看一群动物在笼子里自己闹，不相干。

《齐物论》这一段，从“人籁”而到达“天籁”，把人的价值提到最高。道在哪里。每个人都有道，可是每个人自己丧失了。真正得了道，修行成功的人，“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经之外。”上面还有“乘云气，御飞龙。”骑在龙背上玩玩的。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，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’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为奚若？”长梧子曰：“是皇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！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鸮（xiāo）炙。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。奚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隶相尊？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芚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”

“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！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！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？”

“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君乎！牧乎！固哉！丘也与女皆梦也，予谓女梦亦梦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”

“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黮（dǎn）闇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”

“何谓和之以天倪？”曰：“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”

孟浪之言

到这里，庄子又讲了一段故事，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毛病。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，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’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为奚若？”

“瞿鹊子”和“长梧子”都是古代道家《高士传》上的人物。瞿鹊子据说是孔子的学生，这里的“夫子”是孔子。瞿鹊子问长梧子：我听老师讲，得道的人，“人从事于务”，好像对于世俗的事务不需要管。这是我们一般修道人的思想，据我数十年之经验，凡是一有修道观念的人，这个人就废了，就完了。什么原因？第一，学道难，非常难，一般修道人认为“从事於物”会扰乱我的道心，什么也不管，以为不管事才好修道；第二，修道本来是个自私的事，但是一般修道人以自我为中心，非常自私，我要成道，想“乘云气，骑日月，”对不对？你们去研究，这是不是真的道？

瞿鹊子问长梧子：我听老师说，学道的人，不从事于世间的事物，“不就利，不违害，”好的事情不沾边，坏的事情也不管，真正修养到了这个地步很高。绝对的自我主义，在西方文化中叫做真正的自由，个人的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点。可惜我们一般人没有学到“不就利，不违害，”“不违害”就做不到，有“害”的地方就是要去，那就是《礼记》中讲士大夫
知识分子国难当头，见危受命，不怕祸害，我们做不到。“不就利，”修道的人，表面上万事不管，但是如果你传我一个道，对自己有利，我就磕头，你就是叫我龟孙子，我也干，虽然看起来很诚心，实际上做的动机却是“就利”，对不对？佛家讲布施，为别人布施你的精神生命，基督教讲奉献给大家，只要牺牲一点，对自己有害。就不干！对不对？

真得道的圣人，“不喜求，”不喜欢要求什么；

“不缘道，”不标榜自己在修道。大家注意，一般修道的人要求多得很，既要健康，又要长寿，又要发赌……带个香蕉到庙子里拜拜，所有打求完了，香蕉带回来自己吃饱，总而言之，统统希求。还要大家看得起我，做起一副修道的样子，装模作样。

“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”你说他有所谓吗？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知道有什么目的，好象无所谓。你说他无所谓？他在世界上又活得很起劲，但是仔细研究，他虽然生活在人世间，照样做生意，照样骑摩托车，每天六点钟起床，匆匆忙忙地赶，晚上十二点钟才睡，而且忙得不得了，“而游乎尘垢之外”，但是他的心跳出了世俗的尘垢之外。

瞿鹊子说，我给老师那么讲，可老师呢，说我太孟浪，好高骛远，没有资格问这个话。我给老师骂了，但心里不服气，“而我以为妙道之行，”我认为真正得道的人一定是这样，“吾子以为奚若？”你认为怎么样？

长梧子曰：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鸮炙。

长梧子说：“你问的问题太大了，不要说你，就是我们老祖宗黄帝，得道的人，“之所听荧也”，你问他，他也会装作听不懂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你问

得太高了，不会答复你。“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”你的老师孔子哪里会知道。看起来庄子在骂孔子，实际上孔子也是用不知道表示不懂是真懂。

“且女亦大早计，”你太急性了，牛吹得太早了；“见卵而求时夜，”看到鸡蛋，就想到明天早上公鸡会叫了，我会起床了，不要闹钟了；“见弹而求鸮炙。”看见了弹就想到明天我打到野鸭了，明天中午请你吃野味，你只不过子弹在手，还没上山猎，打不打得到还是问题，所以老师骂你孟浪，不是真的吗？

注意啊，你看这一段，描写千古以来一般修道的人都是这样，打坐三天就想气脉通了，神通来了，再不然明心见性悟道了。有个学生曾经问我，老师啊，我在你这里坐了四个礼拜，一点都没有什么，我说这个楼上本来就没有什么，谁叫你来坐的呀。看到蛋就想到公鸡，看到了子弹就想到野味明天上桌子了，挨老师的骂是当然的。

姑妄言之姑听之

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。奚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隶相尊？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芚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”

长梧子接着说：“予尝为妄言之，女亦以妄听之。”你既然乱七八糟地问我，对不起，我乱七八糟地答复你，所以中国文化后来有一句成语“姑妄言之姑听之”，就是出自这里。你们年青人要知道，以前我们读书，写一篇文章，根据出在哪里？典故出在哪里？都要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老师就要把手心打肿。《聊斋》里头，王渔洋在书的开头题了一首诗：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瓜棚豆架雨如丝，想来厌闻人间语，却话秋坟鬼唱时。”这是骂人的，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人，都是鬼。蒲松龄写了《聊斋》给王渔洋看，王渔洋准备出十万元买下稿子，蒲松龄不干，王渔洋知道这一定是个流传剧作，所以就写了这首诗。后来王渔洋依照《聊斋》再写一部，但始终不如蒲松龄之作，而这一首名诗却淬下来了。

这一段讲成道的圣人境界：

“奚旁日月，”“旁”，是临近，可以把太阳月亮拿在手上玩；“挟宇宙，”整个宇宙他可以像拿手巾擦汗一样，扎在身边。真正得道的人能够到达这个境界。

“为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隶相尊。”以文字讲，这三句话很讨厌。我们知道庄子上面提出有个名称叫做“滑疑”，讲“滑疑之耀”，这里不用“滑疑”了，用“滑涽”，第一个字相同，第二个字不同，所

谓“滑”，拿现在的观念就是不定，没有个固定的形态和样子，就是禅宗经常用的一句话，如珠子走盘。我们上面对“滑疑”做的注解是非空非有，引用《楞严经》的“脱粘内伏，耀发明性”来说明它。“滑涽”同“滑疑”意思是不是一样呢？一样，只是“滑”程度深一些。“涽”字就是幽冥那个冥，“滑涽”就是空空洞洞，非常空录，没有呆板，比“滑疑”深一层，等于勉强一个比方，借用佛家的名称“寂灭的境界”。庄子说“为其脗合，”道修到那个境界，“心物一元”，心与物两个渗合，“脗合”为一；“置其滑涽，”已经证到寂灭的境界；“以隶相尊，”我们简单解释是完全平等，拿佛学的《金刚经》来注解是性相平等。到达这个境界，只有借用佛学来解释了，如果只用中国文化的文字来解释，起码要写几千字或万把字才能讲清楚，借用佛学来解释就简单明了。“为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隶相尊”，就是讲跟天地的精神相合，人和宇宙合一了。到达这人境界，使我们想到一个故事。

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刚出世时，就站起来走了七步路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霭了两句话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我们听了这两句话，很有一般宗教性的统治性的英雄气概，表面上看，好象是宗教教主自我推崇的话，如果真透过在的意义，以佛学的意义来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“我”字，佛

学本来标榜“无我”的，肉体是假借的房子，不是真我的生命，真我的生命暂时在肉体上。比方电能，通过电灯管而发亮，若通过录音机就发声，所以声光是电能发出来作用的现象，可以说，声光它本身不是电，也可以说它就是电，因为它发出作用的现象，电的能量通过声光，用过了就归还本位，就消散了。所以说人是无我，现在人本身是电灯管，好的时候，它发光，若坏了，就不发光，而电能并没有生灭，没有死亡，回到自己生命本来那个地方，你叫它主宰，神都可以，宇宙万物都是这个东西所变化的。这也就是西方哲学所讲的“本体”，此“本体”是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，是大家所共同的体，是大公无私的真我，不是现在(私心占有的小我。释迦牟尼佛生下来所讲的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，什么“我”？就是大家自己这个“我”，“我”是什么？“我”就是心，心就是佛，不是宗教性的迷信，不是统治性的。庄子借长

梧子答复瞿鹊子所讲的“置其滑涽，以隶相尊”，与释迦牟尼佛生下来所讲的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是同样的意义。

中国文化自古相传，得道的人，把生命的真谛拿到手了，做到圣人的境界有没有？有的，不过瞿鹊子不可能相信，因此长梧子引用一段理由：“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芚，”这个时候是得道的境界，并不是说离开人世间，另外有一个道，他是入世的。“众人”就是一般人，“役役”，第一个“役”是动词，第二个“役”是名词，就是奴役。为什么叫“众人役役”？一般人活在世界上，都是被自己的欲望和身体所奴役，一辈子劳劳碌碌。像天气冷了快穿衣服，热了快脱衣服；饿了要吃，吃了要厕，忙得不得了，大部分的精神生命为身体做了奴隶。这就是“众人”，佛家叫做凡夫。而“圣人”境界不同，表面上看起来很笨，“愚”而“芚”，“芚”不是利钝的钝，“芚”是有生机的，外表笨，自己内在的生命生机充满。他是最高的智慧，他是“葆光”，在“天府”中间，外面看起来“愚”。

到达这个时候：“参万岁而一成纯，”他超越了时间的观念，一万年他看起来就只是一刹那，他活一万年不过活一刹那。“参”是参和的参，如果写成“万岁而一成”，就统一了时间观念，活得很长，“参”者，参通、贯通、中合、融汇。“而一成纯”，到了万跟一一样，空间的大小，时间的长短，他看都是合一的，“脗合”，就是一个，没有差别，也许活一秒钟等于一万年，活一万年不过一秒钟。因为时间观念完全是人的心理制造的，譬如人高兴，一天觉得很短就过去了，人遭遇痛苦的环境，半个钟头像过了一年。“成纯”，完全是一个纯清绝顶的“脗合”的境界。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，参通了时空观念这个道理，引用佛学禅宗经常用两句话“一念万年，万年一念”，“念”就是思想观念，我们想古人到现在，一万年，五千年的历史就在一念之间，这一念，上下古今可以贯彻通，万万年都是唯心所造。

“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”。这个时候，“心物一元”，身心一体，心物合一了。“万物尽然”，与物相同，人与物统一，同一个本体，不分彼此；“而以是相蕴”。“蕴”，含藏。道在哪里？在心物中，在心身上。“而以是相蕴”，怎么解释呢？借用佛学的解释是无分别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修道成功，“心物一元”，人不会被物质奴役，物质世界一切万有，包括在此范畴之内，蕴藏其中。所以得道的人不是做物质的奴隶，万物乃至听他的指挥。因而可以达到“旁日月，挟宇宙”的境界了。

后世道家修神仙之道，修长生不老的方法，都是这个思想下来的。

生者寄也 死者归也

跟着，庄子补充一个理由：

“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！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！”

这就是庄子的文章，后世很多大文豪如苏东坡，都学这一套。让我们看，有许多废话，可以简化一点，但简化为白话文，用白话文写就很麻烦，比这还要多。古文是唱念出来的，白话文的文字是从嘴里讲出来的话。古人晓得语言文字三十年一变，以后时代变了，用白话记录下来的文字，几千年以后看起来不通了，因为那时的语言与现在的文字脱离了关系。中国字典从《康熙字典》到现在，增加到十几万字，但真正常用字不过几百个。认得两千五百至三千字，写文章足够用了。我经常告诉来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，不要走冤枉路，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读“三百千千”，就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千字文》四本书，努力一点，三个月的时间，对中国文化基本就懂了。三字一句的《三字经》，把一部中国文化的简要的介绍完了。历史、政治、文学、作人、做事等等，都包括在内。尤其是《千字文》，一千个字，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，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。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学者，认识了三千个中国字，就了不起了。假如你考我，要我坐下来默写三千个中国字来，我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，慢慢地去想。一般脑子里记下来一千多个字的，已经了不起了。有些还要翻翻字典，经常用的不过几百个字。所以《千字文》这本书，只一千个字，把中国文化的哲学、政治、经济等等，都说进去了，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。这本书是梁武帝的时候，一个大臣叫周兴嗣，据说犯了错误，梁武帝要处罚他，要他一夜之间写一千个不同的字，而且要艳成一篇文章，如果作不出来就问罪，作得出来就放了他。结果他一日一夜的时间写成了《千字文》，头发都白了。即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……”四个字一句的韵文，从宇宙天文，一直说下来，说到作人做事，所谓“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”不要以为《千字文》简单，现代人，能够马上把《千字文》讲得很好的，恐怕不多。有一本书《增广昔时贤文》，是一种民间的格言。过去读旧书的时候，等于一种课外读本，个个都会念，包括作人做事的道理在内。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话，如“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”的作风。但有很好的东西，都收进去了。

讲中国文化，除四书五经以处，不要轻视了这几本小书，更不要轻视那些传奇小说。真说中国文化的流传与影响，这几本小书和一些小说发生的力量最大。四书五经，除了为考功名而外，平常研究起来又麻烦，就很少人去研究。而这几本书，浅近明白，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都表达出来了。

我们中国的历史，自南北朝以迄清代，经过好几次的外族入侵，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站得住，外来的民族结果都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，就因为文化力量的伟大。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来问我，全世界的国家亡了就亡了，永远站不起来了，唯有中国经过好几次的大亡国，但永远打不垮，永远站得起来，理由在什么地方？我答复他说，关键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“统一”，文化的统一，思想、文字的统一。现代的欧洲，和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，交通不统一，经济不统一，言语不统一。我们中国言语，到现在在还没有统一过，广东话、福建话，各省各地都有他的方言。但秦汉文化统一以后，不但是整个中国，即使整个亚洲，包括日本、东南亚各国，都

是中国文字。所以统一文化非常重要。尤其文字与语言脱开以后，没有时间距离，懂了这种文字，几千年后的人看几千年前的书是一贯的，不过只要花半年、一年时间熟悉文字就会了。过去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这些白话文，你们青年现在看已变成古文了。关于庄子文学方面的这种写作方法，不多去研究了。

“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？”实际上只有两个观念，“予恶乎知”，我怎么样晓得，“说生之非惑邪？”“说”等于悦，一般人贪恋世界不一定是聪明的事。中国文化术语里有一句话“好死不如恶生”，人再好的死掉都不愿意，宁可最坏的活着认为最舒服。人因为贪恋世界，许多人害怕没有钱，害怕没有饭吃，害怕生病，害怕年老，害怕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最害怕的，就是害怕死，所以人年真到了最后，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。禅宗标榜第一个问题是先“了生死”，父母未生我以前，这个生命究竟在哪里？在没有生我以前究竟有没有？假设我们现在就死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有没有天堂？有没有极乐世界？生死问题，这是个大问题。现在庄子提出生死问题，他说我哪里知道，“说生之非惑邪？”我们高兴自己活着，这不一定是聪明的道理，活着难道就是对的吗？看起来好象庄子在鼓励我们去死一样。

“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？”我哪里知道，一般人怕死。“弱丧”，没有胆子，没有勇气。“而不知归者邪？”而不懂活着是住旅馆，死了是回去的道理。这是中国文化的讲法。上古祖宗大禹讲过两句名言：“生者寄也，死者归也。”活着是住旅馆，死是回家休息，等于说我们现在醒着坐在这里研究《庄子》，也是住旅馆，晚上回到床上，眼睛一闭真睡着了，是回去休息，生死同白天夜里一样。一篇有名的文章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，其中有“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。”几句，整个宇宙是万物的旅馆，光阴——去年、今年、明年，百代之过客，过了就算了，今年不是去年，去年过去了永远不回头；明年不是今年，更不是去年，永远不回来，如江水东流，一去不回。这篇文章是李白所作，从道家思想来的。

一般人对自己生命看得非常重要，怕死，而不晓得回去，庄子说“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？”这样看来，庄子是不是劝我们早一点死？不然。我们晓得，中国历史上许多忠臣孝子，最有名的文天祥，“视死如归”这是我们文化最有名的四个字，是受道家的影响。历史上有多少忠臣，战死了还站着，尸体绝不倒下来，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，往往为他立祠建庙。特别是元朝名将董抟霄战死后，伤口流出来的不是血，是白光出来，尸体站立不倒，敌将赶快跪下磕头。满清入关时，很多忠臣战死后尸体不倒，敌人的将领都受中国文化影响，马上叫下面的人点香、点蜡烛，统帅跪下来一拜，尸体就倒下去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：“聪明正直，死而为神。”只要人的品格好，如忠义的人，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。我们看见许多庙，大家都去膜拜，里面所供奉的神，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。他们的修养精神，同中国文化庄子道家思想有关，不是佛教来了以后，才把生死问题看到另外一面。

下面庄子讲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笑话，但又是真理。

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？”

“丽之姬”就是丽姬，“丽”代表地方，也代表漂亮，后来变成她的名字，等于古代的西施一样。

“艾”是地名。“封人”是管边境事务的人。丽姬是封人的女儿。中国古代，男女平等，男子叫女子，女子也叫女子，所以兄弟姊妹之间，对于妹妹可称女弟，对于姐姐可叫女兄。男女搞得不平等是宋以后的事。晋国皇帝选丽姬做妃子，她离家时，痛哭流涕，泪沾衣襟。古代听说皇帝要选妃子，每家都慌了，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女孩子赶快出嫁，不然皇帝选走了，一入宫，一辈子见不着父母。所以有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”的诗。“深宫二十年”还是小事情，还有一辈子不出来的。等丽姬到皇帝那里，变成皇后了，家里可以通来住了，这一下多舒服，多富贵，回想当初出来时，怕嫁给皇帝，在家里哭得一蹋糊涂，后来想想，越想当时越觉得当初荒唐、愚蠢、无知。

“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！

谁又知道的时候拼命哭，结果死了以后到那一边觉得很舒服，那个时候想起临死时那个哭是多余的。

庄子是这么说的，不过我们没有这个经验，大家等到有经验时，有没有办法通信？有没有办法通电话？我有个朋友六十几了，过去也是带兵作战，前几个月来看我，他说他新发明了一个道理，我问发明了什么道理，他说人家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怕到肿瘤医院，他说这个怕什么？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

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如果不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连得癌症的机会，连死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总算给我们一个死的机会，多可贵呀！这就是很有勇气。

我们人只晓得万物不齐，生与死两个现象是最难齐的。生与死最不同，这是人生命上的一个大转折。庄子这一段讲生与死一样，引用了“丽姬出嫁”的故事，假定死了以后很舒服的话，很后悔。所以，看通了生死，生死齐一，齐一生死，就四个字，把生死解决了。

大梦谁先觉

“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君乎！牧乎！固哉！

这一段文章很明白，就是两个字。“梦”、“觉”，庄子写的文字很美，可以说是对梦的研究。中国文化对梦的研究的很多资料，医学对梦的研究同心理学大有关系。

“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”古人萝到喝酒，不一定是高兴的事，白天可能倒霉。中国人有句老话：“梦死得生”，梦到坏的，往往白天遭遇得好，不一定梦到好的就好，但是也不一定。“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”有人梦到痛苦的事，白天可能有人请你去打猎。梦境跟白天完全两样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“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，”做梦时绝对不晓得自己在做梦，对不对？晓得做梦就醒了。“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”年青人经常梦中梦，梦里头觉得看书在做梦，一醒来，三重梦都没有了。“置而后知其梦也。”醒来以后，觉得做梦，醒后才知道。

“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。”我们夜里闭着眼睛睡着了，因为神经没有完全休息，眼睛一张开，哎呀！做了个梦，实际上你的思想、神经没有休息在想。“觉而后知其梦也”，醒来才知做梦。我们白天也在做梦，人们现在的梦是张开眼睛做的，你不相信，现在扚眼睛闭起来，前面就看不见了，所以人生就是一个大梦，醒时做白日梦，睡时做黑夜梦，两个梦的现象不同，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夜里的梦是白天梦里的梦，如此而已。真正什么时候不做梦呢？必须得道，只有“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”，大彻大悟大清醒以后，晓得人生是“大梦”。“大觉”两个字是庄子提出来的。唐朝翻译佛学《华严经》称释迦牟尼叫大觉金仙，很多佛经在翻译时用庄子的名词，如“众生”、“大觉”等等。另外，《三国演义》诸葛亮有首名诗：“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”这是道家思想境界的文学。人真
悟道了，才晓得人生是个大梦，未悟道前不知道，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梦中。

“而愚者自以为觉，”因为我们没有悟道，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做白日梦，而“愚者”自以为聪明，说自己是清醒的。“窃窃然”，就是偷偷的，非常自私的，心里面高兴。庄子说我问你，你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自己很清醒，你那个“窃窃然知之”的心里：“君乎？”你能不能够知道做主的是谁呀？“牧乎？”你像牧童放牛一样，你鼻子给人家牵了。禅宗祖师很会骂人，骂得多漂亮。谁的鼻子给人家穿了个什么东西牵着走？牛不是鼻子给人家牵着走吗？鼻子给人家牵，给谁牵呢？无主宰，没有人牵你，可你自己被它牵住了，所以我们不晓得自己能够做生命的主宰。“君乎？牧乎？”你被人家牵，你也不知道“固哉！”你好顽固啊！好笨，不懂自己的人生。下面庄子借用瞿鹊子与长梧子的圣诞，引出孔子的言论。
“丘也与女，皆梦也；予谓女梦，亦梦也。

孔子对学生说？我同你们都在做梦，你以为我在传道，其实都是梦。“予谓女梦，”现在我讲你们在做梦，这一句话“亦梦也”，我自己也在说梦话，也在做梦。
“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

这样讲的道理，是禅道的逻辑，不是正反合的普通逻辑，不是辩证法，也不是印度的因明，道家叫“吊诡”。“吊诡”就是佛家禅宗所谓“机锋”。中国学武的有一句话：“弓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，弓拉满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这是“机”。彼此两个机关相对，非常锋利，很快，不可以用思想，来不及用思想。等于战场上，两个人同时子弹射击，你怎么躲避子弹？没得思考，不能用后天的思考，锋利快速无比，就是“机锋”。庄子说的“吊诡”这个东西，若不借三禅宗、佛学来解释，越搞越不懂。

我现在告诉大家，大家都在做梦，以孔子的话讲，我现在给你们讲学传道，也在说梦话，我姑妄言之，汝姑听之，你也是梦中乱听，实际上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事。这种说法、道理，不是普通的教育，而是机锋的教育，普通人不懂，那么谁懂呢？
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

庄子说，现在讲给你们听你们也不懂，只有千万年后，碰到一位大智能的圣人会懂这个道理。“旦暮遇之也。”等于早晚当面看到一样，一点都不稀奇，你看庄子多会写文章，他没有骂人，但把天下人都骂完了，你们统统不懂，只有万年以后高明的人会懂我的话。等于司马迁写完《史记》后，在自序中有“藏之于名山，传之于其人”，这是骂人的话，我写的《史记》，你们不懂，只好藏在山洞里，
“传之于其人”，将来也同庄子所讲的千秋万代后，有聪明的人会懂我的话。

我一辈子喜欢到处买书，我常常给朋友讲，多买一点书，留起来。好几个朋友给我说，买书是好的，可我看不懂，现在的房子买回去没地方放。我说你第二个理由，马马虎虎还成其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不成立：你看不懂，书留着，你的孙子都看不懂？你把孙子都看成你这么笨？说不定，你的儿子比你聪明，就看懂了。认为书看不懂，不买书是很笨的。

庄子提到“吊诡”的这一段话，不大使逻辑。东一句，西一句，白天是梦，夜里也是梦，现在也是梦，我说这一句话也是梦，大家都蝇梦，梦也是梦，最后说这些话不要听，“吊诡”，听了也不懂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但是你说不符合逻辑，又觉得有理。因此，他转过来，又批评了惠子这些讲辩证逻辑的。

“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

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黮(dǎn)闇，吾谁使正之？

道只能够悟，没有办法用思想去思考，更没有办法用逻辑去推理，也不能从文字去追寻，若以文字推理、思考，离道越来越远，即使用辩证的方法

去辩证这个道，你假使胜了我，我没有胜你，这样一来，你真的是对，我真的是错了吗？反过来，假使我胜了你，你不能胜我，难道我真的就对了，你真的就错了吗？“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？”那世界上或者假定是不对的。“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”或者说你我主客观双方都是错。

总而言之，天地间哪一个是对？哪一个是错？天地间的是非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。“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”结果以我们人类的思想，来判断一个真正的是非，没有办法下断语，因此也可以下个结论，我与你统统是无知。如此说来，一般人认为真正的有学问、聪明，都是“黮闇”。庄子提出一个名词叫“黮闇”，“黮”是暗淡，“闇”是什么？白的里头有黑斑、黑点，有污点。“黮闇”是什么东西？引用佛学的名词就是“无明”。我们现在不能悟道，被自己片片墨黑的乌云盖住了，人类都在“无明”中，但是自己还认为是智能，“吾谁使正之？”到哪里找个有智能的人来纠正我们思想中的错误呢？

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”

假使一个人的思想跟你一样，既然他的思想跟你一样，他来做评判，已经有偏了，怎么能够“正”呢？假使一个人的思想同我一样，来做评判，也已经有偏了，怎么能够“正”呢？假使一个人的思想同你同我完全不同，既然如此，他来做公正人，他怎么可以确定呢？假使找一个与你我思想一样的做公正人，既然他与你我一样，也就不能做公正人。庄子四面八方都把你兜住了，世界上没有办法找个真理的判断与公正。

“然则我与若俱不能相知也，”我与你以及一般人都不能“相知”，谁都没有真正得道的智能，既然没有真正得道的智能，那么对于普通常识，大家都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求得真理，到哪里找呢？“而待彼也邪？”我们自己找不到，只有靠另外一个他，是谁？不知道。假使有另外个他，那么这个他是什么呢？

“何谓和之以天倪？”曰：“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”

庄子提出一个名称，“天倪”，这个“天”不是宗教的天，不是天主、天神那个天，也不是科学上天体的天，在中国文化代表这个道。所以要研究上古中国文化，碰到几个大问题，一个“道”字，一个“天”字，都有四、五种解释。譬如老子讲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这个“道”，或者儒家书里讲的“天”，有时候代表天体，科学自然界的天，有时候代表宗教性的神，等于上帝、神；有时候什么都不代表，就是个代名词，是抽象的。这里所讲的“和之以天倪”，真正达到道的境界，自然空灵，所谓是非两停了，也可以讲是非两泯，无是也无非，亦即是还寂然，就是庄子讲的“天倪”。

“是不是，”你讲“是”，是你主观的成见，不一定是对的，客观的看，你这个主观“不是”。同样的道理，“然不然，”你认为对的，也不一定对，都是主观的性质。假使你客观认为是对的，真下确定“是”，你这个客观也就是主观。任何人讲：我现在讲得很客观，一讲出来，已经主观了。中间是非常恶之辩别，没有办法弄清，都是相对的。“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”对与不对，也没有办法确定，无法辩。

讲了半天，庄子的文章等于佛学的四个字：“不可思议”，最高的真理就这四个字。不可以用思想知识去推测，不可用逻辑思辩来断定。诸位年青同学要注意，“不可思议”是一个方法上的说法，但是我们看了这一句话，马上下意识的一个主观错误观念就产生了，当成不能思议，完全错了。这个“不可思议”是讲方法上，并不是一个确定观念，不可思议是不能思议。拿佛学来讲，这叫做“遮法”：这个门这个路子是错的，方法上是用错了的，所以把你遮起来，停止你这个方法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庄子讲到这里，同佛学理论完全沟通了。所以，用思辩推测形而上道，完全错了。打坐修道的人注意，你们坐着什么都不想，认为我现在坐起来很空，认为我这个就是道，你要晓得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，你那个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知道的，你怎么知道那是道呢？对不对？你认为是道那是你认为的。以佛学中观正见来者，你这个就不是正见，是偏见。因而学佛和研究道是同样的。你说不要逻辑，逻辑非常重要，用逻辑用过了，马上把它推翻。所以庄子接着说：

“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，和之以天倪。”一切人类文化都是从人的思想来，论辩是靠言语文字表达出来，变化的声音变化出来，谓之“化声”。凡是“化声”，都是“相待”，就是相对，不是绝对。“若其不相待，”你要求一个不“相待”，即真正的绝对，必须“和之以天倪”，就是得道。

因为人没有到达道的境界，不能得到“天倪”，“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”“曼衍”、“穷年”都是庄子的专有名词。因为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几千年来，东西方学问思想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乱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人类真环的战争是什么？思想战争。严格来讲，二十世纪的思想战争就是唯物同唯心思想的战争，人类文明为什么“曼衍”，越衍变越多，因为不能得道，“所以穷年也”。所以无穷无尽的日子，你去搞学问，越搞越钻牛角尖，千年万年都搞不清楚，找不出真理来。那么，怎样得到“天倪”的境界而得道呢？

“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”要真的得道，“忘年”，忘记了时间，“忘义”，忘记了一切理论道理，乃至道家、老子、庄子、佛学都丢开，一切都丢掉。这给我们懒人哲学多好，尤其青年学生不肯学习，不肯写文章，坐起来懒得想，然后把四个字拿出来，我是学庄子修道的，“忘年忘义”，什么都考不出来最好。“振于无竟，”“振”是自己站起，站到什么地方？站到无量无膑
境界里，“无竟”就是无穷尽。民国初年，一位佛学大师叫欧阳竟无先生，就是“无竟”这个观念来的。所以最后只有一句话，“故寓诸无竟。”就是宇宙万物无穷无尽。

庄子时代，“无竟”这个观念已经有了，佛学来了就无量无边。“无竟”的观念也就是《易经》的道理，譬如《易经》用“干”“坤”两卦开头，最后以“未济”结束，永远是无穷尽。佛学唯识学讲“流注生、流注住、流注灭。”我们的思想像流水一样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永远在流，无穷无尽。当我

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，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，当在看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，它又已经过去了。佛学告诉我们，任何过程都有四个阶段：生、住、异、灭，我们的思想、感觉、年龄、身体，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，与此时坐在这里的我，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。所以“今我非故我”，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。都过去了，像流水一样，不断地向前去。所谓“江水东流去不回”，历史永远不会回头，时间永远不会回头。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，一波一波地过去了，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了。《论语》中孔子告诉学生：“逝者如斯夫，”流水不断地过去了，永远不回头。年青人听了，不要认为这样

很灰心，这是叫你不要留恋在今天，下面有句话：“不舍昼夜”，像流水一样，不管白天夜里，要永远不断地律前涌进。这就是庄子讲的“无竟”的道理。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这是《易经》干卦的卦辞，干代表了天，中国文化是用干代表了天体，现在的名望就是宇宙，“天行健”是永远强健地运行。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生生不息，即如孔子所说“逝者如斯”，要效法水不断前进。也就是《大学》这部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道理。因为无穷无尽，无量无边，所以修道学佛的境界，是不断地前进、扩展、伟大、成就。

罔两问景曰：“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”景曰：“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（fù）蜩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”

　　天地蜩双翼

　　罔两问景曰：“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”

“景”就是影。“罔两”是什么呢？中国文化有一种讲法即影子。人站在太阳底下有影子，在月光下最易看出来，中秋节快来了，在月光下，尤其在稻田野外有水的地方，看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外面还有个圈圈。你们看到过没有？（众默然）。自己影子没有看过？！可惜你们诸位青年同学在都市里生长，真可怜，连自己影子都没有看到过。我们在乡下生长的，夜里走路，两边都是稻田，看自己的影子另有一番风味，而且影子外面还有个光圈。“罔两”就是影子外面的光圈，那个影子的影子。

“曩子行，今子止；”“曩”就是过去，刚刚你在走，现在你又止住；“曩子坐，今子起。”刚刚你又坐着，现在又起来。“何其无特操与？”你那么心思不定，一下动，一下坐，像猴子一样，你怎么没有自己特别的中心与主张啊？“罔两”骂“景”这个影子。

景曰：“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蜩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”

“景”说：你哪里晓得我的痛苦，我不想坐不想走，可我后面还有个老板。“有待”就是相对的。他要走，我就要跟；他要坐，我就要坐；他要躺下，我就要躺下。“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”我再告诉你，我那个老板也是个可怜人，他也做不了主，他后面还有个老板，那个老板就是自己所思想。

“罔两”骂“景”很可怜，“景”说你不要骂我可怜，我有个老板，就是这个肉体，你别看这个老板了不起，他后面还有个老板，就是我们里头有个思想。你看，有三个老板。人一辈子赚钱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做学问也好，教书也好，画画也好，跳舞也好，反正都不是你搞的，都是另外一个老板在弄。

“吾侍蛇蚹蜩翼邪？”“景”告诉“罔两”，你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呀，我还是帮人的，是人家的附属品，我像蛇的肚子下面那个皮，是附在人家的身体上的。据说蛇走得很快，就是靠肚子下面那个皮，粗粗的，有弹性，所以走得快，叫“蛇蚹”。“蜩翼”

就是知了，夏天薄薄的翅膀。“蜩翼”、“蛇蚹”是庄子提出的名词，中国文学很多诗词都用到，以后你们看到好的诗词一提到“蜩翼”，上次引用过憨山大师的诗：“天地蜩双翼，乾坤马一毛”，“天地蜩双翼”就是出在这里，“乾坤马一毛”出自《齐物论》“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”。古代佛门中的高僧大德，儒释道没有不通的，这些大师，对三家学问滚瓜烂熟，因而下笔为文，一出言，一出语，每样东西都非常宝贵。青年同学研究文学，经经常担心本钱不够，你说你有思想，你读了《庄子》应该知道，你那个思想都靠不住，免谈了。但是要读懂佛学，儒道和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不通，无法入手。

“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”“景”又讲，天地间生命真的主宰在哪里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“恶识所以然？”你真不知道吧？“恶识所以不然？”不一定不知道，世界上有人会知道，你如果有一天大彻大悟了就笑知道。一切都是不知道“所以然”，你要是知道了这个“所以然”，知道了“所以然”的后面是什么，你就悟道了。

讲到这里，《齐物论》快要做结论了。文章开头，“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”学生颜成子游问：老师，你今天不对呀，你好象同以前两样。那个时候，现郭子綦入定去了。学生一问，他说：你不懂，这个时候我“无我”了。由这样一个故事开始，然后告诉颜成子游“无我”境界里头发生宇宙万物，“吹万不同”。真正达到了“无我”的境界，万物皆齐，没有不齐的，那是进入道的境界。如果忘记了开头，最后这个结论就做不了。
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庄生晓梦迷蝴蝶

庄子自喻。庄子拿自己本身来做结论。
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

庄子讲从前我做了个梦，梦到不知道有我了，觉得自己是个蝴蝶。像梁山伯祝英台一样，变成蝴蝶了。那个飞呀，就像青年人做的白话诗一样：飞呀，飞得真高兴呀！“栩栩然”，形容飞得飘飘的。“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。”自己梦到当蝴蝶，真舒服啊！那个时候，不知道我是庄周。“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”一下梦醒了，“蘧蘧”是形容，唉呀！我还是庄周。

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

这一下糟糕了，我搞不清楚了，究竟蝴蝶梦见化成了庄周？还是庄周梦见化成了蝴蝶？

现在不管庄周，想想我们自己，人生活着就是个梦，就是几十斤肉在做梦。梦到变成我了吗？等到我哪一天大醒了那个时候，是我变成肉，还是肉变成我吗？这就不知道了。所以，是蝴蝶梦庄子？还是庄子梦蝴蝶？庄子没有下结论。这个还不说，譬如一个年青人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你究竟是由女儿、儿子变成妈妈、爸爸？还是由爸爸、妈妈变成儿子、女儿？这是个问题。庄子前面讲，“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”这个梦境很难把握。我们现在活着，生活的历程，前途的好坏，也如梦境一样，不可以把握。这个大梦中间，究竟哪个对？

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

究竟我是蝴蝶？还是蝴蝶是庄周？这个中间一定有个分界、主宰，道理。

譬如说：“我昨夜做个梦，把我吓死了！”现在想起来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清楚，生理上不对了，就会做梦，这一类叫病梦。《黄帝内经》上讲“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；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；阴阳俱盛则梦相杀；上盛则梦飞，下盛则梦堕；甚饥则梦取，甚饱则梦与；肝气盛则梦怒；肺气盛则梦恐惧、哭泣、飞扬；心气盛则梦善笑、恐畏；脾气盛则梦歌乐、身体重不举；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。厥气客于心，则梦丘山烟火；客于肺，则梦飞扬，见金铁之奇物；客于肝，则梦山林树木；客于脾，则梦丘陵、大泽、坏屋风雨；客于肾，则梦临渊、没居水中；客于膀胱，则梦游行；客于胃，则梦饮食；客于大肠，则梦田野；客于小肠，则梦聚邑冲衢；客于胆，则梦斗讼自刳；客于阴器，则梦接内；客于项，则梦斩首；客于胫，则梦行走而不能前，及居地窌苑中；客于股（月直），则梦礼节拜起；客于（月直），则梦溲便。”

你再想，我昨夜里做梦，“反我吓死了！”你看，现在还在说梦话，还是在昨夜的梦中。这是个大问题。那么，不管是昨夜做梦，还是现在在说梦话，昨夜做梦时，你知道不知道在做梦？你们一定说不知道。错了！当做梦时，我们很清楚，晓得红烧肉，也晓得去挟；喜欢吃肥的，一定选那个肥的；梦中喜欢的人，你看到高兴得不得了；你梦中并没有糊涂，对吧？我们现在醒着，是真糊涂，你不要认为我现在不像梦中。那么，试把眼睛一闭，马上前面的东西看不见了，如梦一样，过去了。昨天的事情，今天一想，也过去了，很快地过去了。你今天全部都想起来吧？都糊涂了！所以你白天认为自己清醒的这个主宰，是个大糊涂，梦中认为那个糊里糊涂的并没有糊涂。

生死的道理，生命的道理，应在这里研究。庄子这里点题点得非常清楚。

《齐物论》由无我开始，讲到最后的结论，一句话：

此之谓物化。

中国文化道家的思想，宇宙都是万物在互相变化，宇宙是一个大化学的锅炉，我们不过是锅炉里的化学品而已。我们把青菜、饭、萝卜等装进去，化学出来，变成身上营养成份等，等我们死了以后，肉烂了变成肥料，又变成青菜、萝卜。彼此都在化，化来化去“物化”了。生与死

，道家称为“物化”。另一个生命的变化开始了，没有什么可悲的，活着也没有什么可喜的。所以在妇产科前不要送喜帖，殡仪馆前不要送挽联，不过是一个睡觉去了，一个来做梦，如此而已。

我们注意，《逍遥游》是第一篇，怎样能得逍遥？我们普通人很可怜，“众人役役”，被物质所变化，我们只接受物质影响我们的变化，做不了主；得道的人，做了物化之主，才能逍遥。“逍遥”“游”，就是佛学讲的解脱。我经常讲笑话，学佛学个解脱，学道学个逍遥，但学佛学道的人可怕得很，我最怕磕头，他磕头我要跟着他磕，磕了头很局促。学佛学道的人一点都不解脱逍遥，这样不对，那样不合道，你晓得什么叫道？你又没有得道？你说别人说的，别人也没有得道。你看，都在上当。所以学佛学道的人既不解脱，又不逍遥，真可怜，不学还好些，不学还清爽。那么怎么才能逍遥呢？庄子说，要真把握了物化之主，才能逍遥，跟着才能“齐物”。宇宙万物不平等之间“同一”平等，这个“同一”平等是什么叫？形而上的道。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两篇是连着的，不能分。乃至内七篇都是连着的。

悟道以后为什么讲梦？真正悟道的人，“醒梦一如”，白天跟做梦一样，梦跟白天一样。你们学禅念佛打坐做功夫，我只要问两个问题，你们就垮了：你念佛、打坐很定，白天骂你也不生气，做梦时如何？如果做梦还不行，梦中做不了主，你的功夫没有用。偶尔一次，梦中做得了主，瞎猫碰到死老鼠，那不算数。就是梦中做得了主仍不算数，你有没有做到“醒梦一如”？白天跟梦里一样，梦境跟白天一样。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不要谈禅宗，那是讲理论的，这是实际的。做到了“醒梦一如”，还没有“了生死”。真要把握住“物化”才能“了生死”。所以“醒梦一如”是初步的境界，做到了真正“了生死”要“觉梦双清”。“觉”就是悟道。大彻大悟以后，“觉梦双清”几年来接近了达到道的境界。所以偶尔做做功夫，蛮像修道的样子，在梦中完全反复，那是两回事。庄子梦到变蝴蝶，我们梦到变糊涂了，就不对了。所以，年青人不要随便谈禅，什么青蛙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水也是禅。

第四篇　人间世

我们再强调一下，《庄子》内七篇是连贯的，第一篇是《逍遥游》，讲人如何解脱，如何变成一个超人。由解脱变成超人以后，说到形而上道的齐物，万物不齐不能平等，《齐物论》讲如何达到形而上的万物齐而平等。然后，才能够懂得做一个人如何养生，如何使这个生命有价值地活着，这是第三篇《养生主》。懂得了养生以后，可以作人，可以活在人世间。人世间这个名词，我们在文学上常常用到，它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。下面，我们就讲内七篇的每四篇：《人间世》。

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“奚之？”曰：“将之卫。”曰：“奚为焉？”曰：“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。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，民其无如矣！回尝闻之夫子曰：‘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医门多疾。’愿以所闻思其则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！”

仲尼曰：“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札也；知也者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

且德厚信矼（音qiāng），未达人气；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灾人。灾人者，人必反灾之。若殆为人灾夫。

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！

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

昔者尧攻丛枝、胥、敖，禹攻有扈。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。”

颜回曰：“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”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，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！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讵可乎！”

“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谪之实也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谍。虽固，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犹师心者也。”

颜回曰：“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”仲尼曰：“斋，吾将语若。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皞（音hào）天不宜。”颜回曰：“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。如此则可以为

斋乎？”曰：“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”

回曰：“敢问心斋。”仲尼曰：“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；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”

颜回曰：“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”夫子曰：“尽矣！吾语若：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。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！是万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所纽也，伏戏、几蘧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！”

从谥法说起

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“奚之？”曰：“将之卫。”曰：“奚为焉？”曰：“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。

这个故事也是假托的寓言。颜回一度想到卫国去教化卫灵公，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事实，查不到。我们知道，孔子同卫国关系非常好，非常深，孔子的大半生都是在卫国度过的。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很妙啊，中国历史文化特殊的地方，有个名称叫“谥法”，一个人这一生做人对不对，死后公拟的谥号叫做“谥法”。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，连皇帝都逃不出谥法的褒贬。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精神，现在不保留了。中国古代做皇帝、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，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，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。因为这个谥法，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；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可以改变。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，或史官做评语，像汉朝的文帝、武帝，称谓“文”“武”，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。“哀帝”就惨了，很悲哀；汉朝最后一个皇帝谥号“献帝”，他亡掉了汉朝，也含有把天下献出去了的意思。这是曹操给谥的。哀帝献帝当然不是这样解释，但是也可以这样说。汉朝的“灵帝”，战国时卫国的“卫灵公”，谥一个“灵”字，有点神经兮兮的。宋朝的“神宋”，谥号用神经的神，他有点神里神气的。像历史上的周文王、汉文帝、唐文宗，谥号能够得上一个“文”字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根据谥法解的记载，称文的有下面几种：一、经天纬地，二、道德博闻，三、勤学好问，四、慈惠爱民，五、民惠礼，六、赐民爵位。如明朝的王阳明谥号“文成”，清朝的曾国藩的谥号“文正”，那都是最难得的。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“文成”“文正”的，上下五千年历史，纵横十万里国土，虽然有几亿的人口，其中却数不出来几个人，最多一二十人而已。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，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，做事也好，他的精神目标，也要对后代负责；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，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。因为谁都没有办法逃避历史的公平，对了就对了，不对就是不对。所以中国人说，作人做事要有对历史负责的精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们现在通过卫灵公的谥号，就可以了解了卫灵公这个人，这位历史上的诸侯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卫国的皇帝，很不错，并不太坏，但就是本身有点吊儿郎当的。可是他用的干部，八成都是一流的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蘧伯玉，他是卫国的宰相。蘧伯玉也是孔子很佩服的，他和孔子是很好的朋友。孔子一生颠沛流离，可是在卫国住得很久，因为有蘧伯玉这一班人招呼照顾。齐国的贤相晏子，一位历史上有名的矮子，他和孔子也是很好的朋友，但孔子没有办法住在齐国，同时晏子也不想孔子住在齐国，想辨法要孔子走，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秘密。为什么呢？晏子怕孔子在齐国住久了要出问题，别人想谋杀孔子，晏子身为宰相也不能保护周全。所以孔子在卫国住的时间很多。但是因为卫国的皇帝是卫灵公，也很难弄。

颜回想作王者师

孔子的学生，第一了不起的是颜回，庄子就借用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来讲这个故事。

颜回有一天向孔子请假，他说我想不当学生了，要离开这里出国去。孔子问颜回要到哪里去？颜回说准备到卫国去。孔子和卫国交情很好，就问颜回：你到卫国去干什么呢？颜回讲了个道理：我听人家说，卫国的皇帝卫灵公，“其年壮，”他四五十岁，正当壮年之时。一个人到中年，月有可为，这是壮年的可贵。“其行独”，但是，听说卫灵公的行为做法，非常独裁，自以为是。“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。”他对于国家，治理得很随便，因为他太聪明，又壮年，想到怎么办，就怎么办，而自己不反省自己的过错。

这里是说卫灵公，其实我们做人做事都是这样，只需要把国字改了就行了。有时时我们在家里，“轻用其家，而不见其过”。开公司，做事业，或做生意，“轻用其商，而不见其过”。不论大小都是一样，不考虑，想到怎么做就怎么做了，自己没有反省自己的过错。

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，民其无如矣！

由于卫灵公正当壮年，壮年的人呀，有勇气，有冲劲，而智能若不够，经验不够，因此“轻用其国”。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封建独裁，凭着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，毫不考虑自己的错与不错，结果老百姓受罪、受难，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卫灵君这样一搞下来，像火烧一样，把海洋的水也烧得干，这个国家太危险，“民其无如矣。”

回尝闻之夫子曰：‘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医门多疾。’愿以所闻思其则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！”

颜回对孔子讲：老师呀，你平常教育我们：“治国去之，”好的国家就不要去了。为什么？好的国家，去了光吃现成饭，当个公务人员，拿高薪水，没有意思。“乱国就之。”大乱的国家

要去，去治世做人。颜回说，这是你教育我们的呀，现在卫国很乱，毛病太多了，卫国的老百姓很可怜，我去了要救他们的国家，把它的病治好。“医门多疾。”病人在哪里看得到？你去好的医院好的医生门口，就看得到很多。所以颜回说，我想把从老师这里学到的道理，拿去大面积地宏扬。拿佛教的说法，我去度众生；拿儒家来讲，我到那里去救世救民。

注意啊，颜回的思想，就代表了青年人的思想，我也是青年人过来的呀，我们青年人的思想，只要我一站出来，哇！天下事一定有办法。哪一点看不惯，哪一点不对，可惜了，我没站出来，只要我一站出来，早就有办法了。我们在座的青年男女呀，都有这个想法。这一段我们特别要注意，每一个知识分子，都有为国家、为天下的热情，尤其青年人的热情是很厉害的。陆放翁有一首名诗：“早岁哪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州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与伯仲间。”这首诗现在的中学课本有没有，我没大留意到，过去我们在七八岁小学生的时候就念了，现在好象是中学、高中在念，将来恐怕要到研究所才念了。人在青年的心理都是这样，对人世间的艰难困苦一点都不了解，所以那个气宇呀，好象天下国家的事，只要我一出来，就有办法，是“北望气如山”啊，年青人的心理差不多每个时代都一样。陆放翁所处的那个时候，南宋正和金朝作战，国家处于战争时期，他于是有复国的思想，所以当海军，“楼船夜雪瓜州渡，”古代的“楼船”就是所谓的每军了。又想学陆军作战，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，“大散关”在中国靠近西北的高原。后面四句则说到年纪大了，头发白了，一无所成的感慨。陆放翁的这种报效祖国的心情，是一个乱世时代的儿女，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有志气、有抱负的青年，都有这种气概。古今一例，可以说古今中外一例。

那么，这一段描写的颜回也是抱这种气概，这种心理，看到天下不安定，很想出来作为一番。庄子站在道家的立场，借用孔子的嘴巴就训话了，孔子教育颜回的这一段话，就是教训天下所有的人。

道不欲杂

仲尼曰：“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

这个“嘻”，应该这样念：“嘻……”孔子拉长了声音幽默颜回。“若殆往而刑耳。”你去吧，你如果去一定被杀掉，不但教化不了卫灵公，而且你这条命还会送掉。

“夫道不欲杂，”这一句话很重要呀。这个“道”不是形而上的道，而是指人生的大原则。天地间不管做哪一行，做任何一种事都一样，处于人世之间作人的道理，不能乱，要精神专一，有始有终。打坐修行想得自在，想得果位的人，要一门深入，方法不要学多了。方法学多了，你没有那个智能，不能融会贯通，一样都无成。作人做事的道理也是一样。“杂则多，”欲望多了，一个知识分子懂得多了，而不专一，博而不专；“杂收多，多则扰，”困扰了自己，也困扰了人家；“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”
思想复杂了，烦恼太多了痛苦太大了，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能够救人家吗？还能够救天下国家吗？

我们一般人，由年青到老年，都是犯了这个毛病。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经验，等到老年人的智能成就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不但没有勇气了，连躺下来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，所以不能做事，青年人是很有勇气，但那个莽撞，不懂事呀，真是毫无办法。如果说有代沟，这个代沟是没有办法的。我常常有个感想，假设能把这两种结合起来，一个人能具备了年青人的勇气，老年人的智能，那真是天下事不足为也。结果我们做不到，每个人的人生都犯了这个毛病。千万注意啊，孔子教育颜回，“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”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警告。

存己而后存人

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

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：“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”。注意呀，各位青年同学，孔子这里讲的是青年人的修养哲学。先能够自救，自己先站起来，再辅助别人站起来。等于学佛的人先求自度，然后来度人。你自己度自己，救自己都救不了，怎么能够救别人？可是人年青的时候总犯一个毛病，自己还不会爬，就想去辅助别人站起来，觉得自己很高明有很多的主意。我几十年经常跟年青的同学在一起起，很怕自己老了不懂事，因为跟不上年青人就会不懂事落伍了，所以拼命跟着年青人学习。几十年的经验觉得，年青人永远跟不上我们，问题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把他们的长处已经学到了，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经验学走。所以年青人能够“存诸己”而站起来的，非常难。还是有这种人，那是非常特殊的，智能、能力都非常强的人。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在庄子笔下写出来就是“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”这个原则，不只道家有，儒家孔孟思想主张“立己而后立人”，这个立，先求自己站起来，然后辅助别人站起来；道家是“存己而后存人”；佛家呢，“先求自度，然后度他”。所以古今中外圣贤的哲学是同一个路线，没有两样的。

“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”这个“未定”要特别注意，我经常同许多老年朋友或青年朋友谈了大半天，我告诉他们，你有个大问题，尽管活了几十岁，你自己的人生观没有定下来，没有人生的方向，没有确定自己活着究竟要做一个什么人，究竟要做一个什么。很少有人一辈子确定了方向，都是跟着环境在转，这就犯了庄子所说的“所存于己者未定”的毛病。一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方向都没有确定，那是人生最悲哀的事。人生的方身，也即是人生的哲学。譬如说我要做一个睡觉的人，只要有觉睡就好了，其它什么都不管，也总算确定了一个方向。哪怕没有饭吃，睡得饿死了，也算不错嘛，因为求仁得仁嘛。那可以死后给他一个谥

号，也称为“灵公”，或者称为“神公”吧。就怕连这样神经性的人生观都没有确定，跟着环境转，这是很悲哀的事。

譬如选择一个职业，不管哪个职业，反正为了自求生存，当皇帝也是职业，讨饭也是职业，皇帝和讨饭相去那么远，只是职业的不同，不是事业的不同。中国文化的事业是什么呢？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》上讲的：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”。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”，即自度度他。“举”就是你所做的工作，“措之天下之民”，使老百姓能够得到你的福利，受到你的恩惠，从而天下社会有一定的安定，这样的成就叫做事业。所以一部《二十五史》里面，虽然有许多帝王将相状元，现在我们脑子里记不住二十个，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没有事业在人世间。当皇帝几十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，也就是个职业而已。尤其古代那些太子当皇帝，我对历史上这类皇帝有个专门的名称，我叫他们“职业皇帝”。他们天生就是要当皇帝的，那没有办法，谁叫他们“七字”不好“八字”好呢。在清朝有个笑话，一个人去做县长，却字都不认识，有一次写七这个字，七字应该身右边弯，他身左边弯，站在谜的卫兵说：“大老爷吖，七字写错了，七字向这边弯，你怎么向那边弯？”大老爷听这当兵的说他写错了，这下受不了啦，把笔一丢：“格老子，七字不好，八字好啊，你还是当兵，我还是做官。我写错了字，没有关系。”那些职业皇帝就是“八字”好，可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贡献。

为什么一个人对历史没有贡献呢？即“所存于己者未定”，他的人生观没有确定。一个人的人生观确定以后，富贵贫穷都没有关系，有地位无地位，有饭吃无饭吃，有钱无钱都一样，人生自然有自我存在的价值。所以孔子告诉颜回：“所存于己者未定，”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，自己的学问道德修养都还不够，自己都还没有站起来，“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”你哪里有空直接去暴露别人的错误啊！

德荡乎名 知出乎争

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

孔子对颜回说：“且若亦知夫”，这几个字看起来毫不相关，好象古文乱七八糟，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：并且你也知不知道？“且”，并且；“若”，就是你；“亦”，也；这个“夫”就是起问号的作用了。“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”并且你也知不知道，道德的过份，过份的道德，就不是道德了。等于说一个杯子装水，把水装得太满了就溢出来了。所以道德有个范围，超过了这个范围，就叫“荡”得过份了。你认为自己有学问，有智能，你聪明过头了，聪明过头就是笨，真聪明不会太过头。凭你一点点聪明就去教训人家，那你太笨了。

在上古，道德两个字是分开的，不是合用的，比如《道德经》，上篇讲道，下篇讲德，道是体，德是用。魏晋南北朝以后，到唐宋之间，才把两个字连起来，变成一个名词叫“道德”。古人所讲的德和现代人道德两个字连用，其内涵是有差别的。后世人，尤其现代人，一提道德，就和窝囊差不多。所以讲道德的人，你打我左脸，我右脸还要送过去，好象这下才合于道德。这个道德用得不好，就变成了窝囊，用得好就是最高的道德，这很难讲。古人所讲的道与德的用法，不是后世这种观念，那是非常有分寸有范围的。这个德字和得到的得字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说读中国古书很困难了，假如按中国古书的说法：“德者，得也。”看了半天，不要注解还好些，越注解越糊涂，怎么“德者”就是“得也”呢？这就要思考了，德就是表示好的行为的成果和作用。譬如说，有人口口声声讲仁义道德，那就得拿点仁义道德的成果出来，不然就是空话，空话

没有用。用一句古诗来讲：“事到有功方是德”，一件事情做到最高处，劳苦功高有成果了就德，所以称为功德。所以，你说我要做好人，做好人不要讲，你做出来，“事到有功方是德”，这就是道德。那么我们现在对德字就有这么一个了解了。

“德之所荡”，“荡”就是超过了，讲道德没有错，不过不要超越道德的范围。我常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同学，夜里开计程车，看到路上有人打架出了事情，因为他又吃素又学佛，讲道德的，看到那个被打的人躺在路上好可怜，想到这个社会好乱啊，想着想着就开过去了，忽然转念一想，这不是学佛的心肠，马上就把车倒退回去，把那个被打的人弄上车，送警察局送医院。当时他这一段事情是记在日记上的，（因为我规定同学们写日记，记录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事。）我看到这一段，就拿起红笔写上：你不懂道德的做法，有毛病了。他下一段日记里果然出毛病了，被打的人的家属找到这位同学，说人是你打伤的……后来麻烦透了。所以这位同学说好事难做啊！我说这是你不懂嘛，好事不是这样做的，好事有好事的做法，尤其是今天的社会，做好事是应该，但要有智能地去处理。“德之所荡”就是这个意思。道德也有它的标准，也有它的做法，你超过了这个范围，道德就变成了不道德，或者是非道德。不道德太严重了，非道德认不清楚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。不字就太肯定了，非字还有商量余地。这是个逻辑问题。

所以孔子说，并且你知不知道“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”智能太过份，太聪明，聪明过了头就是笨了。等于刚才举的例子，那位开计程车的同学，经常做好事，结果找来麻烦，给我骂了以后，做好事小心一点了。他本来做好事很热心，结果弄得烦恼生气，气得一塌糊涂。“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”。

“德荡乎名，”反过来说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，为什么不能守本份呢？受一个心理的影响，争求虚荣的知名度。为了一个名，可以不择手段去做，超过了道德的范围，这就是“德荡乎名”。读书人想立大功成大业，心理上因为有求名的心，所以超越了道德的范围，把人生行为的标准都破坏了。这种故事在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。中国人有句话：“读史书而流泪，替古人担忧

。”我们有时候读史书真的读得流眼泪，替古人着争呀，古人当时不这样做就好了，可他偏要这样做。其原因呢？“德荡乎名”，因为名心的趋使。

“知出乎争，”“争”就是好胜。智能越高，知识越高的人呀，意见越有害。我们真懂了历史，懂了人生，读了《庄子》这一段就看得很清楚，不要看读书人教育受得多，学问越高，意见越多，有时候越难办。越是知识分子，越要争名争意见，固执得很有害。所以古人说，普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常常为欲望而吵架，欲望满足了，就不吵了，知识分子不是为欲望，欲望满足了也要吵，意见之争！为了意见的不同，而彼此间不得了。用现代的说法就是：知识意见的战争比什么都可怕。历史上历代的“党祸”，看了令人伤心呀，统统狠了“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”这几个字的毛病。这里面就牵涉到名心的问题，名心并不一定是在报上有个知名度，这个名包括了战国时期的名理这学，也就是逻辑意见和观念的差别。

名也者，相札也；知也者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

人为了求名，不择手段去做，为名所困。人类自己的知识技巧，成了斗争的工具。所以为了榜上有名，不是为了真正的学问读书，这就是争斗心理的开始。我们看到，历史上真有学问的人，不是为了考功名出来的，他为了自己读书，为了自己求道，所以他成就了，名留千古。从唐朝以后考试制度流行了，明朝清朝的七八百年间，一般人读书人只晓得八股文章，已经不晓得真正的学问，所以到了清朝末年，有个真实的事情，有个考取功名的举人，突然有一天问朋友：“孔子当年是哪一科的举人？”还有一个人，已经考取了举人，跑到同年家去，（过去同一年考取功名的叫同年，不叫同学）同年的书桌上摆了一部《史记》，他就问：“这个《史记》，我没看过呀，是司马迁着的吗？司马迁是哪一科的进士呀？”所以这种学问知识呀：“知出乎争”。

所以庄子借孔子的嘴说：“名也者，相轧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”这是人生的名言。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，尤其是中国的历史，数千年来每个朝代，在皇帝面前党派意见的纷争，都犯了这两句话的毛病。人最高的道德，已经把名心抹平了．无所谓名不名，这个很难。庄子下面会提到，“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”，人家叫我是牛，很好，叫我是马，也好，人把虚荣心去掉了，呼牛呼马而能依人呼，随便你叫。所以清人刘悟元有一首很有名的诗：“勘破浮生一也无，单身只影走江湖。鸢飞鱼跃藏真趣，绿水青山是道图。大梦场中谁觉我，千峰顶上识迷徒。终朝睡在鸿蒙窍，一任时人牛马呼。”到了这个境界，才算没有名心。我们看到中国佛家和道家，把名看破了，那么名字也不要了，只取个法名来代替，结果有的人自己名字上不争了，为了法名争得好有害，这个就是名心之难去。

“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”所以为了求名成功，为了好胜而求知识，这两样都是杀生的武器，它杀人不见血，破坏自己的生命。这不是道德的行为，不是真正地懂得人生，不是真正人生生命的尽头。

孔子骂颜回的话还没有完：

且德厚信矼（音qiāng），未达人气；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

“德厚信矼，”人很容易犯这个字的毛病，尤其知识分子，受了教育有了知识，把道德的规范看得很严重，根基深厚。“信”就是自信太强。佛学中有五种见，见就是观念，有一种叫禁戒取见，自己牢牢地立了一个戒条，认为违反了这个戒条就不符合道德。譬如，有个旁门左道的“鸭蛋教”，是光吃鸡蛋不吃鸭蛋，还是光吃鸭蛋不吃鸡蛋，我记不得了，反正是认为吃了别的就怒了戒。这就是把自己以为是道德的东西，固执地抓得很牢，他自己以为的道德，其实是错误的。这叫邪见，也叫禁戒取见。“未达人气；”许多人的道德修养很好，所谓方刚的人，很方正，很刚强，觉得道德是不能碰的，方者就是方者，圆者就是圆者。道理讲得非常对，可是他实在是“未达人气”，对人生的气味，生命的气息都不懂，他自己虽然也是个人，但不通人情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。

颜回是孔子学生中道德第一的，他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当然道德很好。不过孔子讲他“德厚信矼，未达人气”。其实孔子没有讲这样的话，是庄子借孔子的嘴讲的，也许是孔子讲过，只有庄子听到，我们没有听到，那不管了，反正庄子是借题发挥，道理是有错的。

孔子说：颜回你这个家伙呀，自己认为学问好，人方正得比木头还要方，比冰块还要冷冰冰的，个性又那么倔，自信得很，这是你不通人情世故。颜回你不过二十几岁，“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，”也就是现代人讲的你电视都没上过，报纸上也没登过你，没有知名度，社会上谁也不知道你，你以为你算老几呢？谁晓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你突然哯去把仁义道德这套学问说给卫灵公听，要教化卫灵公，勉强用“仁义绳墨之言”，这一套理论，这一套方法，暴露卫灵公的缺点错误，你不是当面让他下不了台吗？你想想看，他还会喜欢你吗？绝不会认为你是对的呀。所以，孔子告诉颜回，你这样搞不但不讨人喜欢，没有一个人认为“其美也”，都讨厌你，不赞扬你，这种事情太糟糕了。

这种莫名其妙的人很多呀，我常常就碰到。先不讲别的，我常常被学生教训了，以前在大学时有，最近也有。在大学上课时，有同学下课了，跑到我面前一站：“老师，怎么怎么……”讲了一大堆理论，我说你讲得都对，让我想想看，过几天答复你。等到过作天课上完了，他也不讲了，我也不问了，因为他慢慢懂了。最近还有个学生跑来告诉我：“老师啊，你这个地方那

么多听众，你要加以科学地管理。”我说：“是是是，你看怎么管理，你帮我设计一下好不好？”“好！我帮你认计。”几天后我让同学请他来，然后告诉他，这里有年纪大的，有年纪轻的，有怎么怎么的，请你计划一下，那么多听众怎么科学管理？他最后告诉我，这个地方好象没有办法，不是管理的地方。我说：“哦！看来我还是没有错，大概你还要慢慢学吧。”这都是事实啊，这些就是典型的人。

很多年青人并不完全都错的，也有很多好的意见，但是没有多大用处，因为好意见只有那么一点，不能成其为整个的全体。等于年青人写的文章，有时候“有好句无好文”，好的几个句子有，但构成全篇都好就难。写文章做诗，我扪每个人脑子里都有灵感，不管有没有受过教育，经常能冒出几句很美的话，但写一篇好文章、做一首好诗就不行了，学力不够！年青人有好意见要贡献给社会，注意不要犯一个错误：“人微言轻”，自己没有知名度，很重要的话变得没有份量了，话说出去起不了作用，这是需要知道的。当然这样会把人学滑头了，其实这是要知道处世的方法。这一篇《人世间》，庄子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方法，只要不向坏的方向研究，你就得到一个好处：人生的艺术，即作人做事的方法。

命之曰灾人。灾人者，人必反灾之。若殆为人灾夫。

“菑人”是什么？倒霉鬼。孔子说：颜回你去见卫灵公一定要倒霉。为什么？你讲他的不对嘛。“菑人”也就是上海话的“触霉头”，你去把他倒霉的事都抖出来了，触了人家的霉头，你也变成倒霉鬼了。“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”回转来是你霉，不是卫灵公倒霉。你愿意去做个倒霉鬼吗？

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

并且你去了以后，你当然喜欢好的忠臣，卫国的坏人你一定攻击得很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“恶用而求有以异”，这样的作法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人谁不喜欢好的一面，讨厌坏的一面。你叫任何一个人来问：你喜欢交好人做朋友，还是喜欢交坏人做朋友？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告诉你，我喜欢交好人做朋友，决不愿交坏人做朋友。

皇帝也为难

我们看了历史就懂，皇帝面前的奸臣，在历史上看来是奸臣，在当时看不是奸臣，奸臣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？看出来还叫奸臣？所有的奸臣在当时做得比忠臣还要好，奸臣不是都做坏事的哟，也要做好事的。历史上奸臣本事大，拿唐朝来讲，唐明皇很了不起，他前面用的宰相都是第一流的人材，后来用了一个坏宰相叫李林甫．用了十九年，唐明皇逃难，杨贵妃吊死，安禄山造反，等于说是李林甫害的。唐明皇逃难骑在马上的时候，当然皇帝逃难像慈禧太后一样很可怜了，肚子饿了老百姓给她一点红薯吃，吃了以后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么好吃？！”唐明皇也有过这种事，当时身边左右没有人，只有一个故臣跟着，这个半大的大臣就问：“皇上，你也做了几十年皇帝，哪几个宰相是好人？”唐明皇就说哪个哪个是好人，跟在旁边的臣子一听，皇上一点都不糊涂：“皇上你都很清楚呀？”“我当然清楚了，李林甫这个家伙是个坏透了的人。”“皇上你也知道他坏啊？那你怎么还用他呢？用得把国家都亡了。”唐明皇说：“你不懂，不用他我用谁呀？”这句话大家不懂了，当了领袖就会懂。譬如干隆用和珅，大家都说皇上不该用这个人。干隆也实在了不起，只有这么一个坏人在身边，皇上也要玩啊，也有不好办的地方，譬如皇上想吃香蕉，这种事总不好叫大臣、将军去办吧；下一个条子，算不定今天集市上就要爆炒，五十块才能吃到一根香蕉。跟和珅一讲，一毛钱就买到了。皇上偷偷一吃，也没有人看见。皇上吃东西也是不能当着大家随便吃的，当皇上很苦的。所以大家讲和珅的不对，干隆明知道和珅是坏人，但他说：“你们真是不懂，皇上不好当，好人我都用了，你们总要留一个坏蛋给我玩玩吧。”当皇帝的说这个话，真是说绝了，你们老是叫我一天到晚当皇帝，坐在那里作菩萨，这个日子很不好过呀！

难堪人情

孔子继续训话：

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

颜回你跑去见卫灵公，写个报告拿个名片，在门房那里登个记，见不见得到还不知道呢。除非皇帝有诏书，命令你去见他。“诏”就是皇帝的命令。皇帝没有下诏书要见你，你跑去见皇帝，皇帝左右的这一班政治上的大臣，现在不是什么“长”，就是什么“员”，古代的官职是尚书，大夫等等，左右大臣看到你这个年青人，尤其晓得你是我孔老二的学生，妒忌心就来了，“王公必将乘人而关其捷”，乘机会就斗争你，就整你，这是必然的。譬如孔子周游列国都被挤走了，孟子去见梁惠王也被挤跑了，就是“王公必将乘人而关其捷”。所以古人有句名言，也是我常告诉同学们人生哲学的道理：“士无论贤愚，入朝则必遭谗：”一个知识分子、读书人，不管你好与坏，贤人或者愚人，只要你进朝来，大家就妒嫉。等于现在青年同学，刚刚大学毕业进入公司，你一个新的小职员进来，老的同事一定“斜眸而视之”，眼睛斜着看人一看，总要整你两下的，虽然不整你呀，也要看看你，称称你的份量。“女无论美丑，入宫则必遭嫉。”女性不论漂亮不漂亮，只要到了皇帝面前，皇帝一宠幸她，其它宫女就妒嫉了：这要命了，给她抢走了。

古今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。宋朝历史上有个宰相叫吕蒙正，他没有得志的时候，两夫妻穷得一塌糊涂。过年祭灶神，所谓一柱清香一缕烟，什么什么送灶神上西天就是他作的，他说现在的文章不值钱，所以菩萨上天你尽管上天，我也只有点一柱香来送送你，因为没有钱来拜你。那个时候他自己去砍柴谋生，带点便当带个斗笠，碰上下雨就接点雨水泡便当吃。后来当了宰相，有一次下雨出门，謎的参谋雨伞没打好，雨滴到手上，手就贵了，他就骂参谋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回到家都还在发脾气。夫人就说：相公啊，想当年你在山上砍柴的时候，雨水泡便当吃，

手都不会青，怎么现在一点雨就滴青了？夫人一讲，吕蒙正傻了：啊！人不能富贵，富贵会堕落，自己已经堕落了。吕蒙正当宰相第一天上朝，宰相是皇帝之下第一人了，所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文官武将排成两排站好了，他最后再走进来，旁边有人骂："什么穷小子，倒当起宰相来了。"吕蒙正听到了也不管，一直朝前走过去，后面跟着的人听到了，对他说："谁讲的？看看。""不回头看。"开会下来那个人就问："人家骂你，你怎么叫我不要回头看？""第一次上朝嘛，人家总是有点不高兴，骂一句也是有的。我们修养没有那么高，你回头一看知道是什么人骂的呀，心里就忌恨了，将来在一起做事就不好办了。所以是什么人骂的，就不要管了。"这就是道德的修养，年青人要记住。所以吕蒙正在宋朝始终做太平宰相，国家的事治理得好好的。

所以说，一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不要说是做官，你到公司做一个小职员，老职员都还要看看你的，"必将乘人而关其捷，"跟你斗一斗，看看你敏捷不敏捷，灵光不灵光。

　　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

孔子说颜回你一到建国呀，卫灵公左右的人一定找机会跟你斗一下。"而目将荧之，"每个人看到新来的，那个眼睛怎么样呢？瞄他一下，看别人过去了，眼睛一眨一眨的表示怪相，'哼'的一声，"而色将平之，"色就是态度，表面上的样子还很好看，"啊，老兄好，请坐嘛。"心里头两样，眼睛也两样。表面上对你讲得很好听，转过来就讲："老王啊，你看那家伙怎么怎么……"一定是"口将荧之"。"容将形之，"然后下来以后，大家就批评开了，今天一个新签到的，这个家伙楞头楞脑的，不知道他耍什么宝。"心且成之，"心里面成见就来了。这里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，真是写得透顶了，连细节都描写出来了。处在人世间这个社会环境里，经庄子这么一描写啊，皮都剥掉了，这些内容好难看啊，这就是人情。

　　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！

所以你到了卫灵公面前结果是什么呢？孔子好象有神通似的早已经看到了，等于以火去救火，火越烧越大，用水去救水，水越流得厉害。拿现代话来说，颜回你太多事了。孔子说我告诉你，上面形容的大家对你"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"，眼睛斜看看你，表面上的颜色好象还客氧，"口将荧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"，嘴里评论你，心里产生成见，最后形成一个很不好的书面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好处。这样顺着发展下去，你的前途有限，后患无穷。如果你不信我这个老师的好话，你必定死于暴虐的皇帝面前。"暴"不是暴露，是暴虐的意思。

我们要知道，孔孟儒家的话等于是幕前的。譬如今天我们开会，或者结婚的礼堂，戏剧的前台，幕前一定是弄得好好的，要庄严肃穆，这是儒家。道家不是这样，道家专门拉开幕后给你看，幕后一拉开不能看啊，什么垃圾啦，杂物啦都在里面，所以道家老庄的话就等于幕后。那么道家讲的道理对不对呢？也全对。幕前幕后我们都要懂，如果不懂的话，学道家会学坏了。懂了幕后，才知道站在幕前应该怎么站。所以儒道两家一定要透彻了，才懂得人生。

　　活不长的忠臣

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

孔子说历史的经验。夏朝的忠臣关龙逢，因为遇到了桀这个暴君，被杀了；纣杀了王子比干，王子比干还是纣的叔父呢。这两个人在我们历史上称为大忠臣，为什么忠臣都保不住命呢？因为"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。"他们自己本身道德好得很，对于部下都很爱护，对老百姓也好，但是，对下面好，就违反了上面的意见，所以这一条命就送掉了。可以说，这都是不通，只晓得做好这一面，另一面没有处理好。所以，夏桀王和商纣王"因其修而挤之"，你认为你自己讲究道德，我就拿道德杀掉你。中国的古代历史上这类事很多，皇帝发了脾气："你想当忠臣呀，好！我就成全你了。"就这样杀掉你。这些忠臣被杀的原因，就是"好名者也"。愿意因道德而死，在历史上留一个名。古代很多忠臣都是这个思想，死了不要紧，我要对历史负责，在历史上留个名。"好名"这个"名"，不一定完全是名誉的名，是认为我这样就是正的，你那样是错的，为观念而死。"好名者也"不是真的道德，还是不懂人生，不懂这个人世间。

譬如纣杀王子比干，历史上记载纣的武功之高，那不得了，九条牛一手就可以挡开，他又聪明，文也好武也好，作对都懂。你要晓得，凡是坏皇帝坏领袖，第一流的坏人，不论中国外国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。聪明过度而又没有道德的修养，就变成了坏人。世界上的人是很怪的，聪明人跟滑头人是两隔壁，老实人跟笨人也是两隔壁，像从前的榻榻米只隔一层纸。所以既老实又不笨，既聪明又不滑头，那就是圣人。王子比干是忠臣，给纣讲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，纣听得很烦，就说："叔父啊，你这样子好象是圣人。我听说普通人的心只有七个窍，圣人多一个窍，你既然是圣人，那就把你的心拿出来让我看看。"据说有道德的人的心窝子有一个洞，因为特别聪明所以多一个窍。就这样把王子比干的心挖出来给杀死了。

昔者，尧攻丛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。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

上面讲了历史上的两位大忠臣，这里讲到历史上的两位皇帝"尧"和"禹"。孔子告诉颜回，这两位贤仁的皇帝也用过兵，换句话说也打过别人，侵略过弱小的民族。战争一发动了有什么坏处呢？国家打穷了，老百姓死了很多。国家的战争连绵不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要打到天下一统这么一铝个观念。这都是为观念所蒙蔽，为思想所蒙蔽。历史的经验你难道不懂吗？

你没有听过吗？“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”天地间的道理，是非善恶的观念就是“名实”，“名”就是名理，逻辑的意思；“实”就是实际成果。历史上的圣人明君，都不能完全做到道德的标准，何况颜回你呢！

端而虚 勉而一

孔子一大顿训话，大概把颜回训得昏头昏脑的，不过孔子很会做老师，训了以后还要安抚一下：

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。

上面孔子都是讲人生作人的道理，现在孔子告诉颜回：你既然有勇气去拯救人家，你一定觉得自已有所成就了，那么把你的成就报告给我听听看。

颜回曰：“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”

颜回讲自己的修养：“端”，形体一天到晚很端正，打坐已经得了定了。

“虚”，心里没有思想，空空洞洞的，达到空的境界；“勉而一，”只有正念永无存在，专一。由开始心里乱七八糟思想，然后慢慢勉强把它空掉以后就专一，只有正念存在。其实，诸位学佛的只有“阿弥陀佛”这一念；信上帝的只有“主啊，上帝啊，你保佑我”这一念，就是“勉而一”。颜回修定的功夫已经到了这六个字的程度，了不起哦，很高了。颜回说，我凭这个修养去感化人，总行吧？颜回被孔子骂了一顿，心里并没有太服气，我这个成就已经不错了嘛，老师还不放心，不让我出门。

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，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！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讵可乎！”

孔子叹口气说：这怎么行啊！凭你这一点修养还不行。注意哦，这里完全是讲内在修养、打坐修道的功夫。颜回修养达到了“端而虚，勉而一”，四肢身心都端端正正，换句话讲，气都充满了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，心里只有一个正念存在，这个正念是无念，空的。孔子说这是“夫以阳为充孔扬”，用阴阳来代表，这是阳极的境界，所以身上的气机气脉都亢起了，都在流通了。人的正念不能柔和下来，没有亡形亡心，阳刚之气不能转为阴柔，身体没有柔化，“孔扬”，充实更充实，越来越大，太阳刚了，过刚则折。这不是道，这个境界是一步过程。所以外面的气色神采，一下好一下坏，还没有定。只有阳刚没有阴阳和合，没有达到中和的境界。孔子说，你达到了“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”这个境界，还不是修道的究竟，没有到达最高处。你这个境界看起来，好像比一般人有道，一脸的正气，拿我们现在的话讲：唉哟！打坐的人红光满面呐。实际上是血压高了，再厉害一点就脑充血了，最后没有病就死了。红光满面不一定是道哦，那就是“以阳为充孔扬”，太阳刚了，所以“采色不定”。但是和一般人比起来，你是有一点了不起，还可以打一分二分的健康。孔子说，你凭这一点修养，这一点本事，好像有了感通了，以为有道了，想去追求和人家心念上感通，想和人家心心相印，不行啊！你的功夫只是初步的修养，拿后世来比方，这是渐修的功夫，而非禅宗的顿悟，你这样渐修的小功小夫的小道德，想去感化别人，那怎么行啊？而且渐修的功夫你都没有完成，何况顿悟的大道呢？

注意哟，达到颜回这一步修养的人，不管学瑜珈，学道，学佛的都很多，都在那里“采色不定”，闭眉闭眼，煞有介事，做起一副很有道的样子，然后都要去教化人。这一套就是孔子所写的颜回走的路线。所以孔子说，你到这个程度固执而不变化，固执这个就是道，永远不会进步了。这还是外道，外表上看起来像是有道之士，内在并不对头。你凭这一点本事，也想出去为帝王之师啊？不行的。

内直外曲 成而上比

颜回被孔子当场一骂，有点领悟了：

“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

那么我修道的功夫，修到不表现出来的程度，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，这就中儒家所讲的“外圆内方”，外面圆融一点，和人家接触和蔼一点，里头还是修我的道。慢慢地彼此向形而上道走，这样总可以吧。颜回提出三个要点：“内直”，里面修道，直心是道场；“外曲”，外面圆滑一点；“成而上比”，彼此慢慢升华。

其实颜回进步很大哟，下面孔子又批驳他。孔子引导颜回进步，他就是庄子引导后人在修道上进步。

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

孔子说：“内直”是对，脑子里面一天到晚空空洞洞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这是初步的功夫。儒家所讲的“清明在躬”，永远是清明；拿佛家来讲，心里是空的，清清静静，这就是“内直”。学佛第一步，直心是道场，这才叫修道。“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”这样才可以天人合一。“与天为徒者，”效法天了，就是老子说的“人法地，地法天”，那么，看人世间一切平等。古代的皇帝叫天子，把皇帝和普通老百姓都看成平等，富贵贫贱都不相干，只晓得你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人都是天下的人。既然达到了人境界的平等，那内在的修养已经到万缘都空了，等于佛家说“人无我”的境界。孔子接着说：“而独以己言薪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”那么，你心里既然常常是空的，又何必要人相信你的意见，听你的话呢？你是要求人家认为你对，还是要求人家认为你不对呢？对与不对两边，都是落偏见了嘛，既然有了偏

见，你内在修养就已经不“空”了嘛！就已经不“直”了嘛！

孔子是真正的因明逻辑大师，他两边一论辩，颜回这个境界的缺点就暴露了。常常看到青年同学刚刚得了一点清静境界，虽然在老师面前不敢多讲，

但我看那个“采色不定”，“洋洋然如有所得”的样子，当着我的面装出那个老实相，一背人的时候，他很想出去教化人家，想把这点空传给人家，就是这个错误。你既然还有个东西要传给人家的话，已经不空了，不空了那已经不对了嘛。注意啊！“若有所得者，不改作此想。”现在不是我说的，是庄子说的。

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高明人的眼睛一看，只不过是不懂事的小孩而已。犹如禅宗祖师骂的“得少为足”，得了一点点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等于穷人一得宝就发疯了，中了一张奖券就进了精神病院，也就是这种味道。“是之谓与天为徒。”就是现代话转了弯地骂人：老弟啊，你也太天真了一点。天真是好听的了，天真的贬意就是幼稚了。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说人家幼稚：唉呀，你好天真！人家还听得很高兴。所以转弯骂人的艺术有时是很好的。这是孔子批评颜回天真的一面。

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

怎么叫“外曲”呢？自己有高度的修养，可是只好外面将就一点，“外曲”也就是“与人之为徒”，和一般人一样，“擎跽”就是皇帝上朝，见到人行礼鞠躬，“曲拳”就是学佛的人，见到人两手合掌，学印度人的礼貌。因为人间世的这个礼貌，大家都是这样，不能不做。你到一个地方，人家都是讲这种礼貌，你不照着做就错了，就有毛病给人家挑剔。有句俗话：“上了哪个坡，就要唱哪个歌。”到哪个环境就要跟着哪个环境学，你到美国去，只好见到人就拉手，有些地方以吐舌头为礼貌，你就只好像吊死鬼一样，把舌头吐得长长的，虽然心里不愿意，那个环境是这种礼貌，你就要照这个规矩。“是之谓与人为徒。”拿现在的观念讲，“与人为徒”就是社会上一般人走的路子。

《人间世》这一篇到目前为止，是讲颜回要出来为王者师，所谓王者师，就是历史上诸葛亮或者是姜太公这一类人物，要改变人主，改变领导人的思想作风，引发了孔子对颜回的一番教训，孔子的教训还没有完：

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讁之实也，

这是孔子答复颜回上面提出的第三点问题。怎么叫“成而上比”呢？彼此使人升华。“与古为徒。”专门效法古道而行。譬如说我们听到提倡中国文化的口号，我常常讲中国文化是什么？是青菜炒萝卜呢？还是故宫博物院的画呢？还是孔子？都讲中国文化，讲的人莫名其妙，这等于是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讲的“吹万不同”，风吹到洞穴里呜呜地叫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中国文化是否鼻子斜眼睛的呢？还是正鼻子正眼睛的呢？大家谁能够下一个定义？我看非常难下。

我们看通史上有很多人“成而上比”，拿许多现成的事实批评很难，所以要看历史上的奏议、谏书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先岔过来啊，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，不是口头说教似地拿一点孔孟之学，就代表了中国文化，这个问题差别很大。尤其我们想了解中国的历史，《二十五听》都念完了，还是不行的，没有懂中国历史，还必须要看历史的反面文章才行，历史的反面文章不是正史上所能看到的。反面文章看哪里？就看历朝的奏议、谏书，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。这些奏议、谏书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，像十九世纪初、中期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那种足以对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社论。历代名臣一些严重的奏议谏书，就是和皇帝持反对意见。今天一边写报告，一边写遗嘱，把棺材买好，第二天奏议一上去，算不定就要杀头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，为了国家，为了老百姓，为了对历听有一个交待，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，用生命换取千秋，对天下国家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这是中国文化史一个知识分子的教养，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尤其明朝以来，读书人受宋朝理学的影响，到了国破家亡、社会变乱的时候，以生命换取千秋的特别多，我经常看明朝的历史，但有意思的是，明朝自从朱和尚朱元璋当皇帝之后，他的子孙没有一个够得上当皇帝，现在想想，那些皇帝只配到酒店里当酒保，跑跑路可以，不要说当皇帝，当老板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是在明朝，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天下，为了历史，他们的奏议谏书，乃至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其忠贞之气特别多。所以明朝两百七十年间的历史，准确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生命的认识，对生命贡献的精神。

现在回到庄子本文：“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，”古人上奏议，对一件既成的事实，要讨论它的时候，怎么写呢？现在年青同学写社论，写批评的文章也要注意，“成而上比者”，引古证今，把过去的历史事实，拿来作比喻和说明。所以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教训颜回，你假如出去当王者之师，说话“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，”这样好不好呢？这种作法乃人臣之道。这里又要岔进来了，在中国文化中有三道，君道、臣道、师道。中国的孔子，印度的释迦牟尼佛，西方的耶稣，走的都是师道的路线；尧舜禹汤这些人，走的是君道的路线；历代名臣走的是臣道的路线。这三道是中国文化教育人成就的目标。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，等于你现在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当一个公司的大老板，如何领导人，如何包容人，如何能好人坏人一起用，有本事没本事都使他们动起来，这是君道的修养。臣道包括了领导的艺术，不过，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。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。孔子告诉颜回，你走的是臣道的路线，你引古证今，“其言虽教，”这个“教”读效，意思是效果，你所建议的道理虽然发生效果，可是行不行呢？不行

，“谪之实也。”你对于帝王，还是有讽刺，责备的意味，他还是受不了。
　　唐太宗和魏征

近几十年，台湾很多人喜欢看《贞观政要》，大家看这本书津津有味，很有兴趣，可大家忘了，看这本书是要学会怎样去做皇帝，怎么样去做领袖呀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中，唐太宗对于大臣的意见，不论正面反面都言听计从，显出唐太宗的伟大。大臣魏征，以纠正皇帝的错误而闻名，以唐太宗的英明有时候也受不了。据记载，唐太宗喜欢养鸟玩，一个大英雄到了天下无事的时候，精神没有寄托，玩玩鸟，等于我们老百姓养白鸽玩玩，这也没什么。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，魏征来了，唐太宗晓得魏征看见了一定要讲，当皇帝怎么能跟小孩子一样玩这一套？就把鸟往怀里一塞，魏征已经看到了，他也不讲，本来有事几句话就可以报告完，可他偏找些

国家大事来给皇帝讲半天。等魏征走了，唐太宗拿出怀里心爱的小鸟一看，早已魂归奈何天了。唐太宗那个气啊，回到后宫大发雷霆说：“我非得把这个田舍翁（乡巴佬，指魏征）杀了不可。”独孤皇后就问：“皇帝今天又受了哪一个大臣的气啊？”“还有谁啊，就是那个魏征。”皇后一听，不说话了，立即换了大礼服向唐太宗行礼道贺，唐太宗说有什么可贺的？皇后说，唐朝有魏征这样的好大臣，又有你这样的好皇帝，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好现象，国家的兴盛是可期的，这还不可贺吗？几句好听的话一说，于是唐太宗息怒不谈了。以唐太宗这样气量宽宏的人，对魏征的意见，样样接受，尤其这一次，唐太宗还气得要杀他，若不是唐太宗的皇后暗中救魏征一把，这个老头儿的头也是要保不住的啊！后来魏征死了，唐太宗还是借个题目把他的墓碑给推倒了。一直到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后，才又想起魏征若在，必不会有此失。因此又树立起他的墓碑。作一个领袖，能够真正容人之量，除非是得道的人，达到了“空”的境界，不“空”做不到。所以孔子告诉颜回，你向皇帝引古喻今，虽然起到了效果，但他心里面还是感到你在讽刺他。
　　江水东流去不回
　　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”

颜回说：我拿历史的经验来说明现在的事实。不是我的意见，是古人的意见我取来用而已。历史上很多大臣讲话很有技巧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如果我像这样，虽然讲话直一点，但不能算毛病吧。那么以这种办法来为人臣之道，可不可以？

有些人提倡中国文化，讲复古，“与古为徒”，教化理论上对，但是这个话有毛病。历史永远向前延伸，时代不同，古人有的我们今天不一定做得到，而今天我们有的不是古人所有的。孔孟思想不是那么复古的哟，大家一提到了孔孟思想好象就是复古，这是读书没有读通嘛，你翻开孔子的孙子子思着的《中庸》看看，《中庸》上说：“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”生在今世作现代人，你硬要复古走古人的道路，“如此者，灾及其身也。”不是疯子也要被送进神经病院，是要出毛病的，有灾难的。孔子在《易经》中说：“时哉，时哉，于是协行。”要把握时代，跟着时代走呀。庄子也说：“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”历史不是回头的，“江水东流去不回”，像我们走路一样，前面这一步不是后面这一步，不同的。所以，“是之谓与古为徒，若是则可乎？”这是要不得的。

仲尼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太多政法而不谍。虽固，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犹师心者也。”

“恶！恶可！”第一个“恶”是形声字，相当于叹气“哎！”“恶可”就是俗语“那里可以呀！”你这样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。

孔子在教颜回如何做人臣之道，如何行师道。为政之道，也就是我们工商业时代，领导一个公司，做一个事业，办法不能太多，事情要简化。老子也讲过：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”，规章越多，法律越严密，人犯法的机会越多，漏洞越大，处理法律之间，没有办法周详，这就是“太多政法而不谍”。“谍”不是间谍的意思，而是表示语言没有办法解释得那么周详。“虽固亦无罪。”虽然说我依法办事没有什么错。我们看到，有的大学生毕业当公务人员，办事的确很认真，他拼命根据法令条规来办事，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，就是“虽固亦无罪”。我本身硼会犯法．，办错了事，“咦，我当时按第几条第几款办的呀。”但是没有尽心为天下为国家，只做到自己没有犯罪，不是尽忠于国家。虽然如此，充其量当一个混饭吃的公务人员而已。拿教化来讲，这不是大政治家教化天下之民的行为，违反了教化天下的原则。一个大政治家就是师道中的大教育家，其教化的作用，影响一个时代，影响一代的历史。“犹师心者也。”什么叫“师心”呢？就是自己主观认为自己很高明，什么人的意见都不听。后世文学上用的“师心自用”这个成语，有的同学写成公私的私，那是另一个意思了，也可以用，但成语则是“师”，就是对自己心里的思想主观上认为很高明。
　　颜回本来想出去教化卫灵公，结果被老师骂得一无是处。
　　颜回曰：“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”

颜回说：完了，我跟老师学的满肚子学问，被这么一批驳都没有用，再进一步我就不懂了，请指示一个方向。
　　孔子下面从外用之学讲到内养之学，由外王之道讲到内圣修养。
　　仲尼曰：“斋，吾将语若。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皞（音hào）天不宜。”

孔子说：“斋！”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斋，吃斋吃素。古代的礼貌，斋戒沐浴，要洗个澡换了衣服，外表上干干净净，衣服还要用香熏一下，包括了吃素。孔子说你要进一步学呀，先去“斋

”，先清了心，然后我告诉你。你现在一叫我教，我就教你吗？等于有人问佛法，匆匆忙忙地赶来，“老师啊，我要问你问题。”“我没有空。”“老师那不行啊，我只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要走啊。”或者，“我南部来的。”“我美国来的。”“下午两点飞机要走啊。”好象我欠他似的。现在这种人很多，很讨厌，我们也习惯了，要是年青的时候，眼睛一闭，早就理都不理了：“你走你的，和我有什么相干？”所以，

“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”以有为的心来求道，以功利思想功利主义来求道，那么容易呀？

“易之者，皞天不宜。”

“皞天”就是上天。太容易传给你道呀，上天是不许可的，是违反天道，违反自然的规律的。

心 斋

颜回曰：“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。如此则可以为斋乎？”

颜回跟我们的观念一样，一听就说：“老师呀，我家里穷得不得了，不饮酒不吃荤已经几个月了。我这样不是天天吃斋吗？”孔子自己也有这个经验，“三月而不知肉味”。要知道，不吃荤不代表不吃肉哟，那是两回事。荤是指五荤，又叫五辛，葱、大蒜、大葱、韭菜、辣椒。佛家五荤都戒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类东西吃下去，刺激荷尔蒙的生长，尤其刺激性荷尔蒙的兴奋，对修持很有妨碍。中国古礼和印度古代文化一样，不吃荤是指这五种东西刺激太大，并不是讲不吃肉。不过如果真持斋，当然包括了不杀生不吃肉。你们在座学佛的注意啊，真正的持斋是怎么样，现在孔子有个道理：

曰：“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”

孔子说你这样怎么算持斋呢？这是宗教的形式，拜一拜用，外部摆样子的，好象已经斋戒沐浴了，这是假的。真正的持斋，叫“心斋”。这个要注意了，学佛的人到戒定慧三学成就，不过是“心斋”而已。今天我们站在庄子的立场上，就等于当庄子的律师一样替他辩护，把佛学儒家一概辩下去了，他们是被告，原告是庄子。庄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说的“心斋”，就是佛家的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乃至于修到九次第定，证得菩提，不过是“心斋”成就而已。

回曰：“敢问心斋。”仲尼曰：“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；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

颜回问：什么叫“心斋”呢？孔子说：“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，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”这个方法等于是止观法门，等于密宗黄教宗喀巴大师所提倡的，走的奢摩他、毗婆舍那止观的路线，也就是中国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师提倡的小止观六妙门。研究一下就很奇怪了，庄子那个时候，佛教绝对没有传入中国，但他们修行都是同一个法门，这就是《列子》上面提到的：“西方有圣人出焉，东方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”

庄子借孔子的嘴传止观的法门：“若一志，”“若”就是你，你如果心念专一起来，不要乱。“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，”不要用耳朵来听声音，而用“心”来听。如果借用佛法来做比较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代表观世音菩萨的观音法门：“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”耳朵习惯于听外界的声音，不用耳朵来听，把它回转来，“返闻闻自性”，听自己内在的心声，内在的心声不一定是心脏血液流行之声啊。你要晓得，我们静下来，譬如打坐的人，你以为是在打坐呀，庄子下面都说了，那是心里面在讲话，在开讨论会，“不晓得这样对了没有？”“嗯，刚才很像，可惜了，动了念头。”“不动念头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已经成佛了。”心里头都在讲话，所以要回转来，“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”。那么“心”怎么静得下来呢？“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”这个“气”就是后世说的息，修止观的数息。息是什么？实际上我们一呼一吸之间，有很短的一段是不呼不吸的，这个之间很难把握住，这个叫息。庄子没有用息这个名词。

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。”

“听止于耳，”耳朵不起作用了，听觉停止了，和外界脱离了关系，所以叫他也不听了，入定去了。不像我们一般人，耳朵都向外面听声音。“心止于符，”心里面什么念头也不动，自然和“道”符合了。用中国古有的名词，叫与“天心”符合了。“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”这个时候，呼吸之气是空灵的，等于没有呼吸了，身心内外一片虚灵。“虚”是内心虚灵。什么叫“待物者”呢？跟外面物理世界还是相对有待的。换句话说，昨天我们上了唯识课就知道，这个时候意识上的清静，看起来好象空了，这是你意识上偏于空了，外面还是没有空呀。你空了我不空，我还站在你的前面，太阳照样从东边升起来，西边落下去。都还没有空呀。所以，虽然身心内外一片虚灵，还是跟外面物理世界相待的。但是，第一步的修养，先达到内心的虚灵也就对了。“唯道集虚。”注意，这个“集”字务必要圈起来。“集”就是累积，你把内心虚灵的境界，练习越久了，累积越久了，那么达到形而上的道也就快了。“虚者，”内心虚灵，你能够做到内心意识不动，心灵很凝定，耳根不向外听了，完全是返之内在了，“心斋也。”这个才是内心真正的持斋了。

我们许多学佛的人受了“八关斋”戒，

“八关斋”的“斋”就是内心虚灵，达到内心虚灵叫“八关斋”的成就，这个样子才叫真正的持斋。不是说过午不食就是持斋了，完全不是。为什么“八关斋”是过午不食呢？过午不食使人身体的气息容易虚灵，容易达到“心斋”的境界。所以庄子借用孔子的嘴所讲的这一段，不论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密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，随便那一样，你融会贯通了，一通而百通，同一个道理不同的表示而已。你到了“心斋”这个境界，初步的闭关可以了，不到这个境界不能闭关的啊，闭关会发疯的。

孔子这一段讲了“心斋”的道理，内圣修养的第一步传了颜回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孔子传给颜回“内圣之道”这一段，为什么不放在第一篇《逍遥游》里面，也不放在《齐物论》和《养

生主》，偏要放在内七篇的第四篇《人间世》里面，什么理由？很多同学想学禅宗参话头，这就是禅宗，这就是个话头。青年同学参话头，喜欢打妄想用心思，参话头就是要你打妄想用心思。你不妨在这里用一下，去研究一下是为啥？我们出个题目放在这里。

波飞太液心无住

颜回曰："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"

颜回听了孔子传的方法，一定回去打坐做功夫了，不过文章没有记载。颜回向孔子报告：老师教我的这个方法，我开始上坐时"未始得使"，很不习惯啊，那个呼吸和心合不拢来啊，耳朵叫它不听它偏要听，尤其流行音乐一响起来，我打坐不想听，可心已经跳舞去了，肩膀都摇起来了，那时候还没有入道，我还是我。慢慢我上了路，心和气合一了，那时候心也没有，呼吸也没有，忘掉我自己了，这是不是达到空的境界了？

夫子曰："尽矣！吾语若：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。

孔子一听颜回的报告说：你已经进门了，功夫达到无我的境界，但也只是进门而已，但是还没有到家，内心的感应还会有。虽然你很空灵，有个人逗逗你还会动念，这个清静，这个空是靠不住的。你们诸位学佛、学道、学密的各路英雄、各路神仙，我想你们大家平常打坐，瞎猫撞着死老鼠的时候，这种小小境界偶然都经历过，但是不能永恒，有时候碰到了就有，两腿一放就没有了。这是修腿不是修道。它来撞你你就有，你要找它就达不到这个境界，比男女爱情上的追求还痛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身体健康时有这个境界，一生病就靠不住了，只晓得痛苦，心里就不晓得空灵了。所以不行啊，这叫做"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"，还是受外面这些名和物所牵引。"入游其樊"，进了这个樊篱。这个"名"代表外面的事理。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的外物，还能够牵引动你。

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

外境界一来的话，引用佛学唯识学上的一句话："境风吹识浪"，外境界的风一来，你的心波就动摇了。我们常常提到袁世凯儿子袁克文的诗："波飞太液心无住，云起魔崖梦欲腾。"袁克文也是学佛的，他讲人的心念是"波飞太液心无住"，华池太液，是道家所说的神仙境界中的清凉池水。修炼家们，又别名它为华池神水，服之可以祛病延年，长生不老。袁克文却用它来比一个人的清静心脑中，忽然动了贪心不足的大妄想，犹如华池神水，鼎沸波扬，使平静的心田永不安稳了。"波飞"就是"境风吹识浪"，外境界一来，把心里面的波浪吹起来就不能停止了。那妄念一来是"云起魔崖"，妄念本身就是魔，"梦欲腾"，那个梦啊，自己好象要飞起来了，自己都控制不住了。这两句诗是讲袁世凯想当皇帝是不对的。据说袁世凯一看儿子的诗气死了，大骂许地山一帮人教坏了儿子。"波飞太液心无住，云起魔崖梦欲腾。"同学们应背住这两句诗，这是无上上咒，心里动念的时候，把这两句诗念念，大概可以降魔的。所以"无感其名"也就是这个道理，外界"境风"一吹，心中的定境，清静境界没有了。

"入则鸣，"外境界一进来，心就引起共鸣了。佛经上讲，头陀行第一的迦叶尊者，禅宗的第一祖师，他入灭尽定的时候，天人奏音乐，习气深处贪爱音乐的根本发起了，他一边闭眼盘腿打坐，一边不自觉地打拍子，摇了起来，坐在那里跳舞。我们同学中有许多打坐气脉动了摇啊，算不定也是音乐听惯了在点头。迦叶尊者多生累积爱好音乐的习气没有改，这个习气是带入业力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的，灭掉很难。所以《维摩经》有天女散花的描述，天女把花撒下来，落在大阿罗汉身上就沾住了，落在大菩萨身上，粘不往就掉下来了。维摩居士说，一切大阿罗汉，八十八结使断了，但余习未断，剩余那个根根的一点习惯还没有断。虽然见色而不爱色，此习气的根没有拔，平常守斋硬是绷起来不敢动，目不斜视，好象已经空到家了，实际上那个习气的根一爆发不得了，所以天花到身上都沾住了。到了大菩萨的身上那天花自然就掉下去了，因为习气已经断了。

外境界一来就引起共鸣，

"不入则止。"你在山顶上，外境清静，不要说看不见人，也看不见鬼嘛，你觉得我现在好空啊！然后看世界上的人，这些众生多愚痴啊，忙忙碌碌地，像我这样多清静啊！这是自欺欺人的空话，稍一引诱，你下山以后比普通人还坏。

为而不为

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。

内证的功夫修养要做到什么？"无门无毒"。真正得道的人，没有一个法门，什么练气啊，看光啊，观想啊等方法都不需要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《楞伽经》上说到，佛法最高处是"无门为法门"。"无门"等于佛学讲的"六根大定"，眼耳口鼻舌身都没有了。"无毒"，这个"毒"是古代借用的字，同"治"，也不需要用一个方法来对治妄想，对治烦恼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房子的空壳子一样，而生命借住在这个空壳子里游戏，"不得已"，活得如此而已。能够到这个样子啊，修养功夫差不多了，但这还不是到家哦。庄子在这里借用孔子的嘴说的话，当然是不是孔子的话不知道，至少在别的书上没有，庄子记载下来。下面孔子再进一步讲内证的修养：

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

我们走路，走过的地面一定有脚印，有踪迹的。作小偷的，为了不露指印可以戴手套，为了化验不出脚印可以穿袜子，乃至功夫最高强可以像武侠小说一样，飞行绝迹，踏雪无痕，走路在地下没有痕迹，这当然很困难，也可以练得到，所以"绝迹易"。两脚不踏着地在空中飞就很困难了，总是要有一个"行地"，等于总要在地上走。就是达到在空中飞还是在"行"啊，《逍遥游》上列子"御风而行"，庄子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他还是要腾空驾云在空中飞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有最快速的飞机，假如坐宇宙飞船四个钟头可以环游世界一周，纵然了不起，还是

要进入宇宙飞船才能飞。可你坐在这里，一念之间可以环游十方世界，那不是更高明？所以，我们处世作人做到不着痕迹，就是佛家说的不着相，不着相还容易，做到了不着相还不是最高明，“无行地难”，你还是在做，要完全做而不做，这就很难。出来到社会上，或者做生意也好，卖菜也好，开垃圾车好，当皇帝也好，你出家也好，出家也是外用之一哦，不管怎么样做来，就是这七个字：“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”

上面我们出了一个问题，现在庄子已经自己答复了。一个人要想大道的成功，必须在人间世里去修道，不入世的磨练不行。出世是小乘法，入世磨练修出的道才能称得上大乘道。大乘道修成功了还不是最高，也不过是“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”所以禅宗认为，成佛容易，成魔就很难了。当然并不是魔最高，真的叫你变成魔，要佛魔两边都不住，有时候只是偶尔玩玩。

自欺欺人 被人欺

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

我们出来做事，假如做大臣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也是“为人使”，听人家指挥，听命办事，“易以伪”，还容易做假，还容易有办法推得掉，还可以用手段。明朝末年有一个读书人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他讲人生的境界，那真是说绝了：“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活了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不是自欺，就是欺人，再不然被别人欺。”你看世界上的人，能不能逃出这三件事，逃出了这三件事就跳出了三界外。你说我在山上隐居打坐，只要有青菜萝卜有吃的，什么都不求，你以为对了？正在那里自欺；或者像我们一样坐在台上，又讲《庄子》又讲佛法，算不定就在欺人；再不然啦，上面两样都不干，自己规规矩矩拿薪水吃饭，是被别人欺。换句话说，“为人使易以伪”就是自欺，欺人，被别人欺。

“为天使难以伪。”可是为天为道啊，没有办法做假。修道的人，自己对自己负责，不能自欺，也不能欺人，更不可以被人欺，即使是圣贤教主的话，也不能轻易附言，没有求证到的，还要求证一番，究竟他是说对了还是没有说对？就像宋儒说的话：“六经皆我巨注”，就是四书五经都是我的注解。一个真正学佛的人，三藏十二部，什么显宗密宗，不过是给我做注解而已。必须要自己求证到是真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还是被人欺。

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

孔子做个比喻：“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”你应该听到过，有翅膀的东西会飞，你总从来没有听到过，不要翅膀而能飞吧。不要翅膀而能飞，这个就是密宗了。我们没有翅膀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不要稀奇噢。我们有一个不要翅膀的，在心里头经常飞。刚才引用袁克文的诗：“云起魔崖梦欲腾”，我们有时候心里的妄念想登天，飞得好厉害啊，这个就是没有翅膀会飞的。所以梦中的富贵，梦中的空花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到了最高处的境界，“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”孔子说：你听到过能够透过知识学问而知道道理，你总从来没有听到过，到达了一切无知才是大智能的成就吧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以无知而知，才是大知。孔子在这里，完全是讲内在修养的功夫。

《庄子》这一段，影响中国文化产生了两个东西。第一是影响了道家的隐士思想。我经常说，中国文化里头，真正发生作用的是道家的隐士人物。三代以来，一直到秦汉唐宋元明清，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这种人物。时代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，他们出来了，但是做完了就走了，隐姓埋名，历史上也看不见。这一类道家的隐士人物，就是受“绝迹易，无行地难”的影响，真正做到了“无行地”。第二是影响了许多近于隐士之间的名士。历代有许多的名士，譬如像宋代陆放翁这些人，还出来做了事，而真正的名士派，有学问有修养，始终不出来。官也不要做，一辈子玩玩，清净一生，这一类人受道家老庄的影响最大。这是中国文化另一面，因为有这一面，才产生了中国民族文化自然超脱的一种特性。我们经常发现社会上很多人，乃至没有职业，没有阶级，像显明法师讲经的时候，有几位老先生来，我非常注意那些人，几十年我始终看到他只穿那么一件衣服，满头白发，怪里怪气，你们觉得怪里怪气，他的眼睛好象没有光彩，就是谁都没有看到，谁也不在他眼里的那个味道。所以我拼命给这些人拍马屁，因为怕他看不起我。（一笑）。中国文化的这一面，这一类的人非常多，这是民族的特性，所以研究我们中华民族很难。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坏的一面，也有很高的一面，有很多人“绝迹易，无行地难”，都做到了。

虚室生白

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

孔子这个老师教颜回啊，已经把全部都传完了。这是大密宗，也是大禅宗。“瞻彼阕者，”看到那个圆满清净的地方。“瞻”，就像我们看东西一样，远远地看到了，“阕”，就是那个圆圈，这是形容云“虚室生白，”“虚室”不一定是讲房间，指内心里头，“生白”，闭上眼睛身体里面一片亮光，都在光明中，所谓自性的光明发现。往往有许多人夜里在房间打坐，电灯也没有开，什么亮光都没有，突然，张开眼睛发光了，房间里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楚，这一类也是“虚室生白”，但是还不究竟，要内在到了自性发光，身体内部五脏六腑每一部份，自己都看得很清楚，等于白骨观修到了家的人。“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”，自性的光明发生，空灵到了极点，这个时候得了四个字：
“吉祥止止。”造就是大止观，大定。为什么用两个止呢？上面一个“止”是动词，修止修定修到这里，已经得止了。第二个“止”是名词，真正得定了。“止止”才是定，还没有谈观。所以修摩诃止观的，学密、学禅、学道的注意，不到达这个境界妄念停止不了。“吉祥”就是大吉大利，而我们后来变成是“皇上吉祥”了。

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

我们大家打坐，内心没有到达“止止”的境界，是坐在那里开运动会，心里头在跑：“唉哟！这个念头糟糕，我怎么又想钞票。”“某人欠我十块钱，哎呀，想起来啦。”我们打坐坐禅，叫庄子来一看：嘿，你们坐在那里，是心里头在开运动会啊，“是之为坐弛”。“坐弛”这个名词是庄子提出来的。

中国文化内圣的道统

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！

我们平时修持修养，眼睛喜欢向外面看，耳朵喜欢向外面听，真正修养做到了，眼睛对外见而不见，看到了跟我不相干，用佛学的话来讲，就是内心意识不起分别；耳朵听到声音，在闹市中车呜呜马啸啸，随便你怎么吵，没有听见。所以佛经上讲，有一天佛在恒河边打坐，一行做生意的商队用车马驮着货品过河，那个车声和马叫的声音很嘈杂，后来佛出定了，一看地下都是乱七八糟的水，就问弟子们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弟子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？刚才很多车马经过。”“噢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佛可不是昏沉，跟昏沉有差别，也不是睡着了，是“耳目内通”，眼睛不向外看，内观；耳朵也不向外听，内通。这是观音法门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说的“返闻闻自性”，用耳根修的“入流亡所”。注意了，你们要是年纪大一点，最好用观音法门慧觉来修持，可以长寿。为什么用耳根听可以长寿？耳根管气，耳通气海，耳根也通肾海。

“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”，到达了“入流亡所”，眼识、耳根回转来，进入法性、自性之法流，“亡所”，忘掉了所听所闻的境界，即庄子所说的“吉祥止止”，这就是“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”。怎么叫“外于心知”？不要起心动念，不用第六意识。而能够知道天上人间，无所不知。拿佛学的道理讲，就是第八阿赖耶转成大圆镜智，照天照地。这个时候，把心能够知道一切，能知之作用，能知之性，能知所知的都空掉了，那个出来的叫“般若”，佛学叫做大智能，大智能能通一切法。到达了这个境界，“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？”鬼神都站在前面听你的命令，而况人世间呢？“舍”，就是停止到这里，站在你的前面。

是万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所纽也，伏戏、几蘧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！”

“是万物之化也，”即《易经·系辞》上所讲的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。这个娑婆世界是有缺陷的，人修道修养到了这个境界，人的生命功能，人的价值到了最高处，宇宙天地的缺陷就可以弥补了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始的道家，包括了儒家道家合一的道统，是尧，舜、禹三代传行的法要。儒家道家所标榜的，上古三代内圣外王的帝王，内圣修养的关键就在这里。“伏戏”，就是伏羲皇帝，我们的老祖宗，画八卦的；“几蘧”，上古的圣人，明王。佛经上说，做治世的转轮圣王，出世法能够变成越世的圣人。他们为什么能够天人合一，于世间法做帝王，就是因为内圣修养到达了“是万物之化也”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这个境界。这样，你就懂了传统文化的道统，内圣的道统。

我们的老祖宗“伏羲”“几蘧”等都得到了这个道统，内圣而外王，其它的历代的名臣名相，有功业留在历史上，为什么他们的成就那么伟大呢？都是因为他们内圣，内在的修养做到了，然后出来外王。佛家讲度人度世，这个度人的意思就是外王。千万不要说：“你皈依了我啦，拿个红包给我，听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又度了一个了。”你小心，“本要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”这是我下山以后到现在，几十年对自己的结论，下山来本要度众生，到现在我感觉到反被众生度了。所以不要随便讲度人。非内圣不能外王。内圣修养必须要做到这一段。

《人间世》第一段故事到此为止。这个故事我们注意，颜回听到卫灵公正当中年，办事专断，轻率地处理政事，轻率地役使百姓，使人民大量死亡，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就想去教育他，使他在政治上变成一代的明君。颜回想去做王者之师，就是相当于后世的诸葛亮穿个八卦袍，拿个鹅毛扇想去煽火去，因此向孔子请假。孔子说你去吧，去了之后你吃饭的家伙就掉了，你这一点点修养怎么行？这就代表了一个人求学问也好，修道也好，犯了孟子所讲的“得少为足，好为人师”的错误，“得少为足”，稍稍得了一点就满足了，“好为人师”，等于我们一样，被人一叫老师马上就倒霉了，被众生度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当人师。这是第一段的道理。下面孔子跟颜回一系列的对话，就讨论假设现在你去，应该怎么讲话怎么办。这是教育我们在人间世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身份，应该是哪一种态度。接着孔子告诉颜回，你出去度人，对世界有所贡献，对社会有所贡献，必须要内圣的修养做到了圣人的境界，然后出来外用才能够起作用。不然的话，只看到现在的人生辉煌，很光明很灿烂。死后呢，五个字：“与草木同腐”。所以我常常告诉青年同学们，历史上多少皇帝，多少宰相，多少状元，你报得出几个来？他们在当时都是了不起，但过后被历史遗忘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德留在人间。这是内圣没有做好，出来外用只能争取一时，不能够争取到千秋。所以事业是分两条路的，这些圣人教主们，修道的人，说真的，也在争哦：争取千秋，不在一时。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“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也，而况诸侯乎！吾甚栗之。子常语诸梁也曰：‘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’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！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”

仲尼曰：“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

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

丘请复以所闻：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‘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’

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泰至则多奇巧；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。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！故法言曰：‘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’迁令劝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！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！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？”

大使难当

《人间世》这一篇，上面讲到颜回欲其入世，为帝王之师，想如何来纠正一个“人主”。“人主”是古代历史上的观念，古代所谓的帝王，一个最高的领导人，普通就叫“人主”，现在所谓讲大老板。孔子告诉颜回，想改进这个老板是不可能的，还不如退而自修。孔子讲入世的难，几乎比出世修道还要难，所以自己要注重自修，这个做功夫的方法，就提出来“心斋”这一段。这是《人间世》的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，“叶公子高将使于齐”，庄子则引用积极入世的人，拿历史的故事说明人生入世的许多道理。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“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也，而况诸侯乎！吾甚栗之。

庄子的笔下又写出了孔子的故事。这一段故事是讲外交官的学问，春秋战国外交官的资料多得很，这是一段孔子教外交的办法，我们将来假如写一本书，就叫“外交官的修养”或“外交官的哲学”。

“叶公子高”是楚庄王玄孙尹成子，名诸梁，字子高。“叶”是地名，在民国是河南的叶县。春秋时是一个诸侯，叶国。叶公子高将到齐国去当大使。大使在中国历史上称为“行人之官”，青年同学注意啊，看到古代历史上说的“行人”，就是现在所谓外交官。我们都晓得中国文化有一句名言，弱国无外交。在一个动乱的时候当大使很难，尤其在古代，在敌我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，互相为仇敌下当大使的人，反正这个头啊，是提在手上玩的。庄子这个时代正是战国时代，这个时候的外交，尤其是代表国家政治的外交官，就是第一线上的战士，随时有危险，有时候去了就不能回来，有时当场就被杀掉了。譬如五代时的冯道，几次当大使，他的诗：“上下一行如骨肉，几人身死掩风沙”，记载跟随大使的办事人员，半路死了，埋在荒沙野地就完了。中国外国都一样，这种事例很多很多。

因此叶公子高就来问孔子，“王使诸梁也甚重。”古人有一个礼貌，名字有一个官名，有一个小名。譬如小名，父母可以叫，朋友是不应该叫。官名，老师，父母可以叫，譬如古代做官，皇帝也可以叫，部下就不好意思叫了。像叶公子高，一般都可以叫，他自己来给孔子讲话，必须要称自己的本名诸梁。他说大王派我去当大使，这个责任太重了。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，苏武牧羊十九年回来后，官职不过为典属国，等于是现在的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，管理附属的国家，还不是外交部长。所以在古代当大使，责任太重了。叶公子高说：我担负了齐国大使这个任命，齐国在当时是一个强国，它对待大使很有礼貌，这还好办，它并不重视代表一个国家的大使，那么我要达到外交的任务，要说动齐王，“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！”“匹夫”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人的意志，你想变动说服它都很难，何况一个国家的领袖。所以啊，我心里头很害怕。

子常语诸梁也曰：‘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懽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’

叶公子高说：老师啊，你平常已经告诉我的话，凡是作人做事，国家大事乃至朋友之间的个人小事，很少有一切事情的成功永远是高兴，是圆满。这就是佛学说的道理：娑婆世界，万事都有缺陷，没有一个是圆满的。孔子也讲“寡不道以欢成”，“寡”，就是很少。“不道”，不合于一个法则，不合于一个什么法则呢？“以欢成”，就是高兴地、圆满地完成任务。一个不平凡的时代，去完成任何一件任务，很少有圆满完成的，都很痛苦地成功。所以人世间作人做事之难。如果担负一个政治上的任务，外交的任务，或是做个公务员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任务达不到，则必有“人道之患”，或者给皇帝杀了，或者给敌人杀了，或者去坐牢，或者是其它祸害出来，或者路上被行刺，比如美国的总统给人打一枪。有时候，国家的大事成功了，你可以说，这下我成功了，在当时非常辉煌，而在历史上是一件很糟的事，“则必有阴阳之患”，受冥冥中之天道，遭遇到很坏的果报。或者说一个任务给你办成功了，就会被社会，被人所妒嫉。所以做人做事，不管你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能不管成功与失败，做到没有后患的，只有最高道德，得道的人才能够做到，普通人不容易做到。这就是人生住世的最高处。

赵宋是第二个南北朝

我们中国人应该懂中国历史。中国历史，尤其是宋朝的历史很有名。研究宋代历史，有个最妙的事情，一个领袖，要么是绝对的军人出身好辨，要么是绝对的文人起来也好办，由军人而变为一个读书人，像赵匡胤两兄弟就难办，从好的方面来讲，天性比较仁厚，雄长的气魄就比较

薄弱。自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以后，因为晓得战争的痛苦，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冒险，所以把燕云十六州在地图上一划，他不管了。宋朝的建国，版图非常狭小，治权所及的地区，实在小得可怜。辽、金、元始终雄踞在北方，西边有夏国，南边有大理国。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三百年。所以严格地讲，至少我不承认宋朝算是一个朝代。如果我们从历史统一大业的观点来说，整个南北宋三百年间的政权，只是与辽、金，乃至西夏等共天下，彼此分庭抗礼，等于东西晋以后第二个南北朝的局面。我们从历史上看到，宋朝在文化的发展上，蛮光辉的，历来的传统历史学者，秉承一贯的正统观念，都以宋朝为主，但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来看，南北宋与辽金元，都是服膺在中国文化的大纛之下，各有千秋，辽金的文治，比起宋朝，并无太大的逊色。这一观点，也许是我对历史的看法不同，但大致不会离谱。尤其希望青年同学们，不要忽略了当时辽金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大系的关系。

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，以及他的子孙，北方都没有统一，而且实在也怕统一，不想统一。所以宋真宗，历史后来给他的谥号叫“真宗”，这个“真”字，是很妙的，他也是搞宗教的。当时全国都想统一，他为了不想打仗，为了使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不提出来这个意见，就拼命提倡宗教来迷醉朝野，认为上天的意志，是要好好修道，不要再打仗。当时最大的顾忌，就怕宰相王旦不同意。开始是试探，结果没有办法沟通。宋真宗有一次请王旦吃饭，吃完了以后说：“我看你那个宰相府上啊，家用也很清廉，有一个小礼物，你带回去。”王旦带回来一看，是黄金。王旦考虑了一夜，实在睡不着。皇帝送红包，就是叫自己不要反对，也只好不说话。后来王旦就宣布，我老了，天命该退休了。

名臣寇准

宋真宗那个时候，跟金国处在战争状态。这段历史是非常有趣的，我们读历史要看清楚。当时最有名的宰相寇准提出来，主张宋真宗到前方御驾亲征，这是非常危险、非常冒险的事情。老实说，宋真宗并不愿意去，好在他还是接受了寇准所坚持的决策。结果宋真宗到了最前线，看见金国精锐的部队，与自己只隔一条黄河，心里很害怕，就派太监去看看宰相寇准在干什么？派去的太监回来禀告皇帝说，寇准在军营里和部下一起打麻将，而且一边打麻将一边喝酒，还在叫“哎呀，红中哦！”他玩得高兴得不得了。宋真宗一听比较安心了，寇准还在玩呢，大概不危险。如果寇准是在那里办公，或者拿着前方的电话正在听，那宋真宗心脏病就要发了。寇准也晓得皇帝有这么一个心理，所以故意装出很轻松的样子。寇准的这一着，我们读历史知道，是很冒险的，那真是宋朝的大忠臣，是真为国家，真为天下。可以说寇准的这个做法，非常严重，如果搞错了，不止一个人杀头，全家都要杀光，而且还要灭九族，因此，“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”。事情达到了成功，“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”。我们看宋朝的历史，寇准在檀渊之役中，军事，外交，政治，一手包办了。檀渊之役是很光荣的一场外交胜利，拿现在的话说，是政治上的大胜利。可是胜利归胜利，两国订的还是和平条约。结果事后，寇准还是始终遭遇宋朝政府一般人的妒嫉。

历史上还有一件有名的故事。宋朝有一位了不起的文人，叫张咏，也是宋朝的名臣，是四川这一带的地方首长。寇准当时在国际上声望之高，不得了，但是事情一成功了就下台了。下台以后，有一次在陕西碰到张咏到中央来做述职报告。寇准就向张咏请教。张咏说：“相公啊，你太谦虚了，何必问我。不过，《汉书》的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。”寇准奇怪了，《汉书》我又不是没有读过，怎么讲这个话？于是马上回来把《霍光传》一读。霍光在汉朝功劳很大，刘家的天下等于是他一手救过来的，结果《汉书》把他一生功劳说完了以后，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，最后对霍光下了一句评语：不学无术。寇准读到最后结论，哈哈大笑，张咏在骂我不学无术。那么这是个什么学呢？讲这些历史的道理，是我们看了“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”这四句。再加上“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”就知道了。所以不管做人做事，成功或者失败，而没有后患的，只有大德的人能做到。

千古名将郭子仪

我们拿历史古人来比，只有唐朝郭子仪一个人做到了。研究郭子仪一生的历史啊，那的确漂亮极了，对人事的处理高明极了，恐怕在《二十五史》里头找不出第二个人。我们历史上讲究一个出将、入相，郭子仪几次当大元帅，后来唐德宗称他尚父，这个尚父，只有周朝周武王称过姜太公，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，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，但非常非常尊重，是对尊长一辈的人，才能称呼的。由唐明皇开始，儿子唐肃宗，孙子唐代宗，乃至曾孙唐德宗，四朝都是郭子仪一手保驾的。有一次在唐代宗的时候，又同唐明皇一样天下大乱，新疆的回教联合西藏的回教造反，快要打到首都长安了，

皇帝又下命令叫郭子仪出来。当时他一支部队都没有，跟在身边的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，一接到诏命，他只好临时凑合出发，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，反正连退伍老弱都加以整编，也只凑了伍千人，去抗拒敌人十万雄兵。他到了前方跟随军的儿子讲，这仗不能打，我一个人去敌营，或许还有点办法。等他骑上马要走时，儿子一把拉往马说，爸爸你绝不能一个人去啊。郭子仪把马鞭一拿，朝儿子拉往马的手“啪”地一抽，去！就是说你滚开，我非一个人去不可。他告诉儿子，五千人打十万雄兵，打也是打败，不打又不行，我去死也只死一个人，如果一打，大家统统都没有了。郭子仪一个人到了前线，向敌人说，郭令公来了。敌人看见这么一个老头子，就问郭令公在哪里？郭子仪就把军帽一拿，又把身上的衣服解开，手上的武器丢下来，敌人一看，果然是令公。然后儿子不放心，带几百人的部队跟过来。郭令公回头把手一挥，你们滚回去。就一个人进敌营去了。进去以后，两个大元帅一拉手，又喝酒又什么的，几句话一讲，还打什么？就不打了。不止一次，多少次危急的时候，靠他化解了。当然，皇帝等天下没事了，又叫他回家。你要知道，朝中的文臣武将，都是郭子仪的部下，可是皇帝怀疑他，要罢免他时，他就马上移交清楚，规规矩矩回家，脸色都不会改一下的。等国家有难，

一接到命令，不顾一切，马上行动。所以屡黜屡起，国家不能不有他。

所以我常常告诉学军事的，学政治的同学们，应该以郭子仪为榜样，他的一个很大的长处：肚量大。乃至在皇帝面前最红的有权位的太监鱼朝恩，用各种花样专门来整他，他都没有记恨，都包容了，最后鱼朝恩没有办法，派人暗地挖了他父亲的坟墓，他明知道是鱼朝恩搞的，也不动声色。这个就很难了，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。结果皇帝为了这件事，特别吊唁慰问，郭子仪却哭着说，我带兵几十年，士兵们在外面破坏别人坟墓的事情，我无法完全照顾得到，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，那是果报，谁挖了，就不要问了。你看，有这样的肚量，量大福大。

史载郭子仪年八十五岁而终。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，有六十多人，后来皆为将相。他有八个儿子，七个女婿，几十个孙子。家里的人口有三千，孙子叫爷爷好，他也不认得是哪一个孙子，反正小孩子来问好，他都点头而已。王府怎么进来怎么出去，他都搞不清楚。他生前享有令名，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。所以历史对郭子仪的评议："功盖天下而主不疑，"他的功劳比皇帝伟大得多了，而上面没有怀疑；"位极人臣而众不嫉，"郭子仪出将入相几十年，唐朝当时的高级干部都是他的学生，而他自己没有骄傲，这两点一般人做不到；第三点更难，"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。"他私人生活很奢侈，但上至政府，下至民间，没有一个人批评他不对，第三点多数人不能做到，而郭子仪做到了，古今往来第一人。

凡事若大若小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庄子并非讲出世思想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作人处事的道理。这一段话，是叶公子高回忆孔子平常教他的。他说老师啊，你平常是这样教育我们要"见危受命"，自己的国家在艰难危险的时候，国家需要你，你就要去担当重任。叶公子高现在"见危受命"，但是他私人也很难过。

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。

他说我平常生活很简朴，吃的饮食很简单，"执粗"，等于说有一点素菜，吃两个馒头就够了，而不要求吃好。下一句话，问题来了。古人的解释，"爨"字是厨房里烧火。"无欲清"，不想清凉。烧火烧起来不想清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古人解释这句话，说庄子文章的意思就是：我只想生活清淡，并不想火烧得那么热，连人家来"烧冷灶"都不需要的，乃至一天没有人来看我，我都很高兴，只想清静，不求名，不求利。古人这样解释，我不同意。庄子是讲"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"我的生活很简朴，粗茶淡饭就够了。"爨无欲清之人。"我虽然做官，厨房做饭，都是我跟太太自己来，也不想找一个帮忙清洁的人。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给他们东解释西解释，越弄越不懂了。"爨"，做饭的。"无欲清之人"，不要求人家来清洁，一切都是自己干。现在很多公务员的生活，你自己非干不可，请人请不起啊。

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！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"

叶公子高说：我并不执着于功名富贵，皇上让我担任这个艰难的外交官，这个地位是太高了，可是这个任务多危险呀。我早晨接到这个命令，急得我肝火发了，眼睛也红了，血压也高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到冰淇淋店买一块冰片来吃一吃，"饮冰"，因为心里急得发烧啊，要吃一点冰水清凉清凉。我们要知道，梁启超写了一本书，取名叫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我还没到齐国去担任这个任务，自己先生病了，万一任务没有达到，则"必有人道之患"。我这叫做进退两难。我虽然是臣子部下，可是我挑不起这个担子，体能吃不消，情绪吃不消，任务太重了，老师有什么样的教导呢？叶公子高向老师求助。等于你们办事一样，有一点事情就回来找老师，哎呀，我倒是常常想吃冰淇淋，烦死了，一点小事也要问。人家叶公子高是拿这样的大事来问孔子。

天下二大戒

仲尼曰："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

孔子说，天底下有两条大戒律，"其一，命也，其一，义也。"这两条大戒律，不管出家在家都要遵守。第一条大戒，"其一，命也"，解释这个"命"字就很麻烦，不是算八字那个命，也包含算八字那个命。人生的价值就是这样，你要知道天命。第二条大戒，"其一义也"，义所当为的这个义，包括两个意思，只要合于真理，即使头掉下来，都义无反顾。所以像文天祥，岳飞，该掉头的时候就掉，毫不客气。第二个意思，就是人与人之间道义的义。中国这个义字的写法，上面是羊字，下面是我字，上面这个羊代表什么？吉祥，大吉利。义，我的吉祥，我虽然把生命卖了，但心里非常平安，非常吉利。所以中国讲仁义，这个仁字，人旁边一个二，就是人与人之间。推己及人，想到我，也想到你，我需要什么，你也需要什么，这是仁。义就是我的吉祥，我要到最高处，要求自己最好。

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
孔子说，你要知道作人的道理，作儿女的要爱父母，爱父母就是孝。爸爸妈妈把我们这一堆又细又嫩的臭豆腐生下来，连屎带尿一起养大。像我最爱干净的人，当抱着孩子玩时，孩子大便、尿"哗"一下淋下来，这时也不讲究干净了，也不骂，这就是父母爱儿女之心，古人今人的经验都是如此。反过来，父母到了老年，你也如此回转来爱他们，这就是孝。孝的内涵就是爱，爱只是很简单的解释。所以很多同学说自己孝不起来，反正你是爱不起来嘛。中国古人讲"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"，注意，大家天天叫中国文化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，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，就一定有责任感。凡是天下的大忠臣，必然是大孝子。换

一句话讲，忠是什么呢？就是孝的发挥，就是扩充了爱父母的心情，爱别人，爱国家，爱天下。佛家也一样，佛经有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，佛也讲孝道，并不是学佛的不讲孝道。“子之爱亲，命也，”儿女爱父母，这是天性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假如这个儿女对父母不觉得爱，而觉得很讨厌呢？也是“命也”，他的天性禀赋是坏根器的人，那简直不可救药了。

有一个学生告诉我，父母将他生出来有多少的痛苦，所以他现在一看到爸爸找他要钱，就烦得很。当时我都听得快掉眼泪了，我心里头有一句评论：你父母就不是一对好父母。但是我不能当着学生的面讲这个话哦，要注意，这有分寸的，父母再坏也是父母啊，我只好“唉，唉”叹了两句，只告诉这个学生一句话：“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爸爸也是可怜啊。”这个可怜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。他听了一声不响。一二年后，我问这个学生：“你爸爸最近还找你吗？”“还找啊。”“那你现在对爸爸怎么样？”他回答：“那次跟老师谈过话以后，老师的话影响了我。爸爸也是个可怜人，所以我还是对爸爸好了，爸爸总归是爸爸嘛。”这就对了。孔子讲过的，“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”，这就是人性，没有理由的。

古代是君主时代，所谓中国的五伦，天地君亲师。为什么古代臣对于君要尽忠呢？因为君主在中国文化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代表，爱君尽忠，也就是爱国家爱民族。所以孔子讲：“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。”我们生在这个世界，生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，“无适”，哪一个地方都是我的国家，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啊！你逃避不了，你就是出国去了，你说我不爱我的国家，看不惯，我逃到别的国家，老实讲，你的心里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我交了很多朋友，有许多是蒙古的朋友，那个蒙古的沙漠有什么快乐，当然没有我们江南好，山灵水秀，鱼米之乡，山是青的，水是绿的，水底下有几条鱼在游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生在沙漠里面的蒙古朋友，讲了半天，一想起家乡的烤肉，骑在马上，一脸的油一脸的灰沙进来，那个味道真好啊，还是爱自己的家乡。你要知道，每个国家的人都一样，自己生长在哪里，还是爱哪里。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，就是把自己身体逃到别的地方，这个乡土的感情，还是没有办法改变。这是人性，必然的。

是之谓大戒。

孔子告诉叶公子高，这两条是大戒。

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

作儿女的孝敬父母，“不择地而安之”，不等时间，不等空间，不等环境，尽我的力量。我今天住草棚，那就住草棚孝敬父母，只能买得起一根油条，我想吃，爸爸妈妈也想吃，我不敢吃，拿给爸爸妈妈吃。我只有这个力量，就尽到这个力量，这也就是“孝之至也”。而不是说，哎哟，爸爸妈妈，我现在不管你噢，等到我到台北赚了钱，盖了三十层洋楼的时候，我再来孝敬你们。那已经等不及了，他们已经入土了。

既然是为国家就要尽忠，什么叫尽忠呢？上面有一个任务交待给你了，不管是什么艰难的任务，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你都要做到，“忠之盛也；”这就是尽忠于职守。等于说你做人家的伙计，做人家的职员，老板交待了一个任务，那你就要规规矩矩办事。你为什么要做他的职员？做他的职员就要听令。既不听令，又不能令，自己又不能当老板，光在那里理想，这种人是废人，没有用。所以大家要认清楚，人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生。

孔子对叶公子高说，你入世去做人行事，要明心见性。你了解了人生的价值，对于自己的心性之道懂了，也没有什么叫悲哀痛苦，也没有什么叫快乐，人生该做的事去做了，不因环境的好坏，任务的轻重而影响你的心情，这就是真理。“知其不可奈何”，换句话说，现在派给你这个任务，没有别的话讲，只有一个字打发，去！没有什么理由的，你去就是了。明知道无可奈何，算不定去了就送命，“而安之若命”，把脑袋就提在皮箱里上飞机了，毫不客气。明知无可奈何而必须这样做，孔子本身就是如此，孔子一生要救世救人，明知道挽救不过来，还是一生去救；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，要度尽一切众生，明知道众生度不尽的，他非要度不可。“德之至也。”这就是道德啊。

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

一个为国家天下担任公职的人，有时候的任务是自己并不愿意的，实在是“不得已”而为之。因为“不得已”，不能不做，“而忘其身”，把自己生命身体都奉献出去了，这是为国家为天下担任公职的人应当如此的。所以在这个真理之下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工夫给你想着贪生怕死。这就是把生死看空了，在行为上的了生死，这是大乘的了生死。不是说你靠打坐，然后了了生死，死的时候没有痛苦，打一个盘腿，人家给你拜一拜，阿弥陀佛，我走了。那还是小乘的了生死。禅宗达摩祖师讲的两门：一个是理入，就是参证，打坐用功；一个是行入。庄子借用孔子的嘴在这里所讲的，也就是从行门而入，真正做到了，这也是了生死，因为他对生死已经不在乎，把这命布施出去了，也就是其它宗教所讲的奉献。

“夫子其行可矣！”孔子讲完了，对学生客气一番，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，你就赶快给我走吧。

外交的哲学

丘请复以所闻：

孔子说：并且我告诉你一个道理。念这个“丘”要注意了，我们小的时候，不敢这么念，念了以后，头上准备起个汤圆了，老师的戒尺一下子朝你头上敲下来，不管你痛不痛，什么脑震荡

，没有这种考虑的。圣人的名字是可以念的啊？你要念“丘”，先给你头上揪一下再说。那时念“丘”，要念成“某”来代表。写到这个“丘”字，最后这一笔，下面一横就不敢写。圣人嘛，要忌讳。那时对父母的名字也不敢叫。现在民主时代，我也很大胆地念。现在孔子告诉叶公子高外交政治的哲学了：

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

办外交的人要注意，我们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有句名言，“远交近攻”，这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国与国之间发生敌对行为的时候，差不多是个不能变更的大原则。不过不一定，看在什么时候用。孔子现在讲的是纯粹外交理想的大原则。邻近的国家相交，彼此互相要忠实、忠信。“相靡以信”，指私人之间感情相处得非常好，在公事上彼此也能够达到比较的坦白。当然，在必须为国家守秘密的时候，那并不是对朋友不坦白，那是不得已。远交呢？拿感情劝告，但是处处要有信用，要“必忠之以言”。外交是代表国家，外交官的说话很难，“言必或传之”有几个含义，一是意会国家元首的命令，把元首的意见、意志要表达到。但是有时元首的心情不好，对国事发了脾气以后，随便骂另一个国家的元首是混蛋，外交官就不能向对方讲，我们元首骂你是混蛋，那就很笨了。另一个含义，就是要把美意、善意转达到。我们特别要注意，一个外交官的说话，代表了国家，在历史上负责任的，两个国家都有记录的，说话要特别小心，因为马上就会传开了。所以大使和大使的夫人，一点笑话不能闹哦，有一点缺点人家就传开了，传开了不是他们两个丢人，那是代表国家啊。今天正好田夫人在这里，知道很多痛苦的经验。所以，“或传之”三个字还有这一层意思。

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

你在两边调和事情，譬如张家跟李家吵架，你在中间传话，很难传的。张家说李家：他的老子就是混蛋。而你跑到李家：嘿，张家说你的老子是混蛋。那么李家一听：哎呀，张家他祖宗就是混帐。所以“两怒之言”不能传。“两喜之言”呢？也不能传，过分的希望要求，明知道办不到，也不能传。这中间的裁定，非常难。所以第一流外交官的那个嘴巴，那个脑筋，大概是从上帝那里选来的，讲话之漂亮，之美，之动听，发了脾气都像听音乐一样好听，这才是可以当外交官的嘴巴。所以，“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”，是最痛苦的，不容易做到的，这个只有当过外交官的人，或者没有当过外交官，也当过现在叫做公共关系室主任的人。就有这个经验。

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

两边都说好话，如过去的媒婆一样，“必多溢美之言”。譬如说我们元首对你是钦佩到极点了，这个话很难讲，太过分了，有时候收不回来的。过分捧人家，将来不兑现，要命的。“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”两边讨厌的心理不能表达，只要稍稍加减了一分，已经很讨厌了，在外交上绝对有妨碍。总而言之，做外交官在中间替人家传话，一字不能改。“溢”就是过分了一点，过分的话不能讲。讲过分的话就是打妄语，犯了佛家的妄语戒。“妄则其信之也莫，”“莫”不是完全否定，是仿佛不真实的意思。人都有灵感的哦，你不说真话，打了一点妄语，别人不会相信你的，最后倒霉的是你在中间当外交官的人。

孔子多会外交啊，你们学外交的，看一看这一段外交哲学。现在外交大学讲了半天，这一段你拿去就够写博士论文了，再加上心态学啦，言语学啦，第六感什么的，就是一篇好论文，包你外交官考第一名。现在写文章并不难，做论文，小题大做，抓到两句话，写个几十万字，嗯，苏格拉底怎么说的；嗯，丘吉尔怎么说的；啊，这个是孔丘那样说的，都把它写上去，学问渊博的样子。因此现在天下的文章就是那么假。

故法言曰：‘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’

老子不用“法言”，用“建言”。所谓“建言”“法言”是什么呢？中国文化上古人的观念，古人的名言，可以做格言。什么叫格言呢？话说到了头谓之格，格言就是永远不能变的一个标准。

孔子说，外交官传达两方面意见的时候，做翻译官也一样，“传其常情，”很正规，很平常，“无传其溢言，”过分的话不能传，好坏都不能加一点，你能够做到这样，能保全自己，也能够完成了使命。

这是一段外交官的修养，外交官的态度，办外交的哲学。我们光盯住这一段是讲外交，那就搞错了，这是告诉我们作人应该怎么做，平常作人就是如此，你说过分的话，过分的结果，倒霉的是你。不要听完了，哦，这是外交官用的，我不需要这样学，那你就白学《庄子》了。

下面讲一个人生的道理。

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泰至则多奇巧；

什么叫“以巧斗力”呢？就是谋略学。所谓兵法都是“以巧斗力”，以寡击众，以弱击强，这个就是最高的谋略，也是最高的兵法。这个“巧”也代表智能，搞政治也好，外交、军事也好，总而言之，人在社会上相处，都是要用巧，以智能来“斗力”。用智能用谋略，开始是阳面的，后来必然会走到用阴谋。所以对用谋略的人，我们中国文化始终讲是阴谋家。从历史上看，陈平帮助汉高祖统一了中国，万古留名，他一辈子也不过六出奇计，所谓奇计就是阴谋，汉高祖刘邦有六次关系到成败的决策，都是采用陈平的奇计而成功的，但是我们拿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看看陈平的传记。陈平自己说，“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禁，其无后乎？”足见道家是最忌讳用阴险的办法的，“吾世即废，亦已矣，终不能复起，以吾多祸也。”他说自己将没有后代

，至少后代是不会昌盛的。后来果然如此，据汉代史书记载，陈平的后人，到他孙子这一代，所谓功名富贵，一刀而斩，就此断了，后来他的曾孙陈掌，以卫氏亲贵戚，要求续封而不可得。注意，现在很多青年喜欢学谋略学，都想学鬼谷子，要学就学好的嘛，为什么跟鬼学呢？不要乱学！所以庄子也说："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大至则多奇巧。"用谋略斸智的，挖空心思想搞了半天，想故意骗人家整人家，好话说给人家听，最后害了人家，自己还在那里笑。越聪明的人，鬼心思越多，最糟糕了，最后总是害了自己。这还是从阳面上来讲，以佛家来讲，这种人最后只有下地狱去。

为什么孔子提出来这一段呢？我们大家要注意，人生有一点聪明的人，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玩巧，自己以为聪明，专门在那里玩聪明。你要晓得你玩巧，碰到一个诚恳的人你就完了，这个人直直的，笨笨的，你怎么玩还是那一套，你巧来巧去，像猴子一样蹦来蹦去，一拳头就把你打死了，讨厌嘛。

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。

你看喝酒的人就知道了，开始喝酒都很有礼貌，哎呀，我们俩好久都没喝一杯了，然后你哥子，我兄弟，你不喝，我呕气，那个感情好得很哟。喝到后来喝醉了，妈啊娘啊，十八代祖宗都会翻出来，然后变成冤家。所以酒肉朋友不能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"大至则多奇乐。"你看那些喝酒喝醉了的人，越喝越高兴，进入了疯狂的状态，疯狂叫"奇乐"，那个乐不是正常的快乐啊，神经受了酒精的麻醉，那是奇怪的快乐，最后还是不好。

孔子讲人生的哲学，人生的境界，第一，不能玩巧，第二，不能怀"奇乐"。你自己认为这两天很得意，很高兴，用自己的花样蹦呀跳呀，乐极生悲，说不定你倒霉就在明天。上帝早给你看牢在那里，阎王更给你登记起来，菩萨是不管事的，闭目在那里打坐。

凡事亦然，

孔子告诉你，一句话："凡事亦然。"不仅是外交官要注意，作人做事都是这个原则。学佛的人请注意，你们以为这是世法，这都是佛法，属于哪一部份？"普贤行愿品"。这都是真的哦，你们懂了庄子，才懂得"普贤行愿品"。你以为"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"，光念一遍就可以呀？愿要起行的，行就要懂这些道理，这些都是在行。

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

所以作人做事，你要看到一个原则：人与人之间交朋友，开始好得很，"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好啊，我就想和你做个朋友。""我这个人脾气坏。""没有关系，脾气坏，我让你一点就好了。"尤其男女谈恋爱，开始话讲得好听得很，"啊，我就是喜欢你脾气坏，你正好管我一点。"什么骗人的话都拿了出来。后来啊，当初认为最美丽最漂亮的，现在想起来就恨，"哼，当年我看到他（她）那一点就讨厌。"你原谅他（她），反过来认为你是窝囊相，感情跨了就是这样。开始是多种原谅，最后是多种鄙视。做事情也这样，开始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哥子出来担任这个事，你就随便，都听你的，简单得很。到最后，是越来越艰难了。

这就是外交哲学，也是人生哲学。这一段话，当然孔子不只告诉做外交官的人，也是告诉我们大家。为什么这一段要放在外交里来讲？凡是一个人，从爬出了妈妈肚子的这一天起，已经开始外交了。婴儿第一个外交的办法就是哭，我们就晓得要奶吃了，接着就是笑，一哭一笑，都是外交的工具。人一生出来就办外交，对不对？问我们外交官（指在坐的），他同意了噢！（一笑）。人一生出来就办外交的，就哄人的，外交官也哄人，一哭一笑之间，都是办法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庄子把人生的内幕都拉开了给我们看了。然后告诉我们：

言者 风波也

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

风一来，平静的水面就起波浪，所以叫"风波"，这是讲动态。一句话说出来，一句话说不对了，人与人之间就挑出问题来。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。有时候世界的战争就是因为一句话，或者做领袖的讲一声，打呀！大战就打起来了。讲话特别要注意，一句话是两面刃，害自己也害人家，你以为自己会玩嘴巴，你倒霉统统是自己玩嘴巴玩出来的。庄子明白告诉你："言者，风波也。"不要说犯了口祸下地狱，下地狱谁看见了？你下了地狱我又看不见，你又不发个无线电来？当时就可以看到，话讲得不对马上就起风波，不要等到下地狱。儒家道家佛家都现身说法，所以口业之重要。人的行为，这一个是事实。事实的结果，对与不对，马上可以结帐的。一个行动错误了，这个事实很危险的。所以要懂得《易经》的道理，《易经》讲人生的境界，只有四样："吉凶悔吝，生乎动者"。只讲一句话就是动，做一件事一个行为就是动，动的里头，四分之三都是倒霉，四分之一勉勉强强是好。

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

大家注意，这是庄子的格言。一个人说话，对方听了为什么发脾气？本来人的心底都是很平静的，因为某一句话不对了，"忿设无由"，心里的愤怒就没有理由，没有来由地被挑动了。为什么被挑动了呢？"巧言偏辞"。那个讲话，有时候偏激，引起了别人的愤怒。别人讨厌你是怎么来的？你不要怪人家，反省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"巧言偏辞"引起的。"偏"就是过分。过分的恭维不对，过分的批评也不对。智能高的人不喜欢听"巧言"，你要耍些花样，恭维太过了，他一听就知道假话；你说不喜欢恭维我就骂，不应该骂的也骂，好不好？也太过了，所以一个人不要玩巧。

青年同学记住了，古今中外，天下最成功的人，就是老实人。我常常说，你们不要玩手段啊，

几百年来，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，玩聪明，玩手段，玩花样的，一个高过一个，哪一个都不笨，连小孩都不笨，聪明手段都比我们高明。将来这个世界上全人类都太聪明，太高明，都会玩手段了。但是最后成功的人，因为老实，就成功了。尤其是我，就喜欢那个笨笨的老实人，你说他笨，我就是喜欢他的笨。我们太聪明了，自己唯一的缺点是太不老实了。我们同时也想想，问问自己，你喜不喜欢老实人？嘿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老实人，可见老实人一定成功。这是真理。所以头脑聪明的人，自己要反省了，要清醒了。

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茀然，于是并生心厉。

这就叫我们不要杀生哟。那些鸡啊、牛啊、猪啊，被杀的时候，不管什么声音地拼命乱叫，它也不管这是不是音乐。等于我们人一样，被人欺负要被打死的时候，妈啊！娘啊！救命啊！什么怪声音都出来了。杀生时，任何一个生物，被欺凌到死的时候都非常愤怒，你要晓得，一愤怒那个血都会变成蓝色了，当时马上把血抽出来一化验，血里头就有毒。所以发愤怒的心，嗔心是有毒的。人平常讨厌人家恨人家，就是心里毒的习气很重。所以，“贪嗔痴”称为三毒。“气息茀然，于是并生心厉。”最后死的时候，那一个“心厉”，那一念，变成厉鬼，凶极了。

为什么讲这一段？一个人，你无礼地逼迫欺负弱小的人，那个受欺负的人，虽然没有办法抵抗，这条生命已经交给你要死，但是临死的时候，要发嗔恨心，嗔恨心一发起来，有没有鬼？就有鬼！变成厉鬼，要你的命。同学们就要问了，到底有没有鬼啊？你研究孔子写的《春秋》，看一看《左传》，里面记载鬼神的事好多好多啊。曹操这些大奸大恶的人，临死的时候，看到以前被他杀的人来索他的命，都求饶了。这是真的哦！鬼神之事就是这样，你以为偷巧害了别人啊，临死的时候，“并生心厉”。所以人不会给人家骗的，最笨的人不过被你骗了一辈子，到了断气的时候，他忽然聪明了，“哎呀，我上了当。”这个时候，一念之间“并生心厉”，因果报应就这样建立了。

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！

一个人的心理，不要刻薄。历史上有许多领袖，譬如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，他曾说过这样的话，朕非亡国之君，臣乃亡国之臣。但是老实讲，崇祯是亡国之君，为什么？刻薄，多疑。一个当领袖的，刻薄多疑就完了。所以刻薄多疑太过了的人，有不值一谈的那种怪心理就起来了，就变成了心理变态。学佛、修道、学宗教的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要求也严格，都犯了“克核太至”这个毛病。因此，宗教心理病是很难医的，在西方医学里头，宗教心理病几乎没有办法治疗。研究心理学的人，或者研究心理行为的人，或者有研究心理医学的人，千万注意。“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”甚至于你自己都还莫名其妙地心理变态起来。

你们修道、学佛、出家的同学，看起来像个修行人，严重地告诉你们，平常我不大讲，你们会发现自己常常有一种“克核太至”的心理。你看历史上真成功的人，都有豪侠之气。就现在的历史，中东的萨达特这个领袖死了，我就觉得他很可爱，他的可爱就不是“克核太至”，他有流氓气，所谓流氓气就是侠气。你看他讲话笨笨的，但是，说了就算数的，那不是假装的，他可爱在这里。宗教家，宋明理学家，儒家的人，最容易犯“克核太至”这个毛病。因此你们注意了，做人，是要学儒家的原理，不能学宋明理学家的态度，那都是神经病。学佛也是一样，要知道修戒行，但是戒行是要求自己不能“克核太至”，更不能要求人家“克核太至”。所以往往拿戒行要求人家，这样不对那样不对，你早就自己不对了，已经进入变态心理状况还不知道，就完了。真的，一点都不欺骗你们哦，我现在是“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异语者”，但是我不是佛，这是我今天讲的很坦然的老实话。在大雄宝殿，佛那个气度多光华啊，你再看看佛的一生，哪里像你们这样小家子气！

所以我们读历史常常发现，历代秦汉唐宋元明清，有些皇帝那真不是个东西，犯了“克核太至”的毛病，毛泽东也犯了这个毛病。这三个月以内，我从夜里一二点钟开始，到三四点钟，一夜不过用二个钟头，把《二十五史》重读了一遍。但是以我头发白了，也快要入土之人看来，有时候禁不住感叹，替有些皇帝，有些古人着急：“怎么那么笨啦，不要那样就好了嘛！”结果历史上，他还是那么做了。那真是“读史书而流泪，替古人担忧”啊！实际上读历史、演兵书而流泪，不是替古人担忧哦，往往会替未来的人担忧，读历史读通了的人会替未来担忧。所以《庄子》这一段文章，又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，同学们说写论文找不到题目，其实太多了，从中国文化的垃圾里头都可以抓出来好题目。

故法言曰：‘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’

作人做事的道理，尤其做官的，做负责人的，连我们这里王班长都要注意，“无迁令，”这个“迁令”什么意思呢？《论语》上有一句话叫做“不迁怒”，孔子讲颜回最好的修养就是“不迁怒，无二过”，怎么叫“迁怒”？譬如他正在不高兴中，你来跟他讲话，嘿，活该你倒霉，“讨厌，你走开一点好不好。”他本来讨厌的是别人，并不是讨厌你。结果他“迁怒”到了你的身上。从人生经验中知道，朋友之间，乃至家庭中父母、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，去提出问题来谈，当然倒霉，这是时机不对。所谓：“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。”所以，能够做到“不迁怒”很难。“无二过”，犯了一次错误，第二次决不再犯，所谓忏悔者，就是“不二过”。不像有的同学错了，“哎呀，老师，我忏悔了。”明天又不对，“老师，我又忏悔了。”他永远在忏悔中，那还叫忏悔？那是悔在忏你了。我们常常看到办事的，做公务员的“迁令”。譬如我发现有跟我做事的同学，我说：“请你帮我把下面那一本书拿上来。”结果他到了下面对另一人说，“某某人，老师叫你把那本书拿上去。”这就叫“迁令”，已经不对了。做人要“不迁令”。

“无劝成，”不要勉强人家的成功。光要求人家而不要求自己，这就是“过度益也。”过度地要求是不行的。学宗教的人，往往对自己很慈悲，对别人却过度地要求，很“克核”，“克核”就变成刻薄了。像我们有个佛家师父一样，为了让弟子过午不食，到晚上连锅巴都锁在柜子里了。我就讲他，“你这样不对了，万一有人饿得胃出血怎么办呢？”那就要放松一点，装着看不见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，

迁令劝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！

做事作人不能“迁令”，自己当主管不能“劝成”，这是两点不能犯的错误。不然的话，做事情就非常危险了。我们不晓得这是庄子说的话，还是孔子说的话，无法考证究竟是哪个说的了。“美成在久，”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，好事不在忙。成就好的事情，不是一时做得到的。坏的事情却容易成就，一成就了以往，来不及改正。所以作人处事要慎重地考虑。

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！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？”

这个故事讲到这里，孔子把最后的结论告诉叶公子高。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，在物质的世界当中，“乘物以游心”，抱一种超然物外游戏人间的心理，就是现在讲的一种比喻，“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”。游戏人间不是吊儿郎当，是自己心境非常轻松，做人非常本份，该做就做了。也就是佛学说的解脱，不被物质所累。那么既然做了一个人，对于人世之间人道之间，“托不得已以养中”。孔子前面讲天下有两大戒，一个是命，这个命不是八字的命，是天命。一个是义，义所当为，理所当为，如理而为，如实而为。就是说，人生有它的价值，为了国家为了天下，乃至宗教所说的为救人救世，明知道这条命要赔进去，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文天祥被杀头等等，他们认为很坦然，是“托不得已”，是命之所在，义之所在，不得已而为之。“以养中”这个“中”，就是内心的道，自己修的道。所以诚心修道的人，不一定打坐，他掌握了为人处世之间的原则，就是真正的有道之士。

上面两个故事，庄子都是以孔子的嘴巴来讲的，一个是孔子答复颜回，一个是孔子答复叶公子高。第三个故事又来了，转了一个方向。

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，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”蘧伯玉曰：“善哉问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；达之，入于无疵。

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！

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

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毁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？”

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

“颜阖”是个人名，这位先生奉命要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。卫灵公的太子在历史上，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人物，也是很暴戾的人。古代帝王的时代，做为太子的老师，那就是辅助一个新的皇帝出来，责任很大。比如到清朝末年，距今七八十年前的清末，当时还有些官名，如太子太保，太子少保等。当然那些太保不是现在的太保，那是很大的太保。当官做到了太子太保，太子少保，就到了极点，讲功名位置，有时候比宰相还大。所以颜阖担任了这个任务，心里很害怕，就去请教孔子的一位好朋友，卫国人“蘧伯玉”。孔子有几位好朋友，一个是齐国的矮子宰相晏婴，一个是卫国的贤人蘧伯玉。当时卫国很乱，而春秋的时候，卫国不至于亡国，在国际上还站得住，就因为卫国有蘧伯玉等好几个贤人在辅佐。

“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为无方，则危吾国，与之为有方，则危吾身。

颜阖讲，有一个人，就是讲卫国的太子，个性凶残粗暴，动辄发脾气要杀人。他天然是要当皇帝的，谁叫他是太子呢？如果我只做挂名的太子老师，开开会，看看报，抽抽烟，聊聊天，万事不管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这么一来，使他“无方”，不向正路上走，将来国家危险，会亡在他手里。如果我用正规的教育，有方法有方向地去要求他改进他，他将来恨我，我本身危险，要被杀掉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大臣名人教育太子，最后都是危险的。这一段故事所讲的道理，古今都是一样。现在的民主时代，几乎我们每一个做人家伙计的，做人家干部的，差不多都遭遇过这种心理，你有好一点的意见贡献给老板，同老板意见相反，他又不高兴，还会讨厌你，但是这个意见不提出来，光拿薪水，良心上又过不去。所以作人做事很难办。

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”

这位太子很聪明，聪明到“足以知人之过”，他看别人的缺点毛病看得很清楚，但他永远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的缺点毛病。这几句话，我们看了很简单，《二十五史》上，这样的皇帝领袖，这样的皇后皇太后，多得要命。同时这是社会上一般做小领袖的人的通病。差不多也可以说是每个人的通病。颜阖问蘧伯玉，现在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，碰到这样一个老板，我怎么办？

蘧伯玉曰："善哉问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！

"善哉问乎！"我们要知道，后来佛经翻译的"善哉，善哉"，都是套用《庄子》上来的。蘧伯玉是卫国的老臣。很清楚这个太子，他说颜阖你问得好，这个任务太难了，你必须要"戒之，慎之"。两个字，一个"戒"字，一个"慎"字，"之"是拉长语气的，是虚字。就是说，你随时要警戒自己，随时要讲话处事谨慎。这一篇是《人间世》哦，处处要言行"戒之，慎之"，这是很简单的人生处事，但是我们一辈子做人做事，就是这两个字做不到。"正女身哉！"你自己要站得正，就是普通说的思想要纯正，要做一个正人君子。怎么是"正"呢？难道哪个人还是歪着做人啊，谁都是很正的，而且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歪的。尤其在颜阖所处的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，要做一个正人君子，还要把事情做好，非常难。

冯道的故事

看了《庄子》这一段，我们想起有一个人，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，就是五代之间的冯道。我很替他不平，如果有姓冯的朋友在这里，应该替他申申冤。冯道一生经过唐末五代八十余年政治，五代五次亡国，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，最后还封王。每一个朝代变动，都非请他出来辅政不可，他成了不倒翁。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，把他骂得一塌湖涂，说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，叫无耻之极。他曾事四姓、相六帝，所谓"有奶便是娘"，没有气节。因为中国读书人爱讲气节，而且中国读书人的气节，最后最高明是白养了一个头，这个头最后一定要割下来。如果这个头还连在脖子上，不行。这是中国文化很特殊的地方，专门教人耍头的，对与不对，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。结果冯道后来活到很大年纪，自称为"常乐老人"。我们年青时受老前辈的影响，都知道冯道把中国读书人的气节丧尽了。后来，人生的境界经过了，尤其在我们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，所看的太多了，我想起来，现在找一个冯道很不容易，再一读历史，发现冯道真了不得。如果说太平时代，这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，倒还不足为奇。但是，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，他能始终不倒，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那个时候，一个政治的变动中间，岂只领袖被杀。旁边左右大臣都要杀掉，可是这个刀锋决不会到冯道旁边来，每一个政权更替，每一次大动乱，还非请他出来不可，当然得有他本身的条件，第一点，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，至少做到不贪污，使人家无法攻击他；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，也一定炉火纯青，以致无懈可击。历史上，社会上，不管是上至皇帝，下至挑夫，凡是被人攻击的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两件事情：一个是男女之间；一个是钱财。这两件事很难有对证的事，譬如说他贪污，你看到了？看到不叫做贪污。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，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。他本身非常正，冰清玉洁，没有嗜好，真的是学佛的。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，他一看到，把儿子叫过来，就把活鱼放生了。

你们要研究研究五代的冯道，在乱世中间拨乱反正要做到这样一个人，太难太难。他一生着作很少流传，只有几首诗，像其中的两句，"但教方寸无诸恶，虎狼丛中也立身。"他说自己只要心地好，站得正，思想行为光明磊落，那么"狼虎丛中也立身"，就是在一群豺狼虎豹里头，也可以屹然而立，不怕被野兽吃掉。从他的着作上看，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，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冯道真是了不起，大家要他尽忠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，最高就是尽忠道，五代这一段八十余年的历史，这个上来当皇帝，那个上来当皇帝，搞了几年十几年又下去了，都是野蛮民族外国人来当中国的老板，他为谁去尽忠啊！所以他说"虎狼丛中也立身"，他自己认为站在狼虎丛中，这是真的下地狱的精神。在五代这八十余年大乱中，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、保留国家的元气，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为了顾全大局，背上了千秋的罪名。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他，苏东坡讲冯道："菩萨，再来人也。"王安石讲冯道，"佛位中人"。说他是活佛。都是宋朝的三个人，欧阳修那么骂他，苏东坡王安石赞叹他，在这点上，我投了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票，不但投了这一票，而且我在讲《论语别裁》时为他伸冤，把这个历史案子彻底翻了。因此我发现，人有许多隐情，盖棺不能论定，历史上很多人的冤枉带到棺材里头的。像冯道，我总算替他翻案了，辩护了。我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：一次替冯道；一次替孔子，就是讲《论语别裁》；还有一次替关公，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。

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冯道当宰相时，有一位青年才子，在他手里考取，考取了来见老师，冯道衣冠穿得很整齐地出来见这位学生。冯道坐在那里，把腿那么翘起，大概地问了一下，结果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了，因为冯道话也很少。这位学生就没有话谈找话谈，他因为刚才低头跪下来行礼，看到老师脚上穿的鞋子同自己刚刚买的新鞋子一样，就问："老师啊，你这双皮鞋，"手一指脚上，"多少钱买来的？"冯道说："五百。""糟糕，我上当了！我的买成一千啦。现在商人好没有信用，好可恶。"冯道把腿一换，另一只腿又抬上来，说："这一只也五百。"你看这个教育之妙，这位青年才子，怀抱救国之志，你认为自己有本领有学问，性情那么急躁，脾气那么坏，没有定力，没有耐心，你何以处世啊！就这双鞋子上，冯道就很轻微地教育了他。当然还对这位青年说："天下事，不要那么急，问话也清楚，做事也弄清楚。"这么一说，光是五百还不够，就变成二百五了，就糟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话，从历史上找出一个人物，就是冯道，那真是得了庄子的秘诀。

曲则全　枉则直

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

颜阖要去做太子少保，蘧伯玉告诉他做大事业的人，处于杂乱的局面的修养。你形体外表的形状，跟他接触在一起，要很亲近，"形莫若就，"将就他，可是你的内心要外圆内方。"心莫若和，"你内心要很和平，自已要调和，不能随便。不能他要做坏事，你赞成做坏事，那就不对了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要想改变一个人很难，你外表只好跟着他，心里呢，你不能够随便，不能跟着他改变，要内方，外圆。这两句话任何人都很难做到。但是，这两句话你做到了

，还是有毛病。外形跟他同流合污，他要怎么样，我也跟他怎样，要搓麻将，好，陪他打两圈，三圈就不来；他要喝酒，一杯可以，两杯就不行了。“就不欲入”，不能深入，恰到好处。“和不欲出”，自己内在心地要光明磊落，要端正，还保持祥和和平、但是，外表不能够露出来，我要这样才对，不这样不合道理，你的正道还不能够暴露在外。

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

蘧伯玉说，处于这样一个环境，碰到这样一个人物，你的外形跟他要永远在一起，就是学佛的菩萨道里有个名称，四摄法里头的“布施爱语，利行同事”。“利行”，行为帮助别人，“同事”，譬如这个人打牌的，拿普门品来讲，应以打牌身说法而得度者，就现打牌身而度之；应以跳舞身而说法得度者，就现跳舞身而为之说法。应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何身而为说法，造就是“同事”的道理。“形就而入”就是“同事”。但是形态上是“同事”，你不要真的同进去了，你本来是陪他打牌的，结果你上了瘾，你的瘾比他还大，那么你完蛋了，他也完蛋了，你的外表虽然跟人家一样，但内在有道德的标准。然后表现出来，他爱打牌，不得已，我只好陪他玩玩。他爱打牌，我爱打坐，我这一打同他那一打不同，不过呢，我现在没有办法，只好在牌桌上陪着他。但是，你如果为了求知名度，向人家宣传自己，表示自己有学问有道德，那你招摇的结果就是“为妖为孽”，你变成外道，妖怪了。本来你是正道，为一点名利之心所驱使，遭遇的后果，你吃饭的家伙就要落地了。

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；达之，入于无疵。

蘧伯玉说，你去这样的环境，教育这么一位太子，必须要做到这四点。就是说，他这种太子，天生的八字好，将来一定要当职业皇帝的，你要教育他成为一个好皇帝，对国家要有所贡献，他幼稚，“婴儿”代表幼稚，你也要跟着他幼稚，不能比他高明。不过你在幼稚里头怎样领导他呢？譬如他是幼儿园的一年级，你就是幼儿园的二年级，比他刚刚好一点点，完全跟他一样就领导不起来了。他说嘿嘿，你就哈哈，大家差不多，不过我比你笑得好一点，这就够了。他说嘿嘿，你来一个哈哈大笑，完了，这就不行了。“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”“无町畦”就是没有方向，没有路径，像田地一样连边界都没有的。就是说，他是傻不咙咚的白痴一个，那你也就要学白痴，不过你白痴白得好一点点，有时候清醒一下，这样就能够领导。“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。”“崖”就是一个山崖，有一个比例。有一个标准，站得很高。这一类的人没得标准的，不高。明朝朱元璋的后代子孙是很糟糕的，像明朝好几个皇帝一塌湖涂，描写得比这个卫灵公的太子还糟，如明武宗正德皇帝，还有比他更差的。他“无崖”，没有标准，你也跟着他没有标准。

你这三点做到了，“达之，入于无疵。”作人做事要通达，要圆融，不要古板，可是一个人太圆融太圆滑，会出毛病的，太圆太滑了，就变成滑头了。一个人不能变成滑头，又要做到没有一点瑕疵，这就难了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当过领导，当过长官，你把庄子这一套法宝拿到手上，在哪个时代都无往而不利。做到这样，才能够不是叫滑头，才能在这个混乱的局面，混乱的社会，混乱的时代中，把坏的领导人带上了正道，拨乱而反正。你要懂得，这是庄子传的作人的密宗哦。这是大学问，很难做到。打坐成佛并不难，老实讲，处乱世作人，做到把坏人改正了，尤其是把坏的皇帝老板带上正道，比成佛还难。所以佛在佛经上，再三赞叹治世的转轮圣王的功德，同佛一样。其中差别，就是一个悟道，一个不悟道。你不要以为佛经光讲出世，佛经大乘法主张入世。转轮圣王入世行道，佛出世悟道成道，不一定哪个方法就是行道，入世之道更难。所以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唯有十地以上的菩萨，才能做大的转轮圣王，这个秘密就是指入世之难。

螳臂挡车

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！

中国文学上有个名言，“螳臂挡车”，就是从这个故事里出来的。我们在座的有些青年是在都市长大的，恐怕没有看见过螳螂，那就可以到小动物园，或者到昆虫协会去看看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在乡下常看到。那时做小孩子不会像现代人这么可怜，螳螂啦，小螃蟹啦，都是最好的玩具，但都是把它们玩死了的。蘧伯玉说，你知不知道螳螂，“怒其臂以当车辙，”“怒”就是愤怒。我们看到，螳螂在路中间，听到车子嘎嘎嘎响着过来了，那个螳螂发脾气了，就站起来，把两个膀子举起来，那个精神，像力气很大一样，要想把车子挡住，哪里挡得住，车轮过去，它就变成肉浆了。它这样自己不估量自己，叫做自不量力。虽然如此自不量力，但它还是有勇气。其实螳螂不一定是有这个勇气，这是动物本能的反应。

我们都知道，历史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经过了二十年的痛苦。历史

上记载，越王勾践有一次出来，看到路上有个癞蛤蟆，越王乘坐的车子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癞蛤蟆生气了，就把肚子鼓得好胀好胀，那个威风好大。越王勾践立刻停车下去，向这个癞蛤蟆行了一个礼，左右大臣就问越王这是什么意思，越王说，我们为了复国，当效法这个蛤蟆的这股英雄气概。所以，不要看到“螳臂挡车”很愚笨可笑，“是其才之美者也”，这个勇气还是很难得。造句话插在这里，什么意思？上面一段蘧伯玉告诉颜阖，你辅助这位卫国的太子，应该怎么样作人处事，大原则讲完了，下面讲，如果你不照这种方法去做，非要严厉地把他改正过来，等于“螳臂挡车”一样，最后自己完了。不过完是完了，在历史上还是留下了一个名。就

如宋朝时候，有一个皇太后请老师教育太子，这个太子将来是皇帝哦，当老师的就因为他书没有读好，考试通不过，就打了他的手心，因此太子不肯去上课了。这件事皇太后知道了：哼！我们家里的孩子，有学问当皇帝，没有学问也当皇帝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皇太后一下子胡涂了，就不让太子去读书了。老师见太了不来读书，就马上叫太监告诉皇太后。皇太后命太监带口信出来，我们家的孩子，不管书读得好不好，都要当皇帝，等他当了皇帝，还不是把你的头要砍掉就砍掉。这个当老师的就让太监回复皇太后，有学问做圣贤尧舜一样的皇帝，没有学问做桀纣亡国的皇帝。太监把这个话照搬过去，皇太后一听醒悟了，对啊，送太子出去读书，就应该听老师的话。慈禧太后也干过这一类的事。所以说，还是有“螳臂挡车”这一种事，这种做法只能做一个忠臣，做一个烈士则不行。

所以蘧伯玉对颜阖说：你要小心啊，要谨慎啊。你慢慢地奖励他，对他多鼓励，“哎呀，这句话说对了。”“嗯，这个也对了。”然后，他都听得很顺耳的时候，有时告诉他，“这个有九分九好。只差这一点不好，你把这一点改一改，就十分了。”你如果照这样的方法，去教育他改正他，那么，你就成功了。这一点，就是我一辈子学不到的，看到有不对了就训话，哪还会给你慢慢奖励，实在没有等的工夫。

养虎的学问

接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的理论之后，蘧伯玉又讲：

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

你有没有看过，养老虎的人给老虎喂食，譬如说喂牛肉，宁可煮熟一点，而不敢割一块生牛肉丢进去，或直接把一只活物丢进去，否则老虎必须把活物咬死了吃，这样它就善成了杀生的习惯，而且养成了翻争的习气。同时，“不敢以全物与之”，宁可把食物割开来剁碎，送到它嘴边就能吃下去。喂老虎一样东西，你看它用爪子按着又啃又咬，有时咬不下来就发脾气了。个性坏的人哪，就和这老虎差不多。所以养老虎很麻烦，要对它很了解，什么时间肚子饱，什么时间肚子饿，它怎么样就要发脾气，怎么样才不发脾气，这些都要搞清楚。老虎是畜生，动物脾气都很坏，嗔恨心大，所以就变动物了。老虎与人不同类，但老虎对养它的人呀，蛮好，蛮乖。为什么？因为给它吃的嘛，养虎人顺着它的性情来养。有时候老虎发了脾气，把养它的人吃了，那是因为养虎人撞到了虎的毛病，老虎的毛病发了，不管你养不善我，照样吃你。此所谓禽兽。这一段拿给心理翠家去发挥，可以研究出许多名堂。

“虎之与人异类”，其实庄子讲得很客气，虎和人不同类，并不是说人比老虎好。人有兽性，兽也有人性。上次在宗教展示中心，有个同学问我，为什么密宗塑的塑像，多半不是人的样子，有些塑成人的身体，连着野兽的脑袋，还有爪子什么的？像显宗塑的佛像，三十二相八十庄严，多么漂亮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找告诉他，很简单嘛，人性之中有兽性，兽性之中有人性，究竟人性是善良，还是兽性是善良？这是个话头，你参参看呢？不可知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人这个样子，才叫长得漂亮，让另外世界的那些众生看，我们人这个样子很难看。别的生物长几十只脚，我们人只长两只脚，这个样子多不好看呢！别的生物脑袋后面长有眼睛，也不怕车祸，我们人长的眼睛，看前面还蛮灵光，后面就不行了，所以人这种动物笨得要死，只能看一面，不能够看到全面。所以啊，密宗的佛像，有道理在里面的，是个大话头。那个同学听了，有点恍然钻出来大悟的样子，是不是大悟了，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

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毁首碎胸。

你看养马的，喜欢马的人，马的尾巴一翘，晓得它要屙大便了，就很快地用竹篮筐接住马粪。马粪还是药呢，也可以作燃料，同时也怕把路弄脏了，所以要用篮筐接住。马撒尿的时候呢？把海边大的贝壳取过来接它的尿，马尿也是药，也有好处。当然这是古代，现在都不用这些工具了。人爱马呀，又要给它洗澡，又要给它剪发，又要给它喝酒，又要给它吃豆，爱马那爱得不得了，比爱人爱得多了。马我们那样爱它，它对人也好，看到人来，把头贴到人身上擦两下，人就是容易被骗的，马这样亲你两下，你就说：这马好可爱呀！它好爱我呀！结果

有个蚊虻来吃马的血，你拿苍蝇拍子“啪”一下，打到马身上去。打马的时候不对，这下马屁拍在马腿上，那马把马缰咬断了，把头一摆，马蹄子朝你胸口一踢，你就受内伤了，云南白药都吃不好的。这个道理就是：

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？”

这两句话也是作人的道理。任何一个人，都有自由的意志，生物也是一样，马也好老虎也好都是这样，“意有所至”，它那个毛病来了，一发作了，人跟马跟老虎没有什么两样，他爱好就是那一点，专注在那一点的时候，什么也转他不了，这就要研究唯识中第八识阿赖耶识中习气的根。一个人入迷的时候，你要劝他“回头是岸”，苦海茫茫，回头岸在何处啊？你什么般若呀，真如呀，都没有用。所以，明知道你爱他，有时候他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，就忘记你爱不爱他了。因此夫妇之间，父子之间，兄弟朋友之间，人与人之间很难相处，总之是“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”啊！

我们再看历史上的大奸臣，譬如宋朝的秦桧，明朝的严嵩，乃至清朝的和珅这一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一当权就是几十年？因为他们就懂得“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”这个窍妙，皇帝硬是离不开他们。历史上大奸臣杀了大忠臣，你以为真是被奸臣杀了的呀？根本就是皇帝要杀。如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，哪里是秦桧杀的，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，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，代高宗承罪而已。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：“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。”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

理，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。迎回二圣以后，宋高宗怎么办？二圣一个是他父亲，一个是他哥哥，二圣回来，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？第二点，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，而岳飞偏要涉及内政，天天催宋高宗立太子，这在高宗的想法，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？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，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。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造件事。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，宋高宗“意有所至”，秦桧一下子就懂了，皇帝的意思要这样办，我给皇帝办了，皇帝是越来越舒服，嗨，他真懂事。所以奸臣也是很不容易当的。当然我们不要学奸臣，奸臣太懂人家的心理了。所以做奸臣也好，做忠臣也好，历史上有句名言，叫“揣摩上意”。上面领导人的意思，你搞不清楚不行，要好好地研究，好好地揣摩。不要说揣摩上面的人的意思，像有的学生没有把我的意思搞懂，有时候正忙着，你来给我讲话，又不好意思骂你，就“好好好”应付两声，那个“好好好”，是不大同意呀，你一听老师答应了“好”，就以为老师都同意了，那我的火就上来了，我的老虎脾气也发了。所以揣摩上意之难呀!不要说揣摩上意，两夫妻，两个好朋友，你真懂得他的意思很不容易，此所谓知己之难。我们懂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作人了，可以处世了，也可以做大事业了。所以有些朋友埋怨，自己的才具是了不起的英雄，就是运气不好，这些长官不认识我。不是长官不认识你，对不起，是你不认识长官，你不懂得长官“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”啊。

“可不慎邪！”你要谨慎啊。这两句是重点，最难的，这是庄子在《人间世》传人道上的密宗。

三个故事讲完了。《庄子》的妙就在于，他东一下西一下，一段一段的故事摆在那里，都不给你作结论，要你自己去作结论。如果他做了结论，那就没有价值了。就像一个水晶球摆在那里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去看，角度不同，理解就不同。禅宗后来都是学的这一套。这中间要注意，我现在只能讲到这里，你们仔细去读，仔细去参详，这三段故事，每一段都并不独立，从颜回开始，三段故事都连带下来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转接不同，但是，每一段又是单独的一个故事，这就是《庄子》的千古妙文。现在年青人写白话文，最时兴的都是这个方法，一段一段的，可惜呀，不是《庄子》的文章，是“孙子文章”。上不及老子，下不及孙子，真是儿子，中国诸子百家的儿子。我们的诸子百家，上有老子，中有儿子，下有孙子，哈！三代都有。
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栎社树。其大蔽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‘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”曰：“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椁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樠（音mán）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”

匠石归，栎社见梦曰：“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楂梨橘柚果蓏（音luǒ）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！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”

匠石觉而诊其梦。弟子曰：“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”曰：“密！若无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！”

无用之材
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栎社树。其大蔽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‘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”

“匠石”这个“石”，古人的解释有好几种说法，这不太重要，在古代，只有对那些专业研究书本的人才重要。有人解释说，“匠”，是个工匠师，这个匠人姓石。在这两个字上作文章，写博士论文，我是不干的，因为划不来。庄子的话，十有九都是寓言。反正有这么一个人，是个工匠头子，到齐国来选木材，他到了“曲辕”这个地方，看到一棵“栎社树”。楼来有人考证，曲辕是孔子的故乡曲阜。是不是？不知道。“栎社树”就是属于神庙的一棵树。“社”，在古代是土地坛一类的庙子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忠烈祠，是代表国家社稷的一个庙子。譬如我们到日本可以看到，一个石头打的，上面圆圆的四个洞，那是社稷前面的神灯用的。中国上古的那一套文化，日本还保留着一些。日本人叫做神树，神木，也就是“栎社树”。这棵树大得呀，可以“蔽数千牛”。数千头牛夏天在树下一站，像被凉蓬一样都遮住了。人手拉手围这棵树，有一百围那么大。这棵树高得很，有“十仞”之高，七尺为一仞，就是几十丈高。后面还有些旁枝伸出来，把旁枝砍下来可以作一个独木舟，这棵树的旁枝有几十根，可以做几十只独木舟。“观者如市，”我们到日本京都，京都的神社就是这样，来参拜神木的人多得很。可是这位专门来选大木材的匠石，经过那里连眼睛都不斜一下，看都不看就一路走过去了。跟着师傅的这些徒弟，围着这棵树就看了个饱，看满足了一回头才发现，师傅并没有站下来看，已经走到前面去了。于是赶快追到师傅那里，对师傅说，自从我们拿起斧头跟你学手艺以来，那么多年跑遍了江湖大山，没有看见过这么好一棵大树，师傅你连眼睛都不斜一下，看都不看，停都不停，只管向前走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曰：“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椁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樠（音mán）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”

匠石说：算了吧，你们不要啰嗦了，这是“散木也”，没有用的木头。你看那棵树那么大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拿来作船吧，放在水里会沉下去；拿来作棺材吧，埋到地下去没多久就腐烂了，做棺材的木头应该是很不容易烂的；拿来做家具呢，它很快就毁坏了；拿来做门窗，一下雨就容易吸收水分，因为吸水分太重容易长湿气，它容易坏；拿来做柱头，要生白蚂蚁。这个木头呀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和读书人一样，没有一点用处。因为没有用呀，所以

它活的年纪那么大，很安全。匠石给学生上了一课，学生相不相信，不知道。徒弟也没有经验，反正是听了。

神木托梦

匠石归，栎社见梦曰：“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柤梨橘柚果蓏（音luǒ）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

匠石回去后，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公公来了。庄子没有这么讲，是我加上的。这个白胡子老公公就讲：你这个家伙算老几呀，你白天对学生讲些什么狗屁的话，你想拿我和楠木啦，红木啦，这些最上等的“文木”相比，那你就搞错了。白胡子老公公就教训他一顿：你看那些梨子树，桔子树，柚子树，那些番瓜，红薯之类，这些都是木头之属，草木之类，这些东西，可以开花可以结果，因为它会开花会结果，人们都不许它长高，要它横着长。刚长高一点，“嚓”一下就把头剃掉了，叶长多一点，想多留一点头发，也不行，要剃成光头，人类对这些植物多刻薄呀。这是因为它有用，结果大枝被折了，小枝泄气了。因为它能干，会开花会结果，所以把自己这个生命搞得很痛苦，“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”这些树专门生长水果给人吃，越生长得多越辛苦，活不了几年就老了，枯萎了。成了枯木当柴烧。本来树木的寿命很长，它活不到几年短命而死，就是被一般的世俗之人害了。“物莫不若是。”你要注意哟，有用的东西，就会把它用死了；你能干吗？就会把你能干死了。所以女同学做太太的，懒一点也蛮不错，不懒就会很可怜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！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”

而且我为了修到“无所可用”，修了好多年的功夫才成功哟，中间人家几乎把我砍掉，总算我显示出了没有用，才没有被砍掉。现在终于修到百无一用了，证果了，得道了，每天被人家来上香来拜拜。你说我没有用？这个就是老子的大用处哟！假设我也同那些柚子树，地瓜等那么有用，我还长得大吗？还能活了几千年到现在吗？白胡子老公公又讲，而且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人了不起，人和木头差不多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什么东西？大家都是天地间的一个东西。你专门来砍木头，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呀。你给徒弟说的几句话，把我的密宗揭穿了，密宗就成了显教。那就完了。你骂我是“散木”，你就是“散人”，我是个没有用的木头，你就是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个白胡子老公公就是木头的神，来骂了这个匠石一顿。

匠石觉而诊其梦。

匠石被骂以后醒了，这个梦可吓死他了，就要圆梦，解梦。等于我们同学做了梦，早晨起来就问：老师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然后就给我讲梦话。我清醒的人硬要听讲梦话，你说痛苦不痛苦啊？可是这位匠石清醒了，叫来了徒弟说梦话：昨天啊，我讲错了话，得罪了那棵神木，做了个梦。

弟子曰：“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”曰：“密！若无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！

徒弟说：师傅昨天不是讲过吗，这根木头是无用的木头，既然是无用的木头，它还会成精，变成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托梦给你，这好奇怪呀？匠石赶快说：密宗，密宗！这是秘密不要说，不要讲，声音轻一点，怕又被树神听到了。然后这位匠石哈哈大笑，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树神为什么托梦给我？他也很寂寞，没有知己，虽然我骂他一顿，我骂他也是他的知己呀，所以他来梦中给我谈这一番话，实际上他晓得我很懂他，因此托我传话给世界上的人，骂世界上的人都是笨蛋，不懂他，总算有我一个人懂他，托个梦给我，托我做他的宣传部长去宣传一下，去帮他再说明一下。你以为他来叫我给他买只鸡拜拜呀？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位徒弟刚才问得对，无用的木头怎么会在庙子里给人家拜呢？有用的东西要被人砍掉，没有用的东西更要被人砍得快，没有用留着干什么？但是他不会被人砍掉，他是庙子里一棵树，人家会说，这棵树呀，是神呀，动不得呀，只能拜一拜，因此就保存了，所以他活到几千年。这个道理懂吗？我们的人生，有用倒霉，没有用更倒霉，要做到好象是有用，又没有用，没有用的大用，譬如一块木头，被做成马桶了，多倒霉呀，另外一块木头，结果被雕成菩萨了，我们一天到晚拜它。因为它没有用，就要做到社神，做不到社神，“且几有翦乎。”半路就给人砍掉了。

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！”

所以他要保全自己的寿命，有他保全自己寿命的一套办法。那个没有用的人在社会上，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活下去，就只好装起一副修道的样子，人家一看，哟，有道之士！要做到这个样子，那就行了。然后向人家传道：“我讲了你不懂，为什么？密宗！”人家就问：“密宗是什么？”“嗡啊嗡啊嗡……这是藏文。”再不然，“这是梵文，你不懂的。”人家奇怪了：“梵文我认得呀！”“这是上古的梵文，你怎么认得？”像这样，就行了，就可以保全你自己了。这

个人生，玄了。所以学庄子要学坏的，但是，其中有人生的真道理。所以，“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”，他保存自己的办法，和你们都不同，所以他长寿，永远站住。然后你称其万岁，神，菩萨，还要拜拜。你看看，这多么高深，多么远大，这是密中之密呀！你们怎么懂呀！

我们中国文化和外国不同，有所谓诸子百家，上有老子，中有儿子，下有孙子，还有一子，韩非子。韩非子是法家，政治家，他也说两个故事，和这个道理一样，这两个故事也是对当领袖的人讲的。第一个故事：古时有一位太子，声望已经很高了，还要去周游列国，培养自己的声望。这时突然来了个乡下的糟老头子，身上穿一件破短袄，腋下挟一把破雨伞，言不压众，貌不惊人，自称王者之师，说可以做皇帝的老师，帮助平天下，求见太子。通报以后太子延见，这老头儿对太子说，听说你要出国，但这样去不行，你要拜我为师，处处要捧我，礼敬我，然后到每个国家，像美国总统什么的来接你的时候，你要让我站在前面，国宴的时候，你要让我坐在上面。我呢？光晓得吃饭睡觉，别人问到我，我也一问三不知。你这样才能成功。太子问他这是什么道理？老头儿说，我以为你很聪明，一提就懂，你还不懂，可见你笨。现在告诉你，你生下

来就是太子了，绝对不会坐第二个位置，而你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已经这样高了，再去访问一番，也不会更增加多少。可是你这次出去不同，带了我这样的一个糟老头子，还处处恭维我，大家对你的观感不同了，认为你了不起。人家会说，太子在国际上这么有名望，真是肯礼贤下士，如此谦虚，到将来不得了；而且这个老师这个样子，不晓得有多大的法宝，算不定他指头一伸，世界上的核子弹统统都放不出来了。各国对你有了这两种观感，你就成功了。这位太子照他的做，果然成功了。这是一个故事，《韩非子》里的故事很多了，都是政治里最高的艺术。

第二个故事，有大小两条蛇，要过街，大蛇想大摇大摆过去。小蛇不敢过去，叫住大蛇说：老兄，我和你商量一下，我们民主时代开一个会，你我这样过街会被打死。大蛇问该怎么办？小蛇说我有个办法，不但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过街，两边的老百姓还要放鞭炮，摆香案，跪下来，然后还要在台北市给我们修一个龙王庙。大蛇说，如果有这样的好事，我听你的。小蛇说，很简单，你仍然昂起头来大摇大摆过去，但让我站在你头上，慢慢地从街上游过去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但不被打死，老百姓看了觉得稀奇，一定认为龙王出来了，摆起香案拜我们。然后盖一座大的龙王庙，把我们送进去，初一十五还有猪呀羊呀，香呀蜡呀，来拜一拜。结果照这个办法过街，果然当地人看后盖了一个龙王庙。这个故事分析起来很有道理，所以一个事业要成功，常要上面顶一个所畏的。你们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头上都要顶一条小蛇。所以，你们叫我老师，你们诸位都是小蛇，我现在实际上就是那条大蛇。

这两个故事和庄子说的“栎社”神树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中国的古书，诸子百家不能学，学坏了就是个大坏蛋。我们小的时候，诸子书是不准读的，《三国演义》都不让看，怕人学坏了。但是，做大有为的人生，做大事业的人，想要做大政治家，做大外交官，大元帅，大教育家，乃至做一个大和尚，这些道理都要懂。大和尚就是这棵树，就会要托梦给人家，那才做得好。真的，这是《人间世》的道理哟！
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，有异：结驷千乘，隐，将芘其所藾（音lài）。子綦曰：“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异材夫！”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；舐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。子綦曰：“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，神人以此不材。”

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（音yì）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异　材

《人间世》全篇的宗旨，庄子告诉我们怎样处世作人，方法就是老子讲的三个字。“曲则全”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做人处世的艺术。处世是非常难的，如何做到“曲则全”呢？前面讲到栎社树，无所可用，等于本地的榕树，榕树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用处，但往往可以给人乘凉，乃至做庙子前面的标记。
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：结驷千乘，隐将芘其所蔌。

“商丘”是一个地名。“南伯子綦”看见一棵大树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“结驷千乘，隐将芘其所蔌。”古人所谓“驷”是四匹马平排拉一个车子叫“一乘”，“千乘”形容大得不得了，有四千匹马平排起来站在这棵大树之下，树叶都把它们遮住了。我们知道，任何植物，树根有多大，就是树叶子散开的范围。

子綦曰：“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异材夫！”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；咶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。

子綦说，这是什么树呢？它一定有奇才异能。现在说一个人有特殊的本领为奇才异能，也是由《庄子》“异材”的观念发挥的。

抬头一看，树的枝干是歪歪曲曲的，不能做为栋梁之材。古代建房不用钢筋水泥，全部用木材，尤其古代修建帝王的宫殿，采栋梁之材是非常困难的。历史上帝王们修建宫殿就是老百姓的

大灾难，栋梁之材都只有在深山老林中才找得到，千方百计砍下来，要运几万里送到首都去。例如最好的木头在西康建昌。过去有一句土话：“少不入广，老不入蜀。”它的意思指广东风气比较开放，很风流，年青入广就流连忘返了。老年人入蜀有个好处，有好的棺材料。因为四川西康一带有好木，如沉香木，有香的，有不香的，一根沉香木比黄金钢铁还重，在水中不会浮起来。帝王们修建宫殿必须用这种木头，木头砍下来，要经过很多省，运几万里。为了帝王们享受，老百姓不知要死多少人，经济上的损失不知有多大。

把这棵树的根剖开，不能做棺材板。用栎木做的棺材板很容易烂，很容易生虫，而且古代好的棺材板是一块板，不能用两块凑起来，不能有缝，有缝则尸体腐烂了，液体流出来，味道很难闻。舔一下树叶子，则嘴烂舌烂；闻它的味道，人就会像酒醉后呕吐一样，三天都吐不完。这树大得不得了，却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但它“结驷千乘”，可以做一个大的停车场，有这样大的好处，是“异材”。

子綦曰：“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，神人以此不材。”

子綦说，这“材”算什么东西？无以名之，这就叫嫉才妒能，因为它有特殊的材料，天生的能照应那么多人，但是它本身有什么长处？一无所长。“嗟乎”是感叹，上天生就这么一个木头，一无所长但用处大。

这个故事同前一个故事相似，前面讲的栎社树一无所用，但却做了神木。现在这个大木也无用处，但能够挡住了太阳，能够覆盖了天下人，大家都可以在大树下乘凉。最伟大的大木就是这样，最没有用的大木也是这样。在人里面，当皇帝、作孤家寡人就是这个大木，当皇帝是一无所能，既不能搬砖又不能盖房。任何本事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本领，你们可以躲在他下面乘凉，因为他有大用，所以不成材。材是专才。譬如历史上有名的汉高祖真是这个大木，兄弟三人，就他一无用处，成天喝酒吃肉吊儿郎当的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是漫不在乎，大而化之的人物，他只有一个本事，会当皇帝。但当他统一天下，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，很坦白地说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运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吾擒也。”现在很多青年人想当领袖，你要想一想，自己会不会做造么一个大木？如果又精明又能干，连小指头都充满了精明的人，你不要想当这么一个大木了，做不到的，只能做个学者，或学个电机工程，再不然当一个博士很了不起了。要做这么一个大木，必须要“异材”，要特别不同。那么，庄子已经说明了第二层意思，他虽然没有说木头作什么用，但一望而知，点题了，这木头可以“结驷千乘”，“结驷千乘”就是天子的本领。

有材则患

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（音yì）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

宋国有个姓“荆”的人家，有一块好地，种了楸树柏树桑树。当这些木头长到一把时，两手相合叫一把，可以用来做抓猴子的机械，就砍了；当长到三围四围时，可以用特别漂亮的木头来做大房子的门框，就砍了；再长大一点，长到七围八围时，“樿傍”就是做匾，可以拿来做匾了，贵人富商之家就把它砍了。

草木的寿命很长，依中国文化来讲，用五行表示，东方属木，西方属金，东方是太阳升起方，木代表生发之机，表现生生不息的现象。草木寿命都很长，而且不大容易死亡，即使砍断了，还是可以连续长起来。这些草木应该活得与天地同寿，但是它是有用的材料，长得大一点，小有用处了，随时就被砍了，所以生命只活了一半，甚至一半都未活到。无用之材就活得很长。前面讲有个大木无用，其实无用的大木最有用，代表了领袖的才能。要做个领袖，真是一无所能，无所长处。但领袖的长处是什么呢？能包容一切人的长处，假如不能包容，就是臭木头，只能放在庙子里，靠菩萨在前面保卫着，才活得长久一点，不然就要被砍掉。这个大木不靠菩萨不靠神，因为它自己能包容一切，能蔽荫天下人，等而下之的材料就用到死，“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”这个故事的道理说明，世界上能干多才的人，都把自己的生命糟塌了，越能干越多才，越是自己促死。历史上有名的苏东坡，就是有用的材料之一，苏东坡一生遭遇很坎坷，他晚年做了一首很妙的诗，希望人不要做有用的人：“人人都说聪明好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但愿生儿愚且蠢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这是苏东坡晚年的人生经验，我读了以後笑了，天下的如意算盘被他打完了，生儿又笨又蠢，但运气好，一辈子无灾无难到公卿，这不是打如意算盘吗？苏东坡怕被聪明误了的思想，又被聪明误了。

所以庄子下了个结论：

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古代人的迷信，牛马身上有块毛是白的，不吉利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这样的马叫“的卢”，据说的卢丧主，带孝的。牛猪头上有白毛的，小猪的鼻子翘得像犀牛一样地高，拜拜都不能，也不吉利。人有痔疮的都不能过河，河神不答应。像过去往浙江普陀山拜观世音菩萨，女的碰上经期，不能坐船去拜，不然会碰上台风。如果碰上台风，马上就问有女的没有？有就把她丢下海了，一定是她不干净，惹菩萨生气，所以来了台风，这是古人迷信。庄子引用古代人的迷信，这些事是符祝，一般说的端公们都知道，认为不祥。庄丁说人认为不吉利，但“神人”认为

不吉利更好。如果变马，宁肯头上有白的毛带孝，一辈子没有人敢骑；如果变猪，宁肯鼻子高高地翘起，不会被人杀了拿去拜拜，会好好地活到老。所以，世人认为不吉利，在上天看来是大吉大利。

这一段看起来滑稽幽默，但人生被庄子看得透透的。庄子的观念认为，人没有认清自己的价值，没有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人生所谓求名求利求能干，要聚敛功名富贵的，都是不愿意好好地活着，忙忙碌碌地过一生，最后自己卖命得来的功名富贵，功成名遂，自己却看不见了，像苹果熟了落地了。这两个故事说完了，就是庄子在《人间世》中所提的两个原则。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挫针治繲（音xiè），足以餬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于其间；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三锺与十束薪。夫支离者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！

支离疏的故事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

“支离疏”是一个人的绰号，这个人长得很奇怪，他大概是没有脖子的，两腮贴近肚脐，肩膀长得比头顶高，五官仰起，两髀同腰相连，长得不像个人形。这种畸形的人，我们看见遇，现在这种人的命一定很好，可以作电视上的好材料，当名演员。

挫针治繲（音xiè），足以餬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于其间；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三锺与十束薪。

支离疏这种畸形的人，正好适合当裁缝。“鼓荚播精，”就是卜卦用的一套。中国有一个习惯，一个孩子天生瞎子，就教他算命或卜卦，特别灵。还有一套特别的方法，教他只求记忆，不用子丑寅卯，只要记得就好，所谓“铁板数”就是教这类人的。过去算命专门找瞎子，瞎子有特长，算得更准。这种畸形的人算命或卜卦，每一天生意很好，靠他可以养活十个人。样子长得不成人形，谋生的技能比谁都好。当国家征兵时，免了他的兵役；当国家征用劳工时，因为他有残疾，不用出力；如果发社会福利救济金，每次他都能领到。他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在人生的途程上，占的便宜大极了。

夫支离者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！

这个人“支离其形”，长得怪里怪气，可是生活得很好。如果我们有人对自己一生的学问、道德、修养做到怪里怪气，也就是像现在好好的一个人，要去学修道啦，学佛啦，打坐吃素啦，上教堂等，都是“支离其德者也”，看起来很不正规很不正常，然后人们会说：这人很迷信，不用找他了，因为找他没有用。迷信就是一顶很好的帽子，可以躲开很多的灾难，可以让人很好地活下去了。如说某人是吃素的，究竟他心里吃不吃素，是不是“心斋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庄子告诉我们，这个人生这个社会很妙的，正常的人生活下来很困难，稍稍带一点怪，但不要怪过了头了，就会活得很痛快，就看你是否善于利用“支离其德”，不过要学得像支离疏，好处他都占光，国家要征兵役用劳工，他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发救济金却尽管来领，要做到这个样子，你就“支离其德者也”，所以怪要怪得有样子。我们有些年青人本事没有，脾气非常怪，那就变成了翘鼻子的小猪，上祭坛不能用，杀了拜拜都不行，但做成香肠腊肉却可以。所以要怪得像支离疏那样，这人就有用了。

讲了支离疏这个怪人，下面的文章引出我们文化历史上最有名的故事，这在孔子本身传记见不到，看起来庄子处处在骂孔子，实际上庄子非常捧孔子，我们不要被庄子的文字骗过去了。

孔子适楚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！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祸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！临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！画地而趋。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。吾行郄曲，无伤吾足。”

凤兮之叹

孔子适楚。

孔子到了楚国去。当年楚国的中心是湖北湖南，一直到广西贵州的边缘，实际上安徽这一带都是楚国的范围。据《庄子》上讲，孔子到过楚国，一般的记载上，孔子周游列国，但没有到过楚国。湖南湖北的朋友经常说笑，我们是孔子不敢去的国家。孔子到楚国边境要遇河时，车轮子坏了，叫学生子路去借个工具修一下，子路看见一位大嫂的在河边洗衣服，就很有礼貌地说：大嫂，我向你借一样东西。话未说完，这位大嫂让子路等着，就回去拿来了一些钉子、木头，还有一把斧头给子路，子路奇怪了，大嫂就说：你不是孔子的学生吗？你向我借东西，东方甲乙木，你要木头，西方庚辛金，你要钉子，斧头，对不对？子路一听傻了，回来对孔子说：楚国不用去了，楚国妇女都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都懂《易经》八卦，我们这一套去卖不开。所以孔子没有到过楚国。这个故事是两湖的朋友最先告诉我的。我说这是在骂你们两湖人。他说怎么是骂呢？这是吃我们两湖人的醋，我们两湖是连孔子都不敢来的地方，所以全国都吃我们的醋。

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！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祸重乎地，莫之

知避。已乎，已乎！临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！画地而趋。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。吾行郄曲，无伤吾足。”

孔子在本篇中最倒霉也是在楚国。“楚狂接舆”是楚国一个着名装疯卖傻的狂人。狂人并不是疯子。过去说的狂，就是满不在乎，什么都不在话下的味道。道家的书和《高士传》都说他姓陆，名接舆，也是道家着名的隐士，学问人格都非常高。孔子来到楚国，楚狂接舆一听老孔来了，就去看他。去了以后，电铃也不按，就站在门口讲了一句话：“凤兮！凤兮！”这个“兮”字，大家素来都读成西。年青时，有一个学问很渊博的湖北老先生告诉我，“兮”在古音中应读“啊”。在宋朝，尤其是朱熹注《诗经》以后，都读成西，搞错了。我一想，非常有道理。这个“兮”，等于白话文的“啊”，就是人拉长声音唱起来的尾音。天下人已经搞错了那么多年，那就将错就错吧。

楚狂按舆说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如德之衰也。”凤凰，凤是凤，凰是凰。古人说麟、凤，有时候代表人中之君子，或者是天下绝对太平，两代有道的时候，就可以见到走兽中的麒麟，飞禽中的凤凰，乱世的时候就看不见。道两样东西，是中国文化的标志。现在楚狂接舆是用凤来比孔子，他说凤啊！凤啊！你运气不好，怎么那么倒霉，到这个衰世来。“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”这是中国文化道家的历史哲学。他说孔子希望的人类社会道德的世界，只有两个时代有，一个是过去，几万年以前，“往世不可追也”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也许几万年以后有这个世界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“来世不可待也”。等于我常说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好人，一个还没有出生，一个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都是不大对头的人。

楚狂接舆骂孔子，你所希望的世界，一个已经过去，永远也看不见了，一个还没有来。我们要知道，孔子着的《春秋》，不光讲历史哲学，而且讲历史哲学的批判，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部大书。所谓《春秋》讲三世，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。一种是“衰世”，也就是乱世，人类历史是衰世多。研究中国史，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，几乎找不到，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，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。衰世进步到不变乱，就叫“升平”之世，应该说，如汉唐两代，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，好一点的如周朝商朝等，算是升平之世，尧舜禹时代，还要稍高一点。最高的是进步到“太平”，大同世界的太平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“太平盛世”。以《春秋》看来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，都是衰世多，道德衰落，文化衰落。稍稍好一点的是小康。大同世界的太平，相当于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所标榜的“理想国”，和道家思想的“华胥国”，乃至如同上帝的天国，佛家的极乐世界。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，真正的太平盛世，等于是个“理想国”，几乎很难实现。所以，楚狂接与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命运很苦，所遭遇的不是乱世，是比乱世好一点的衰世。你虽然是个凤凰，凤凰生在这个衰世比野鸡不如。你看这个疯子啊，人家孔子是从外国来的，他就站在门口比手划脚地骂了孔子一顿。

“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”这是历史的哲学。当“天下有道”的太平盛世，就是圣人的时代，圣人的世界。同样的观点，我们知道，佛出世的时候就是太平盛世，也就是转轮圣王的时代。但化身佛什么时候来？宗教家什么时候投生？当天下乱了，需要救世时，“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”所以当圣贤，都是抱着救世救人的心态来受苦受难的。楚狂接舆说，你老孔在这个时候来投生，你能一辈子不受刑法，不被杀头，保住吃饭的家伙在肩上不掉下来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你还要到处周游列国，到处传播文化，救世救人，你这是不想活了。你说这是在骂孔子，还是在爱护孔子？这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凤兮之叹”，用凤凰生在不得势的时代来比孔子。楚狂接舆的理论，一个人生在衰乱之世，能好好地活下去，不半路遭遇刑戮而死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这种事对一个抱着救世思想的知识分子，在历史上是很多的。乃至任何一个朝代变动之时，不容易活着的就是知识分子。

“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”这是历史哲学的名言。人生都要求幸福，太难了，幸福这东西比羽毛还轻，没有办法把它装起来。拿新的文学来形容：幸福在我们前面轻飘飘地溜过去了。庄子用古文学来描写，“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”。所以，永远是把握不住的东西，这叫做幸福。“祸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”那“祸”，那痛苦，象地一样不会离开我们的脚跟。换一句话说，人活在世上，幸福是这样地难以把握，因为它太轻飘，一下子就溜过去了，艰难痛苦这些“祸”像大地一样，你始终离不开它的，所以人一生都是在祸福中。所以楚狂接舆说：算了吧！算了吧！你老兄何必到楚国来呢？你到处传道，把道德的思想，文化的观念到处散布，这只有我懂。这个时候想出来挽救这个时代，你危险极了。“画地而趋。”一般人都认为自己很高明，自己划定一个范围在那里转。读书人就容易犯这个毛病。人生每一个人都是“画地而趋”，造四个字就是人自己对自己的讥讽。所以佛家讲解脱两个字，很了不起！怎么解脱？不“画地而趋”，自己不规定范围，自己超越一切，就是真正好的人生。

“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！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。”“迷阳”，是土话，是路上的荆棘。实际上，“迷阳迷阳”，也可说湖北湖南一带的喜欢吃辣椒的，麻辣麻辣，这些东西抓到手上，刺到是很痛的。人在路上走，边走边念，“迷阳”不要伤到我的脚。古人很迷信，出门时就要念“迷阳”这样的咒子。“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。”我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这些有妨碍的东西不要伤害到我的脚。这四句话，代表了全篇的宗旨。

下面有一个结论：

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无用之用

山上的大树，天然活在那里很好，为什么世上的树都没有变成神木，永远活下去呢？“自寇也；”本身长得太美丽，长得太好了，自己招来别人的寇盗。因为太有用的材料，一定招来别人的砍伐。“膏火，自煎也；”自身能燃烧的东西在古代叫“膏”，如人、猪身上的油。历史上记载，古代帝王墓打开以后，里面的铜灯几千年不熄，因为那个灯油是鲸鱼的脂膏做的，可以点几千上万年。动物招来杀身之祸，是因为它身上的脂膏有利用的价值。“桂可食，”“桂”是桂枝，是补品可吃，所以它被砍伐。“漆可用，故割之。”现在的油漆是化学的，古代是漆树，这种树流出来的汁液可以用来漆东西，所以它被割裂。凡是有利用价值的东西，就被人们破坏了。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。”一般人都知道，生命活着要有价值，其实人生的价值做到没有用，才是最有用！才可以规规矩矩活一辈子。这是庄子的结论，看起来非常消极，对于人生、社会是讽刺的。实际上庄子很积极，他是告诉我们：“世路难行”。世界上这条路很难走，生命活着要有价值，自己处世要很有艺术，在不同的环境中，自己要懂得怎么处，否则自取其辱，就完了。“世路难行”是这篇《人间世》的结论。

《人间世》全篇，由孔子学生中道德品质最高的颜回，想出来救世，想做帝王师开始，被孔子骂了一顿，你哪里有资格做帝王师？如果你一定要去卫国，这条命却要玩掉了，你想救世救人，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所以不如自救。就教颜回如何修道，做“心斋”，教如何自立然后立人的道理。最后讲到孔子本身去。孔子善于教人，却不善于教自己，所以忧伤悲苦一生。结果碰到装疯卖傻的楚狂接舆骂了他一顿，也是恭维了他一顿。孔子之所以为圣人，从哪里看出来呢？不在四书五经上，就在《庄子》上看出来。圣人之用心，对于天下国家，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虽然知道挽救不了，可是他硬要挽救，做了多少算多少。孔子所以为圣，就在这里。所以《人间世》全篇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好象在讥笑孔子，实际上非常地捧孔子。后世的人，特别是宋明理学家，口口声声骂佛家骂道家，实际上内容都是用佛家道家的东西，很多的观念都是用《庄子》来捧孔子的。他们也都看出来《庄子》在捧孔子，但表面上，因为宗教的排它性，所以拼命骂佛道两家，这在历史上、文化史上是非常不公平的。

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《人间世》全篇的宗旨：“世路难行”。并不是世路是不可行的，是可行的。人生要你自己善于处。那么归结起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三个字：守本份。人要守本份，在什么立场就做什么事，处什么态度。大家进了歌厅就要跟着唱歌，进了舞厅就要跟着跳舞，大家喝醉了你就要装醉，大家清醒起来你也要跟着清醒，大家都在做工你却在睡觉，那就不是疯而是蠢到极点了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

但还有个大道理也要了解：《庄子》内七篇是连着的，真正善于处世的人，世路固然难行，善于行世路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得了道的人。知道了《逍遥游》、知道了《齐物论》，然后知道了《养生主》，得了道的人这三个内容都做到了，就是佛家讲的菩萨道，然后再入世，这个入世随便怎么玩法，都是他的游戏三昧。这四篇是连续的一贯的，其宗旨从这个大题目大方向去看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

第六篇 《大宗师》

《大宗师》这一篇分两部分。一部分是讲人如何把自己修养到超凡入圣，对物理世界完全是解脱的，是出世的。这一部分等于是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《养生主》的总论，也是总的注解，总的说明。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生死问题，生从哪里来？死向哪儿去？一个人假使能否做到了了了生死，对于生死无所惧，无所阻碍，则天地间没有第二件事情可害怕了。于是无所谓留恋，无所谓牵挂，然后才可以入世作人，才可以入世处事了。这一部分等于是《人间世》与《德充符》的引申、解释和结论。《大宗师》就包括了这两大纲目。了解了这两个纲目，学习《大宗师》就比较透彻了。

《庄子》内七篇的前六篇，人经过了这六个步骤，具备了入世出世这两种修养，才算一个人的完成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够得上称为《大宗师》。这个《大宗师》就是儒家所讲的成就了的君子。《大宗师》下半部也包括了《礼记》所谓的儒行，一个儒者，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做一个人，它是《礼记》中很重要的部分。我们看道家《庄子》的思想，表面上与儒家不同，实际上原则是相同的。

尤其这一篇我们要了解什么是“命”，这个命不是算八字那个命，它在哲学的理论上叫天命，在实际的修证就是认清生命的来源。生命中间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有一个代号叫命。这个“命”相当于佛学中讲的业，善的是善业，恶的是恶业，不善不恶的是无记业。业就是生命的一股力量，所以又叫业力，也叫业气。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。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。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虽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

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谟士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火不濡，入火不热。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不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嗌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；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；悠然而往，悠然而来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，是之谓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谓真人。若

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颡；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。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；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；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！滀乎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；厉乎其似世乎！謷乎其未可制也；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悗乎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。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知天之所为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

“知天之所为”这个“天”，是代表形而上的道。佛道两家提到天，这个天是代表形而上，就是超越宇宙万有，超越生命以外，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天。用宗教的说法，也可以叫做佛、上帝、真如之类的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古书上的“天”字，大约概括了五类内涵：（一）天文学上物理世界的天体之田，如《周易》干卦卦辞“天行健”的“天”。（二）具有宗教色彩，信仰上的主宰之天，如《左传》所说的“昊天不吊”。（三）理性上的天，如《诗经》小节的“苍天苍天”。（四）心理性情上的天，如泰誓和孟子的“天视我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。（五）形而上的天，如《中庸》所谓“天命之率性”。

“知天之所为”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如果要了解这句话，就要详细研究道家另外一个本书《阴符经》。在《阴符经》里中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!"
这句话就把宇宙万有生命的道理都讲完了。实际上，《易经》和道家的这些修养法则，都是从效法天道，宇宙自然的法则来的。当智能到达了宇宙万有以外的那个天，“所为”，所做的。庄子没有用“知天之能为”，我们要注意，“能”与“所”要分开，“所为”是现象是作用，“能为”是它的体性。我们人的生命同宇宙自然法则是一样的，所以，能够了解“知天之所为”，然后“知人之所为者”，了解人为的各种人事法则，譬如，人生理的变化、思想精深的变化，那么，这个人的修养学问就到家了，“至矣”了。

在这一篇里，大家不要轻易抛弃了郭象的注解，郭象的注解非常重要，可以说后人解释《庄子》还没有超出他的范围。“知天之所为者，皆自然也。则内放其身，而外冥于物。与众玄同，任之而无不至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自然”，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，也不是印度的自然外道那个自然，我们讲的自然科学的自然，虽然名称也叫自然，它是指有质有象的物理世界。印度有一学派，称谓自然学派，佛学名之为自然外道。其所为自然，是指生命的本源不用追求了，随便它象行云流水以养，一切听其自然，这个自然变成印度哲学上一个有生命、有主宰的东西，是理念世界的自然。中国道家讲的自然，可以说概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，又概括了印度自然学派的自然。这个“自然”的代名词就是道，就是孔子在《易经》中说的形而上道，就是本体的力量。我们看书要把中国道家所说的自然，同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所说的自然区分开来。尤其近代中国翻译西方典籍，把物理、化学等学科，统称为自然科学，这就借用了中国古代道家这个“自然”的名词，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道家说的自然，就等同物理范畴的自然。但大家往往对这个观念本末倒置，颠倒了。郭象的意思是：一个人能了解老子的所讲的“自然”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得道的人。“则内放其身，而外冥于物。”则没有身体的障碍，没有身体的观念了，同外面的世界心物一元了，同外物混合为一乐。“与众玄同，任之而无不至也。”人与万物，跟树木、花草、行云、流水不分彼此，混合为一乐，因此放任其自然，一点也不用心，不加后天的心识，那么道的修养到了。

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。

郭象的注解：“天者，自然之谓也。夫为为者不能为，而为自为耳。为知者不能知，而知自知耳。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，则知出于不知矣。自为耳，不为也，不为也，不知也，则为出于不为矣。为出于不为，故以不为为主。知出于不知，故以不知为宗。是故真人遗知，而知不为而为。自然而生，坐忘而得。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。”

“天者，自然之谓也。夫为为者不能为，而为自为耳。”“夫为为者”，前一个“为”是动词，后一个“为”是名词。就是说，宇宙中有一个主宰，宗教家叫它上帝或者玉皇大帝等，道家没有这些，中国文化从《易经》开始，宗教外衣早就脱掉了，反而是后人把它穿上了。

中国文化用现在的观念讲，是相当科学的，既不加宗教的外衣，也没有哲学的粉刷，直接地、赤裸裸地表达有一个东西，能为宇宙万有做主宰的“为为者”，“不能为”。实际上，宇宙万有那个生命的根源是“无为”的，它什么都不能做。譬如我们看见的物理世界的虚空，它什么作用都没有，但是宇宙万物离开了空间就没有了生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“夫为为者不能为”，它没有主宰，也不是自然，可它是万物生命的根本。那宇宙万物一切的生命自生自灭，为什么呢？“而为自为耳，”它自己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的法则。“而为”这个“为”，具有所为的为，不是能为的为。

“为知者不能知”，我们人类的智能高，是了不起，但最后还是空的，因为空，所以无知。最高的智能到达了无知，“而知自知耳”。人类有思想，能知一切，这个能知一切，不是上帝做

主，不是菩萨做主，也不是鬼神做主，是我们生命里面本有的功能。

‘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，则知出于不知矣。”因为我们生命的功能具有无穷无尽的智能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知的。这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有知。因为它是无知的，所以无所不知。我们智能最高处，一无所有。道家这一套思想就是老子的“无为”，发挥为最高的政治哲学，就是帝王领导学。一个坐上面的人，不一定太精明，太有为，即使很精明很有为，也装起来很糊涂，，无所为，因为无所为，他下面的人才可以发挥长处。“自为耳，不为也，不为也，则为出于不为矣。”道理都一样，我们不用再加一层的解释了。

“为出于不为”，因为一切万有的所做所为，它本身是从道体的生命，最高的功能那个无为而来。“故以不为为主。”“知出于不知，故以不知为宗。是故真人遗知，而知不为而为。”得道的人没有知，无知，一切的感受、感情、知识、思想都空掉了，抛弃了，那无所不知的最高智能，就发挥出来了。“自然而坐，坐忘而得。”要得定，把身体、身心都忘了。“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。”所以最高的智能，得道，是绝对的，没有相对的，一切的名相、名称，叫它道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这些都沾不上。

郭象注解《大宗师》的文字很美，你看他翻来覆去几个字，但每一层逻辑分析的很清楚。科学化的逻辑思辨而用文学化表达出来，用“为”“知”等几个字，作了一大段文章，读起来还很舒服，这是中国文学艺术达到了极高处。当然有时自己读起来会笑的，什么为呀知呀，搞些什么名堂。其实这是有大道理的。现在回到《庄子》原文：

以所知养所不知

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之，以养其知之所知。

那么退一步讲，不是退一步讲，如果我们了解了人这个生命，是怎么样一个法则，使怎样有所为的。这就包括了两方面，一个身体生理的，一个精神生理的。譬如疲劳了一定要休息睡觉，睡着了一定要清醒，等于自然界一样，白天过了一定是黑夜，春天过了一定是秋天。“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之。”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人求知识，求学问，是莫名其妙的不知为什么求，这是一件非常可笑非常幼稚的事。人类求知识不是真正的为自己，把知识用来搞一些机械什么的。我们人发明了机械，生活很便利，本来想救世，结果呢？相反的都变成杀人的工具了。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人应该把求来的知识，回国来了解自己生命的本来，“父母未生我以前”在哪里？上帝的外婆时谁“可是人类有了学问，有了知识，没有做到“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之。”。

所以我们要把学问知识，用来求生命的那个本来。自己所不知道的，“以其知之所知。”，然后回转来，“养其知之所不知。”我们现在这个知识所了解的，是生命的第二重投影，在这个能思想有知识学问的上面，有一个根本，那个根本还没有找到，所以我们只晓得用自己生命的第二重投影，第一重的还不知道。如果知道了就叫得道，得道需要高度的学问，高度的智能。如果我们把那个根本求了出来，求出来时什么？“不知”，一无所知。有一个“知”存在，就“非道也”。

我们再看郭象的注解，这是很宝贵的东西，不能轻易把它放弃了：“人之生也，行虽七尺，而五常必具。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，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；理之所存者，为或不为也。故知之所知者寡，而身之所有者众，为之所为者少，而理之所存者博。在上者，莫能器之，而求其备焉。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为不敢异。异则伪成矣。伪成则真不丧者，未之有也。或好知不倦，以困其百体，所好不过一枝，而举根俱弊。斯以其所知而害其不知也。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为者有份，故任而不疆也；知人之所知者有极，故用而不荡也。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，则一体之中，知与不知，相与会，而俱全矣。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也。”

“人之生也，行虽七尺，而五常必备。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”五常分两类，物理世界的五常就是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人伦的五常市仁义礼智信，也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。我们这个生命活者虽然“区区”，“区区”形容极小，就那么七八尺高，几十斤肉摆在那里，很渺小，你不要看不去起我们渺小的身体，整个天地都来培养这个生命。没有空气、没有太阳、没有水、没有青菜萝卜，你就活不下去，宇宙万物都来“奉”这个区区，所以天地万物的存在，不可一缺少一件东西。

“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”宇宙万物少了一样东西，尤其是日光空气水，增一点或减一点，你的生命就活不不下去，就是讲物理。“一理不至”这个“理”，是讲精神世界。精神的生命与物质是同样的重要。精神生命有至理，“理”包括了这些性的，也代表了精神的法则，这是一个代号，整个“理”就是知识所能了解的。我们中国文化讲什么叫儒者呢？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”，一件事情不知道，那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，所以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，能通万理，无所不知，“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”修道的人要有高度的智能，无所不通，有一点不了解，这个生命就做不到长生不老。

“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。”我们身体比什么都复杂，比宇宙还要复杂。所以，朱文光有一篇文章要出来了，虽然是一篇小文章，却可以做一个科学上的证明。整个宇宙万有，先不讲唯心只讲唯物，拿到我们的脑子里来，这个宇宙是很渺小的一点。人这个脑子真复杂，有那么多神经，同电缆一样。现在科学进步，身体内部可以摄像，心肝脾肾哪一点起了变化，立刻就

可以看出来，人的思想里面动念，心就起变化，都可以表现出来。将来科学还会进步，诊断一个人的病体，只要一照相就行了，一看哪个部位颜色不对，就知道了。其实这个原理中国在古代就有了，中医里面有，只是没有那么科学化，所以道家思想认为，人体里面的一切，有一部分我们知道，也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。

“理之所存者，为或不为也。”在天地宇宙间，我们的精神生命，有些功能起作用，我们知道，有些没有起作用的功能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注意，郭象在东晋之时注的《庄子》，那时就提出了“理”字，到了宋朝的理学家，也用理字。理学家用了人家的东西，拼命骂道家外道，佛家异端。理学家最可怜，等于在东家邻舍借一点东西，在西家搬一部分家具，然后自己开了个店面，卖的东西都是别人那里偷来的。还认为就自己的最对，其它两家都不对。

“故知之所知者寡，而身之所有者众；为之所为者少，而理之所存者博。”我们人类自认为学问很好，科学也好，哲学也好，我们以知识所了解的，关于身心生命同宇宙的知识只有一点点。而我们身体上的，生命上的功能非常富有，人类所不了解的还相当多。所以各种方法的养生之道，医药也好，修道也好，我们做得到的，能达到最高效果的太少了。宇宙间还有许多真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还保存着许多秘密，不是天地有意地保存，是我们知识还不到。

“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而求其备焉。”因此，没有办法把这些秘密变成一个工具，都为我所用。因为理不通嘛，同科学道理是一样。譬如，牛顿看见苹果落地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使科学进步了一层，成为了一个科学的大纪元。但我们吃了那么多苹果，都变成大便了，怎么没有发现苹果落地中间有一个道理。科学家都跟傻子一样，经常傻不楞登的，突然灵光一现，哎呀，中间有个道理，就被他发现了。这同文学家一样，好词句也是突然冒来的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，瓦特发明蒸汽机都是一样。但是，宇宙间的这个“理”，“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”它永远存在，就是你智能没有发现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有一个道理，自己发现了可以把生命保存得很长久。“而求其备焉。”但我们想求完备是做不到的。这两句话两用的，后来也被政治领导人用作领袖哲学。当领袖的“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”，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同汉高祖一样，样样都不会，汉高祖会什么？会喝酒。但汉高祖善于用所有人的长处，结果都变成了他的成功。

“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为不敢异。”现在西方的科学研究，新的名词特别多，你把旧的东西照出来，就应用无穷了。这是人类行为学的准则：“人之所知不必同。”，譬如，你办一个工厂要用人，部下的智能、才能不必要一样，如果都是一样了，整个工厂就不好办了，大家都很聪明，聪明的连一个螺丝钉都上不上去了。所以，“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为不敢异。”但是有个目的，人都要活者，人的智能都不一样，有些所作所为可要一样，人的思想观念固然不通，要不要吃饭，要不要睡觉，要不要拉大便，都是一样。“所为不敢异”，必须要想同，统一于其间。

“异则伪成矣。伪成二真不丧者，未之有也。”人类的目标是共同的，可人类忘记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，因此社会有虚假，有作伪，有勾心斗角，人心有各种欲望的不同。所以我们人生后天用的思想，生命的真东西都没有用到，都用得假东西，假东西用了之后，这个真的生命没有了，丧失了。大家注意，道家的东西是很圆的呦，下面讲的也是最高领导学领导的道理，领袖的道德：诚恳。所以，最高的诚恳是最成功的人。所以，我常常告诉青年同学，你们不要玩花样，不要玩手段，这一百年来看的清清楚楚，世界文化交流的发达使我们看得更清楚，每一个人玩本事手段的人，一个高出一个，但一个个都搞死了。尤其我们这些老头子，看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诡，手段越来越高，比我们这些老的更老奸巨滑，你那是“太上老”。将来这个世上什么人成功呢？一个笨人，一个不玩手段，对人做事非常诚恳地人，这个人成功了。真成功还是诚恳。这是天地的法则。大家看工商界有钱的大老板，年轻人看看，你们都是博士，结果在他那里拿十万块钱，还听他的挨骂，所以我说：“世界上的博士都是给“不是”用得，他什么都不是，格老子有钱，你要听他的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呢？他又一个本事，他吃苦耐劳诚恳，所以他有钱。你博士又怎么样？博士碰上他“不是”，是要比你高一级阿。”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要募钱的，哪些校长向谁要钱？向“不是”要钱。“不是”出钱来培养你们这些博士。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，你看妙不妙!由这个道理你就懂了，最高的成就就是诚恳，不做伪。

“或好知不倦，以困其百体，所好不过一枝，而举根俱弊。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。”有些人“好知不倦”，同我们这些笨蛋一样，读书求知识，有一点不懂拼命去钻，结果身体搞衰弱了，眼睛带一千度，头发变白了，背也弯下来了，不是花眼就是咳嗽，搞得可怜兮兮的，不过帽子戴上了叫博士，如此而已。你所好的，所了解的，不过这一点，但你“六根”都烂了，身体不健康了，不戴一千度的眼镜就看不见了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，人类真是可怜，以很小一点的聪明智能知识，却害了根本的大知。

“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为者有分，故任而不疆也；知人之所知者有极，故用而不荡也。”真的智能，最高的成就是什么？真知道人生的重点，人生后天的知识、能干是“有限公司”，因此体任自然，不去勉强成就。了解人生这一点知识很有限，你不能了解宇宙，你不能了解生命有用呢？因此自己“用而不荡也”。虽然人生在世间作用，但不乱来，自己坦然“我很笨”，因为连自己生命从哪里来都不知道。

“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，则一体之中，知与不知，闇相与会，而俱全矣。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也。”我们现在的知识也好，学问也好，太有限，不要以这个自满，抛弃了这个，对于生命里面“知与不知”，把现在知识了解了怎样修道，怎么懂得知识求来的，那么达到道德境界，无

知，把有为的知识融入无为的境界里去，“
闇相与会”，则与道德境界自然冥合了，不用分界线了。

郭象这一段注解很好，他把《庄子》“以其所知养所不知”这一句话，做了一篇论文，他也是真正的博士了。古代考试与我们不同，所谓考文章，在四书五经中，随便抓出一句，临时出题，你就要对这一句进行发挥，来反映出你的思想才能。随便抓一点，出一个题目，这是很妙的。郭象这篇文章就是庄子的一句话的发挥，他把哲学、科学、人生、政治，一切道理，在几句话的短文里发挥完了。郭象相隔庄子有好几百年，却把《庄子》了解的如此之透，可以说他是庄子的私淑弟子了。讲中国这些史，研究中国文化的演变史，就要研究注解的年代。如果这些注解不看就溜过去了，就不知道时代文化的演变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知道，两晋南北朝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有那么大，它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。所以两晋南北朝的清谈不是偶然的。就历史地渊源看来，真正提倡清谈，其开创祖师是曹操父子。这是告诉青年同学们，现在这一百多年写的中国哲学史，都不大靠得住，都还有问题。

人为什么短命

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

庄子提出来人对生命的把握。一个人的生命自己可以作主，可以永远活下去，并不是那么短命的。我们人认为自己活了七八十年或一百岁很长寿，在道家看来是很短命可笑得。中国文化的道家思想认为，人可以活到与“天地同寿，日月同修。”，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呢？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几乎相同，都是我们自己糟蹋得，所以活该早死。有一个道家资料很有意思，喜怒哀乐，思想情绪心理的变化，每动一下减少多少岁，如大发脾气，一减减少了五十年。那个帐一算下来，活了五六十年都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这是中国道家特有的思想。我常说，不管它准不准确，这种理想，如果你认为是幻想的话，也可以。这种理想对生命的重视，全世界人类文化中，只有中国文化才有，这是中国道家特别的地方。有一个比较相同的，佛经里面有，但没有道家思想把人类生命的价值说的那么坚强。佛经里面说，人生来就有八万四千岁，因为人类心坏了，思想越复杂道德就越坏，一百年里减一岁，人也矮一寸，慢慢矮下来。到了人类知识最进步的末劫时，人类脑袋打，四肢小，人到十二岁就做爸爸了，活到一二十岁就死了。在那个劫数里，草木都可以杀人，空气都可以杀人。最后人类统统死光，只剩下五百人作人种了。到那时人类就悔过了，做好人作善事，科学文明也废了，人还是靠劳力规规矩矩作人。那么人类一百年里加一岁，人长一寸，一直到八万四千岁，这么一个来回叫一劫。这是佛学里关于宇宙生命劫数的一种说法。同道家的说法很接近。为了解释“而不中道夭者”，我们用到了佛家的说法，现在还是瞧瞧道家的看法：“彭祖年高八百岁”，算是短命的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提到：“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球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”我们认为大椿活了一万六千岁，道家认为只活了一年而已。

虽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

庄子讲了知与不知的重要，这个纲领先要把握。就是说，人类的知识不算学问，我们有个大学问，无所不知的那个道体，也就是生命的根源。我们做了一辈子人，对生命的根源都不知道，白做了人，很可怜！用庄子说法，是一个假人。了解认识了生命的本源才是真人。后来道家的神仙，得道的人都称真人。如吕纯阳得道了，大家就称为吕真人。当然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姓张的，姓李的，如果将来得道了，就叫张真人，
李真人。那么这个道怎么来的呢？两个路线：一是抛弃了你的小聪明，而求那个“吾知之知”的大道；另一个路线，把世间的聪明学问都通到了极点，最后归到“一无所知而无不知”，也就得道了。这是将知的重要。那真如是什么？在佛学里，印度翻译过来一个名称叫般若，《金刚经》又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在般若里有一个实相般若，就是道的智能，在中国不按智能来翻，因为意义不同，实相般若与“知而无知”，其实是一样。所以，印度文化一进来，同中国文化一搭配，佛学在印度就结束了，同中国文化就融合了。这两面的东西都一样，只是表达不同。

那么，庄子又讲“虽然，有患。”但是，虽然如此，这个道理还有个毛病，理由是“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”我们的知识，都是相对而了解的，“有所当而后待”，“当”念成恰当的当，然后才下一个恰当的名次，做一个恰当的了解，这就是普通的知识。在佛学唯识学看来，就是“比量”。老子也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较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合，前后相随。”所以知识就是相对而求出来的一个结论。都是相对比较性的，“比量”而求得，没有绝对的标准。

庸讵知吾所谓天人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

“庸讵知”是庄子文章的口头语，是当时的土话，相当于“那么”的意思。庄子试战国时南方的楚人，南方的楚人不是后世所讲的湖南湖北，等于是中原这一带的人。后人如苏东坡等，为了使自己文章漂亮，经常学庄子的文章“庸讵知”，直到宋朝都选用这个使文章转折的词，实在没有什么道理。“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”我们所了解的道，乃至这个天，不论是科学的或形而上的道体等，“非人乎”？都是人为的，假想的。如宗教家说上帝怎么样，天堂怎么样，那是你的解释阿！你看这个宗教非常有意思，西方人的天堂同东方人完全两样，阿拉伯人的天堂同欧洲人的天堂又不一样。颜色都不同，神的样子都不同。中国人的神穿中国服装，汉朝人解释的菩萨，穿的是汉朝衣服。你再问有神通的西方人：我前生是哪里人？他说你是希腊人，或者印度人，但很少说你是湖南人，因为他不晓得有个湖南，他意识境界里没有这个概念。东方人，中国说看到鬼，看到神什么的，他也不晓得欧洲什么样子，也从不讲外国人头生到这里。这些谈天说地的，都是人为，没有一个知识靠得住的，“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”

“所谓人之非天乎？”在讲到政治哲学或哲学思想时，我常常问大家：什么人是哲学家？乡下的那些毫无知识的老太婆，一辈子离家没有超过二十哩的范围，端根板凳坐在门口，看到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，看到牛回来了，看到下雨了，田里的水涨起来，一辈子也就看到那么个境界，也没有爬过阿里山，也没有到过东亚饭店，但是你问她：“老太太，很苦啊。”她回答你一句话：“没有什么，命嘛。”认命了就是大哲学家，所有哲学家都不及他。你说政治哲学，中国古代讲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”老百姓只要安居乐业就好了，所有什么主义什么思想，都离不开这八个字。这就是哲学，这就是人最起码的话，它合于最高道德的天理。知识分子所解释的，宗教家所解释的，天堂又怎么样，你到我这里来就没有罪拉，不到我这里来就有罪拉，这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，都靠不住。庄子都给你讲明了，最平常的道理，最平常的东西就是最高的真理。真理在什么地方？在最平凡的地方，平凡就是最高真理。

古之真人

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谟士。

庄子提出，人得了道就是真人。真人有“真知”，那是真智能。下面庄子又把我们带入一个神话境界，但却是真的，把人的生命价值说的很清楚。什么叫真人呢？三点：“不逆寡，”就是顺其自然，一切不贪求。人通常有一个心理，从小孩开始，分糖也好，吃奶也好，都贪多。真正得了道的人，“不逆寡”，“逆”通迎，“寡”就是少，少就少一点，就像刚才讲的乡下佬太婆，如果你问她：“你怎么分得这么少？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？”“命嘛！我的命嘛！少就少吃吧，无所谓！”

什么叫“不雄成”？“熊”是英雄，自己觉得了不起：“你看，我比你行吧！所以我就了不起，我就成功。”这是机械心理，用心打主意。得道的人不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一切的成功都是自然，他没有觉得成功与失败，命嘛，无所谓，就这个样子。

“不谟士。”“谟”就是谋，打主意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主意，想办法赚钱，想办法找门路，乃至想办法学道，想办法拜佛，多拜一下我的罪业就少一点，我向上帝祷告一下罪就没有了。都在那里打主意，都在做生意的思想，都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
这三点是人生心理状况最严重的地方。做到了真人，这三点都没有，人会打主意，真人不打主意；人会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真人不觉得了不起；人会贪多无德，不好的地方不住，钱少了不干，或者你看不起我，我就生气，这些都是“逆寡”，真人“不逆寡”，这三句话，用现代心理学发挥起来就是三本大着了。古代就只有三点，很简单。

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

“若然者”，如此的真人，他没有过错，纵然有过错也是无心的。“过而弗悔”还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没有后悔没有追恋。人大半的烦恼，就是追悔过去，梦想将来。光在那里烦恼生气，不能把握现在。生命只有现在，没有过去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有来，你去想它干什么？譬如说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就在这里看书，很简单！心中就没有烦恼，所以“过而弗悔”。“当而不自得也”也有两个观念，做人做的很恰当，并没有觉得你看我做的很好。“当”就是现在，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第二个观念，在现在的时候，过去不追，未来不妄想，“不自得也”，也不想把现在抓住，现在永远都抓不住地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：“过去新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”。所以真人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。我们的心理状况都在三段里聚会，追想从前，遐想未来，现在把握住不放，生怕他飞掉，其实你越抓得紧它飞得越快，绝对是把握不住的。

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火不濡，入火不热。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。

真人修养到这个程度，爬高没有“恐惧症”，不止爬高没有恐惧症阿，你把他放下千万丈悬崖，他也没有觉得掉下去，他没有高低的概念。到了水里也淹不死。入火也不觉得热，烧不了他。生命功能修养到这个境界，就是真人。这些道理讲起来理论很难，不过我知道我的太老师真有这个本事。太老师是学禅的，人到了最后，什么都无所谓，笑一笑。我的老师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，这事距今有八九十年了，有个法国神父来同太老师谈道，法国神父带了一瓶毒药，等于杀虫剂之类的，人喝了会死的。太老师说：这东西哪里会人喝了就死，我看同茶水差不多嘛。法国神父说：先生你不要开玩笑，这东西吃了真会死人的。太老师说：那我喝给你看。就喝下去了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太老师是广西人，后来一直住在四川，有一次太老师夜里从成都回新都的家，出城要经过北门的泗马桥。就是司马相如讲的“不坐泗马高驹，誓不过此桥”的那个驷马桥。太老师夜里回家，一手拿念珠一边走路，也不知他念佛不念佛，结果在河里走了一夜。早上有人在船上，看见有一个人的头在水里转，连忙把太老师弄起来，问“老先生怎么在这里？”“我回家”，“你怎么在水里？”“我在走路。”太老师入水，一切都忘掉了。“是知之能等假于道也若此。”“假”通遐。他的心境界已经达到了无量无边，大而无外，小耳无内，他把身体已经忘记了，一切知觉感觉，已经同他毫不相干了，这就是真人。这是庄子描写由心理转化到这个境界，这是要实证的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寐，其觉不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

得道的真人夜睡无梦，睡了就睡了，醒了就醒了。醒来呢？也不做梦。我们一般人睡觉，眼睛闭着有一个境界叫梦。我们现在认为醒了，也在做梦，白天在张着眼睛在做梦。白天的梦有悲欢喜乐，夜里的梦也有悲欢喜乐。真人“其寝不梦，其觉不忧”，白天夜里都无梦，就那么坦然。“其食不甘”，真人吃东西真无所谓，吃什么都可以，没有觉得这个是苦的，那个是甜的，没有食欲，吃一点点饱了就行了，食欲没有了。这个食欲很严重阿！还有食欲的存在，气脉是不会通的。“其息深深。”这个“深深”，不要搞错了，不是深到丹田。不要认为小腹下面

是丹田，那是大肠装的大便小便，你把那里守着干什么？搞久了之后，不是大便秘结就是血崩。为什么在小肚子上搞？这也不是在小肚子上，小肚子在猪肉摊上买一个很便宜阿。这个“深深”，是深到无底，不是在身体上搞得，当然身体有感觉。庄子前面也讲过，真人呼吸每一次来，都到达脚底心脚趾头，这是自然的。

“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”“息”不是鼻子的呼吸，鼻子一来一往呼吸，在一呼一吸中间，有一段很短的时间，普通人很短，有定力的人一点，好象没有呼吸，停止了呼吸，那才是真“息”，那是呼吸的功能，最初的能。真人不靠鼻子的呼吸，他自然的呼吸，在呼吸往来间，那个保留的元气，那股“息”，每一次都到达脚底下。普通人呼吸是靠肺部的。

这些是描写真人的外表。这样的人，慢慢地有资格做“大宗师”了。即使修养到达这个境界，还不完全够做“大宗师”的。那个中国道家，后世就把这样的人叫做仙。仙分神仙、天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五等，如薛道光注《悟真篇》所云：“仙游数等，阴神至灵而无形者，鬼仙也。处世无疾而寿者，人仙也。飞空走雾，不饿不渴，寒暑不侵，与道合真，步日月无影，入金石无碍，变化无穷，隐显莫测，或老或少，至圣如神，鬼神莫能知，
XX莫能测者，天仙也。阴真君曰：若能绝嗜欲，修胎息，存神入定，脱毂投胎，托阴阳化生而不坏者，可为下品鬼仙也。若受三甲符篆、正一盟威、上清三洞妙法及剑术尸解之法而对得道者，皆为”南宫“列仙。在诸洞府修真得道，乃中品仙也。若修金丹大药成道，或脱毂或冲举者，乃无上九极上品也。”鬼仙，死了以后精灵不散，最低级。人仙，人中之仙，有定力，心境很开阔。人如果修养到“真人之息以踵”，达到“昼夜长明，夜睡无梦，心存日月”，就是地仙之份。所以道书上描写中国有些老祖宗得了道，到了八九十岁还“行及奔马”，因为他身体轻灵，看他走路好象没有举步似的，但始终与飞奔的马并排，这也是地仙之份。其次依次是天仙，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师佛家讲的大阿罗汉境界。

屈服者，其嗌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

“屈服者”，一个心中有烦恼，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很屈服，也就是活得很窝囊很委屈，为什么？因为心里都有股烦恼压在里面，无法给人家讲。“嗌言若哇”，有时候讲话，象我们去找人求人，尤其向别人借钱时：“不好意思，嗯，嗯。。。”讲了半天，而正是嗯不出来。了解的人就说：“要多少钱你讲嘛，我拿给你，不要罗嗦了。”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，讲话都没有痛快过。如果是儿子向父母要钱，都很自然，那是睡着要；太太向先生要钱，那是站着要；父母老了向儿女要钱，那就要跪着要，那就是“其嗌言若哇”，都很可怜！所以人生都要屈服。“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”这是名言。物质文明越发达，人在世间的知识越多，本事越大，欲望就越大，但是，“其天机浅”，越来越违反自然，离道就越来越远了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；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；悠然而往，悠然而来而已矣。

“说”通悦。上古得道的人，他没有觉得活得很痛快，也没有讨厌死。死也无所谓，活者也无所谓，这两样他看成一样。所以上古真人生死不存在于心中，就已经把生死的问题了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老祖宗，也不用去打坐作功夫了生死。如大禹王九讲过：“生者寄也，死者归也。”，活者是住旅馆，在这里玩玩，死了就回家休息。孔子在《易经。系辞》中也讲到：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，明白了白天黑夜的道理，就知道了生死。我们的生命就同夜荷花相似，只是相反，夜荷花是夜里开放白天收拢来，我们的生命是白天开放夜里睡觉。所以生死不过如此。

上古得道的真人，“其出”，生命的用，“不欣”，没有高兴生命的用，当尧舜禹也没有什么高兴，当周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什么留名万古，封侯拜相，乃至为帝王，有所成就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“其入不距；”也没有觉得“唉呀，我同外界有距离了。”“我的知名度不够了，他看到我都不同我打招呼了。”真人都没有这些感觉，你恭维他也好，骂他也好，与他没有关系。“悠然而往，悠然而来”，生命活者很舒服，很悠然，如此而已。就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种味道。我们年青时读书很调皮，我有个同学与我坐在一起，他读到这里告诉我：“嘿，我才发现陶渊明是斜眼，不信？你看他的诗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他看的方向不对，一定是斜眼睛。”好调皮，可是也好聪明！这个同学这么一讲，另一个同学说：“你搞错了，陶渊明不是斜眼睛，是歪脖子。”这些同学都很调皮，小太保一个，当然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人生“悠然而来，悠然而往。”生命活着就活着，也没有什么厌恶，也没有什么烦恼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到死的时候很自然就走了，那多好！像很多人临死的时候，又上氧气又翻来覆去地心有不甘，何必那么痛苦呢？那么痛苦，不干！所以我常说，像我们，多活一天，还是利息，赚来的，算不定晚上这个鞋子衣服一脱，明天早上就不属于你的了，属于哪个地摊档铺阿，再不然就属于哪个垃圾桶啦，哪都不知道。

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；是之谓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谓真人。

这就是人生活着的价值。一切的座位，也不追究它最初的动机怎么样。譬如，“这家伙找我不知打什么主意？”你管他打什么主意，他来找你就是主意。你有的就给他嘛，很简单。或者，“不知道他来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来就是意思嘛。一切的座位，也不要追求结果是什么。人如果忘记了无始无终时空观念，只对现有的生命，悠然而受之。天冷了就穿衣服，天热了就脱衣服，“受而喜之”，如果人真修养到这个境界，就把整个人生看成一个“游戏三昧”了，“忘了复之；”“复”就是恢复，我们忘掉了生命中的什么？我们把一个婴儿抱在手上，你骂他两句，算不定他笑了，他以为你逗他笑。可惜，我们当婴儿那本有的境界，长大后被后台的情识污染了。如果忘掉了后天的情识，去掉了后天的污染，就恢复到婴儿哪个无所为的境界了。“是

之谓不以心捐道，”这就叫不用心去求道。为什么用“捐”呢？“捐”就是减少。我们打坐求空，空是一个方法，是叫你减掉。教你念佛念咒子，那是加法。佛法叫你“不增不减”，不要去加，也不要去减。但普通人都是“以心捐道”，以减法来。你有心去空，认为这是修道，不对了，有心修道不是道，“捐道”不对。“不以人助天。”不以人为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天机自然，所以要让其自然。自然在哪里？庄子告诉我们，就是现在，只有当下一个。后来禅宗把它浓缩了：“当下即是”，就是只有现在。生命就在现在这一下，当下即是，这样就是真人。

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颡
；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。

一个人修养到这一步，“其心志，”他的心中没有烦恼没有妄想，精神专一。“其容寂”，你看他外表的容貌，好象很安静，内心的修养慢慢地影响他的外表，很清静，就是我们讲神仙菩萨那个样子。“其颡
；”他的额头发亮，有光，很充满。那这样的人，你说那不是像一个木头人马？他有没有情感变化呢？他有情感变化。“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”换句话说，就是《论语》上描述孔子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”，，看起来很庄严很威严，但同他一接触一交谈，好象如坐春风中，很舒服很温和。他情感的变化，不是喜怒无常，是很有常规，同春夏秋冬一样，反映得很自然，也就是很近人情。一个有道的人，其内外行为都很近人情，不是不近人情的。如果一个修道的人怪里怪气，那已经是神经了，不是修道。修道的人非常平凡，很近人情。“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”，他在世上处于万物之间，非常恰当相宜，但你研究不出来他用什么方法。他作人处事相当高明，恰如其分，恰到其所。这是真人的境界。

“大宗师”以我们的观念来讲，先要有出世的成就，也就是普通观念的得道了。上一次讲过了“内圣”，得道的人的功夫、境界，“内圣”以后才能“外王”，并不是说得了道德人同外界没有关系。只有真正得道了，才是圣人，才够得上“大宗师”，然后才如何入世去行用世之道。用世同庄子的《外篇》《杂篇》有很大关系。《庄子》这本书代表了道家的思想，普通称为老庄，又称黄老之道，包括了兵家、法家等，乃至诸子百家的渊源都出自黄老。在黄老的立场看，儒家也出自黄老。这个“老”不单指老子〈道德经〉，它包括了中国文化全部的“道”。事实上，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乱的时代，拨乱反正都全靠道家，在治平之时才是儒家。一般学者研究认为，孔孟之道是秦汉以后被帝王们所利用，作为统治的一种的权术。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们的讲话，有一种过分的要求。事实上，秦汉以后的儒家，唯一的办法，谋生的本事就是做官。这个做官影响了中国三千年的教育，这三千年的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教育。这种教育形成了一个民族观念：首先是重男轻女，因此每一个人希望生一个儿子，然后再“望子成龙”，有什么办法可以“望子成龙”呢？唯一的方法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读书可以做官，做官可以发财，这

是连带着一串的观念来的。在座诸位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思想里尽管有终君爱国等大帽子大口号，事实上归根结底，最初开始读书还是想做官，升官发财。儒家是如此。在历史上真正不同的人物是道家，道家并不一定就是打坐修道，它包括了中国文化天文地理等。这些道家拨乱反正用的许多东西是什么呢？一部影响最大的书就是《庄子》，大家平时都忽视了这一点。后来所谓谋国之道，乃至军事思想谋略思想等，都出于《庄子》，下面就是庄子讲的外用之学，他首先以军事哲学作基础。

道家好谈兵

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，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

第一句话，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严重的观点。庄子提出来，所谓“大宗师”，得道的人，假使他出世，要对历史对国家天下有所贡献，首先要懂得用兵的道理。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历代喜欢谈兵论兵，是道家的人，所以军事谋略学的思想都出于道家，尤其后代所标榜的神仙，没有不喜欢谈兵的。如道家的代表作《淮南子》《抱撲子》，几乎所有道家的大着作后面都附有兵法，乃至政治权术的那一套东西。因此历朝的变更用兵之道，甚至政治策略的变动，跟道家都有密切的关系。从文化史上看起来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，反倒不喜欢谈兵，甚至避免谈兵。

我们看到的《庄子》，他这里就干脆提出：“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。”把别人的国家亡了，不论是侵略也好，吊民伐罪也罢，亡了别人的国家，别人还要感谢。这很难了，历史上几乎没有做到的。在中国上古时候往往有，历史上所标榜的，事实究竟如何不知道，后人有很多的怀疑，如“汤武革命”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得道的人用兵会做到如此呢？因为“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.”这些文字看起来是顺的，其观念、逻辑都是相反的。就是说，得道的圣人用兵，虽然亡了别人的国家，而被亡国家的人民个个爱戴，个个拥护，因为他的用心，不是为了私欲为个人的利益，也不是为了强权占领侵略别人，是为万民造利益，用现在的话讲，是为人民造福利。这种福利不是现在福利的观念，是“利泽施乎万世”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尤其是青年同学要注意。

谈中国文化，刚才我们批评读书人都喜欢做官。像我们小的时候，必须背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，甚至每个国民都要读的。其中有一句格言：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，我们这一辈子都深受这个格言的影响。中国过去读书人做官，制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方略，实施任何一个政治上的举动，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，自己这个政策出来，是否有百年大计，不是只故眼前的。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，在个人的方面，要使自己后世的子孙能抬起头来。如果做了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事情，后世的子孙永远无法抬头。譬如按一般的挂念来说，是非暂且不管，一般认为岳飞是忠臣，秦桧是奸臣，在清朝时，一个姓秦的诗人到杭州西湖岳王庙去时

，做了一句名诗：“我到杭州愧姓秦”。这种思想观念哪里来的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习惯，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。这两种观念在今天，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里面，好象非常淡了。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或耻辱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值得我们去检讨。今天，我们讲复兴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？这些都是问题。

庄子讲圣人亡了别人的国家而不失人心，因为他“利泽施乎万世”，不止百年哟！是千秋万代都值得仰慕的。“不为爱人，”并不单是叫一点口号来仁慈爱人，也不只是只爱当时的人，或某一地区的人，圣人仁慈爱人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。这就是“圣人之用兵，亡国而不失人心”的一个总结论。

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。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
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
圣人得道以后，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业，如果只限于乐于通达人情物理，这样也不够圣人的资格，所以圣人不止了解人情物理，还有更进一步的通达。下面一条条分析“内圣外王”的成就：

仁爱无私

“有亲，非仁也；”这同儒家讲仁义道德的仁的意思并不相反，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范围更大。所谓真正的仁，“有亲”，还带有一点私情，就已经够不上仁了，因为已经带了私心了。大家知道，“亲”与“仁”是有差别的。中国文化动辄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，儒家讲的仁，等于佛家讲慈悲，基督教讲博爱，都有相同之处，不过解释说法各有不同。在历史上，宋明理学通佛家思想有一个争论，理学家认为，佛家讲慈悲并不错，儒家的仁也讲慈悲，但这是有范围的爱，先是“亲亲”，“幼吾幼及人之幼，老吾老及人之老”，先把我的小孩照顾好以后，我又力量再去爱社会上的其它孩子。把我的父母养好之后，再把我的爱心扩大，再去养社会上其它的老人。但佛家讲慈悲平等，爱一切众生，众生有那么多，怎么爱？所以宋明理学家认为，佛家讲的慈悲陈义太高，统统是空洞的口号。理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，加入孔子同释迦佛站在河边，两个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了，请问，释迦佛是先救你的妈妈，还是先就孔子的妈妈？如先救你的妈妈，后救孔子的妈妈，这就不够慈悲了！因为众生平等，你妈妈我妈妈都是妈妈啊，你不能分别阿！我们儒家不同，孔子是毫不客气地先救了自己的妈妈，再来救你的妈妈。儒家有一个程序，所谓“亲亲”，“亲”我的“亲”，爱心先对我的亲人，再把我的私心扩大，扩大的私心就叫公了，“仁民”，再爱别人，爱社会，把人类都爱好了，“爱物”，然后才爱万物。“亲亲，仁民，爱物”，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个程序步骤。庄子在这时没有批判儒家，但下了一个注解：“有亲，非仁也。”仁慈是爱天下，没有私心，有所亲，有所偏爱，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。如果是圣人大宗师，爱是普遍的，就像下雨一样，并不是雨队青菜萝卜少下，或者对高丽参这些补品就多下，没有这回事，是普爱的。

“天时，非贤也；”这等于是对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批判，对不起，我讲《孟子》时，一定替孟子辩护，现在讲《庄子》，我就站在庄子的立场上来讲。儒家所谓的圣贤之道，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讲到：“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”，贤者之道，非其时，社会不对，不出来。庄子就提出来，真正的圣贤没有为己的，不论天时合与不合都要出来，这才是真者国内的圣贤之道。但是庄子又回过来讲：

进退存亡之道

“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”这也是批判儒家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儒家有时候有利害不通之处，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物都与这个味道。孔子在那两个时代也见过很多，所以他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，不通利害的关键，没有得道。道家讲的“通”利害，怎么“通”呢？所以历史上有文化的争辩：儒家所标榜的是临危受命，时代越艰苦，我越要站出来，中流砥柱，倒挽狂澜，救社会就国家救天下。表面上看起来气派很大，但是时代狂澜不可倒挽，中流是很难的，抵不住地。除了让别人承认，在历史上留名之外，对社会没有贡献，对国家没有裨益。但在历史上，儒家真正做到见危受命的人物并不多，不得已的倒很多。道家不走见危受命这个路线，多半走隐士的路线。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，始终是走“因应”的路子，顺其自然。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，挽不回来，所谓“江河东流不回头”，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。道家思想是讲先知，一件事从它的前因，直到它一定的后果。如石门水库放水时，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，但计算到水流到某一地段时，轻轻开好一条水沟，就可以把水流疏散。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，四两拨千斤的道理，也就是军事谋略，以寡击众的要点。所以中国历史上，出来因应时势，拨乱反正的，都是道家的人物。所以救世之道，必须要通利害的，“不通利害，非君子也”。

站在道家立场上看儒家是那么窝囊。事实上，话不能这么讲，这个是普通一般所了解的。我们回过来看孔子在《易经》上的思想，真正研究孔子，不能用四书五经作代表。四书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书，一部《论语》而已，而且《论语》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孔子学生的。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，就要看《易经》的“十翼”，此外还有《春秋》这部书，只有深通《春秋》，才可以了解孔子。所以孔子自己也讲：“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春秋”。后来司马迁着《史记》，仿照孔子讲了两句话：“藏之于名山，传之于其人。”这是非常傲慢的话，把当时的人都骂了，他等于说：“你们都看不懂我的书，翻都不用翻，只有把它藏起来，将来会有聪明人看得懂。”所以有人称《史记》是汉代的谤书。实际上不止是汉代的谤书，是对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。但是汉朝很伟大，没有把《史记》毁了。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很伟大，他算定了你们读不懂他的书，不会毁的。《史记》很难读懂，司马迁写一篇传记讲某一个人，讲他好

的一面都好，很少看的出坏的一棉。那个人都好吗？不是，坏的一面，要在同他有关系的人的传记中，才看得出来。所以要研究一个人，必须要把那个时代都读遍。《史记》就是仿《春秋》的道理，但不是都一样。《春秋》这部书怎么了解呢？孔子讲“知我者春秋，最我者春秋”，将来你们呀真正了解我，就要懂得《春秋》，将来你们要骂我，也要把《春秋》研究通了，才够资格骂我。《春秋》就是大谋略，《春秋》就是大兵法，所以孔子讲“罪我者春秋”的道理就在这里。像我们小的时候，老一辈按旧式的教育，年轻人绝对不看《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三国演义》，看了以后要学坏。我们为什么引用这些呢？孔子看《春秋》删《易经》，强调“知进退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？”一个人要懂得进退存亡之道，必须要懂得利害关系，如果不懂进退存亡之道，“非君子也”，这同道家的观念完全一样。历史上标榜的圣人君子，我们用学历上的等级打个比方，圣人等于是博士，君子稍差一点，等于是硕士，更差一点的，等于是大学毕业的学士。

“行名失已，非士也；”历史上有很多人为了好名，求名，而忘掉了自己，这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。所以我常对青年同学讲，关于名利这两个概念，我们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维新大臣伊藤博文的两句名言：“济利应济天下利，求名当求万世名。”这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思想。如果只知为个人一己之名，“行名失己，非士也”，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，我常常说，《史记》不是历史，是历史哲学，尤其《史记》的学问，长处不在于刘邦项羽，而在“八书”，如《天官书》关于天文，《平准书》关于财政等思想最重要，其次是《伯夷叔齐列传》中“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无冯生”。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，这是三篇大论文，包含了很多思想。“烈士徇名”，你不要看到这个“烈士”就想到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，那你就不要研究中国文化了。现在的烈士这一说法是套用古文的，古人的烈士相当于现在观念的英雄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。世界上的英雄为了成名成功，不惜自己的生命，像赌钱一样，最后把命都押上来做赌注，这才够得上一个英雄。“夸者死权”，“夸者”就是狂人，或者说有神经质的人，如近代的希特勒，墨索里尼等独裁的人，他们喜欢控制人，喜欢抓权，为了权力的欲望，可以把命赌上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不要成名？要不要权力？要成名就要押上一声去赌，用命去做赌注；要权力不是等来的，是要拿命去拼，那命去换得，这样的话，算不定最后你会当英雄当帝王。“众无冯生”，一般老百姓，象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只要吃得饱穿得暖，少一点麻烦，能好好活下去就行了。“烈士徇名”就是“行名失己”，庄子批评“非士也”，这不够一个知识分子。

“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”这就是庄子作的结论。大家不要被庄子的话所骗，道家的话同佛家的话一样，往往象一个珠子在盘子里滚，它四面八方都不着边际的，什么是“役人”？
替别人服务的称为役，“役人”是领导别人。“役人”的道理，人差不多只有两种人，要么我听你的，要么你听我的。不论是家庭中的夫妇，还是社会上的朋友，都是这样。你不肯不听我的，我也不会听你的，这就不好办了。所以古人讲，一个人“不受命，不能令，废人也”，一个人不肯接受别人的命令，又不能发布命令让别人服从你，那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。照这个观念，人只有不是你听我的，就是我听你的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。那么，人要如何“役人”呢？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呢？庄子的结论，要“亡身真”，就是无我，连我都没有了。这一条命都不要了。真做到无身，无我，才可以做一个领导人，这个结论把前面都总结了。那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？《大宗师》上面所讲的，得道的人，才可以真做到无我。因此庄子下面提出了一些人做标榜：

隐士与历史文化

“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
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”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人，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，隐士，是被列入《隐士传》《高士传》里的人。说到隐士，大家注意，研究中国哲学，中国哲学史，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，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？还不是孔孟，还不是老庄，是隐士。好象我看近百年来的着作，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。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，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，以为内资料找不全，很痛苦！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？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，所谓唐尧让位许由，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，都可以找到。

相传历史上的隐士，在三代之际，便有许由、巢父、卞随、务光等人，这些人物，大多都是“视富贵如浮云”，所谓：敝履功名，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，同时，又说他们的学问、人品，都是有超人的成就。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，敝履功名，所谓“天子不能臣，诸侯不能友”，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，如尧舜禹汤等人，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；换言之，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，无论为政为人，最忌讳的，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。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，和民间的心理，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，非常重视。到了秦汉以后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，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，指出中国文化，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。因此他写世家，便以《吴太伯世家》作点题；他写列传，便以《伯夷列传》作点题，尤其他在《伯夷列传》中，借题发挥，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、世事哲学的议论，比他的自序，还要进一层，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，强调隐士思想的北京，与其崇高的价值。

历史上有名的故事，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。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。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，学问很好，名气很大，道德很高，须发都白了，被尊为四老。汉高祖当了皇帝，礼请他们出来，他们不答应，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，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，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一当时的太子废掉，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一如意为太子，几乎成了事实，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，张良就告诉吕后，除非孝惠帝一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，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。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。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，就告诉戚姬，太子党羽已成，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

，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。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，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。为什么呢？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，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？这就是中国文化中，隐士思想占了最大力量。一直到近代袁世凯想由总统变成皇帝，也是受过这种影响的。在那个时代，也有类似的“商山四皓”，如南通的张状元，开始当袁世凯老师，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，他是不同意的，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，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，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，既不反对，又不赞成，就站在旁边看，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，我这一票不投，有保留权。在西方民主政治中，不同意主义的主张，保留这一票，乃至连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。真是太严重了。

失节夷齐

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，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。满清入关以后，康熙想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。在康熙到干隆这一百年间，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“博学鸿词科”，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，特别恩准，马马虎虎，只要报个名，形式上考一下，就给与很好的官位，结果有很多人，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，而进了“博学鸿祠科”。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，最后都被康熙干隆挖出来了，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。其中一些，使非常尖刻的讽刺，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：“一对夷齐下首阳，几年观望好凄凉。早知薇蕨终难饱，悔杀无端谏武王。”后来又开第二次“博学鸿祠科”，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，因为许多人看到第一批“博学鸿祠科”的人，都有很好的官位，自己就更忍不住了，第二次去的人更多，考场的位置都满了，后来的被推到门外去，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：“失节夷齐下首阳，院门推出更凄凉。从今决计还山去，薇蕨哪堪已吃光。”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，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，不投降，结果是“一对夷齐”还不止一个两个，都投降了，因为首阳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，把这些人挖苦的很厉害。

隐痛诗人 吴梅村

康熙时代，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，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，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，屡次被清政府征召，都坚持不肯投降，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，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。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，妈妈年纪大了，如果妈妈不在，可以当忠臣。要当忠臣很赔本的，要拼命的。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，所以他的诗有：“浮生所欠唯一死，人世无由识九还。”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，他在应招进京的时候，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，开了一个号称“千人会”为他饯行。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，吴梅村出来投降了，这对吴梅村来讲，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。有一个青年，没有参加这次集会，写了一封信，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。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一看，脸色都变了，旁边的人觉得奇怪，看了这封信以后，大家的脸色也变了。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：“千人石上千人坐，一半清朝一半明，寄语娄东吴学士，两朝天子一朝臣。”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。还不要宣布散会，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。这年轻人了不起！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。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，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，始终在这个民族，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。为大政的人，对这些道理一定要了解。

前面讲到的狐不谐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这些人，在历史上称为高士，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，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，把自己这一条命赔进去以后，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，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。现在庄子提到：“是役人之役，”就是跟着人家转。等于讲，人家放火时，他愿意不放火，可他站在火光旁还拼命的叫，这个叫又什么用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“适人之适，”人家在忙时，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，你毕竟近来参加忙也好，他又不参加，搞得不伦不类的。“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”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。庄子在这里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的一钱不值。

高士严子陵

这里特别强调一点，庄子讲入世的“大宗师”的思想，为了说明“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”这个道理，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。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，他不同意也不反对，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。我们知道，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。伏汉将军马援，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，有次因某件事，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。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，只有山西河四川没有统一。马援与刘秀一见面，两人谈得很投机，马援回到陕西，老板隗嚣问他：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？马援讲：刘邦豁达大度，气魄很够，人很豪爽，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，很难比。不过有几点不同：第一点，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，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，而且学问很好，很有辩才；第二点，刘邦爱喝酒，刘秀不喜欢喝酒。隗嚣说：照你这么讲，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。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，做人家的部下，只要这么讲，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，多会讲话！了不起！刘秀的好处很多，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，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。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，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。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？自有他的道理。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，不做第二人想的人物。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，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，他就悠游方外，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。因此他就反披羊裘，垂钓在这将桐庐的富春江上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严子陵好象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，所以他不姓严姓庄，应叫庄子陵。历史就是人生，把历史读通了，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。不要弄得象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，自己好象比历史好高明，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，结果你不是历史，你是书呆子。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，是使自己懂得如何做人做事，现在不然，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。所以研究严子陵，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。

刘秀作了皇帝之后，唯独怀念这位同学，下命令在天下查访，希望他来见一面。有人报告，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，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。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，在汉朝却是很怪的，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。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，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

，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，外面要套一层粗布，表示谦虚。虽然是做假，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，痛恶你奢侈，拿富贵来骄人。但皮袍多贵啊，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，又要用粗布盖住，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，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，露出来一点点。老百姓却不敢这样，皮袍要短一点，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。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，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，绅，就是一幅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。老百姓冬天穿皮袍，不能超过膝盖以下，这都是文化的故事，不讲的话，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，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，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。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，汉光武一想，这一定是严子陵。就把他接到京城里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。汉光武说，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，如今见面还是同学，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，睡在一起，好聊聊天，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，腿压在皇帝的肚子山，似乎又目无天子。所以有太史公发现“客星犯帝座”的说法。总算刘秀确有大度，没有强迫他做官，终于放他还山，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，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。

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的很，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。有两种相反的论调，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，经过严子陵的钓台，就题了一首诗：“君为名利隐，我为名利来，羞见先生面，夜半过钓台。”这真是：“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了漏夜赶科场”的对比写照。但相反的，后人有对他做极其求全的批评，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，这些隐士假的。怎么讲呢？“一袭羊裘便有心，虚名传诵到如今。当时若着蓑衣去，烟波茫茫何处寻？”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，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，要等汉光武来找他，因此为求成名的手段。如果真想逃名避世，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，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？那么，当皇帝的同学刘秀，岂不是也无办法找到你了吗？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，求虚名，而非真隐的人物。

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、高士、处士的标准来讲，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，为人世所知的人物，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，也都是一无是处的。相同的，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：“志士栖山恨不深，人知已自负初心。不需更说严光辈，直自巢由错到今。”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，道家的思想，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，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，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《庄子》，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，决不是高士。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，像严子陵一样，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，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作假呢？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，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。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。所以，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，中国人，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。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，甚至于说，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，都受文化史的批评。在好的一面讲，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。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，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而他们在国家时势危机时，拨乱反正救世救人时，就出现了。等到天下一太平，许多人连名都不留就走了。就是合于老子的“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。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，对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一下，过去一百多年来，素有的着作好象没有提到这一面，甚至于说忽略了它，乃至于不了解它。对于这一段庄子说隐士，我们加了许多的的闲话，做了一个说明。现在再看庄子的申述。

真人的境界

古之真人，其状羲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斛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；

上古时代得道的真人，代表我们老祖宗的，够得上称为“大宗师”的人，有了出世的修养成就，然后再做入世的事业，所谓能够救世救人，庄子称他们为真人、至人。这些真人外表的作为，非常讲仁义，为仁义而为之，可以牺牲自我，却不结党不用私，是天下为公的。所以，做了就做了，不希望你来恭维我，力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，做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。庄子这里不提仁只讲义，这个义不是义气，是讲爱人的发挥。儒家孟子解释义：“义者，宜也。”中庸之道，恰如其分，恰到好处就是宜。举例来讲，火烧起来了，我赶快挑水灭火，水不够再去挑，万一挑累了就算了，听其天命，反正我尽力了，这就是“宜”，做到恰到好处就算了。墨子对义的解释带一点侠气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义也。”“天下有难，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”，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，这是墨家的思想。庄子这里讲的“义”是近于墨家的义，不是儒家的义。“若不足而不承；”得了道的人作人处世，永远没有自满，觉得自己好象永远不够。“而不承”，不接受什么，也不想什么东西属于自己，只有拿出来的。中国历史上，很多道家的人物出来因应时势，拨乱反正以后，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”，一个个都溜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很谦虚：“我德性不够啊，天下国家你搞就好了嘛。”是永远都不满足自己的。

“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”道家做人都是内方外圆的，虽然对人都很和蔼，无可无不可，但是他没有成见，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所以才能“张乎其虚而不华也”，像花一样张开，自己内在空空洞洞，无主观无成见，没有虚华，不宣传，永远是虚怀若谷。这是做人的态度。

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！滀乎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；厉乎其似世乎！謷乎其未可制也；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悗乎忘其言也。

真人对于人生是乐观的。“崔乎”就是巍巍，高大之意，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，也有很高的成就，但不是为欲望驱使去做的，是为了天下，“不得已而为之”，是“不得已”去做的。真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了一切，态度是理所当然的。没有一点觉得，我帮助了你，你要谢谢我，没有这回事，“与乎止我德也；”“与”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，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停止了，因为不能再帮助下去了。在历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人，因为不懂这个原理，最后都杀头抄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功高震主。功劳太大，道德太高，学问太好，到某个时候赶快要溜，不溜不行。道家的人到了某个阶段就走了，恰到好处。天下事不能圆的，太满了要爆的。

“厉乎其似世乎，”他处世的态度很庄严很庄重，一切的做法作为很严厉。“似世乎‘，跟着一般世俗的走。他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世俗的需要而这样做。得道的人处世，还远不止有这样的修养，每个条件他都具备。“敖乎其未可制也；”“敖”等于是很傲慢。傲慢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不出傲慢，是绝对的谦虚。在傲慢与谦虚之间到什么程度呢？“天子不能臣，诸侯不能友”，所以永远不出来，永远不担任任何名义的。“其未可制也”，他不属于哪一个范围。

“连乎其似好闭也，”虽然如此，他做人处处有一个范围。表面上看起来很固执，其实不是固执，一个为人处世自己没有一个范围，超过了一个范围，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。因此得了道的人，他自然懂得人生，懂得处世。“悗乎忘其言也。”形容他使个个佩服，信仰，也忘记了他的语言，因为他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，大家已经作到了。因此道家的人既不着书又不立说，等于佛说“不可说不可说”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不过，庄子写了那么多，老子也写了五千言，看来似乎只有释迦穆尼佛高明一点，自己没有动手写过一个子，都是弟子们写的。老子庄子都逃不了责任。白居易就笑老子：“言者不知知者默，此语吾闻于老君，若言老君是知者，如何自着五千文。”

在讲下一段之前，先提一个历史的经验与理论。中国历史上光辉的时代，在汉代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唐代“贞观之治”，清代“康干盛世”，这三者在文治武功上都了不起，值得钦佩。宋、元、明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可提的。但是在这些光辉的时代，起真正指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，尤其是老庄。所谓“文景时代，好用黄老”，是用黄老思想来做政治的指导。那么在中国这三五千年的历史中，究竟是哪一个家的思想做指导，使天下得太平，时代起光辉的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研究过去的历史，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要我们如何开展，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，青年同学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因为读《庄子》而研究古书，这个古书何必研究它呢？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，我们要知道未来，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启发，非常重要！我们向青年同学们提出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之处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有两点。第一点，刚才讲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在文化哲学史上都是讲以黄老，以道家思想作政治思想的主题，实际上不是这样，是八个字“内用黄老，外示儒术”。黄老是放到口袋里用的，外面标榜的招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。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，中国历史上的大秘密。那么它的重点在哪里？我们要知道一个传统，在中国过去当皇帝比现在困难哟，一辈子好坏，最后给你一个谥号做定评。如历史上的好皇帝，谥号“宣”的没有几个，如周宣王，汉宣帝，唐宣帝，明宣帝只有几个，凡是死后谥号是“宣帝”“文帝”的，都了不起。当然不希望将来再有如“献帝”，把国家都献了给人家的，“哀帝”那就太悲哀了，值得哭得，“殇帝”，短命死了的。所以一看帝王的谥号，就知道那个时代了，这是读中国历史要懂的。

上一次讲道，《大宗师》提出来，得道的人“内圣之学”证得了，就是所谓的真人。上面描述“真人”修养的境界和成就，下面描述“真人”内圣之后，是否入世起用？换句话说，得道以后是否要修道?这个修道就是道的用，也就是入世的关系。

以刑为体 以礼为翼

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

这四点，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做一个了解。“以刑为体”“刑”就是政治上的管理。后世道家讲到修道，一个人要长生，有两句术语：“未死先学死，有生即杀生”，“生”就是心念一动，就要把念通通去掉；这个“死”，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，是要烦恼杂念妄想通通死光，就是杀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心中的烦恼杂念通通死光，生命的本能才会恢复，才会长生不死。去掉心中的烦恼杂念，必须要自己来治理，当每一个思想观念，烦恼杂念起来时，自己要警觉，这些都是不好的，要去掉的。这样，慢慢地心性的本体就逐步得到清明了。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，这个中间的修法就叫“刑”，所以，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，就想法律上的刑杀，去恶从善，去掉恶念，专门保持善念，这就是“以刑为体”。

但是专门杀自己的念头，这个是消极的，所以要“以礼为翼”。“礼”的道理，现在很难解释了，它所包括的意义很多。大家晓得中国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书籍《礼记》，《礼记》包括了三体：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，《周礼》等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的法典，是中华民族的大宪法，几千年来的政治措施都是以《周礼》为根据。《仪礼》是讲礼貌礼节，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秩序，生活的艺术等等。《礼记》就包含更多的内容了，可以说诸子百家，所有的思想都出自《礼记》。譬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，都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章，后人把他们抽出来，另外变成一本专着。普通一般人都认为，《礼记》只是谈礼节的书而已，其实礼节只是其中的一项代表。什么叫做“礼”？并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，所以我们解释“礼”，勉强的说，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。但是这个说法不一定对。古人解释“礼者，理也”。“礼”就是道理，换句话说，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则，如果用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名词来讲，用新的观念来讲，“礼”就是哲学。这个哲学不是西方的那个哲学，这个哲学是借用的。那么，“礼”是讲什么呢？“礼”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为体。中国历代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，是讲礼治而不用法治，礼治着重在于全民文化的教育，“礼”的不够，道德教育的不够，只好用法治，用法治就是“以刑为体”。

“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”，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，光是自己管理得很严重是不够的，必须要了解“礼”的精神。“礼”的精神就是《礼记》开头的第一句话：“勿不敬，俨若思。”这六个字很难讲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。这是讲一个人的修养做到了，随时随地的没有杂念，没有恶念，没有妄念，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，处理事情，待人接物，不管做生意也好，读书也好，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，很自敬，不荒腔走板。他的形态是“俨若思”，“俨”是形容词，非常自尊自重，非常严正、恭敬的管理自己。看起来他好象在想什么东西一

样，但实际上没有想，因为他在“敬”的状态，这就是后人所讲的，随时在入定的状态。人的心境做到了永远在定中，在清静无为的状态砂锅内，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，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样来管理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随时清静了，所以说，光是“以刑为体”还不够，还必须“以礼为翼”，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，然后处事之道。

“以知为时，”“知”同智，智能的成就，可以引用孔子在《易经。系辞》中所讲的“进退存亡之机”来解释，一个人，天下大事也好，个人做事也罢，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，什么时候该退一步，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。“以德为循”，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，自己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，一个路径。

这四点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是如此。为什么这四点要反复说明？因为在几千年的帝王政治上，真正在历史上光辉的时代，如汉朝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唐朝的“贞观之治”，清朝的“康干盛世”等，这些时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内用道家的黄老之学，尤其注重老子。实际上，老子是做招牌的，用的都是庄子，因为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，老子相当于儒家的孔子。尤其是汉文帝，汉景帝父子两代，大家都知道“外示儒术，内用黄老”。在近百年中，许多着作，注意不是全体的着作，在讲到黄老之治，以老子为根本，而老子又主张“无为”，因此就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“无为之治”，那他们怎么解释“无为”呢？当皇帝什么都不管即“无为”，既然什么都不管，那又管什么呢？难道只管吃饭吗？这样解释“无为”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实，汉唐“内用黄老”的用法，就是庄子这一段，这是他的精华所在。我们要了解，老子所讲的“吾有三宝，曰慈，曰俭，曰不敢为天下先”的道理。“三宝”这个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的，后来佛家讲佛法僧三宝。老子讲的这“三宝”，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个秘诀，小至于个人，大到天下国家都一样，“曰慈”，儒家解释为仁爱；“曰俭”，它不仅是指省钱，还包括了省精神，和一件事情的简单化，简单明了就办好了一件事，这是俭的道理；“曰不敢为天下先”，这是讲永远跟在人家后棉吗？不是，它指万事不要突出，因势利导的意思。不因势利导永远也做不好事，譬如山洪暴发，挡是挡不住的，一定要去挡，出的问题更大。如要挽救的话，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衰微下去，现到那衰微的下游，稍稍一引导，顺着水势一带，就引进了河川渠川。这是因势利导，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。这也是后世太极拳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原理，也是兵法上讲的“以弱胜强，以寡击众。”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，“不敢为天下先”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。无为之道是对做领导人讲的，但领导人做不做事呢？国家大事，一切都付之于法治，“以刑为体”。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，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，有一个良好的制度。等于说上面的领导人手指头动一动，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。所以省力少，成事多。这是“无为”的道理。注意，我们看到“刑”字，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，这就要了解历史了，完全依赖法律，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，结果天下大乱。如果相反的，不重法治，天下也大乱，这就是运用之妙了，很难掌握。事实上，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，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，还包括了《外篇》《杂篇》所有的东西。

对于这一段，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。法家是非常残酷的，尤其历史上记载的，法家用法治世，太严格了，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专门归于《酷吏》的传记中。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道家是讲道德，将慈悲，讲清静无为的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？我们知道，一个修道人，一定非常注重道德，因为注重道德，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，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。譬如佛家的戒律，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，头发也剃了，衣服也换了，一切都放下不要了，本来很自在，但是真出了家，反而不自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。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，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，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。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，它就是戒律，是对整个社会，对全民的戒律，用之太过就变成酷刑了，用之适当才好。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。

所以庄子提出了“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”，那么光“以刑为体”行不行？不行，还必须“以礼为翼”，因此儒家有两句话，孔子讲的很彻底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敬，徒法不足以自刑”。光讲道德，劝人为善，那可以做宗教，宗教就是如此，宗教家认为，宗教推行了，天下就可以太平了。这个理想很高，实际上做不到的，“徒善”会搞得一塌糊涂，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。如果光信赖法治，“徒法不足以自刑”，路也会走不通。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，对于“庄子”“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”的道理，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。

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：

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

不论个人的自修也好，或国家的政治也好，为什么以刑为主呢？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。现在这里是讲如何做法，“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”以刑法为主不能过分，过分就流于酷吏的做法。“绰乎”就是很轻松很自在之意，不是严刑重法。刑法重，法令太严密，就是严刑重法，这在我们文化史上，历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时代。严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。所以“以礼为翼者”，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，垂之于万世的精神。“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”什么叫“知为时”呢？就是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机，“不得已”，就是只好这样做，不能不这样做。“不得已”有两个观念，第一，用儒家来讲，孔子想救世，明知道这是救不了的时代，他还是要去做，所以尽其一生都是救世，每个宗教家都是这样，这是“不得已于事也”；第二，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，就恰当好处，适可而止。“知”是两方面的应用。“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”“至于丘也”的“丘”，不是指孔丘，是指象山一样堆起来，以道德为标准，以道德为规范，这个标准很高，象山丘一样。“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”这句话是庄子

在这一段这一篇中的点题，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怎样叫修道。如学佛之人，又要修戒，又要修慧，又要修定，又要吃素等等，每一个宗教徒好象都是忙得不得了。一般人认不清楚，认为这样忙碌这样努力才是修道，都是只看外形。真正一个修道的人，他入世处事，日理万机，外表看起来忙得不得了，但他的内心什么事都没有，很逍遥很自在，这就叫无为之道，因为他处理一切都有一个制度一个规范，都弄好了的。

拈提汉史

同学们看了电视“大汉天威”，吃饭时，就讨论汉武帝。有位同学问我，汉武帝身边有一位非常憨直的大臣叫汲黯，这个汲黯是道家还是儒家？汲黯是道家。后世人认为，大概道家马马虎虎很圆滑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在汉代很多道家人物都是非常严肃的，就是“以刑为体”的道理。后世认为很圆滑是错误的观念。汉武帝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他很聪明，但是有一个毛病，除了三代圣王之外，大凡历史上当帝王的，以我个人的研究，到了帝王的位置，大概那个位置有神经病的传染细菌，如果没有老庄之道、孔孟之道的内在修养，在那个位置上会昏头的。我们讲一个现代的故事，我小时候听一个前清的举人，我的老辈子讲，在推翻满清后，他到了北京故宫，看到皇帝的位置，他硬要坐上去过一过瘾，结果一坐，怪的很，头昏了。所以他认为，皇帝那个位置是有道理，很难做。我现在想，皇帝的位置不会使人昏头的，头昏的是自己。我们看历史上清明政治的帝王，都是从低层的社会过来的。那么他做了帝王以后，会非常懂事。他的儿孙继位以后，我有一个名称，好象一般的历史学家没有用过，叫职业皇帝，他们天生是要当皇帝的。他们都是“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”，对于外界的人和事都不清楚。这些职业皇帝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，了不起的，选不出三个，其余都是昏头。职业皇帝都有一个怪毛病，活不长，活了三十几岁就下去了，如果活久一点，我想会很糟糕。汉武帝这人是一半一半，一半是职业皇帝，一半是来自民间。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，为什么会受奸人的挑唆？我常常对青年朋友们讲笑话，我说你们要知道，历史上所谓的奸臣是非常可爱的，绝对可爱，如果我当桓帝，算不定就吃这包药，如京戏演曹操秦桧，他们的脸都是白的，肩是端的，这在京戏中是有一套学问的，是有象征意义的，脸白表示是白面书生，非常清秀非常漂亮，表示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读书人。除此之外，只有神仙出场脸是白的。所谓面白如玉。那奸臣们为什么奸端起来呢？表示用脑筋用多了，做在办公桌光想，想得头都低下去了。奸臣都是很可爱，很会讲话的，他如果要害一个人，一定要捧这个人：“唉呀，某人真好呀，万岁呀，我看他好得不得了，偶尔有一点小毛病，没有关系了。”皇帝前面的不会听，只会听后面一句。东一下西一下，就把人害掉了。

因此象汉武帝这样精明的人也中了奸人的计，因为“巫虫之案”，逼得太子和太子妃自杀了。汉宣帝是太子的孙子，当时出生才几个月，因为这个案子，也被抓进牢里去。历史上记载，丙臣当时为延尉监，相当于现代的监狱长，功名虽然高，但地位并不高。丙吉觉得汉宣帝很可怜，就自己掏腰包请奶妈，就这样慢慢把汉宣帝带大。古人是很相信望气这一套学问的，有人就象汉武帝报告，“长安狱中有天子气”。那时汉武帝年级比较大了，儿子死乎，他明白是上了当，心中很痛苦，发泄不出来，脾气非常不好，就下令把长安狱中的犯人统统杀光。皇帝下的命令谁敢抗拒，丙吉就敢。他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，第一个理由，犯人已经犯了罪了，有些也没有死罪，何必都杀呢？第二，狱中还有你的曾孙，如果都杀，皇曾孙也杀掉吗？汉武帝不杀了，而且还大赦天下。如果是我们的曾孙，就赶快去抱回来了，但皇帝的儿子孙子多得很，直到有这么一个曾孙，汉武帝也不在乎。因此丙臣就把汉宣帝送到汉宣帝的祖母家，托掖庭令张贺照应。张贺曾在太子手下做过事，思顾旧恩，奉养汉宣帝很周到，用私钱让汉宣帝读书。当时另有一个人见汉宣帝相貌不凡，算不定将来不当皇帝也封王。照古代的家庭制度，是要把自己的血统找回去的。封王也不得了，比现在省主席大多了，没有九年岁也有八千岁，因为皇帝是万岁嘛。他就叫许广汉少冷龟（在厨房冰冷的时候赶快点火），把女儿嫁给汉宣帝。这是最大的股票投资。许广汉回去同太太一讲，太太不答应，但他把太太说服了，就把女儿嫁给了汉宣帝，这就是后来有名的许皇后。汉宣帝当时才十几岁，两夫妻多日子很可怜，汉宣帝就在民间混，所以对民间的疾苦很了解，但是他很自爱，没有染上民间的坏毛病。

后来朝廷出了很复杂的问题，如果细讲，就成了评书了。我们简单的讲，这时是霍光当权，通过丙吉的保奏，就请汉宣帝即位。汉宣帝年纪轻轻就当了皇帝，还是战战兢兢的。他政治上很清明，头脑很清楚，因为民间的疾苦他都懂。当时他当了皇帝，皇后还没有接进宫，第一夫人还没有选，凡是有女儿的大臣，都有当国丈的希望，大家都在探听消息，都在打主意，尤其是霍光的那位泼妇太太。汉宣帝就告诉左右的人，谁把我过去逃难时掉的一把宝剑找回来，我就很感谢了。这就是中国文学上有一个有名的典故，“故剑难求”。汉宣帝很会讲话，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干脆讲把我老婆接进宫来当皇后不行吗？读历史要懂，汉宣帝刚刚即位，权臣的力量大得很，政治圈里的环境没有搞清楚，不敢乱讲话。这就是他的高明。那时他才十九岁。我们有些人读到博士了，二十七八岁都还不懂事。有人向霍光一报告这个话，霍光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于是赶快把许皇后找来了。所以聪明人就是聪明人，如果是我们，说不定花钱买一把宝剑送上去，那就太笨了，只好拿宝剑把你的脑袋砍掉了。但是霍光的太太不干了，当然应该是我们的女儿做皇后的，这个姓许的是一个牢头的女儿，她居然做皇后，而且我们见了她还要跪拜，那怎么行？许皇后后来被霍光的太太毒死了。汉宣帝见皇后是被毒死的，怀疑得很，但又找不出证据来，若干年后这个案子发了，汉宣帝气极了，把霍光全家都杀了。

汉宣帝即位以后，丙臣也没有怎么得志。丙臣一生没有特别的成绩，也没有坏处，什么道理？天下太平，有那么精明的领袖，也不需要特别的表现了，也不需要特别的忠臣了。汉宣帝对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不清楚，想找都找不出来。汉宣帝对丙吉也很好，但是不知道自己这条命是他救回来的，谁也不敢讲，丙吉也不多说一句，这就是历史上讲的：“一生不言恩”，有大恩于人，他一辈子不讲，心中像没有事一样无所谓，那个修养就是道德。如果是一般人那还得了，

唉呀，皇帝还是我培养出来的，总要给我一点摆拢的吗。一般人送一个蛋糕别人吃了，第二天就要讲，我昨天送他一个好好的蛋糕，花了我三百块钱，他谢都不谢。这不是讲历史故事呢，我们青年同学们都要效法丙吉的做人。

后来，丙吉当初请的几个奶妈中的一个，知道了原来吃奶的孩子是现在的皇帝，她丈夫是乡下的流氓，大概穷昏了头，就逼她到京城来，到处找人吵。慢慢地案子闹大了，就把奶妈抓到法庭审问，要她拿出证据，她就供出丙臣来。丙臣一来就骂了她一顿，你有什么功劳，我把你开除了的，真有功劳的是前面连个奶妈，可惜死掉了。丙臣这时才在法庭上讲出来。汉宣帝把奶妈叫到宫中单独一问，奶妈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讲了。汉宣帝也了不起，他没有声张，听了就听了。汉宣帝赏了奶妈很多钱，把她送回去了。对丙臣却不动声色，也没有说过感谢。丙臣也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一如既往。

丙吉问牛

过了两三年，汉宣帝忍不住了，就把丙臣提起来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这时丙臣已经很老了，丙臣也不喜欢，你让我当宰相就当宰相吧。有个副宰相叫肖望之，才气很高很精明，他看不起丙臣的老老实实，有些政事就自己作主。丙臣对政事都不管，既然你想抓权，就让你抓权嘛。丙臣有一天到中央开会，街上有人打架打死人了，他看了看就走了，但看见一位老伯牵了一头老牛，当时是夏天，老牛呼吸困难直喘气，丙吉就停下来问牵牛人，多久没有下雨了？气象怎么样？有人就奇怪了，为何见到人死了不问，却关心牛。丙吉讲，人死了是大事，会有人管的，牛有病了，一般人不会注意这种小事的。其实牛是顺应阴阳的，因为不下雨，牛受不了直喘气，丙臣就估计到今年农作物的收成了，就了解到国家大事了。在农业社会中，粮食是最重要的，丙臣由牛的问题判断到气象，由气象联想到全国粮食收成，想到了老百姓的前途命运。这就使“丙臣问牛”，这其中的道理，一方面可以说，丙臣明大体，管理国家大政，小事有专人管；另一方面，副宰相爱管事，就让他去管吧，何必两人争权呢？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只要把自己培养的皇帝辅佐好，就行了。这就使丙臣的高明之处，所以丙臣不是糊涂，是第一等高明人。在太平盛世，做人做到如此，才是庄子所谓道家。由丙臣人生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第一，作了好事一生不言恩，这是做人的难处，第二，丙臣同宋朝的宰相吕端一样，中国有一个名对子，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一个人聪明绝顶，对小事的地方假装糊涂，是第一等聪明人。吕端是真糊涂吗？当时是天下太平，他乐得当个太平在宰相而已，丙臣也是这样。丙臣个人的修养，其它的长处应该很多，据我的看法是如此，但历史上对他个人的好处记载并不多，我们只看到有个“丙臣问牛”，他始终是一个很平白的人，都看不出他道德的好，可见他的道德更高。大家如果对历史不深入研究，是读不懂的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历史上汉朝有一个丙臣，五代有一个冯道，都是菩萨中人。拿王安石的话讲，都是“如来”再来，佛的化身。

王霸杂用

但是汉宣帝对自己与许皇后所生的太子，很不满意，觉得太子太老实了，道德是好，但气派不够，几次想把太子废掉。汉宣帝一想到废太子，就想到那把故剑，就想到许皇后，患难之妻又死得不明不白，就不忍废太子，这就是后来的汉元帝。我们讲《庄子》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？汉宣帝的太子，后来的汉元帝就喜欢研究儒学，他对父亲在政治上的做法很有意见，就对父亲讲，管理国家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？能不能多用一点讲仁义道德的读书人？汉宣帝听了大发脾气，骂儿子不懂事，将来当了皇帝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国家。但他这一发脾气，却把历代帝王政治上的秘密都揭穿了，他答复儿子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”就是儒家道家法家杂用，王道与霸道并举，决不偏向哪一方的思想，如果有偏向，天下事就做不通了。古代帝王制度，在家族立场上是父子夫妻，在公事上立场上是君臣，那时很严重的事了。所以汉宣帝非常不高兴，看见儿子出去以后直皱眉头，说：汉家天下，将来在他手里就会下去了。这话果然也不错。在中国文化思想上，儒家拼命讲王道，也是走不通的，也就是孔子讲的“徒善不足以为敬，徒法不足以自刑。”实际上，历代帝王所用的秘诀，大原则，大政治思想就是《庄子》这一段。这是了解中国文化，中国哲学思想，政治思想的关键。这些秘密，帝王们尽管用，可用不可讲，讲了就不能当帝王，只能当教书匠了。

《大宗师》这一段，有两方面作用，一是用于个人修养修道，一方面用于做人处事。这就是“大宗师”可以入世可以出世，不限于入世也不限于出世。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做到，因为他是身入世而心解脱。人如果不得道，就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宰，就会被外界环境物理世界所支配。得道的人能支配自己的生命，才有资格入世，成大功立大业。不过成功以后，都是走的老子的路线：“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这是道家的思想，一切成功不必在我，帮助别人成功后，自己偷偷溜走了。

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，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。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庄子的文字很优美的。这一段说明世界上的事都没有正反两方面，有喜欢的一面，就有不喜欢的一面，没有办法两全其美，那么，这两方面就各有一个偏见，这个偏见的产生就多了起来。庄子提出真正的“一”，事实上，如果分析起来，演绎起来很多，但归纳起来只有两个种，一面是“与天为徒”，“天”值天道，不是代表宗教性的天，也不是自然科学的天，“徒”不是做徒弟，是指像做朋友合在一起一样与天道相合。

死生，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！

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
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犹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计耶？故圣人将游于物质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妖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又况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怎么叫得道的人呢？了了生死的人。人生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生死问题，人生从何处来？死向何处去？一切宗教哲学，甚至于科学之所以发展，都是为这个问题在找答案。人类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庄子提出，一个得道的人，生死问题不存在了。
死生，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

生死问题时人类的根本问题，没有哪一个人不怀疑害怕的，尤其是越老越怕这个问题，因为来日无多了，不知道死后到哪里去。如果有旅馆可以预订，但不知道在哪里预订，这就是很麻烦的事了。在东西方的文化中，统统都在这里找这个答案。只有中国老祖宗，在几千年前就把它否定了，认为它不是个问题。但是人很难了解，不容易相信，如果相信老祖宗的话，就得道了，了了生死了。“死生，命也，”这个“命”不是算命那个命，是指生死的本源。“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”我们看头顶上这个科学的天，天黑天亮都是现象，虚空本身没有变化过。所以，我们本有的生命，没有死亡也没有生出来过。

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！

人没有办法控制生死，没有办法作主，人被外界物质所困扰；就引起心理情绪的变化，所以对死觉得非常可怕。其实没有什么可怕。得了道的人，了了生死，他不被物质世界的环境和心理的作用所困扰，永远是在清静中，他始终是在天道的境界。
这个身体的存在不是我去爱身体，身体自己跟着道念就变好了。因此得道的人在人世间，就有卓然独立的精神。但是一般人不认识自己生命的根本，都认为生命以外有一个主宰，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，比我们人高明，宗教家就认为这个高明的东西是上帝，或天帝，或菩萨，或神。但是，不管你是否认为生命以外另有一个东西存在，你这个身体死了，跟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这是对一般宗教信仰的一个结论。我们常讲一个笑话，也是真理，是从另外一面看世界的宗教，所有宗教在外形上，使我们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宗教好象在劝人不要怕死，要好好的去死。你不要怕到我这里来，我这里开了个观光饭店，你现在先买票，将来到那里去，我好好招待你，如极乐世界，天堂，各个宗教都登了很大的广告，都在拉生意。这就是宗教，都是管死的一面。只有中国文化不谈这个，中国文化，尤其是三代以上，没有宗教形态，因为中国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。站在死的一面看，等于人在风雨凄凄的晚上，雨伞也破了，旅馆也找不到，身上一毛钱都没有，连馒头也买不到一个，可怜兮兮，实在很悲惨，看天地是灰色的，人生悲哀到极点。这个状况就像古人的一句话：“日暮途穷，倒行逆施。”到了这个时候，人真的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所以宗教始终是站在殡仪馆门口看人生，天天都看见死人抬进区，中国文化却站在妇产科门口，天天看到孩子抱出来，永远是生生不息。这是西方原始文化与中国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点，所以中国文化看死，就像回去睡觉一样，人总是要睡觉的嘛，活了一辈子，就像唱戏一样，唱了几十年总要下台，让人家也上来唱一唱嘛，老是站在那里干什么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不同之处。但是一般人没有看到，被生死两头现象骗了，总认为生命以外有一个作主的，这就是宗教信仰所要的。

庄子说：“而身犹死之。”那个作主的有什么用？那个作主的本身会不会死亡呢？上帝从哪里来呢？上帝是妈妈生的，那上帝的外婆又是谁呢？这就麻烦了，所以要在生死之间找一个真实的东西，这就很难了，那个真实的就是道，就是真人。
相忘于江湖
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
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

庄子这几句话，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常用到的。河里的枯竭了，鱼就跳到陆地上来，它们用湿气相互吹嘘，用唾沫相互滋润，这样相依为命，“相
以湿，相濡以沫”。鱼难道想这样吗？鱼不想这样。现在流行养鱼，还有电的设备喷水，我们如果做鱼，宁愿在江湖里自由自在，不愿被人养着。“相忘于江湖”常常被后人引用。在江湖里怎么“相忘”呢？就是忘记了有江有湖，不受任何的管束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离开了水的鱼，都是靠一口口水来滋养生命的，只有真得道的人，才是江湖里的鱼。

庄子的文章，看起来东说一下西说一下，如果严格的用逻辑来分析，他先用比喻，然后说道理，这是文章做法的方式不同。然后又讲到人生、社会：

“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”人世间都是恭维善人，讨厌恶人。历史上，尧舜当然是圣王，桀纣都是坏皇帝。过去我们的习惯成语叫“助桀为虐”，这几十年变成“助纣为虐”了，很奇怪。不过我们研究《庄子》的人“相忘于江湖”，反正懂了那个意思就好了。庄子说，与其那么恭维尧舜，何必把桀纣看得那么坏，是非太明不一定好事，学问越好，知识越博，都是自找麻烦，人生是非常痛苦的，“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”。善也不住，恶也不住，把是

非善恶毁誉都“化”掉，那就可以“相忘于江湖”，相忘于天地了，也没有觉得人生不人生，连生死都忘了。

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这就是庄子参透了生死之后所讲的道理。这里有一个大问题，我们多次提到威胁人生的最大问题，就是生死问题。修道的人，其它各种宗教，想尽办法来解决生死问题，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不解决生死问题，它是以不解决为解决，等于禅宗的“以无门为法门”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要讨厌活着呢？死了以后究竟好不好？死了以后，如果觉得比活着还麻烦，那时想活着就来不及了。同时也可以讲，何必要怕死呢？如果真要死的时候，很自然就走嘛。我们怕死，是怕死后比现在差，万一比现在好，那不是后悔现在的笨吗？

“夫大块载我以形”，“大块”就是宇宙，进一步讲就是地球就是天地，“载我”，就是这个大地载我。大地对我们非常好，我们无法报答它，所以老子说，“人法地”，就要我们效法大地。人如何效法大地呢？人要跟大地学习很难。且看大地驮载万物，替我们承担了一切，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全赖大地来维持。吃的是大地长得，穿的是大地生的，所有一切日用所需，无一不得之于大地。可是，我们回报它的是什么？只不过是死后一把又脏又臭的腐烂掉的脓血和败坏了的朽骨头罢了。人活着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将所有不要的东西，大便，小便，口水等等乱七八糟地丢给大地，而大地毫无怨言，不但生生不息滋长了万物，而且还承载了一切万物的罪过。所以我们人生在世，就要效法大地这种大公无私，无所不包的伟大精神。

但是天地给了我们一个人形的生命，就是要我们忙忙碌碌，不忙碌就不叫生命，不但人是如此，任何蚊虫蚂蚁，都是劳碌过一生。所以在中国文学就有一个典故叫“劳生”。天地很公平，让我们劳碌了一生，总要让我们休息一下，“佚我以老，”人生总要老，老了是让你休息，你不要老不肯休息。死呢？是请长假回去休息，完全退休，所以要死就快点死。生老病死在老庄道家看来，是很自然的，是生命的各个阶段。而后世修长生不死神仙之术的道家，不同于此，它是要跳出生老病死的范围。

“善吾生也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”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。一个人真正认清了生命的价值，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方向，所以善于活着的，才能懂得善于死亡，善于回去。这是一个大学问。这就是中国文化中代表老庄的道家，不代表后来的道家，乃至儒家孔孟的思想。子路问到生死问题，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死了到哪里去，孔子不答复子路。孔子不是不懂，它的道理同《庄子》“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”是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庄子把所有人都骂完了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对自己人生认清楚了的，活着时都是莫名其妙。用佛家的解释就是靠着因缘，撞到哪里活到哪里，自己做不了主。真正“善吾生者”就是得道的人，自己能作主，所以才能“善吾死也。”

庄子的寓言

下面庄子就提出一个在中国文学中惯用的最好的比喻。比喻本身在庄子来说，不叫比喻叫寓言。寓言这个“寓”字，是庄子先提出来的，距离现在有两千多年。但到了满清末年，外国文化一进来，那些神怪的小说如《伊索寓言》也进来了，后世青年的同学们，因为儿童时候就读过《伊索寓言》，这是西方神话，神话都是乱想编出来的，像科学小说一样凭幻想写的，所以认为语言那都是谎话，乱扯。结果看了《庄子》，庄子自己说他所说的话都是寓言，那么《庄子》就是放狗屁乱说嘛!这都是观念上的错误。我们要注意，这只是当时我们把西方的神话翻译过来，借用了《庄子》中寓言这个名称。那么，庄子所说的寓言又是什么寓言？我们要了解，“寓”者“寄寓”也。所以庄子说他讲的话是“寓言”，意思就是说“我所讲的话，是打丫头骂小姐的话”，这就是寓言。有时人类的语言，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，我们仔细研究，在与人谈话时，直接讲，对方反而不懂，改为将一段笑话，说不一个故事，不等到说完，对方哈哈大笑，他就懂了。这是人与人之间，沟通思想意见，最好的办法。所以印度的因明逻辑有用“喻”这种办法，我们遇到很难表达的思想时，最好的办法是用笑话，用故事。喻是有意义的，不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《庄子》里处处用比喻说明道理。

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。然后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

“藏”字，只能借用一个名称来讲，就是佛学所说的执着，抓得很牢。一个人对生命之中的一切，都想把握的很牢，其实永远都不会给你把握的。所以要想把握很牢，就是“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”，把船藏在山谷里面，把山藏在海洋里面。
“泽”代表海洋。以我们人的观念，那真是牢固得不得了，“谓之固矣。”但是，人却不知道，你认为藏的很好，有一个人力气很大，半夜三更不知不觉地把山和太平洋都背走了，你看，庄子早就知道地球在转动。地球是圆的会转动，人们以为是近代科学知识，其实中国上古早已知之，知识我们不详察而已。又有人根据中国若干书籍上说的“天圆地方”，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观念认为地球是方的。这种不明究竟人云亦云的说法，非常错误。孔子的弟子曾子，就曾讲过地是圆的，不是方的，而且一直在旋转，所谓“天道左旋，地道右旋”的观念，早已由来悠久。“地方”不是指地球是方块的，是说地有方位。我们看旧书，不要自己把自己文化搞错了。山和海夜里有人背它，但一般人不懂得，以为自己坐在地球上很稳当，实际上地球在转动，这个知识是现代科学常识。

这一段郭象的注解非常有意义，非常好：“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，故乃揭天地以趋新，负山岳以舍故，故不暂停，忽已涉新，则天地万物，无时而不移也。世皆新矣，而目以为故舟；日易矣，而视之若旧山；日更矣，而视之若前。今交一臂而失之，皆在冥中去矣。故向者之我，非复今我也，我与今俱往，岂守故哉。而世莫之觉，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，岂不昧哉!"

这个宇宙间天地间，最有力量的是什么？在宗教家是上帝，神佛，中国文化不讲这一套，中国文化把上帝神佛都用一个名称——造化，也叫变化，这是物理性的，没有宗教的外衣。后来，也用于八字算命，哎呀，我的命不好，也是造化不好。造化就是生命的主宰。这个宇宙的功能，看起来没有力量，但对一切万物一切生命，有主宰的作用。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实际上随时在向前走，每一天都不同，随时都是新的，所谓“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”，这个不同，在中国文化的《易经》中，叫变化，在佛就叫无常。只是我们人的知识不够，认识不够。眼睛里的台北，今天跟昨天一样，其实，今天的台北不是昨天的台北，明天的台北又不是今天的台北，随时在变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昨天活着的我不是今天活着的我，今天活着的我不是明天活着的我，认为我今天的生命和时间永远守在那里不动，或者永远把今天的成就看得牢牢的，道理看不通，那就对道永远不了解。这就是郭象的注解，后来注解没有超过他的，比《庄子》又要容易懂一点，因为离我们更近了。

　　藏大小有宜，犹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

我们要藏大的和小的东西，“有宜”，都想藏在恰当的地方，天下事真藏的好吗？真被人把握的牢吗？不可能，“犹有所遁”，越藏得好越把握的好，越逃走了。我昨天还对一个朋友说，你爱自己的小孩爱的要命，但越爱越糟糕，爱的教育要有方法，爱得太过了就被你害了，你越爱得牢越跑得快。天下事都是如此，真想藏，那要怎么藏呢？就藏在本位上，把天下藏在天下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；这一杯水藏在海里，藏得最好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人一切归之于自然，归还到本位去，应该如何便如何。你如果用私心，用个人的小观念，想把它抓得很牢，你越抓越跑了，就不对了。

我们因为不知道宇宙这个造化随时在变，不知道这个道，却永远想抓得牢牢的，所以我们想永远年轻，未来的钱想永远保有。我的经济思想不同，我经常告诉年轻同学，这个月发了财赚了五十万，在口袋里马？“没有，在银行里。”我说那不叫赚。如果放在银行，我有经验，我年青时，家里的钱都放在银行，北洋政府被北伐战争打垮了，银行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所以银行也靠不住。我认为把钱放到口袋里都不算我的，算不定等一下掉了，或被扒手摸走了，身上放了钱出门还要摸一摸，告诉扒手我这里有钱，反正很麻烦。要什么时候才叫赚钱呢？我的原则是，钱用完了，总算我用过了，那才是真的赚了。所以你藏得那么之深，之牢，认为这回我放好了，不知道会变去的。钞票我用完了，就是我刚才的原则，我用完了就是空了，空了还怎么变？

庄子这类文章，在中国一二千年诗词歌赋文章上，各方面都经常用到，当然古人写文章，不会一句一句统统地用上去，那就叫“文抄公”了，不过写文章的人，“千古文章一大抄”，只是抄的技术高明与否。如这一段，凡是遇上“藏山”“所藏”等几个字，就把《庄子》这段精神拿出来了。

　　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机邪？

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问题了，这是道家的思想。我们人最高兴是有了这个生命，所谓生命就是有这个肉体，这是错误的认识。生命不是肉体，肉体是一个机械，我们生命的能，通过这个肉体用一用。“犯人之形”，我们人犯了错误，才得到这个人形。结果为了几十斤肉，几百根骨头，一天到晚忙死了，
对自己的形体爱护的不得了。其实像人体这么一个生命，在宇宙变化里，是千千万万变化里的一种而已，没有什么可贵。人的漂亮不及玫瑰花，香味不及兰花，笨不像猪，聪明不像猴子，人同猴子、猪、花等都是变化里的一种。但生命的根本，宇宙里的道，它生生不已，变化万有，无穷无尽，永远变不完。所以，我们人如果认识了自己的真生命，“其为乐可胜计邪？”真得了道，那是无比的快乐，那就是叫极乐世界了。

故圣人将游于物质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妖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又况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真正得道的人，不一定认这个肉体，他要得生命的真体，得了真体才能“游于物之所不得遁”，才能同万化并存，永远不死，才是真能了道。郭象的注解：“夫圣人游于变化之途，放于日新之流，万物变化亦与之万化，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，谁得遁之哉。夫于生畏凶而于死为存，于死为存则何时而非存哉。”得道的人，游戏人间，任运自然，一天天只管明天不管今天，这个生命万古常新的，它跟着宇宙天地的自然而变去，不勉强不抗拒，过去了的不想拿回来，未来的也不抗拒它，自然而来，自然而去。得了道的人，他看见我们这个生命活着是可怜的，是失败的，所以庄子讲是“犯人之刑”，犯了罪，才有人这个身体。

所以得了道的人，才会懂得自己的生命，“夭”就是短命，活得长活得短，怎样生来开始，怎样死了走，都无所谓，这是天地自然之理，这个道的根本，形而上的道体，是“万物之所系”，万物都靠这个道这个能，变化出来。“一化”就是万物的万种变化，最后的功能就是一个，这一个就是道，那这个道怎么修法呢？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。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狶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颛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。莫

知其始，莫知其终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传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。

有物先天地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。

这个道就很麻烦了！大家要找名师传道，找不到的。庄子在这里传道了。这个道，“有情有信”，“情”不是感情之意，“有情”就是现在讲的有境界的，“有信”，有征候的。做功夫，你明白了一步，一步的象征会出来。但是“无为无形”，你越是作功夫离道越远，心境越清静越空灵，越接近“无为”，虽然“无为”，而又是“无形”的。那你说“无为无形”是空的，看不见的，可你心神真能养到空了，那空就有一步一步的境界，一步一步的征候。这个做功夫，庄子在《人间世》的“心齐”里已经讲过了，孔子也曾经讲过，不过孔子只讲原则，孔子讲道就很困难了，他是做笃实的功夫。孔子讲：“吾十五有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我们小时候读古书，很调皮，孔子小时候腿不太方便，三十岁才站得起来，大概在学校的时候少运动，就这乱扯一通。孔子这一段话的意思是：从十五岁求学，经过十五年学习，才建立了信念；再加十年作人作功夫，四十才不怀疑，不然都在动摇之中；再作十年功夫，五十岁才有消息；“六十而耳顺。”那个耳朵不顺？什么叫“耳顺”呢？应是“六十而耳，顺”，就是是非善恶合一了；再过十年，才得了道。孟子讲“四十而不动心”，同孔子的“四十而不惑”差不多。但孟子传道，讲“浩然之气”，怎么“浩”法呢？他又不讲了。孟子讲的修养在《尽心章》里有：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几岁功夫都讲完了，就是庄子讲的“有情有信”，“可欲之谓善”，譬如在座许多信佛信教的，喜欢跑庙子找老师，你就是善人，“可欲”就是想求，你要就是善，但你还没有见道。你用功上路，渐渐就会达到“有诸己之谓信。”那是说，火候到了，必然会有它的境界呈现，可以征信无疑。但是还不行，还要身心充实。孟子这一段话，一路下来，讲的都是修持功夫的层次经验。其实几家道理都一样，说法不同而已。

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

我们找明师传道没有用，道是“可传而不可受”的，这就很妙了，既然“可传”，何以“不可受”呢？我们不要被庄子文字欺骗了，这当然可传，代代相承是有的，只要有一个得道的观念，那已经错了，这既是“不可受”的理由。你如果有老师传我道了的这个观念，就已经违反了“无为无形”的观念了。怎么又叫“可得而不可见”呢？因为道士“无为无形”的，当然不可见。所以我们看见某人有道，古人形容得非常好，“俨然有道之士”，好象有道的样子，但道不在形象上。这个“俨然”，等于佛家的“如”“如来”，“如来”翻译得非常高明，好象来了却又没有来，来而不去，去又不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“俨然”在中国文学上，用得之高明，有时一看，觉得古人实在聪明，现在人没有那么聪明。这个道为何“可传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”呢？

自本自根，

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

道在哪里呢？不在老师那里，也不在菩萨那里，道在你自己那里，“自本自根”，自己本来有的。所谓名师传道，不过是把他的经验告诉你而已，你拿着他的经验比这去做，找出得道的道是什么，不是他给你一个什么东西，道不是钞票，钞票给你也会用光的，这部会掉的，是“自本自根”的。这个道在没有天地万有之前，就永远存在了，这才是“存在主义”。“神鬼”，鬼靠什么来迷人呢？就是靠着一点道的灵光，这个“神”是动词不是名词，鬼得了这点道的灵光就更神了，不然就是一个笨鬼。“神帝”，得了这个“神”才可以做上帝，不然就是“下帝”了，那就不行了。

“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”这里就是老子观念的发挥，老子讲，道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精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“太极”是上古的名称，我们读了《庄子》，再看孔子着《易经。系辞》就知道，“太极”这个名词也非孔子所创，也非庄子所创，是上古老祖宗所传下来的。“太极”这个名词代表宇宙初生那一点那个东西，等于现在讲的物理动能最初的那一下。至于“无极”是我们中国文化后来所造的。老子的徒孙列子的书《列子》上，在“太极”上面创了“无极”“无始”等五个名词。“六极”就是六合，就是空间，东南西北上下。中国过去讲宇宙只用六合，这是在春秋战国的时代。到了秦汉以后，用八方，所谓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，这是康有为有名的对子。到了佛学进入中国，加成了十方，所谓十方，即四方四隅和上下。。“上古”是无始以来，非常古老。这一段用高、深、久、长来形容。

得道之后

狶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

这是《大宗师》比较精彩要做结论的地方了。

豨韦氏是仁王，如果我们研究远古史，学者们都把它拿掉的，在中国古文化里，像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，中国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有多久呢？已经有几百万年以上了。最初是天皇地皇人皇，人皇以后伏羲才出来画八卦，在这以前都是无文字的。那时我们这个世界跟天人是来往的，人都会飞的，同佛家的说法一样。太阳月亮就象挂在门口的电灯，后来人越来越坏了，这个地越来越离开天了。到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要用宇宙飞船，慢慢得想回去。人后哪里来？不是猴子不是细菌变得，是从天上下来的，老祖宗下来后，看见地球荒岛一个，很好玩，以为不用吃

饭身上有光，飞来去去的，就在地上流连久了，后来贪吃盐巴吧，因为别的星球没有，吃了盐巴骨头结实变重了，飞不起来，就留在地球上了，又后也是吃了苹果出了毛病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认为那些是神话，究竟是不是神话呢？这是一个问题了。譬如说现在的美国同学，找出《山海经》上，大禹王治水已经到了美国了，变成有根有据的事情，传说纷纷。岂止宋朝，其实唐朝我们中国都有人到过美国，只是觉得那里荒凉的很，没什么意思。

“伏羲氏”画八卦，是得了道的人。道士无形无象的，只是功夫的方法各有不同，“伏羲氏”得了道，“以气袭母”，以修炼气而成功，长生不死。“维斗得之,终古不忒；”“维斗”是天上的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得了道，所以它就坐天体的主宰，指挥天体。我们中国文化发达的最早的是天文。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—紫薇、少微、太微。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。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。我们把天体分成三垣、二十八宿，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，划分为二十八个部分，为什么叫“宿”呢？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，东方天上是那一个星座出来，这星座就是“宿”。这出来的星座，每个月不同，每七天也不同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，又分为十二辰，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。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，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。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，在银河的背面，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，把七颗星连起来，象舀水的瓢，古时叫“斗”。现在的天文学，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。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，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，众星拱卫着它。每到晚上，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，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，很容易看见，这两颗星叫“招摇”二星，像两个眼睛一样，现在常讲

“日月得知，始古不息；”太阳月亮因为得了道的功能，所以永远挂在天体上。

“堪壤”就是泥巴。昆仑上何以那么高呢？是一点一点的泥巴堆积起来的。“冯夷”是什么呢？是水仙，太平洋大西洋的水都归“冯夷”管得。“肩吾”是古代神仙的名字，他得了道永远在高山上活着不会死。

由上古到了我们老祖宗黄帝，“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”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，黄帝自得道以后，活到一百一十岁，共计在位时间一百年。后来因修道有成，便在鼎湖百日飞升，上天作神仙的共祖了。鼎湖在安徽黄山上，在鼎湖天上下来一条龙，黄帝骑上龙就上天了，一般干部就抓住龙背龙尾，差一点的，就抓住龙须，跟着飞升，结果龙须断了，落下来变成神仙，所以长生不死。因此，后来就有“攀龙附凤”的术语，用之于君臣风云际会的颂称。

颛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传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。

颛顼是上古的一个帝王的名字，这个帝王的了道，“以处玄官”；死后做了北极的主宰。“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”；禺强是神话中管北极深海的神，据说是中国人，所以北极的主权是我们的，将来你们到北极探险，找找他看。“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。”少光是天的名字，在佛经中“三界天下图”有这个天的名称。“西王母”据说是玉皇大帝的妈妈，永远是二十几岁的样子，她的丈夫在东王宫，他们九年才能见一面，都是得了道的人，他们生的儿子玉皇大帝就当中央的主宰。这是中国的神话。你们研究比较宗教，把各种宗教收拢来一研究，会发现天上非常闹热，西方有西方的区域，我们有我们的区域。

这些人都得了道，所以能变成神，“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。”这一斑老祖宗，不知道活了多长。至于同我们比较相近的是彭祖，彭祖是可以考证的，据说他是唐尧时候的人，活了八百岁，实际上，如果照《神仙传》上讲，他到现在还在。彭祖是南方楚国湖北一带人的祖先。“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”“五伯”就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他还活着。那么上面讲的是出世，你看庄子好象乱扯一阵，把老祖宗神话都拿出来了，这些人在社会世间，把国家治理好了，功德好事作完了，最后走了。得道了，不生不死。后世就要差一层，得了道当宰相，“传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。”“传说”是上古的名宰相，得了道的，因此一统天下，据说传说功成名遂身退，死了以后上天，成了管星宿的神。郭象的注解很多，大家自己去研究。那么，看起来庄子煞费苦心在宣传宗教，像我们现在拿一本《圣经》在街上叫一样，在宣传他的道，叫完之后，他引出一个人。

南伯子葵问乎女禹曰：“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道矣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道可得学邪？”曰：“恶，恶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，而无圣人之道。我有圣人之道，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。以圣人之道，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独守而告之，参日而后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，朝彻而后能见独，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，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为物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撄宁。撄宁也者，撄而后成者也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子独恶乎闻之？”曰：“闻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，闻诸洛诵之孙。洛诵之孙，闻之瞻明。瞻明，闻之聂许。聂许，闻之需役。需役闻之于讴。于讴闻之玄冥。玄冥闻之参寮。参寮闻之疑始。

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才

南伯子葵问乎女禹曰：“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道矣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道可得学邪？”曰：“恶，恶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，而无圣人之道。我有圣人之道，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

女禹是女仙，“南伯子葵”问这个女仙，你的年龄非常大，你的颜色像小孩子一样，是什么理

由呢？女仙告诉他因为我得道了。南伯子葵又问，道可以学吗？诸位青年同学注意了，南伯子葵他想学道，接着女仙说：“恶！恶可！”道怎么可学呀！你想学道还不够资格，你不是学道的人。“卜梁倚”是古代的一个神仙，他有圣人的才能有圣人的聪明，有学道的智能，可以做哲学家，可以讲理论，却没有道的资格，我呢，有圣人之道却无圣人之才。

所以，要出世同入世合一，那就是佛家讲的十地以上的大菩萨，道家讲得了道的人做得到，不能只能走一边，不能两边兼得。女仙讲，“我有圣人之道，而无圣人之才”，换句话说，孔子有“圣人之才”，恐怕还没有“圣人之道”，庄子呢，有“圣人之道”而无“圣人之才”，所以始终在农林公司当管理员过了一辈子。大家对这一段话要注意，我们先不讲道，有些人道德也好学问也好，不一定有那个才能，叫他做事，却是“窝”字号的，“窝”字号者，不能做事之窝囊也；有些人办事做事真是能干，却没有学问，连签名都签不好，但道德你就不要问了。古代帝王要用手下的才能的时候，就不用他的道德，所以高明的皇帝很放手，他贪污也好，乱七八糟也好，装着看不见，贪污多了犯了罪，把他满门抄斩财产充公，等于拿给他过手一下，还不是全部回来，搞了半天都是给我收藏。一个人才干，道德，学问三者兼备的，几乎没有，有的话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得道了。也可以讲，有人有“圣人之才”，什么道家佛家新旧约全书等，都讲得通，学问很好，但修道不一定成功，有些人得了道了，你叫他弘法传道，他一句也讲不出来的，那时有“圣人之道”无“圣人之才”，不能兼备。这都是庄子讲的真话。

“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！”女仙讲，像卜梁倚这个人嘛，有“圣人之才”却无“圣人之道”，我有“圣人之道”却无“圣人之才”，我来教教他，取长补短，二个人的本事合在一起，也可以得道。

不然。以圣人之道，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独守而告之，参日而后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，朝彻而后能见独，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，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

所以有圣人之道的人，找一个具备“圣人之才”的学生，然后传道给他，他一学，会成功，不然就很难。像卜梁倚有圣人的才能，也就是说是块材料，我有“圣人之道”却无“圣人之才”，来教他勉强会成功，但却很辛苦，教了他三天。古人教了三天就已经厌烦死了，我们教了多少年还在教，你看多痛苦！三天后卜梁倚能“外天下”，那个空的境界超过了宇宙，宇宙都在他那个道之中。时间空间身体都忘掉了。还不够，女仙又给他打了一个七，七天后能“外物”，不被物理环境所束缚了。因为得了道，还是没有脱开物理的环境，风寒暑湿感冒生命逃脱不开，外物的境界还要侵袭你的，等到“外物”了，才叫跳出三界外了，但还在五行中。女仙又守了他九天，才“外生”了了生死。了生死后才“朝彻”，“朝彻”就是大彻大悟了，“朝”是早上太阳出来了，光明普照之意。大彻大悟以后还要修吗？还要修，还要“见独”，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，孤零零的，把道找到了。“见独”之后，“而后能无古今”，不生不灭无始无终。“无古今，而能入于不死不生。”

你看道多难办，一步一步有征信，有境界，有征候，庄子借这个女仙之口就把道传出来了。所以，你们年青同学想做大师，不过现在大师不值钱了，到处都是什么大师，将来做“太师”吧！要做“太师”就要把这一段拿来反省，要具备“圣人之才”。现在时代不同，还要加一句，还要具备“圣人之德”，品德要好，然后才有资格作“大宗师”。

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为物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撄宁。撄宁也者，撄而后成者也。”

怎么叫“杀生者不死”呢？这个“生”不是生命，不是真的叫你去杀人，杀了别人，我就可以不死，那你非死不可。后来学神仙之道的道家，根据庄子的这个意思，有两句话，“未死先学死，有生即杀生。”思想念头一生起，马上就把它空了，就在空灵的境界上永远空下去，这就是学死，死人永远不死，永远不死就是长生，生生不已，永远是前进的。“生生者不生。”你想长生不死，那就最好“不生”。“不生”就是思想妄念情绪动都不动，但不是压制下去。孟子讲“吾四十而不动心”，孟子是乱讲的，要硬压下去，那不得了，应该空灵。庄子这里讲的“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”，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，就是佛家说的到了八地菩萨的境界，做到了无生法忍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
到了一念不生处，“其为物，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。”那心能转物了，一切万物都跟着你来，你不被万物所转了。“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，”要改变万物就可以改变万物，要毁灭它可以，要成就它也可以。像我们普通人没有得道的，受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就改变了我们自己。

我们看历史上的宋儒理学家，在中国文化里相当于佛家的律宗，品德做人那个严肃，那没有话讲，好极了，我非常佩服。但有一点，做学问主观太强，把佛家道家的东西学来，再拼命骂他们是异端，异端的意思就是外道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如程明道的《定性书》，教怎么打坐怎么入定，一开始就有二句很有名的话，“无将迎，无内外。”“将”“迎”两字就是偷庄子的。拼命偷道家的东西，连道家的名称也偷，当与自己没有红包，到人家的家里拿一个来，然后又骂人家家里没有红包，因为被他偷走了，宋儒就搞这种事情。但是“无将迎，无内外”，把打坐作功夫讲到了底，一上坐不要故意把念头拿空，过了的不追，来了的不拒，不要在身体以内，也不要在外。“将”就是不要把念头带来，让他起，念头来了，不欢迎，它自然跑了，跑了走了也不送，就那么坐着入定了。完全对。道家佛家用功的精华，他都讲到了，但讲完了，又

骂佛家道家是异端，只有他不晓得是是哪一端，他也是量太小，有“圣人之才”无“圣人之德”，也没有得道。

对于“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杀也，无不成也”这种境界，庄子起了个名字，“其名为撄宁”，这种境界，借用佛家的名词叫“自在”，但是自在是讲原则，
“撄宁”是讲现象。“撄宁者，撄而后成者也。”什么是“撄宁”？得了道成功了还在这个世间，不会离开这个世间，但他把握到了万物的根本，同婴儿拿到一个东西一样。婴儿生下来不到一百天，拿一个东西好象拿牢了，但是他没有用力，婴儿是“握固”，大拇指放在里面捏个拳头。人到了死的时候就要抓了，什么都想抓，只有死了才不抓了。这里面学问大了，什么理由？很多理由，这就是告诉你人生，这就是道。“撄宁”就是这样，若有若无之间，安详而宁静把握的很牢，这就自在。庄子前面讲道“可传不可授”，这里他又借女仙和我的一个同宗南伯子葵之口传了道。

南伯子葵曰：“子独恶乎闻之？”曰：“闻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，闻诸洛诵之孙。洛诵之孙，闻之瞻明。瞻明，闻之聂许。聂许，闻之需役。需役闻之于讴。于讴闻之玄冥。玄冥闻之参寮。参寮闻之疑始。

南伯子葵听了以后就起了怀疑，这一套是什么人传给你的？女仙说：“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。洛诵之孙，闻之瞻明。瞻明，闻之聂许。聂许，闻之需役。需役闻之于讴。于讴闻之玄冥。玄冥闻之参寮。参寮闻之疑始。”这些名字都不可考了，这些名字后来道家都归于神仙。下面的小字是郭象的注解，不过我还并不同意他的注解。其实这些是比喻，是庄子的寓言。等于我们听鬼故事一样，“唉呀，你讲得吓死人，你看见没有？”“没有，是从我表兄那里听到。”去问表兄，表兄说是外婆讲的，问外婆，外婆讲某家老太太说的……实际上这是讲修道作功夫一步一步地境界，这是庄子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，“副墨之子”是讲开始修持时，闭着眼睛黑洞洞的；慢慢定久了，耳根清静了，就是“洛诵之孙”，再修久了就使“瞻明”，就是庄子前面讲的“虚室生白”，有一点光明出来了；“聂许”就是光明里面有个东西，“需役”，这个东西会动的；“于讴”用佛家来讲，就是耳根圆通了，耳根圆通后，“玄冥”才是完全空的境界，空到了极点，还不是道德究竟，进一步是“参寥”，“参寥”是非常远大非常广的东西，所以后代有一个学者，他自称“参寥子',
是学神仙的道家人物，有很多着作，他的名字出自这里。“疑始”等于佛家讲得“无始之始”，是一个没有起点的起点，因为这个宇宙是一个圆形，佛家就定了一个名称叫“无始之始”，庄子就叫“疑始”。

在庄子的时代，佛教并未进入中国，但是，庄子同佛家的思想完全一样，这就是列子所讲的“东方有圣人出焉，西方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”凡是真理，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得了道的人，在不同的地区弘扬道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，四人相与语曰：“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，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。”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，曰：“伟哉！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肩，肩高于项，句赘指天，阴阳之气有畛。”其心闲而无事，蹁跹而鉴于井，曰：“嗟乎，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子祀曰：“汝恶之乎？”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枭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悬解也。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？”

安时而处顺

庄子讲完了道，道怎么修，道有什么境界，他又从另一角度开始讲了。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，四人相与语曰：“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，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。”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

“子祀”“子舆”“子犁”“子来”四人在一起讲，他们用人体来做比喻，谁能够把虚无当头，把生命当作脊背，把死亡当作屁股，换句话讲，一个人随时在空灵之中，活着无所谓，就那么活着，
死了就把身体丢下来，像拉一堆大便在地方一样。如果世上有一个人能够懂得，活着同死亡是一体，是道的一个过程一个现象的这个道理，那我们就可以同他坐朋友了。你看，或则四个人很可恶吧，傲视天下人，好象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他们的朋友。他们说完后，“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。”后来文学里，称好朋友是“莫逆之交”，就出自这里。怎么叫“莫逆”呢？“逆”是反对，“莫逆”是没有反对，心心相印，彼此都是完全统一了。

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，曰：“伟哉，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！”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肩，肩高于项，句赘指天。

后来子舆生病了，如果我们去看病人，一定带点花或者水果去，并且问一问，病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子祀去看子舆却不是这样，子祀问：你现在好伟大呀，“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！”生命的主宰弄这一个身体吧我们拘束住，我看你刑期够了，快要解脱了。你看这个“造物者”造的人，好可恶。“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肩，肩高于项，句赘指天”，用一个骨架子几十斤肉就把我们拘束住了，我们人体不是完全直的，背驼起来，上面弄一个头，头上弄五个洞。

阴阳之气有沴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蹁跹而鉴于井，曰：“嗟乎，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

两脚有毛病的人，形体不正，自己对着井水看，古人镜子少，就对井水照影来看自己的像。自己就很感叹，生命的主宰弄这么一个身体吧我们拘束住。在中国文化道家学术思想中，“造物者”代表了天地造万物的功能。这个功能，在宗教家看来，就是某一主宰，在哲学上就是所谓的“第一因”，中国文化没有这一套，把这些宗教哲学问题都扒掉了，另外给他一个名称“造物者”，没有加上神秘的观念，就是很普通了。

子祀曰：“汝恶之乎？”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鸮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

子祀问：你讨不讨厌我们的这个身体？子舆说：一个人亡掉了我，长得漂亮不漂亮，形体属不属于我，生与死等，都没有关系了。庄子在文学上有两个特有的词，“庸讵之”和“浸假”，这两个词都是虚字助语词，相当于现在“这个”“那里”等。“浸假”就是假使之意。子舆说：假使天地把我们的左臂化成鸡，那很好嘛，那就不用买手表了。古人没有手表没有钟，就靠鸡定时的打鸣声和猫眼睛的变化，这两个天然的大钟来定时间。“时夜”就是公鸡叫。假使把我们的右臂变成弹，那就拿来做弹子用，把鸟打来后烤来吃了；假使从后头开始到达屁股这里，变化成轮子，只要我的精神还在，我就把精神变成鸟，来拉轮子走，不用另外叫计程车了。一个得道德人，随便怎么变化，都不受什么拘束。

这一段看来，庄子讲些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话，有什么道理呢？一切的万物与生命，身和心都在自然变化中，这个变化就是所谓的“造物”，也是庄子另外取的一个名词，叫“造化”，这个“造物”，是讲宇宙间有一个功能有一个力量，能够创造万物与自然的变化，不是宗教家讲的人格化的，或者固定形体化的全能的东西。譬如人身体上有植物矿物，什么都有，累积起来变成我们这个形体。我们的身体出了毛病，西药里面有植物矿物什么的，中药偏重于植物，吃下去病就好了。这个病好了，也是化学的作用。所以一切皆在变化中。这个变化非常自然，这个变化彼此互为生命，彼此互为生死。等于我们吃草，陈教授把吃素叫吃草，也没有错，吃肉就是吃人，吃别的肉同吃我们的肉一样的，一切都是互相在变化，非常自然，也叫“造化”，造作万物在互相变化。所以生是一个变化的现象，死也是一个变化的现象。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形体，也无所谓约束，失去了这个生命这个形体，也无所谓悲哀。这就是中国道家所谓的自然。这个自然没有主宰，很自然的变化。

所以子祀说你这个人怎么不通呢？一切万物都是自然在变化。老了就是老了，老了就是老的好看，你说老了很可怜，年轻人想这个可怜还做不到。人老了，是很难过，老朋友碰面就是杜甫的诗讲的，“访旧半为鬼，相悲各问年”，这是人情，这个味道不好过。但我从来都骂他们，你们怎么那么讨厌！我们碰面了谈一谈别的嘛，一见面就问血压高不高？心脏好不好？去检查过没有？这多讨厌！但是我又另外一个老朋友，一天跑来吃饭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觉得非常幸福，上帝如果不给我生命，有一天还会叫我死，这个死的机会多难得啊，一生只有一次，为什么要怕死呢？他说假使我得了癌症，开刀也好，不开刀也好，都是很难的机会，最后一个大机会就是死，在我没有死之前，说吃了这个东西会得癌症，我照吃不误，因为找这个机会嘛，所以我跑到外国去走了一趟。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他说看看女儿，看看儿子，我哪里想去，就是中华航空公司飞机失事以后，我一想就买机票去了，我问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很想找这么个机会掉下去，不是简单明了马？将来还要上氧气瓶，那多麻烦。结果没有机会掉下去，只好回来，运气不好。在外国住了半个月，我又不会讲洋文，到了一个地方要下去，人家一讲“no,no"就不下去了，人家问喝什么？只会说咖啡，结果喝了一肚子咖啡。总而言之，这个老朋友以来，就有笑话讲了。这都是现在的故事。虽然我们这个朋友，既不学佛也不学道，又不学庄子什么的，讲的话素来很痛快，思想倒是很通达。

“且夫得者，时也；”这个“时”代表了一个机会一个时间，有了这个机会这个时间，“造物者”叫你活几十岁就活几十岁。万一生下来就跑了，时间短一些，也没有什么舍不得。“失者，顺也；”声名结束了要回去，是应该的，本来这个世界没有我嘛，忽然跑出一个我来，这个我在世界上玩了几十年已经很够本了，什么都不带来，又吃又住又玩，又要骂人又要吵架，玩了几十年很有趣，回去也是应该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中国文化的一句名言，“安时处顺”，在文学中常常用到，这个典故就出在《大宗师》。“安时而处顺”，这个生命活着的时候，把握现在的时间，现在就是价值，要回去的时候就回去，所以一切环境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没有关系，都是自然本来的变化。特别是人到了老年，孔子讲“人之老，戒之在得。”人老了那个思想抓得越紧，那个手抓得越紧，因为日暮途远，来日无多，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前途茫茫，所以都想把握住。那些平时不爱钱的人，老了特别爱钱，平时特别大方的，老了以后，儿子也是我的，孙子也是我的。这就是不懂这个生命了，不知道“处顺”。如果懂了这个道理，“哀乐不能入也。”所谓喜怒哀乐都没有什么，情绪都不动的，这个情绪不动不是灰心，使自然就空了。有什么喜欢的，也不是叫你不喜欢，高兴就笑一下，笑完了也就算了，要哭哭完了也就算了，哀乐不入于心中。庄子说这个道理最难懂，了解了，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是道，在佛家禅宗讲，要悟就悟这个道理。

“此古人之所谓悬解也。”“悬”，有的写书作县，什么叫“悬解”呢？简单的讲，就是最高

明的见解。用现在的话勉强的解释，就是最高的形而上哲学的道理。如果严格的讲什么叫“悬解”，这个题目同什么叫“造化”，包含的意义都很多，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了。所以悟了道的人，有了高明的见解，自己就得解脱了。但是人自己得不到解脱，达不到“悬解”解脱的境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被物质的环境困住了，“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”在座学佛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心中的妄念烦恼叫结使，佛经翻译套用《庄子》的地方特别多。

“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。”进一步讲，也是最后的结论，宇宙万物不能“胜天”，这个“天”代表道，不代表天体的天。万物离不开道的境界，这个物业不能影响“心”，“心”就是道。但讲一个“心”字，我们容易把它降低了，把自己的思想当成心了，这个“心”包含了思想、物理、精神，
三部分一体的。古人特别是庄子，不用这个“心”字，用“天”或“道”这一类的字。所以，我们又何必为万物困扰了自己，能够把万物看通了，看空了，不被它困扰，我们就不受束缚了，又何必讨厌身体乃至物理世界的东西。

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“叱！避！无怛化。”

倚其户与之语曰：“伟哉造物，又将奚以汝为，将奚以汝适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”子来曰：“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。彼何罪焉？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之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我必且为镆铘。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人耳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？”成然寐，遽然觉。

善吾生 善吾死

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“叱！避！无怛化。”

过了一阵子来生病了，大概是肺积水、气管炎之类的气喘，这都是很严重的了，气一停人就要死，他的老婆儿子围着他哭。子犁去了一看，就骂她们，“叱，你们统统给我走开！”生病也好，死也好，一切都是自然的变化，生病的时候就生病，当然并不是叫你不要吃药，药还是要吃的，没有什么恐怖的。这就是庄子关于生病的哲学，三个字：“无怛化”，“怛”就是害怕，没有害怕变化。

上面讲的是生理变化的道理，我们人生病，不管是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，在医理上有一个最大的原则，学医的同学们更要注意，任何病痛只有三分，我们心里加重了七分，变成了十分的病痛。尤其是生病的人喜欢别人照顾，等于小孩子一样，“小孩见到娘，无事哭三场”，无事都要哭一下的，人生病的时候，最喜欢人家来看他，来照顾他，“痛不痛啊？”“痛得很。”其实没有那么痛，都是心理作用，因为恐怖病，心理把病痛加重了。恐怖病是下意识的心理作用，这个心理作用加上以后，使病的消除增加很多苦难。所以在中医西医上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医学事实，往往有人把药吃错了，病却好了，因为信仰医生信仰病，认为药吃下去自己得救了，在医学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在美国，每一家都有很多药的瓶子，他们非常喜欢药，尤其是各种维他命多得很。但据我所知道的资料，很多病是医不好的，药也治不好的，那么医生给病人吃的是什么呢？是白糖，面粉合起来的。医生告诉病人，你这病没有办法了，全世界只有这种药勉强可以治，结果多半用这种药来安抚病人的心理，可是病人却活得好好的，这就是心理病。所以科学文明越发达，一般人的心理病越严重。要解除自己心理的这个毛病，就是庄子这三个字，“无怛化”，把生命看空一点，不需要那么恐怖自己身体毛病，那么害怕自己的生死。因此，子犁骂子来的家人，你们怕什么？这是自然的变化。

倚其户与之语曰：“伟哉造化！又将奚以汝为？将奚以汝适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”

子犁靠在房门讲：好伟大的造化呀！不知道又要把你变成什么样子。

子来曰：“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。彼何罪焉？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宇宙万有就是阴阳所变，它没有翅膀没有形象，却变化无穷，这是我们的大父母，万物的生命都是这个大父母所生。如果这个宇宙的主宰它要我死，我也无法抗拒，只好听它的。如果我不听命令，不顺其自然而死，就是反抗，我为什么要抗拒父母的命令？我们这个生命是它变出来的，必须要还之于它，它要你死也不是罪过，要你生也不是恩惠，它很自然地就是这样一个规律。

下面有一个道理，我们做一个比较，过去佛教的哲学，对于人生四个阶段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非常看重，整个印度哲学也很看重这四个阶段，并特别提出来，人如何解脱生老病死，因为创立了佛学的哲学系统，也创立了佛教的基本的宗教哲学。中国上古文化也讲过这四个阶段。我们如果推开宗教的外形，只拿文化精神来比较，中国上古的文化，对于生老病死，不像别的宗教看得那么严重，认为没有什么，轻松得很。庄子这一段话可以做一个代表，“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”“大块”就是天地：“载我以形，”注意这个“载”字，像一个车子一样，形体不是我，我也不是这个形体呦，形体等于一个车子、一个工具一样，不过把我这个东西装在里面而已。活着呢？“劳我以生”，活着忙忙碌碌，劳生。老了就是退休安养，死了就是休息。所以，真懂得这个生命，那么才真懂得死亡，看生死是一样的，生不足以喜，死不足以怕，这是很自然的阶段。但是所有的宗教

哲学都只讲到这里，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呢？那么又可以归到佛学里去了，道家只是没有讲的那么明显，还有再来的，就是轮回。轮回就是重新回过来，又是生老病死，这个生命永远是连绵不断的。这是生命的现象，在这个现象的后面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无比的功能，那就是各种宗教的，哲学的所定的第一个因素的各种名称，叫它是道也好，叫它是什么也好。那么庄子怎么形容呢：

今之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我必且为镆铘。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人耳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？”

这个比喻很妙了。譬如有一个大的锅炉锻炼黄金，当黄金进入锅炉以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跳起来讲：好，这次轮到我变成“莫邪”了！“莫邪”是一种宝剑，古代炼一把名剑，要把五金合起来炼的。如果黄金像这么一叫，工匠师一定认为这个黄金是妖怪，一定想办法把这个黄金搞掉。现在我们这个生命，“犯人之形”，变成人了，可是我们人在作怪，认为自己“人耳！人耳！”是一个人，所以生命的主宰看我们人都是妖怪，是“不祥之人”，很不吉利，就像那块黄金一样。本来我们就是人嘛，为什么要自己宣传自己呢？我们要知道，整个天地就是一个大化学的锅炉，天地之间有一个能够创造万物的功能，这个名称叫“造化”，它如同大工程师，要把我们变成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要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矛盾别扭。生命在哪个环境都可以活着，但我们人在任何环境都不满意，都很厌恶，等于黄金跳到锅炉里，自己叫起来了，这就是妖怪。这个道理说明，我们对人生认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生命，就是那么变化活着的，没有怨恨也没有悲欢喜乐，很自然。

成然寐，遽然觉。

等于大工程师在化学锅炉里打造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作成功了，就变成人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样子。“成然寐，”就是佛经里讲的“长夜漫漫”，生命已经装在身体里，但我们在睡觉，这一夜很长，算不定活了六十岁就睡了六十年。等到有一天，生命离开身体这个工具以后，回到大自然，那是梦醒的时候，非常舒服。现在我们的生命寄存在身体里活着，这是倒霉的时候，是大睡眠的时候。等到有一天梦醒了，就不受这个身体拘束了。

《大宗师》这一篇的宗旨，就是庄子提出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。得道的样子有一个模型的，在《大宗师》和前几篇都讲过了。本篇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点，有“圣人之才”而无“圣人之道”，有“圣人之道”而无“圣人之才”，都不能为“全才”。因此，这几段提到生死问题与“圣人之道”“圣人之才”的道理。

这中间有一个中心，人如果得了道，生命的功能比宇宙还要伟大，在《庄子》内七篇中，都是人如何解脱，顺其自然变化，自然的法则、生命的法则是非要这样变化的。得了道的人，最然在自然变化里面，可以超越了这个变化，不跟着这个变化走，自己能够做宇宙之主，自己能够主宰生命，使自己的生命升华，这就叫做“真人”。“真人”可以把天体上的太阳月亮拿在手里，像两个汤圆在玩的。我们读《庄子》，往往被他又优美又幽默又幽趣的文字骗住了，忘记了这个中心。大凡一般研究《庄子》的，乃至喜欢《庄子》的，甚至各种注解，据我的经验看来，只晓得解脱，而不知道解脱中间返回来，自己生命可以做主的。像当年我在西南一带有一个老友，现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，他是四川人，中国文学很好，是老牌子英国留学生，有名的天文学家，如果现在活着有一百多岁了。他不大懂西洋的天文，但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学非常有研究。这七八十年来，真学天文的没有几个，一般都是走实用的科学的多。那时，我们一听学天文的，就是非常了不起。他夜里经常不睡得，穿很厚的皮袍，披很厚的披风，带很厚的帽子，站在高楼顶上夜观天象。所以我们经常笑他，昨天夜里又没有睡觉啊？天下有什么变化，他讲得很准，比讲预言还准，那是科学。某一个星座怎么变了，那这个世界将怎样变乱了。抗战时我们问他，打仗还要打多少年？他掐指一算说，很长，总有十来年，八九年免不了的。他掐指一算，不是子丑寅卯那些乱七八糟的，那是算数字。他这个就象庄子讲得子犁子来一流的人物，一般人看来怪里怪气的，我们同他太熟了，看起来很自然。他走路眼睛都看天的，目中无人，就是非常傲慢，看人非常渺小，所以懒得看人。因为他是学天文的，看地球看世界就同一个汤圆一样，况且我们人还是汤圆里的蚂蚁，那时没有一点意思的。他的生活就在天文方面，我们叫它宇宙方面，他晚年最欣赏的是庄子，好象庄子的道就传给他了那个味道。这种人做朋友也很有味道，办起事来是一塌糊涂，人情世故什么都不懂。他家里也有钱，衣服也乱穿，有时我们说他衣服扣子扣错了，他说你们怎么不读《庄子》，这个扣子哪个扣子，扣在哪里都可以了，顺其自然嘛。他对庄子逍遥顺其自然，解脱方面研究得很透了，但他忘记了一个东西，只晓得解脱，而不知道解脱中间返回来自己生命可以做主的。我们特别提出来，研究《庄子》，研究道家之道，有一个主要精神—自己可以做主。你看庄子在每一篇都讲几句，等于道家的密宗，秘密地讲了几句又不讲了，只是塑造一个形态，得了道的“真人”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接下去又是普通的说法，这是要特别注意的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，三人相与为友，曰：“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”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，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“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。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”二人相视而笑，曰：“是恶知礼意！”子贡反以告孔子曰：“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”孔子曰：“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求使汝往吊之，丘则陋矣。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附赘悬疣，以死为决疣溃痈。夫若然者，又恶乎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？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，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，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。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

。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！”子贡曰：“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”孔子曰：“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其方？”孔子曰：“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。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畸人？”曰：“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”

心心相印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，三人相与为友，曰：“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”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

“子桑户”“孟子反”“子琴张”三个人是好朋友，他们说：“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违于无相为？”“孰”是哪个，“相与”是相同。哪一个人能做到彼此相合于无相之中？彼此合于无相之中，就是不着相，不被现状所迷。不着相当然就解脱了，解脱了就万事不管了吗？就像前面讲的那是前辈的高人，现在几十年中想从年青人中，找出这么一个怪人都找不到了，所以越想越可爱。“访旧本为鬼”，他当然成仙去了，不做鬼了。所以，光解脱了还不行，还要入世能够有所作为。虽然入世，虽然还在做一个平凡的人，但一切所作所为都不着相。由此也可以知道三教的不同，如孔孟是偏重于入世，明知世界是不可救的，以仁爱大悲的精神，硬要救世救人，这不是笨，是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是圣人之行也。佛家呢?老实讲，不管大乘大到什么乘，还是偏重于出世的。道家则站在中间，可出可入，能出能入，要出要入都可以，你说进来了吗？他抽腿就出去了；你说出去了吗？他拔腿又进来了。始终在中间，这是道家之妙。学佛的同学注意，“有相”“无相”庄子早就提出来了。尤其是禅和佛学借用了老庄的名词太多，所以研究禅宗的，往往说禅宗受了老庄的影响，这到不一定是这个道理。

“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”哪一个人能在太空的雾中游玩，“无极”代表宇宙，把这个无量无边的宇宙，像玩铜板一样，放在手中翻着玩。彼此能够忘记了现象界的生命，抓住了生命真正的主宰。这个主宰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止，庄子始终没有讲永远长在，但是无所终无所止，对这样一个生命谁能做到？

刚才提醒青年同学注意，研究《庄子》，大家素来被庄子优美有趣的文字骗了。常常有学佛学道德朋友问，怎么研究佛学？我看他们谁的个性与庄子风格相近，就说，不用了，你读读庄子就好饿。读了《庄子》比佛学好，学了佛学太宗教化，马上就要吃素拜佛等，太严肃了。读了《庄子》没有那么严肃，非常解脱。你有了烦恼，一边拿木鱼一面读《庄子》，那真是别有味道，很解脱。这是〈南华经〉呦，道教就念这个。但是轻松解脱之中，你被文字骗过去了，着了相。执着了轻松解脱这一面，还没有了解《庄子》中间有最严肃的一面，对自己生命自己可以作主的道理。庄子只是没有明说罢了，他秘密的说在那里呢？“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”像这类句子非常多，在内七篇中到处提到这类观念。

“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”三个人讲完后，相视而笑，心心相印，只有他们三人懂。

子贡吊丧

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。孔之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“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”

“莫然”是形容词，等于后世的忽然。“子桑户”死了，还没有下葬。孔子知道后，派学生子贡去“侍事焉”，就是参加知丧委员会，看看有什么事办，要钱出钱，要力出力，子贡都做得到。子贡到了那里一看，子桑户的两个朋友，一个在唱歌，一个在击乐器，既不流泪也不哭，同我们现在出丧一样。你看出丧，古今音乐俱全，和尚道士端公都加上，一条街都给摆满了，人家叫我们中国人“吵死人”，死人躺在棺材里一定是给他吵死的。我说这叫中国文化，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学道德。“嗟来乎！”相当于现在“唉呀呀”这两个朋友唱什么呢？唉呀呀！子桑户呀，你倒是回到真的地方去了，可怜的是我们两个还要做假的人呀！

子贡越而进曰：“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”二人相视而笑曰：“是恶知礼意？”

子贡一听，“赶而进曰：”赶紧跑两步进步问：“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”“敢问”，就是中国文化了，我们小的时候都很习惯用的，向老师向长辈问问题，就用“敢问”，表示我不敢问，实际上不敢问还是问了，这两个字蛮有意思。子贡说人死了，在尸体边不流泪，却唱歌，这是礼吗？这如果演成电视剧就很妙了，这两人大概一个寒山，一个拾得的样子，一看子贡，相视而笑说：你这个年轻人，你还懂得礼？礼是什么意思？把子贡骂了一顿。

子贡反，以告孔子曰：“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”

子贡挨了骂，就回来向老师报告，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啊？“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”“修行”两字又是庄子提出来的。他们两人平时看起来人品都很好，好象得道之士，很讲究修行。他们满不在乎一切皆空，甚至于把人的生命形体都去掉，在死人面前唱歌，还高兴得很，我这就不懂了。老师啊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
方之外与方之内

孔子曰；“彼，游方之外者也；而丘，游方之内者也。”

孔子说：你不懂，他们都是方外人。“方”就是范围，他们这些方外人，已经超过了一切的范围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，什么都不能约束。像我自己，还在这个范围以内。所以出家人称为“方外之人”，古人读到“丘”字是不能念的，念了老师、父母要打屁股打手心的，圣人名字是不可以念的，要避讳，要改口，读“某”。孔子的号叫仲尼，上古的人并不避讳，对圣人叫名叫号都可以。到子思着《中庸》时，直接叫祖父的号，没有叫夫子，或者我们说的祖父，这是古礼。后世的人很奇怪，对父亲名字都不敢叫。当然现在没有了，不相干了。

这一段，郭象得注解高明极了：“夫理有至极，外内相冥。未有能冥于内，而不游于外者也。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，无心以顺有。故虽终日挥形，而神气无变，俯仰万机，而淡然自若。夫见形而不反神者，天下之常累也。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；观其体化而应物，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，岂直谓圣人不然哉！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。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，以释天下之可悟。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，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，故超圣人之大意，则夫游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。而庄子之书，故是超俗盖世之谈矣。”

郭象的文字学庄子，可以说随着时代越向后，文字越畅达，比读《庄子》更痛快。“夫理有至极，外内相冥。”“理”就是哲学，就是最高的真理，没有在内在外，当然也不在中间，内外混同的。你必须要修行到了游心于方外，解脱逍遥到了方外的极致，那内在的才是真的通了。相反地，如果内在的真悟到了，真通了，那就跳出三界外了。所以得道的人，常常“游外以弘内”，这个心跳出了物质世界，在天地以外，内在还是在弘扬这个道念，虽然是无心，空的，但在现实存在的世界里面游戏。用仙子啊漂亮的名词将，真正得道的人，是“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业”。

孔子儒家所标榜的圣王之道，得了道才可以入世，“终日挥形”，他们虽然一天到晚看起来忙死了，但“神气无变”，内在修养到了这个程度，并没有受忙碌的外界所影响。人如果修养到了这个程度，可以做帝王作帝王师了。一般的人只抓住了外形，抓住了外在的东西，没有回过来抓生命真正的东西，所以感觉生命是拖累，是痛苦，是矛盾的，那么他们在这个人世间，也变成一个工具一个机械了，虽然自己有灵魂，但却跳不出物质世界的束缚，不能真正懂得人生，如果得了道，体会到宇宙万化的变化，你尽管忙，能自然的应付得了。“坐忘”是庄子提出的，那就是佛家讲的入定，人修养到万机奔沸时，能指挥若定，达到“坐忘”的境界。你做到了这个程度，才懂得圣人是入世的，不一定是出世的，不一定跳出了红尘就叫得道的人。因为人们不懂这个道理，认为修道就是要跳离现实，这完全错了！真正的学道学佛，懂了以后，更积极地入世，更积极地面对现实，所以佛学大乘是入世，道家也是入世，庄子这里也是这样。所以庄子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把它归在一个宗旨里面，叫“道”，这个“道”需要你的智能去理解去体验，“道”是可以摸得到的。

在《庄子》里面经常可以看到，对孔子是挖苦得很厉害的，其实庄子非常捧孔子，他怎么捧呢？他不是直接说，而是转了一个弯讲，幽默了孔子一下，孔子也是得了道的，但一般人却把孔子看低了，实际上孔子已经游心于方外了。我们后世人研究学问读文章，要了解每一篇文章里面所寄托的道理，要透过文字以外，懂得文字真正的道理。所以，对于“心”是跳出三界以外，整个道理懂了，才懂得道，那就“坦然而明”了。在这里，郭象特别捧《庄子》这本书，《庄子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是“超俗之书”，超过世上一般的书籍，是“盖世之谈”，现在年轻人说话常说，“你不要盖了”，认为盖是新名词，其实一点都不新，古人很多地方都提到“不要盖了”，这还是老话。

看完郭象的妙文，再回到原文，有一个重点，孔子提出来告诉子贡，他们是游于方外的人，我还在方之内，换句话说，还在“羿之彀中”，在那个中心点，没有跑出轮回以外。

“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漏矣。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附赘县疣，以死为决疣溃 。 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。

孔子说：我刚才听到朋友死了，只知道去关心，实际上，出家人与在家人，“方之内”与“方之外”是“不相及”的，我还以世俗的观念叫你去办丧事，这真是丢人啊！他们是得道的人，认为天地赋予人生命是一个拖累，现在这个形体解脱了叫死亡，回到与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那个“气化”。这个“气”不是空气，相当于现在说的本能，能量。他们已经解脱了生死，没有过去未来，也没有先后，所以把生命当作是多余的赘瘤，把死亡当成是割掉了身上的溃疡浓疮。

“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谴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。”

我们看这个肉体死了，但得道的人看来，这个肉体死了或活着，同自己都没有关系。庄子这里就传我们口诀了，这是人生的妙诀，“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。”譬如，这个肉体是我吗？分析每一个细胞，神经骨头等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我，是假借来用几十年的，是“异物”，把这些细胞骨头等凑拢成肉体，
“托于同体”，勉强的说这就是我，同我相同。所以我们借来用就用了，不要看得那么严重，整个肉体也是一个机器。等于说，科学发达了，我们现在还在指挥机器人，将来人类恐怕会被电脑发达的机器人所控制，非常可怕。当然这不是必然，实际上科学家有这个担心。实际上这些科学家神经病，我们人真正的生命不在这里肉体上，是“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”的，本来就是机器嘛。只是在使用机器时，“忘其肝胆，谴其耳目；”把这些内脏耳目都忘记了，忘身忘我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既无欢喜也无悲，舒服得很。“反复其始”就像佛家形容叫轮回，像一个圆圈，一个轮子一样，永远在转动。“不知端倪”，一个圆圈一样的东西，你说哪里是一个

开始？那里是一个结果？它永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。

“芒然彷徨乎尘埃之外；逍遥乎无为之业。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？”

他们忘记了尘世里的事，早就得了解脱了，得了解脱是真正的逍遥。所以要去给他们讲世俗的礼貌，他们怎么能接受？世俗的礼貌是给一般人看的，大家虚伪的在敷衍，他们才没有时间虚伪的敷衍呢。“无为之业”，学佛的同学要注意，“无为”是老子提出来的，庄子也在用，佛家正式翻译涅盘是翻成“无为”，在印度哲学中，涅盘包括了六种“无为”，后来玄奘法师研究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勉强笼统地翻成“无为”，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作，等于我们讲空，空不是没有，虚空里面有无比的财富，电从哪里来？电从虚空里来。电不过是虚空中含藏的一种东西而已，没有发现的东西还多得很。所以“无为”里有大有为。

子贡曰：“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”孔子曰：“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”

子贡问：那老师算什么呢？孔子说：我啊，是上天给我的刑法，是受罪的。“戮”就是被杀，这里是受罪的意思，可以说，做人大部分如此，有一句俗语，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，普通人都是这样，死要面子就要活受罪，像圣人孔子是“天之戮民”，要救世救民，自己很受罪的。

这个重点反映了本篇的中心，即“圣人之道”与“圣人之才”，这两者不可兼得。由此给我们一个人生观，就是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所讲的，“中路因循我所长，由来才命两相妨，劝君莫更添蛇足，一盏醇
不得尝。”这首诗说明了一个道理，“才命两相妨。”有些人有才，能干聪明本事很大，结果没有运气，苦一辈子，坐在那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就是孔子说的“丘，天之戮民也。”有些人“命”好，不劳而获，他“七字”不好，“八字”好，那没有办法。我经常说，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都在文学里面，尤其诗词里哲学思想非常多。像这些文学诗词，包括了人生哲学的一个大观念，你看通了之后，人生就没有什么烦恼。用佛家的道理来讲，“欲除烦恼须无我”，一个人要除掉烦恼，必须要真正修养到无我的境界，才真正无烦恼。“各有前因莫羡人”，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前因后果，你不要嫉妒羡慕人家。这些都是人生哲学的问题。

“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”但是，不止我一个人命苦，做了孔子的学生，志同道合，你与我一样，也是命苦。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，以救世救民为己任的人，一定要命苦的，这是一个原则。

忘乎道术

子贡曰：“敢问其方。”孔子曰：“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”

子贡说：老师你讲了半天，这中间的道理，我还没有懂，请老师告诉我一个方向。控制只要用比喻来讲，“鱼相造于水，人相造于道。”这个“造”，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，读作“曹”音，意义稍稍不同一点。鱼在水中不知道有水，等于人天天在空气中生活，不知道有空气。大家修道求道，其实不需要去修去求，人本身就在道中生活着。所以《中庸》里讲，道没有离开人，是人自己离开了道。“道不可须臾离也。”道没有一刹那离开我们。“可离者非道也”，因为修道，道才来了，那就不是道了。

“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，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”

孔子进一步引申。鱼离不开水，所以养鱼要“穿池而养给‘，故意挖个池塘放上水，才把鱼养得住。那么，道本来在人自己那里，但人找不到，怎么办呢？”无事而生定。“就是说你的心中，一天到晚要无事。心中无事，就是真正的定，不是打坐才叫定。打坐是练习自己如何做到心中无事的一个方法，不是认为打坐才是修道。如果打起坐来，心中还是很忙，还在念咒自，观气脉守窍啦，怕身体跑了一块骨头，那是在开运动会，那不是道。所以，孔子用一句话，“无事而生定”，就把修道的道理告诉我们了。真正的定要做到什么境界呢？“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”。定并不是万事不管，你盘腿坐在山上，心中无事，你以为那是道吗？那是半道，半吊子道。要“于事无心”，能入世作事情，但心中没有事，这是功夫了。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，“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”，但心中没有事，心中不留事，“于心无事”，
这样才是真做到无事，无事就生定了。

孔子就告诉子贡一个“方”，有静定而得道，得回自己本有的道。因此做了一个结论，“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”孔子开始说，养鱼必须要挖一个池塘放一些水进去，便于鱼在里面优游自在，修道必须要做到心中无事，才能生定。进一步呢，如同鱼在水里面不知道有水，水也不知道有鱼了。等于我们在空气里生活，活了一辈子不知道空气的形状，天冷鼻子出气，看见冒一点白烟，那还不是真的，所以我们没有看见过气。所以真得了道的人，如同鱼在水里不觉得有水一样，也不觉得自己有道。如果还有道貌岸然，或者俨然有道的一个道象、一股道气、满嘴道话，没有得“相忘”之故，那就有问题了，不是道的境界。真得了道的人，忘了自己有道，那个有钱惯了的人，身上从来不缺钱，听说今天又赚了二十个亿，“哦，今天又赚了”。听听而已，并没有觉得欢喜，钱来了也同“鱼相忘乎水”一样。如果穷人中了奖券，或得了两百万，七天七夜睡不着，镇定剂都没有办法。我们这里也有做大生意，有大资本的人，他听了笑了，可见我很懂他的心里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可惜很多人好象没有这个经验，等到慢慢发了财，就有这个经验了。

君子小人

子贡曰：“敢问畸人。”曰：“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”

“畸”同奇，念广东话闽南话，读“支”，单独的一个，“畸人”，单独的人，超乎常人。修道的人，行为与众不同，在人家看来都是奇奇怪怪的，所以叫“畸人”，“畸”就是单数，阳数为之奇，双数为之偶。得道的人，变为“畸人”，阳数充满，变成纯阳之体。“畸于人者而侔于天。”不合于人世间的要求，但他是合于天道的人。

接着孔子有一个观念，不光指修道，也含有做人的道德，以及人生哲学，“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天之君子，人之小人。”在人中看来了不起的人，做人做的很好，汤圆一个，到处都得滚得圆圆的，逢人必笑，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，这是“人之君子”，一般人叫君子，却是“天之小人”，在天看来是小人，不合于道，心肠不直。其实庄子这里用的四句话，不是这个道理。这四句话，先要申明，年轻同学不要随便拿来用。有时候人家骂你讨厌你，你说我是“天之君子”，所以让你看不起。这就不对了。

我们看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的人物，的的确确道德非常高明，可是做人很差劲，看起来到处不合适宜，而且命运也不好，到处不得志。像孔子当年周游列国，连一个便当也弄不到，不是买不到，而是没有人给他吃。哪里知道孔子死后，每一年祭孔，都是牛肉猪头肉等一大堆。所以我说，死后给孔子冷猪头，不如当年给一个热便当。可是当时孔子很可怜，是“人之小人，天之君子”。历史上这类人很多，我们年轻时也借用过这四句话，有同学被搞烦了，就讲我是“人之小人，天之君子”，就骂人了。实际上一个真正得道的人，往往不合于世法，同世俗看起来完全两样，很讨厌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不是“全才”不够称得上“大宗师”，如果是“大宗师”，那是“天之君子”也是“人中君子”，
有“圣人之才”也有“圣人之道”。庄子这里用的四句话，不是“大宗师”，也就是说，有“圣人之道”无“圣人之才”的人，处事都是不高明的。

孔子派子贡去给子桑户吊丧，子贡看到子桑户的朋友不但不哭，还在唱歌，就回来向孔子报告。孔子就说，这些是得了道的人，他们已经了了生死，生来死去他们看得很自然，死不过睡长觉而已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不要拿世俗的礼法要求他们。因为引出孔子讲自己修道的方向。
　　接着庄子又另起一段故事，与这段故事又同又不同。

颜回问仲尼曰：“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，无是三者，以善处丧盖鲁国。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。”仲尼曰：“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。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。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情死。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与吾之耳矣。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！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，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，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。”
　　生死问题

颜回问仲尼曰：“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。无是三者，以善桑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一怪之。”

颜回问孔子，鲁国有一个人叫“孟孙才”，他的妈妈死了，他哭起来无涕，干叫唤，干叫唤谓之嚎，就是哭着眼泪也没有。“中心不戚”，内心没有觉得悲伤。“居丧不哀”，办丧事时，一点哀痛的形象都没有，孟孙才不是老人，老人哭起来没有眼泪的，但一笑眼泪就出来了，是颠倒的。老人有好几个颠倒的，坐着就想睡觉，躺下就睡不着；讲现在的事，一边说一边忘记了，但几十年前的事，都记得起来。孟孙才没有流泪悲伤哀痛这三种表现，同做人的道理都相反，结果“以善丧盖鲁国”，鲁国的人，都说他对母亲最孝顺，桑事办得最好。颜回说，难道有这种没有实际行为，却能够获得声名的人吗？我实在觉得奇怪。

仲尼曰：“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也。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也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；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

孔子说，你不要搞错了，社会上的恭维不是偶然的，孟孙氏做人做到了顶，他虽然在世间，却已经是有大智能成就的有道之人了。

“唯简之而不得”，这里面有一个大道理，中国文化从三代以后到周秦这个阶段，最重要是“养生送死而无憾”，对于小孩子年轻人要教养，对于老年人的送终要处理好，这两头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办好。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。不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，乃至一个人，如果这两件事情没有做到，在中国文化认为那简直不叫人。但却产生一个问题，关于父母老人死后的丧事，办得太严重了。一幅棺材有三套，在棺材外面还有椁，在棺材处还要套一个，所以“棺椁衣衾”。有几个女儿几个女婿，就要在棺材盖几床被子，棺材里春夏秋冬的衣服要俱全，现在还要加上长袍马褂，如果当过军人，还要加上军服和西装。死人嘴里含什么，手里拿什么，那讲究的东西可多了。棺材装不下，棺材下面什么茶叶石灰木炭等，各种东西，你们看都没有看到过，那多得是一塌糊涂。现在的丧事非常繁复，都让殡仪馆乱搞了。

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的墨子，也是最反对丧事复杂的。他的《墨子》里有一篇《节丧》，以社会经济的观点，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，很不应该的，这也是墨子经济道德观点。墨子等于是回

教人的葬法，回教人的一个棺材可以用几百年，棺材的底板是活动的，可以抽动的。人死以后，洗了身子用白布一裹，放到棺材，抬到坟墓。那个坟墓要向天的，不用看风水，就是一个坑，把底板一抽，尸体下地了，用泥土一封就行了。棺材还抬回来，第二位还可以用。尸体一定哟阿埋在地里，也很有哲学的道理，因为人是地上的动物，天地生我，死后归之于地。当然回教的葬礼，棺材方面是简单，别的方面也不简单。

我们从孔子同颜回的对话中可以看到，孔子也反对丧礼复杂。因此孔子在《易经。系辞》上讲，“古之丧者，不对不树。”我们最古老的祖宗，死了以后，也同回教徒一样埋在土里，也没有弄坟墓，也没有弄记号。后人慢慢受社会的进步，文化的影响，才建立了“养生送死”这个花样，这是中国文化丧礼上的一个大问题。

当然现在的婚礼和丧礼，没有一样是我们中国文化的。我们中国人自己讲是礼仪之邦，到现在既没有礼又没有义。几十年中，我看到了婚礼的七八次变化，变到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样子了。现在的婚礼，都是爸爸手拉着女儿带进去，然后交给女婿，送给你了。虽然走得慢，如果是我来带的话，很想走得快一点，这事情多讨厌阿！都不合礼。

“唯简之而不得”，为了这句话，我们引证了很多历史上的道理告诉大家。“夫已有所简也”，孟孙才的母亲死了，他看起来没有照一般的规矩流鼻涕，流眼泪，很简单的办丧事，孔子说，这其实已经很合于礼了。而且，“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”他本人已经得道了，已经了了生死，所谓生死之间，“生者寄也”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是住在旅馆，“死者归也”，死了就要回去了。所以颜回你不要过分要求。所谓过分的要求，像古代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死了，叫“福寿死”全归，如果送挽联，可以送红的了，这是合古礼。如果父母活到一百多岁，古代人常常活那么长的，当儿子的七八十岁，你叫他哭也哭不出来，非要流眼泪，那只好用辣椒来抹了，那怎么行？在我们中国，高龄而死，那不叫死亡，那叫“登仙”，成仙去了。

“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”他没有时间观念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，人之所以不能得道，就是被两样东西困住了，一个是空间观念，一个是时间观念。所以大家打坐，“哎呀！大概坐了半个钟头。”因为思想被时间观念困住了，就不能“鱼相忘乎水，人相忘乎道术”。有些修道人还非要面对东方才能打坐，“哎呀，北方打不得坐。”哪一方不住人啊？那一方不生人？那一方不死人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东方一定是生气方？北方还叫不空如来呢？那对着北方岂不是更好?都是人智能不够，被时间空间困住了，很可怜！人把时间空间观念忘掉了，不晓得有多痛快。所以孔子说，第一，孟孙氏了了生死，第二，忘记了过去未来，“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”，不晓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。

“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”

中国传统文化，道家的观念，并没有把生死看得那么了不起，所以对于生死，叫“物化”，也叫“变化”。佛学就叫“无常”，
“无常”就是不常在，没有一个东西永远固定摆在那里，不常在九变化去。这个天地是个大的化学物理实验室，所有的生命度是“化物”，是这个大化学锅炉的变化物。我们活着的肉体，是许多如素菜牛肉虾子等各种各样东西变出来的，死了以后，这个肉体又变化成其它东西去了。整个程序是复杂变化的，万物都在互相变化。人死了就是“化”于物，“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”“化”与物后并不是没有，他的生命没有完，我们看见生死，是外形变化去了，外形变化去后还要变回来的，这个生命精神永远不生不灭。所以等待其“不知不化”，下一个生命要变成什么是不可知的。一般人是不可知，得道的人是知道的。

一个人刚刚生下来，就是一个新生命变化的开始。“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”一个新生命或者我们在座的人活着，难道不知道随时都在生死变化吗？实际上我们的身体，随时都在生死，随时都在变化。昨天的我已经死掉了，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前一分钟的我不是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不是后一分钟的我，都在变化之中。“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”我们感觉到活着存在，不晓得现在有一部分随时死去了，另一部份随时又生回来。因为我们悟不到这个道理，所以不能得道。
“吾待与汝，其梦未始觉者邪！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情死。”

孔子告诉颜回：我们两个都在做梦，是瞪起眼睛在做白日梦阿！如果醒了，不做梦了，就开悟了。“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”我们普通人，认为这个外形是生命的根本，其实生命不在这个外形上，等于电灯泡坏了，那个电能电源没有坏，换一个电灯泡又亮了，像对孟孙才这样得道的人来讲，死亡的是形骸形体尸骸，“而不损心”，那个生命的本心，它没有死亡，它不因为外形的死亡而死亡，它永远长在。“有旦宅而无情死。”“旦”就是早晨，“宅”就是住在那里。生来与死去，等于是早上与晚上一样，真正的生命没有死亡，那个生命起作用的永远长在。

“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，且也相与吾之耳矣。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历乎天，梦为鱼儿没于渊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”

孟孙氏是得了道的人，没有悲哀也没有欢乐，不过呢，他处在人世间，大家觉得死了人应该哭，“人哭亦哭”，他也张开嘴巴“哇哇”哭着应酬一下，这是因为大家要这样做，他不能不跟着也这样做。大家讲白天叫天亮了，他也跟着讲天亮了，碰到与一堆疯子在一起，大家叫他跳

，他也跟着跳了。不跳人家要打死他，说他疯了。

孟孙氏懂了这个“吾所谓吾”，就没有自己的小我，一切都是大我，你要哭就跟着你哭，你要笑跟着你小；你认为要这样，那就跟着这样办吧，如此而已。孟孙氏已经到了“无我”的境界。在这里，庄子用文学的笔调，写成“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？”这么一写，搞得我们糊里糊涂了。如果照佛家，直接了当写成了“无我”就容易懂了。

人生个个“无我”，从头发到内脏哪一处是我？都不是。庄子再进一步，由“无我”境界讲到人生如梦。其实人生就是梦，什么人生如梦？那是文学的形容词，梦还如人生呢！这个“如”字是不能用的。当我们夜里做梦，梦到自己变成鸟就飞的很高，梦到自己是一条鱼时，就游进深水里去了，那个时候，也不觉得有恐高症，也不觉得水呛人，梦中很舒服。我们眼睛张开，现在会思想会讲话是清醒的，觉得那是梦，你认为自己真清醒了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现在是瞪着眼睛在做梦吗？所以，人生现在究竟是清醒还是在做梦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譬如，昨天作了很多事，我们绝不承认是在睡觉的，但是，我们回想一下昨天的事，还不是一个现成的梦吗？是瞪着眼睛做的，但我们不了解，把闭着眼睛的思想活动精神活动，认为才是梦，还认为自己很笨，被梦骗了，其实现在更笨！现在是瞪着眼睛在做梦，被什么骗了？被眼睛骗了。不相信？我们闭着眼睛看一看，梦马上没有了。究竟那个梦的样子是醒了，还是现在是醒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庄子也不清楚，孔子也不晓得，“和尚不吃荤，肚子里有数”，大家自己去研究，这也就是禅宗所谓的“参话头”，给你提出问题，没有答案，你自己去做答案。下面讲一个道理：
“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。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廖天一。”

“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。”这是人自然的情感。一个人到了最舒服最得意的时候，来不及笑了。当碰到好笑的事情的时候，“不及排”，来不及安排。你等一等，我安排一下再来笑。给人家说笑话，肚子笑痛了，说等一下好不好，我肚子痛了。但一边叫他等一等，一边又捧着肚子笑，“献笑不及排”，那个叫真笑了。如果说，你讲一个笑话给我听，我一定笑，然后一面听一面笑，那是安排的笑，不是真笑。

“安排而去化，”这个“安排”不要理解成现在的安排，现在的安排，是预先想办法弄好，如要上课了，先把位子弄好。《庄子》里的“安排”，“安”是平安，“排”是自然的排列，天地的法则。安于天地自然的“安排而去化”，放任其自然，任随天地自然的变化。变化以后呢？“乃入于寥天一。”进入到这么一个境界。“寥天一”，这是庄子取的名字，在天上加一“寥”字，空空洞洞无量无边无止的天，但是，又空到哪里去了呢？还是在这里，在天地与我合一，万物与我一体的这个境界。它等于佛家的涅盘，菩提。

这一段又是讲一个人的生死问题。是由颜回问孔子，孔子由死亡的问题讲到活着的问题，就告诉我们，夜里做梦是梦，现在就在大梦中。要把这个大梦参破了，真正的清醒了，据悟道了。所以，生死都在梦中。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“尧何以资汝？”意而子曰：“尧谓我：
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”许由曰：“而奚来为轵？夫尧既已黥汝
以仁义，而劓汝以是非矣。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？”
意而子曰：“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”许由曰：“不然。夫盲者无
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”意而子曰：“
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
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”许由
曰：“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赍万物而
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 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！
是非仁义是刑罚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“尧何以资汝？”意而子曰：“尧谓我：
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”

“意而子”是人名，“许由”是唐尧时代的人，他们都是上古时的高士隐士。意而子见到许由，许由就问意而子，尧究竟拿什么话来给你讲呢？“资”就是补充你的意思，或送给你的意思，意而子说，尧告诉我：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中国文化儒家非常注重这个，尤其是唐宋以后的儒家，“躬”就是亲自实践，一定要实行仁义之道，“明言是非”，一个人对是非，一定要搞清楚。
许由曰：“而奚来为轵？夫尧既已黥汝
以仁义，而劓汝以是非矣。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？”

许由说：这糟糕了，他怎么弄一个轨道、一个陷阱给你走啊？人天性的本质是干干净净的，尧教你是非善恶仁义，就已经给你受刑了。“黥”也是古代的一种刑罚，犯了罪割鼻子，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犯罪的人。一个人生下来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天性是很干净纯洁的，什么仁义是非，什么哲学、宗教、艺术等，都是白纸上涂上的颜色，一受了后天的染污，就拘束了，不自由自在了，就不得解脱逍遥了，就不能得道了。人有了仁义善恶是非的观念以后，换句话讲，就是现在讲的价值问题来了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老一辈年纪大的在一起，常常讲，现在越看越看不惯，现在的年轻人不讲道德，看年轻人这不对，那不对，.这个社会多坏！其实都在说梦话。所以我经常说，道德的观念，不管古代人、现代人、将来人、中国人、外国人都有，说法不同而已。中国古代人的道德都是宗教性的，不道德怕背因果，“哎呀！不得了了，死了会到阎王那里问案了”或者，“菩萨会处罚你下地狱或上天堂”等。这一套现在年轻人不信了。年轻人没有道德吗？

有道德，就是价值观念，也就是利害观念。一件事情有没有价值，有价值才干。这也是道德观念一个标准而已，不能说没有标准的，凡是一个人，都有一个标准的，就是动物，也有它的标准的，形态不同，思想语言观念的不同，不要管变成什么样子，再变来变去，人总是晓得饿了两张嘴要吃饭，冷了晓得穿衣服，这两样是不会变的，除非把这两样都变了，所以，只是文化意识形态不同而已。

意而子曰：“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”许由曰：“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”

许由批评后，意而子的观念不同，他说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但是我虽然不想进去，至少要买个门票在门口看一看，“藩”就是门口，许由听了很感叹了：“不然”，如果你一定要这样，我替你可惜了，瞎子是永远看不见一个人的相貌长得好与不好的。“盲者”与“瞽者”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盲者是没有眼睛，完全看不见，“瞽者”是有眼睛，但眼睛坏了，迷迷糊糊有一点光亮，分不清东西。许由说瞎子嘛看不清东西，我已经告诉你恶劣，你却头脑不清。换句话讲，许由会讲话，他骂人骂完了不带一个脏字。我们要学讲话，就学这样。

意而子曰：“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

“无庄”是古代的一个美人，后来年纪大了，没有那么漂亮了，“据梁”是古代的一个勇士，后来到了相当的年龄，体能到了极限，拳王的宝座垮掉了，没有勇力了。“黄帝”是我们大家的老祖宗，智能最高，年纪大了，智能也没有了。漂亮、力量、智能，这三样都是人生最重要的。漂亮可以打天下，漂亮能把人给骗死的；有力量则可以控制人，使人害怕。漂亮使人爱，力量使人怕，智能使人迷惑，这三样，都是为英雄者创业不可少的东西。但是，一个人以这样专长的东西，最后丧失了，多可怜，为什么丧失了呢？“皆在炉捶之间耳。”像一块铁在炉子里锻炼久了一样。古人把铁放在炉子里烧，烧红后夹出来用铁锤打，所以叫做“炉锤”。这个“炉锤”代表什么？这是代表人生的磨练多了，经历多了，把天性的纯洁破坏了，一切原来的长处，天真，智能等，自然就丧失了，所得的是后台的渣滓，所以年纪越大，那个心地越糟糕，离开道越来越远了；学问越好，知识越多，学道越来越困难，越不能得道了，因为心地不干净了。所以后人经常用到“炉锤”的这个道理，你们将来看古文看到“炉锤”这两个字，就知道出自《庄子》。

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”

所以天地很公平，本来生我们一个生命，给我们一个纯洁干净的头脑和心地，又造了许多生命以外的环境，给我们磨练，等于一块凡铁一样，有很多的锻炼经历，结果给了我们刑罚了，如同脸上刺了字，鼻子也割了，自己觉得很悲哀。这个道理讲什么？
所以我们看人生，人的经历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同学在这里，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懂，因为我有这个资格，同你们一样年轻过的。我十七八岁时，人家问我多少岁？我说二十九，我二十一岁已经出来做事了，人家问我年龄，我说四十五了。而且还把胡子留起来，越年轻的时候越想装老，现在恨不得一天到晚把胡子刮七八次才好呢！我有很多朋友都会看相算命，那时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无量后途无穷的，就问她们：你看看我怎么样？有些朋友说，将来要药当晏婴。晏婴要到三十几才成功，我还要等那么久阿？我有时烦了，有朋友说我将来中年到鼻运时如何，八字如何，我说这样好了，我鼻子的鼻运不要了，当给你，少当一点，你拿点钱给我就行了。相命是靠不住的，大丈夫能造命，不要听这一套。我不但是看相算命，看风水的朋友多，而且自己也学，学完了谁也不看。你们年轻人很多搞这一套，我一辈子玩这些，都不相信的，所谓“人不可貌相”，尤其是女孩子找先生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，相信这一套不晓得多少人上当。所以我们年轻时觉得，前途无量后途无穷，到了中年，心就慢慢灰起来了，到了老年越想越难过。其实没有看通，就是庄子这个话，上帝、上天、菩萨，随便哪一个了，反正让你年纪大了经历够了，由漂亮年轻到衰老难看，难看正好休息，别人眼睛也可以多休息嘛！我自己也可以多睡觉，对不对？老了人家看我不起，我还在懒得同你两人应酬呢！像我，这个来拜访你，那个来拜访你，拜访个什么嘛？讨厌死了，我什么都不懂的。今天有外国人来恭维一大堆，什么名满天下，我说我的天下就那么大一点，都不要听。上天让你老，是让你休息啊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最好老花眼镜也不戴，带着吧鼻子压住，气也出不来，累死了，正好躺着睡觉，书也不看，你只要那么一想，就合了道了嘛！上天给你一度漂亮，漂亮已经漂亮过了，你已经出过名了，也要把漂亮让给别人漂亮漂亮嘛！永远给你漂亮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这样一想，你就得道了，就通了。

横竖三际 遍弥十方

许由曰：“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赍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！

许由说：唉！你真不懂，我现在给讲一点道的道理，“吾师乎，”我的老师，这个“师”是师法于道，也可以代表人。用人来做代表，佛家叫如来，道家叫太上或广成子。广成子有没有这个人不知道，不过《神仙传》上记载有，是黄帝的老师。《封神榜》上还说，广成子手里有一颗翻天印，一打出来，天翻地覆，天地宇宙都没有了，变了，这个道理就是心印。我们看看广成子的名字就懂了，得道的最后，是不要学问不要知识的，因为有了知识就有了染污，可是在没有得道以前，什么都要会，要广成以后变成一无所知，就得道了。那么许由说的这个“师”，用人来作代表，是广成子还是太上，就暂且不管了，反正这个老师就是道。

这个老师这个道，“赍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”“赍”就是把一切揉拢来。万物都是它造出来的，它造了就造了，也没有

觉得是了不起的仁义，自己是义所当为，应该做的。万物千秋万代都靠它才成其为生命，它并不觉得仁，
什么仁不仁，慈悲不慈悲，那都是你们认为的。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，这个道就存在了，它也不老也不少，永远是这样。万物都是它造得，草是那么绿的，树是那么青的，造了各种各样的人，每人都有鼻子眼睛，都没有一个相同的，你看这个本事多大，它并没有觉得自己技术高明，或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，哪一天开一个展览会，请你们来看一看，它不需要，它自己觉得并不巧。“此所游已。”你想要懂得道啊，就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就要超越这个境界。

所以到了南北朝，有一个禅宗大师，中国人叫傅大士，他把老子庄子关于道德意义归纳起来，作了一首诗：“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”道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就存在，它无形无象，本来空空洞洞的，能够做万物的主宰，它不跟着气候四时的变化而有生死存亡。那么，这个道讲的那么大，该怎么修得到的呢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又来了：

颜回曰：“回益矣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

他日，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乐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

他日，复见，曰：“回益也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道，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”

坐 忘

颜回曰：“回益矣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

颜回说：老师，我修道进步了。孔子说，你报告一下你的心得。颜回说：我现在心里放下了，什么文化、道德、艺术、学问等，心里都没有了。孔子说：你放下是放下一点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放下，才入门。用佛家的话讲，开始入道了。等于你们打坐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心里面空空洞洞的，以为悟了，那是耽误的误，比颜回这个境界还要差一点，颜回事真放下仁义了。

他日，复见，曰：“回益也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乐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

颜回又去用功，“他日”，有一天，不知道颜回搞了几天，又向孔子报告：老师，我真懂了道，又进步了。孔子让他报告，颜回说，我更加放下了，把脑子里所有文化精神都丢得光光的。孔子说：可以了，但还没有到究竟。

他日，复见，曰：“回益也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

颜回又回去打坐了，是不是打坐不知道，那是我加上的。有一天又来向孔子报告：老师，我坐忘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注意，这是第三次了，过了三关了。这一次是真悟了，不是耽误之误了。你们打坐就要这样“坐忘”，也不知道自己坐在这里，也没有我，也没有身体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也没有天地，什么都放下，连放下也放下。但不是那么一副死相坐在那里，好象比长途赛跑还吃力。看你们打坐，两个手叉起来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？那叫结手印？又不怕魔又不怕鬼，不知道在搞什么？都不是道，真正的道要坐忘。

仲尼蹴然曰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道，此谓坐忘。”

“蹴然”，古人那时没有板凳没有椅子，日本人就是学我们的，用榻榻米席地而坐。孔子一听，本来是屁股坐到腿上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：你报告看，你到了什么境界？注意，你们不论学什么宗什么派，作功夫就要做到这样，“堕肢体，”身体没有感觉了。有的同学打坐时，“老师，我气脉作通了，两个手印好象分不开一样。”你还晓得一个分不开嘛，哎呀，何必来报告呢？你觉得好象两个脚麻过了，也不痛，反正晓得有两个脚，就没有“堕肢体”嘛。“黜聪明，”没有思想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可是并不是不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没有思想没有妄念。

“离形去知，”离开了形体，也没有智能。有的同学打坐：“老师，我打坐看见前面有一团光。”何必要你看见呢？买一只电灯泡在你面前一点就发亮了，那个光有什么稀奇？那是你里面气血走不通的时候，气血要通过后脑神经，发生摩擦的作用，有时候骗骗你们：好啊好啊，光阿，光阿！你去光去吧，有什么用？老实告诉你们，那不是道，要搞清楚。

“同于大道，”同天地合一了。什么是“大通”呢？就是虚空嘛，虚空是“大通”，四通八达。你到了没有身体，没有智能的境界，可是一切都清楚，比你清楚地时候还要清楚。譬如我们现在清楚，是在这个楼上。你夜里静下来清楚，大概东门这个范围的事情会知道。真正做到了“坐忘”时，整个台北台湾的事情，你都知道，就有那么“大通”，不过我这个话是形容的，你不要“坐忘”以后：哎呀，我台湾的事情还不知道呢，那已经没有“黜聪明”了。

你看庄子文章很妙吧，这个话绝不从孔子嘴巴里讲出来，那就没有价值了，是从孔子逼学生那里出来的，孔子的教育法，一路逼、逼、逼，决不告诉学生，逼到这里，颜回自己冲关了。从

颜回嘴里报告，孔子给他印证。

仲尼曰："同则无好也，化也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"

孔子说，"同则无好也，"你如果到了同虚空合一，宇宙合一的这个境界里，没有是非善恶，"大通"了，"坐忘"了，也可以叫"坐化"了，所以后来佛家用坐化这个词。坐化分三种，一种是罗汉得了道，有一天宣布，我要死了要走了，然后坐在那里，下面不用殡仪馆的电，也不用木柴，自己一定，三昧真火，自己身上本能的热能，一动，身体一道光，没有了。那不会留给你舍利子的，高兴了，留几个手指甲给你做做纪念，整个叫坐化。其次的坐化呢？就是坐在那里走了，但肉体还在；再其次的坐化，就是大作做到了"坐忘"，是活着的。

"化则无常也。"所谓知道变化，一切万法无常。注意，佛经翻译讲的"众生""无常"，好多好多名字都是向庄子借的，我们佛门欠庄子的很多唉，所以姓庄的道庙子上吃饭，绝不给钱的。

孔子说颜回呀，你得了道了，老实讲，你比我还高，我以后要跟到你了。孔子多谦虚呀，谦虚这一棒打下来很痛呀，颜回得了道也不敢骄傲了，这就是孔子的教育法。

《大宗师》这一篇到这里，中间的要点是"圣人之才"和"圣人之道"。现在我们看到，修到什么境界是"圣人之道"，庄子统统告诉我们了，你不要另外去学秘宗了，这里秘宗都告诉你了。至于如何做的到呢？那我没有办法，庄子也没有办法，要你自己去体会了。怎么样"堕肢体"，决不要拿一把刀来吧肢体割掉。换句话告诉你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一般人犯了两个错误，用聪明！统统在那里用聪明，所以不能得道。聪明是修道最坏的东西。

孔子与颜回演的电视剧演完了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够得上作"大宗师"了。下面掉个尾巴，做了"大宗师"的时候，就更要了生死了。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"子桑殆病矣！"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"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"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。

子舆入，曰："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"曰："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！然而至此 极者，命也夫！"

命也夫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"子桑殆病矣！"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"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"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。

子舆与子桑两人是老朋友。"而霖雨十日，"大雨连着下了十天。"霖雨"，夏天的大雨，水涨得很高，等于台北的大雨，水涨起来行人车辆过不去。子舆一想，糟糕！我那个好朋友子桑，家里没有吃的，于是"裹饭而往食之"，赶快带一个便当去救他的命。子舆到了子桑门口，大概子桑饿得要没有力气了，虽然在唱歌，但唱起来比哭还难听，又像骂一样，还一边唱一边弹琴呢，他说是爸爸的过错吗？是妈妈的过错吗？为什么生我呢？是天的罪过生了我吗？好象是发不出声音，可是又急于把他的诗歌表达出来似的。

子舆入，曰："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"曰："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，然后至此极也，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!"

子舆赶快进门了，他说老兄啊，你还有力气唱歌阿，可是你那声音都快没有了。子桑说：我想了十天了，我参不通阿，为什么我会饿饭饿到这个样子呢？生命给我聪明，给我本事，给我学问，给我能力，可是我到处碰壁，到处都是贴一个条子——此路不通。我想了很久，大家都有这个生命，为什么每一个人遭遇有这么不同？是哪一个在做主？是爸爸妈妈吗？哪一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穷一辈子呢？是天地要这样吗？"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"天地是无私的，很公平的。是我不努力吗？我也蛮努力，我想出门，又碰到霖雨，所以饿得有气无力快要死了。真的有命运吗？我找了半天找不到。

我们写文章用"命运之神"这个词，其实命运没有神，你就是神。每一个人命运不通，谁来制造？谁来作主？你说有个上帝吗？上帝的命运又是谁给的？你说是上帝的外婆给的，那上帝的外婆又是谁呢？你去找找看，找不到的，没有答案，只有一个代名词的答案叫"命"。你不要听了这个命，就赶快去算八字了，这个"命"，就是西方哲学讲的宇宙是先有鸡先有蛋，它是生命的根本，是宇宙的大命，是自然的一个规律。

那么，《大宗师》最后是一个"命"来做结论。但我们回过头来，看《大宗师》的开头，"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"命运并不是不可知呀！那个生命的根本，何以求之呢？惟有得道的人，称为"大宗师"的。如果自称为大师，自称为宗师，连这个也不知，那也是"命"也，那只好是他"命"中，要叫自己是大师，让他大去吧。所以，你前后一对照就晓得了。"命也夫"这句话非常幽默，是幽默的代名词。

第五篇 德充符

庄子现在由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世间》讲到《德充符》——道的充实。我们知道，春秋战国的文化，道跟德是分开的，道是体，就是内涵，是每个人修养学问的内涵；德是用，得了道体就能起用，即用世之道。世路固然难行，在难行中间如何以最高的智慧，最高的艺术去行，那必须要德行的充实，德行的充满。德行如何充满呢？庄子用寓言，用高度文学化的笔调，用他艺术化的手法，绘出来一幅人生的图画。

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"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。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"仲尼曰："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"

常季曰："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独若之何？"仲尼曰："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；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"

常季曰："何谓也？"仲尼曰："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。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"

常季曰："彼为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为最之哉？"仲尼曰："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。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、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徵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，而况官天地、府万物、直寓六骸、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！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"

无腿的王骀

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"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。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"

"兀者"，没有两腿的人，鲁国有一个没有两腿的人名叫"王骀"，他的学生比孔子还多，至少跟孔子差不多。"常季"是孔子的学生，是师友之间的人。常季就问孔子，王骀没有两腿，可似说是个残废的人，结果他的名气之大，跟你一样，"中分鲁"。我们如果以历史的幽默的角度看，鲁国有很多的人才，至少有三个，一个是庄子所讲的王骀，一个是孔子，一个是抢孔子的饭碗的少正卯，他们三个人都很了不起。不过少正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的学说没有留传下来，他的思想非常怪，如果流传下来一定很麻醉人的。

王骀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你如果拜门做他的学生，他没有上过课，也没有劝告你，骂你，也没有跟你讨论过问题，但是，奇怪得很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只要一拜门，一见他，就非常充实地回来，什么都懂了。那可真是禅宗。照这么形容，是比孔子还高明一点。我们愿意做他的学生，不需要上课，考试，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懂了，这多好！

"固有不言之教，"不需要说话的教育，这大概连科学都无法做到，科学知识还需要视听教育，拿个绿音机之类什么的。王骀用不着，他是"不言之教"：身教。如果身教，我们跟着他两条腿要断掉了，所以我们只好跟着他学打坐，不用腿了。"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""无形"，不着形迹。常季就问了：世上真有这样一种善于教育善于传道的人吗？王骀这家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仲尼曰："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"

孔子说，王骀是真正的圣人，得道的人。我呢，心里早就想拜他为师，只不过还没有去罢了，公共汽车没有搭上，他那里太挤了。我后一步准备拜他为师，而何况一般人还不及我呢？岂止鲁国人拜他为师，我将号召全天下人拜他为师。

常季曰："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独若之何？"

常季一听，这可怪了，没有腿的人，却是世上第一位的人，"而王先生。"还胜过先生你。"其与庸亦远矣，""庸"同用，那王骀的作用太高深远大了。假定王骀像老师讲的这样，这个人的道在那里？他的心法在什么地方？他的学问中心是什么？

仲尼曰："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；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"

世界上有一个大问题：人的生死问题，这是人类的大问题。人的生命从哪里来的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？这是西方哲学问的问题。今天，讲比较宗教，西方讲，上帝造了男人以后没事干，把男人的肋骨挖出来一根做女人，可见上帝同女人毫无关系。这个生死究竟从哪里来的？男人女人从哪里来的？所以佛家禅宗标榜要"了生死"，父母生我以前，我这个生命在哪里？死了以后，又到哪里去？究竟有没有灵魂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生死这个问题，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明显提出来的是庄子。

“而不得与之变，”孔子说王骀已经了生死了，生死变化与他没有关系了。了生死的人就到了这个境界，这是修道的最高成就。“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。”得了道的人，这个地球即使毁灭了，同他也没有关系，他可以超然独立于天地之外。因为天地是物质构成的，地球的毁灭是物质的变化，质能的变化，得道之后，就可以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。

“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”“审乎无假”，这四个字很难讲，王骀能参究到，智能透过了物理与精神两面，不用假借任何东西。我们人都要假借物质而活着，我们的肉体就是假借几十年给我们用，用完了就化掉了。王骀已经超越了，不需要一切的依赖，一切的假借。“而不与物迁”，他是如如不劲的，不用跟着物理的变化而迁流。勉强借用佛学的名词，他已经到了“不动地”，在密教中有一个佛叫“不动明王”，王骀相当于到了这个境界。物质世界不论怎么变化，他都在旁观，“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”我们任何人，一切万物，一切众生。都受物质的变化，但王骀却不受影响，因为他能“守其宗”。这个“宗”，我们叫道，西方宗教叫上帝，佛家叫如来，菩提，涅盘，反正有个东西，万变不离其宗。

孔子把王骀推崇到這个程度，常季就糊涂了：

常季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常季说：老师你今天大概感冒了，你讲的什么话。这有什么说法呢？

仲尼曰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

大家注意，中国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，或者文学思想，甚至政治思想都经常用到这两句话。庄子用文学手法一写，就代表了那么多的方面。

孔子说，世上任何一个东西，一件事，一个人，你如果带了一个有色眼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你的观点见解就不同。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”肝胆在人体内部是连在一起的，都是人体一个重要部分，但是把它们分开来，从不同的角度看，肝胆就像楚国与越国一样。在春秋战国之时，楚、越两个国家互相争强争霸。相当于现代的苏联与美国，虽然都是白种人，但中间有许多的矛盾，有许多的利害关系。但相反的一面，“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”站在同一立场上，换一个角度看，万物是一体的。

这两句话代表了人的见地，见解，所以世上有智能之学，有哲学家的见解。换一句话说，人生也好，道也好，每一个人抓住了一点，自己蒙蔽了自己的智能，看形而上的道，看形而下的万物。各有各的不同，越看越生气。如果得了道的人，从超然独立于物外的立场，用另外一只智能的眼睛来看，天下万物都是一体，都跟我一样，没有什么分别。这个道理就是佛学所讲的，得了道的人的智能是“无分别智”。用有分别的观点来看，“肝胆楚越也”，肝胆在我们身体内同样重要，但我们把它们看成冤家。用“无分别智”来看，矛盾的东西都不矛盾，都很可爱，是统一的。

因为孔子认为常季不懂，就进一步解释另一个道理。你如果懂了这个道理，就懂得了修道，就懂得了道德。庄子在这里借用孔子的嘴巴在传道：

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。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”

孔子说，真正的修养，也是修道的功夫，“不知耳目之所宜，”忘记了眼睛的看，忘记了耳朵的听，不随声色所转，不被外界所诱惑。像许多喜欢学佛打坐的人。尽管在那里打坐，但还是被两个东西牵住了：一个是听的习惯，所以听到内在有声音呀，念念咒子呀等各种声音出来；一个是好色，虽然眼睛闭住，但要看住前面黑洞洞的，或白茫茫的。你如果能忘记声色两种外境，忘记了耳朵、眼睛的用，然后不用盘腿打坐，到社会上，张开眼睛，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”，忘记了眼睛所看见的；张开耳朵，听到了声音不是声音，但又都知道。不是看不见听不见，是都看见都听见，但是同你的心里都不相干，“不知耳目之所宜”，忘记了声色耳目，“而游心乎德之和；”你的心境永远是平静的。安祥的，不因外界的声色而扰乱。你认为一个人同你很有缘，我看见就欢喜，或者，我看见就生气，你被眼睛骗了；某人骂你，你很生气，恭维你，你很高兴，你被耳朵骗了，而不能做到“德之和”。你如果忘记了这一切声色，那你的心境永远是平静、安详、快乐地游戏于这个世间。这是修道的用，不一定要你去盘腿了。

“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”王骀修养到了这个境界，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他都看见了，却没有看见它们的缺点，也没有看见它们的长处，他没有善恶美丑是非的分别，他看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体的，很适意很安样很和平。王骀没有两条腿，他也忘记了自己有腿无腿，无腿也可以走路。这就是“神足通”了。庄子引用很怪，专门引用无腿的人。实际上我们盘起腿来打坐也是无腿的人，然后功夫到了，心境修养到了，也可以达到佛家讲的“神足通”。

常季这个学生很难教，上一层的谈话他不懂，孔子接着又教他，要修养到不被眼睛所骗，不被耳朵所骗，此心永远很安祥，在这很难行的人世间幸福地行去，这就是道。道的用是德，修养达到了这个境界，才是有道德的人。孔子第二层的谈话，总算把他教开悟了：

常季曰：“彼为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为最之哉？”

常季说我懂了，“彼为己，以其知；”王骀是开了悟得了道的人，他见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认识了自己。注意，人活了一辈子，不知道我们人是什么？我们尽管能够想能够用，那个想是什么？当我们睡着了，那个我又是什么？这个肉体不是我，肉体是假借来用的。因为王骀悟了

道，所以有智能的成就，明心见性了，“得其心，以其心。”因此他善于用自己的心。“得其常心，”他得到了自己真正的心，这个心无所在无所不在，永远不会变的。“物何为最之哉？”所以万物对于他不相干，万物不会动摇他的心。

止的人生

仲尼曰：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。唯止能止众止。

庄子借用孔子的嘴说，当水流动的时候，不能反照到我们自己，当水静止澄清时，才可以做镜子用。人的心理状况永远像一股流水一样，自己的心波识浪不能停止，永远不能悟道，永远不能得道。要认识自己，必须要把心中的杂念、妄想静止，才可以明心见性。

我们知道，圣人教主都善于用水做比喻。老子讲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老子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的一面，来说明它几近于道的修为。释迦牟尼佛说“大海不容死尸”，这就是说明水性至洁，从表面上看，虽能藏垢纳污，其实它的本质，水净沙明，晶莹透剔，毕竟是至净至刚，而不为外物所污染。孔子的观水，却以它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前进，来说明虽是不断的过去，却具有永恒的“不舍昼夜”的勇迈古今的精神。我们若从儒、佛、道三家的代表圣哲来看水的赞语，也正好看出儒家的精进利生，道家的谦下养生，佛家的圣洁无生三面古镜，可以自照自明人生的趋向，应当何去何从；或在某一时间，某一地位如何应用一面宝镜以自照、自知、自处。所以，关于水的比喻我们要深入体会。

“唯止能止众止。”只有真达到了止的境界，定的境界，才能够停止一切的动相。所以人不能得定，心念不能像止水一样澄清，就永远没有智能，永远不能悟道，而生命之流永远不能属于你自己，你就永远无法自主，无法了脱生死。所以我们修道要了生死，要生来死去由自己把握，如禅宗许多祖师，明朝好几个理学家，都有这个本事，要走就走了，学生们跪着一哭，就回来了，过了半个月又走了，这就是生死自在。

这一篇以无腿王骀的学生人数超过孔子开始，因此常季就问，王骀何以有这样大的成就，孔子说他已经了了生死，他了生死以后，以出世的成就来处世间法：入世。所以光悟了道，功夫不到还不行，还要修止修定。佛学讲止观修定，其实老子庄子孔子早就传止观了。我们由“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，唯止能止众止”这几句，知道了止的修养的重要。不但道家、佛家讲修养首先讲到一个止，儒家更注重，《大学》中先提到的“止于一”，止就是心念如何专一，这是最大的修养功夫。我们人的一切思想的混乱、烦恼痛苦都是心念不能得止，心念得止是内在的基本修养，然后外在的行为也要做到止，就是自己认定人生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一个途径，止于某一点。譬如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就是止于善；我要做一个坏人，就是止于恶。人生做止于善的好人比做止于恶的坏人更难。道理就是说，善的行为就是停止掉恶，使恶的行为不发生作用，行为专止于至善，这在《大学》里讨论得很多。

庄子这里引出了孔子的话，提到了止，这是止的大要。下面讲到了止的原理与修养。

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，在冬夏青青；

这是讲植物界。松树与柏树是在地上长成，一切草木中只有松柏是“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”。松柏之性永远是常青的，这个道理就说明了止。人生的境界，自己要找一个“常道”，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要向哪一条路上走？就必须要有定力。所以庄子从植物讲到人：

受命于天，唯舜独也正，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

古代讲“人受命于天地”，植物矿物等很多东西都受命于天，唯有人受命于天地之正气。尧、舜、禹三代人，为什么这里只提舜而不提尧、禹呢？尧、禹固然都很了不起，但他们的身世都没有舜艰苦，舜出身的家庭，父母不好，兄弟也不好，在这个不好的家庭环境中，他能够始终止定一个人生；走正路，最后能够“君临天下”，“率天下以正”，所以庄子特别提出舜来说。我们做人也要以舜为榜样。

“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”一个人只有自正才能“正众生”。这是这一篇重要的关键。这也是儒家自立立人之意，佛家则是自度度他，所以儒、释、道三家，这个路线是一样的。佛经上的“众生”一词，就是出自《庄子》，后来翻译佛经经常借用《庄子》中的名词。人怎样才可以做一个正人君子呢？必须能止，心境能够定，见解能够定，也就是现在讲的观念要确定，不受环境影响，一个观念永往直前。下面就提出一个理由：

夫保始之徵，不惧之实。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。

“保始”，保持开始的动机、动念。“之征”就是后果。一个人由开始到结果，有始有终，这很难。孔子也讲过，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，我们做人做事，有时慷慨激昂答应一件事，说一句话很容易，不要过长久时间，只要过几天，自己把自己讲的那一句话，那一个动机就忘了。能做到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，讲的话一定做到。有始有终。很了不起。我们平常读这一句话没有什么，但人生经验多了，就知道很难。譬如交朋友，男女结合由朋友变为夫妻，成立了一个家庭，过不多久就发生了问题，双方决不是当初爱得要死的那样，先是可以为你死为你活，后来连半死半活都做不到，这就是久而忘平生之言。所以一个人不要轻易说一句话，更不要轻易发一个动机。

“不惧之实。”一个人不怕鬼，不怕死，都很容易，却很怕人生。由于社会环境的压力，生活久了会给人以恐惧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对人生的途程不起恐惧。古人的诗讲“世事茫茫难自量”，前途如何，后果怎样，不知道，所以人生有很多的恐惧。要在人生路程上做到不惧，就要“实”，实际做到不惧，勇敢地在人生的路程上一直向前走。下面庄子做了一个比喻：

“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，”在中外的军事历史上很多，一个人发愤之后，千军万马都不怕，一人一马就冲进去了。这种人为什么呢？“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。”为了成功，为了胜利，当时凭着一股慷慨捐身：临死不惧的勇气，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最后他成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不顾生死在千军万马中搏杀，博得声名与成功都还容易，但在人生的路上，零刀碎剐地慢慢走，你会受不了，会起恐惧之念，在这时能不忧愁，不恐惧，不烦恼，有始有终，造就是了不起了。

这一节讲如何修止，如何修正，就是《大学》讲的“正身诚意平天下”。一个人要想求一个好的结果，不如有个好的开始，在确定了道德的途径之后，面对人生不害怕不恐怖，不管受什么挫折，对自己确定了的目的，都要有决心有勇气地一直向前走，这样的人没有不成功的。

而况官天地、府万物、直寓六骸、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者乎！

前面是讲的一般人，在千军万马中，有勇气有定力，是了不起，但是，比世间成功的人更伟大的是修道之人。修道之人结果是什么？“官天地，”“官”就是管，宇宙把握在他的手里，他不受宇宙物理法则所左右，他能管理天地；“府万物，”一切物理世界不能影响他，他能容纳包容万物。“府”就是包容之意，宫府任何东西都可容纳下来。一般人被天地的法则所管束，修道之人了了生死悟道后，可以反过来管理天地；一般人受物理世界的影响，而悟了道的人可以容纳了万物。“直寓六骸，”庄子提出来的“六骸”，是四肢加上头尾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则是佛学所讲的“六根”。一般人情绪好与不好，精神好与不好，都受身体支配。有道之人不受身体支配，身体等于一个空壳子，相当于一个房子租给我们用的，所以身体是寄寓的。“象耳目，”有道之人看东西听声音，都是象征性地用一用耳目，他不被声色所左右，并没有被耳目骗了。普通人没有到达这个修养，看东西没有不被眼睛所骗的，有道之人看东西，觉得像看电视一样，这个人怎么扮演成这个样子？就哈哈一笑。这是形容有道之人的外形。

“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者乎！”有道之人的智能高得不得了，学问知识自然渊博。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学问？因为他有一个东西，庄子提出来叫“一知”，普通叫悟道，这个“一知”是生命本有的智能，在佛学的名称叫“根本智”，一个人得了根本的智能，宇宙万有一切学问一切事理都明白了。所以有道之人得了根本智以后，“之所知”，这是讲的差别智，也叫一切智。有了根本智就有了差别智。“而心未尝死者乎！”这个“心”了了生死，就永远没有死，不生不灭永远常在，即使肉体死了，他也没有死。那么，一个人修养到了了生死：

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”

有道之人活在世上是“游戏三味”，在玩的，他等到有一天选定了日子就“登假”。“假”通遐。“遐”是很远很空之意，是向上升华了，道家把人死了叫“登遐”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帝王领袖死了，或父母死了，后人不忍说死了，就称他们为“登遐”。“登遐”这个典故出自《庄子》。一般人只看见他死了走了，不在人世间了，但是，他这种人哪里肯把人世间、物理世界放在心中呢。

庄子借了孔子之口讲了王骀的故事。庄子又用同样一个无脚的人的故事，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另一层道理。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”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”申徒嘉曰：“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曰：‘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’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！”

子产曰：“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”申徒嘉曰：“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；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游于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”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“子无乃称！”

申徒嘉给子产难堪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

“申徒”是姓，“嘉”是名。“兀者也，”申徒嘉也是没有腿的人。“郑”是郑国，“子产”是郑国的宰相。残废的申徒嘉和郑国的宰相子产都是同学，老师名叫“伯昏无人”。中国上古的名字从四个字到六个字的都有，后来才变成有固定的姓。

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”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”

子产对申徒嘉说，我先出你就止，你先出我就不走。因为子产觉得自己是当朝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同一个缺腿的做同学觉得很丢人，要求各走各的路。第二天上课时，古人上课同现在日本人差不多，是没有椅子的，在榻榻米上同席而坐，下课时，子产又同申徒嘉商量了一次，并且说，你看我今天在执政，国家所有政治在我手里，而你是老百姓，却与我平起平坐，一

点礼貌都没有，难道你的地位与我一样吗？

申徒嘉曰：“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曰：‘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’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！”

申徒嘉这个同学肯定穿得破破烂烂，既残废又贫穷。申徒嘉说：老师门下有位同学当了宰相，是那么差劲的吗？这等于当面给子产难堪。‘鉴明则麈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，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’如果镜子擦得很明亮之时。随时都会看到有灰尘，如果镜子不亮，灰尘堆满了也就看不见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有道，学问好道德高，心如明镜台，自己有一点过错就清楚，你官做得那么大，但你头脑不清，学问不够，你没有得道。一个人长久与好人做朋友，自己就不会有错误，自然就学好了。现在你在这里跟老师学习，你还讲这样混帐的话，你就犯了最大的错误。过去称老师为“先生”，几千年都如此，称老师是近几十年的事。

子产曰：“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”

子产说：你还那么傲慢，那么我不过是个宰相，照你这个气度看来，尧这些圣人都不及你一样。你反省估计一下，你的学问道德修养难道比尧还强吗？

申徒嘉曰：“自状其过，以不当亡者众；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

这是庄子的文章，写得好极了，同样一句话，在他笔下写得那个美。申徒嘉说：“自状其过，以不当亡者众；”世上的人反省自己的过错，认为自己都是不该死的。该死的都是你，不是我。像项羽最后被打败了，就讲是“天亡我也！”把过错推给别人，这类人世上太多了。“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”反省自己过错，认为自己不当存于世上的人太少了。这两句话骂人骂得很刻薄，但社会上不知道学问修养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如此。如朋友夫妻吵架，错的都是你，不是我。该死的都是对方．像我倒霉还碰到你，“天亡我也！”都同项羽一样。所以啊，世界上能“自状其过”，自己能够反省的人很少。

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

世界上的这两种人，一种人认为自己该活着，你们该死，我没有错；另一种人反省也不反省，认为自己该活着。我们活在世界上就在这两种人之间，真是无可奈何。但是有一种人，虽然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，也无所谓，既不认为你高明，也不觉得我是混蛋，很平常地活着，这只有那些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才能做到。如孔子，明知世界救不了，还要救世；如佛，明知众生度不完，还是要度众生；耶稣同样也是如此。

游于羿之彀中

游于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

“羿”是中国上古时射箭射得最准的，是神话中人，活了好几百年。中华民族的姑奶奶，首先登陆月球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。据传说，羿后来去修道，到昆仑山上找西王母。中华民族上古的文化都发源于西北高原。西王母给了他一颗长生不死之药，他拿回来没吃放在家中，嫦娥偷偷地吃了下去，就飞起来了，就这样到了月亮。所以唐人的诗，“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”，就讲这个故事。当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时，美国一个中将在我家里，我们一起看电视转播，看完后他哈哈大笑，我说美国人登月球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月球的主权是我们的。他说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们姑奶奶嫦娥三千年以前就登陆月球了，而且把玉兔也带上去了。说完以后，彼此大笑一场。

“彀”是什么？是箭靶的中心。我们都脱离不了羿射的箭靶中心。都是你来射我，我来射你，不是你射死我就是我射死你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文学家经常这么形容。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，他说我行年七十九了，犹游于羿之彀中。因为他为了生活，七十九了还要做事，还要拿薪水维持生活，没有超然于物外，没有跳出这个物理世界，还在羿的箭靶的中心。所以我们人没有哪一个不在“羿之彀中”。

“中央者，中地也；”中心的中心称为“央”，第二个“中”念打中的“中”。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随时要被打中的，被情绪的变化，环境的压力所打中，我们人就是箭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们要想不被打中，脱离“羿之彀中”，除非是得道的人，男女饮食都不需要了，超出了这个物理世界。

“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”世上从来没有被打中过的人也有，那是“命”好。

大家手中的《庄子》，是郭象所注，他所处的时

代就是所谓“清谈误国”的时候，我对这四个字非常反感，清谈没有误国，倒是当时的国家误了清谈，我有一千条理由来说明，时代没有过错，文化上的发展没有过错，两晋的人物有过错，误了我们的文化。郭象这两段的注，好得很，不但文章美，哲学的理论高极了，等于第二篇《庄子》：

“羿，古之善射者，弓矢所及为彀中。夫利害相攻，则天下皆羿也。”我今天讲一个笑话，我这一辈子投胎是选过了的，没有兄弟姐妹，父母只生了我一个人。我把人生看久了，我来生投胎，还是选父母只生我一个人，不过我要选一个钱又多的，我刚一长大，两老就死了，最好伯伯叔叔没有孩子，把遗产也交给我。（一笑）。这就讲人生兄弟父母骨肉之间最痛苦，处理很难！没有一处不利害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变成夫妇家庭之间，有时候是道义是感情，有时候也是利害相共，“则天下皆羿也”，是每个箭头都来的。

“自不遗身忘知，与物同波者，皆游于羿之彀中耳。虽张毅之出，单豹之处，犹未免于中地，则中与不中，唯在命耳。而区区者，各有其所遇，而不知命之自尔。”人生一辈子，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前途茫茫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但一到老年，回头一看，自己也活了几十年，前途就是这么办，活到老了，还要问怎幺办？因为要问究竟到哪里去。不过你不要问，“而区区者，各其有所遇，”各有各的遭遇，这都是命，命运的安排，很自然的。

“故免乎弓矢之害者，自以为巧，欣然多己，及至不免，则自恨其谬，而志伤神辱，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。”可世界上的聪明人都以为自己安排得很好，觉得自己没有被射到一箭，认为自己有本事，“欣然多己，”认为你们很可怜，我活得很好，就是我有办法，你不要吹了，没有一个聪明人逃得出这个“羿之彀中”，始终还是免不了中这一箭，然后才知道自己错了，最后而“志伤”，意志灰心了，“神辱”，精神没有了，人很悲观，“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。”这就不懂得人生，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了。

“夫我之生也，非我之所生也，”我们现在活着，这个我在哪里？身体不是我，身体的哪一部分都不是我，我究竟在哪里？“则一生之内，百年之中，其坐起行止，动静趣舍，性情知能，凡所有者，凡所无者，凡所为者，凡所遇者，皆非我也。”所以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哪一样都不是我，本来无我。“理自尔耳。”这是自然的道理。但是，我们一般人没有悟道，不晓得本来无我，拼命要抓一个我，所以在世界上生出很多烦恼，“而横生休戚乎其中，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。”这是不懂得生命，不懂得自然啊。

这些文章好得很噢，如果像现在的新诗那么念：“风啊，慢慢地飘过来……”那没有意思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如果摇头摆尾，拉长声音一字一字地念，那味道比新诗好多了。不过给我这么一念，念得没有道理了。要慢慢地，烟抽够了，茶喝饱了，一个人在灯光之下，外面又在下雨，下得冷冷的，鬼都不上门，摇头摆尾这么一念，“哦！”忽然就得道了。（一笑）

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”

我是没有两腿的人，世上的人都看我很奇怪，这样的人我碰得多了，每当我碰到别人看不起我时，我恨极了。这是当然的，每个生理不健全的人，自然会养成对社会的仇视反感，其实一点也用不着，这一段就是最好的参考。申徒嘉说：我开始也是十分生气，等到我跟老师学了以后，觉得我当时发脾气都是多余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跟老师学了以后，对人心中没有怨恨，也没有觉得自己丑陋，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残废。那么老师教了我什么呢？他也没有教我什么，我就跟他走了，他就像给我洗澡一样，把我心里洗得干干净净，我受了他的洗礼，自然就善良了。我跟了老师十九年，在老师眼里，他没有觉得我是残废人，你是宰相，你知道不知道老师看你也同看我是一样的？老兄啊，你与我都是同学，都是活在这个形体之内，形体长得漂亮长得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形体不过是一个工具，你同我一样，生命都陷在形体之内，如同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一样。但你忘记了你同我一样都被肉体所拘束，已经很可悲了，你又在形体上分别好坏。你错到这个程度，何必到这里来学道呢？

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“子无乃称！”

子产很贤能，很了不起，他被同学一骂，大彻大悟了，赶快站起来，“改容更貌”，脸色都变了，很恭敬地向申徒嘉行礼，说：老兄啊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

这两个故事非常妙！这一篇的题目叫《德充符》，什么叫道德充满的境界？庄子引用的都是外形残废的人，但他们都有道。所以，一个人道德充沛不在于外形美与不美，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很美，像项羽一样，力拔千斤，但是蠢人，就是一堆肉而已，里面没有灵魂，他的道德不充沛。

第三个故事又是讲一个残废人。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“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今来，何及矣！”无趾曰：“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”孔子曰：“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”无趾出。孔子曰：“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”

无趾语老聃曰：“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宾宾以学子为？彼且以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”老聃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无趾曰：“天刑之，安可解！”

兀者叔山无趾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“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今来，何及矣！”

鲁国也有一个残废人，少了两条腿，名字叫“叔山无趾”，“无趾”是外号，脚趾头都没有。“踵见仲尼。”大概两腿锯掉了，用膝盖头走路去见孔子。孔子说：老兄啊，你看你做人不小心，受了伤变成了这样。大概叔山无趾本来有两条腿，因为自己做太保乱搞，所以变成这样。孔子说：你这样来看我，“何及矣？”来不及了。

无趾曰：“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”

无趾就说了：“吾唯不知务，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”注意这个“亡”，这是他悟了道受伤的。道理就是说，因为我年青不懂事，看不起自己的身体，随便轻用自己的身体，就把两条腿玩掉了。

这几天有年青人吃饱了饭没事干，就讨论一个问题：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？各有各的理由。有一位老同学家庭很苦恼，这几天正痛苦到极点，我问他怎么个看法，他说还是结婚好。（众笑）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认为别人上当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像有人被车子撞了，那不稀奇，被人撞了那才稀奇。被车子撞了还好，两个人结婚在一起，人被人撞了，还受伤得更厉害。你说对不对？我们不去研究。

无趾说：我虽然没有腿，我今天来，看见有一个人的两条腿还没有玩掉。这是讲孔子，无趾很会说话。这一棒子打得孔子很厉害了。孔子周游列国，两条腿也快要玩掉了。“吾是以务全之也。”我为什么来呢？就为了保全你老兄这两条腿不要被玩掉了，不要跟我一样。“夫天无不覆。地无不载。”天地生万物，非常仁慈，非常伟大，都希望万物非常幸福地活下去，所以，好的坏的都在天地之中。人家都讲你孔子的道德修养很好，胸襟像天地一样很仁慈，结果你还这样讲话。无趾说我失望了，你原来不过如此。这就像普通讲的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。”

孔子曰：“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”

孔子被无趾骂了一顿后说：对不起！非常抱歉，我太低级了，太浅薄了，“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所以闻。”“夫子”，就不敢叫他的名字，称先生了。老师你请进来，讲一点道理给我听。

那么无趾进了房间后，讲了什么话？不知道。大概传了道，这没有记录下来。

无趾出。孔子曰：“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”

无趾走了。孔子对学生讲：你们要努力啊！你们看无趾这人，虽然生理外形是残废，但心里道德的修养是健全的，他知道以道德学问的修养来补自己的过错，他都懂得这样，何况我们健全的人，如果不知道求学修养自己，那就很惨了。世上“全德之人”很少，形体全不算是完全一个人，做一个完全的人很难，不仅是外形的完全，还要精神的修养，内心道德学问的成就这才是“全德之人”。

天刑之安可解

无趾语老聃曰：“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宾宾以学子为？彼且以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”

“老聃”就是老子，他是孔子的老师。无趾去看老子，对老子讲，孔丘这人恐怕没有得道。“彼何宾宾以学子为？”“彼”是孔子，他为什么彬彬有礼，好象外表装起一付有道的样子？“宾宾”是形容词，就是讲话很客气很谦虚。带个眼镜坐在那里，一出口“之乎也者”，那个味道，好象从头到脚充分表示出有学问的样子。

“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，”“蕲”是希望；“諔”是讲话的巧妙技巧，话要怎样才说得好，文章要怎样才写得好，这就要修辞；“诡”是思想如何出奇；“幻怪”是说些人家不懂的道理。无趾说：我看孔子虽然标榜为圣人，他以学问来教人，讲些古里古怪的话，不是真有道，真有道的人讲话很通俗。不用加上文学修辞。“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”真正得道的人，学问知识都是多余的，都是人生的刑具，都是脚镣手铐，都把自己捆住了。做人要讲礼就把自己捆得很厉害，我看孔子没有道。

老聃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无趾曰：“天刑之，安可解！”

“死生为一条”，了了生死，生也是死，死也是生，都差不多。生与死都是一个过程而已，生命不在有形的生死上。譬如，我们死时很痛苦，唉哟唉哟地叫，这是形体的生死，那个能叫的不受生死的影响。所以，了了生死的人，看生来与死去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要搞错了，认为我打坐成功了，死了以后这个世界不来了，不来了你躲到那里去了？你躲到月球上姑奶奶那里去了也没有用，姑奶奶也要叫你做工。所以了了生死的人，“死生为一条”了。处在人世间，可以和不可以，“为一贯者”，都差不多，生活优越不优越，做人得意与不得意，都是一样。老子说：你去看了孔子，为什么不接引他教训他呢？你如果带他一步，了了生死然后处世，无可无不可，那你把孔子外形的刑具都解脱了。

无趾听老子骂他就讲：“天刑之，安可解！”算了吧，孔子他爱做这种事，活该！上天给他的刑罚没有满，他愿意周游列国，爱讲四书就讲四书，爱讲五经就讲五经。同我们一样，在弘法传道，自己把自己害苦了。孔子他愿意受那个刑，刑期没满，不要帮他。

造就是禅！所以《庄子》全篇是禅。

郭象的注解非常好：“仲尼非不明也，故自然之理。”孔子并不是冥顽不灵，孔子也是得了道的，孔子的救世之心同老子的出世之道没有两样，都是合于自然。“形苦影从，言者响随。”一个人一走路，太阳一照，影子就出来，一讲话，声音就出来。这两句既是高深哲学，又是自然之理。“故神吾则明及期理，而神吾者非为名也，非为名则至矣。”救世救民并不是为了求名，孔子救世为了一种仁慈，结果留了万古的大名，这并不是孔子希望的。每个圣人教主也是一样，开始都是一番救世之心，后来他的教化变成了宗教．那是后世人假借他的招牌。“名声者影响也，影响者桎梏也。”我们要明白虚名就是“影”“响”，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知名度骗了，你不想想，你知名度再大，你到另一个地方不讲我是某人，谁也不理你，那个名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毫不相干。人被名声困住了，在受罪，这就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何苦呢？“名是厉，则名可以已。”懂了这个道理，虚名可以去掉了。“名既可已，则上帝可爵。上帝可爵，则圣命可传矣。”自己要有自己安身立命之道，不要被外在的虚名困住了。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“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‘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’者，数十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泛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！”

仲尼曰：“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其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；刖者之屦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：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”

哀公曰：“何谓才全？”仲尼曰：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隙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”“何谓德不形？”曰：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”

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：“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吾国。吾与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”

恶人哀骀它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“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‘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’者，数十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泛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！”

“鲁哀公”是鲁国的诸侯，他对孔子说，卫国有一个有名的坏蛋，外号叫“哀骀它”。这个人长得很丑，“哀”就是悲哀，“骀”就是驼背。他专门“诱惑”良家父老，男子和他相处，就都伴守着他不肯离开。妇女见了他，回家向父母请求说“如果把我嫁人，我愿做他的小老婆”，这样的女人有几十个，后面相同的女人越来越多。哀骀它虽然这么厉害，却从来没有做过宣传，就是对人很好，人家也对他很好而已。他又不是领袖又不是皇帝，人们想接近他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，挤死了，想见他一面都难。但他又不能给人官做，又不能“济人之死”。当皇帝可以“济人之死”，一个人犯了罪要被杀，皇帝说算了，犯人就可以活下去了。他又没有钱可以使人生活安乐，肚子吃得饱。哀骀它长得那么难看，看看都觉得可怕，但是，人们一见他就舍不得离开他。“知不出乎四域；”他的智能有多高呢？天地之间的学问，他知道的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的他也知道，可男女老幼都跟着他。我想这人一定有特别的地方，我一看他，果然丑陋得不得了，但我与这么难看的人住了一个月，就觉得他非常可爱，他作人似乎没有一点缺点。与他住了一年，连我都迷信他，心中没有主宰，想请他当鲁国的皇帝，愿意让位给他，就同他商量，他听了半天，也没有高兴，也没有讲对不对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最后终于勉强把国位交给了他，他继位几天就偷偷地溜掉离开我了。等他离开我以后，我心里就像掉了什么东西一样，我虽然当皇帝，富有天下，但心中没有快乐过一天。鲁哀公就问孔子，这个家伙是什么人？

这个人孔子大概没有见过，孔子见了可能也要拜门了。世上做到这个样子的人有没有？有！是有这样的人。这种人社会上看不见，修道人中看得到。

我年青时，在大陆上到处求道，到处乱跑，碰上有道的人，虽然长得很丑，又不洗澡又不洗脸，脏得要死，就不觉得他脏，样样都好，这是道德的充沛。我先点出题目，不过下面孔子答复很有道理，孔子的回答就是禅宗了。

才全而德不形

仲尼曰：“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其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；刖者之屦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：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”

孔子说，我曾经到过楚国，看见小猪在吃母猪的奶，吃了一阵后，才发现母猪已经死了，于是小猪统统都跑开了。小猪为什么跑开呢？因为母猪死了，不是平时活着的样子了，觉得不同类了。猪也好，人也好，爱自己的父母不是爱这个形体，爱的是形体里面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跑掉了，就变成死猪死人了，就不可爱了，就会害怕了。就像我们普通人，父母再可爱，情人再可爱，如果一死，你一定吓死了。所以你爱的不是外形，是外形里面的那个东西。中国古代的传统，尤其是南方的传统，打败仗死亡的军人的军服、军帽那一套东西，甚至象征军人勇士的领章，都不给他别上，觉得丢人。古今中外的文化是尊重英雄尊重勇士的。因战争失败而死亡的人的丧葬，连表扬令都不能拿出来，普普通通地就把他埋掉了。一个脚开了刀残废的人，譬如五个脚指头切掉了，他也要穿鞋子，当然需要另外订做，但他的鞋子丢掉时，谁也不会捡来穿的。“皆无其本矣。”因为这些东西无本，丧失了它根本的精神。在上古时宫女不准穿耳环，指甲也不准修剪。古代夫妇之道，已经结婚而“止于外”者，不能再结婚。这些都是古代的文化。古代为什么有这些文化呢？就是说，内在的道德不美，外形再美也是丑陋；内在的道德充沛了，外形再丑陋也是世界上最美的。孔子答复鲁哀公说，哀骀它是“全德之人”，道德修养到了家的就是美，这是自身自然之美。

这一篇之所以叫《德充符》，就是一个人道德的充实，精神的升华才是真正的美。哀骀它用不着讲话，无言之教，人们自然就受他影响。在佛家来讲，就得到了“不可思议三昧”。凡是接触他的人，坐在他所放射的范围，心就清静了，就得定了，就得救了。他也不用什么成果来表现，自然就能得到你的信任亲近。所以他做到使你把国家政权交给他，还唯恐他不愿意接受。“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”要特别注意，一个人的才能是天生的，譬如作人做不做得好，也是天生的，有些人再教还是教不好，有天才的人，一点就透，闻一知十。所以才是才，学是学。孔子讲，哀骀它才能俱全，道德也俱全，但是才与德都全，而“不形者也”，内涵却不暴露，更美。有才有德被人看出来，虽然是好，但还是差一点，有才有德你还看不出来，方向在哪里你还摸不清楚，更高。

哀公曰：“何谓才全？”

鲁哀公就问，怎么叫“才全”呢？注意，才包括了智能学问。

仲尼曰：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

孔子说，“死”与“生”；成功与失败；“穷”就是倒霉，不是没有钱，没有钱当然是倒霉的倒霉，“达”，通达，样样都得意；有钱与没有钱；贤人与坏人；“毁”，骂你批评你，“誉”，称赞你恭维你；“饥”与“渴”；“寒”与”暑”，这些相对立的现象，用古文写来很简单，用白话文写，每两个字都可以写好几篇文章，如果加上故事，加上小说，编电视剧本，不知道要写多少。“是事之变，”这些都属于人世间的事，都是人世间变化的现象。只要我们生命活下去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随时随地都会碰上这些现象，每一天每一秒都会遭遇到。那么，遭遇到这些变化，是上帝的安排，菩萨的安排吗？还是阎王的安排？你说有没有主宰？没有主宰。你说是自然来的吗？也不是自然来的。这是生命中间有一股力量所遭遇的：“命之行也。”这个“命”就是佛学讲的“业力”，善有善业，恶有恶业。“行”就是佛学所讲的五阴中“色受想行识”的行，就是动。这股力量永远在动，一切唯心，唯我自己所造。

“日夜相代乎前，”人生就那么可怜，这些现象就像白天过了是黑夜，黑夜过了是明天，明天过了则是后天一样，永远交替着，摆在我们前面，“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”你找不找得到生命的这股力量？宇宙万有的变化，白天跟夜里是哪里来的？你的智能无法参透这个最初的动能从那里来的。如果你参透了就叫得道。

这段话孔子说完了。但概念还没有说完，只说了一半。庄子所说的这个故事，一般人根据庄子本身有些文章，寓言，根据庄子的这句话，认为这些是假托的事情，是不是假托的呢？等我们讲到寓言时再讨论，现在我们且把它当作假托的话。

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隙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”

我们一般人被时间空间限制，自己心里永远得不到解脱，得不到自在，始终被环境障碍住了，达不到一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庄子定一个名称叫“滑和”，就是祥和安祥的境界。勉强借用佛学的名词来解释，达不到身的自在和心的解脱。“不可入于灵府。”“灵府”也是庄子定的名称，等于儒家的名称叫“灵台”，一般人都认为是心，不过不是心脏的心，是假托的，抽象的，这是讲心的体。心有无比的灵性，所以包罗万象，都是唯心所造，庄子称它为“灵府”。后世道教也用这个词，认为天人的境界，得道的境界叫“灵府”，后来再加上宗教的色彩，在道家道教中就把“灵府”描写成一个天堂。实际上，庄子借孔子之口，说出“灵府”就是心灵，所以是不可入于心灵，升华到最高的境界。

“使之和豫通，而不失于兑；”“兑”通悦。假使一个人的修养，做到随时随地心中没有痛苦

烦恼，都是平和愉悦的，那就可与天地相通，入于“灵府”的境界。中国古代修长生不老之道的，有一句名言，“神仙无别法，只生欢喜不生愁。”一个人能随时随地心境保持快活愉悦的状态，没有忧愁烦恼在心中往来，自然就达到神仙境界。

仙才李泌

这一篇名叫《德充符》：道德的充实，真正道德充实的人，才德学都全。才是天才，这个才在过去叫仙才。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，“此身无有神仙骨，纵遇神仙莫浪求。”“浪”就是乱的意思，不浪求不乱求，不是不求，求也无妨，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理由就是另有一种仙才。在唐代历史上，从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到唐德宗，四朝有一位人物，叫李泌，与郭子仪是一文一武，很了不起。他是神仙宰相，修道也学禅，在《指月录》懒残一段有他一点点资料。李泌不但有仙才还有仙骨，历史上形容他“骨节珊然”，走起路来很轻灵，骨头特别柔软，就是普通人所谓的“仙风道骨”。李泌在庙子上读书时，听到一个和尚念经的声音，悲凉委婉而有遗世之响，他认为是一位有道的再来人。打听之下，才知道叫懒残惮师。这个懒残禅师，普通人看来很懒，鼻涕流下来挂在胸口都懒得擦，懒到这个程度才叫懒，残呢？专门吃庙子上的残羹冷饭。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，在一个寒冬深夜，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，碰到懒残把捡来的干牛粪，垒作一堆当柴烧，生起火来烤芋头，李泌一声不响地在旁边跪着，跟这个有道人求道。懒残也像没有看见李泌似的，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，张口就吃，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，要来偷他的东西。边骂边吃，忽然转过脸来，把吃过的沾上鼻涕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。李泌很恭敬地双手捧来吃了。所以求道很容易，就是肯不肯吃人家的鼻涕，有这个精神才可求道。李泌吃完后，懒残说：好！好！看你很诚心的，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！道业却不说了！拍拍手就走了。不过，李泌始终不肯当官是真的，一直是以客位身份出力，身经四朝，参与宫室大计，辅翼朝廷，运筹帷幄，对外策划战略，配合郭子仪等得个将领的步调，使其行致成功，可以说是肃宗、代宗、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。但他始终不想做官，到了唐代宗时，皇帝就留他睡在一床，什么都谈，他只想修道，同张良一样到了不吃东西的程度，往来还是唐代宗强迫他不可素食，逼他娶妻吃肉后，道才掉了。

这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，这类故事在正史上多半不提的。我们的历史很有趣，都是一般儒家人物在写作，有稍稍涉及奇异的，都“攻乎异端”，都去掉了。所以读历史光读正史，不容易了解历史，要读反面的历史，譬如看历朝名臣的奏折，史外的资料，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。

庄子借孔子之口讲，一个能够成道的人，能从世上升华的人，或者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业的人，必须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“全才”，一个是“全德”。全才就很难了，加上全德更难。有才无德入世很危险，不但危险了自己而且危险了世间，有德无才，可以出世修道，不能入世。所以一个人要才德两全很难。

“使日夜无郄，而与物为春。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”“郄”不是退却，是昼夜心中没有杂念，用佛家的话讲就是没有烦恼，造就很难了。前天我们讲，到了大阿罗汉的境界昼夜长明，永远没有睡眠了，永远没有烦恼，就是这个境界。他同万物相往来，他的身心像春天一样，永远是长青的，永远是年青的，永远是愉悦快乐的。所以元朝忽必烈为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北平修长春观，其道理就出于此。“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”“接”是接天地之灵气。换句话说，是天人相交，人与宇宙生命相互交接在一起，随时生生不已。

“是之谓才全。”这样就叫才，仙才。可以说，这样的“才全”之人，才能达到道德的充实。

止水澄波

“何谓德不形？”

怎样才叫“德不形”呢？

一个人内在道德的充沛，外形上看不出有道德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一个道德之士，外貌也摆出道德的形态，那就是有限的道德，可以叫做“有限公司”。我们中国文学平常讲，“学问深时意气平”，一个人真到了学问知识成就时，深沉了，没有意气了。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凡，其实很严重。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，可以说那个争论，心里的战斗，比什么都厉害。普通人活着都在争，争的是利害。争那个贪心所起的。知识分子是争意见，是思想上的争，比普通人的争还可怕，实际上超越了利害之争。真做到学问深时，意气平，无争，那就是圣人境界，是得道的人。“学问深时意气平”，这看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在古代，一个知识分子够不够标准，很大部分就看意气是否能平。而有道德却不形于外，比“意气平”的境界还要高。

曰：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”

在科学上，物理上常用水平，水平这句话首先出自《庄子》。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”水真正平了，停住了，就不流了，有一点倾斜就流了。所谓打坐修道，做到此心一静下来，就像水一样不流动了，不一定要盘腿。古人形容什么叫定的境界呢？止水澄波，像水一样止住不流，像秋天的寒潭一样，水青得象树的颜色，水里的沙子、游鱼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叫澄波，但不是死水，死水也是绿，那个绿是看不到底的，那有毒，澄波是活泼泼的，像树叶一样青的，非常好看。人一看见这种水，心境自然会清凉的。所以，水平不流，如止水澄波，这就是道德的修养。能够做到昼夜都在止水澄波中，就是道的境界。庄子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，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。”可以效法水平。此心如水，止水澄波，杂念妄想没有了，喜怒哀乐一来，像镜子一样照住了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中也讲到静坐的方法，开始像一杯水一样是混浊的，慢慢地发现，不静坐还好，一静坐里面的妄想杂念多得很，有人就问佛，佛说这是

当然的，初步嘛！一杯水放在那里，开始看不见泥沙，在澄清之时，就看见好多泥沙被澄清下去了，最后再把沉到底的泥沙倒掉，完全变成清水了。

“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”内在心境永远保持这个境界，不受外境界的影响，不管外境界怎样变化，死生存亡，穷达贫富，你的内心像水平一样不流。那你说我学死人打坐在那里，或许还做得到，做事时就做不到了，那就不算数了。要能入世，要能做事，喜怒哀乐都有，不是没有，但内在心里的修养，要像一杯水放在那里没有动过。这种修养可以出世，可以入世，外形你无法了解的。玄奘大师只有八个字加以说明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

“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”所以道德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子思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上提到的中和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这样才真正地成就了和平。“成和之修”，这个“修”不是修道的修，是这条长路，这个希望，这个前途之意。内在有了这种道德修养，入世出世，“物不能离也。”不受万物的影响，外面的万物怎么来扰乱你，都始终凝定在祥和的境界。

德友而已

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：“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吾国。吾与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”

鲁哀公有一天碰到孔子的学生闵子，这个闵子是否是二十四孝里的闵子骞，不知道，姑且当做闵子骞。鲁哀公本是一个职业皇帝，他说我做皇帝时，“南面而君天下”，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，几千年来做领袖的当君主的，都是面南坐北的。百姓的房子即使是向南都要偏一点，只有官衙庙观可以向正南。

这种几千年的民族习惯根据什么呢？是根据《易经》的地球物理，南北极磁场的道理来的，等于与埃及修古金字塔是一样的。我们读古书，读到“南面而坐”，“南面而王”，就是讲帝王。鲁哀公说我做皇帝时，随时为老百姓着想，制定一个政治制度，就怕老百姓得不到好的生活，我是忧国忧民忧天下，我自以为是一个好皇帝。忧心于天下，这也是圣人之道，没有错。

鲁哀公说，我听了“至人之言”，我现在听了你老师孔子这一番话，才知道人的价值还不止这样。虽然我“南面而王”，忧心天下，但有其名而无其实，我最怕不爱惜自己真正的生命，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贡献，如果照我这样下去，对国家并不好。这个道理我是因孔子这一番话懂的。这一段鲁哀公拿自己做结论，一个得道的人，不在于外形的威德庄严，所谓真正的庄严，是在内心的充实。所以，他的结论，我与孔子不是君臣的关系，可以说是“德友”：道德的朋友啊！所以鲁哀公毕竟还是鲁哀公。

《庄子》这一段记载得很真实。所以，研究孔于是很难的，只读了四书五经，没有办法研究孔子。还要读了《国语》中《孔子家语》，它搜罗了四书五经以外资料，还要读清代着名的关于孔子的话，把这些读了，才可以研究孔子。在《庄子》这里记载的孔子这些言行，是否是真有呢？考据起来很困难，但有助于了解孔子。其次，《庄子》中很多地方提到孔子，是对孔子难堪和挖苦的。但当你仔细读完了，就会发现很多地方绝对在捧孔子。在这里也是在捧孔子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鲁哀公讲“德友而已矣！”中国文化历史上有一句名言，在曾子这本书中，曾经提出一个原则：“用师则王，用友则霸，用徒则亡。”我们的历史经验，在上古就是用师道成王的时代。所以鲁哀公到底是一个小诸侯，没有大帝王的气度，他与孔子是“德友而已”，他没有说我“师事于孔子”，他讲不出这个话。历史上，汤用伊尹、周文王用姜尚，都是“用师”，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，找一个“师”来“用”，便“王天下”成大功。至于齐桓公用管仲，汉高祖用张良、陈平之流，刘备用诸葛亮等等，都是“用友者霸”的好例子。总之秦汉以后，没有“用师”的，讲是那么讲，都是“用友’；而已。就是我们曾提过的唐朝的李泌，四代唐王对他还是“用友”，还不是“用师”。至于“用徒者亡”，是指专用服从的、听命的、乖乖的人，“末将听令”的太多了，那是必然会失败的。你们看过旧京戏就知道什么是“末将听令”。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。这是顺便提到的。

闉跂支离无唇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瓮瓫大瘿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谓诚忘。

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斲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

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；謷乎大哉，独成其天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人故无情乎？”庄子曰：“然。”惠子曰：“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”惠子曰：“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”庄子曰：“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”惠子曰：“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”

颠倒众生

闉跂支离无唇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瓮盎大瘿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

“闉跂”和“支离”都是外号。“闉跂”是指人长得很小很矮，两脚踮起来脚跟不着地的，用脚趾头走路；“支离”是身体或者左手长右手短，或右手长左手短，反正腰不像腰，胸口不像胸口，怪里怪气的样子；“无脤”，嘴巴看不见嘴唇的。但卫灵公一见就非常喜欢他，因为见了这么一个人喜欢。再看见正常人，就觉得没有一个可爱的。“瓮罂大瘿”也是一个外号，是一个怪人，脖子甲状腺很大，像水缸一样，肚子非常大，但齐桓公喜欢他，看一般人好难看，怎么有一个肩膀有个脖子？越看越难看。

我们看郭象的注解：“偏情一往，则丑者更好，而好者更丑也。”人只要感情有了偏见，主观就形成了。虽然人很丑，还是觉得很好，越看越漂亮；如果对人的偏见一来，或意见不和，就算长得最漂亮，越看越讨厌。当两人感情好时，越看对方越漂亮，你骂他侮辱他，他认为这才对我好；当感情有了偏见时，你对他好死了，他觉得你想害他。大概男女、夫妇、朋友之间都有这个经验。

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谓诚忘。

一个人有道德，从外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，在道德有所长时，欣赏他的道德学问时，就忘记了他外形好看不好看。所以，一般人应该忘记的不忘，而不该忘记的却忘记了，“此谓诚忘。”一般人认为这是聪明，但庄子认为是大胡涂。佛学对这几句话有一个相同的观念：“颠倒”。一般人常常很颠倒，一件事我们认为是真理，或者认为是错误，不一定正确。世界上的真理在哪里呢？很难讲。哲学家、宗教家、科学家三家的人都在找真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下来。

南北朝时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僧肇，他的着作《肇论》，对中国哲学，中国文化影响相当大。但僧肇活了三十一、二岁就死了，他太聪明了，文章太好了。《肇论》的文字之美，是很超越的。我们知道，僧肇的文章是学《庄子》的，实际上他的文章真正学的是郭象，倒是郭象的文章才是真正学的《庄子》。历史上有几个大文豪，如宋朝的苏东坡，清代的金圣叹，都是学庄子学郭象的文章。这里我们再看郭象的注解：“生则爱之，死则弃之。故德者，世之所不忘也；形者，理之所不存也。故夫忘形者非忘也，不忘形而忘德者，乃诚忘也。”一个人活着非常可爱，死时就抛弃之。但道德是世人所不应该忘记的，如我们一听某人道德好，就觉得某人一定好，但人都觉得道德好，人真爱好道德吗？不爱好，都被外形所骗，不知外形都是假的。我们也知道外形是假的，个个知道，个个都被外形骗了，被现象骗了。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修养，忘记了外在一切现象，透过现象看见后面那个真的东西，但一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却做不到。所以“忘形者非忘也，”忘掉了现象，不是真忘，相反的，“不忘形而忘德者，”一般人都被现象骗了，真正的道德，虽然知道重要，还是丢了，这是“诚忘”。郭象的注解有许多好东西，虽然只看到一二句，你透彻把它了解以后，对于人生作人做事，应用无穷。所以特别提出来，请大家注意。

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

这是发挥所谓老子的观念，当然庄子不一定发挥老子的观念，但思想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在文化上提到道家是老庄并称。“故圣人有所游，”所以“圣人”境界，得道的人，有他用心的地方，有逍遥自在，就是佛家讲的解脱。下面庄子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的行为来讲。圣人看世间的人：

“而知为孽，”知识智能本来是好的，但是人世上一般的现象，知识越高，做孽就越多。“孽”不是佛家讲的业，佛家讲的业，包括善、恶、无记三种业，这里的“孽”是指坏的，相当于佛家讲的恶业。“约为胶，”

“约”就是道德规范，作人有许多的观念，许多的戒条，许多的范围。越保守的人越有他的范围，结果变得很固执，变成黏胶一样，被粘住

了，自己不得解脱，就是佛家讲的太执着了。“德为接，”道德本来是好事情，但一般人用到反面去了．处世待人接物，装起一副道德的样子，道德仁义变成一般人利用的工具，成为好听的名词，并没有真实的意义。“工为商，”“工”是指工艺技能，脑子特别好，所以造出来的东西叫做“工”。有了“工”以后，好的东西谁都要，就变成了商业的行为。

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斵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

“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”真正得道的“圣人”，不用谋略，也不需要知识智能。知识谋略本身并不坏，但人会把它颠倒用错了，用到了坏的方面，就变成了谋略害人，更进一步就变成了阴谋，偷偷地害人。“不斫，恶用胶？”不雕凿，人生直道而行，该如何处就如何处，没有故意把自己打扮伪装一番，自己也用不着划定一个界限。“无丧，恶用德?”“丧”就是失，“无丧，”没有感到什么是失去了。圣人无所谓得失，人生应该怎样就怎样，没有认为样样东西都属于我的，如你觉得需要钱用，就拿吧，他没有觉得自己损失了，而你得到了。没有假定一个道德的修养，我的钱拿给你，加了一个观念叫布施。“不货，恶用商？”“货”在古代代表一切的物质。圣人不想做生意，他不好货。人都是好货，被物质所困扰的。所以读历史，记载某帝王好货，怎么叫好货呢？所有好的东西，自己都想拿到，就叫好货。如见一个茶杯什么的，真漂亮！最好属于我。我们每个人，见了好的东西都想要，好货的心理在人生中是免不了的。圣人不好货，“恶用商？”就不需要做生意了。

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

这四种是“天鬻”，不需要谋略，不需要智能，不需要自己划定一个范围，不需要想办法把人家口袋里的钱弄到我这里来。人的生命是天生天养，是靠天吃饭的，如果顺其自然的生命，它总有机会让你正常地活下去。“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!”天地生人，除非自己给自己捣乱以外，每一个人不需要妨碍了别人的生活，都会很正规很平常地活得很好。然而，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，没有不妨碍了别人的，乃至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、姐妹，都是相互妨碍。譬如说：你帮我把饭做好，我下班回来要吃饭。我一定妨碍了你，才能吃得了饭，这是必然的。人都不能自立，每一个人都能自立，就不妨碍任何人。这是“天鬻”。这是庄子的观念。

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；謷乎大哉，独成其天。

这是庄子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批判。“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”庄子说，虽然一般人的肉体生命活着，其实都不是人，没有真正用到人的真情。以庄子看来，我们都是假人不是真人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得道。

“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”我们这个形体活在世上，因为我需要活着，你也需要活着，都是同类，就形成了人群，形成了社会。一百多年前，西方文化到来时，那时社会学开始的翻译不叫社会学，叫群学。严几道翻译的一本社会学的书，叫《群学肄言》，严格地讲，严几道翻译观念并没有错，群学一词就出自《庄子》。我们翻译西方的社会，哲学，经济这些着作都是二手货，是日本人先用这些名词翻译西方文化，后来我们又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过来，就沿用了这些名词，时间一长也就积非成是，用不着辩论了。我们一般人活着，不懂人生的价值，不懂人生真正的“情”，所以是非弄不清楚，也就是佛家讲的，“一切众生皆为颠倒众生”。

“眇乎小哉！所以属于人也；敖乎大哉！独成其天。”所以看人类太渺小了，庄子的话就是：人啦，真是太渺小，姑且叫做人吧！庄子自己是人，他把自己也否定了。所以做了真正的人，了解了人生的价值和独立而不移的精神，是非常伟大的。这个“天”是道家的观念，就是自然，佛家叫做如来，真如。

无情之人

下面，加了一些人的对话了，上面都是找一些古里古怪的人来形容这个道理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人故无情乎？”庄子曰：“然。”惠子曰：“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”

这里是讲情与无情的道理。

惠子对庄子说：像你这么讲，人要无情才叫人吗？庄子说：对。惠子又说：一个人没有感情了，怎么叫人呢？庄子说：生命的本体给了我们人的形貌，上天给了我们人的形体，怎么不叫人呢？

我们看郭象的注解：“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。生之所知，岂情之所知哉。故有情于为，离旷而弗能也，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。有情以为，贤圣而弗能也，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也，岂直贤圣绝速，而离旷难慕哉。虽下愚聋瞽，及鸡鸣狗吠，岂有情于，为之亦终不能也。不问远之与近，虽去己一分，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。是以观之，万物反取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。故婴儿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向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，岂百骸无定司，形貌无素主，而专由情以制之哉。”

这都是哲学，逻辑的道理。所以《庄子》、《肇论》，不仅文章好，而且哲学理论，逻辑论辨样样好。现在的讲逻辑的书籍，不管是翻译的，还是中国人写的，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，都看不下去，因为文学的境界不高。如果讲科学，讲逻辑的书，有庄子郭象这样高的文学修养，这个国民的文化就提高了，所以文学有如此之重要。庄子郭象他们也讲哲学，也讲逻辑，一般人看他们的文章，会被文章的美迷住了，不知其内部都是讲的哲学，逻辑。

“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。”人的生命生来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情而生的。这里提出了什么是情生？如果我们现在论辨，男女两人有感情结合在一起，就有人了，那什么叫不是感情而生呢？“生之所知，其情之所知哉。”我们生来的时候，那一点灵知之性：知道，这一点知道的东西，不是“情之所知”。这就是中国文化里的两个东西，在《礼记》中，始终把人分为两部份来研究：性与情。人有思想有知觉，这不是感情，这是性，本性，灵知之性；喜怒哀乐悲欢爱，这是情。性是能知一切的，在它上面并没有喜怒哀乐悲欢爱的。所以，这两个要分开。《庄子》中，这里不用这个性，是因为人的性，“其情之所知哉”。“故有情于为，离旷而弗能也，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。”“故有情于为，”就是有为的作用，就是心理有委屈似的，一个人有情，被喜怒哀乐悲欢爱所困扰，那个光明的伟大的作用，困在一个小点上，虽然要使它豁达，噢，我心境要怎么样伟大，思想要怎么样伟大，超出三界以外，不可能，“离旷而弗能也”。如果我们修养到心境离开感情的困扰，非常旷达逍遥，那么，“有情以为，”普通人心里被喜怒哀乐的感情一困扰，要想修养达到圣贤的境界，永远做不到，因为，“贤圣而弗能也。”“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也，”所谓得道的圣贤，根本就是个无情的人，要做到无情才能成为圣贤啦？“岂直贤圣绝远，而离旷难慕哉。”我们就可以了解，真正的圣贤很难做到无情，圣贤是大慈大悲的情，没有世俗的小情。郭象说“难慕哉”，你虽然心中很仰慕，但你的修养很难到达圣贤的境界。心境开阔旷达，包罗天地，包罗万象，这就是圣贤的境界。“虽下愚聋瞽

，及鸡鸣狗吠，岂有情于，为之亦终不能也。”一般的笨人，五官不全，脑筋不够的，乃至于鸡鸣狗盗之徒等等，心里这个情感呀，心理越来越狭小，被后天的感情心理困扰得非常厉害。但是，他们对于修道做神仙，越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兴趣大得很噢！世界上的人都是如六世达赖诗中所说，“世间哪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”，世人的感情也要，圣人的求道也要。成了道成了佛以后，以为自己的感情更伟大了。但是，这怎么做得到呢？“不问远之与近，虽去己一分，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。”他
们也不考虑，要想修道，变成一个超人，远近要分开，要远离世人情感的作用，亲近解脱智慧高远的境界。远近亲疏分不开，个人的私心一点也没有拿
掉，虽然仰慕孔子、颜回的修养，永远也达不到。

“是以观之，万物反取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。”由这个道理看来，真正的修养，你要自己求之于本身去实验。如果光靠眼睛耳朵去求真理，我们看书靠眼睛，听课靠耳朵，光靠耳目而学来的这一点，或者靠我看见的怎么样，我了解听到的怎么样，不够的，所以。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”。这是讲学理。你们年纪轻轻，前途无量后途无穷，将来出去做事，算不定不是当什么“圆”，就是什么“长”啦，这个世界的官位就是拿这两个来代表了。反正你没有什么“长”当，家长都会当到的。不管你当家庭的家长也好，当国家的大家长也好，千万记住，“耳目不能易任成功”啊!这是做圣人作领袖的道理。不要随便看见某一点，听见某一点，就判断一切，这是靠不住的。所以当主管的，亲信的人告诉你，老张不对，老李不对，不一定，自己的耳目都靠不住，何况下面人作的报告。“手足不能代司致业。”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手与脚，乃至人相信自己的手与脚，手脚有时都错误了。你说手脚不会错误?人有时自己拿个杯子都打破了，对不对?做人道理也是一样，尤其作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你认为某人是我的耳目，不一定可靠，某人是我的手足，也不一定可靠。即使当了皇帝，自称寡人，只有自己的头脑，只有自己一个，要真正判断是非利害，他都掺了感情的水了。任何人判断某一件事都加了感情的水，那酒都变成水了。你喝下去，总有问题，都变成毒药了。所以道家与儒家不同，道家看世间的事物，透彻得不得了。

“故婴儿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向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，岂百骸无定司，形貌无素主，而专由情以制之哉。”郭象举了个例子，什么叫不用情呢?人的心境能修养到婴儿的状态，生下来在一百天以内，勉勉强强一岁之内叫婴儿，总而言之，头顶的旋还在跳，还不会说活，那才是婴儿，如果有一点意识，已经靠不住了，那已经不算婴儿了。婴儿刚刚生下来，不用眼睛，人性天生的那个灵感，就晓得妈妈的奶在哪里，就会偏过来吃的，这就是“灵府”，用不着眼睛看到，所以眼睛是备后天的用。婴儿不需要靠耳朵才听得明白，不会拿脚来当手用，也不会拿手来当脚用，拿手来走路，换一句话说，婴儿全身都是功能。所以，一个修道的个，修养到心中没有杂想，没有妄念，“情”就是妄情，佛家叫妄想，没有这些意识上乱七八糟后天加上的妄想，完全恢复到婴儿的清净无为那个状态，生命的功能就会发出来了。到达这个状态，佛学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鼻子可以当眼睛看，耳朵可以当眼睛用，各种各样全身都是功能，都是神通。什么叫神通呢？生命的精气神完全恢复到原始的状态，那就叫神通。

上面这些都是郭象的注解。郭象的注解是千古以来的名注，对《庄子》的道理发挥得最好，不但文字美，而且哲学思想高。历代有很多道家和各家的书注解《庄子》，但郭象的注解始终是占在第一名，是有他的道理。现在回到《庄子》原文：

惠子曰：“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”庄子曰：“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”

惠子又问：既然叫做人，哪能没有感情呢？庄子说：你不懂我讲的情，这个情不止代表了普通的感情，还包括了后天加上的思想观念。你搞逻辑把我的名词都弄错了。我所谓的情，不是讲人无知，知是知，情是情，这个天生就能知的，像前面提到的婴儿，不用眼睛看就能找到奶，这是性，这是知。情是后天加上的意识，在佛学里，把第六识所形成的意识统称为染污，就是现在称的污染，现在人把佛学名称倒过来用，就成了最新名词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学问都是后天的污染，污染越多，我们生命的天性越少。

庄子说：我之所以讲人要修养到无情，是不要偏见，不要后天加上的好恶，而自己伤害到自己本身，我们如果加上妄情，加上后天的好恶，就会伤害到生命的本身。那人要怎样用知用情呢？“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”要很自然地活下去。天生眼睛会看，耳朵会听，天生手会抓东西，脚会走路，都是天生自然，不要加一分第六意识，不要加一分后天的观念。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用分别心，也就是佛经上常用的“不增不减”。

惠子曰：“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”

庄子认为，不增不减顺其自然地活下去，可以长寿，可以常在，身体同生命的本身是一样的。惠子听了庄子的话反对说：“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”我们的身体是要补充的，不加上吃各种东西，各种维他命，身体常用会坏的。我们人总是要想办法给自己多加一点，我今天办事多了一点，哎呀不对，赶紧去休息，不然受不了；要不然这两天不对了，要进补进补，多炖一些当归鸡呀什么的吃吃。越补越糟糕，把你补死了，这就是“益生”吗？

庄子说不对，你不懂，我说生命活着要顺其自然，要不增不减，是心中没有妄情妄念妄想，心中清清明明，这样活着才是神仙之道，才可以长寿。上天给我们的道，这个道就是性，本性，

上天给我们形体，这就很好了，人活得很自然，一天到晚头脑清清楚楚，不要加上后天的人情世故，如果加上后天的意识上的人情世故，就有喜怒哀乐，就“内伤其身”，身体内部就受伤害，就会有病活不长。

庄子骂惠子，你把自己的神用在身体外面去了，没有内养其神，精神一天忙到晚，把“精”都外用放射完了，就把生命的电能放射完了。像你又爱弹琴，又爱吟诗作画用思想，把精神全用在上面，连自己都忘记了，你不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吗？你弹琴做诗伤害还不大，最厉害的是搞思想搞逻辑学哲学。本来人生活着就自然地活着，但搞逻辑的就问，“怎么才叫活着？你给活着下个定义。”等你把活着的定义下完以后，“什么又叫吃饭？”有人也可以吃面啊，并且饭也可以把它变成米粉，面也可以把它变成面包，搞逻辑的就会一路追到底。庄子说，你活得不耐烦吗？“坚石非坚”，“白马非马”等，要事逻辑去研究，那你就慢慢地逻吧，一直逻到底，定会把你逻死了为止。

这一篇《德充符》，以一个外形残废而内心有道的人开始，告诉我们不要看人的外形，要看内在的道德的修养。扩大一点，就是不要被外在的境界，世俗的环境所困住，要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升华。最后庄子用自己跟惠子辩论的话作一个结论，告诉我们，精神要修养到什么程度呢？不要自找麻烦，自找麻烦就同惠子一样，认为自己学问好知识高，学问越好知识越高，就烦恼越多痛苦越深，也就同自己生命过不去，自己往死路上走，那就不是《德充符》。要真正道德的充沛，才是道德的境界：天然，心境很平和，自养内在的精神，自然生命道德就充沛了，身体内容也充沛了，才是道的境界。

我们注意啊，内七篇的《德充符》是第五个阶段，由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到《德充符》，都是一步一步的功夫。第六篇是《大宗师)，只有内外修养到达了，道德内在充沛了以后，才可称为“大宗师”。“大宗师”成功了以后，才是师道的成就，就是佛家讲的天人师，然后可以《应帝王》，才能入世，入世再出世，可以为王者师。所以《庄子》内七篇是连贯的。

第七篇 应帝王

这是《庄子》内七篇最后一篇。

《庄子》内七篇，我们研究方法是一系列的，连贯性的。从第一篇《逍遥游》讲如何解脱，到怎么样悟道，怎么样修道，然后到《大宗师》，由得道的完成，既可以出世又可以入世。当然重点偏向于入世，偏向于形而上道，但是它的用，是偏向于入世的。这是中国文化的道家，之所以不同于儒家佛家之处。尤其这个观念，在《庄子》内七篇中，由第一篇《逍遥游》到第七篇的《应帝王》，都是一以贯之的。

那么这一篇是讲《应帝王》，不是应对的意思，帝王代表了治世的圣人，这是中国旧文化最古老的观念。因为足以领导天下国家的人，非有道之士不可，那么有道之士，才查以做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帝王。我们普通的认为，学佛是偏重于出世的，而真正的大乘佛法，是偏重于入世的，大乘的佛法偏重于转轮圣王。这个转轮圣王，是中国文字的翻 译，转轮的意思，能够扭转乾坤，这样的治世明王，同佛一样，不是一个时代常有的，不知是几千年几百年，所谓“五百年而后王者兴”，偶然才出一个。所以，一个转轮圣王，是十地以上的菩萨，也就等于是佛。换句话讲，成了佛的人，转身才能成为转轮圣王。同样的，大魔王也要十地菩萨以上，才能化身为大魔王，那是反的教化、反的教育。转轮圣王是顺的教育。这种观念，常常在佛学里面被忽视了。因此，总认为佛学是完全出世的，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。

啮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“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。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。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

四问而四不知

首先一段，是讲人类的历史文化演变。这个观念，是研究历史文化史、社会进化史和历史哲学特别要注意的地方。

啮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

庄子的文章经常出于人意料以处，这一篇文章更是如此，突然来一个“啮缺问于王倪”。“王倪”是老师，“啮缺”是学生，都是古代得道的真人。这两人在《齐物论》里出现过。啮缺问王倪什么问题呢？非常妙！《庄子》里面没有提出来，就只讲出结果，“四问而四不知”。照我们现在讲法是三问三不智，古人比我们进步一点，四问四不知。这里就值得研究，为什么不三问三不知、二问二不知呢？所谓“四问”，代表四方，正反相对的。正与反，这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了。任何一个事物，具备了一，就有正反两方面，就是二；二再有正反两方面，就是四了。用《易经》的道理讲，就是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。”

王倪这位老师什么都没有答复，学生啮缺反而懂了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赶快去告诉一位得道的人，叫“蒲衣子”。蒲衣子是什么人呢？王倪的老师，就是太老师。据中国的上古史记盏，不过一般人是不会去研究的，蒲衣子八岁的时候，舜想让位给蒲衣子，请他出来当皇帝。当然，这不是青年才俊是幼年才俊了。中国历史上好几位，所谓甘罗十二岁当宰相，蒲衣子八岁当皇帝，所以我们年青人大可自豪一番。可是，我们这时还没有八岁就能听懂《庄子》的。

穷源溯本

蒲衣子曰：“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

蒲衣子说：你到现在才懂了？“有虞氏不及泰氏。”唐尧虞舜代表上古三代，是我们有历史文化资粒可查的。孔子删历史，从唐尧作断代的开始，是因有资料可查，可是后人对于这一资料还怀疑不信。如果照古老的相传，我们民族史，已经有两百多万年，至少至少有一百多万年。从伏羲画八卦到黄帝这一段，到底有多少年，还不知道，至少有好几万年。从黄帝开始到现在是五千多年，从尧、舜开始到现在是三千多年，中华民族究竟上面已经有多少年历史，这很难讲，虽然上古有很多的神话而不敢确定。孔子对上古史是不敢碰的，因此，孔子整理《书经》时，便从唐尧开始，当然是出于研究的方法，把历史暂时切断了。到了近代，西方文化来了，外国人有意地毁灭中国文化，乃至我们自己的学者，把三代都已经切断了，好象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，越短越进步，最好只有一百多年，那样才好，才光荣，这是非常可笑的事。现在这几十年来，我们学说上犯一个“疑古”的毛病，把自己文化都破坏了。

那么，蒲衣子这里提出来，三代以上不及“泰氏”。那泰氏是谁呢？泰氏就是太初。等于像讲我们的古史，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晓得是谁了。天地人谓之三皇，三皇以后就是五帝，三皇五帝以后，从黄帝开始才有了文化，才慢慢到了三代。

“有虞氏不及泰氏”，这代表了什么思想呢？我们现在有一句话，时代是进步的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话，而且是从西方文化观念来的。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看，时代是退化的，人类是堕落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么，我们怎样把这两个观念统一呢？它的矛盾和重点在什么地方？认为时代是进步的，这是站在物质文明立场上来讲。今后的人在物质的享受上，比我们现在还要进步，最后的形态，是物质文明一切一切都在进步；认为时代是退化退步的，这是站在精神文明来讲，这两种观念，必须要推论到宗教上面去。任何一个宗教都认为，人类是在堕落的。当然不止吃了一个苹果以后，那更要堕落。不但中国是这么认为，西方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如此。所以这里提出，“有虞氏不及泰氏”，到了唐尧虞舜，一定是社会衰败不行了。

那么由这一观念，我们就晓得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的民族文化，理想的世界，理想的国家天下，是大同思想。要注意，大同思想是《礼记》里面，《礼运》篇里的一段。《礼运》这一篇是什么人讲的？是孔子。《礼运篇》一开头就是说，孔子吃饱饭了以后，站在一个走廊在叹气，有一个学生看见，就问老师为什么叹气？“唉，人类堕落，没有办法希望再达到与个境界。”读书到这里，我们常常认为孔子的感叹很多，等于辛弃疾的有名的诗，“饭罢闲游绕小溪，却将往事细寻思，有时思到难思处，手拍阑杆人不知。”所谓名诗，代表古往今来一切人的心理。有时候思考一件事情时，“手拍阑杆人不知”。讲到《礼运篇》开头，就有这么一个味道。因此孔子的学生，请问所以，才有《礼运》这一篇的记载，中间就说到大同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，怎样一个社会。我们把《礼运》全篇研究完了，就晓得大同的思想，是认为人类在堕落，要回到我们原始老祖宗的那个社会，那种正是大同的天下。并不是说，大同思想是我们以后努力进步，所达到目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社会本来就是那么安定，因为人类自己的堕落，才把它古城掉了。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些，因为庄子在《应帝王》中，首先就引出了“有虞氏不及泰氏”这个问题。

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

我们了解历史的话，唐尧虞舜这个阶段，就是所谓的圣帝明王之治，是中国文化诸子百家所标榜的最好的太平日子。但是以道家的观念，那个时代已经在堕落，不过虽然在堕落，还是保持我们传统文化道德的精神。庄子说唐尧虞舜那个时候，人类的仁慈爱人之心，自然地还念藏在人性天然的理念上。不必用什么仁义道德去做为标榜，也用不着去教育，因为个个都是很仁爱的。“其犹藏仁以要人”这个“要”，不是要求之意，是大致上，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意思。那个时候，人心自然善良，社会都是良性的，善恶是非，还没有分别得那么严格，社会上很少有不对的人，大致上都对。

讲到这里，我们研究哲学，研究历史的同学，特别要注意。我常说，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，包括了整个人类的人性，都是非常可怕的，可见人性天生都是很坏的。所以各个宗教，各个文化，各个哲学，都是教人如何做好。因为人性缺乏仁义慈孝，千古以来的圣人，都教人要仁义慈孝。真正一个道德的时代，那个人性不等教育。你看其它国家的人，标榜人道，可见很不人道，所以才需要人道。尽管我们标榜自已这个文化怎么怎么好，叫了几千年，从相反的角度看，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性并不太高明，结果不仁不义不慈不孝，是照旧不变。譬如，我们经常讲，我们这个民族要团结，可见这个民不团结。尤其是在国外就看到，两个中国人在一起，就有三派的意见。一个人自处，自己还跟自己埋怨一番，吵架一下，没有办法了，自己还可以摔摔镜子，摔摔茶杯，出出气。这是人性的问题，很难办。任何一个文化思想，我们都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凡是一种思想，一种主义，都是药方子。人生某一种病，就必须吃某一种药，才开了药方子。孔子开的方子是仁义，老子开的方子是道德，诸子百家都在开方子，可见历史，永远毛病百出，各种药方子就是吃不好。这是人类的悲哀，很可怕的。

那么，这里是代表道家的话，蒲衣子讲三代以上还算好的，不算坏，再回转去，我们三代以上的老祖宗，所谓泰氏，究竟是否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？很难讲。这时所讲的泰氏，等于儒家孔孟书上提个名称“先王之道”，这个先王也不是哪一王，就是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老祖宗。庄子说我们老祖宗泰氏的政治文化：

泰氏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。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。

那个时候，上古老祖宗的政治文化，在道的境界，还不是德。以道家的思想，道衰了才有德，德衰了才有礼，礼衰了才有仁，仁衰了又行不通了，才有义，是一路下来的。我们上古老祖宗

的那个时候，人都自然，不用修道，个个有道，在道的境界。他在睡觉时时“徐徐”，“徐徐”是怎么个睡法？就是睡觉很悠然，舒服得很。难道现在的人睡觉不悠然？现在的人睡觉是很不悠然，很紧张。尤其是在外国

文化生活影响之下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紧张得很，所以睡觉睡得很不好，加上闹钟也闹不醒，很可怜。上古人睡觉睡得很好，“徐徐”，当然没有什么时间的约束，尤其是年表人欢迎，没有什么八点上班，大睡七八天也没有关系；上课，也没有这回事，更不会讲《庄子》，那时庄子还没有出生呢。他睡觉醒来时．“于于”，“于于”是形容很舒泰，懒洋洋的。“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”，这两句话代表佛学禅宗讲的“梦觉一如”，人没有错迷过，无所谓睡眠，睡眠也是清醒，醒了以后，也没有昏迷过，在清醒中“人生如梦”，本来是梦境，这没有什么两样。道的境界，就是“醒梦如一”的境界。

学佛的人拼命要修到的无我，在那个时候，不谈有我无我，个个无我，无我到什么程度？“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，”你认为我是牛就是牛，骂我是马就是马，任人呼，只要你高兴。某某先生，某某大爷，你兄弟我哥子，这些是名词，都是代号，不相干。就是说，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些名相，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差别，是“心境一如”的境界。在中国文化上，常常有用到《庄子》这个地方，古人很多的文学诗词中都有，所谓“呼牛呼马，一任人呼”。

　　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

知通智。上古人的智慧，真感情没有虚伪的，换句话讲，骂人也骂得很真，现在骂人有时骂得假。所以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情绪都很值得信任，呼牛呼马都可以，没有什么不相信别人，也没有什么不信任自己。那个时候，没有什么道德观念，但是他的道德，“其德甚真”真正的真实。“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并没有觉得哪个对，哪个不对，个个都对。人类没有是非纷争，这个社会自然安定的。时代文化越到后来，人读书读多了，学识越高了，我见越强，除了我的以外，别人都是错，看别人都不对，都在“非人”。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“日中始何以语女？”肩吾曰：“告我：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！”狂接舆曰：“是欺德也。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夫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，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？”

　　为政治国的哲学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“日中始何以语女？”肩吾曰：“告我：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！”

“肩吾”是古代一个神仙，有道之士，他在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里都出现过。他去看一个有名的骂孔子的“狂接舆”。狂接舆是楚国人，姓陆，也叫楚狂接舆。这个“狂”是外号，不一定是疯，是目空一切，不受拘束，什么人都不在话下的味道，同小说上的济颠和尚一样。在道家看来，楚狂接舆是神仙，是有道之士。狂接舆问：刚刚那些懂得阴阳八卦的人告诉你什么？肩吾说：他告诉我一个领导人，用自己推己及人，那么定出来一个办法，直道而行，不要弯曲自己的心理，这样的领导人，天下哪一个人不会服从呢？自然都会受到感化。“以己出经”，拿自己推理别人，就是儒家讲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。“经”是一个直道。“式义度人”，用一个大家都很实用的格式，划一个从人道轨道上的规范，来范围一般人。“义”就是义理，这个道理就是思想问题，所谓的仁义道德。“度人”不是佛家的度人的意思，“度”就是用一个规范来规范人家。

现在来看，有没有这个故事，不知道，很难考证。不过庄子提出《应帝王》的一个要点，怎样做一个领导人，怎样做一个好皇帝。“君人”，后世的观点，认为是帝王领导人，中国古代，年高有道德谓之“君”。从文字的字形上看，“君”字古写，头上“尹”字，“尹”的古写是“尹”。我们的文字，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，手里拿一根拐杖，人年纪大了，走路靠拐杖，我们现在的手棍是西方化的，有身体的一半长，有个弯弯的把手。中国古代，老人拿的手杖是长长的，高高地超出了头。下面一个口，代表一个人，这个人年龄大了，学问道德很高，手里拿个拐杖，也等于指挥杖，所以凡是拿拐杖的，指挥杖的，都是君。除了做领导人的观念之外，“君人”还有自己建立的人格，足以给社会上的人做榜样的含义。那么，一个人，能够推己及人，由自己需要，想到别人大众也需要，我要吃别人也要吃，我要穿别人也要穿，我要发财别人也要发财，我要便宜别人也要便宜，人与人之间的目的都是相同，都是相等。所以做一个家长，带领孩子教育孩子，就不要忘记了，自己当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那就很容易懂孩子。可惜我们当了家长的时候，就忘记了自己当小孩子的时候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“以己出经”，这就是领导术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皇帝，怎么样把自己的思想领导起来，要改正自己所思想很难。

　　狂接舆曰：“是欺德也。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。

你看狂接舆这个疯子说的话：“是欺德也。”这是骗人的话，骗了道德，不是真正的道德。“犹涉海凿河，”犹如准备到海里去远，你还在昆仑山上慢慢开始挖一条河，挖到东海来，你要搞到哪一年啊？

大海本来是现成的，当然我们海边人看起来，这没有什么，如果跑到中国的中西部高原，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，你告诉他海有多么大，多么好玩，不信呀。我当年在康藏那一带，说海边是我的家乡，海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海水卷上来，这么一弄一晒，就是盐巴，说了半天，

他们说哪有这回事？他们的盐巴好困难啊，送他们一块小小的盐巴，宝贝一样，放在不得了的地方。你说海是什么样子，他们没有看到过，是会不信的。“而使蚊负山也。”如同叫一个蚊子背泰山，那还背得动吗？真正世界上最高的领导哲学在哪里？如果用推己及人忠恕之道来治世，想到我需要你也需要，这就是自由平等民主，当然独裁专制那更谈不上了。你看推己及人是民主，是自由，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，以人文为出发的，这还不好吗？在陆接舆的观念看来，所谓民主自由，是欺骗道德的思想，他说用这样的东西治世，来要求达到大同天下，太平世界，这是做不到的，人类是不会领导得好的。

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夫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

圣人治国家天下，这是代表中国文化“先王之道”。我们上古的老祖宗，至少传统的古书上认为，个个都是圣人。老祖宗是圣人贤人，不过我们都是“剩人”“闲人”，剩下来没有用的人，所以我们本来都是“剩闲之流”。这个“圣从之治”是如何的呢？不是在外形上要求人家的。所以要真正的天下太平每一个人都自动自发地要求自己，人人自治，正己而后正人，而不是要求别人。这样起作用，“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！”就是很实在。做任何一件事情，的的确确能做到认真去做就好了，吃饭嘛，就规规矩矩吃饭；穿衣嘛，就规规矩矩穿衣服，换一句话讲就是没有那么多花样。人类的智能学识越高，花样越多，人越靠不住了。狂接舆说古人就是此此而已。

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，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？”

鸟高飞干什么？怕打猎的人用罗网去抓它，田里的老鼠，在“神丘之下”打洞，洞打得越深越好。“神丘”不是普通的山丘。老鼠很精明，在神庙之下打洞，大家有宗教信仰，一般人不来破坏，它可以保护自己。为什么会打地洞的向下钻，会高飞的向天上走？就是怕人类熏那个洞。打猎的人很高明了，老鼠等小动物躲在洞中不出来，用烟来熏，一熏它就受不了，就跑出来被抓住了，老鼠懂这个道理，就避得深深地。所以，天生万物，各有自己的聪明，你不能说鸟和老鼠一点聪明都没有，它们绝顶地聪明，都晓得避开祸害。可是它们虽然够聪明，祸害都让它躲开了，唯一不能躲开的祸害，是世界上的大混蛋：人。不管洞有多深，飞有多高，人都有办法将它们抓住。所以我经常说，人讲自己是万物之灵，万物看人非常讨厌。我们经常讲中国历史哲学，明朝末年杨升庵写的《二十五史弹词》，这是反面的文章，是对历史哲学的幽默。还有《木皮散客词鼓》也对历史哲学一个反派的批判，它从开始有人类讲起，人就是一个坏东西，“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呀？刮净鲜鳞还嫌刺扎！野鸡兔子不敢惹祸，剁成肉酱还加上葱花！”你看，人就是很讨厌，河里的鱼又犯了什么罪呢？人来刮了鱼鳞，这样吃那样吃，还嫌刺扎；野鸡兔子不敢惹祸，剁成肉酱切成块，再加上葱花，有些还要加上辣椒、酱油，油一倒，这样吃那样吃。鸟与老鼠没有毛病呀，“二虫”，你说它无知吗？是最高的智能，可是有一个智能更高的是人，人还是要伤害它的生命。

庄子在《应帝王》已经挂了两个问题在那里，一个都没有给我们做结论，他好象讲了一半，又不讲了，下面又来一个故事。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“请问为天下。”无名人曰：“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豫也！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埌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”又复问，无名人曰：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

游心与合气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“请问为天下。”

“天根”是什么人就不要研究了，反正有这么一个人，庄子取这个名字是指天的根，天的根就是地。“殷阳”也不需要考证在某一个地方，“阳”代表南方，光明面谓之阳。“蓼水”和“无名人”也是没有固定的实指。这是四个假托。天根到殷阳这个地方来玩，到了蓼水之上，碰到一个无名人，天根就向无名人请教，怎么样治天下。用现在的观念讲，怎么样能使社会安定。

无名人曰：“去。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预也。

无名人说：滚你的，你是一个脏得很的人，你怎么问了一个让人不痛快的问题。照我们现在讲，一个年青人问如何做领袖如何创事业，我们一定很奖励，这个年青人很有办法，很有出息，前途无量后途无穷的。结果天根拿这个问题问无名人，却被骂了一顿。

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；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埌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

这是无名人的理由。他说我现在正“与造物者为人”。“造物”是道家的代名词，在《庄子》中，这是代表能够创造宇宙万有的，后面的一个力量一个功能，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人格化的主宰，这个功能叫“造物”，或者叫“造化”。无名人说，我现在正在与能够造宇宙万有的这个功能合一，如此做一个人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我正在恢复生命的本能，听其自在。有时候也烦起来，怎么办呢？“又乘夫莽眇之鸟，”“莽”，苍苍莽莽，“眇”是看不见的，“莽眇之鸟”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鸟，是形容词，假设的，就是讲天地，空间，太空，等于后世道家佛家综合起来讲的：“游于太虚之象”，“游于虚空之中”。“六极”是中国古代关于时空的观念，东南西北上下谓之“六极”。“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”，都是超过时空之外，那么到达什么地方去玩呢？“而游无何有之乡。”到达一个什么都没有，空的地方，“以处圹埌之野。”这个“圹野”也是假托的，这个地方也是什么都没有，到无量无边的“圹野

”里去玩。

这里有两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，讲道体，“与造物者为人”，无名人说我正在同那个能造万物的功能合一，在形而上那个道体的境界里头，懒得答复人世间的事情。那么，得道的人永远是那么舒服吗?有时候也蛮讨厌的，讨厌什么呢？讨厌自己。当讨厌了自己以后，无名人说到一个空空洞洞四顾无人的那个境界去玩。第二个观念讲修道的方法，永远做到空的境界。这个修道的方法就是调心。学道悟道的人有没有烦恼？有烦恼，圣人的烦恼，所谓悟道以后必须修道，修个什么？调心而已。所以佛家道家儒家的任何方法，不管任何高明的方法，总而言之，一个名词：调心，调整自己的心境。

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“帛”是讲道理。无名人说天报，你有什么道理来问天下怎么治？你想拿仁慈的观念来感动我的道心吗？
　　天根被骂了一顿，还不死心，又问：
　　又复问，无名人曰：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

天根又问问题：道怎样修？无名人就讲一个道理，“汝游心于谈，”“游心”这个名称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出来的“调心”。世界上的一切宗教，哲学，一切的学问，一切的知识，只有一个名词：“调心”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境，永远使它平安。“游心”与“调心”是两个形容。人的个性是喜欢优游自在的，但是人类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情绪搞得很紧张，不能使心境永远优游自在，所以不得逍遥不得自由。无名人说：你必须修养达到使心境永远在“淡”。“淡”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，咸甜苦辣麻都没有，是心平如水。得道的人心清、心空，像一潭止水一安祥寂静，这就是“淡”的境界。我们晓得诸葛亮有一句名言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这句名言，影响后世知识分子的修养，是非常地有力量。但是这句名言的思想根源，是出于道家，而不是儒家。诸葛亮一生作人、从政，始终是儒家的作风，可他内在的修养，却是道家的思想。因此，后世演戏，始终给诸葛亮穿上道家的八卦袍，拿一个鹅毛扇子。

“合气于漠，”我们晓得，战国时期孟子提出“养气”的思想，也同庄子讲“合气于漠”的道理一样。孟子所讲的“浩然之气，充塞于天地之间”，是有形的，庄子讲“合气于漠”比有形还更进一层，达到无形。“漠”是形容无量无边，广漠之野，什么都没有。“漠”字在《逍遥游》里已提到过。“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”，这是修养的方法。

这个“气”，一提到道家的“气”字，使后世的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拼命练气功，靠呼吸之气，两人鼻子拼命“呼啊哈呀”地练，练了半天，筋疲力尽。这个是气？这是有形的呼吸，不是气。孟子的“养气”与庄子的“合气”是什么“气”呢？意气，心念。换句话讲，是生命的功能。呼吸是“气”的外形，不是“气”的真形，真形是看不见的。当不呼也不吸的时候，那个凝止凝定的阶段，那是“气”的功能。大家要想练气，要在这个地方体会。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体会，你只有拿人家来体会，那你就去看人家睡觉。一个人睡得最沉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他的呼吸来往，像拉风箱一样。拉风相，现在年青人没有见过了。就是鼻子呼啊吸的，像吹笛子一样，吹进来吹出去。但是，一个人真正睡着了的时候，呼吸来往有一度很短暂的，或者没有呼吸，那个时候是真睡着了，等到没有呼气时，一刹那又来一下，那是吸气了，吸气的时候，人脑神经有一点清醒，不过他马上忘记了，他觉得自己还是睡觉。所以，一个人真正的睡眠，只有三五分钟完全睡着了。呼吸真正到了完全宁静的阶段，比你普通地睡眠几个钟头还有好处，所以真正睡着很难。我们在床上睡五六个钟头，真正睡着的休息不过几分钟，其它的时间，差不多是睡眠中的浪费，是大昏沉的状态。不过我们习惯了大昏沉，觉得是很舒服的。这是讲“合气”。同时我们晓得，中国文化，尤其在东方影响非常大，在日本，韩国，有一个气功叫“合气道”，“合气道”的典故就出自于此。所以，有中国文化根器的人一听：“合气道，什么合气道？”“就是那一套气功。”“怎么合得拢来？”合不拢来的。真的“合气”，不呼不吸，就是佛家修止观讲的息，息是不呼也不吸，等于呼吸停止了，那个才是“合气”。

那么，修养一这个时候，“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这个时候，人顺着天地生物自然之理在活着，没有私心，无我相，无私心无我相自然就是大公嘛！庄子没有教我们要大公，只要人修养到无私，天下自然就太平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领导别人的人，乃至做一个班长，做一个家长，反正你身上有一个“长”或“员”的，就要留意，要如何领导得好呢？只要做到这三点：“游心于淡”，自己没有要求。第一点我们就做不到，人一定是要求别人的。“合气于漠”，生命的醪修养到空定的境界，然后起用，“顺物自然而无容无私”，天下自然大治。这是第三个故事。

《应帝王》这一篇很奇怪了，三个故事都像挂萝卜干一样，东挂一块丁挂一块地挂在那里，你怎么样把它弄在一起炒一盘菜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

阳子居见老聃，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响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”老聃曰：“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”阳子居蹴然曰：“敢问明王之治。”老聃曰：“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
　　立于不测之地

阳子居见老聃，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响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”

“阳子”是姓，“居”是人名，“阳子居”去见老子，他说有一个人，这是什么人，不去管他

，这个人“响疾强梁”，“疾”不是生病，是脑筋反应快，第一等聪明人，某一个地方一动，他闻一而知十，马上就反应出来，马上就晓得。譬如你画一个圈圈，他说这是数学上的零。“强梁”，精神身体非常地健唐强壮。“响疾强梁”，这样的人很难得。聪明人与笨人的差别在哪里？反应快叫聪明人，反应慢叫笨人。其实天下人的聪明都是相等的，没有哪个人笨一点。不过有些人，你告诉他，他当下就明白了；有的人到死的时候才明白。就差那么远。最聪明的人，影响一来，他马上就懂了。等于历史上的汉高祖，韩信要求封为假王：三齐王，刘邦一听气了，桌子地拍，正要大骂。张良在桌子熂下踢了他一脚。刘邦本已骂出了口：“他妈的……”可是被轻轻一踢，立即改口风：“他妈的，要封就封真王，还封什么假王？”于是封韩信为三齐王。从这件事看，张良不用说话，轻轻踢他一脚就懂了。可是像我们，别

说轻轻踢一脚，就是把屁股打烂了还是不懂。历史上这类事多得很，有些人的确是聪明。“物彻”，任何什么东西一看，他就懂了，透彻得很。“疏明”，胸襟很开阔很舒朗，万事都很明白。如果我们碰到这样一个极其聪明，身体健康，胸襟豁达气度高雅的人，一定是追随他的。“学道不倦”。当然不是打坐的“学道不倦”，打坐哪里会疲倦呢？坐在那里本来是休息。这个“道”是人世救人。真正的道不是坐在那里一副死相的，是起来能够做事，在做一切事的时候，心境“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”，这才是“道”。怎么叫“不倦”呢？不要勉强自己，他自己随时提醒自己在“学道”，不是被动是主动的。阳子居问老子，像这样一个人，可不可以做一个治世的明王？治世的明王，所谓是天生睿智，天生的聪明，阔达之士，这样才是治世明王的材料。我们历史上描写的尧、舜、禹，或者汤武，周文王周武王，大概可以做得到，等而下之，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等人，条件还不够。

老聃曰：“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”

老子说：这样的人，马马虎虎算一个人就是了，如果说够称得上圣人之道，还早呢！老子说这种人“胥易技系，”“易”就是变更，已经把人性变更了，人性用得过度了，变易了，已经不是真的性情了。那么，看起来与普通人很不同，他的技术“技系”已经分散而不是整体的了。“劳形”，他这个生命很劳苦，不是完整的了。“怵心”，心里头有忧愁。庄子也讲，聪明的人能干的人：“能则劳，智则忧，无能者无所求。”这是庄子的名言，下面会讲到。能干的人是劳苦的人，聪明有学问的人烦恼更多，本领一样都不行的人，最舒服，一无所求，“疏食任遨游”，吃饱了素菜，一天到晚优哉游哉睡觉，打打坐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干，“泛若系只舟”，一天到晚，在一个没有人的船上漂来漂去。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他们不用修道，已经是道了。所以懒惰的同学，很可以把这几句抄起来，如果遇上老师一定要让你交报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写上给老师，这是从庄子那里学的。

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猨狙之便、执斄之狗来藉。这就是所谓老庄之道，道家的思想。这里是庄子引用老子的话，是不是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呢？不知道。不过《庄子》里面是这样说的。这样的人，是否可以把他比做“明王”，前面老子没有下断语，说不行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人，没有人性的天然了，加上后天的复杂，已经把人性雕刻了，已经把人性支离破碎了。老子再进一步说：而且“虎豹之文来田”，老虎和豹子身上的胜，长的花纹非常好。“田”是打猎的，古代叫做“田猎”。为什么打猎的非要杀掉老虎和豹子不可呢？因为它们身上的皮好，做成皮袍皮袄，穿在身上会很暖和，而且花纹很漂亮，招来了打猎的人来残杀它们的生命。“猨狙”是猴子一类，猨是猿，狙是狙，是两种不同的猴子。猴子手臂灵一点短一点，各种毛以及脸型的不同，就分成了很多的种类。猿狙身体很灵便，在树上跳来跳去，因为灵便，所以人把它们抓起来养着玩，叫它耍反戏，关在动物园里观赏。“执斄之狗”是找猎的小狗，这个打猎的小狗很精灵，鼻子一闻，到处都找“斄牛”。狗之所以被人养起来，因为鼻子很聪明，可以打猎；猴子因为身体灵便，所以人把它们抓起来养着玩；老虎豹子为什么被人残杀呢？因为老虎一身，虎皮虎骨没有哪一样不是补人的。等于牛一样，人牛奶牛皮牛毛，每一样都被人用光。就是因为有用，所以自己招来了祸害。

“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！”这样就是圣帝明王。所以把天下国家变成一个猎物，把那些聪明的人都变成猎狗，譬如把能干的人变成猴子可以看门，或者另外变成什么。所谓“逐鹿中原”，“取天下者若逐野鹿，而天下共分其肉。”谁有本事打猎打到了，这块肉归你吃7。这就是道家的思想。圣帝明王，就是动物园的园长，就养一些高明的动物。大致如此。这个道理只可以悟不可以讲，讲出来就很讨厌的。我向诸位声明，我没有讲完，我留了一手，因为我实在讲不下去了，这个内幕不能拉开的，拉开了对历史哲学看通了，太没有味道了。庄子没有讲治天下怎么治，政治哲学没有讲，他描写越是高明的人，那个用人的办法都给他讲完了。

阳子居蹴然曰：“敢问明王之治。”老聃曰：“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

阳子居就问：治世的明王是怎样的？老子说“明王治世”，“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”“功盖天下”，等于周文王周武王，加上姜太公这个老头子，就使周朝八百年天下太平。“而似不自己”，注意这个“似”字，好象“不自己”，好象自己不占有。妙就妙在这个“似”。这就是老子讲的：“故贵以身为天下者，可以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者，可以托天下。”也就是现在民主时期，认为最进步的政治哲学思想，是“为民服务”，这是西方来的观念。“为民服务”以后，人人也为我服务。所以肯牺牲自己的，天下自然归心；不肯牺牲自己的，你一个人也活不了。所以人要为大家而生活，你才有生活。“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”“贷”是借贷，是假借字。明王借用道德的感化，仁慈及予万物，人类社会不觉得心里害怕，觉

得这个领导人，真是为我我们爱我们的。

“有暮举名，使物自喜”，他也用不着标榜自己的功德与声望，天下个个都喜爱他。下面一句最重要，历代帝王拿来做秘诀的四个字，“立乎不测”，究竟有多高多深多伟大，你想象不到，估计不了，说“立乎不测”之地。所以圣帝明王的心理，你是没有办法去猜的，他永远不让你猜到，猜到就不对了。要“立乎不测”之地，只有得道的才做得到。“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最后游于一个空灵的境界。

这都是上乘领导术，有好也有坏。不过不是最上乘领导术，最上乘的庄子前面已经讲过了。这些治世的明王，以中国历史来讲，用人做代表，从秦始皇开始，到唐宋元明清，都谈不上。我们如果拿教育程度来比方，这些明王是现在政治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，上古的明王“有虞氏”“太虞氏”，是政治研究所毕业的学生，至于秦始皇汉高祖等，是政治研究所开除了的学生。所以老子这里讲的“明王之治”，还只是政治哲学所一年级的学生，就已经这么高明了。

《应帝王》挂了四个问题在那里，庄子没有给我们串连起来。要注意，其实每一段都是串起来的，我们不要被庄子文章骗过去了。庄子这一篇《应帝王》，等于一篇非常好的密宗，那秘密得很，但他摆在那里你就不懂。如果你把这几段连接起来思想，你就大彻大悟了。注意，不是禅宗那个大彻大悟，是这一篇《应帝王》的大彻大悟，也就是入世之道，对历史、文化、哲学都搞通了。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弃而走。

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，以告壶子，曰：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”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。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”

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尝又与来。”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！”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”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鲵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”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！”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”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

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。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！

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逆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神巫季咸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弃而走。

郑国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巫师，名字叫“季咸”。这个巫师太神化了，比什么教主、法师、活佛、大师等都高明，他能知道人的“死生”、“存亡”、“祸福”、“寿夭”。注意，这是人生需要问的几个问题，我们人天天担心的就是这些问题，他能了解几时你会死，你来生到哪里去投生？前生什么变的？生死是一个大问题，他能知道。一个政权有没有问题，成功或者失败，一个国家有没有问题，存亡或者灭亡，他都能预先知道。人会不会出问题闯，买了股票会不会赚钱或者赔本？这个过年利息会不会跌价？哪一样东西会赚钱？他清清楚楚。他还有一个修养，你能活多久？九十九或一百零一？这几个都是人知大问题，他统统知道。“期以岁月旬日，若神。”他说你几时死，就几时死，断鉴准准的，你氧气瓶吊起都没有用，你打点滴都没有用，救不了的。因为太高明了，所以郑国的人，看见他就逃，生怕他说一句坏话，说你要死就吓死了。

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，以告壶子，曰：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”

以道家的传统来讲，庄子是列子的徒弟。列子见了这个神巫以后，同吃了迷幻药一样，心里就迷住了。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相信到迷了的程度，就像酒喝醉了一样，叫“心醉”。后来，文学变成了“醉心于某某”，就是迷得糊里糊涂的。列子回来对老师“壶子”讲：老师呀！我开始以为你老人家的道高得不得了，世界上只有你第一，现在我又找到了一个第一，你变成第二了。这个学生很老实，不像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讲：他很直接地讲。因为学生直接，老师也很直接：

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。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”

壶子说：你原来以为我第一，现在变成第二了，不过老弟呀，我告诉你那个道，“既其文，未既其实，”处表的道传你一下，真道我还放在口袋里。我早就晓得你这家伙靠不住，所以我留了一手。你以为你得道了？你认为我传你道了吗？我传你的道，等于拿一个母鸡给你，没有公鸡给你，所以永远不会生蛋，不会结果，修不成的。壶子说，我之所以不传你道，你认为学了道“与世亢”，“亢”就是傲慢，一般学道人爱犯这个毛病，我学了道，超越世界了，世界上第一了。佛也好道也好，越学越谦虚越平凡，才可以学。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道有法，处处保持一脸道气，满嘴道话，所以人家一看你，就知道你是修道的，就把你看出来了。等于我们这里有些人，一看就是学佛的，一身佛味就来了，很难受。壶子说：你还又找到一个第一的老师，那你把那个第一找来，给我这个第二看一看。

地文之定——尸居

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

第二天，列子就把这位第一的老师带来见壶子。他看了一眼，跑出去告诉列子：你的老师要死了，不管中医西医什么偏方，都救不活了。不到十天，保死无疑。我看见他要死的人，看都不敢多看了，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个死相“湿灰焉”。地上的灰，已经很可怜了，还淋了水，变成死灰了，那还有活的呀？

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

列子还有良心，不管是第一老师第二老师，总归叫过老师，所以回来很伤心，鼻涕眼泪一大堆，老师糟糕了，要给你办丧事了。壶子说你哭个什么？不要害怕，刚才我给他看的是我的功夫，用天地人做一个符号，我的修养的境界是“地文”，所谓“地”是纯阴的，不是阳的。“萌乎不震不正。”“萌乎”，现一点点东西给他看。“不震”，没有活动，死的。“不正”，邪的。正的东西是永远在活动的。要注意，从反面就看出来了，这是庄子的密宗哟。所以你们打坐“不震”，你们不要认为身上抖动就是“震”，“震”是代表活的。壶子说：他刚刚来我试他一下，我给他看另外一个面孔，用一个功夫，就是把气停住，呼吸也闭住，身上的光芒收进去了，脸都变成死灰那个样子了，背也驼起来了，那样一个怪相。壶子说我显一个神通，他就看不懂了，你不是说他能知过去未来吗？

郭象的这一段注解很精彩：“萌然不动，亦不自正，与枯木同其不华。湿灰均于寂魄，此乃至人无感之时也。”这是功夫，入定到“无感之时”这个境界，同外界所谓“内外隔绝”了。“夫至人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其行也水流，其止也渊默。”做事的时候如行云流水。“渊默之与水流，天行之与地，止其于不为，而自尔一也。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，”季咸看见壶子“尸居”，像尸体一样坐在那里，这是“坐忘”，人好象已经阳神出窍了，离开了身体了。“尸居”是一种定，不是每一种定都是这样，这种定在道家叫“地文之定”，“地仙之定”。“即谓之将死，睹其神动而天随，因谓之有生，诚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，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，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，故非相者所测耳。”因此，你看相是看不出来的。“此《应帝王》之大意也。”

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

“杜德机”是庄子自己造的一个名称，一个名词。在庄子以前，其它的子书上没有看到过，在后来中国文学上，“杜德机”这个名词经常出现，很多古人写的诗词文章经常引用它。现在把“杜德机”实在的情形向诸位解释清楚。所谓“杜”就是关门，“德”是一切活动的作用。用这个机关把一切关闭了。这个关闭的道理是什么？实际上一个人修养的功夫，等于普通学佛修道的人，打坐到了气住脉停这个程度。譬如呼吸停止了，脉搏不跳了，血液都不流行了，这是生理上的功夫。生理上的功夫不一定是得到禅定的人才做得到，有许多有专门练气功、练武功、或者练瑜珈术，也可以做到，可是不能算是气住脉停最高的境界，不能算是禅定的境界。所谓禅定的境界，气住脉停还是容易，思想念头都关闭了，这个比气住脉停还要困难。我们晓得“杜德机”不止气住脉停，思想完全关闭了，身体上呼吸几年来完全停止了，血脉也不流行了，摸到手上，到处的脉搏都停止了，那么这两种身心配合起来，就是“杜德机”的境界。

尝又与来。”因此，壶子又吩咐列子，叫他又陪神巫来。我们用普通的术语，或者拿小说的口吻来讲，列子的老师壶子同那位神巫在斗法。

机发于踵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！”

第二天列子又陪神巫来见壶子。他出来告诉列子说：很幸运，你的老师总算碰到我，这个病好了，这条命有救了，今天我看有生机了。他说这是我的功劳，因为你的老师看了我一下，等于现在人讲的，我的加被，我的感应，或我念个咒，所以把它弄好了。这种都是有功归之于自己的办法。“吾见其杜权矣。”“杜”就是关闭关起来，我们读古书，常常读到“杜门谢客”，就是关起门来不见客人。“杜权”同“杜德机”不一样。他说我现在了解了，上一次看到你的老师快要死了，完全关闭了，那是暂时的，现在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救了。

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”

列子听了以后很高兴，回来向老师壶子报告。“乡”通向，就是白话里的刚才。后来中国文化许多的古书上，这两个字常常通用。壶子说：我刚刚给他看的境界是“天壤”，就是阳气上升向高空走的境界。我们要注意，这都是修养的三部功夫，庄子那么明白地讲，同我们学佛学禅定有很大关系的。前面讲的“杜德机”是“地文”之学，完全进入阴的境界，定下去什么都没有。换一句说，我们普通人修道，很向往这个入定，其实真正的入定，拿中国文化的道理讲，正是阴境界，关闭的境界。所以修道成功，拿道家观念来讲，要纯阳之体，要纯阳的境界。纯阳的境界不是关闭的，
是开发的。等于佛家讲的大圆镜智佛光普照那个道理。但是要真正阳气的发起，必须要经过阴境界才能发起，阴极才能阳生，所谓静到极点才生起动，那个动不是大动，是静中之动，是自动，这个自动就是升华的境界。那么庄子在这里，也等于把实际情形显露给我们了。

庄子说到了这个境界是“名实不入”，“名”代表一切外在的现象，“实”代表我们认为的一切真实的环境。换句话说，到了这个境界，内外不是隔绝，外面的一切境界影响，虽然过来，此心自然不动念，不是有意的控制它，是自然的。我们普通的人，要修到把念头控制来“不动心”，已经非常难，即使做到了，也是“地文”的境界，阴的境界。那对道的修养，还没有影子呢，还只是初步摸着而已。到了“天壤”的境界，阴极阳生，就是“名实不入”。如果我们再加两个字，就是“名实不入于中”，这个“中”，不是心藏不是脑子，这个“中”是个抽象的，等于是本体自性的。

“而机发于踵。”这个时候的“机”，也包括了气，气不完全是“机”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修气脉。普通学佛学道的很注重这个修气脉。气是气，但是要注意不是修鼻子呼吸之气，鼻子呼吸之气是气的最初步，；因为这个气没有什么可修的，所以拼命炼气功的人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个气是往来的，生灭的。这个气一下进来一下出去，你想办法尽力把它控制住，让它停留下来，你功夫再高，也不过多停留一阵的时间，它还是一来一去。所以认为呼吸之气，就是生命之气，完全错了。因为这个气有生有灭，有来有往。所以修身就是一生一灭中间那个生命本能，那个作用叫作气。原理上是如此，也是事实，大家自己去体会。至于修脉呢，比气又进一步了。脉不是血管，也离不开每一个微血管神经，微血管神经还是初步的。真正的脉还不是微血管神经，是我们这个生命同宇宙之间交流的交能的，可以说是无形无相的。可是有这么一个作用，这只有拿自己本身做实验。修养到达那个境界，功夫到达那个时候，自然会知道。所以修气修脉修成功了，就是庄子讲的这个“机”了。这个机关的机，就有把握了。“而机发于踵”，所以气脉的道理都是从脚底心发动的。这一点我们常常强调，非常重要。庄子在《大宗师》中都提到，“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”普通人的呼吸是到肺部，在喉部，就是刚才讲的呼吸往来，普通人尖到若干时间一定要死掉的。“真人”，得道的人，他们每一呼吸都到达脚后跟脚底心的，这就是“机发于踵”。所以我们的脚后跟脚底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是脚底心，古人有一句至理名言：“精从脚底生”，这个“精“不是精虫卵藏那个精，如果讲精虫从脚生，那你脚后跟出毛病了，有细菌了，那你完全搞错了。这个“精”是精神的精，就是生命的本来。

“是殆见吾善者机矣。”“善”是代表阳，所以我们中国讲修养“为善最乐”，那不是理论，是一人实际的事。人真正做了善事，会非常快乐。快乐不是高兴，高兴还不算快乐。因为“善”的思想代表阳，所以做善事，是阳机发动，阳气就充满，生机就充满。做坏事，忧愁苦怒代表阴，所以人在忧愁苦怒之中，或做恶事做得越多，阴气越来越重。普通一个看相的也看得出来。壶子说：他总算看到我阳机的发动，看到我好的一面了。因此他又告诉列子，“尝又与来”，你再叫他来。

太冲莫胜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”

第二天列子又陪神巫来见壶子。他出来告诉列子说：你这位老师莫名其妙，这个人不正常的，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我看不透了，没有办法看相了。等慢慢不颠倒了，正常的时候，我再来看。

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

列子回来向老师壶子报告了神巫的话。壶子说：刚刚我表示给他看的，“太冲莫胜”。我们学中国医学，尤其看《黄帝内经》，知道“太冲”是一个脉，太冲脉也可以代表中脉，也就是密宗讲的中脉，这个冲脉上下贯通，天人一贯的。壶子说我刚刚给他看的，是站在中道的道理。如果离开身体的气脉，拿哲学的观念看，壶子现在给他看的是中道，不是空不是有，这是形而上道的境界，所以他看不出来。“太冲莫胜”，没有一样可以超过它的，这就是空嘛，真空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比较的，空没有办法比较，它没有比较的，空就是空了。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”“衡”是平衡的意思，就是平等圆满的意思，等于佛家万法平等，万念皆空的境界里。我们要注意，壶子讲了三个境界：“杜德机”、“善者机”、“衡气机”。

鲵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

有一个东西，壶子拿流水来形容。我们这里研究唯识学的同学，正好做一个参考，特别注意，佛学唯识学讲：“一切种子如瀑流”，生命根本的第八阿赖耶识，像一股流水一样。我们岔进

来研究这个问题，实际上讲到关于人性的问题，讲到心理的现状，讲到生命的问题，好象不但中国儒释道三家，很多宗教教主也都是拿流水来做比喻、做解释。这里面又是一个题目，又是一个有趣的大问题，也是非常高深的问题。

现在回到《庄子》本文。“鲵桓之审为渊，”一条大鱼在一个地方游动，“审”就是很久，鱼在那个地方游劫久了，慢慢这里形成一个深渊。鱼在游动水就在波动，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动，波动的力量，使那个地方慢慢地挖空了，挖空了很深。“渊”就是水很深的地方。“止水之审为渊，”还有一种水，譬如很有力量的从上游流下来的水，流到最后，看着要停掉，实际上不会停掉，冲到最深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冲击久了，变成一个深潭。“流水之审为渊，”流动的在转动在放置，转动旋转着向下面钻，钻个深深的洞，深不可测。譬如我们到新旬，我记得有一个水电站在那里，那里的流水转动着就如同深渊，所以许多青年游泳，碰到那个旋转的水流就沉下去了。这里形容了三种深渊，一个是活动的水，一个是止水，一个是旋转的水。壶子说实际上，流水构成深渊有九种，“此处三焉。”现在我只给你讲三种现象。

《庄子》这一篇文章是非常奇怪的，很多问题都挂在那里，没有做结论，只是提出来，要让你自己去参。所谓“参”，是禅宗的术语，就是让你自己去想，自己去研究，自己去做结论。壶子告诉徒弟列子，拿流水代表了三个“团”，提出了三种现状，表示了三种功夫，三种修养的境界。还有，要注意，用水形容这三种现状，实际水变成深渊分析起来有九个，不过大原则只有三个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道理，讲心性修养之学，是最高的哲学，这些东西非常有趣，如果不做功夫，只故学术研究，是不行的。譬如中国的《易经》只讲八卦，这个八卦是讲现象，但是还有一卦，是卦不出来的卦，没有的卦，那是第九卦，后人所谓叫太极。同样的，印度释迦牟尼佛讲心性之道，讲唯识只讲八识，实际上有九识，第九识叫阿莫那识白净识。都是七八九，都很妙的。就拿唯识讲，第六意识，第七末那识，第八阿枧耶识，这最重要。唯识最重要的六七八识也是三渊，所谓第六意思，等于庄子讲的“流水之审为渊”，“止水之审为渊”等于第八阿赖耶识；“鲵恒之审为渊”等于是第七末那识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，我们深深地感觉到，“东方有圣人出焉，西方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”世界上任何人，学问修养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到了形而上真理的那个地方，只有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差别，所得的道是一个的。真理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的，两个就不叫做真理，真理是有绝对性的。上面这几句不是宋儒的话，是列子的话。有位同学写论文，认为是宋儒的话，实际上是宋儒引用古人的话。列子的这几句话在《淮南子》上也提到过。不过那时提到的西方，同现在的范畴两样，我们现在的空间更扩大了，那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。

尝又与来。

壶子对列子说，你又再去叫他来。

不知其谁何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！”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”

第二天，列子又陪这位有神通的神巫来了，他一看壶子，自己就慌了，站不住了，回头就跑掉了。壶子叫列子去追他来o列子追这个神巫，但追不到了。列子就回来向老师报告：看不见，丧失了，抓不回来了。这里的文字很妙，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，列子讲撰写不到，三个字就完了，庄子为什么用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”呢？庄子的文字太好了，专门在玩弄文字。但是我们把书放下来，再仔细研究一下，其实庄子不是在玩弄文字，这三个阶段都有它的道理。“已灭矣，”看不见，每一件事情，同我们讲的话一样，是没有影子的；“已失矣，”丧失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；“吾弗及已。”而且不管怎么样追，也永远抓不回来的。换一句话讲，这三个阶段，代表了在现实的人生当中，你要追什么东西，神通也追不住，神佛也追不住。这三个阶段，也等于哲学经常用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庄子用每一个文字，都是有道理的。庄子的文章，我们这次这样讲，隔一阵，说不定又变了，又用另外的方式讲，就同庄子自己的东西一样，如于子走盘，非常妙。

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。

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”“未始”，无始以前的那个东西，就是至高无上的道。“吾宗”就是宗旨就是道。壶子告诉列子：刚刚我给他表示的是宇宙万有无始以前的形而上道的境界。“吾与之虚与委蛇，”这句话解释起来，就是佛学上的名词“如梦如幻”、“如真如实”。壶子说：我给他看的是似真似幻的影子。这也表示我们现实的世界，我们现实的生命，我们活着的身心，都是“虚与委蛇”，都是个影子。后来文学上经常用到的成语“虚与委蛇”，就是出自这里。“而不知其谁何。”就是能不透，他看的是如梦如幻的东西，当然看不懂嘛！

所以西方或日本的朋友们，研究中国的禅宗，有些着作认为，禅宗虽然穿了佛教的外衣，实际上里面是老庄的东西。这些着作也言之凿凿，有凭有据。道理是什么呢？老地的这些术语，禅宗的大师们太熟了，在中国弘扬佛法的道理，已经把那个术语都变了，用老庄的术语来讲。譬如从明朝以后，禅宗流行参话头的方法，到了这一百多年后，所流行的参一个话头“念佛是谁？”就同庄子“不知其谁何”这句有关。我们这个能够作用，能讲话听声音，能吃饭能走路能思想的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或者我是谁？身体不是我，身体上每一样不是我，但是都是我之所有，都是我之所律，现在属于我的使用权。我们这个肉体生下来以后，都归我们使用，使用五十年、一百年、二百年、五百年都可以，它毕竟是借来归我们使用的，现在我们有使用权用它，但没有主权永远占有它，做不到。那么这个我究竟是谁呢？当然这个话不能再去研究了。我看了一本武侠小说，有一个人就被这个话问疯了，两个手在下走路，两个脚朝上，一碰到人就问我是谁？能禅参疯了，永远昏了头，功夫都用不出来了。我是谁？这个问题，你真能找出

答案来，那天下事都能解决。但这个问题很难找出答案来，那么日本美国许多学者，研究中国的禅，都会碰到这个问题，就认为是从《庄子》里面出来。这种理论的出现，先是出自日本方面，因为日本许多老先生们，对于老子庄子熟悉的还不少。像十几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，碰到好几位年纪大的老教授，虽然我也不会讲日本话，他们也不会讲中国话，大家在一起谈得很开心，不过手里都是拿着纸拿着笔，而且用不着写白话，古文一写，拿过去他们就懂了，他们的中国诗也做得很好，谈话一点没有觉得困难。他们对老庄很熟悉的，认为禅受老庄的影响太大，所以有这个观念。不能说这个观念完全没有道理，要注意，也不是有百分之百的道理。

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

这几句话更妙了。“因以为弟靡，”什么叫“弟靡”呢？这个名词，是《庄子》里特有独见，在《庄子》以前很少见。简单明了的解说，“弟靡”就是佛学的一个名词，“游戏三昧”。懂了道的人，处在这个世间如梦如幻，一切
皆是在游戏中，连生死都是游戏，现实更是游戏，没有哪一样不是游戏，不必要那么去认真的，或者你认真也无妨，认真也是游戏，不认真也是游戏。像在这个大地球大汤圆上，幸而生了我们这些穿女服和不穿衣服的生物，这些生物就在这个大汤圆上，莫名其妙地搞了几千万年，实际上都是在玩，都是在游戏，没有哪个是究竟。

“因以为波流，”这个生命在世界上，懂了道以后，懂了“虚与委蛇，”并不可悲，像流水一样地那么优美。你不要想到流水就很悲观，流水过去了追不回来，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永远还有流水来的哟。

世界上最初那一点水，最初那一条河，从哪里来？作时来？你说最初那一条河从太阳来，那从太阳来的那一条河双从哪里来？这个虚空里的太阳多得很，最初的最初又从哪里来？同样的道理，“不知其谁何”，你也代不出来。但是，你不要怕来源没有了，总归有来，也总归不断地去了。所以一切都是游戏三昧，如梦如幻。

壶子说，我刚刚给神巫看无始以来形而上的道，道是看不见的，他看见我变成了影子了，看一切境界都是影子，都是如梦如幻的境界，一个人突然看到如梦如幻，一切不现实了，脱离现实太远，连自己都忘掉了，他于是害怕了，“故逃也。”这个道的境界，道的作用，有神通的人都看不懂了。实际上列子也表示，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矣。”换句话讲，这个有神通的神巫被壶子吓死了，所以列子出去追不到了。

那么庄子又说了这一段故事。我们看《应帝王》里面非常妙，一节一节都是说一个故事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，给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结论。要注意！结论就在它的题目，《应帝王》这个题目，《应帝王》也就是入世之道。换句话，结论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，要用你自己的智能去做结论。

守 本 份

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无为名户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。

上面的故事讲，列子见了有神通的神巫以后，同吃了迷幻药一样，心里就迷住了。本来列子对老师壶子怀疑了，认为三个头白磕了，红包也白拿了，很想另外投师去了。结果壶子表示了三个境界，这也等于禅宗的三关，列子感觉到糟了，跟了老师那么多年，根本连一点东西也没有学到，所以很难过。这不是灰心，也不算惭愧，觉得自己窝囊透了。于是干脆不玩聪明了，就回家去闭关三年，“为其妻爨，”在家里给太太当下男，做家务，什么都听太太的。所以世界上怕老婆的人是第一等人，就是从列子开始作的榜样。其实是代表老老实规规矩矩做一个人，人应该做什么事，就做什么事，这就是道。譬如说，我不会做饭，我不会做衣服，那就要想办法学会。人活着，到了某个时候，就是需要这些的。所以列子老老实实回家给太太做饭三年。

“食豕如食人。”三年觉得什么？这个嘴巴吃荤吃素，没有味道的分别了。就是说列子吃猪肉觉得同吃人肉一样难过，所以也不吃肉，专门吃素了。如果觉得吃猪肉跟吃人肉一样，再过一年，他要去吃人了。否则学了三年，比以前更糟糕了。这里要注意，第一，学道最难是男女饮食，列子对于饮食没有分分别了，当然对男女也没有分别了；第二，列子给太太做下男也无所谓了，他觉得一切平等。不然觉得自己是大丈夫，专门要太太给他倒便壶做饭吃，那个威风他没有。讲到这里，《应帝王》最重要的在这个地方，入世就在这地方，这里就是《应帝王》。庄子在前面讲得道的境界，从《逍遥游》开始，把道形容得天都装不下了，虚空都装不下了。庄子吹牛吹得之大，水牛黄牛的皮都包不住的；庄子讲小的时侯，小得连影子都找不到。庄子形而上的道也讲，怎么修养也讲，讲得天花乱坠。最后道成功了，才是“大宗师”。当大师大法师要救世救人呀，成了佛也要度众生呀，度众生就要入世，入世怎么入呀？我们读完了，结论在哪里嘛？庄子没有给我们下结论，就是在这里下了结论——规规矩矩做一个人。下面都是告诉我们入世的道理了。

“于事无与亲，”这是《应帝王》第一个入世的秘诀。有道之士到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都是“无与亲”，就是佛学讲的不执着。所以，人生应该做的事都该做，做完了不执着，不抓得很牢，如行云流水，游戏人间。譬如第一个，不要对自己生命抓得很牢，年纪大了总有一天要再见，再见就再见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一切都很自然。万事不执着，才能入世。孔子也告诉我们：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，“毋意”就是不要做怪；“毋必”就是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

做到怎样的结果；“毋固”就是不固执自己的成见；“毋我”，专替人着想，专为事着想。这四点是孔子的四大法门，是孔门全部学问的中坚。等于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：“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。他们两位说法都是一样的。以我看来，如果把孔老夫子头发剃光了，坐在释迦牟尼佛的位子上，不是一样吗？

“雕琢复朴，”我们的人生都在“雕琢”这两个字上，人本来生下来都很朴素，很自然的，由于后天的教育，环境的影响，种种原因，都把圆满的自然的人性雕琢了，自己刻上了许多的花纹，加上了许多的花样。人这个生命本来很长，乃至肉体的生命都很长的，为什么又很短命呢？就是因为是自己把它雕琢坏了。后天的知识，以形而上道的立场来看，一概都是没有用的。学问啦知识啦，一切都是花样，都在雕琢，都不对。今天我们讲《庄子》听《庄子》，就是我们的花样，很吃亏的。所以去掉了这个雕琢，人生就恢复到那个婴儿的状态。老庄只讲到人刚刚生下来以后，那个婴儿的状态这里，不像佛法不像禅宗，提到“父母未生以前”，当然父母没有生以前，你又没有看见，你怎么去找？非找疯不可，那会把你找死了的。老庄不愿意再拿那把刀，把你雕琢到父母未生以前了，他就讲父母既生以后，刚刚生下来那个婴儿的状态——“冥然无知”，你说婴儿完全无知？他是全知、全能，那个才是朴实的境界。

所以把雕琢去掉，恢复到朴实的境界，“块然独以其形立，”“块然”就是固然，是一个形容，人这个身体，就是一块骨头架子上，挂了很多的肉，中间又挂了很多的花样，叫做心肝脾肺肾，脸上也雕琢起来，刻了眼睛刻了耳朵，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刻的，不晓得是上帝是菩萨，随便哪个刻的都是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反正是雕琢了。“块然独以其形立，活着就是活着。所以许多哲学问题，到《庄子》这里都没有用了。譬如人生观这么一个哲学问题，我的看法，人生就是人生，没有什么叫观的。所以有一次，同学们给我出一个问题，人生以什么为目的？叫我去学校演讲。开始答应去讲，等到临场要讲时，我常常做冒昧的事，事先都不准备，因为准备很痛苦，自己要雕琢。等上了场以后，我说这个题目出错了。什么叫目的？今天大家来，诸位的目的是来捧场，凑闹热听《庄子》，我的目的在吹《庄子》，好听一点叫讲《庄子》，这是一个目的。如果我们问人生的目的？人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，没有一个人会在妈妈肚子里问：我为什么要生出来？我生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是问明白了才生出来的。所以人生就以人生为目的，本来如此，这个题目本身就是答案，还有什么好讲的！人生以人生为目的，就是庄子“块然独以其形女”的道理。你说人生应该如何如何，你又来雕琢了嘛！不要雕琢，明明就是以人生为目的，很快活的，其无欢喜也无悲，就好了。

“纷而封哉，”“纷”就是纷纭坛，扰乱自己。“封”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到某一个范围，封闭起来，封固起来。他说人不懂人生就是人生这个道理，不晓得“块然独以其形立”，就是这个形体活在这个世界，人家骂你好蠢哦，蠢跟聪明差不多的嘛，你聪明不过吃饭，我蠢也不过吃饭，而且蠢人比聪明人胃口还好一点，免得生胃病，也不会得神经病，吃得还多一点，划得来嘛！何必找些烦恼纷忧的东西呢？所以自己不要加上烦恼纷忧，不要把自己划归在一个范围，不要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固定的形态。固定的形态，我们普通的就叫人格。那么你说没有人格，那就乱来，更不能乱来，乱来就更“纷”了，更混乱了。所谓“善者不可为，恶事更不做”，善恶之间的差别，恶事对自己的烦忧损害，比善事雕琢得还要有害。懂了这个道理，善不可为，恶更不可为，所以不可“纷而封哉”。

“一以是终。”人生就是一以贯之，“一”就是没有理由，生命就是一条的，一贯的，开始就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无始无终。我们刚才讲的，人生以什么为目的？人生以人生为目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无为名尸，”“尸”就是尸体，人死了没有灵魂叫尸体。譬如我们中国文化骂一个人，如果做一个公务员，或公司职员，薪水拿得高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我们形容他“尸位素餐”，像死人一样占有那个位置，光晓得吃饭，饭桶一个。如果讲难听一点，我们乡下人骂人：这个家伙占着茅坑不屙屎，讨厌！“无为名尸，”自己不要为求名骗了自己，做了虚名的奴隶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一个青年出来做事，就想知名度很高。知名度高了的人最痛苦，就变成尸体了，哪里都请你亮相，天天给那个摄影机照相的，眼睛很容易坏了。这就是千万不要被名困住了。

“无为谋府，”“谋”就是谋略。千万不要用聪明打主意动脑筋整人家，打主意动脑筋就是雕琢，你就要短命，人生就不会很自然地活下去。

“无为事任，”不要为任何的事情。当然不是说叫你不要挑责任了，这个“任”，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做了，不要执着。如果你说“无为事任”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挑责任，那你干什么去的？那列子还会跑去给太太做饭呢？做饭也是责任啊。

“无为知主。”“知”通智。不要认为自己学问高，学问聪明。

“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。”“体尽”，体会这个生命。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有无知识，这个生命都非常宝贵，非常伟大。我们这个生命中有一个真的生命，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，每当你来入世《应帝王》。“而游无朕。”“朕”是什么？古代皇帝就自称朕。古代的“吾”“予”“朕”都是同样的意思，所以中国字有人很讨厌，一个观念有很多字。不要讨厌，我们上古文字言语不同，到现在广东话，山东话等也没有统一。各地有一个我做代表，山东叫“俺”，有些地方叫“咱们”。古代这个“朕”也是我，是中原、西北高原一带的音。“而游无朕”，处事无我。

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！

上天给我们一个生命多么宝贵，我们要善于使这个生命很自然地活下去，到应该走的时候，也不客气，也不占着不走，光屁股来，赤裸裸地走，走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，来去无牵挂。也没有什么属于我的，一切都归之于自然，天地生养了万物，生养了我的生命、我的肉体，最后都还归于天地，这是自然之一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“亦虚而已”，就是很空灵，很自然地在这个世界。你说这样一样，这个生命有什么意思？大有意思！这样的人，才真正认清了自己的人生，才尊重自己的生命。

物来则应 过去不留

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逆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得道的人在这个世间，是“用心若镜”，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就是心如明镜，一切都像镜子摆在那里，一切影像到他前在一照，如梦如幻，什么叫梦幻呢？我们往大穿衣镜前一站，马上就到了那个境界，往穿衣镜里看自己，不要看肉体，看镜子里的我，立刻会忘掉我这个身体的。不过要注意，不能长看。真的哟，昼夜看，只要看七天七夜，就会忘了自己这个肉体，会把那个抓往了，人会马上离开这个身体了。很可能，非常可能，当然也不是绝对的。道家有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不能轻易用，用不得的。所以人只要看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，你就体会到，我们现在这个生命，的确是梦中生。这个秘诀漏了，本来不漏，给一个朋友问了半天，漏了以后，他去一试验，就会体会进去了，我就没有卖的了。所以用镜子处事这个道理，八个字：“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。”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大圆镜智，也就是“明镜亦非台。”的道理。

得道的人处在这个世间，“不将不逆，”“逆”就是欢迎，“将”就是去将就去执着，既不执着也不欢迎，任何事情来了也不拒绝。你说今天我倒霉了，遇上很不痛快的事情，也没有什么倒霉，你天天都很舒服，不岔入一件不痛快的事，那个生活太单调了，需要来个不痛快隔隔，因为不痛快过后，来个痛快，你不晓得多高兴，所以一定要这么调节一下。所以好的与坏的来了，“不将不逆”，不欢迎也不拒绝，听其自然。“应而不藏，”就是镜子照东西一样的道理，“物来而应，过去不留”，心中不藏，一切恩怨是非，不是没有是非善恶，都有，过去就不留，此心很平静。“故能胜物而不伤。”你修养到这样才能入世。这是道，最高的境界。

内七篇到了这一段，是一篇大结论。这一段很重要哟。现在是工商业的社会，大家那个生活呀，忙碌得自己已经不是真人了。父母把我们生下来，等到一长大，那个真人跑掉了，活着的都是假人，不是至人，都是这个物质环境忙碌得昏了头了。真抓住自己是一个人，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时代，必须要《庄子》这一段，《应帝王》入世，能够这样，就可以“胜物而不伤”，才能不被物质所打垮，不被环境所诱惑，才不会伤害到自己，做到我还是我。

我们平常研究《庄子》，翻开来，总把一条鱼变成大鹏鸟，看得很精彩，那个一点都不精彩，那是电影的广告，序幕，真正的精彩在《应帝王》这一段，这一点只出世之道入世之道都讲完了。但是你不要看着容易，这个道理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你就做不到，就是我经常讲的，我们人生只有十二个字：“得得破，忍不过；想得到，做不来。”这就是我的咒语，是无上咒，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庄子这个道理，我们一听非常有理，但做不到。要怎么样做到呢？对不起，从《逍遥游》第一篇开始，就要有这个道的修养，有这个道的修养，才能真做到这样，所以很难了。相反的来说，你如果在道理上认通了，没有道的修养，能够做人做到这个档子，前面所讲的至人之道，都得到了，自然就会成功了。正反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么下面，庄子的习惯，有一个话头给你参。

南海之帝为儵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浑沌初开

南海之帝为儵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

“帝”代表主宰，南北极各有一个主宰，一个叫“儵”，一个叫“忽”，这两个主宰分区而治。他们不用竞选的，天生来就是如此。我们一般讲话，你这个人太疏忽了，规规矩矩照古文写，应写作“儵忽”。疏忽这个术语是从这里来的。注意哟，庄子很少提到东西，只提南北。中央有个主宰叫“浑沌”，不是我们吃的馄饨，这个浑沌，就是阴阳合在一起。其实我们吃的馄饨，肉啊面粉啊等包在一起，原始的意思就是从浑沌这两个字的观念来的。

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这两个家伙的名字叫儵、忽，一听就知冒昧得很。换句话说，儵的外号叫冒，忽的外号叫昧，合起来就叫冒昧。这两个冒失鬼，经常在中央老板那里会面，“浑沌待之甚善”，大概浑沌请他们吃了馄饨。他们觉得浑沌太好了，就想报答浑沌，想了半天，想到了世界上的人，这些人都聪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脸上有七个洞。人脸上有了洞，眼可看，耳可听，鼻可呼吸，这些多重要啊。可惜这个浑沌老兄，脸像汤圆一样是圆的，他没有开窍，太混蛋了。所以，唯有一个办法报答浑沌的就是使他开窍。两位冒失鬼就到工具店买一个工具箱，每一天给浑沌开一个窍，七天开了七个窍，浑沌死掉了。馄饨死掉了就变成面包了，这下完了。庄子就是那么幽默的，所以读《庄子》有时我们会读得笑的。你要学风趣的文章，就要学《庄子》。

所以你们打坐的人，有时候碰到气脉浑然，入定了，第一步就要得浑沌的境界，这是道家的术

语。真得到浑沌境界的时候，不是昏沉，那是真正的定，六根不动了，内外隔绝了，本身内部的气脉也不动了，气脉都通了嘛。你如果又想使什么河车转动，任督二脉打开，那中间的浑沌就死掉了。修养入定，必须进入浑沌的境界，才是修道的基础，然后才能阳神出窍。所以，一般人修气脉、转河车、修三脉七轮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回到那个卖馄饨的家里去，那得道基础就有了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，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，补全缺失的理论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hjM7EGFjU7ZUtA4AUmKCA
师兄，您好，分享给您学佛精品好书，建议使用电子书阅读器，保护视力，需网盘保存、下载、解压缩，欢迎流通赠阅！

念佛殊胜法门弘扬中华大地2.0（佛菩萨名号专集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RoEgdDoQEouK1ELJNDt90A

般若文海-佛教资料大全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5yrv8P389OXE5gIzDydVpg

弘扬和落实中华传统文化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9YMnBw6kd1ZylFGHvZQwQ

乾隆大藏经（龙藏）txt全-精排版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8KcqTApwbS8m0lJ1ZQm8Fw

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，补全缺失的理论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mMqgmVAhZuDaDB8CxqrZw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cY19feLvDZm739KrGqe5A

般若文海txt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xM8Ou

好听的佛号，分享给您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OnbMzMfFluY1h2mlfJTsw

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
弘愿寺，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、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；寺名「弘愿」，典出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「别意之弘愿」，意为：乘弥陀弘誓大愿力，一切众生得生净土。弘愿寺殿堂建制、本尊安奉、牌匾楹联、念诵仪规，皆完全依善导大师「五正行」为标准，唯突出一个「专」字——专净土，专念佛，专善导。
https://www.hongyuan.si/
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，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，免费邮寄。欢迎索请！

佛教净土宗(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)
http://www.pureland-buddhism.org/

戒色义工收集整理
戒色百科全书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9YMnBw6kd1ZylFGHvZQwQ

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（共10册）已绝版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tJAWi

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（请转发，功德无量，利益无量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tNwL4l

排版助手软件（电脑版，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，优化格式错误，提升阅读体验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sLovq0G1JeztEAJuFewwg